孟子正義

焦循著

世界書局印行

目次

孟子正義

焦循 著

孟子題辭。

疏正義曰。音義云。張鎰云。即序也。趙注命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十行本閩本無此篇。監毛本有。山井鼎考文。所謂孟子題辭。注疏本或無之者。是也。

趙氏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音義孟子題辭下出趙氏字。今本無之。蓋失其舊。按後漢書本傳云。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嘗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勑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為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所辟。為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為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戹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為禦寇論。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欲脅以為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為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臣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

修宮室。單貲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荆州。曹操時爲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劉攽兩漢刊誤云。趙岐傳要子章句。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惠氏棟後漢書補注云。劉氏既有刊誤名。國子監本遂刊去要字。改爲孟子章句。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疏 正義曰。劉熙釋名釋書契云。書稱題。題。諦也。審諦其名號也。亦言第。因其第次也。周禮春官司常。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襄公十年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注云。題。識也。趙氏自釋稱題辭之義。稱述孟子氏名事實之本末。所以著書之指義。以表其文辭。猶徽識題號之在旌常。故謂之題辭也。

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疏 正義曰。此題識孟子名書之義。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孫。則與魯同姓。後世姓氏不分。氏亦通稱姓。文選褚淵碑文注。引劉熙注云。子。通稱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孟子稱子。猶孔子稱子。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論語是諸弟子記諸善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如荀子。故謂之孟子。

其篇目則各自有名。疏 正義曰。如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

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疏 正義曰。史記列傳云。孟軻。騶人也。騶與鄒通。騶衍。漢書古今人表作鄒衍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傅子云。孟子輿。疑皆傅會。史記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爲逸其字矣。按王肅傅元生趙氏後。趙氏所不知。肅何由知之。孔叢僞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傅會。是矣。說文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

頊之後所封。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魯國騶。三志同。周時或云鄒。或云邾婁者。語言緩急之殊也。周時作鄒。漢時作騶。古今字之異也。左穀作邾。公羊作邾婁。邾婁之合聲爲鄒。國語孟子作鄒。三者鄒爲正。邾則省文。漢時縣名作騶。如韓勅碑陰騶韋仲卿足證。鄭語曰。曹姓。鄒。莒。韋云。陸終第五子曰安。爲曹姓。封於鄒。杜譜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有陸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卽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俠爲附庸。居邾。前志曰騶。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按左傳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祝融之後八姓。妘曹其二也。然則上文鄶祝融之後。妘姓所封。此云帝顓頊之後。互文錯見也。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六里。有古邾城。趙氏岐曰。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此未知其始本名鄒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鄒有二。皆顓帝後所封國。一早著於幽王之世。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又曰。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衞。此鄒入春秋不復見。惟晏子載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而息。疑爲齊所滅。漢志濟南郡有鄒平梁鄒二縣。水經注謂鄒平古侯國。舜後姚姓。蓋卽今濟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卽邾。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氏也。俠以下至儀父。始見春秋。十四世文公遷於繹。今兗州鄒縣北嶧山是也。漢志屬魯國。今爲兗州府鄒縣。其改邾爲鄒。齊乘謂始文公。但遷繹在魯文公十三年。而終春秋不聞有鄒。至戰國更無邾名。故趙氏以謂至孟子時改也。藝文類聚引劉薈騶山記云。騶山。古之嶧陽。魯穆公改爲騶。徐鍇說文亦云。魯穆公改邾爲鄒。改名不應出魯。或謂鄒穆公爲魯穆公耳。按鄒卽邾。不聞更改。段氏說是也。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云。邾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此自本漢書地理志。趙氏又言是也。春秋時。魯與邾爲仇。哀公時。無歲不與爲難。二年取漷東田及沂西田。三年城啓陽。六年城邾瑕。七年入邾處其公宮。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趙氏言邾爲魯弁。或指此。然吳齊救之。邾子益得歸。則邾未滅也。哀公七年左傳云。魯擊柝聞於邾。是國近魯。

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

【疏】正義曰。魯桓公生同爲莊公。次慶父爲仲孫氏。次叔牙爲叔孫氏。次季友爲季孫氏。是爲三桓。仲孫氏卽孟孫氏。慶父生公孫敖。卽孟穆伯。穆伯生文伯惠叔。文伯生仲孫蔑。卽孟獻子。獻子生仲孫速。卽孟莊子。莊子生孺子秩。秩生仲孫貜。卽孟僖子。僖子生仲孫何忌。卽孟懿子。懿子生孟孺子洩。卽孟武伯。武伯生仲孫捷。卽孟敬子。入春秋後。其獻子次子懿伯生仲孫羯。杜預世族譜。以懿伯卽子服仲叔它。生孟椒。椒生子服回。回生子服何。是爲子服景伯。別爲子服氏。孟氏之族。有孟公綽。孟之反。孟懿子之弟有南宮敬叔。孟武伯之弟有公期孟。獻子賢大夫。固嘗爲孟子所稱矣。莊子之孝。公綽之不欲。之反之不伐。爲孔子所稱。僖子懿子武伯。皆知欽敬孔子。敬子則受教於曾子。孟氏尊師重道。其後宜有達人。孟子既以孟爲氏。宜爲孟孫之後。但世系不可詳。故趙氏以或曰疑之耳。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鄒。遂爲鄒

人。猶葬歸於魯者。太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擊柝聞於邾是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劉昭注續漢志。騶本邾國。引劉會騶山記。邾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北有繹山。左傳文十三年。邾遷於繹。郭璞云。繹山連屬地。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城。北有孟軻冢焉。此葬鄒之確證。宋孫復兗州鄒縣建孟廟記云。景祐丁酉。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二年。謂有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且鄒爲孟子之里。今爲所治之屬。吾嘗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四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明年春。廟成。其序地域基山。尤爲明切。又齊乘尼邱山。在滕州鄒縣東北六十里。有宣聖廟。其東顏母山。有顏母廟。南有昌平山。夫子所生之鄉。又南馬鞍山。有孟母墓。又南唐口山。有孟子墓。然則鄹邑當金元時亦隸鄒縣。而唐口之墓。孫明復云東北三十里。于容思云馬鞍之南。孟衍泰三遷志。又謂孟母墓在今縣北二十五里。與孟墓不甚遠。要之不越三十里內外也。自是而北。爲昌平。爲防鳳。又三十里。蓋不特思近聖人之居。而墓亦接壤焉。又云係孟孫之後。則祖墓自當在魯。論語季氏篇云。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集解引孔曰。至哀公皆衰。

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

疏　正義曰。淑。善也。夙。早也。列女傳母儀篇云。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此三遷之事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趙氏題辭云。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及注後喪踰前喪云。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前後雖無定時。然以士大夫三鼎五鼎之言推之。相隔必不甚久遠。禮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祭以三鼎。則孟子喪父在爲士之後甚明。其時年蓋四十餘矣。題辭所謂夙喪者。亦以父先母沒耳。非必幼孤也。陳鎬闕里志。薛應旂四書人物考。遂謂孟子三歲喪父。考韓詩外傳列女傳。俱無此說。且列女傳載孟母斷機事云。績織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觀此言。則非嫠恤可知。後人殆因孟父無聞。妄爲說耳。夫士及三鼎。斷非襁褓間事。且去喪母五六十年。魯人亦何從知其前後豐儉懸絕。而藏倉得以行其毀鬲邪。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則豐嗇非所自主。倉安得譖之。蓋孟父實未嘗卒。其三遷斷機。或者父出遊。慈母代嚴父耳。

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疏　正義曰。列女傳云。孟子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漢書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風俗通窮通篇云。孟子受業於子思。既通。與趙氏同。史記列傳云。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王草堂謂史記世

家。子思年六十二。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伯魚先孔子卒已三年。向使子思生於伯魚所卒之年。亦止當在威烈王三四年之間。乃孟子實生於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時。已相去五十年之久。又謂魯繆公會尊禮子思。然繆公卽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則史記所云子思年六十二者。或是八十二之誤。若孟子則斷不能親受業也。予祇以孟子本文計之。梁惠王三十年。齊虜太子申。則孟子遊梁。自當在三十年之後。何則。以本文有東敗於齊。長子死焉之語也。然孟子居梁不及一二年。而惠王已卒。襄王已立。何則。以本文有見梁襄王之語也。乃實計其時。梁惠王卽位之年。距魯繆公卒年。亦不過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未可盡非者與。按史記魯世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卒於有山氏。悼公立。三十七年卒。子元公立。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穆公立三十三年卒。自穆公元年上溯至孔子卒之年。當有六十八年。孔子未卒。子思已生。而孟子明言子思當穆公時。則子思之年。不止六十二明矣。穆公子共公立。二十二年卒。子康公立。九年卒。子景公立。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爲平公。平公元年上溯穆公卒之年。當有六十年。再溯穆公初年。則九十年矣。則孟子不能親受業於子思又明矣。草堂之說是也。乃六國表魯穆公元年。卽周威烈王十九年。魏惠王元年。當周烈王六年。相距三十八年。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大梁。上溯魯穆公時。已有七十餘年。如以親受業子思言之。則子思年必大耋。而孟子則童子時也。劉向司馬遷皆西漢人。一以爲受業子思。一以爲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史記紀年多不可據。大抵異同不過此兩端。識者察之。列女傳言通六藝。史記滑稽傳云。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漢書藝文志。以六經爲六藝。一百三家。趙氏以爲通五經。七篇中言書凡二十九。言詩凡三十五。史記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故以爲尤長於詩書。然孟子於春秋獨標亂臣賊子懼。爲深知孔子作春秋之指。至於道性善稱堯舜。則於通德類情。變通神化。已洞然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獨詩書云乎哉。

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墮廢。

【疏】正義曰。史記列傳云。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爲賢。劉向校戰國策書錄云。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縱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縱。張儀爲橫。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荀子宥坐篇云。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楊倞注云。遲。慢也。陵遲。言邱陵之勢漸慢也。文選難蜀父老。反衰世之陵夷。李善注云。陵夷。卽陵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云。陵夷。頽弛替也。墮。說文自部作隓。一云

敗哉皆曰隨。篆文作墮。淮南子修務訓。故名立而不墮。高誘注云。墮。廢也。禮記月令。毋有墮壞。釋文云。墮本作隳。隳俗字也。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疏】正義曰。論語為政篇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何為異端。各持一理。此以為異己也而擊之。彼亦以為異己也而擊之。未有不成其害者。楊墨各持一說。不能相通。故為異端。孟子之學。通變神化。以時為中。易地皆然。能包容乎百家。故能識持一家之說之為害也。苟不能為通人以包容乎百家。持己之說。而以異己者為異端。則闢異端者。即身為異端也。漢書藝文志言道家云。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注云。放。蕩也。廣雅釋詁云。放。妄也。呂氏春秋審分篇云。無使放悖。悖亦妄也。論語陽貨篇。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集解引孔曰。蕩。無所適守也。又今之狂也蕩。集解引孔曰。蕩。無所據也。楊墨之言。虛妄無據。故云放蕩。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疏】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湮。沒也。小爾雅廣詁云。沒。滅也。昭公元年左傳云。勿使有所壅蔽湫底。注云。底。滯也。釋文引服虔云。底。止也。底止。爾雅釋詁文。止而不行故為滯。則。法也。慕。習也。以孔子為法而習之也。周流二字。見禮記仲尼燕居。文選甘泉賦云。據軨軒而周流兮。李善注云。周流。流行周遍也。史記列傳云。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風俗通窮通篇云。遊於諸侯。所言皆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合。枉尺以直尋。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疏】正義曰。音義云。信音伸。謂三代遺風。鬱塞不伸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爾雅釋詁云。憲。法也。漢書揚雄傳云。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抵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為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憲言。猶法言也。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疏】正義曰。春秋繁露俞序篇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主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史記太史公自敘亦云。於是退而論集所

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

【疏】正義曰。史記列傳云。孟軻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是七篇爲孟子所自作。故趙氏前旣云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此又云自撰法度之言。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七篇爲孟子自作。至韓昌黎故亂其說。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已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又云。卒後書爲門人所敍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趙氏注弟子十五人萬章。公孫丑。樂正子。陳臻。公都子。充虞。徐辟。高子。咸邱蒙。陳代。彭更。屋廬子。桃應。季孫。子叔。學於孟子者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呂氏春秋樂成篇。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高誘注云。難。說也。史記五帝本紀。死生之說。存亡之難。索隱云。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辭。則曰難。所以韓非著書。有說林說難。難疑者。有疑則解說之也。答問者。有問則答之也。平日與諸弟子解說之辭。諸弟子各記錄之。至是孟子聚集而論次之。如篇中諸問答之文是也。其不由問答。如離婁盡心等章。則孟子自撰也。又有與齊魏鄒滕諸君所言。景子莊暴淳于髡周霄景春宋牼宋勾踐夷之陳相貉稽戴盈之戴不勝儲子沈同陳賈慎子王驩等相問答。蓋亦諸弟子錄之。而孟子詮集之矣。

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疏】正義曰。音義標梁惠王上七章。下十六章。公孫丑上九章。下十四章。滕文公上五章。下十章。離婁上二十八章。下三十二章。萬章上九章。下七章。告子上二十章。下十六章。盡心上四十七章。下三十九章。共爲二百五十九章。今以章指計之。盡心下篇。止得三十八。則共爲二百五十八章。校此題辭所云少三章。崇文總目謂陸善經刪去趙岐章指。邵武士人作疏。依用陸本。章指旣刪。章數遂不可定。戴氏震得朱氏文游校本二云。一爲虞山毛扆手校。何屺瞻云。毛斧季從眞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今未見其影鈔者。而此本盡心下。惟梓匠輪與章有章指。餘並缺。一爲何仲子手校。末記云。文注用盱郡重刊廖氏善本校。而盡心上有事君人者一章。孔子登東山以下三章。盡心下吾今而後知以下七章。並缺章指。二校各有詳略。得以互訂。外有章邱李氏所藏北宋蜀大字章句本。毛斧季影鈔者。並得趙岐孟子篇敍。於是臺灣之學。殘失之餘。合之復完。然則今孔氏所刻章指。亦拾掇於殘缺之餘。焉保無分合之譌。然欲傳會於二百六十一之數。而強分以足之。則亦非後學所敢矣。陳士元孟子雜記云。趙氏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計字數。梁惠王篇上下共五千三百六十九。公孫丑篇上下共五千一百四十四。滕文公篇上下共五千零四十五。離婁篇上下共四千七百八十九。萬章篇上下共五千一百二十五。告子篇上下共五千二百五十五。盡心篇上下共四千六百八十三。統之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周氏廣業孟子異本考云。趙注孟子。三年乃成。謂可寤疑辨惑。字數易明。豈復疏於布算。但舊書古簡。脫漏居多。唐宋本固應減於漢。否亦不能加多。今茲贏字。得毋有後人所羼入者乎。按今以孔本經文計之。梁惠王共五千二百六十四字。公孫丑共五千一百四十二字。滕文公共四千九百八十字。離婁共四千七百八十九字。萬章共五千一

百五十四字。告子共五千二百二十三字。盡心共四千六百七十四字。七篇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校趙氏所云。實多五百四十一字。則詳見篇敘正義中。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風。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疏 正義曰。命世即名世也。詳見公孫丑下篇。亞。次也。命世亞聖。即所謂名世次聖也。包羅天地。至曲而不屈。皆發明所以名世之實。

孔子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疏 正義曰。論語子罕篇云。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集解引鄭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夫子來還。乃正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從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乃因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疏 正義曰。擬聖。即所謂述仲尼之意也。

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疏 正義曰。何晏論語敘云。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漢書藝文志有論語家。列六藝之中。次五經之後。故云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音義出錧鎋。丁云。上音管。方言作輨。車釭也。下音轄。車轄也。按錧鎋當作輨轄。說文車部云。輨。轂耑錔也。轄。鍵也。轄與舝通。舛部云。舝。車軸耑鍵也。戴氏震考工記釋車云。轂空壺中所以受軸。以金裹轂中謂之釭。轂端沓謂之輨。以鐵爲管。約轂外兩端。輨端之鍵。以制轂者謂之舝。亦作轄。行車者脂釭中以利轉。又設舝以制轂。邶風。載脂載舝。小雅。間關車之舝兮。淮南子。車之能轉千里者。其要在三寸舝。蓋車之轉運在軸轂。而輨如環約於轂。轄如笄約於軸。非此。則軸與轂不可以運。五經非論語。則無以運行。故爲五經之輨轄也。說文口部云。喉。咽也。衿與襟通。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爾雅衣眥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文選魏都賦。不以邊陲爲襟也。注。引聲類曰。

袷。衣交領也。曲袷。天子視不上於袷。注云。袷。交領也。袷屬於襟。卽與襟同體。襟交則袷交。其袷謂之交領。與襟謂之交領。一也。說文曰。襟。交衽也。戰國齊策。親以頭血濺足下之袷。注云。袷。交衽也。方言。襟謂之交。襟無不交。則袷無不交矣。小兒擁咽領。則卽服虔廣川王傳注云。頸下施衿。領正方直者也。詁訓諸書。參以襟言領。亦以領統於襟。遂名曰襟。玉篇云。袷。衣領也。詩青青子衿傳。青衿。青領也。正義云。衿領一物。然則衿爲交領交衽之通名。此與喉並言。則正以爲領人之一身。內則韓之以喉。外則鍥之以領。謂論語爲六藝之總領也。

書。則而象之。疏 正義曰。易繫辭傳云。象也者像也。像之言似也。謂以孔子爲法則。而似續其道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孟子之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疏 正義曰。衛靈公桓魋事。俱見論語。音義出毀鬲。云丁音隔。蓋語毀之使情隔耳。又音歷。按鬲爲鼎屬。其音歷。此鬲自當讀如隔。說文𨸏部云。隔。障也。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云。上下皆蔽。茲謂之隔是也。按以孟子似續孔子。自趙氏發之。其後晉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上疏云。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於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見宋書禮志。韓愈原道云。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皆本諸趙氏。

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放而託也。疏 正義曰。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風俗通窮通篇云。作書中外十一篇。是七篇爲中。餘四篇爲外。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無傳。孫奕履齋示兒篇云。昔嘗聞前輩有云。親見館閣中有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政。劉昌詩蘆浦筆記云。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辯一帙。翟氏灝考異云。趙氏不爲外書章句。蓋後傳孟子者。悉以章句爲本。外書悉以屛閣。致亡。南宋去趙氏時。千有餘歲。不應館閣中能完然如故也。孫氏僅得耳聞。當日在館閣諸公。未有以目擊辯言之者。道聽塗說。必不足爲按據。新喻謝氏所藏一帙。劉氏似及見之。隋書經籍志錄有梁綦毋邃孟子注九卷。他家注俱七卷。獨綦毋氏多出二卷。豈所謂四篇者。在梁時嘗得其二。至宋乃僅存劉氏所見之一篇邪。但綦毋氏書。李善注文選。猶引用之。似流行於唐世。而其有無外書。唐人絕無片言論及。則又難以質言。且外書之篇目。自宜以性善爲一。辯文爲一。說孝經爲一。爲政爲一。劉氏以所見之性善辯。遂以辯字上屬。而謂文說一篇。孝經一篇。據論衡本性篇。但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不綴辯字。疑新喻謝氏所藏性善辯。又屬後人依放而作。

非外書本眞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史記十二諸侯表云。荀卿孟子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今考孟子內書。言春秋者。止迹熄詩亡。及知我罪我。無義戰三章。亦未嘗捃摭其文。至若列女傳擁楹之歎。韓詩外傳齧織斷廢。及不敢去婦二條中所載孟子之言。皆瑣屑不足述。明季姚士粦等所傳孟子外書四篇。云是熙時子注。友人吳騫校行。丁杰爲之條駁甚詳。顯屬僞托。槪無取焉。按熙時子相傳以爲劉貢父。此書前有馬廷鸞敍。夫外書四篇。趙氏斥爲依託。其亡已久。孫奭所聞。蘄喩所藏。已難信據。況此又贋之尤者乎。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史記法言鹽鐵論等所引孟子。今孟子書無其文。豈俱所謂外篇者邪。是則然矣。

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疏】正義曰。史記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言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三十五年。使御史案問諸生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漢書藝文志云。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又云。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是時所最忌者。學古道古之士。所坑者皆誦法孔子。長子扶蘇之言可證。不知孟子何得與周易同不焚。逢行珪注鬻子敍云。遭秦暴亂。書記略盡。鬻子雖不與焚燒。編帙由此殘缺。此亦以諸子不焚也。翟氏灝考異云。漢書河間王傳。稱孟子爲獻王所得。似亦遭秦播棄。至漢孝武世始復出者。然孝文已立孟子博士。而韓氏詩外傳董氏繁露。俱多引孟子語。則趙氏所云書號諸子得不泯絕。定亦不虛。

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疏】正義曰。王應麟五經通義說云。巍哉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置博士。翟氏灝考異云。孟子尊立最久。時論語孝經遍謂之傳。而孟子亦謂之傳。如論衡對作篇曰。楊墨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劉向傳引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後漢書梁冀傳引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越絕書序外傳記引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說文解字引傳曰。簞食壺漿。詩鄭風正義引傳曰。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中論夭壽篇引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又法象篇曰。傳稱大人正已而物自正。皆可爲證。故趙氏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統言之曰傳記博士。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劉子駿移太常博士書。言孝文帝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據趙邠卿孟子題辭。則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孝文時皆立博士。所謂傳記博士也。此等博士。未識罷於何時。曰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本紀考之。建武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罷。當在是時矣。按禮記正義引盧植云。漢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今王制篇中制祿爵關市等文。多取諸孟子。則孝文時立孟子博士。審矣。

訖今諸

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疏正義曰。後漢書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注云。即白虎通義是。觀趙氏此文。孟子雖罷博士。而諸說諸經。得引以爲證。如鹽鐵論載賢良文學對丞相御史。多本孟子之言。而鄭康成註禮箋詩。許愼作說文解字。皆引之。其見於史記兩漢書兩漢紀。如鄒陽引不含怒不宿怨。終軍引枉尺直尋。倪寬引金聲玉振。王褒引蔡斐公輸。貢禹引民飢馬肥。梅福引位卑言高。馮異稱民之飢渴易爲飲食。李尋引緣木求魚。郅惲言强其君所不能爲忠。量君所不能爲賊。馮衍言藏倉。言泰山北海。班彪引檮杌春秋。翟酺言登牆摟處。申屠蟠言處士橫議。王暢言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傳燮言浩然之氣。亦嘗時引以明事之證。

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疏正義曰。方言云。摭。取也。陳宋之間曰摭。說文手部云。拓。拾也。陳宋語。或从庶。拾取而說之。謂未能通其全書。悉其指趣。僅拾取一章一句而解說之。既不能貫通其義。自然乖異矣。

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疏正義曰。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爲鄒人。卒嘗是赧王之世。萬氏斯同羣書疑辨云。山陽閻百詩著孟子生卒年月考。究不知生卒在何年。蓋實無可考也。孟子世譜言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己酉。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其言似可信。今姑以萬氏此言推之。赧王立五十九年。則歷三十四年至乙巳而卒。又八年壬子周亡。爲秦莊襄王元年。三年卒。始皇立。三十七年卒。二世立。三年秦亡。又五年。天下爲漢。漢高帝至平帝十二主。共二百十年。新莽十八年。更始立三年。光武中興至獻帝十二主。共一百九十五年。自孟子歿至漢末。五百十三年。趙氏卒於建安六年。而出亡著書。則尚在延熹時。自周赧王二十六年至漢桓帝延熹間。僅四百五十年耳。此云五百餘載。蓋趙氏以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則其生卒之年。必前於烈王四年。赧王二十六年也。故趙氏注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必推自太王文王以來。然則孟子謂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蓋謂孔子歿後至孟子著書之年。非謂孔子歿之年至孟子生之年也。趙氏言孟子以來五百餘載。謂孟子歿後至趙氏著書之年。非謂孟子歿之年至趙氏生之年也。孟子後儕引孟子者。如荀卿。韓嬰。董仲舒。劉向。揚雄。王充。班固。張衡。鄭康成。許愼。何休等。皆所謂摭取而說之。漢文時立孟子博士。必有授受之人。惜不可考。河間獻王所得先秦舊本。不詳得自何人。至東觀漢紀。言章帝以孟子賜黃香。則香能傳之讀之與否。不可知。劉陶復孟軻。其所以復者不傳。

雖後漢書儒林傳云。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建初為章帝年號。則生東漢之初。在趙氏前。專為孟子之學者。自此始著。乃其章句不傳。莫可考究。高誘呂氏春秋敘。自言正孟子章句。誘涿郡人。從盧植學。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所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皆存。惟孟子章句亡。誘於建安十年。始舉孝廉。趙氏卒於建安六年。年已九十餘。是誘為趙氏後輩。隋書經籍志有漢鄭康成孟子注七卷。漢劉熙孟子注七卷。鄭康成本傳。詳列所著書。不言孟子。隋志所載。未知所據。熙嘗撰釋名。畢氏沅釋名疏證敘云。隋書經籍志釋名八卷。劉熙撰。又大戴禮記十三卷下注云。梁有謚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亡。後漢無安南郡。惟漢陽郡注引秦州記曰。中平五年。分置南安郡。則安南或南安之誤。晉李石續博物志云。漢博士劉熙。宋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並云漢徵士北海劉熙字成國。不知何本。三國吳志。韋昭言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程秉傳。言秉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又薛綜傳。言綜避地交州。從劉熙學。交州。孫吳之地也。按程秉逮事鄭康成。避亂交州。與熙考論。遂博通五經。其後士燮乃命為長史。然則程秉薛綜與劉熙在交州。乃士燮為交阯太守時。燮附孫權。在建安十五年。時秉綜俱已為權所得。是其師事劉熙時。仍遠在建安十五年以前。秉為太子太傅。黃武四年。太子登親迎秉進說。病卒官。登以赤烏四年卒。秉當卒於登前。自建安十五年至此。止二十餘年。蓋秉已老矣。而薛綜卒於赤烏六年。距建安十五年。亦止三十二年。其師事熙蓋少時。當在獻帝初年。則是時交州仍為漢地。劉熙為漢人無疑。士燮附孫權時。熙蓋已前沒。何也。秉綜權尚以其名儒而禮徵之。況所師事者乎。或謂熙及蔡受禪後。非也。其相傳為安南太守者。亦以其在交州而譌。非南安之誤也。劉熙高誘。皆與趙氏先後同時。劉熙注見於史記漢書後漢書文選等注所引。今散著各經文之下。高誘章句。無引之者。而所注諸書。多及孟子。會可考見。呂氏春秋至忠篇。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注云。日致為暴劫之政也。孟子曰。惡溼而居下。故曰惡之何益也。諭太篇。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注云。匡章乃孟子所謂通國稱不孝者。本味篇。已成而天子成。注云。已成仁義之道。而成為天子。孟子曰。得乎邱民為天子。慎人篇。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注云。虢當為虞。孟子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此云亡虢。謬矣。去私篇。堯有子十人。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為胄子。不在數中。當染篇。湯染於伊尹仲虺。注云。孟子曰。王者師臣也。盡數篇。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注云。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注云。孟子曰。人性無不善。本其善性。閉塞利欲。疾無由至矣。論人篇。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注云。通。達也。孟子曰。達則兼善天下。故觀其所賓禮。用衆篇。令使一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注云。孟子曰。有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言也。使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此之謂也。懷寵篇。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注云。所誅國之民。睎望義兵之至。若望其父母。滋益衆多也。孟子曰。百姓簞

食壺漿以迎王師。奚爲後予。此之謂也。離婁篇。齊宣王爲大室。大益百畝。注云。孟子所見梁惠王也。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易鐘釁之牛者也。開春篇。魏惠王死。葬有日矣。注云。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徙都大梁。梁在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壹行篇。彊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注云。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故曰不難矣。自知篇。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注云。鑽荼龐涓。魏惠王之將。申。魏惠王之太子也。與龐涓東伐齊。戰於馬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身。東敗於齊。長子死。此之謂也。樂成篇。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注云。賢者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驕。驕則亂。故曰不可。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爲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又中主以之咍咍也止善。賢主以之咍咍也立功。注云。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審應篇。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注云。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不屈篇。齊威王幾弗受。注。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宣王之父。又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注云。匡章。孟子弟子。淮南子俶眞訓。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注云。墨。墨翟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爲之。楊。楊朱。其術全性保眞。雖拔骭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又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注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能返其性於初也。修務訓。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注云。言雖有美妻。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其鼻而過之。是也。主術訓。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注云。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黝也。繆稱訓。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注云。偶人。相人也。歎其象人而用之。齊俗訓。豈必鄒魯之禮。注云。鄒。孟軻邑。詮言訓。此全其天器者。注云。器。猶性也。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性。氾論訓。舜不告而娶。非禮也。注云。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父頑。常欲殺舜。舜知告則不得娶也。不孝莫大於無後。故孟子曰。舜不告猶告耳。又全性保眞。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注云。全性葆眞。謂不拔骭毛。以利天下弗爲。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敘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辭。故非之也。又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注云。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也。又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注云。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必死亡。故曰有亡形也。又故弑則捽父。祝則名君。注云。孟子曰。嫂溺而不援。是豺狼也。而況父兄乎。又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注云。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戰國策齊策。威王薨。宣王立。注云。宣王。孟軻所見以羊易釁鐘之牛者也。又田忌爲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注云。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東伐。

敗於馬陵。太子死。龐涓禽。此之謂也。又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注云。孟子日。子噲无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无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秦策。四國爲一。將於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七人而問曰。姚賈對曰云云。注云。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不知者。在孟子之篇也。其訓詁有與孟子可參考者。亦藉以窺見其槪。故正義引高氏呂氏春秋淮南子注爲多。余生西京。世壽不祚。有自來矣。疏正義曰。趙氏爲京兆長陵人。長陵。前漢屬馮翊。後漢屬京兆。京兆爲西漢所都。故云西京。張衡有西京賦。說文寸部云。尋。繹理也。文選東都賦。漢祚中缺。注引國語賈注云。祚。位也。史記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大戊御。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潛夫論志氏姓云。皐陶事舜。其子伯翳。能議百姓以佐舜禹。擾馴鳥獸。舜賜姓嬴。後有仲衍。爲夏帝大戊御。周及費仲。生惡來季勝。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因以爲氏。至於趙夙仕晉獻大夫。十一世而爲列侯。五世而爲趙靈王。趙世之先爲列國諸侯王。纘其始原。出帝顓頊。故尋繹其不祚。有自來也。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疏正義曰。傳稱生於御史臺。李賢注云。以其祖爲御史。故生於臺。其祖父之名不詳。傳有從兄襲。從子戩。注引決錄注云。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代。襲與羅暉捷書。蚩於張伯英。英顏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又云。岐長兄璧。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卿。部河東從事。王允傳。允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莫敢收允尸者。惟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惊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此即與岐同避難者也。從兄襲。三國志閻溫傳云。引魏略孫賓碩傳作趙息。息襲音同。息即襲也。云唐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不修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故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修主人。勅外爲市買。息又啓曰。左悺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勅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即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爲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爲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爲涼州刺史。於是唐衡爲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名。又轉詣北海。著絮市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趙氏兄弟族屬可考者。附錄於此。知命之際。嬰戚於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剿形瘵。何勤如焉。疏正義曰。謂延熹元年逃難四方事也。趙氏年九十餘。卒於建安六年辛巳。上溯延熹元年戊戌四十四年。是年五十。然則趙氏年九十四卒也。蓋生於安帝永初二年。遘。遇也。離。麗也。屯蹇。皆謂難也。列子楊問篇。

八紘九野之水。張湛注云。八紘。八極也。淮南子地形訓云。八殥之外而有八紘。高誘注云。紘。
維也。經營八紘之內。即所謂江淮海岱。靡所不歷也。傳云。數年乃出。此云十有餘年。或連靈帝
時禁錮言與。音義云。勦。子小切。絕也。按說文刀部云。剿。絕也。夏書曰。天用剿絕其命。力
部云。勦。勞也。春秋傳曰。安用勦民。天用剿絕其命。今在尚書甘誓作劋。曹憲博雅音云。劋從
刀而勦從力。此云心勦。乃從力之勦。當訓勞。謂心勞也。音義訓絕。則是從刀之劋。爲剿字矣。
心不可言絕也。失之矣。爾雅釋詁云。瘵。病也。詩大雅瞻卬篇。邦靡有定。士民其瘵。箋云。天
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勞
病。勦瘵義皆爲勞。故以勤字總承之。嘗息肩弛擔於海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

雅德君子。疏 正義曰。謂安邱孫嵩也。漢書地理志。北海郡安
邱。其地在齊岱之間。息肩弛擔。謂藏複壁中。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

論稽古。慰以大道。疏 正義曰。睠。說文作眷。云顧也。詩曰。乃眷西顧。人經困瘁。則毛髮
易白。故趙氏五十而皓首也。訪論稽古。謂孫嵩與之論學也。後漢書鄭
康成傳云。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三國志注引邴原別傳
云。欲遠遊學。詣安邱孫崧。崧即嵩。在當時與鄭邴等交。則亦讀書稽古之士也。余困吝

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疏 正義曰。說文辵部云。遴。行難也。易曰。以往遴。今易作吝。
則吝之義爲難行。說文水部云。漂。浮也。易雜卦傳云。旣濟。
定也。毛詩鄘風載馳篇。不能旋濟。傳云。濟。止也。止與定
義同。集猶聚也。精神遐遠而漂浮。故無所定止而歛聚也。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

遺老也。疏 正義曰。音義云。張云。亂。治也。思。去聲。按思謂憂思也。著書明道。則可治其
憂思。說文辵部云。遺。亡也。亡即忘。禮記鄉飲酒義。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注云。
遺。猶脫也。忘也。遺老。謂忘其老。論語述而篇
云。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之辯之

者。既已詳矣。疏 正義曰。備見漢書儒林傳
藝文志。後漢書儒林傳。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緼奧難見。宜

在條理之科。疏 正義曰。禮記月令。其器圜以閎。注云。閎讀如紘。紘謂中寬。象土含物。閎
與宏通。考工記梓人。其聲大而宏。注云。宏讀如紘綖之紘。謂聲音大也。閎
宏通借字。漢書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注。引李奇云。微言。隱微不顯之言也。妙與眇同。
揚雄傳。閎意眇旨。儒林張山拊傳。嚴然總五經之眇論。注皆云。眇讀曰妙。方言云。眇。小也。
蓋言其大。閎而且遠。言其小。微而且妙。禮記玉藻緼爲袍。注云。緼。今之纊及故絮也。爾雅釋
宮云。西南隅謂之奧。緼在袍之裏。奧在室之內。故不易見。條理見萬章下篇。說文木部云。條。
小枝也。自根發而爲幹。自幹分而爲枝。枝又分而爲條。故條之義爲分。分則暢達。故義又爲暢爲
達。韓非子解老云。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荀子儒效篇云。井井乎其有理也。楊倞注

云。有條理也。廣雅釋言云。科。條也。又云。科。品也。蓋當時著書之法。各有科等。孟子之意指。既縕奧難見。則宜條分縷析。使之井井著明。故宜在條理之科。如下所云是也。

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

【疏】正義曰。趙氏自述少蒙義方。則所學授諸祖父。別無師傳。子孫述祖父。往往諱其名字。久而轉致無聞。此其憾也。本傳注引三輔決錄注云。岐娶馬敦女宗姜爲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問趙處士所在。岐厲節不以妹壻之故。屈志於融。與其友書曰。馬季常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衣裾撇其門也。岐會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然則岐雖鄙融之爲人。而義有不通。亦往請問。則其虛心取善可知。雖無常師。而非不知而作者矣。故聲音訓詁之學。不殊馬鄭。證以經傳。注中所引是也。毛詩正義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爲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東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按趙氏用馬融之例。故具載本文。然漢世說經諸家。各有體例。如董仲舒之春秋繁露。韓嬰之詩外傳。京房之易傳。自抒所見。不依章句。伏生書傳。雖分篇附著矣。而不必順文理解。然其書殘缺。不覩其全。毛詩傳全在矣。訓釋簡嚴。言不盡意。鄭氏箋之。則後世疏義之濫觴矣。鄭於三禮詳說之矣。乃周禮本杜子春鄭司農而詳論。則又後人集解之先聲也。何休公羊學。專以明例。故文辭廣博。不必爲本句而發。蓋經各有義。注各有體。趙氏於孟子既分其章。又依句敷衍而發明之。所謂章句也。章有其指。則總括於每章之末。是爲章指也。疊詁訓於語句之中。繪本義於錯綜之內。於當時諸家。實爲精密而條暢。文多故分七篇爲十四爲上下。而不以十四爲次第者。不敢紊七篇之舊目也。

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

【疏】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孟釐子曰。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與。莊子齊物論云。惟達者知通爲一。

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

【疏】正義曰。廣雅釋言云。新。初也。新學。即初學也。毛詩周南關雎篇。寤寐求之。傳云。寤。覺也。說文心部云。悟。覺也。寤與悟通。

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疏】正義曰。趙氏後爲孟子注者。梁七錄有綦毋邃孟子注九卷。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綦毋複姓。左傳有晉大夫綦毋張。見廣韻毋字注。戰國有綦毋子。見劉向別錄。後漢有東莞綦毋君。見謝承書。劉表在荊州時。有儒士綦毋闓。邃世次行事無考。隋志載其列女傳七卷。在皇甫謐後。又云二京賦二卷。李軌綦毋邃撰。邃又注三都賦三卷。撰誡林三卷。並梁有今亡。宋裴駰注史記。嘗兩引其說。知爲晉人。正義不考。但云在梁時。又有綦毋邃注九卷。疏也。唐志作綦毋邃注孟子七卷。又陸善經注孟子七卷。張鎰孟子音義三卷。崇文總目云。善經。唐人。以軻書初爲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爲七篇。舊唐書。張鎰。蘇州人。朔方節

度使齊邱之子也。大曆五年。除濠州刺史。爲政清靜。州事大理。乃招經術之士。講訓生徒。撰三禮圖九卷。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學士。盧杞忌鎰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因薦鎰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使。李楚琳作亂。鎰出鳳翔三十里。爲候騎所得。楚琳殺之。贈太子太傅。.新唐書鎰傳。在第七十七。言其字季權。一字公度。宋史藝文志。張鎰孟子音義三卷。丁公著孟子手音一卷。張諡蓋鎰之譌。手音不載唐志。唐書列傳八十九。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人。三歲喪母。甫七歲。見鄰媼抱子。哀感不肯食。請於父緒。願絕粒學老子道。父聽之。稍長。父勉勸就學。舉明經高第。授集賢校書郎。不滿秩輒去。侍養於家。父喪負土作冢。毓力癯憊。見者憂其死孝。觀察使薛苹表上至行。詔刺史弔問。賜粟帛旌顯其閭。淮南節度使李吉甫。表授太子文學。兼集賢校理。會入輔政。擢爲右補闕。遷直學士。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太子諸王訓十篇。穆宗立。擢給事中。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辭疾求外還。授浙西觀察使。徙爲河南尹。治以清靜聞。四遷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長慶中。浙東災癘。拜觀察使。詔賜米七萬斛。使賑饑捐。久之。入爲太常卿。太和中。以病丐身還鄉里。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按作孟子手音者。蓋即其人。宋孫奭孟子音義敘云。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張氏徒分章句。漏略頗多。丁氏稍識指歸。譌謬時有。其尙書虞部員外郎同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臣馬龜符。鎭寧軍節度推官國子學說書臣吳易。前江陰軍江陰縣尉國子學說書臣馮元等。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集成音義二卷。宋史儒林傳云。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徹。徹死。有從奭問經者。奭爲解析微指。人人驚服。於是門人數百。皆驚服奭。後徙居須城。九經及第。與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召奭講書。賜五品服。眞宗以爲諸王府侍讀。會召百官轉對。奭上十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擢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奉迎。召問奭。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侍講讀。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讀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仁宗意或不在書。奭則拱默以俟。帝爲竦然改聽。嘗書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三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敦諭之。以不得請。求近郡。優拜工部尙書。復知兗州。改禮部尙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左僕射。謚曰宣。嘗援五經切於治道者。爲經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考正。尙書論語孝經爾雅謬誤。及律音義。此皆生趙氏後。治趙氏學者也。陸善經顚倒。尙書實爲趙氏之蠹。若孫氏。其有裨於趙氏矣。

孟子正義

卷一　【疏】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山井鼎考文。謂說古本足利舊題。古本首行孟子卷第一。次行梁惠王章句上。三行低二格。趙氏注。下夾注梁惠王者。魏惠王也云云。四行孟子見梁惠王。足利本前二行同。古本第三行低一格。夾注梁惠王云云。第四行低三格。後漢太常趙岐邠卿注。五行孟子見梁惠王。與今孔氏韓氏新刻本不同。按今孔氏刻本。首行以梁惠王章句上六字頂格。而此行之下。繫之以孟子卷第一五字。次行趙氏注。今依古本提孟子卷第一在前。

趙氏注。【疏】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閩監毛三本並作漢趙氏注。足利本作後漢趙岐邠卿注。與各本皆不合。非也。廖瑩中經注本作趙岐亦非。毛詩正義云。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承滅學之後。典籍出於人間。各專門命氏以顯其家之學。故諸爲傳訓者。皆云氏。不言名。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注】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也。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衞之君皆尊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衞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爲諸侯所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與公孫丑等而爲一例也。【疏】梁惠王章句上。○正義曰。文心雕龍云。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道診相異。而衢路交通矣。漢書藝文志。易章句有施孟梁邱各二篇。書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有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漢書張禹傳。禹爲論語章句。後漢書儒林傳。包咸入授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趙氏以章句命名。其來尚矣。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意林云。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廣按臺卿京兆人。而稱蜀郡者。蓋因避難改籍也。章句曰指事者。謂斷章而揭其大指。尋句而證以實事也。意林錄自梁庾仲容子抄。當是庾所見舊本標題如此。或云。史記稱莊周著書離辭。指事類情。指事之名本此。案指事爲六書之一。許愼說文敘云。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趙意蓋兼取顯著之義。後漢書儒林傳云。程曾。字秀升。著書百餘篇。又作孟子章句。高誘呂氏春秋序云。誘正孟子章句。程高生趙氏先後。均有章句。而今不傳。孔氏繼涵韓氏岱雲所刻趙氏章句本。無凡七章三字。然則此三字非趙氏之舊。山井鼎考文古本。亦無此三字。孫氏音義有之。○注梁惠至王也。○正義曰。史記魏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

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治於魏。生悼子。徙治霍。生魏絳。徙治安邑。卒謚爲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爲國政。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爲晉卿。生魏侈。侈之孫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二十一年。魏趙韓列爲諸侯。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武侯卒。子罃立。是爲惠王。六國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韓趙魏始列爲諸侯。安王二年。太子罃生。二十六年。魏韓趙滅晉。烈王元年。爲魏惠王元年。距始列爲侯凡三十四年。距分晉僅六年。詩魏譜云。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至春秋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是魏爲國名也。周書謚法解云。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仁義所在曰王。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是惠爲謚。王爲號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史序列國稱王之年多舛出。詳考之。則魏最先。齊次之。秦又次之。然雖齊大書於田完世家云。威王二十六年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魏秦或晦或顯。二國亦不公言之。蓋以魏先強後弱。秦先弱後強。其王號皆數稱而後定也。何以明之。魏世家稱王始惠王。其後乃云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追會固無是理。國策蘇秦說齊閔王曰。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爲戰具守備。衛鞅曰。魏氏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多。乃見魏王曰。大王有伐齊楚從天下之志。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之。魏王悅其言。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居之。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衆。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得西河之外。是魏之僭號。早在商鞅用事秦孝公之日。故杜平之會。儼然稱王也。顯王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君立王。其後諸侯皆稱王。秦本紀。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云惠文君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爲王。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王。韓亦爲王。夫周紀之不先齊魏。以秦之王爲代周之漸。特以首惡歸之。獨計賀及致胙之日。去致伯未遠。何遽改稱王。而秦紀上兩稱惠文君。下忽書曰王冠。殊不可解。及觀始皇紀後序秦世系云。惠文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然後知秦應讖稱王。即在受天子賀之年也。是時魏已寖弱。方改元與民更始。聞秦稱王。欲倚結以爲援。既與議婚。復遠涉齊境。藉其威力以脅諸侯。名爲自王。實欲王秦。史於會徐州相王。魏齊世家及年表備書之。蓋其事雖未愜衆心。而魏固以名震河山以東。秦亦侈然自肆於國中矣。秦史特變文曰齊魏爲王。意蓋謂齊魏皆奉之爲王。故與天子致胙連書以爲榮。而年表復書魏夫人來。以見魏實爲之謀主。蘇秦所謂有西面事秦稱東藩者也。特以倔起西陲。又值六國從親。兵不敢闚函谷。旋自韜晦耳。及滅巴蜀。取河西。益富厚輕諸侯。而王號遂達於周京焉。張儀傳。秦惠王十年。以儀爲相。儀相秦四年。立惠王爲王。與周紀正合。是再稱而後定也。魏是杜平之後。兵敗子虜。國威日替。中間頗示貶損。故其爲王。一見於秦孝公之初。再見於徐州之會。最後秦紀所云魏君爲王。凡三稱而後定也。魏終稱王。殆亦張儀所爲。儀魏人而相秦。其還魏蒲陽。

公子絲出質。欲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因使與秦並立爲王。史獨書日月者。欲自詡其功耳。否則魏王久矣。何爲稱君。且亦何與於秦。而必詳書之哉。七王者。魏。齊。秦。韓。趙。燕。楚也。說文云。僭。假也。隱公五年穀梁傳云。下犯上謂之僭。史記楚世家云。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吳太伯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稱王壽夢。王諸樊。王餘昧。王僚。王闔閭。王夫差。此吳楚之君稱王之事也。○注魏惠王至梁王。○正義曰。魏世家云。秦用商君。地東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徐廣云。今浚儀。水經注云。浚儀縣大梁城。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於戰國爲大梁。周梁伯之故居。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故曰梁。戰國策稱魏惠王。又稱梁王魏嬰。是當時亦號梁王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孟子獨稱梁。不一言魏。則是時必有因遷都而並改國號之事。○注聖人至例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史稱孟子困於齊梁。而揚雄解嘲有云。孟子雖連蹇。猶爲萬乘師。蓋以齊宣稱夫子明以教我。梁惠言寡人願安承教。皆以師道尊之故也。孟子言五教而答問居其一。故諸侯質疑問禮。即是以師道尊之。乃論語名篇。但舉篇首以爲之目。其稱衞靈公。以篇首有衞靈公問陳。其稱季氏。以篇首有季氏將伐顓臾。與學而述而等篇同。孟子以梁惠王滕文公名篇。亦如是耳。非謂例衞靈公季氏於子路顏淵。例梁惠王滕文公於公孫丑萬章也。趙氏所云。恐未盡然。

孟子見梁惠王。注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疏注孟子至見之。○正義曰。魏世家云。惠王數被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六國表云。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王問利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注曰。辭也。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至此。亦將有可以爲寡人興利除害乎。疏注曰辭至父也。○正義曰。說文曰部云。曰。詞也。司部云。詞。意內而言外也。辛部云。辭。訟也。從𤔔。𤔔猶理辜也。𤔔。理也。曰宜訓詞。此注作辭。通借字也。方言云。傁艾。長老也。東齊魯衞之間。凡尊老謂之傁。或謂之艾。周晉秦隴謂之公。或謂之翁。南楚謂之父。或謂之父老。戴氏震疏證云。傁本作叜。說文云。老也。俗通作叟。史記馮唐列傳云。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後又曰。父知之乎。廣雅云。傁艾。長老也。翁傁。父也。史記集解引劉熙孟子注云。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注孟子至害乎。○正義曰。史記孟子列傳云。孟子。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此趙氏所本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孟子於齊梁先後。當以六國年表及魏世家爲據。不當以孟子列傳爲據。年表魏惠王三十五年。齊宣王之七年也。是年特書曰孟子來。若孟子於齊宣七年以前。先已游齊。年表何以不書。則孟子傳所謂游事齊宣王。宣不能用而後適梁者。乃史公歧文。非實事也。以本書覈之。篇首即載

見梁惠王諸章。及見襄王有出語云云。自此以下十數章。皆在齊。與宣王問答事。此其先後蹤跡。較然可知。不必如通鑑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殺噲之事。然後見孟子先游梁後至齊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見梁惠王。當在周愼靚王元年辛丑。是年爲惠王後元之十五年。至次年壬寅。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一見卽去梁矣。蓋魏罃於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是年爲惠王卽位後三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也。二說與趙氏異。未知孰是。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惠王所以遷梁。故曰亦將有以利吾國。謂亦如商君之於秦。俾富國彊兵也。論衡刺孟篇述此文。作將何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注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彊兵爲利。故曰王何必以利爲名乎。亦惟有仁義之道者可以爲名。以利爲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爲王陳之。疏注孟子至陳之。○正義曰。孟子謂宋牼云。先生之號則不可。名猶號也。曰利。卽是以利爲號。廣雅釋言云。曰。言也。國語周語云。有不祀則脩言。韋昭注云。言。號令也。名言義皆爲號。故用以釋曰利之義。惟以利爲號令。故大夫士庶人應之。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隱公二年左傳。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又嘉耦曰妃。怨耦曰仇。曰之爲詞。所以標名號。故趙氏以名釋曰。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注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云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弒。則國危亡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爲名也。又言交爲俱也。疏注征取也。○正義曰。盡心篇下。有布縷之征。注云。征。賦也。哀公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賦者。斂取其財物也。僖公二十七年左傳。賦納以言。杜預注云。賦。猶取也。荀子富國篇。其於貨財取與。楊倞注云。取謂賦斂。是征賦取三字轉注。故趙氏訓征爲賦。又訓征爲取也。○注從王至名也。○正義曰。從。自也。自王取於大夫。大夫取於士庶人。爲上征下。士庶人又取利於大夫。大夫取利於王。爲下征上。是交征也。云交爭者。魏世家云。孟子至梁。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幸辱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司馬遷每以改易字代解詁。上下交取。勢則必爭。故以爭利解交征。趙氏所本也。征無爭訓。故先以取訓之。而後本史記言交爭。惟爭而國乃危。國策秦策云。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高誘注云。危。亡也。以亡訓危。與趙氏此注同。監本毛本脫亡字。引論語者。里仁第四篇文。○注又言交爲俱。○正義曰。前言上下交爭。是以交爲交互之交。又訓俱。高誘注齊策。韋昭注國語。皆知此訓。趙氏兼存之。故云又言。謂天子以至庶人。俱惟利是取。不必上取下。下取上。此則一義也。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

家。注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之弒夏后。是以千乘取萬乘也。疏注萬乘兵車至侯也。○正義曰。漢書刑法志云。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論語道千乘之國。集解馬氏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乘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氏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疑。故兩存焉。毛氏奇齡經問云。古千乘之國。地方百里。出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爲萬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不問可知。周禮乃謂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是百里之國。止出兵車一百五十六乘。何名千乘乎。曰。周禮小司徒職。惟有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句。其下甸出一乘云云。皆司馬法文。杜預引此注左傳。不注明司馬法三字。而混并在周禮文下。或遂以之誤周禮。特所謂司馬法者。原非周制。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穰苴。至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名司馬法。今其書不傳久矣。然且有兩司馬法。兩言出車之制。其一又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此馬融引之注論語。鄭康成引之注周禮。然皆非是。大抵侯國以百里爲斷。百里之地。以開方計之。實得萬里。孟子方里而井。萬里者。萬井也。乃以甸出一乘計之。甸方八里。實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則萬夫止百乘。六十井出一乘。則萬夫止出一百五十有六乘矣。雖爲之說者曰。成之十里。即是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總不合。於是馬融謂侯封不止百里。當有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鄭康成則直援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以求合於成甸出革之數。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眞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震驚百里。言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一同者。百里之地。孟子謂周公太公。其始封俱止百里。非地有不足。而限制如此。此在漢後五經諸家。如何休張苞包咸范寧輩。皆歷爲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祿。亂周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書。盡反易春秋尚書孟子王制諸經傳之文。豈可訓也。王氏鳴盛周禮軍賦說云。大國三軍。車五百乘。若計

地出賦。則得千乘。千乘出賦之法。則服虔注左傳所引司馬法。載詩正義所謂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士卒共七十五人者是。馬鄭注論語引之。欲見邦國疆域實數。故改甸爲成。其實一耳。孫子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怠於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謂七家而賦一兵也。今以此法推。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家。可出八十二人。尙餘二夫。今祇出七十五人。則是七家又十之五強。出一人也。此說本無可疑。自何休注公羊傳注稅畝云。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因之。亦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應千乘也。何楷辨之。謂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虐又過於成公之邱甲矣。此說最精。顧後儒猶有惑於其說者。則以邦國疆域。諸國參差不合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云。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今考王制云云。康成以爲夏制五等之爵。三等受地。至殷變爵爲三等。合子男與伯以爲一。其地亦三等不變。則白虎通辟言之。武王克商。復增子男爵爲五等。其受地則與夏殷三等同。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所謂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者。大都據初制而言。賈公彥職方氏疏。申鄭意。謂其時九州之界尙狹。至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樂。成武王之意。斥大九州。於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則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是也。左氏傳言不過半天子之軍。坊記言不過千乘。不過云者。謂軍賦以是爲限。非地止三百一十六里。故馬云大國亦不是過。史記云。周封伯禽於魯。地方四百里。明堂位則以成王欲廣魯於天下。昔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然其言魯之賦。亦不過革車千乘而已。若孟子對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夏制爲周制者。其言曰。軻也嘗聞其略。則爲傳聞約略之詞。而非載籍之明據可知。王與之云。孟子見戰國爭雄壤地廣袤。遂援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以抑當時并吞無厭之心。若今之信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爲過也。此說得之。蓋千乘其地千成。則九萬井有餘。其爲百里已九有奇矣。尙得以爲百里乎。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子產適晉獻捷。晉人責之何故侵小。子產對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此亦救時之譚。非核實之論也。謹按說者多以千乘三百一十六里爲長。乃孟子說公侯百里。則孟子言千乘。當自以百里矣。錄毛氏王氏兩說。以俟識者參之。○注羿至乘也。○正義曰。襄公四年左傳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杜預注云。夷。氏也。哀公元年左傳云。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代斟鄩。滅夏后相。然則羿代夏政。不言弑君。其滅相者。自是澆。非羿也。書序羿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周書嘗麥云。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是太康失國。由於五觀。惟僞古文尙書言羿距於河。某氏傳以爲羿廢太康。立其弟仲康。趙氏所據未聞。

千乘

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注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寧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弒其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疏注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正義曰。春秋桓公二年左傳文。周禮地官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注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夏官大司馬家以號名注云。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注若齊崔至乘也。○正義曰。齊崔。謂崔杼。衛寧。謂寧喜。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寧喜弒其君剽。是其事。馬氏驌繹史云。晉三卿韓魏趙氏。起於獻公之世。卒分晉國。夫晉自三郤之亡。七族並盛。知罃。范匄。荀偃。韓起。欒黶。范鞅。魏絳。趙武。襄八年傳稱悼公之八卿也。其後欒氏復亡。韓起。趙成。荀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年傳稱平公之六卿也。至於定公而范荀亡。晉止四卿矣。至於哀公而知伯滅。晉又止三卿矣。○注上千至之辭。○正義曰。諸侯稱國。大夫稱家。上云千乘之家。故趙氏說之。太史公以吳太伯以下凡諸侯目為世家。索隱引董仲舒云。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為家者也。是諸侯以國為家也。按孟子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然則天子之卿大夫。其采地同於侯。則千乘之家。正指畿內之卿。如王孫蘇殺毛召而王室亂。尹氏召伯立王子朝而王室亂。雖無弒君之迹。而爭奪之釁。起自王臣矣。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注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矣。不為不多矣。疏注周制至多矣。○正義曰。君十卿祿。萬章下篇文。王制亦云。故以為周制也。王制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周禮廩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注云。此皆謂一月食糧也。六斗四升曰鬴。賈氏疏云。此雖列三等之年。以中年是其常法。以是推之。人一月三鬴。一歲十二月。食三十六鬴。二百八十八人。則每歲食一萬零三百六十八鬴。考工記㮚氏量之以為鬴注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然則一萬零三百六十八鬴。為鍾一千零三十六八。總其整數。是為千鍾。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是歲食十萬零三千六百八十鬴。為一萬零三百六十八鍾。總其整數。是為萬鍾。云君食萬鍾者。指諸侯千乘也。云臣食千鍾者。指大夫百乘也。經文承上萬乘千乘百乘。則萬千百仍指乘言。是諸侯於天子萬乘中取其千。大夫於諸侯千乘中取其百。趙氏以祿言之。則君臣實取之數。諸侯於千乘中食萬鍾。大夫於百乘中食千鍾。推之天子於萬乘如食十萬鍾。其千乘之家。卽於萬乘中食萬鍾。食萬鍾者非一家。食千鍾於千乘者亦非一家。分各定。不容更溢。故不為不多也。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注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矣。

疏注苟誠至欲矣。○正義曰。苟誠。論語苟志於仁矣孔注。詩采苓苟亦無信毛傳。皆如此訓。白虎通誅伐篇云。篡。猶奪也。取也。說文厶部云。逆而奪取曰篡。故以篡訓奪。國語晉語云膺厭而已。韋昭注云。厭。飽也。饜與厭通。故以飽訓饜。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注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行義而忽後其君者。疏未有至者也。○正義曰。篡奪則不止遺其親後其君矣。以利爲名。其弊至此。行仁義則愛其親。敬其君。不遺不後。註至篡奪乎。○注忽後。○正義曰。論語忽焉在後。忽之故後之也。監本毛本作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注孟子復申此者。重嗟歎其禍。疏注孟子至其禍。○正義曰。監本毛本無嗟字。音義有之。

監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爲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疏章指言。○正義曰。漢書藝文志。詩有魯故二十五卷。顏師古云。故者。通其指義也。又春秋左氏微二篇。顏師古云。微謂釋其微指。今毛詩關雎篇後云。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釋文云。五章是鄭所分。故言是毛公本意。然則名故者。即分章句之指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趙岐注孟子。每章之末。括其大旨。間作韻語。謂之章指。文選注所引趙岐孟子章指是也。南宋後僞正義出。託名孫奭所撰。盡删章指正文。仍剽掠其語。散入正義。明國子監刊十三經。承用此本。世遂不復見趙氏原本矣。考崇文總目載陸善經注孟子七卷。稱善經删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爲七篇。是删去章指。始於善經。邵武士人作疏。蓋用善經本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章句者。櫽括一章之大指也。董生言春秋文多數萬。其指數千。知文必有指。趙氏因舉以爲例。又云。考文言古本章旨當作章指。旨。意也。易繫其旨遠是也。指。歸趣也。孟子願聞其指是也。傳記用意指專指經指等字。間有通借。其實非也。顏師古漢書注。指謂義之所趨。如人以手指物也。周氏有疏證孟子章指一卷。今依用其原文。而稍增損之。山井鼎考文云。古本足利本無章注。未有章指。孔本韓本注末別行載章指。宋本章指下皆有言字。○考文亦然。蓋謂此章大旨所言如此也。孔本作章指曰。無言字。恐非趙氏之舊。○治國至始也。○正義曰。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形勢雖彊。要當以仁義爲本。魏武帝秋胡行云。仁義爲名。禮樂爲榮。禮記樂記云。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音義云。集穆。張鎰云。當爲輯穆。左傳隨武曰。卒乘輯睦。季武子曰。其天下輯睦。黃公紹韻會云。穆通作睦。引此及史記司馬相如傳旼旼睦睦。漢書作旼旼穆穆爲證。大戴記虞戴德篇云。衆則集。寡則繆。孔氏廣森補注云。繆古通以爲穆字。集繆皆和也。孟子章指。上下和親。君臣集穆。昭公二十五年左傳。子太叔曰。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禮樂必本仁義。故不易之道。孟子七篇。主明仁義。以此立首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注]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顧視禽獸之衆多。心以爲娛樂。夸咤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疏]注沼池也。○○正義曰。毛詩傳文。○注王好至此乎。○正義曰。國策魏策云。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楚王登强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死。遂盟强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前夾林而後蘭臺。强臺之樂也。是惠王好廣苑囿大池沼也。毛詩小雅鴻鴈篇傳云。大曰鴻。小曰雁。說文鳥部云。鴻。鵠也。鴈。鵝也。隹部云。雁。鳥也。雁鴈字異物異。此鴻鴈連文。鴈宜是雁。古字通也。又鹿部云。麋。鹿屬。鹿。獸也。言雁又言鴻。言鹿又言麋。以見禽獸衆多。餘可例也。音義云。咤。丁亞切。詩也。玉篇作詫。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子虛過詫烏有先生。集解引郭璞云。詫。誇也。潛夫論浮侈篇云。驕侈僭主。轉相誇詫。又述赦篇云。令惡人高會而夸詫。後漢書王符傳注云。詫。誇也。咤與詫通。咤。說文訓叱怒。與夸連文。故亦爲誇。夸亦誇也。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注]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修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爲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帝有此當爲人所奪。故不得以爲樂也。[疏]注謂脩堯舜之道。○正義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故知孟子之意。在脩堯舜之道。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神化民宜。即文王有靈德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注]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經營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疏]注詩大至之也。○正義曰。詩序云。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毛傳云。神之精明曰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有成也。箋云。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以神之精明。故以名焉。趙氏此注。與毛鄭同。云規度此臺。本毛以度訓經也。云並來治作之。本毛以作訓攻也。又以規明度義。以治明作義。說文夫部云。規。有法度也。考工記攻木之工注云。攻。猶治也。云不與之相期日限。即不設期日也。國語引此詩韋昭注云。不設程以時日。趙氏佑温故錄云。古者工必計日。左傳宣十一年。蔿艾獵城沂。量功命日。杜預注云。命作日數。昭二十三年士彌牟營成周。量事期。注云。知事幾時成。皆於事前預爲期限。文王使民不勞。不急於成功。故曰不日成之。宋本作不與期日限。廖本作不與期日。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注]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衆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爲父使也。[疏]注言文至使也。○正義曰。督。音義云丁作𧻓。阮氏元校勘記云。𧻓疑裻之誤。古裻與督義同音同。

毛詩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疾猶急也。云子來爲父使。卽是子成父事。經始勿亟。申不日意。庶民子來。申攻之成之意也。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注麀鹿。牸鹿也。言文王在此囿中。麀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疏注麀鹿至澤好。○正義曰。鶴鶴詩作翯翯。毛詩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麀。牝也。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箋云。攸。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鳥獸肥盛喜樂。趙氏解與傳箋有同有異。牸鹿毛本作牝鹿。牸亦牝也。攸伏箋以所遊伏解之。遊指下濯濯。伏與遊對。則遊言其動。伏言其靜耳。趙氏云。懷任安其所而伏。以伏爲懷任者。任亦作妊。孕也。伏古與包通。伏羲氏一作包羲氏。伏包皆訓藏。說文包部云。包象人裹妊也。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夏小正雞孚粥傳云。嫗伏也。方言云。北燕朝鮮洌水之閒。謂伏雞曰抱。其卵伏而未孚。始化謂之涅。禽鳥之伏卵。猶獸畜之懷任。故詩言伏。趙氏以懷任解之。國語楚語引詩韋昭注。亦云視牝鹿所伏息愛牸任之類。此或齊魯韓三家所傳也。廣雅釋訓云。濯濯。肥也。皠皠。白也。王氏念孫疏證云。釋器云。皠。白也。重言之則曰皠皠。何晏景福殿賦。皠皠白鳥。並與濯濯同。按從翟從隺從高。古多通用。釋名云。䧺。蒿也。說文手部云。推。敲也。爾雅釋器云。倉謂之寉。說文匕部云。卓。高也。易。家人嗃嗃。釋文云。荀作確。一切經音義。確。埤蒼作塙。又字書作碻。哀公四年左傳。釋文引郭璞解詁云。鄗者䧺。漢書韓信傳注引李奇云。鄗音羹臛之臛。史記秦始皇紀索隱云。鶴古鶴字。說文冖部云。隺。高至也。鶴之名鶴。以高至望及於高。故睢爲望。亦取義於高。鶴亦作翯。從隺與從翟同。詩作翯翯。孟子引作鶴鶴。其字通也。趙氏云。肥飽則濯濯鶴鶴。非以濯濯鶴鶴爲肥飽。其以澤好申之。仍用毛傳肥澤之訓。因肥而澤。因澤而白也。濯濯未訓娛遊。蓋以澤申鶴鶴。以好申濯濯。詩文王有聲。王公伊濯。釋文引韓詩云。美也。美卽好也。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注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疏注文王至鼈也。○正義曰。毛詩傳云。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牣。滿也。箋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音義云。牣。丁公著本作仞。吳氏玉搢別雅云。史記殷本紀充仞宮室。司馬相如傳。充仞其中者。不可勝紀。仞皆與牣通。按文選上林賦。虛館而勿仞。郭璞注云。仞。滿也。云德及鳥獸魚鼈。卽毛傳所謂靈道行於囿。靈道行於沼也。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注孟子爲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疏注孟子至所爲。○正義曰。爲。治也。故以築臺解爲臺。

以臺沼解爲沼。由毛本作猶。猶由通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宋孫氏音義云。歡樂本亦作勸樂。案左傳昭九年。叔孫昭子引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杜注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爲子義來勸樂爲之。正義云。衆民以爲子成父事。而來勸樂而早成之耳。是可知晉唐時本。皆作勸樂。故杜注孔疏據之。與孫宣公音義正合。蓋經言庶民子來。孟子以而民勸樂釋之。猶禮記中庸謂子庶民則百姓勸也。因歡與勸形相近。故經注皆譌爲歡。漢書王莽傳上。詩之靈臺。師古曰。周始立此臺。兆庶自勸就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云云。當亦本孟子云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詩小序民樂文王有靈德。據此。則靈臺因文德命名。說苑脩文篇云。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其義與小序合。趙氏佑溫故錄云。趙注神靈之所爲。殆乎託意鬼神然者。然靈之訓善。書傳於弔由靈。丕靈承帝事。惟我周王靈承於旅。苗民弗用靈。皆云善也。詩靈雨箋亦云善。蓋猶好雨之謂。其兼神言之者。如黃帝生而神靈之類。則與明同義。故序云民樂文王有靈德。傳云。神之精明者稱靈。箋云。文王化行若神之精明。則皆以文王之德言。初不繫乎臺成之速。有歸諸冥冥不可得知之意。後世始有以靈爲鬼神奇異之稱者。又謚法靈若厲之靈。不可與文王之神靈相出入也。趙注靈訓善。此說是也。靈德卽善德也。靈道卽善道也。則靈臺卽善臺。靈沼卽善沼。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稱曰靈臺。此陵墓稱靈臺。當以鬼神之義言之。文王之靈臺靈沼。自以善稱。詩云。經始靈臺。則名自此始。故箋云。本觀臺而曰靈臺。非堯冢靈臺之例也。趙氏與毛鄭異。○注欲使至者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務大篇。然後皆得其所樂。高誘注云。樂。願也。願猶欲也。故以欲解樂。易雜卦傳云。大有衆也。繫辭傳云。富有之謂大業。有之義爲衆爲富。衆富卽多。故以多解有。樂其有麋鹿魚鼈。卽欲其多麋鹿魚鼈也。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注偕俱也。言古之賢君與民共同其所樂。故能樂之。疏注偕俱至樂之。○正義曰。偕。俱也。毛詩傳文說文部云。俱。皆也。偕與皆通。皆亦同也。故又以共同申言之。監本毛本作與民同樂。故能得其樂。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注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而誓之。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及女俱往亡之。疏注湯誓至亡之。○正義曰。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其書今存。作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伏生大傳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閑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僩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鄭康成本此注湯誓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亡。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孟子引此文而申之云。民欲與之皆亡。則伏鄭之解。乖於孟子矣。江氏聲尚書古文集注音疏云。桀自比於日。民卽

假日以諭桀。言是日何時喪乎。我將與汝皆亡。甚欲桀之亡也。予者。民自予也。及。與也。汝。汝日也。假日以諭桀。實則汝桀也。謹按趙氏以此爲湯諭民之言。以予及汝偕亡爲我及汝俱往亡之。則我爲湯自我。汝謂民。乃書文於此下云。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語爲重沓矣。孟子引詩稱文王之德。全在而民勸樂之。引書言桀之失德。全在民欲與之皆亡。若作湯諭民往亡桀之辭。無以見桀之失德矣。趙氏之旨。既殊孟子。亦違伏鄭。未知所本。其訓時爲是。爾雅釋詁文。日爲乙卯日者。禮記檀弓杜蕢飲師曠曰。子卯不樂。注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左傳昭公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注云。以乙卯日與桀同誅。是桀以乙卯日亡也。害大者。音義云。害如字。張音曷如字。則讀傷害之害。傷害字無訓大之義。蓋曷與盍通。說文皿部云。盍。覆也。爾雅釋詁云。曷。盍也。趙氏讀害爲曷。而通其義於覆。覆何以有大義。覆義與奄同。說文大部云。奄。覆也。大有餘也。詩皇矣奄有四方傳云。奄。大也。是奄覆有大義也。覆亦通於幠。說文巾部云。幠。覆也。爾雅釋詁云。幠。大也。是幠覆有大義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孔本日乙卯日上日作時。非。當作是日乙卯日也。

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注】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皆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復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疏】注何能復獨樂之哉。○正義曰。始修而獨樂。既民欲與之皆亡。則不能獨樂矣。章指言不能保守其所樂。故云何能復獨樂哉。閩監毛三本無復字。非也。

章指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太平化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所樂也。【疏】恩及至化與。○正義曰。恩及鳥獸。即章句言德及鳥獸魚鼈也。白虎通封禪篇云。王者德至鳥獸是也。忻戴者。忻與欣同。國語周語云。祭公謀父諫穆王曰。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韋昭注云。戴。奉也。晉語史蘇明告大夫曰。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韋昭注云。欣。欣戴也。又郭偃日。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韋昭注云。戴。欣戴也。音義云。大平。丁音泰。○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正義曰。國語周語內史過日。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湯誓言衆怨。趙氏兼言神怒者。以文王靈臺靈沼所以稱靈。是爲神所佑。衆樂則神佑。衆怨則神怒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注】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疏】注王侯自稱孤寡。○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日子。自稱日孤。又云。諸侯與民言。自稱日寡人。注云。謙也。於臣亦

然。呂氏春秋君守篇云。君名孤寡而不可障壅。高誘注云。孤寡。人君之謙稱也。○注言寡至百姓。○正義曰。下言移民移粟。皆是利百姓之事。故知盡心指欲利百姓。○注焉耳者懇至之辭。○正義曰。焉耳當作焉爾。禮記三年問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隱公二年公羊傳云。託始焉爾。何休注云。焉爾。猶於是也。然則此言盡心焉爾者。猶云盡心於是矣。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注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爲強國。兼得河內也。疏河內至亦然。○正義曰。凶謂荒年。移民之壯者。就食於河東。移河東之粟以賑河內之老稚也。亦然。則移河東之壯者於河內。而移河內之粟於河東也。○注魏舊至內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安邑。魏絳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也。是魏舊在河東。又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邱。而河內殷墟。更屬於晉。魏分晉。則河內爲魏得。故云後爲強國。兼得河內。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云。梁河東。今之安邑等縣。梁亦有河西。六國表魏入河西地於秦是也。梁河內。今之河內懷慶等縣。梁亦有河外。蘇秦傳。大王之地。北有河外。注云。謂河南地是也。河東西亦謂之河內外。左傳僖十五年。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內及解梁城。魏世家無忌曰。所亡於秦者。河外河內是也。至河內外。則梁之河北河南地。蘇代曰。秦正告魏。我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是也。然則梁之地。自河西邃迤而至河南。幾將二千里。蘇秦曰。魏地方千里。蓋從長而橫不足。絕長補短算耳。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注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己也。疏注用心憂民。○正義曰。用心即盡心。憂民即欲利百姓。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注王自怪爲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疏注王自至河也。○正義曰。加多是增多。則加少是增少。鄰國之民歸附於我。則鄰之民少而益增其少。我之民多而益增其多矣。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注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疏注喻解王意。○正義曰。廣雅釋言云。喻。曉也。漢書翼奉上封事云。何聞而不諭。顏師古云。諭。謂曉解之。諭與喻通。

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注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止者不。疏注塡鼓至金退。○正義曰。說文土部云。塡。塞也。荀子非十二子云。塡塡然。楊倞注云。塡塡然滿足之貌。聲之滿足爲塡塡。猶貌之滿足爲塡塡。僖公十六

年公羊傳云。賈石記聞。聞其磌然。塡然亦磌然也。楚辭九歌云。靁塡塡兮雨冥冥。鼓聲之滿盛。猶雷聲也。云兵以鼓進。以金退者。荀子議兵篇云。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杜預注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亦本荀子也。此兵刃交接之時。鼓聲督戰。故塡塡充塞而盛也。李文仲字鑑云。鼓。說文從壴從支持之支。五經文字云作皷。非。鼓。說文擊鼓也。孟子塡然鼓之。從攴從壴。攴音撲。○注今有至者不。○正義曰。既。卽已也。接。卽交也。趙氏以已交解既接。曳。拖也。棄甲拖兵。是奔敗也。故云其負者。閩監毛三本作足以笑百步者否。音義出者不。是舊作不。不否字通也。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注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俱走。直爭不百步耳。疏注不足至步耳。○正義曰。不足以相笑解不可。是人解是字。指五十步而止之人。云直爭不百步者。謂爭衡其輕重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直。猶特也。但也。直特古同聲。史記叔孫通傳云。吾直戲耳。漢書直作特。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注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穀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猶望民之多。何異於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乎。疏注孟子曰。○正義曰。趙氏凡於經文但稱曰字。必實指何人曰。如前云王曰。此云孟子曰。推之稱樂正子曰丑曰薛君曰大夫曰賈曰相曰周霄曰彭更曰不勝曰匡章曰晁曰克曰萬章曰告子曰公都子曰經曰白圭曰高子曰皆然。推云某某以爲某某以者。原其意指。與云某某曰者爲異。又有云某某言。某某問。亦猶某某曰也。○注王雖至者乎。○正義曰。閩監毛三本穀作粟。無以字。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注從此以下。爲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疏注爲王陳王道也。○正義曰。胡氏煦篝燈約旨云。春秋時五霸迭興。臣強君弱，故孔子斷有霸制同僭。佚裂臣道。觖視周君之意。是君權將替。而臣道已亢。故孔子作春秋。寓意於尊周。所以維持臣道也。孟子時。七國雖據其地。雖得自用。君道亦已不振。而草菅人命。各圖恢擴。故孟子遊齊梁。說以王道。所以維持君道而已。與孔子非有異也。○注使民得三時務農。○正義曰。荀子王制篇云。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趙氏云。三時者。春秋莊公三十一年秋。築臺于秦。穀梁傳云。不正罷民三時。桓公六年左傳云。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杜預注云。三時春夏秋。

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注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者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疏注數罟至得用。○正義曰。毛詩豳風九罭之魚。傳云。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釋文云。緵又作總。小雅。魚麗于罶。毛傳云。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釋文云。數。七欲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孔氏正義云。庶人不總罟。謂罟目不得總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本總作緵。依爾雅定本作數。義

縝緻也。按詩召南。素絲五總。毛傳云。總。數也。陳風。越以鬷邁。毛傳云。鬷。數也。商頌。鬷假無言。毛傳云。鬷。總也。鬷總同聲。鬷總數三字同。趨數即迫促。文公十六年左傳云。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杜預注云。數。不疏。不疏是密也。說文糸部云。總。聚束也。聚束即促迫。促束即趨數也。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周禮言羅襦。猶孟子言數罟。襦則作羅襦。明非襦則不用羅襦矣。周禮取禽。孟子收魚。其實是一例。韓非子說林云。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是繳所以收小魚。鹽鐵論散不足篇。賢良曰。鳥獸魚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網不入於澤。說文糸部云。繳。生絲縷也。蓋以生絲縷作網。則其目小。繳網。即數罟也。今俗猶以細密者為絲網是也。○注魚不滿尺不得食。○正義曰。呂氏春秋具備篇云。宓子賤治亶父三年。巫馬旗往觀化。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高誘注云。古者魚不尺不升於俎。宓子體聖人之化。為盡類也。故不欲人取小魚。淮南子主術訓云。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注 時。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林木茂暢。故有餘。

疏 注時謂至有餘。○正義曰。禮記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毛詩小雅。魚麗于罶。傳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翟氏灝考異云。鹽鐵論通有章引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佃魚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荀子王制篇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罔罟毒藥不入澤。汙池淵沼。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長養。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逸周書大聚解云。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孟荀之言。並本如此。

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注 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恨。

疏 注憾恨也。○正義曰。論語。敝之而無憾。孔氏注。淮南子本經訓高誘注皆如此訓。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注 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注 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畝也。樹桑牆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

疏 注廬井至畝也。○正義曰。漢書食貨志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為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為廬舍。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趙氏所本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則已五畝。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何解。漢書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則廬井者。井間之廬也。又云。在邑曰里。則邑居者。里邑之居也。爾雅。里。邑

也。鄭康成稱里居。與趙稱邑居並同。蓋廬井二畝半在公田中。一名廬舍。何休云。一夫受田百畝。又受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一夫受田一百十畝。又分受公田之二十畝。各得二畝半作廬居也。此易曉也。至在邑之二畝半。以國城當之。則大謬不然。管子內政云。四民勿使雜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而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則二畝半在邑。只在井邑。與國邑無涉。蓋古王量地制邑。其在國邑外。如公邑家邑邱邑都邑。類凡所屬井地。皆可置宅。然且諸井邑中。亦惟無城者可處農民。若有城如費邑郈邑所稱都邑者。則農不得入。管子與韋氏之言稽可據。然而趙邠卿乃有冬入保城之說。或係衍文。或有脫簡。且或原有師承。如周禮夫一廛。鄭康成所謂城邑之居者。則或諸邑有城者亦置里居。事未可知。若在國城。則周禮載師氏明有國宅無征。國廛二十而一之文。鄭司農注云。國宅。國城中宅也。而鄭康成即云國宅者。凡官所有之宮室。與吏所治者。又名國廛。與國宅園廛農民所居者。正相分別。安可以農民園廛。倒當之官吏之國宅乎。則此二畝半當云在井邑。不問有城與無城。並得入保。此舉近地井里而言。如四井爲邑。則必邑中有里居可爲保守之地。故其居名里居。又名邑居。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晉語尹鐸請於趙簡子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鄣乎。韋昭注。小城曰保。引禮記遇入保者以爲證。然則趙注當亦指井邑中小城言之。若既無城。何云入保。毛氏說未免於率。周氏柄中辨正云。季彭山讀禮疑圖。言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則以五畝爲一處。不占公田。取於便農功。還饋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聚爲一邑。置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亦豈可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即制里以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之廛。市廛也。但爲士旅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說文。廛。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廛。二畝半也。一家之居。大雅。于時廬旅。毛傳云。廬。寄也。小雅。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春秋宣十五年公羊傳注云。一夫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按許廬義與下廛義互相足。在野曰廬。在邑曰廛。皆二畝半也。趙氏尤明里即廛也。詩伐檀毛傳云。一夫之居曰廛。遂人夫一廛。先鄭云。廛。居也。後鄭云。廛。城邑之居。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後鄭云廛里者。若今云邑居廛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毛鄭皆未明言二畝半。要其意同也。許於廬不曰二畝半。於廛曰二畝半。以著見互足。○注古者年五十乃衣帛。○正義曰。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大司徒六曰同衣服。注。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按雜記注。麻衣。白布深衣。深衣注。庶人吉服深衣。管子立政篇云。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非刑餘戮民。可以服絲矣。春秋繁露服制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散民不敢服采耳。絲得服也。又繁露度制篇。古者庶人衣縵。縵。無文帛也。尙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庶人墨車單馬。衣布帛。然則命民亦得衣文。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注庶人白布深衣異說。今考士昏禮注。士而乘墨車攝盛。蓋士庶人往往有攝盛之事。鄭注深衣爲庶人之服。言其常服皆布也。若行盛禮。或當攝盛。則衣絲也。刑餘戮民。

並不得攝盛矣。周禮閭師。凡庶民不畜者不帛。疏引孟子曰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
然則不蠶雖五十不得衣帛。蠶而未五十亦不得衣帛。則庶人布深衣其常也。鹽鐵論。古者庶人耋老
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
而已。故命曰布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注言孕字不
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疏注七十不食肉不飽。○正義曰。禮記王制云。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
七十非帛不煖。此云七十不食肉不飽者。六十宿肉。已非肉不飽矣。至七
十益可知。五十可以衣帛。或不衣帛尚可煖。至七十則非帛不煖矣。詩無羊正義引孟子曰。七十者
可以食雞豚。蓋撮孟子之文。如途人注引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古人引經不拘。往往增損。非
孟子經文有
作此本也。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注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
田。不可以徭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口之家也。疏可以無飢矣。○
正義曰。監本毛
本作無饑。阮氏元校勘記云。飢餓之字當作飢。饑乃饑饉
字。此經當以飢為正。按下文黎民不飢不寒。毛本正作飢。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
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注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庠。謹脩教化。申重孝悌之義。頒
者。班也。頭半白班班者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曰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也。疏注庠序至之義。○正義曰。
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
謂之宮。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宮。穹也。屋見於垣上。穹隆然也。凡有屋皆通稱宮。故云教化之宮。
教化不脩則弛廢。謹。嚴也。振起其廢弛而謹嚴之。故云謹脩教化。申重。爾雅釋詁文。○注頒者
至路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頭半白班班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白下有曰字。岳本廖
本韓本者上並有然字。孔本作頭半白曰頒。斑斑然者也。以斑為班。古字假借。毛本孔本韓本班作
斑。非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說文𩓣。須髮半白也。此孟子頒白之正字也。趙注云。頒者。
班也。頭半白班班者也。卑與班雙聲。是以漢地理志卑水縣。孟康音班。蓋古𩓣讀如班。故亦假大
頭之頒。藉田賦。士女頒斌。李注。頒斌相雜之貌也。其引申之義也。禮記王制云。道路輕任并。
重任分。斑白不提挈。注云。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斑。祭義云。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注云。
斑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代之。負謂負於背。戴謂戴於首。漢書東方朔傳
顏師古注云。窶藪。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此戴之謂也。提挈以手。頒白之
老。一身俱宜安佚。可互見矣。毛本作故頒白者不
負戴也。周氏廣業古注考云。宋本作故班白者。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言百姓老稚溫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

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疏】然而不王者。○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然。詞之轉也。然而者。亦詞之轉也。孟子公孫丑篇。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今人用然而二字。皆與此同義。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如是而也。梁惠王篇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謂如是而也。今人用然而二字。則與此異義矣。○注有率土之民。○正義曰。詩小雅北山。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之民皆歸附於梁。何止鄰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注】言人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而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道路之傍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振救之也。【疏】注言人至斂也。○正義曰。漢書食貨志贊云。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應劭云。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顏師古云。孟子。孟軻之書。言歲豐孰。菽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也。趙氏之義同於應氏。師古不從者。食貨志云。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敎。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孰以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此斂發正用孟子。則斂指豐年。發指凶歲。管子國蓄篇云。歲適美則市糶無與。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繈。而道有餓民。故人君斂之以輕。散之以重。食貨志贊既引孟子。卽承云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固以孟子與管李之義同也。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字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莩。凶歲也。法當發之。此皆用管子以明孟子。趙氏雖以斂釋檢。而義同於應。則與管李不合。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予狗彘者。狗彘食人食。卽下章庖有肥肉意。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者耳。不必泥班志也。錢氏大昕養新錄。則從漢書之說。云發斂之法。豐歲則斂之於官。凶歲則糶之於民。記所謂雖遇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用此道也。惠王不修發斂之制。豐歲任其狼戾。一遇凶歉。倉廩空虛。不得已爲移民移粟之計。自以爲盡心。惑矣。閩監毛三本犬彘作狗彘。陸宣公奏議云。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蓋用注以參經文。○注塗道至之也。○正義曰。論語陽貨篇。遇諸塗。集解。孔氏云。塗。道也。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楚辭。皆以塗爲道。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莩作荽。杜引鄭氏云。荽音蔈有梅之蔈。荽。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發倉廩貸之也。此注頗與趙同。顏師古云。荽音頻小反。諸書或作殍字。音義亦同。說文𠬪部云。𠬪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摽有梅。毛詩傳云。摽。落也。爾雅釋詁云。落。死也。然則餓荽猶云餓落。楚辭離騷惟草木之零落兮。王逸注云。零落皆墮也。人生則縱立。死則橫墮。方其行於道。尙能縱立。以餓而橫墜於地。故云餓莩。趙旣以餓死者釋莩字。又以莩爲零落之名。因莩餓字乃爲

餓死。故引詩以明莩字本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毛詩摽字。正受之假借。孟子作莩者。䔖字之誤。丁公著云。莩有梅。韓詩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以用賑救之也。廖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賑作振。閩監毛三本用作周。按振即古之賑字。作賑者非。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注】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疏】注用兵殺人。○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五經無此語也。以執兵之人為兵。猶之以被甲之人為甲。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注】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己而改行。則天下之民皆可致也。【疏】注皆可致也。○正義曰。致猶至也。故以致明至。章指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送死之用備足。然後導之以禮義。責己矜窮。則斯民集矣。【疏】導之至矜窮。○正義曰。國語晉語云。禮賓矜窮。禮之宗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注】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注】梃。杖也。【疏】注梃杖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簡選篇云。鉏耰白梃。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高誘注云。梃。杖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閩本經注並作挺。按音義云。從木。則閩本誤也。曰。無以異也。【注】王曰。梃刃殺人。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注】孟子欲以政喻王。曰。無以異也。【注】王復曰。政殺人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注】孟子言人君如此。為率禽獸以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注】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為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為民父母之道也。【疏】注庖有至母也。○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漢王吉傳。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太肥。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是乎。此借孟子語疏而為言。乃吉言犬豬所食。則是實有獸食人。按趙氏義。蓋以人君以人之食養禽獸。故禽獸肥。不以食養百姓。故民

之生者有飢色。其死者莩於野。不異率獸食人。非眞使禽獸食人也。鹽鐵論園池章云。廚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餧人。古文苑揚雄太僕箴云。孟子蓋惡夫廐有肥馬而野有餓莩。皆同趙義。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注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夫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此民飢而死邪。孟子陳此以敎王愛民。疏注俑偶至送死。○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偶。桐人也。淮南子繆稱訓云。魯以偶人而孔子歎。高誘注云。偶人。相人也。說文桐人。疑是相人之誤。相人。卽象人也。禮記檀弓云。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注云。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周禮春官冢人。及葬言鸞車象人注云。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爲人。玄謂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後鄭不用。先鄭以俑與芻人異。蓋以芻爲人。但形似而不能轉動。俑則能轉動象生人。以其象生人。故卽名象人。冢人之象人。卽俑之名也。孟子言爲其象人。則所以名象人之故也。說文人部云。俑。痛也。足部云。踊。跳也。廣韻引埤蒼云。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俑。故名之。然則俑爲踊之假借。以其能跳踊。斯名爲俑。則爲其象人者。謂爲其象人之轉動跳踊也。春秋僖公十九年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公羊傳云。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左傳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此用生人。故春秋惡之。象人而用之送葬。雖非生人。其用之云者。殆執鄫子用之之用也。○注謂秦至者也。○正義曰。文子微明篇云。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其所始。卽知其所終。終謂至於以生人爲殉也。故趙氏引三良殉死事。事見詩秦風黃鳥篇。文公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是其事也。推孟子之意。蓋謂本偶但象人耳。用之。孔子尙歎其無後。況眞是人而使之飢而死。其爲無後。更當何如。趙氏推孔子之意。以其始於作俑。終至用生人爲殉。此孔子歎無後之意。非孟子引以況使斯民飢死之意也。○注夫惡至愛民。○正義曰。閩監毛三本無夫字。邪作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夫惡。山井鼎考文云。古本本由有作俑者也下有夫字。以夫字屬上讀。非也。音義出死邪。毛本作愛其民也。

章指言。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以政殺人。人君之咎。猶以白刃。疾之甚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注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彊也。疏注韓魏至彊也。○正義曰。史記六國表云。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終之卒分晉。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楚世家云。宣王六年。三晉益大。魏惠

王尤強。戰國策楚策。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魏策王鍾云。此晉國之所以強也。是當時稱魏爲晉國。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

注王念有此三恥。求策謀於孟子。疏東敗至死焉。○正義曰。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周氏柄中辨正云。齊救趙敗魏者。桂陵之役。救韓敗魏者。馬陵之役。魏世家俱以爲救趙。與國策異。而孫臏傳又以爲救韓。則自相矛盾矣。又國策蘇代說齊閔王篇曰。昔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用衛鞅之謀。說魏王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此又與前策不同。戰國時紀載之異如此。曹氏之升四書摭餘錄云。梁惠王曰。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此經文也。然魏世家云。魏伐趙。趙告急齊。田齊世家云。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韓請救於齊。孫子列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史載異辭。以經證之。孟子曰。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按周顯王十五年。魏圍趙邯鄲。十六年。邯鄲降齊。齊伐魏。敗魏桂陵。惠王初立。即與二家不和。後遂相仇靡已。曩者邯鄲垂拔。中北於齊。固無時不圖報復。至三十年。爲周顯王之二十八年。又令太子申爲上將軍以伐趙。惟其爲趙也。故曰復。惟其在桂陵之敗之後也。故曰。大敗將復之。此孟子經文之明注也。然則魏世家魏伐趙之說。不爲無據。因趙與韓親。共擊魏不利。致韓有南梁之難而請救於齊。故又曰。齊起兵救韓趙。以擊魏也。列傳謂魏與趙攻韓。誤矣。閻百詩釋地。謂惠王九年已未。秦魏戰於少梁。六國表。秦云虜其太子。魏云虜我太子。此太子即名申。後死於齊者。中相距二十二年。必虜後復歸魏爲太子。復令之將龐涓兵。余以爲不然。秦本紀。獻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魏世家。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痤是魏相。即衛公孫鞅所事者。故明年痤卒而鞅乃奔秦。表誤爲太子耳。且即是太子。亦是痤。不是申。趙世家所謂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是也。閻說誤。○西喪至百里。○正義曰。魏世家云。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商君列傳云。齊敗魏軍於馬陵。虜其太子。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鞅遺魏將公子卬書。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鞅伏甲士而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閻氏若璩釋地又續

云。班固曰。魏界自高陵以東。此距安邑。指東西言。張守節曰。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河西之地。此指南北。言其地四至固可按。又有上郡。襄王七年癸巳始入秦。守節曰。今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固陽。並其地。又即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者也。蓋至是而魏河西濱洛之地。築長城以界秦者。盡失之矣。自屬兩截事。○南辱於楚。○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魏世家及楚世家。惠王在位三十六年。未嘗與楚構兵。故南辱於楚。趙注闕。其事惟戰國策載。魏圍趙邯鄲。楚使景舍救趙。取魏睢濊之閒。乃惠王時事。南辱指此無疑。史記楚將昭陽攻魏。在梁襄十二年。魏世家所稱楚敗我襄陵者。而在楚世家則云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此襄王時事。而說者引之。亦據竹書惠王改元又十六年之說也。○願比死者壹洒之。○正義曰。廣雅釋詁云。比。代也。洒洗古通。說文水部云。洒。滌也。音義云。洒之丁音洗。謂洗雪其恥也。死者。舊疏謂死不惜命者。蓋即長子死之死。太子申之死。西河之喪。睢濊之辱。三者俱宜洗雪。死重於喪辱。舉死者以互見耳。謂願代死者專壹洗雪之。或謂比讀比方之比。蓋將不顧其生。願效前之戰死者。與敵決戰。以雪其恥也。閩監毛三本壹作一。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注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下。謂文王也。疏注謂文王也。○正義曰。文王以百里。公孫丑上篇文。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注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捶敵國堅甲利兵。何患恥之不雪也。疏注易耨至易也。○正義曰。爾雅釋器云。斪劚謂之定。廣雅釋器云。定謂之耨。說文木部云。槈。薅器也。或作鎒。呂氏春秋任地篇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所以芸苗也。刃廣六寸。所以入苗間也。耨槈鎒字同。芸苗之器名耨。因而即稱芸苗為耨。盡心篇易其田疇注。訓易為治。本詩禾易長畝毛傳也。此耨為芸苗。若訓易為治。治耨於辭為不達。且上云深耕。謂耕之深。此云易耨。則為耨之易也。禾中有草穢之。則煩擾矣。故芸之使簡易。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即朱虛侯劉章為高后言田立苗欲疏之意。○注制作至利兵。○正義曰。楚辭招魂云。晉制犀比。王逸注云。制。作也。制作古多連文。故以作釋制。然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王者以強矢威天下。豈容自損其兵。謂使民作梃。言近於迂。按劉熙釋名釋姿容云。掣。制也。制頓之使順已也。制宜讀為掣。謂可使提掣木梃。以撻其堅甲利兵。若謂自恃施仁。遂作此梃。即宋公不禽二毛之智矣。廣雅提捶皆訓擊。故以捶釋撻。禮記文王世子云。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說文手部云。撻。以杖擊也。撻人用杖。其義一也。省刑罰以下八句。趙氏以行此政括之未詳。注以其易明也。惟省刑罰薄稅斂。使得深耕易耨。所以得有暇日。潛夫論愛日篇云。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

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有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民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迫促不得養。則奪其農時。使不得耕耨之謂也。富而後教。民有暇日以養其父母。及其兄弟妻子。乃可脩其孝弟忠信也。民知孝弟忠信。則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君上矣。此所以可以以梃撻強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注】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爲用。夫誰與共禦王之師。爲王敵乎。【疏】注彼謂齊秦楚也。○正義曰。惠王所問。舉齊秦楚三國。孟子對僅稱秦楚。便文耳。其實制梃撻秦楚。亦兼撻齊。故趙氏申明之。○注爲王敵乎。○正義曰。閩監毛三本作而爲王之敵乎。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注】鄰國暴虐。己脩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章指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梃服強。仁與不仁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注】襄。謚也。梁之嗣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

【疏】注襄謚至王也。○正義曰。周書謚法解云。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勞曰襄。是襄爲謚也。史記魏世家集解。荀勖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按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王爲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索隱辨之云。按系本襄王生昭王。無哀王。蓋脫一代耳。而紀年說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稱後元一十七年卒。今此文分惠王之孫以爲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二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而孔衍敘魏語。亦有哀王。蓋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卽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近時顧氏炎武日知錄。主古文之說。以襄哀字相近。史記誤分爲二人。江氏永羣經補義申其說云。魏罃於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是年爲惠王卽位後三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司馬溫公通鑑考異。旣從紀年書魏惠王薨。子襄王立。於愼靚王二年壬寅。又載孟子一見而出語是矣。乃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書鄒人孟軻見魏惠王。豈孟子在魏十八年乎。誤矣。蓋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在後元之末年。而史記誤謂在惠王卽位之三十五年也。此年尙未稱王。孟子何得稱之爲王。依顧氏江氏之說。史記襄王之年。仍惠王之後元。則襄王五年予河西之地。六年秦取汾陰皮氏焦。七年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皆在七百里中。而十二年楚敗我襄陵。則所云辱於楚也。然近所行之竹書紀年。固後人僞託。卽和嶠所引。亦魏晉閒贗書。不足徵信。西京雜記記廣川王發古冢。

有魏襄王冢哀王冢。然則襄哀二冢。漢時尙存。顯然可考。故世本雖失紀哀王。而司馬公則核實言之。和嶠所引。又何庸議。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五年。特書孟子來。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爲襄王。孟子入而見王。出而告人。有不似人君之語。蓋儲君初卽位之辭。不然。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王立。孟子入見。豈孟子竟久淹於梁如是邪。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邪。不以禮聘孟子。而孟子肯枉見邪。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卽譏議之邪。此史記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旣魏史。所書魏事。司馬公以爲必得其眞。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來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偪魏。何遽徙都以避之邪。卽一徙都事如此。倘謂其生卒年月盡足信邪。此余所以信史記以信孟子也。閩監毛三本作魏之嗣王。○注望之至儼也。○正義曰。論語云。望之儼然。又云。儼然人望而畏之。

就之而不見所畏焉。注就與之言。無人君操秉之威。知其不足畏。疏注就與至足畏。○正義曰。望之旣指威儀。則就之當指言論。故云與之言。秉。閩監毛三本作柄。柄。說文重文作棅。通於秉。儀禮大射儀有柄。釋文云。劉本作秉。文選六代論注云。秉卽柄字。是也。詩。定之方中。毛傳云。秉。操也。禮運注云。柄所操以治事。莊子天道篇。司馬彪注云。棅。威權也。故趙氏云操柄之威。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注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疏注卒暴至次也。○正義曰。漢書成帝紀云。與卒暴之作。注云。卒。謂急也。師丹傳云。卒暴無漸。注云。卒讀曰猝。說文犬部云。猝。犬從草暴出逐人也。古卒暴二字連文。故趙氏以卒暴明卒然。不由其次。卽無漸也。○注問天至定之。○正義曰。惡。猶安也何也。字亦作烏。高誘注呂氏春秋本生篇曰。惡。安也。昭二十一年公羊傳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何注曰。惡有。猶何有。又莊二十年公羊傳曰。魯侯之美惡乎至。注曰。惡乎至。猶何所至。由公羊傳注及孟子注推之。蓋惡本訓何。惡乎猶言何所。

吾對曰。定于一。注孟子謂仁政爲一也。疏注孟子至一也。○正義曰。易文言傳云。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董子繁露重政篇云。唯聖人能屬萬物于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卽仁。仁卽一。故趙氏以仁政爲一。孟子對滕文公亦云。夫道一而已。趙氏章指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謂孟子對梁襄王之定于一。卽對滕文公之道一也。趙氏之說正矣。然下云能一之。又云民歸之。則謂時無王者。不能統一。故天下爭亂而不能定。惟有王者布政施教於天下。天下皆遵奉之而後定。孔子作春秋。書王正月。公羊傳云。大一統也。孟子當亦謂此。

孰能一之。注言孰能一之者。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注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疏注嗜猶至人者。○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嗜。嗜欲。

喜之也。呂氏春秋誣徒篇。高誘注云。嗜。猶樂也。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云。甘。猶耆也。耆與嗜同。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甘。樂也。是嗜甘樂三字義同。

孰能與之。【注】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疏】孰能與之。○正義曰。齊語云。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韋昭注云。與。從也。呂氏春秋誣徒篇高誘注云。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注】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注】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浡然已盛。孰能止之。【疏】注以苗至六月。○正義曰。夏小正匽之與傳云。其不言生而言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廣雅釋詁云。興。生也。苗生即下苗浡然興。以生釋興。故下云浡然已盛。不復解興義也。白虎通三正篇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禮三正記曰。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尙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尙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尙黑。尙書大傳云。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後漢書陳寵奏云。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左傳太史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冬有星孛于大辰。左傳梓愼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推之周之七八月爲夏之五六月。夏之五月建午。六月建未。周之七月建午。八月建未也。說者或以孟子七八月爲夏正。趙氏佑溫故錄云。若是夏正之月。則豳風八月其穫。月令七月登穀。是時安得尙言苗邪。○注油然至之貌。○正義曰。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云。喜色由然以生。注云。由當爲油。油然。新生好貌。禮記祭義云。則直易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注云。油然。物始生好美貌。又樂記注云。油然。新生好貌也。油與由通。由與粵通。說文马部云。粵。木生條也。古文言由枿。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經傳由字皆訓爲生。毛詩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訓爲生。儀訓爲宜。春秋傳云。吉凶由人。言吉凶生乎人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左傳史趙云。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此以生櫱對言。由卽粵之假借。由訓爲生。故雲之新生。本之新生。以及喜色之新生。易直子諒之心新生。其自未生而始生之狀。皆爲油然。故趙以興雲之貌解之。○注沛然下雨至止之。○正義曰。文選思元賦。庚雨沛其灑塗。舊注云。沛。雨貌也。文公十四年公羊傳云。

力沛若有餘。注云。沛。有餘貌。音義云。沛字亦作霈。初學記太平御覽俱引作霈。華嚴經音義引文字集略云。霈。謂大雨也。大雨亦有餘意。詩信南山云。益之以霢霂。旣優旣渥。旣霑旣足。箋云。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沛有澤義。澤有潤義。趙氏以潤釋沛。與詩箋同。苗當枯槁之時。非小雨所能生。劉熙此注云。霈然注雨貌。惟大雨傾注。枯苗乃得潤澤。義乃備也。廣雅釋詁云。浡。盛也。又釋訓云。勃勃。盛也。莊公十一年左傳。其興也浡焉。注云。浡。盛貌。釋文云。浡本亦作勃。浡勃字通。爾雅云。禦。禁也。禁義同止。鄭康成注書大傳。高誘注呂氏春秋。張揖廣雅。皆以禦訓止。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注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疏注今天下至止之。○正義曰。書堯典覲四岳羣牧。立政宅乃牧。鄭氏注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周禮大宰。一曰牧。以地得民。大司馬建牧立監。注皆云。牧。州牧也。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天下之人牧。卽天下之人君也。說文攴部云。牧。養牛人也。故之義爲養。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養一州之人。卽以名之爲牧。故趙氏云牧民之君。卽養民之君也。君所以養民。而反嗜殺人。失其爲君之道。趙氏探孟子稱人牧之義而說之也。趙氏以一爲仁政。故云行此仁政。呂氏春秋順說篇云。莫不延頸。高誘注云。延頸引領也。引延義皆爲長而引申也。望則伸其頸。故爲引領也。音義云。由與猶同。古字通用。猶卽如也。故趙氏云如水就下。翟氏灝考異言宋九經本由作如。經已作如。注不必以如釋之。宋本非也。廣雅釋訓。沛沛。流也。劉熙釋名釋水云。水從河出曰雍沛。言在河岸限內。時見雍出。則沛然也。水之壅出。與雨之下注同。故皆云沛然。趙氏解兩沛然不同者。經以沛然下雨。比不嗜殺人者以仁恩及民。故以潤澤解之。此水之就下。比天下來歸。故云沛然而來。謂民之來如水之灝也。

章指言定天下者一道。仁政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疏言定至而已。○正義曰。孟子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以仁定天下。故爲一道。韓本足利本無一道二字。○不貪至謂也。○正義曰。鄭氏檀弓注。廣雅。韋昭注楚語。皆云。嗜。貪也。故前旣以甘多樂釋之。此又云貪也。文王視民如傷。離婁下篇文。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注宣。諡也。宣王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

道齊之事也。疏注宣謚也。○正義曰。周書謚法解云。聖善周聞曰宣。又云。施而不成爲宣。○注宣
王至重耳。○正義曰。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見春秋。欲庶幾。謂心慕桓文
之所爲。思有以並之。○注孟子至事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書先梁後齊。
此篇章之次。非遊歷之次也。趙氏注可謂明且核矣。後儒不喜趙注。見其展卷即云孟子見梁惠王。
遂斷爲歷聘之始。今考田完世家。桓公六年。威王三十六年。宣王十九年。湣王四十年。宣王二年。索隱桓公
卒。注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也。宣王二年。
田忌襲魏救韓。敗魏馬陵。注云。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又孟嘗君傳。宣王二年。
殺魏將龐涓。注云。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改爲後元。又七年。韓昭侯與魏惠王會齊
宣王東阿南。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王卒。注云。宣王七年。紀年當惠王後元十一年。
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也。
又湣王三年。封田嬰於薛。注云。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五年。
齊威王薨。皆與此文異。按此五引紀年。今本所無。又字多錯舛。無可覆核。就其言考之。爲威爲
宣。必有一誤。戰國策蘇子謂秦王曰。齊威宣者。古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
民強。宣王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上言威宣。下言宣王。又曰。今富非齊威宣之
餘也。鄒陽書。齊用越人蒙而強威宣。史記威宣連稱者非一。則威宣是兩謚。如魏惠成安釐。韓宣
惠。秦惠文莊襄之例。周自考王以下皆兩謚。呂氏春秋聞春論韓昭釐侯注。覆謚也。或先謚威。後
改謚宣。國策因誤分之。實非有兩人也。据紀年桓公之立在年表威王之四年。而桓公十九年卒。與
世家宣王卒年正同。秦紀本無年月。史蓋因其錯簡而倒置之。又以桓公附見康公之表。故讀者愈不
可曉。今誠以桓公之元。當魏武侯十二年。至惠十三年。適得十八年。明年十九年卒。宣王之元。
當惠十四年。盡前元二十五年。加後元十五年始卒。適得三十六年。是史所云威王乃桓公。宣王即
威王。戰國趙策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行仁義矣。率天下諸侯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諸君皆弔。
齊後往云云。按烈王之崩。史表齊威王十七年。考其實爲桓公十七年。此威王爲桓公之證也。而湣
王前三年。實屬宣王。桓公未稱王。故國策但稱田侯及陳侯。宣有複謚。故亦稱威王。淳于髡所謂
威行三十六年者是也。而世家所載鄒忌以鼓琴見威王事。見劉向新序。威王與魏惠諸實事。見韓詩
外傳。俱明指宣王。參錯不同。皆由於此。更有證者。莊子胠篋篇及索隱引鬼谷子。俱云田成子十
二世而有齊國。今由田完數至威宣王。正得十二世。史記田完世家。敬仲生穉孟夷。穉孟夷生湣孟
莊。湣孟莊生文子須無。須無生桓子無宇。無宇生釐子乞。乞生成子常。常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
白生太公和。和篡齊自立爲齊侯。和生桓公午。午生威王因齊。因齊生宣王辟疆。共十三世。并威宣
爲一人。恰十二世。此後惟湣王襄王。至王建爲秦所滅。莊子與宣王同時。鬼谷書蘇秦所述。言必
不謬。使分威宣爲二。則當云十三世矣。又威王名因齊。尤可疑。名不以國。既名之。子孫臣庶。
不聞避諱。或作嬰齊。則又與庶子田嬰同名。皆必無之事。漢書人表闕而不書。蓋亦疑之。莊子釋
文則陽篇。魏瑩與田侯。一本作田侯牟。司馬云。齊威王也。名牟。桓公子。按史記威王名因。不

名年。齊事莫詳於孟子。史公嘗自言讀孟子書而作田完世家。終不敢采錄一字。雖足用爲全知宣王。亦止以用淳于髠等當之。非因系其昭繆世次。兼誤以梁惠王卒。繫諸宣王八年。與孟子中事實。百無一合。有不得不盡行刪棄者哉。揚雄大事記等書。徒增損威潛年代。以曲從孟子之書。而終未知史之誤分威宣爲二也。今亦未敢臆斷。伐燕總在宣王三十年內外。如是。則不特國策儒子請宣王伐燕。王令章子將兵。與孟子曾交與游相合。而吾儒之言。適當倦勤之日。宣王三十年。當顯王四十二年。去孔子百五十二年。去武王克商七百二十三年。與去聖未遠數過時可亦合。而游梁之歲。乃得而定之矣。又云。建篇之首。梁惠王也。趙氏之說是矣。風俗通篇首敘孟子仕齊爲卿。去之鄒薛。作書中外十一篇。終言梁惠王復聘請之爲上卿。庶爲得實。其體依仿論語。不似諸子自立篇目。大率徙齊宣王至滕文公爲三册。記仕宦出處。離婁以下爲四册。記師弟問答雜事。迨歸自梁。而孟子已老于行。文既絕少。又暮年所述。故僅與魯事分附諸牘末。其後門人論次遺文。分篇列目。以齊宣王舊君。不可用以名篇。而仁義兩言。爲全書綱領。孟子所謂願學孔子。以直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法治法。無出乎此。因割其六章冠首。而以梁惠王題篇。又特變文曰孟子見梁惠王。以奪其師。今盡心卷下尚有梁惠王一章可證也。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注孔子之門徒。頌述宓戲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

疏注孔子至之者。○正義曰。孔子贊易繫辭傳云。包羲氏之有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云。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治天下之道。肇於包羲。備于堯舜。故刪書首堯典舜典。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制。皆法堯舜者也。孔子以易書詩禮教門弟子。故所頌述。雖宓羲氏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也。春秋大文王之統。而書桓文之事。是及五霸也。書齊桓救邢城楚丘。實與而文不與。盟葵丘。書日以危之。伐鄭。書圍以惡之。書晉文盟踐土。書日以著其譎。書天子狩于河陽。爲不與再致天子。是心賤薄之也。漢書藝文志云。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其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孟子十一篇列于內。今存者。荀卿子。陸賈新語。賈誼新書。董仲舒春秋繁露。桓寬鹽鐵論。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揚雄太元法言。新語道基篇。首述宓羲圖畫乾坤。以定人道。賈山言治亂之道。稱述文王好仁。荀子仲尼篇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勞佚。畜積修鬭而能顛倒其敵者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董子對膠西王云。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揚雄解嘲云。五尺童子。羞稱晏嬰與夷吾。凡此皆後世

儒家。稱述宓羲以來至文王周公之法。而聽薄桓文。不欲傳道之也。頌與誦通。頌述卽誦述。閩監毛三本作宓羲。無以則王乎。注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尙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事也。疏注不論三皇五帝。○正義曰。周禮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邱光庭兼明書云。鄭康成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宋均以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白虎通以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明曰。女媧燧人祝融事。經典未嘗以帝皇言之。蓋霸而不王者也。且祝融乃顓頊之代。火官之長。可列於三皇哉。則知諸家之論。唯安國爲長。鄭康成以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六人而云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司馬遷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明曰。康成以女媧爲皇。軒轅爲帝。按軒轅之德。不劣女媧。何故不爲稱皇。而偸之入帝。仍爲六人哉。考其名迹。未爲允當者也。司馬遷近遺少昊而遠收黃帝。其爲踈略。一至于斯。安國精詳。可爲定論。按尙書說皇者。皆天德也。皇。王人也。帝。諦也。公平通達。擧事審諦也。人主德周天覆。故德優者謂之皇。其次謂之帝。然則皇者帝者。皆法天爲名。或曰。子以軒轅爲皇。何故謂之黃帝。答曰。凡言有通析。析而言之。則皇尊于帝。通而言之。則帝皇一也。月令云。其帝太昊。則伏羲亦謂之帝也。呂刑云。皇帝淸問下民。則堯亦謂之皇也。按趙氏以則王之王指三王。故云不論三皇五帝。慈湖家記云。孟子凡與齊宣王言王。皆如字耳。後儒讀者多轉爲去聲。非也。○注殊無。至事也。○正義曰。殊無所問。解無以二字。蓋謂孔子之徒所道者。三皇五帝及王道也。所不道者。五伯也。王乃問桓文之事。豈舍此遂無所問乎。縱不問三皇五帝。亦當問王道。而不當問桓文霸者之事。元人四書辨疑云。無以。無以言也。桓文之事旣無以言。則言王道可乎。此以無以二字屬上解以爲用。謂桓文之事。德者不道。無用言之。與趙氏義異。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注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以王乎。疏注德行至王乎。○正義曰。陸賈新語云。齊桓公尙德以霸。然則霸功亦不離乎德。但德之用於霸與用於王。自有別。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注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疏注保安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注云。保息。謂安使蕃息也。毛詩傳多以安訓保。○注言安至懷之。○正義曰。尙書皋陶謨文。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注王自恐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注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注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

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注胡齕。王左右近臣也。觳觫。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郄。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隨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天府。上春釁寶鐘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齕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有之否。疏注胡齕至臣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寺人注云。寺之言侍也。賈氏疏云。取親近侍御之義。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惠氏士奇禮說云。春秋時。周禮未改。列國猶重大僕一官。位雖下大夫。而正王服位。出入王命。王眡朝則前王。燕飲則相王。射則贊王。眡燕朝則擯。而上士小臣。中士祭僕。下士御僕。皆其僚屬。爲羣僕侍御之臣。荀子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秦武王令甘茂擇僕與行事。則親近之臣。自古重之。賈誼官人篇曰。修身正行。道語談說。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慽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蓋古親近之臣若此。諸侯無大僕。而儀禮小臣小臣正小臣師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皆左右親近之官。胡齕所居。未知何職。然堂上堂下牽牛問答。非左右近臣。無以知之。故趙氏注之如此。○注觳觫至恐貌。○正義曰。廣雅釋訓云。踧踖。畏敬貌。又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踧踖。恐懼之貌。趙氏蓋以觳觫音近踧踖。故以爲恐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廣韻云。觳觫。死貌。出廣雅。又觳觫𧵗斛觳五字。諸書並訓爲死。玉篇觳觫死貌。孟子梁惠王篇。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義與觳觫同。荀子王霸篇云。出若入若。史記禮書云。若者必死。若皆訓爲如此。此云若無罪而就死地。猶云如此無罪而就死地也。○注新鑄至寶器。○正義曰。釁本間隙之名。故殺牲以血塗器物之隙。即名爲釁。隙即郄字。漢書高帝紀釁鼓注。應劭云。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爲釁。呼同罅。釁罅猶言釁隙。今人以瓦器有裂縫者爲璺。讀若問。即釁也。以木之有裂縫者爲罅。讀若呵。呵乎音之轉也。周禮大祝天府。俱屬春官。大祝作隨釁。鄭氏注云。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疏引賈氏云。釁釁宗廟。馬氏云。血以塗鐘鼓。鄭不從。然則血祭之釁。與釁器之釁。自是兩事。趙氏合爲一事。與應劭同。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趙氏引作釁寶鐘。阮氏元挍勘記云。當依周禮作鎮。形相涉而誤。趙氏佑溫故錄云。古人用釁之禮不一。定四年左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興讀爲釁。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筴。雜記下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者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大戴禮亦有釁廟。獨爲篇。其具在周官者。大祝天府而外。春官則有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龜人上春釁龜。雞人凡祭祀禳釁。共其雞牲。夏官則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釁邦器及軍器。羊人凡祈珥釁積。共其羊牲。圉師春除蓐釁廄。秋官則士師凡刉

衈則奉犬牲。犬人凡幾衈用駹可也。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康成注皆以祈即刉字。珥即衈字。是用毛牲者刉。用羽牲者衈。皆取血以釁之事。釁之者。神之也。先鄭則釁讀曰徽。謂飾美之也。是凡器物皆用釁。龜玉亦釁之。廟社皆用釁。圭亦釁。馬廄亦釁之。蓋非止爲塗其郤。其牲則以羊爲犬。亦用豚犬與雞。獨未有言牛者。牛爲牲之最大。不輕用也。此以一鐘而用牛。明非禮之正經定制。亦見古禮失之一端。孟子則第就事論事而已。周氏柄中辨正。謂釁之義有三。一是祓除不祥。一是彌縫罅隙使完固之義。一是取其膏澤。護養精靈。鐘爲邦器。釁鐘是塗其罅隙。按塗其罅隙。即是鄭司農讀徽。賈疏以爲取飾義也。亦康成所不從。

曰。有之。注王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注愛。嗇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嗇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疏注愛。嗇也。○正義曰。周書謚法解云。嗇於賜予曰愛。漢書竇嬰傳云。豈以爲臣有愛。集注云。愛。猶惜也。惜亦吝嗇之義。故下注云愛惜。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注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即見其牛哀之。釁鐘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注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姓之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爲獨擇牛而取羊。疏注異怪也。隱痛也。○正義曰。昭公二十六年左傳云。紛擾有異焉。賈氏注云。異。猶怪也。史記魯世家有異焉。集解引服虔云。異。猶怪也。是異之義與怪同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逸周書謚法解云。隱。哀之方也。檀弓云。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隱與慇通。隱哀一聲之轉。哀之轉爲慇。猶愛之轉爲隱矣。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注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爲百姓所非。乃責己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非我也。疏注王自至我也。○正義曰。自笑心不然。解首二句。不然二字。解我非愛其財。謂我之心果何心哉。自信非愛財也。乃責己之以小易大。解而易之以羊也句。故曰宜乎其非我也。解末句。於其間隔以而不能自免爲百姓所非一句。明我非愛其財斷句。不與下而字連。而易之以羊也不斷句。與宜乎一氣接下。趙氏此書名章句。故是分析

明白如此。舉此以例其餘。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注】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爲仁之道也。時未見羊。羊之爲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疏】君子至廚也。○正義曰。賈子新書禮篇云。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嘗其肉。故遠庖廚。仁之至也。大戴禮保傳篇云。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翟氏灝考異云。大戴禮保傳篇。即自賈子採錄。而篇量不同。文亦小異。君子遠庖廚。本禮記玉藻文。孟子述之。故加有是以二字。○注無傷至道也。○正義曰。賈子新書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末者謂之術。說文行部云。術。邑中道也。鄭康成注禮記。高誘注淮南子。呂氏春秋。韋昭注國語。皆以道釋術。故趙氏以仁道解仁術。○注羊之至之耳。○正義曰。周禮宰夫注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桓公八年公羊傳注云。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羊豕凡二牲曰少牢。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以少牢。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是羊之爲牲次於牛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注】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嗟歎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王也。【疏】注詩小至已心。○正義曰。詩小序云。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箋云。因已能忖度讒人之心。王引此處斷章取義。毛詩釋文云。忖本又作寸。漢書律秝志云。寸者。忖也。忖與寸義同。前此詰敺。王意不能解。孟子以仁術言之。王乃解悅。解悅則喜矣。喜故歎美孟子以爲識己心。○注戚戚至王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衝俶。動也。衝俶與廣雅衝㑊同。衝亦動也。方俗語有輕重耳。釋訓。衝衝。行也。說文。憧。不定也。咸。九四。憧憧往來。皆動之貌也。聲轉爲俶。爾雅。動。俶作也。是俶與動同義。說文埱。氣出于土也。義亦與俶同。孟子於我心有戚戚焉。趙氏注云。戚戚然心有動也。戚與俶亦聲近義同。合與洽義同。說文水部云。洽。霑也。霑有足義。故趙氏以足以王解合於王。閩監毛三本作何能足以合於王也。非是。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豪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注】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

斤也。【疏】注復白也。許信也。○正義曰。典禮云。願有復也。鄭氏注國語。正月之朔。辯長復事。韋昭注呂氏春秋勿躬篇。管子復於桓公。高誘注。皆訓復爲白。周禮宰夫諸臣之復。注云。復。謂奏事也。說文言部云。許。聽也。呂氏春秋首時篇。王子信。高誘注云。許。諾。惟信之。故諾之聽之也。○注百鈞三千斤也。○正義曰。說苑辨物篇云。三十斤爲一鈞。百鈞故三千斤。曰。

否。【注】王曰。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注】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爲耳。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注】王問其狀何以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注】孟子爲王陳爲與不爲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見役。故不爲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爲喻也。【疏】挾太山以超北海。○正義曰。墨子兼愛篇云。挈太山以超江河。生民以來。未嘗有也。蓋當時有此語。墨子之書。孟子未必引之。○注折枝至見役。○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趙氏注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此卑賤奉事尊長之節。內則子婦事舅姑。問疾痛苛癢而抑搔之。鄭注。抑搔卽按摩。屈抑枝體。與折義正同。以此皆卑役。非凡人所爲。故曰是不爲。非不能。後漢張皓王龔論云。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爲爲難乎。劉熙注。按摩不爲非難爲可驗。若劉峻廣絕交論折枝舐痔。盧思道北齊論。韓高之徒。人皆折枝舐痔。朝野僉載薛稷等舐痔折枝、阿附太平公主。類皆用作媚語之具。音義引陸善經云。折枝。折草樹枝。趙氏佑溫故錄云。文獻通考載陸筠解爲磬折腰枝。蓋猶今拜揖也。元人四書辨疑以枝與肢通。謂斂折肢體。爲長者作禮。與徐行後長意類。正竊其意而衍之。○注太山北海皆近齊。○正義曰。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禹貢海岱惟青州。故蘇秦說齊宣王。齊南有太山。北有勃海。司馬遷言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降至漢景帝。猶置北海郡於營陵。營陵舊營邱地。左傳云。君處北海是也。高帝置泰山郡。領博縣。縣有泰山廟。岱在其西北。禮記云。齊人將有事泰山是也。以知挾泰山以超北海。皆取齊境內之地設譬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天下可運於掌。注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疏注老猶至易也。○正義曰。禮記大學篇云。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注曰。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此老吾老幼吾幼。猶云老老長長。老無敬訓。幼無愛訓。故云猶敬猶愛也。廣雅釋詁云。運。轉也。故以轉解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注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心加於人耳。疏注刑于至妾從。○正義曰。詩釋文引韓詩云。刑。正也。毛詩傳云。寡妻。適妻也。白虎通嫁娶篇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一爲適妻。餘爲八妾。○注御享至之福。○正義曰。享之義爲獻。御之義爲進。進獻同。詩六月飲御諸友。傳云。御。進也。謂飲享諸友也。獨斷云。所至曰幸。所進曰御。又云。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食。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天下國家之福。皆進於天子。故御享天下國家之福也。○注但舉至人耳。○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監毛本。心作以。形近而誤。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注大過人者。大有爲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及於百姓者。獨何與。注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爲之耳。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注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爲仁。心比於物。尤當爲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疏注權銓至長短。○正義曰。漢書律厤志云。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廣雅釋器云。錘謂之權。又云。稱謂之銓。呂氏春秋仲秋紀平權衡。高誘注云。權。稱衡也。說文金部云。銓。衡也。韋昭注國語云。銓。稱也。是銓衡即稱衡。權爲錘。衡之輕重。視乎錘之進退。而所以銓衡輕重。全視乎錘。故孟子舉權。趙氏以銓衡明之。漢書律厤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舉丈尺以概其餘。尚書堯典同律度量衡。鄭氏注亦云。度。丈尺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閩監毛三本量作度。按音義云。度之。待各切。注稱度。度心度物皆同。不云度長短。是音義本亦當作量。改爲度者。閩本之誤。監毛二本因而不革也。○注凡物至物也。○正義曰。趙氏之意。謂凡物皆有輕重長短。必宜以權度度之。故云物者然。以行字解爲字。讀心爲一頓。心之所爲。即心之所行。故云心

當行之。又云尤當爲之甚者也。蓋以心爲之爲。卽上善推其所爲之爲。善推其所爲之爲。既解作心所好惡。則此云度心。卽度心之所好惡。卽度物之輕重長短也。乃近人通解以心字一頓。爲甚二字連讀。按物有輕重長短。以權度度之。心之輕重長短。卽以心度之。物之輕重長短。不度猶可。心之輕重長短不度。則不知推恩以保四海。故爲甚也。心愛禽獸。心之輕短者也。心愛百姓。心之重長者也。不以心度心。則不知愛禽獸之心。輕於愛百姓之心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注】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疏】注抑辭也。○正義曰。禮記中庸抑而强與注。宣公十一年左傳。抑人亦有言注。皆以抑爲辭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釋文引韓詩云。抑意也。國語。敢問天道抑人故也。賈子新書禮容語下作意人。是抑卽意。意其如此。辭之未定者也。故昭公八年左傳。抑臣又聞之。注云。抑。疑辭。論語抑亦先覺者。是賢乎。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繫辭傳。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噫亦卽抑亦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云。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脩身篇云。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云。誠病乎。意亦思乎。史記吳王濞傳。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漢書億作意。字並與抑亦同。趙以抑亦猶抑。故云抑亦如是。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注】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我心所大欲者耳。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注】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遂緣以陳之。

王笑而不言。【注】王意大而不敢正言。

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注】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之也。【疏】注孟子至之也。○正義曰。漢書公孫宏傳云。致利除害。注云。致。謂引而至也。王笑而不肯言。孟子以言引之。故云欲以致王所欲也。異端者。論語云。攻乎異端。何晏注云。異端不同歸也。又以小道爲異端。皇侃義疏。以異端爲諸子百家之書。謂其與聖經大道異也。漢賢良策問云。良玉不瑑。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韓詩外傳云。序異端使不相悖。異端之云。第謂說之不同耳。故諸葛長民貽劉敬宣書云。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則凡異已者。通稱爲異端。禮記大學篇云。斷斷兮無他技。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異卽他也。此與彼異。是爲他端。後漢書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以爲異端。杜預春秋序云。簡二傳而去異端。范升習二傳。故以左氏爲異端。杜預注左氏。故以二傳爲異端。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傳者。末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故

儒者必拘守舊說。故競違異前儒之說以難之也。康成依方辨對。咸出問表。則韓詩外傳所謂辟異端矣。王之大欲。本在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而故舉肥甘輕煖采色聲音便嬖五者。此五者非王之所大欲。則為所大欲外之他端。故云發異端以問之也。

曰。否。吾不為是也。注王言我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注蒞。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蒞臨中國而安四夷者也。疏注蒞臨至者也。○正義曰。蒞即涖。涖之為臨。經典傳注。不勝舉數。爾雅釋詁云。臨。涖視也。說文手部云。撫。安也。周禮大行人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淮南子原道訓云。以撫四方。鄭康成高誘皆以撫訓安。閩監毛三本作蒞中國。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注若。順也。順嚮者所為。謂搆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蒞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疏注若順至魚也。○正義曰。若順。爾雅釋言文。按若宜同若無罪而就死地之若。若。如此也。謂以如此所為。求如此所欲。辭為順於辭不達。管子形勢解云。緣高出險。猱猨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此云緣木。故知其為喬木。緣木求魚。或小木或枯魚。猶或有之。若喬木生魚。則必無可求之理。故趙氏申明之。王曰。若是其甚與。注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為大甚。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注孟子言盡心戰鬭。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疏殆有甚焉。○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有猶又也。言殆又甚焉。曰。可得聞與。注王欲知其害也。疏注王欲知其害也。○正義曰。易復上六有災眚。釋文引子夏傳云。傷害曰災。隱公五年公羊傳云。記災也。注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是災即害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注言鄒小楚大也。曰。楚人勝。注王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注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如強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疏海內至者九。○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注云。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

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方千里者六。又云。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幷。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周公復唐虞之舊域。王制疏亦引此。尚書皐陶謨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釋文引鄭氏注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鄭注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 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然則唐虞與殷海內之地。方三千里。夏周海內之地。方七千里。孟子所說唐虞及殷之制也。古者內有九州。外有四海。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此海內。即指四海之內。謂要服之內也。○注固辭至強大。○正義曰。高誘注國策及呂氏春秋。皆訓固爲必。固然者。必然之辭。固不如強大。即必不如強大。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如故即不可遷移之辭也。○注集會至州耳。○正義曰。集會。爾雅釋言文。凡方千里則爲積一百萬里。國策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淸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蘇秦侈言齊之強大。孟子言齊地小弱。故一言方二千里。一言方千里。大抵俱約略之辭。太山至勃海。南北不足千里。自淸河至瑯琊。東西不止千里。絕長補短。計其積數約方千里。故云集會也。 蓋亦反其本矣。注王欲服之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疏注蓋當至之本。○正義曰。蓋與盍古通。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增修禮部韻略盍韻蓋字。引孟爲證。韻會合韻。盍或作蓋。亦引孟。按史記孔子世家。夫子蓋少貶焉。檀弓。子蓋愼諸。並以盍爲蓋。此從閩監毛孔諸本作蓋。韓本足利本作盍。蓋與盍同也。趙氏以當明蓋。爾雅釋詁云。盍。合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文穎云。蓋。合也。趙氏讀蓋爲合。故以當釋蓋。蓋當。猶合當也。下文則盍反其本矣。與此義同。故趙氏不複注。或謂此文蓋字。乃盍字之誤。或謂下文蓋字該改盍字。說者又謂蓋是疑辭。盍是決辭。皆非是。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凡言盍亦者。以亦爲語助。左傳僖二十四年盍亦求之。盍求之也。昭元年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盍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也。吳語王其盍亦鑑於人。盍鑑於人也。孟子盍亦反其本矣。盍反其本也。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注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者。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注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之也。疏注王言至惛亂。○正義曰。說文心部云。惛。不憭也。國策皆惛于教。高誘注云。惛。不明也。不明猶不憭。廣雅釋訓云。惛惛。亂也。詩。民勞以謹惛怓。毛傳云。惛怓。大亂也。惛與昬同。呂氏春秋貴直篇云。先生之老與昬與。高誘注云。昬。亂也。楚辭涉江篇。固將重昬而終身。王逸注云。昬。亂也。國語。僮昬不可使謀。韋昭注云。昬。闇亂也。故趙氏以亂解惛。○注不能至之也。○正義曰。周禮大司馬徒銜枚而進。注云。進。行也。考工記。輪人進而行之。注云。進。猶行也。故趙氏以進爲行。廣雅釋詁云。試。嘗也。檀弓注云。嘗。試也。嘗試二字義同。文選思元賦。非余心之所嘗。舊注云。嘗。行也。則嘗試亦訓爲行。桓公八年公羊傳注云。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嘗。暫也。嘗試之義。謂未即全行。先暫行之。如欲食未大嚼。先以口嘗之。故說文旨部云。嘗。口味之也。趙氏云。嘗使少行之。少行即暫行。解試字。謂先使暫行之也。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注孟子爲王陳其法也。恆。常也。產。生也。恆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疏注恆常至業也。○正義曰。恆。常。爾雅釋詁文。服虔注左傳。韋昭注國語。皆以生訓產。詩。谷風。既生既育。箋云。生。謂財業也。漢書嚴助傳云。民生未復。注云。生謂生業。大宗伯天產謂六牲之畜。地產謂土地之生。呂氏春秋上農篇高誘注云。地產。嘉穀也。然則恆產者。田里樹畜。民則恃以長養其生者也。

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注民誠無恆心。放溢辟邪。侈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爲。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疏注放溢至姦利。○正義曰。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云。君樂逸人茲謂放。韋賢傳集注引臣瓚云。逸。放也。說文兔部云。逸。失也。逸佚失溢音同義通。故趙氏以溢釋放。謂縱佚放蕩也。淮南子精神訓。而不佚矣。高誘注云。佚。邪也。漢書鼂錯傳云。使主內無邪僻之行。董仲舒傳云。邪僻之說息。杜欽傳云。反因時信其邪僻。谷永傳云。蕩滌邪僻之惡志。佞倖石顯傳云。知顯專權邪辟。辟即僻。文選登徒子好色賦注云。邪。僻也。邪辟二字可互注。趙以邪釋辟。即以辟釋邪。明辟邪二字義同。音義云。侈丁作侈。阮氏元校勘記云。考工記鳧氏。侈弇之所由興。注云。故書侈作移。又儀禮少牢篇侈袂。又禮記衣服以移之。是移爲侈之假借。按禮記表記注云。移讀如水泥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水泥移。猶云水泥溢。儀禮少牢饋食注云。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以益訓侈。益猶溢也。趙氏以溢釋放。則放義同侈。故侈不訓其義。而云侈於姦利。姦利

二字。統承放辟邪侈而言。罔與網同。說文网部云。网。庖犧所結繩以漁。罔或從亡。网或從系。罔卽罔羅之罔也。音義云。罔民。張如字。丁作司民。不同。阮氏元校勘記。丁本作司。讀爲伺。
司伺古通用。依趙注則是罔字。丁作司者。非趙本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注安有仁人爲君罔陷其民。是
政何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
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注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
之教化輕易也。疏注言衣至榮辱。○正義曰。管子牧民篇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說苑說叢亦引此。○注故民至易也。○正義曰。漢書賈誼傳集注引蘇林云。輕。易也。高
誘注呂氏春秋知接篇。亦云。輕。易也。故趙氏以易釋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注
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暇修禮行義也。疏今也至身苦。○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或問明君制民之產。如下五畝之宅云云是也。迨古法旣壞。
但有奪民之產。未有能制民之產者也。孟子何以於今無異辭。蓋凡古法變易之初。未嘗不託於權時制宜之說。是故齊作內政。晉作轅田。魯作邱甲用田賦。鄭作邱賦。固皆以爲制民之產也。李悝之
盡地力。商鞅之開阡陌。莫不以爲制民之產也。而適使民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畜。爲其本不從民起見也。夫彼卽不爲民。亦何樂使至此。而不知其必使至此也。爲夫制之非其制也。後世井法旣蕩
無可復。限民名田之議。亦有不能行。民生宅田。一切皆民自營之。上之人聽其自勤自惰。自貧自富。自買自賣於其間。而惟征科之是計。安問所謂制民之產。民亦無取乎上之制。何也。立一法反
增一擾也。宋之營田制置諸使。其已事也。然則善長民者。又將以何爲知本乎。○注今民至義也。○正義曰。仰不足事。俯不足畜。樂歲苦。凶年死亡。所謂困窮也。漢書食貨志東方朔傳趙充國傳。
集注皆云。贍。給也。說文糸部云。給。相足也。凶年死於凍餓。有衣食則不凍餓。可救其死。故救死者。恐凍餓也。恐凍餓而不足。尙不能免於凍餓也。治。猶理也。脩之行之。卽是治禮義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
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
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也。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為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疏】注其說至重也。○正義曰。此節與第三章末節同。但彼言數口。此言八口。彼言七十者。此言老者。故趙氏以次上農夫解之。雖隨意立文。然以老者與七十者互明。謂不獨七十。凡六十及八十以上例此也。以八口與數口互明。謂不獨八口。凡九人及七人以下例此也。王政即仁政。常生即恆產。上兩言反其本。至此詳言之。故云王政之本。常生之道也。列子天瑞篇云。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義各異而大指則同。

章指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純。桓文之事。譎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不成德。釁鐘易牲。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跡。答以反本。惟是為要。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

【疏】典籍至未聞。○正義曰。此言首兩節之指也。典籍。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淮南子原道訓云。純德獨存。高誘注云。純。不雜糅也。文選西京賦薛綜注云。紛。雜也。純與紛相反。帝王之道。純專一於正。故純。桓文之事。譎正相雜。故紛。紛亦亂也。哀公十四年公羊傳云。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休注云。撥。猶治也。聖人治桓文之紛亂。反乎堯舜之正道。爾雅釋詁云。珍。美也。廣雅釋詁云。珍。重也。謂孔子之意。不重桓文之事也。○仁不至言也。○正義曰。此言德何如以下至末之指也。仁但施於禽獸。不施於人。猶不可成其為德。易牲。考文古本作易從。誤也。易牲則澤及於牛。未至於民也。澤。即恩也。被。猶及也。周氏廣業作飲澤云。按王者德澤如膏雨。故曰飲。舊唐書音樂志云。百蠻飲澤。萬國來王。本此。跡與迹同。楚辭天問王逸注云。迹。道也。踐其迹。猶言履其道也。考文古本跡作路。史記孟子列傳云。天下方務合從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又云。孟軻困於齊梁。故趙氏以崇王黜霸為不屈道之言。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注】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疏】注莊暴齊臣也。○正義曰。此章承上章。上章為齊宣王。此章之王。亦宣王也。王為齊王。知莊暴為齊臣矣。下注以世俗之樂為鄭聲。則趙氏以好樂為好音樂也。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注】王誠能大

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疏】注王誠至注乎。○正義曰。趙氏以甚訓大。故以誠能大好解好樂甚。云古之樂者。探下文言之。他日。見於王曰。

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注】孟子問王有是語不。【疏】王嘗至有諸。○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莊暴。齊臣。君前臣名。禮也。莊子對孟子猶三稱名。而孟子於王前不一斥其名。曰莊子。此爲記者之誤。○注有是語不。○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考文古本不作否。按古可否字祇作不。王變乎色曰。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注】變乎色慍恚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謂鄭聲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注】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疏】由古之樂也。○正義曰。由與猶通用。阮氏元校勘記云。石經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考文古本由作猶。○注甚大至異也。○正義曰。後漢書樊準傳注云。大。猶甚也。大甚之大讀若泰。與廣大之大古通。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謹察間甚。以意調之。注云。甚。謂多也。禮記郊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也。注云。大。猶徧也。徧與多義亦相近。然則王之好樂甚。卽謂王之好樂徧。徧則充滿廣衆。合人己君民而共之矣。漢書陳咸傳注云。大要。大歸也。無論古樂今樂。俱要歸於與民同樂。故云大要。趙氏以大訓甚。不屬於前齊國其庶幾之下。而屬於此下。大要二字。承而言之。似以前之好樂甚謂大好古樂。此之好樂甚謂大要與民同樂。甚之爲大同。而前後義異。前渾言好樂。則自宜古不宜今。王既自明爲世俗之樂。則孟子順其意而要歸於與民同樂。乃探經文前後兩稱好樂甚。皆謂好樂能徧及於民。不宜殊異。趙氏大要之大。不必卽訓甚爲大之大。大要二字。自辭今樂猶古樂之義。惟甚大之訓誤係於此。轉令學者惑耳。曰。可得聞與。【注】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邪。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注】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人。【注】王曰。獨聽樂不如與衆共聽之樂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注】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共聽樂樂邪。與衆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衆。【注】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樂也。臣請爲王言樂。【注】孟子欲爲王陳獨樂與衆人樂之狀。【疏】曰獨至言樂。○正義曰。音義云。獨樂樂。丁上音岳。下音洛。下文及注樂樂皆同。孰樂音洛。此章內孰樂樂邪樂也同樂樂其字皆同。餘並音岳。趙氏解獨樂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凡上樂字爲作樂聽樂。則上音岳。下音洛是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宋陳善捫蝨新話云。莊暴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惟鼓樂當爲禮樂。其他獨樂樂與衆樂樂。

亦悦樂之樂也。不然。方言禮樂。又及田獵。無乃非類乎。眞偏人之言也。蓋孟子告齊宣以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一旦語及其心病。故不覺變色答以云云。若果爲好禮樂。莊暴庸臣。幾不能對其所以。亦何至向孟子而猶咨詢何如乎。正緣好歡樂與好貨好色一例事耳。今樂古樂之異。子夏對魏文侯辯之甚悉。卽齊音敖辟喬志。與韶樂之在齊者。可比而同邪。不可比而同。豈孟子之言。先順其君以非道。而後轉之於當道邪。應不至此。必讀爲悅樂字。文義方協。趙氏孟子解亦云樂樂。猶言樂其樂。上樂謂好。下樂謂所樂之事也。至所樂之事。下文鼓樂其一也。田獵又其一也。故曰臣請爲王言樂。釋地三續云。或謂子解今之樂由古之樂爲歡樂之樂。但古之樂三字別未見。趙曰。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非與。翟氏灝孟子考異云。儀禮鄉射禮請以樂樂賓。釋文音義云。下樂音洛。又皆如字。舊注讀上樂如字。儀禮堪爲證。參漢書臧宮傳引黃石公記云。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晏子春秋雜上篇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也。說苑載晏子語同。陳氏欲讀諸樂字盡爲悅樂。觀晏子春秋與後漢書。亦不爲無因。舊注所倚。旣屬有經傳大典。其他子史中依稀之說。終恐難爲據。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注鼓樂者。樂以鼓爲節也。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頞。愁貌。言王擊鼓作樂。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百姓愁。疏丁云。舉。猶皆也。○正義曰。音義云。舉俱音近。假借與俱同。故猶皆。左傳注。漢書集注。荀子注。莊子注。史記索隱。多如此訓。丁氏特標屬下。然則當時固有屬上者。○注鼓樂至節也。○正義曰。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是樂也鼓爲節也。禮記學記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弗和。荀子樂論云。鼓其樂之君邪。周禮大司樂以下皆屬春官。惟鼓人屬地官。標異于衆樂之外。故衆樂統謂之樂。而鼓專謂之鼓。與樂相配。稱爲鼓樂。趙氏以擊鼓解鼓字。以作樂解樂字。○注管笙至衆也。○正義曰。爾雅釋樂云。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大籥謂之産。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又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笙與管別。籥與簫別。趙氏以笙釋管。以簫釋籥者。說文竹部云。竽管三十六簧也。笙十三簧。廣雅釋樂云。笙以匏爲之。十三管。宮管在左方。竽象笙三十六管。宮管在中央。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竽管三十六簧也。管下當有樂字。凡竹爲者皆曰管。笙十三簧。蒙上管樂而言。然則竽笙說文並以管字冠之。管之三十六簧者爲竽。管之十三簧者爲笙。是笙爲管也。說文竹部云。籟。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笙。其中謂之籟。小者謂之箹。又云。箹。小籟也。廣雅釋樂云。籟謂之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淮南子齊俗訓云。

若風之過簫。高誘注云。簫。籟也。籥之中者名籟。與簫名籟同。故趙氏以簫釋籥也。又引或說者。周禮笙師注云。籥如篴三孔。說文竹部云。別爲書僮竹笘。龠部龠樂之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籥龠古通用。三孔即三空。和衆聲即節衆。笛即篴也。引詩左手執籥。邶風簡兮篇文。毛傳云。籥七孔。箋云。碩人多材多藝。又能籥舞。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注云。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故引詩耳。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籥。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趙氏以籥舞之籥。即此節衆音之籥。唯毛以爲六孔。與鄭氏趙氏俱異。按說文以籟爲三孔龠。管爲如篪六孔。笛爲七孔筩。廣雅釋樂云。龠謂之笛。有七孔。管象篪。長尺圍寸。六孔無底。篪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然則篪八孔最長。笛七孔次之。管六孔又次之。龠三孔最小。四物同類。以長短異名。毛傳以籥爲六孔。蓋以管爲龠也。廣雅以籥有七孔。蓋以笛爲籥也。杜子春注笙師讀篴爲蕩滌之滌。今時所吹五空竹篴。則篴有五孔爲漢時所有也。史記索隱以篪爲今之橫笛。七孔。一孔上出。則以笛爲篪矣。鄭司農以管如篪六孔。康成則謂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此據當時所見。與司農異。蓋別一管也。要之管之名有二。其一爲笙等篪篴等器之總名。此趙氏以笙釋管者也。其一爲六孔之名。與籥同類而小別者也。籥爲如篴三孔之器。篴七孔。籥故短於篴。其名籟與簫同。故趙氏直以籥爲簫。而簫猶管參差象鳳翼。與三孔之籟實別。故趙氏以若笛短而有三孔者。爲或說與簫別也。○注疾首至愁貌。○正義曰。詩衞風云。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因憂思而頭爲之病。說文疒部云。疾。病也。痛。病也。疾痛義同。周禮天官疾醫。春時有痟首疾。注云。痟。酸削也。首疾。頭痛也。陽氣爲憂愁所鬱。猶春木爲金沴也。說文頁部云。頞鼻莖也。或從鼻曷。廣雅釋親云。頞。頭也。王氏念孫疏證云。頞爲鼻頭之頞。頞通作準。漢高帝紀。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李說文音是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鼻謂之準。鼻直莖謂之頞。史記唐舉相蔡澤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既言鼻又言頞者。曷同遏。遏鼻言其內不通而齆。蹙齃則言在外鼻莖也。鼻有中斷者。蔡澤諸葛恪之相是也。有憂愁而蹙縮者。孟子言蹙頞是也。有病而辛頞者。此言其內酸辛。索隱所言是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注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犇走也。

疏注田獵至牲也。○正義曰。周禮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隱公五年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是田獵有時也。桓公四年穀梁傳云。春日田。夏日苗。秋日蒐。冬日狩。四時也。四用三焉。何休注。公羊謂夏但去害苗。不田獵。禮記

月令。季春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孟夏之月。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則田獵有節。不可以非時取也。詩齊風序云。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此謂田獵無節者也。天官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八曰田役以馭其衆。地官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鄉師。凡四時之田。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其州長黨正族師縣師遂人遂師縣正稍人等。皆掌作民起衆。是田獵必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也。○注羽旄至好也。○正義曰。禹貢荊州厥貢羽毛。史記夏本紀作羽旄。旄毛二字通也。僖公二十三年左傳。重耳對楚子曰。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楚語王孫圉亦云。楚之所寶。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范宣子假羽毛於齊 注云。析羽為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定公四年左傳云。晉人假羽旄於鄭。注亦云。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爾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錯革鳥曰旟。詩疏引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縿。又引李巡云。旄牛尾。注干首。鄭氏注明堂位云。綏為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周禮大麾以田也。曲禮云。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注云。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鴻鳶則載其羽。虎貔則載其皮。是皆飾羽毛使之美好也。晉既假於齊。又假於鄭。必齊鄭所飾精美異常。惟晉人所欲見矣。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注】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注】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慇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也。【疏】注有慇民之心。○正義曰。閩監毛三本慇作憫。說文心部云。慇。痛也。昭公元年左傳云。吾代二子慇矣。服虔注云。慇。憂也。廣雅釋詁。一訓憂。一訓愛。惟其愛故憂之。義亦相備。僖公二十年穀梁傳云。是為閔宮也。漢書五行志作慇宮。毛詩序。禮記儒行釋文。並云閔本作慇。是慇或通閔。惟淮南子主術訓云。年衰志憫。高誘注云。憫。憂也。慇之作憫。非其舊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注】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好樂也。章指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王

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疏故曰至和矣。○正義曰。考文古本矣作也。周氏廣業云。按尉繚子兵議篇。引天時二句作古語。陸機辨亡論引稱古人之言。意孟子自有所本。史記引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亦以為古人之言。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注王言聞文王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疏注王言至有之。○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囿。苑有垣也。一曰。禽獸曰囿。艸部云。苑所以養禽獸也。國語周語云。囿有林池。楚辭懸命篇云。熊羆羣而逸囿。韋昭王逸皆注云。囿。苑也。淮南子本經訓云。脩苑囿之大。高誘注云。有牆曰苑。無牆曰囿。一切經音義。引呂忱字林同。然則說文言苑有垣二字連讀。明囿無垣也。呂氏春秋重已篇。高誘注云。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周禮天官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注云。囿。御苑也。游。離宮也。地官囿人掌囿游之獸禁。注疏云囿今之苑。又云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鳥獸以宴樂觀之。賈氏疏云。孟子。文王之囿七十里。芻蕘者往焉。天子之囿百里。并是田獵之處。又書傳云。獵之取於囿。是勇力取。是為蒐狩之常處也。今此云禁。故知非大囿。是小苑觀處也。離宮小於御苑。故小為囿。此囿方七十里。則即苑也。蓋散文則通耳。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注於傳文有是言。疏注於傳文有是言。○正義曰。劉熙釋名釋典藝云。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傳述為文。故云傳文。毛詩疏引作書傳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注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為小也。注言文王之民。尚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注王以為文王在岐豐時。雖為西伯。土地尚狹。而囿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為寡人囿大。何故也。疏注王以至故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從來說者皆以文王七十里之囿為疑。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注於下。余謂今酆縣東三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酆。有酆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者。文王當日豈以與民。恣其芻獵以往。但有物以蕃界之。遂名之曰囿云爾。此實作邑于豐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豐去岐三百餘里。說者不察乎囿之所在。徒執以岐山國僅百里。不知文王由方百里起耳。豈惑於是者哉。閻氏據閩監毛三本。趙注作岐山之時。故辨囿在豐不在岐也。宋本廖本考文古本孔本韓本並作岐豐時。則趙氏已兼豐言之。詩大雅靈臺篇。王在靈囿。毛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孔氏正義云。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是宣王自以為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以為百里也。毛詩舉百里四十里明靈囿。則文王七十里之囿即靈囿無疑。閻氏說是也。穀梁成公十八年築鹿囿。疏引毛詩傳作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此三十自是誤文。乃揚雄羽獵賦云。

文王囿百里。民尙以爲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袁宏後漢紀樂松云。宣王之囿五十里。民以爲大，文王百里。民以爲小。後漢書楊震傳。樂松等言齊宣五里。則脫落十字也。然則文王之囿百里。古有此說。故毛氏以爲天子百里。非因孟子言七十里而約言之也。唐陸贄奏罷瓊林庫狀云。周文王之囿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此本楊雄說也。惟樂松言宣王囿五十里。與孟子異。亦與毛傳殊。臧氏琳經義雜記云。穀梁成十八年築鹿囿。疏云。毛詩傳云。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詩傳蓋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囿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琳案袁范漢書皆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囿五十里。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三字五字之譌。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按周禮天官閽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傳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傳所指爲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與。乃天子則皆云百里。而白虎通自四十里以下析言之。無五十里者。則樂松五十里之說。未足爲三十里之證，公羊傳疏以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爲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今孟子固無此文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文王必不得有七十里之囿。孟子以爲於傳有之。非正答也。閻本已作以。阮氏元校勘記云。以已古通用。此處自作已爲長。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注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

疏注芻蕘至人也。○正義曰。毛詩板篇。詢于芻蕘。傳云芻蕘。采薪者。說文艸部云。芻。刈草也。象包束草之形。蕘。薪也。薪。蕘也。蓋芻所以飼牛馬。蕘所以供燃火。芻義易明。故以芻薪釋芻蕘。月令。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薪施炊爨是也。揚雄羽獵賦云。麋鹿蒭蕘。與百姓共之。蒭芻之俗字。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注言王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注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

疏注郊關至有關。○正義曰。周禮地官司關注云。關。界上之門。儀禮聘禮。賓及竟。乃謁關人。是關在界上。趙氏謂四境之郊皆有關。似即指此。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杜子春曰。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則孟子郊關之郊。自屬遠郊。苟近郊何能容四十里之囿。趙氏注却說得邃闊。云齊地四境之郊皆有關。齊地方二千里。以二千里之地爲陷阱者四十里。民亦不以病。古天子九門。此爲第八層門。又外此則第九層曰關門。按趙氏以經文云始至於境。又云郊關。故合釋四境之郊。然境與郊不同也。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蘧伯玉從近關出。注云。欲速出竟。此界上之關也。哀公十四年左傳云。豐邱人執子我。殺諸郭關。此郊上之關也。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

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坰說文作冂。一云象遠界也。然則四境分界之地為坰。如王畿千里。每面五百里。則竟上之關。遠在五百里矣。說文邑部云。距國百里為郊。牧在郊外。鄭氏注尚書君陳序云。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注云。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牧室。而郊以為郊關之館。蓋故遥謂之郊。分言之則近郊為郊。遠郊為牧。郊關在此。則去城百里也。國之稱有三。其一。大曰邦。小曰國。如惟王建國。以佐王治邦國是也。其一。郊內曰國。齊語云。參其國而伍其鄙。韋昭注云。國郊以內。鄙郊以外是也。其一。城中曰國。小司徒。稽城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質人。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是也。合天下言之。則每一封為一國。就一國言之。則郊以內為國。外為野。就郊以內言之。又城內為國。城外為郊。此經云臣始至於境。始至界上也。問國之大禁。此國指一國而言。然後敢入。謂入竟也。是時尚未至郊。而問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也。為阱於國中。此國中。指郊以內。囿在郊關之內。故為阱於國中也。周廣業孟子逸文考云。後漢紀靈帝作靈泉畢圭苑。司徒楊賜上書曰。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軻為梁惠王極陳其事。傷槐事見晏子春秋。取獸有罪。亦非梁惠王。此誤引也。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注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閒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苦其大。不亦宜乎。疏注設陷至宜乎。○正義曰。說文𠂤部云。阱。陷也。穽或從穴。世說政事篇注。引孟子此文作穽。穽阱同也。尚書費誓云。擭敜乃穽。鄭氏注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穽。所以陷墜之。周禮雍氏。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鄭氏注云。阱穿地為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阱可歛塞。其度狹小。故云不過丈尺之閒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閩監毛三本苦作言。誤。章指言。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注問於鄰國交接之道。孟子對曰。有。注欲為王陳古聖賢之比。疏注欲為至之比。○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閩監毛三本比作交。誤。按比如文公元年左傳亦其比也之比。謂比例以況之也。釋名釋言語云。事類相似謂之比。監毛本聖賢作聖王。亦非。下舉勾踐不可為聖王也。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混夷。注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混夷兌矣。唯其喙矣。謂文王也。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疏注詩云至王也。○正義曰。引詩者。大雅緜第八章文。今詩作混夷駾矣。維其喙矣。毛傳云。駾。突也。喙。困也。箋云。混夷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己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又皇矣詩云。串夷在路。箋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串同患。與混一音之轉。串亦與犬一音之轉。故書大傳說文作昆夷。依鄭箋。此言文王伐昆夷。不可為以大事小之證。詩正義引帝王

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以爲柞棫生柯葉拔然時。混夷伐周。推此則詩言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謂昆夷伐周奔突。而周爲之困如此。文王雖不絶慍怒。然且使聘問而不廢交鄰之禮。是正文王事昆夷之事。故趙氏引詩以證。若鄭箋則謂文王使將士聘問他國。遺昆夷之地。昆夷見之而驚困。與趙氏引詩義殊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石經作混夷。閩監毛三本作昆。非也。

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注】獯鬻。北狄彊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句踐退於會稽。身自臣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國也。【疏】注獯鬻至獯鬻。○正義曰。史記趙本紀云。古公亶父修后稷公劉之業。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又匈奴列傳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集解引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漢書作薰粥。葷薰與獯通。粥育與鬻通也。毛詩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是時周已拓大。命以天子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之。則在太王時彊大可知。詩稱獫狁。孟子稱獯鬻者。舉古名也。音義作大王。閩監毛三本作太。阮氏元校勘記云。經文皆大。作太者非。北狄強者。監毛本作彊。按唐人彊弱字通作彊。強勉強字作強。宋人避所諱多作疆。疆乃疆界字。非也。○注越王至夫差。○正義曰。句踐。越王允常子。夫差。吳王闔廬子。哀公元年左傳云。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此退於會稽之事也。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云。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乃命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國語云。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此身自臣事之事也。閩監毛三本作身自官事。按國語入宦于吳。韋昭注云。宦爲臣隸也。則官事或作宦事亦通。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注】聖人樂天行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句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尙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疏】以大至其國。○正義曰。易繫辭傳云。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以知命申明同天之義。聖人不忍天下之危。包容涵畜。爲天下造命。故爲知命。是爲樂天。天之生人。欲其並生並育。仁者以天爲量。故以天之並生並育爲樂也。天道又虧盈而益謙。不畏則盈滿招咎。殺其身即害其國。智者不使一國之危。故以天之虧盈益謙爲畏也。而究之樂天者無不畏天。故引周公之頌申明之。畏天爲畏天之威。

則樂天爲樂天之德也。○注聖人至是也。○正義曰。天生萬物無不蓋。聖人道濟天下無不容。行道者。所以樂天也。不知時不可爲。則將以所養人者害人。量時者。所以畏天也。國語范蠡對句踐云。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將妨於國家。此謂不量時。則不保其國也。其後卑辭尊禮。身爲之市。蠡又戒王勿早圖。謂人事必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此亦能量時者矣。○注詩周至道也。○正義曰。毛詩我將箋云。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趙氏以是釋時。以安釋保。與鄭氏同。周頌我將承維天之命。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鄭解我其敬之。駿惠我文王。引洛誥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一句。鄭解洛誥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詩正義云。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制作之事。彼注直以文祖爲明堂。不爲文王。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日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然則周公成文王之德以制禮作樂。成王時乃克致太平。是太平由文王之道也。能保安文王之道。即能保安太平之道。趙氏於我將言太平。鄭氏於維天之命引文祖。同一互見之義也。成王爲天子。祗宜樂天保天下。乃周公欲其保太平之道。而以畏天戒之。天子且然。況諸侯乎。故云。成王尚畏天之威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注】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有疾。疾在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疏】注王謂至其意。○正義曰。大如表記不自大其事之大。王謂交鄰。孟子比以古聖賢之所履。故以爲誇大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注】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疏】注疾視至者也。○正義曰。鄭康成注少儀。王逸注楚辭惜誦。皆云。疾。惡也。說文目部云。瞋。張目也。張目其狀不善。故爲惡視。說文又云。瞚。目疾視也。瞚。瞋張目也。詩曰。國步斯瞚。今詩瞚作頻。毛傳云。急也。張目有急疾義。是疾視與張目。可互見也。說文手部云。撫。安也。儀禮士喪禮。若坐撫當心。注云。撫手案之。案與安通。撫劍即按劍。蓋手按下其劍。而張其兩目也。趙氏每以安釋惡。故以惡敢爲安敢。僖公三十三年公羊傳注云。匹馬。一馬也。趙氏解輕身先於匹夫爲一夫。此注云一夫。以一解匹也。史記項羽本紀云。劍一人敵。故孟子云敵一人。趙氏以當一人之敵解之。爾雅釋詁云。敵。當也。閩監毛三本作一匹夫。阮氏元校勘記云。以一夫釋匹夫。不得云一匹。

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注】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

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祜。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疏○注詩大至天下。○正義曰。詩毛傳云。旅。師。遏。止也。莒。地名也。對。遂也。箋云。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爲旅。對。答也。文王赫然與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之望。釋文云。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趙氏不破解斯字之義。而云赫然斯怒。蓋以斯爲此。赫然者此怒也。卽以怒解赫然。是赫爲怒意。與鄭同也。鄭以日解爰。趙氏以於是解爰。與鄭異。蓋用毛義。師旅亦用毛義也。遏今詩作按。釋文云。按本又作遏。此二字俱訓止也。莒詩亦作旅。毛以爲地名。趙氏言遏止往伐莒者。是亦以莒爲國名。國名地名。義亦相近。鄭以阮徂共爲二國。故以徂旅爲徂國之兵衆。孔氏廣森經學巵言云。毛詩雖作徂旅。其傳曰。旅。地名也。則亦與莒同義。古書音同相借者多。莒字從呂。卽音呂可耳。未可遂易爲師旅之旅也。依鄭君說徂爲國名。遏徂之事。古書散軼不可復考。遏莒之事。見於韓非子。云文王侵孟克莒是已。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篴卽筥字。衆經音義云。筥又作篴。古者筥篴同聲。周禮掌客注云。筥讀如棟梠之梠。大雅以遏徂旅。孟子作徂莒。皆其證也。以篤周祜。詩作以篤于周祜。以福解祜。與鄭同。鄭以厚解篤。趙氏不破者。以其易識也。鄭以對爲答。毛以對爲遂。孔氏詩正義申毛謂遂天下心。則義與答天下嚮周之望義近。廣雅釋詁云。對。揚也。詩江漢對揚王休。禮記祭統對揚以辟之。以揚達對。而毛傳鄭注皆訓對爲遂。對揚乃疊字。對卽遂。遂卽揚。趙氏用毛義以遂于天下。爲揚名于天下。不用鄭義。孔氏申毛。殊于趙也。月令遂賢良注云。遂。進也。進賢良卽舉賢良。說文手部云。揚。飛舉也。是揚遂之義相疊也。月令慶賜遂行注云。遂。達也。此遂行亦猶云舉行。達行猶云遍行。亦相疊爲義。或以遂揚爲已遂稱揚君命。是以遂爲因事之辭。時孔禋方稽首。詎突冠虛助之辭乎。爲不然矣。祭統云。福者。備也。百順之名也。注云。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名顯也。揚名於天下。乃爲篤祜。趙氏之說長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注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作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疏○注書尚書逸篇也。○正義曰。惠氏棟古文尚書考云。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歷。班固作律麻志。鄭康成注尚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蓋漢重家學。習尚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於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秘。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著于別錄。至東京時。雖亡武成一篇。而藝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察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今世所傳古文。

乃梅賾之書。非壁中之文。按此孟子所引書。在梅賾書泰誓上篇。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太誓上中下三篇。孔氏古文亦有之。不在二十四篇逸書之數。以當時列於學官。博士所課。不目之爲逸書也。按泰誓不爲逸書。而此趙氏以逸書目之。則非泰誓之文矣。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孟子所引爲尚書逸篇。趙氏亦未言所屬。今見於泰誓。不知其何本也。○注言天至者也。○正義曰。趙氏讀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八字句。四方二字連下有罪無罪惟我在九字句。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釋文引鄭注云。寵。光耀也。詩蓼蕭爲龍爲光。毛傳云。龍。寵也。趙氏以光解寵。論語堯曰篇。言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有過在予。與有罪惟我在相近。故趙氏引以證之。尚書集注音疏云。趙氏以助天光寵之者。謂以其能助天。故光寵之。作兩句解。義了明白。趙氏增言助天光寵。意指不明。又惟我在之言。非在我之謂。而乃引在予一人以況。殊不合。故聲不取而自爲解。寵尊居也。言天降生下民。爲作之君。爲作之師者。惟曰其助天牧民。故尊寵之。使居君師之任。我。我君師也。在。察也。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君師司察焉。天下何敢有踰越其志者乎。襄十四年左傳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是作君師爲牧民也。云故尊寵之。使居君師之任者。從趙氏讀寵之絕句也。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注衡。橫也。武王恥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疏一人至恥之。○正義曰。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孟子所引自天降下民起。直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皆書詞。皆史臣所作。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論上文引詩畢。然後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趙注讀四方有罪無罪爲句。與孟子釋書意一人衡行於天下句正合。或云書詞至武王恥之止。非也。趙注亦斷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住。○注衡橫至紂也。○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周禮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注云。橫行。妄由田中。是橫行爲不順。紂不順天道。故亦以爲橫行。史記周本紀集解引攈云。以威勢相脅曰橫是也。曲禮天子自稱予一人。故以一人指紂。越厥志。故橫行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注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爲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疏注孟子至勇耳。○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奕世載德。韋昭注云。奕亦前人也。謂前人如是。後人效法之。故趙氏以則解亦。謂武王亦一怒。爲武王效法文王。今王亦一怒。爲今王效法武王。章指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亂而不爲暴。則百姓安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注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

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能有此樂乎。疏注雪宮至之饒。O正義曰。文選雪賦云。臣謂雪宮建於東國。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雪宮。離宮之名也。與趙氏同。離宮即園人闇人所掌也。禮記雜記云。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注云。公所爲君所作離宮別館也。多。謂誇大也。閻氏若璩釋地云。解者謂雪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因誇其禮遇之隆。賢者指孟子。與梁惠王賢者指人君不同。果爾。孟子當正色而對。以明不屑。漢章帝祀闕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其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煇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僖尙能爲斯言。況巖巖之孟子耶。賢者指人君言。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即齊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爲齊侯見晏子於雪宮。蓋齊離宮之名。遊觀勝迹。宣延見孟子於其地。非就見之謂。嘗晏孟子宏辯。茲詳及晏子。蓋亦以其地會爲先齊君臣共遊觀。以近事爲鑒。則言易及。曹氏之升擴餘說云。閻氏說非也。趙氏注孟子將朝王章。亦云寡人就孟子之館相見也。蓋雪宮如漢甘泉唐九成之屬。齊宣尊禮孟子。館之離宮。不使儕於稷下。故景丑氏以爲丑見王之敬子也。齊宣以孟子爲賓師。極致尊禮。其閒隱然自表其優遇之至意。趙氏佑溫故錄。亦云此蓋齊王館孟子於雪宮而來就見也。賢者即謂孟子。與梁惠王之問不同。按孟子見梁惠王。與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文順逆不同。謂孟子在雪宮。宣王就見。義似爲長。齊宣有此雪宮之樂。今館孟子於此。則賢者亦有此雪宮之樂。見能與賢者共此樂也。趙氏下云非其務夸雪宮。而欲以善賢者。則此賢者卽陰指孟子。非指賢君也。翟氏灝考異云。齊侯見晏子於雪宮。今晏子春秋無此語。當因下文述晏子事。元和志遂誤孟子爲晏子也。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注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志者也。不責己仁義不自修。而責上之不用己。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疏注有人至義也。O正義曰。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有字是句。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是句。或曰有人當作人有。韓愈送徐韓下第序云。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蓋趙氏解有人爲人有。韓氏本趙氏也。不得志爲上不用己。故以指下第。齊宣館孟子。自以能用孟子。孟子之志得。乃能亦有此樂。孟子推及於凡人。以爲不特賢者得志有此樂。凡人皆得志。乃有此樂。有此樂則不非其上。不與民同樂。則民不得志也。音義云。從欲丁音縱。本亦作縱。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注言民之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助憂之。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爲之赴難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

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

疏注言雖至共之。○正義日。齊宣王自多以己有此樂。能與賢者共之。孟子推及於人。謂其有此樂未與人共之。小人卽民也。賢者亦有此樂。民未嘗亦有此樂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注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儛。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於琅邪。琅邪。齊東南境上邑也。當何修治。可以比先王之遊觀乎。先王。先聖之王也。

疏注孟子至王也。○正義日。王逸離騷注云。昔。往也。爾雅釋詁云。遵。循也。高誘注淮南子氾論訓云。循。遵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注云。放。至也。論語敢問崇德脩慝辨惑。集解引孔注云。脩。治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季春紀。禁婦女無觀。云觀遊也。故趙氏用以爲釋。閻氏若璩釋地云。趙注琅邪齊東南境上邑。漢郊祀志作在齊東北。非也。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琅邪山。山下有城。卽其處。余會稽考轉附朝儛二山。杳不知所在。雖趙氏德南宋人。有轉附附作鮒。屬萊州之說。殊無依據。意此二山當在海之東盡頭。如成山召石山之類。登之可以觀海。然後回鑾循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觀海焉。按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八年。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三十七年。自琅邪北至榮成山。至之罘。漢書郊祀志。後五年。東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司馬相如子虛賦云。且齊東陼巨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晉灼日。之罘山在東萊腄縣。蓋之罘卽轉附也。之與轉一聲之轉。之之爲轉。猶之之爲旃也。罘與附古音通。罘之爲附。猶不之爲拊也。山川之名。古今更變。乃以聲音求之尙可得。秦皇漢武所游。自琅邪而北。則至之罘成山。自之罘成山而南。則至琅邪。齊景欲觀乎轉附朝儛。轉附。卽之罘也。朝儛。卽成山也。于欽齊乘云。召石山在文登之東。三齊略云。始皇造石橋渡海。觀日出處。有神人召石山下。城陽一山石。岌岌相隨而行。石去不駛。神人鞭之見血。今召石山石色皆赤。伏琛齊記云。始皇造橋觀日。海神爲之驅石豎柱。今驗成山東入海道水中有豎石。往往相望。似橋柱之狀。又有柱石二。乍出乍沒。又云。召石山與成山相近。因始皇會海神。故後世遂呼成山日神山。然則召石。卽成山也。劉向九歎遠逝篇云。朝四靈于九濱。王逸注云。朝。召也。召四方之神。會於大海九曲之涯也。董子繁露朝諸侯篇云。朝者。召而問之也。左傳蔡朝吳。公羊傳作昭吳。是朝召古通。朝宜讀朝夕之朝。俗讀爲朝廷之朝。非也。朝儛卽柱之緩聲。蓋以石形似柱而緩呼之爲朝儛。古儛石聲近。顧氏炎武唐韻正云。石上聲。常主切。漢書楊王孫傳。口含玉石。與棺槨朽腐。乃得歸土。通腐土爲韻。段氏玉裁六書音均表所立十七部。舞聲石聲同第五部。孔氏廣森詩聲類。从無从石同陰聲。第三魚類。古讀石爲上聲。聲近於舞。是朝儛卽召石。海神驅石。則後人附會之妄也。閻氏

凝此二山。嘗如成山召石山之類。未以聲音轉借求之。故不能定爾。或謂轉附朝儛。即華不注。乃華不注在今濟南歷城之西。去齊都不遠。無煩欲觀。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引管子戒篇。謂轉附朝儛。即狢軸轉斛。按傳子謂管子乃後之好事者所加。剌取孟子之文入之。是狢軸轉斛爲轉附朝儛之譌。不得謂轉附朝儛即狢軸轉斛之譌也。然即其斛字。益知儛字爲石字之聲。何也。禮記十斗曰斛。說苑辨物篇。十斗爲一石。周語單穆公引夏書云。關石龢鈞。韋昭注云。石。今之斛也。莊子田子方篇。鍥斛不敢入於四竟。釋文斛音庾。司馬本作鍥斞。鍥讀曰鍾。斞讀曰臾。斞爲十六斛。與斛自異。而與石之音則近。斛即石。石古讀若暑。故斛一作斞。以孟子之朝儛而管子用之作斛。則儛字當時或本與石字通借。而好事者乃變石爲斛以加入管子也。其文云。桓公將東游。問於管子曰。我游狢軸轉斛。南至琅邪。我游二字句。謂我之東游也。狢與由通。謂由轉附朝斛南至於琅邪也。軸字衍文。因轉字而誤也。轉軸二字之閒。缺附朝二字。幸存斛字。可知孟子之儛字。即斛字之借。而斛字則石字之轉注。亦即斞字之近音也。細繹管子之文。益信朝儛爲召石矣。房玄齡注狢軸轉斛。謂狢軸之轉載斛石。乃望文生意。失之矣。趙氏雖未詳。而以爲皆山名。則是。又言朝求名者。存異說也。淮南子修務訓云。耳未嘗聞先古。高誘注云。先古。謂聖賢之道也。文選東京賦。憲先靈而齊軌。薛云。先靈。先聖之神靈。是凡稱先皆謂先古聖賢。先王爲先聖之王。猶先靈爲先聖之神靈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注】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問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疏】注春省耕至給也。○正義曰。管子戒篇云。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秋出補人之不足者。朱長春云。不本春從不足於耕稼者。原省助之。春種爲本。秋穫爲刈。今田家諺下工用本是也。耒耜用於耕。耒耜不足。即謂耕稼之本不足也。房玄齡云。秋謂西成尚有不足者當補之。秋稼已斂而力仍有不給於衣食。故云力不給也。力即力田之力。謂雖力田而所穫不足以養其父母妻子。又國蓄篇云。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又輕重丁云。使吾萌春有以倳耜。夏有以決芸。

夏諺曰。君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注】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我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振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爲諸侯之法度也。

疏注晏子至語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諺，傳言也。廣雅釋詁云：諺，傳也。然則夏諺謂夏世相傳之語。國語：諺有之。韋昭注云：諺，俗之善謠也。俗所傳聞。故云民之諺語。而其辭如歌詩。則諸之類也。○注言王至度也。○正義曰：易觀象傳云：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是巡狩所以觀民也。游爲優游。豫爲暇豫。詩都人士序云：從容有常。箋云：從容，謂休燕也。史記留侯世家云：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索隱云：從容，閒暇也。故以其行從容解遊豫也。引春秋傳者，昭公二年傳文。其文作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彼正義引服虔云：譽，游也。宣子遊其樹下。夏諺曰：一遊一譽，爲諸侯度。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周易序卦傳：豫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爲證。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趙互引爲證。孫子兵法云：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外傳作暇豫。李善云：譽與豫古字通。爾雅釋詁云：休，息也。說文云：度，法制也。故以息釋休。以法釋度。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晏子春秋曰：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故於遊言休。謂休息耕者。於豫言助。所謂助不給也。東京賦云：既春遊以發生。啓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薛綜注：秋行曰豫。是漢人舊說。猶以遊豫分春秋也。趙氏章句始混爲一。管子云：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變豫言夕。古音之轉注也。古讀夕如謝。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是也。古讀豫亦如謝。故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豫通作宣榭之榭。謝豫並音序。爲諸侯度者。言諸侯法之。亦以春秋行其境內。歲舉不過再。倪氏思寬讀書記云：春爲發生。生氣可觀。故曰遊。秋爲收成。成功可喜。故曰豫。秋行曰豫。則春行曰遊可知。蓋先王之觀。惟以物成爲可樂。他無所樂也。翟氏灝考異云：管晏二書。俱有後人附託。或反從孟子襲入之。蓋百家之書。尤多竄易。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注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興師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者又睊睊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慝惡也。疏注人君至惡也。○正義曰：周禮夏官序官云：二千有五百人爲師。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師軍亦通稱。國語魯語：天子作師。韋昭注云：師，謂六軍之衆也。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注云：師，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是也。論語子路曰：則禮樂不興。皇侃義疏云：興，猶行也。趙氏此注以軍釋師，以興釋行。閩監毛三本作行師興軍。按經先師後行，趙氏以師行猶軍興，而互明之也。毛氏奇齡賸言補云：管子戒篇云：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予幼讀師行糧食句，疑糧食二字難通。似有脫誤。今始知糧食其民爲確不可易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周禮廩人職云：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食。注：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鄭鍔云：遠者治其糧。莊子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蓋言遠也。近者治其食。詩：朝食于株。左傳：食時而至。蓋言近也。予按說文訓糒爲乾。詩：乃裹餱糧。于橐于囊。孟子謂居

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此糧與食之辨。按趙氏云。遠轉糧食而食之。此以食釋糧。而食之二字解食字。說文云。糧。穀食也。國策西周策云。而藉兵乞食于西周。注云。食。糧也。糧食二字亦可通稱。故以食釋糧。糧食與師行對言。謂軍師之興。以糧米爲食。糧既是行道所治之名。則以糧爲食。必須遠轉。轉卽運也。遠行轉運。則必負重不得休息矣。晏子春秋問下篇云。今君不然。師行而糧食。與孟子同。則孟子糧食之下。非有脫誤。亦非食于民之義也。音義云。睊。古縣切。字亦作睊。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睊睊。視也。說文。睊。視貌。重言之則曰睊睊。然則趙氏不卑言視而云側目相視者。漢書鄒陽傳云。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然則側目者。忿恨之貌。說文心部云。惰。忿也。後漢書陳蕃傳云。至于陛下。有何惰惰。注。惰惰。恚忿也。蓋趙氏以睊睊與惰惰通。合言之。爾雅釋詁云。胥。相也。鄒陽傳云。羊勝公孫詭疾陽。惡之孝王。下云。陽客遊。以讒見禽。是惡之卽讒。故顏師古注云。惡。謂讒毀也。樊噲爰盎等傳注。亦多以惡爲讒。詩言人罪惡。更。代也。互相讒短。則其目亦互相忿視。故知睊睊爲側目相視。下言民乃作慝。知此胥讒者。爲在位之人矣。閩監毛三本在位下有在職二字。詩大雅民勞篇云。無俾作慝。毛傳云。慝。惡也。是作慝卽作惡也。周禮秋官小行人云。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注曰。慝。惡也。猶匿也。然則作慝謂悖逆暴亂。希圖犯令之謂也。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注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但爲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沉湎於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爲諸侯憂也。

疏注方猶至行也。○正義曰。方猶放者。假借字也。堯典云。方命圮族。漢書傳喜傳朱博傳並作放命。尚書正義鄭康成注云。方放謂放棄教命。趙氏與之同。閩監毛三本作方猶逆也。逆先王之命。非是。引沉湎于酒者。尚書序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酒誥云。罔敢湎于酒。又云。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鄭氏注云。飲酒齊色曰湎。詩大雅蕩云。天不湎爾以酒。箋云。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沉湎于酒。是乃過也。論衡云。紂沉湎于酒。以糟爲邱。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說文水部云。湎。湛于酒也。湛與沈同。熊蹯不熟怒人。晉靈公事。見左傳宣公四年。溢與泆通。溢行。謂淫泆之行也。驕君。指夏之羲和。殷紂之臣工。周之晉靈公之屬。○注言王至憂也。○正義曰。憂。思也。慮也。亦勞也。由與猶通。趙氏之意。謂驕君流連荒亡。王道既虧廢。天子雖不能討。而諸侯之行霸。如齊桓晉文者。思匡救其惡。猶將問罪而伐之。匡卽正也。卽一匡天下之義。行霸之諸侯。不能置此驕君于度外而加之師旅。則國且危矣。故云猶當相匡正。當相匡正解憂字。如公羊傳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之憂也。蓋指當時晉楚將加兵於齊。不質言者。對君之體宜如此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爲諸侯憂。古注以爲列國諸侯。試觀僖公四年桓公欲循海而歸。轅宣仲謂申侯曰。師出陳鄭之閒。供其資糧屝屨。國必甚病。哀公時。吳爲黃池之會。過宋鄭。殺其丈夫。囚其婦人。霸者之世。役小役弱。不可爲道。豈但徵百牢索三百乘而已。

春秋之晚。雖魯亦困于征輸。願降而與邾滕爲伍。而杞至自貶爲子。則其與附庸之君相去不遠。此申趙氏之說。則以驕君之流連荒亡。卽指行霸之君。而爲諸侯憂之諸侯。則事霸國之諸侯。非行霸之諸侯。乃趙氏釋諸侯行霸。是以行霸解爲諸侯憂之諸侯也。云當相臣正。似不謂驕君矣。或云如同盟或媚國。皆憂其國之將亡。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注】言驕君放遊無所不爲。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之類也。連者。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爲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丹朱慢遊。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而上行乎。此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疏】注或浮至類也。○正義曰。浮水而下。謂順流而下也。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見僖公三年左傳。其下文云蕩公。公懼變色。杜氏注云。蕩。搖也。囿。苑也。蓋魚池在苑中。推其義。蓋蔡姬搖動桓公。趙氏引爲流之證者。流猶放也。放猶蕩也。管子宙合篇云。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注云。流謂蕩散。以蕩與流義合。取爲流之證也。○注連引至類也。○正義曰。連訓引者。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連。負車也。各本作負連。今正。連卽古文輦也。周禮。鄉師輂輦。故書輦作連。大鄭讀爲輦。巾車連車本亦作輦車。負車者。人輓車而行。車在後如負也。說文云。輦。輓車也。从車扶。扶在車前引之也。又云。輓。引車也。連輦同字。而輦爲輓。說爲引。其文是連訓引也。逆水而上。必用徒役輓引之。如負車然。故其名曰連。引書者。見虞書皋陶謨。其文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一句是書辭。丹朱慢遊。無水而行舟。是趙氏申釋書辭。謂無水行舟。必用人輓引。引以爲名連之證也。鄭氏注書此文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遂取以解此經。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鄭云云者。卽孟子從流忘反也。傳以論語奡盪舟。孔安國云陸地行舟。陸地行舟。事之所無。孔彼注失之。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論語奡盪舟。卽所謂罔水行舟也。舊說以爲夏時澆。非是。按無水行舟。卽陸地行舟。孔安國注論語。以陸地行舟爲寒浞之子奡。而說文夰部云。奡。嫚也。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論語奡盪舟。是當時有以盪舟卽丹朱傲之事。故趙氏以罔水爲無水。卽陸地行舟。鄭氏謂水已治。則以水由地中。前此氾濫已平。亦是以罔水爲無水。豬水氾濫。人居舟中。今水已落。仍爲陸地。而丹朱猶居舟中。使人推行。鄭雖不明言陸地行舟。而其意可見也。趙氏以陸地方使人推引。其在水使人推引可知。故以爲類例也。○注從獸至亂也。○正義曰。易屯六三卽鹿

无虞傳云。以從禽也。從禽。猶從獸也。厭。足也。引羿之好田獵者。襄公四年左傳云。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此羿好田亡身之事也。詩魏風蟋蟀。好樂無荒。箋云。荒。廢亂也。廢亂者。荒忽迷亂。羿好于田。遂忽于浞之謀已。是爲田所迷也。故引以爲名荒之證。○注樂酒至之亡。○正義曰。引殷紂者。史記殷本紀云。帝紂好酒淫樂。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是以酒喪國事也。翼孟音解讀樂酒若樂山樂水。樂酒。卽好酒也。論語雍也篇。亡之命矣夫。孔安國注云。亡。喪也。白虎通崩薨篇云。喪者。亡也。故引以爲名亡之證。管子戒篇云。夫師行而糧食於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晏子春秋問下篇云。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曾晏書剌取孟子。而文有不同。○注言聖至民也。○正義曰。聖人。卽先王也。先王但有春遊秋豫。一休一助。爲民而出。無此從上從下從獸樂酒之事也。先王旣非無事空行。故晏子欲效法。亦不無事空行也。其何修以比先王之觀如此。對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與發。補不足。【注】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脩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困。始與惠政。發倉廩以振貧困不足者也。【疏】注戒備至者也。○正義曰。鄭康成注禮記曾子問。高誘注淮南子精神訓。皆云。戒。備也。大修戒備。謂預備補助之事。卽晏子春秋所謂命吏計公掌之粟。籍長幼貧氓之數是也。景公將身親振給。故出舍於郊。示憂民困也。與與發義同。並言則有别。周禮地官。遂大夫則帥其吏而與甿。注云。與。舉也。故謂舉行惠政。廣雅釋詁云。發。開也。月令。雷乃發聲。注云。發。出也。故謂開發倉廩而出其粟。閩監毛三本作以振貧困不足者也。振卽古賑字。晏子春秋云。吏所委發倉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癃老者七十人。賑贍之然後歸也。

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注】大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疏】注大師至名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大師下大夫二人。天子之官。樂師與大師自別。趙氏以太師爲樂師。蓋以諸侯之官大師爲之長。卽樂師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正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注云。大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之瞽矇正焉。杜預曰。矇也。大師也。按論語有大師摯。少師陽。是諸侯亦有大師少師之官。凡言工。皆瞽矇也。大師少師亦瞽者爲之。故通稱工。大師樂工之長。非樂官之長。周禮春官有大司樂樂師同官。其職掌教國子。與尙書典樂官同。非瞽者爲之。劉氏台拱經傳小記云。國語。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按細大有以聲言者。上章言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是也。有以調言者。此言細鈞大鈞是也。有以器言者。此言昭其大鳴其細是也。鈞亦作均。

春秋昭二十年服注云。黃鐘之均。黃鐘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續漢志云。天子常以日冬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西京郊祀宗廟樂。惟用黃鐘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旋宮以七聲爲均。蓋古所謂均。卽今所謂調。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爲六十調。皆具五聲。故有五均。而韋注細均爲徵羽角。大均爲宮商者。古人以聲命調。若孟子言徵招角招。師曠言淸商淸徵淸角。皆是謂名。韋氏之意。或亦爾也。

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注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好君。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道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喩宣王。非其矜夸豐宮而欲以苦賢者。

疏注言臣至過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嬉。媚也。孟康注漢書張敞傳云。北方人謂媚好爲詡畜。畜與嬉通。說文。媚。說也。故媚好謂之畜。相說亦謂之畜。又謂之好。孟子梁惠王篇。畜君者。好君也。本承上君臣相說而言。故趙氏注云。言臣說君謂之好君。好畜古聲相近。畜君何尤。卽好君何尤。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孔子閒居及坊記注並云。畜。孝也。釋名云。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說好也。畜孝好聲並相近。畜君者。好君也。絳水者。洚水也。皆取聲近之字爲訓。後世聲韻乖。而古訓遂不可通矣。阮氏元毛詩王欲玉女解云。許氏說文金玉之玉無一點。其加一點者。解云。朽玉也。從王有點。讀若畜牧之畜。毛詩玉字皆金玉之玉。惟民勞篇王欲玉女玉字。專是加點之玉。詩言玉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好女者。臣悅君也。召穆公言王乎。我正惟欲好女畜女。不得不用大諫也。孟子曰。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孟子之畜君。與毛詩召穆公之玉女無異也。後人不知玉爲假借字。是以鄭箋誤解爲金玉之玉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訧。罪也。邶風毛傳。訧。過也。亦作郵。釋言。郵。過也。亦作尤。孟子引詩畜君何尤。○注孟子至賢者。○正義曰。道。言也。閩監毛三本。作導晏子景公之事者。阮氏元校勘記云。道導古今字。古書多用道。矜夸豐宮。閩監毛三本夸作誇。誤增言旁。而欲以苦賢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苦作若。形相涉而誤也。按苦有困辱之義。漢書馮奉世傳。爲外國所苦。是也。廣雅釋詁云。苦。窮也。謂宣王言賢者亦有此樂乎。是自矜夸其豐宮。而用以困辱賢者。故孟子言晏子景公之事。以感喩而非斥之。

章指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爲慢遊之樂。不循肆溢之行。是以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也。疏與天至之行。○正義曰。賈子新書道術篇云。反敬爲嫚。嫚與慢同。說文心部云。慢。惰也。先王因助給而遊。非無事而空行也。無事空行。是爲慢遊矣。肆古本作四。周氏廣業云。注云。流連荒亡。皆暴君之溢行。則四溢爲是。董子繁露云。桀紂驕溢妄行。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韓本作事是也○。是以至田也。○正義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周書無逸篇文。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注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

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疏注謂泰至毀壞。○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封禪書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是古明堂。至漢武帝時猶有遺跡。釋地續云。左傳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注云。鄭桓公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邑在祊。祊在琅邪國費縣東南。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於魯。以從魯所宜。計爾時距東遷五十六年。泰山下湯沐邑。鄭尙能守之。則明堂仍爲周天子所有。齊焉敢侵。不知幾何時而爲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孔氏廣森經學巵言云。此非郊國中明堂。明堂爲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築明堂于塞外而朝諸侯。楊倞注云。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嶽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壇上。蓋其堂祀方明。故以明堂名之。而朝事義言方明之下。公侯伯子男覲位。亦並與明堂位同。漢時公玉帶上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近泰山明堂之遺象。金氏榜禮箋云。巡狩則方岳之下覲其方之羣后。亦曰明堂。孟子書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左氏傳爲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並主斯說。此皆用趙氏義。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明堂在魯地。而後爲齊有。不知所始。若謂泰山明堂。因巡狩而設。則西南諸嶽。其有無明堂。不見經傳。且欲行王政。而但以文王治岐爲言。其於立言之意。亦多不合。不知此卽出王配帝所也。古明堂之制。原爲饗帝而設。自黃帝以來。唐虞夏商俱有之。但饗帝必有配。后稷旣配天於郊。而文王則配天於明堂。且天子饗祖爲宗。必有宗祀。而周制以文王當之。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者。是宗祖之祭。周頌我將。詩小序。所云祀文王於明堂。則配帝之祭也。特魯本侯國。諸侯不敢祖天子。則祖文宗武。非魯宜有。而獨文王以出王之故。大宗之國。不祖而宗。因特立周廟在祖廟之外。而又以文當配帝。特設明堂爲出王配帝之所。蓋天子二郊。旣祭昊天上帝。而於明堂則兼及五帝。原是殺禮。故明堂九室。祗以中央太室。與東西南北之太廟合名五室。而祀方明於其中。故天子祖文王於明堂。而魯則得以大宗宗之。天子以歲祭饗上帝於明堂。而魯亦得以四時迎氣。五方饗帝。十二月聽朔降及之。蓋周郊在二至。而魯郊祇在孟春祈穀。季秋報享。鎬京明堂並祀文武。而泰山明堂。則祇祀文王。孝經所謂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者。專指此泰山明堂爲言。若然則其舉文王治岐。亦卽因祭文王而推本及之。以治岐者亦宗祀所自來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毀泉臺注云。毀。壞之也。故趙氏以壞釋毀。○注已止也。○正義曰。毛詩傳箋。鄭氏禮注。韋昭國語注。高誘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注皆然。不勝數。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注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疏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正義曰。阮氏元明堂論云。粵惟上古。水土荒沈。穡穴猶在。政教朴略。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圓下方。重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於是。祭先祖則於是。朝諸侯則於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於是。饗射獻俘馘則於是。治天文告朔則於是。抑且天子寢食恆

於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於是天子所居。在郊畿王城之中。三門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面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於祭昊天上帝。則有圜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敎國子獻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旣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於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於此。或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於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蹟。譬之上古衣裳未成。始有蔽皮。權輿初制。雖尙遜庶。後世聖人采備繪繡。無廢赤芾之垂。車成金玉。不增大路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雖蔡邕盧植。實知其名同地之制。尙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蔽衆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蓋未能融洽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絕學。試執吾言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別勘成書。以備稽覽。括其大指。著於斯篇。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注】王言王政當何施。其法寧可得聞。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注】言往者文王爲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脩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爲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疏】注言往至王政。○正義曰。往卽昔也。史記周本紀云。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然則文王爲西伯治豐未久。故孟子以爲治岐。趙氏以爲爲西伯時也。○注使岐至法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言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淮南子要略訓云。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是紂時稅重也。趙氏佑溫故錄云。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與孟子此文脗合。鄭氏注謂古者爲殷時。則正是紂廢其法。而文獨脩行之。○注賢者至土地。○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注云。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位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孔氏正義云。得采國爲祿而不繼世。故云祿。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畿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也。畿外諸侯。世世象賢。傳嗣其國。公卿大夫輔佐于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然則世祿兩分。世謂繼世爲諸侯。祿謂但食采地。此仕者世祿。比例天子之內諸侯。不可世爵。祇可世祿。則世祿謂世食其采地。故云賢者子孫。解世字也。必有土地。解祿字也。昭公三十一年公羊傳云。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趙氏所本也。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毛詩大雅文王篇。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傳

云。世者。世祿也。○注關以至稅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譏。問也。問。亦難也。周禮地官大司徒。制天下之地征。注云。征。稅也。○注陂池至之也。○正義曰。毛詩陳風。彼澤之陂。傳云。陂。澤障也。周禮雍氏注云。池謂陂障之水道也。是澤爲陂池也。毛詩。無逝我梁。傳云。梁。魚梁也。周禮𩇕人掌以時𩇕爲梁。鄭司農注云。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王制云。然後漁人入澤梁。注云。梁絕水取魚者。此云澤梁。故知爲魚梁也。○注孥妻至子也。○正義曰。孥與奴同。假借作帑。國語鄭語寄孥與賄焉。楚語見藍尹亹載其孥。注皆云妻子日孥。晉語以其孥適西山。注云。孥。妻子也。文公六年左傳。宣子使臾駢送其帑。注云。帑。妻子也。引詩者。小雅常棣第八章。毛傳云。帑。子也。禮記中庸引此詩。鄭氏注云。古者謂子孫日帑。詩正義云。上云妻子好合。子即此孥也。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日。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周禮秋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藁。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舂人藁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日。予則奴戮汝。論語日。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日。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爲奴。欲焚其籍也。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賈氏疏云。先鄭引尙書予則奴戮汝。及論語箕子爲之奴。皆與此經奴爲一。若後鄭義。尙書奴爲子。若詩樂爾妻孥。孥即子也。後鄭不破者。亦得爲一義。玄謂奴男女從坐沒入縣官者。謂身遭大罪合死。男女沒入縣官。漢時名官爲縣官。非謂州縣也。按說文女部云。奴。奴婢。皆古之罪人也。周禮日。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藁。呂氏春秋開春篇云。叔嚮爲之奴。高誘注云。奴。戮也。律坐父兄沒入爲奴。然則凡父兄妻子從坐沒入之罪名爲奴。罪人不孥。謂罪及本身。不沒入其父兄妻子爲奴也。故賈氏謂先鄭後鄭義同。不罪其妻子。即是不以其妻子爲奴。說文別無孥字。是罪人爲奴婢爲此奴。因而妻子子孫通稱爲奴。古者大罪坐其妻子。亦僅沒爲奴婢。殊于秦人族誅之法。而文王猶除之。僅及本身。非謂本身奴罪亦除之也。潛夫論述赦篇云。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日。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又論榮篇云。堯聖父也。而丹朱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鯀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僖三十三年左傳。晉季臼引康誥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昭公二十年傳。苑何忌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正文王罪人不孥之事也。罪人。謂加罪于人。即不慈不孝不友不恭。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也。不孥。謂本身惡宜加罪。其父子兄弟不從惡。則不坐也。若從惡即是本身有罪。當不止奴戮。故王符引丹朱有聖父。鯀有聖子。管蔡有聖兄。不當因其本身之罪。擬及其父子兄弟也。孫氏星衍云。罪不相及論云。康誥云。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者。說文。矧。詞也。字作弞。言此元惡大憝。其惟不孝不友之人。所爲大惡。必不謀於骨肉親戚。下云子不祗厥父事等是也。云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者。弔。善也。弔茲猶茲弔。言惟慈善者不爲政人所罪。政人即下文惟厥正人。若大正少正之屬也。下云天惟與我民當斷句。言有常之民。爲天意所與。下云大泯亂。日乃其速由又當斷句。言大泯亂彝常之人。乃其召罪也。日同爰。速。召也。由同繇。過也。謂罪也。速由。即酒誥自速辜之

義。書意言大惡之人。所寢父兄教誨子弟勸匡。而其父兄子弟亦有善者。不可株連坐罪。此善人有彝常爲天所與。淫亂彝常之人。乃自取罪。尤應加以文王不教之罰耳。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注】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疏】文王至四者。○正義曰。書無逸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是其事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注】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煢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疏】注詩小至此也。○正義曰。引詩在正月篇第十三章。煢作惸。毛傳云。哿可。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猶可。惸獨將困也。說文云。哀。閔也。惸即閔。閔亦憐也。單則弱。困則羸。趙氏本毛傳而申之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鄭注大司寇云。無兄弟曰惸。洪範云。無虐煢獨。小雅正月篇云。哀此惸獨。唐風杕杜篇云。獨行睘睘。周頌閔予小子篇云。嬛嬛在疚。說文。赹。獨行也。並字異而義同。孟子梁惠王篇。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襄二十七年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則無妻亦謂之寡。鰥寡孤一聲之轉。皆與獨同義。因事而異名耳。王曰。善哉言乎。【注】善此王政之言。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注】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爲不行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注】王言我有疾。疾在好貨。故不能行。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注】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籠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四方啓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疏】行者有裹囊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孔本同。石經閩監毛三本韓本囊作糧。按鹽鐵論。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與裹囊合。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孟子以積與裹對。倉與囊對。謂積穀於倉。裹糧於囊也。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有三乃字。二于字。曰餱又曰糧。曰橐又曰囊。皆重文以助句。至孟子釋詩。止積倉裹囊四言也。俗本改裹囊爲裹糧。則詩于橐于囊句僻贅矣。舊疏釋孟子之言云。

故居者有穀積于倉。行者有糧裹于囊。則北宋作疏時。商作行者有裹囊。○注詩大至光也。○正義曰。詩在公劉篇首章。乃詩作迺。古字通也。音義作糇。詩作餱。詩釋文云。字或作糇。說文無糇字。食部。餱。乾食也。毛本作餱。戢。詩作輯。毛傳云。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云。邰國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鬬其民。乃裹糧食於橐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詩以積倉與上場疆對。場疆是二事。故鄭以積爲委積。與倉對亦爲兩事。趙氏謂積穀于倉。與鄭異也。爾雅釋詁云。輯。和也。故毛鄭皆以和釋之。說文戈部云。戢。藏兵也。詩云。載戢干戈。藏兵不戰。所以安民。故趙氏以安釋之。惟和則安。亦惟安則和。二義可相傳。以寵釋光。詩長發箋云。寵。榮名之謂。榮名即毛傳顯於時之義。鄭云。光大則讀光爲廣。與毛趙異也。○注戚斧揚鉞也。○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考工創物小記云。斧屬之器。說文云。斧。斫也。戉。大斧也。戚。戉也。余謂斧斤異於戈戟者。戈戟鋭鋒。斧斤闊鋒也。故用之爲斫擊。戈戟之鋒鋭。同於矛之刺。但矛直刺。而戈戟則橫擊以刺之也。公劉之詩云。干戈戚揚。毛傳云。戚。斧也。揚。戉也。正義云。廣雅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太阿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戚之言蹙也。其刃蹙狹。對戉名揚者言之。彼爲發越飛揚。故其刃侈張。蹙之張之。顧名思義。曰戚曰揚。弗可易也。戉今俗名月斧。以爲象形。然實戉聲之譌也。趙氏不釋干戈。箋云。干。盾也。戈。句矛戟也。考工創物小記云。冶氏爲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倨句外博。重三鋝。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戈戟並有內有胡有援。二者之體。大略同矣。其不同者。戟獨有刺耳。故說文云。戈。平頭戟也。戟。有枝兵也。然則戈爲戟之無枝者矣。說文言枝。考工言刺。枝刺一物也。是故戈之制有援。援其刃之正者橫出以啄人。其本即內也。內橫貫于柲之鑿而出之。故謂之內。援接內處下垂謂之胡。胡上不冒援而出。故曰平頭也。方言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閒謂之釨。或謂之鏔。吳揚之閒謂之戈。此言內之無刃者。謂之戈也。說文。孑。無右臂也。戈右無刃謂之孑者。假借會意。而象其形以名之也。又云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此言戈內之有刃者謂之戟也。戈之刃在援與胡。其用主於援。戟則刃之在援在胡。依然一刃。而復有刺之刃。則其用主於刺。三刃者。一援一胡一刺也。○注又以至道路。○正義曰。閩監毛三本作又以武備之。曰方啓行道路。按毛傳云。張其弓矢。束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箋云。爰。曰也。公劉之去邰。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鄭釋爰爲曰。用爾雅釋詁文。毛但云方開道路。則不釋爰爲曰。第作于是而已。爾雅釋詁又云。爰。于也。是也。趙氏云。又以武備辟弓矢斯張干戈戚揚也。云之四方。之字釋行。四方釋方。謂爰方啓行爲于四方啓行。參用毛傳與鄭不同。以趙推毛。毛傳以方爰是四方之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注王言我有疾。疾在好色。不能行也。對曰。

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注詩大雅緜之篇也。亶甫。太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太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太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也。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疏注詩大至古公。○正義日。詩在緜篇第二章。甫詩作父。古字通也。毛傳於首章云。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爲名爲字。毛氏不定。趙氏以爲名者。如春秋齊侯祿父季孫行父。皆以父爲名。不必字也。按古猶昔也。當謂古昔公亶甫。公亶甫三字稱號。猶公劉公非公祖類。加公於名上而已。○注來朝至疾也。○正義曰。箋云。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早解來朝。疾解走馬。避惡解其早且疾之故。劉熙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趙氏云。疾解走字也。來朝爲早易明。故不釋耳。○注率循至下也。○正義曰。毛傳云。率。循也。滸。水厓也。箋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率循。爾雅釋詁文。滸水厓。釋水文。涯厓字通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太史公周本紀云。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自邠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餘里。登山涉水。敘次如畫。然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則詩水字又與漆沮無涉。似益精確矣。○注姜女至居也。○正義曰。毛傳云。姜女。太姜也。胥。相也。宇。居也。箋云。爰於及與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太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太姜之賢智也。太姜爲太王妃。與太任太姒爲周室三母。詳見列女傳。趙氏以於是釋爰。以與釋及。以相釋胥。以居釋宇。與毛鄭同。惟不用自來之訓。而以聿來爲俱來。聿猶律。說文彳部云。律。均布也。蔡邕月令章句云。律。率也。漢書宣帝紀注云。率者。總計之言也。均總卽俱。趙氏以自來之義不協。故讀聿爲律爲率也。相土居。卽詩正義云相土地之可居也。管子樞言篇。與人相胥。注云。胥。視也。說文云。相。省視也。胥之爲視。卽相之爲省視也。

章指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誘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貨好色。孟子推以公劉太王。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者也。疏夫子至誘人。○正義曰。論語子罕篇文。論語作循循。後漢書趙壹傳云。失恂恂善誘之德。三國志步騭傳云。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並作恂恂。與此章指同。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注假此言以爲喻。

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注言無友道。當如之何。疏比其反也。○正義曰。音義云。比。丁必二切。及也。高誘注呂氏春秋達鬱篇云。比猶致也。致卽審推之致爲至。故論語比及三年。皇侃義疏云。比。至也。孫氏以比及連文。故以比有及義。按比之義爲方。比方猶言譬如。孟子謂託孥於友而友諾之矣。設若其反。則其友未嘗顧恤而致凍餒其妻子。今人設言尙云比方。正其義也。論語比及三年。當亦云比方及於三年爾。　王曰。棄之。注言當棄之絕友道也。疏注絕友道也。○正義曰。哀公十五年左傳云。絕世于良。注云。絕世。猶言棄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注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疏注士師獄官吏也。○正義曰。見周禮秋官。　王曰。已之。注已之者。去之也。疏注已之者去之也。○正義曰。詩陳風墓門篇。知而不已。箋云。已。猶去也。按去之謂罷退其職。禮記學記云。古者仕焉而已者。論語。令尹子文三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注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王顧左右而言他。注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疏注王慙至言也。○說文頁部云。顧。還視也。詩晉風。顧瞻周道。箋云。回首曰顧。左右立王少後。視之必回首。故云左右顧視。卽回旋視之也。周禮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撢人。道國之政事。注並云。道。猶言也。故以道解言。　章指。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疏無墮其職。○正義曰。墮許規切。亦音隋。墮廣韻在四支。俗作隳。呂氏春秋必已篇。愛則隳。高誘注云。隳。廢也。禮記月令毋有壞墮。釋文云。墮本作隳。周禮守祧旣祭則藏其隋。儀禮士虞禮注作旣祭則藏其墮。是墮又讀隋也。此當爲墮敗之墮。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注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樹大木也。當有累世脩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爲舊國可法則也。疏注故者至高也。○正義曰。國策秦策。寡人與子故也。楚辭招魂。樂先故些。高誘王逸注並云故舊也。喬高。爾雅釋詁文。○注人所至則也。○正義曰。尙書君奭云。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屛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江氏聲集注音疏云。百姓。異姓之臣。王人。王之族人。同姓之臣也。无不秉持其德。明恤政事。乂讀當爲艾。艾。相也。辟。君也。惟此羣臣。各稱其德以諧相其君。此指上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等。所謂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也。　王無親臣矣。注今王無可親任

之臣。【疏】注今王至之臣。○正義曰。詩邶風仲氏任只箋云。任。以恩相親信也。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云。觀其任廉。注云。任。以信相親也。是親臣爲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注】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爲惡當誅亡。王無以知也。【疏】注言王至知也。○正義曰。往日解昔者。所知解所進。進者。引也。登也。知其人乃登進之使爲臣也。誅。責也。亡。喪棄也。始不詳審而登進之。固以爲知其賢也。久而爲惡至于誅責而棄去之。則是始以爲知之者。原未嘗知之也。今日不知其亡。謂不知其今日之亡。經文倒言之也。故下王問何以先知其不才。閩監毛作我無以名之。非。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注】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注】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親疏相踰。豈可不重慎之。【疏】注如使至慎之。○正義曰。忽之言遂忘也。荀子正名篇云。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芴然即忽然。粗即不精心意。精猶靜也。靜其心意。乃能詳審。今忽忽若遂若忘。解如不得已之狀也。已。止也。不得已者。本不當用。因無人充職。姑且用之。故云不得已而取備官。不得已而取備官。乃是明知其不才而姑且用之。今原非明知其不才。但以不精心意若遂若忘。昏昏忽忽。故言如不得已。如者。擬而形容之之詞也。經以如不得已形容不詳審之狀。趙氏以忽然不精心意形容如不得已之狀。國語魯語。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注云。僮。僮蒙。不達也。正忽然不精心意之謂。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注】謂選大臣防比周之譽。核鄉原之徒。論語曰。衆好之必察焉。【疏】注選大至察焉。○正義曰。累世修德輔君以道。是大臣也。文公十八年左傳云。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漢書谷永傳云。無用比周之虛譽。注云。比周。言阿黨親密也。鄉原之徒。若漢之胡廣。晉之王祥。以虛名而登上位。宜核其實。引論語者。衛靈公篇文。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注】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疏】注衆惡之必察焉。○正義曰。亦論語衛靈公篇文。○注惡直至忠正。○正義曰。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文選上林賦注云。蕃與繁古字通。管子參患篇云。行邪者不變。則群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荀子臣道篇云。不卹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

注云。人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此朋黨毀忠正也。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云。司農爲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注】言當愼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疏】注言當至三宥。○正義曰。尚書呂刑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周禮秋官掌戮掌斬殺注云。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司刑掌五刑之法。殺罪五百。注云。殺。死刑也。經言可殺。故知爲大辟之罪也。五聽者。周禮秋官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是也。三宥者。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是也。○注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正義曰。禮記王制文。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注】行此三愼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章指。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則四方瞻仰之。以爲則矣。【疏】人君選賢退惡。○正義曰。白虎通云。進善乃以退惡。○翔而後集。○正義曰。論語鄉黨篇文。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後古本作后。韓詩外傳載楚王使人齎金請接輿治河南。辭不受。其妻曰。不如去之。乃變姓名。莫知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鄭箋云。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趙引此見人君當審愼用人之意。其進銳者其退速。注云不審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退而悔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愼如之何。正與此同。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注】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注】於傳文有之矣。曰。臣弒其君可乎。【注】王問臣何以得弒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注】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爲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弒其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疏】注書云獨夫紂。○正義曰。荀子議兵篇云。誅桀紂若誅獨夫。故太誓云獨夫紂。此之謂也。趙氏引書。蓋卽謂此。又正論篇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與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漢書劉向傳。以蕭望之周堪劉向爲三獨夫。顏師古云。獨夫猶言匹夫。章指。言

孟子言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齊王。垂戒於後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注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疏注巨室至人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巨。大也。引爾雅者。釋宮文也。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云。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詩鄘風作于楚宮。又作于楚室。毛傳云。室猶宮也。此皆宮室通稱之證也。呂氏春秋驕恣篇云。齊宣王爲大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翟氏顥考異云。孟子巨室之言。疑即親斲而發。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注云。工師。司空屬官也。又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注云。工師。工官之長也。爲司空屬官。故爲主工匠之吏。吏即官也。莊公二十二年左傳云。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爲工正。注云。掌百工之官。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工正。工官之長。總掌百工。如月令工師之職。然則工師又名工正也。考工記攻木之工。有匠人爲百工中之一工。禮記雜記云。匠人執羽葆注云。匠人。工人也。是匠亦通稱工。此經上言工師。下言匠人。故趙氏於工師互稱主工匠之吏。於匠人互稱工匠之人。國語魯語云。嚴公丹桓公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注云。匠師慶。掌匠大夫御孫之名。周禮地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由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儀禮釋官云。據國語。則匠師之官。諸侯亦有之。鄉師下大夫。匠師與鄉師同。諸侯之官降於天子。匠師蓋士爲之。趙氏以工師爲主工匠。然則匠師即工師。月令以其令百工稱工師。周禮國語以其專主攻木。稱匠師歟。抑主百工者自有工師。專主攻木者。別有匠師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注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正法。壯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何如也。疏注姑且至如也。○正義曰。詩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毛傳云。姑。且也。姑且疊韻字也。定公五年左傳云。吾未知吾道。註云。道猶法術。法即是道。呂氏春秋仲春上農等篇。高誘皆注云舍置也。又必己篇云。舍故人之家。高誘注云。舍。止也。故以置釋舍。而云王止之。說文教部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易象傳習教事。虞氏注云。巽爲教令。令猶命也。下文言何以異於教玉人。則此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即下所云教也。故預於此以命釋教。爾雅釋詁云。使。從也。此云使工師求大木。下云使玉人彫琢之。皆任使之義。求木琢玉。必從工匠玉人爲之。能勝任與不能勝任。王董其成而喜之怒之可也。今不從彼而從我。所以求之斲之雕琢之之法。豈能之。故云從我之教命。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注二十兩為鎰。彫琢。治飾玉也。詩曰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者乎。疏注二十兩為鎰。○正義曰。禮記喪大記云。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云。二十兩為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儀禮既夕注同。史記平準書。黃金以溢名。孟康云。二十兩為溢。漢書張良傳賜良金百溢。服虔云。二十兩為溢。呂氏春秋異寶篇。金千鎰。高誘注云。二十兩為一鎰。漢書解鎰字。皆與趙氏同。國語晉語黃金四十鎰。韋昭注亦云二十兩為鎰。惟文選詠懷詩。黃金百溢盡。注引賈逵國語注云。一鎰二十四兩。又吳都賦金鎰磊砢。劉淵林注云。金二十四兩為鎰。二者皆見文選注。當是李善誤衍四字。賈公彥既夕疏云。二十四兩曰溢。亦衍四字。按孫子算經云。稱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為一絫。十絫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一石。四鈞為一百二十斤。故一百二十斤為一石。以每斤十六兩通之。是一石為一千九百二十兩。一斗為一百九十二兩。一升為一十九兩二錢。古以二十四銖為兩。不以十錢為兩。以一十九兩二錢乘二十四銖。得四百六十銖零八絫。於四百八十銖減去四百六十銖零八絫。餘一十九銖零二絫。置一升四百六十銖零八絫。以二十四除之。確得一十九銖零二絫。是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為四百八十銖。即是二十兩。甄鸞五經算術云。以十六乘之。為積一千九百二十兩。以溢法二十兩除之。得九十六溢為法。置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以米一斛為百升為實。實如法得一升。不盡四升。與法俱再半之。名曰二十四分升之一。此不用銖法而用石法。以九十六溢除百升。每溢一升。除去九十六升。尚餘四升。故云不盡四升。半其四升為二升。再半其二升為一升。半其九十六為四十八。再半其四十八為二十四。二十四分升之一。即九十六分升之四。以九十六分升之四。約為二十四分升之一。所謂可半則半之術也。鄭氏以為粟米法本溢法石法言之。則明其為二十兩。賈氏作疏。不致違背之。以為二十四。知二十四之四。必為衍字。推之文選注。蓋亦衍也。阮氏元校勘記云。經注中鎰字。皆俗字也。當依儀禮作溢。溢之言滿也。滿於十六兩為一斤之外也。○注彫琢至其章。○正義曰。爾雅釋器云。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說文云。雕琢文也。琢。治玉也。則雕琢同。禮記少儀注云。雕。畫也。禮器注云。琢當為篆。畫者。分界之名。篆者。文飾之名。是雕篆治之。而琢則飾之。說文蓋互見之。散文則通。故雕亦為琢。琢亦為治也。考工記玉人之事。所掌圭璧冒瓚琮璋等。有繅藻首衆好射勺鼻衡等篆飾。則有雕人文闕。蓋言雕琢之事也。璞。猶樸也。玉之未治者為璞。必治之飾之。而後成器。故趙氏以治飾解之。引詩者。大雅棫樸第五章也。詩作追琢其章。毛傳云。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毛以下言金玉。故以彫屬金。與爾雅異。孔氏正義以為

對文則別是也。鄭氏箋云。追琢玉使成文章。趙氏以彫易追。本毛氏也。用以證治玉飾玉。專指玉言。則同鄭氏矣。○注雖有至治乎。○正義曰。萬鎰爲一萬二千五百斤。故衆多。言玉雖衆多。不能不委任於人。猶國雖廣大。不能不委任於人也。蓋玉人學治玉之道。乃能治以其衆多而矜重之。既不能自治。而又不委任之而舉其尉。雖有良工。弗能善其事矣。教人治玉。謂舍其彫琢之正法。而從己之教命。所教違其所學。為能得其道哉。

章指。言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從己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圭。害惡之致。何可不察哉。疏人不成道玉不成圭。○正義曰。禮記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趙氏語本此。古本作玉不成器。周氏廣業云。依韻當作圭。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注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朞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疏注五旬至六旬。○正義曰。說文勹部云。旬。徧也。十日爲旬。鄭康成注儀禮禮記。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旬爲十日。故五旬爲五十日。戰國策齊策云。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王曰善。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此三字當是五字之譌。引書者。堯典文。王肅注堯典云。期。四時也。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引此以明旬爲十日之證。○注天與不取懼有殃咎。○正義曰。說文歹部云。殃。咎也。國語越語云。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爲之災。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云。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淮陰侯列傳云。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說苑談叢引作時至不迎。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注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篚厥元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注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犇。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疏注三仁尚在樂師未犇。○正義曰。論語云。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殷本紀云。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

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遂率諸侯伐紂。周本紀云。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樂師即所云太師疵少師彊也。當武王會孟津時。且以天命未去。未可伐紂。必俟三仁既喪。樂師既去。乃率諸侯伐紂。然則在文王時。其未可伐。益可知也。燕策云。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孟子言文武之時不可失。即孟子所謂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而策不違其辭耳。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注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時。則可取之。疏注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運。徙也。淮南子原道終身覽冥等篇。高誘注皆云。運。行也。故以行釋運。以行字未了。以奔走申之。奔走而去。是行亦即是避也。

章指。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得。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疏征伐至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順民篇云。先王先順民。故功名成。古本無複天意得三字。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將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注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伐齊救燕。宣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注成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方千里。何畏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注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嚮也。東嚮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

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爲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也。

疏注此二至息也。○正義曰。逸篇義見前。王氏鳴盛尚書後辨云。書序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湯征中語。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天下信之之言。不似尚書之文。又滕文公篇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云云。云湯始征自葛載。與梁惠王篇所引小異。而梁惠王篇明稱書曰。滕文公篇則否。言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與天下信之之文絕殊。信乎皆非尚書文也。僖公年公羊傳云。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按荀子王制篇云。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奏記。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然則東西而征云云。乃本周公事。孟子引以釋書耳。襄公十四年左傳云。有君不弔。注云。弔。恤也。史記宋微子世家云。魯使臧文仲往弔水。集解引賈逵云。問凶曰弔。恤即問凶也。鄭氏注周禮譚人。考工記匠人。禮記玉藻。皆云面。猶鄉也。鄉同嚮。亦同向。鄭氏注皋陶謨云。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衞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五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鎭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趙氏此注云。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本禹弼成五服而言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西夷北狄。嘗見前明翻刻北宋板。趙注本上下皆作夷字。趙注梁惠王篇云。東向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又注盡心云。四夷怨王。滕文公正義云。湯之十一征而天下無敵者。故東面而征其君。則西夷之國怨之。以爲不征其我君之罪。南面而征其君。則北夷之國怨之。以爲不征其我君之罪。而先於彼。盡心正義云。故南面而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惟梁惠王正義引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次釋孟子西夷北夷之言亦同。書作西夷北狄。孟子三處皆作西夷北夷。魏晉間采孟子作尚書。始改北夷爲北狄。以與西夷儷句。北宋時爲正義者。猶未誤作狄字。爾雅釋天云。蝃蝀。虹也。霓爲挈貳。注云。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闇者爲雌。曰霓。說文雨部云。霓屈虹。青赤或白色。蓋青赤所謂雙色也。白色所謂闇也。虹青赤而彎曲。故云屈也。詩蝃蝀云。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周禮視祲注云。隮。虹也。故云雨則虹見。當其望也。雨猶未降。及誅君弔民。乃若時雨降也。呂氏春秋愼大篇云。湯立爲天子。夏民大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大戴禮主言篇云。孔子曰。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弔其民。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則民悅矣。孟子釋書之辭。蓋當時傳聞如是也。徯。待。后。君。皆爾雅釋詁文。漢書武帝紀集注引應劭云。蘇。息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穌。生也。鄭注樂記云。更息曰蘇。孟子梁惠王篇引書后來其蘇。蘇與穌通。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

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注拯。濟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濟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疏今燕至王師。○正義曰。戰國策燕策云。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子之相燕。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云云。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此齊往征燕。燕民迎王師之事也。○遷其重器。○正義曰。戰國策望諸君報燕書曰。率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歷室。高誘注云。子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鮑彪注云。故鼎。齊所得燕鼎。然則重器即指歷室之鼎也。昭七年左傳云。齊侯次於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此亦燕器之可考者。○注拯濟至可哉。○正義曰。易渙初六用拯馬壯吉。釋文引伏曼容注云。拯。濟也。文選思元賦。蒙厖褫以拯民。舊注同。周禮大司徒注云。拼拯天民之窮者也。拼同拯。拯同救。趙氏既以濟釋拯。又云濟救。義詳備也。國監毛三本作拯。猶拯也。十行本作拯。所也。誤。國語吳語係馬舌注云。係。縛也。禮記儒行不累長上注云。累。縈也。縈與係通。說文云。係。絜束也。絜猶結。束即縛。漢書張釋之傳。蹴而結之注云。結讀曰絜。儀禮士喪禮注云。組繫爲可結也。是係累爲縛結也。國策秦策云。張儀之殘樗里疾也。高誘注云。殘。害也。又云昔智伯瑤殘范中行注云。殘。滅也。史記樊酈滕灌傳云。其二十七縣殘。集解引張晏云。殘。有所毀也。列子說符篇云。遂共盜而殘之。注云。殘。賊殺之。是殘兼殺害毀滅之名。故總括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謂之殘。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注言天下諸侯。素畏齊彊。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疏注言天至齊也。○正義曰。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國策魏策注云。固。久也。儀禮喪服傳敘素食注云。素。猶故也。後漢書呂布傳注云。素。舊也。舊。即久也。是素固同義。故趙氏以素解固。不仁則爲暴。故以行暴解不行仁政。即上所謂殘也。國策云。齊破燕。趙欲存之。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又云。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此天下諸侯謀齊救燕之事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

猶可及止也。注速。疾也。旄。老耄也。倪。弱小。緊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疏注疾速至老小。○正義曰。速疾爾雅釋詁文。禮記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射義旄期注云。八十九十曰旄。是旄即耄也。劉熙釋名釋長幼云。人始生曰嬰兒。或曰嫛婗。嫛。是也。言是人也。婗。其啼聲也。說文儿部云。兒。孺子也。女部云。婗。嫛婗也。禮記雜記云。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嘗聲之有。注云。嬰。猶鷖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鷖即嫛。嬰為嫛字。聲之轉。緊婗疊韻字。為小兒啼聲。緊倪即嬰兒。釋名解嬰為是人。非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親。婗。兒子也。婗亦兒也。方俗語有輕重耳。凡物之小者謂之倪。嬰兒謂之婗。麑子謂之麛。小蟬謂之蜺。老人齒落更生細齒謂之齯齒。義並同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弱小倪倪者也。閩監毛三本同。音義出緊字旄倪下。云詳註意。倪謂緊倪小兒也。作倪。倪者。誤也。說文云。返還也。商書曰祖甲返。返與反同。故以還釋反。史記燕世家云。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是燕所立君也。

章指。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夫將何懼也。疏伐惡至懼也。○正義曰。宣公十一年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伐惡無貪富義本此。考文古本作以小至大。足利本作以大王小。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注鬨。鬭聲也。猶構兵而鬭也。長上。軍率也。鄒穆公恐其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也。疏注鬨鬭至罰也。○正義曰。音義云。鬨。張胡弄切。一云鬭聲。從鬥下者。下降切。義意巷同。此字從門。丁豆切。與門不同。丁又胡降切。劉熙曰。鬨。構也。構兵以鬭也。說文云鬭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字亦作鬨。呂氏春秋愼行篇。崔杼之子相與私鬨。高誘注云。鬨。鬭也。鬨讀近鴻。緩氣言之。大雅召旻篇蟊賊內訌。鄭箋云。訌。爭訟相陷人之言也。義與鬨相近。○注長上軍率也。○正義曰。音義本作率。率與帥通。監本毛本誤作師。非也。周禮夏官敘官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注云。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賈氏疏云。六軍之將。還選六卿中有武者為軍將。又別言六鄉之吏者。據六鄉大夫。及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中有武者。今出軍之時。還遣在鄉所管之長為

軍吏也。兼官者。在鄉爲鄉官。在軍爲軍吏。若無武德不堪任爲軍吏者。則衆屬他軍吏。身不得爲軍吏。此穆公以小國一軍所云長上。蓋合指軍師旅卒兩伍等爵而言。故有三十三人之多。趙氏但舉軍帥以例其餘也。若以一軍言之。僅有一帥矣。以此時之軍吏。卽平時之鄉官。故凶年饑歲有救民之責。宜上告也。雖臨時選擇。有兼官。有不爲軍吏。不必皆所屬之鄉官。而有司平日不能愛民。不必所屬而皆疾視不救。其情勢有然矣。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注言往者遭凶年之阨。民困如是。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疏注有司至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贊能篇云。敢以告于先君。高誘注云。告。白也。白乃明顯之義。民間困苦達之于君。使之明顯。不使壅於上聞。故以白釋告也。戰國策秦策云。王兵勝而不驕。高誘注云。驕，慢也。呂氏春秋期賢篇云。吾安敢驕之。高誘注云。驕。慢之也。說文歹部云。殘。賊也。故以驕釋慢。以賊釋殘。賊之言害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注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注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疏注尤過也。○正義曰。毛詩鄘風許人尤之傳云。尤。過也。爾雅釋言作郵。古字通。襄公十五年左傳云。尤其室。注云。尤。責過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注君行仁恩。憂民困窮。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疏注君行至長矣。○正義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謂出命而惡。以惡反之也。行仁政斯民親上死長。謂出命而善。以善反之也。故前趙氏兼善惡之命言之。穆公行仁政。憂民窮困。則是哀矜。不哀矜卽是不行仁政。注亦互明之。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穆公行仁政。見於賈誼新書。有云鄒穆公有食鳧鴈者必以秕。毋得以粟。于是食無秕而求易于民。二石粟得一石秕。吏以爲費。請以粟食鴈。公曰。粟。人之上食也。奈何以養鳥也。若者民之父母。取倉中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子粟乎。粟在倉與在民，與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又新序稱穆公食不重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能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據其言與孟子所謂上慢而殘下者迥異。豈壅於上聞。罪固專在有司。而孟子一言悟主。乃側身修行。發政施仁。以致此歟。

章指。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乎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疏如影響自然也。○正義曰。管子心術篇云。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語亦見

任法篇。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云。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又說符篇云。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董子繁露包位權云。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報於下。賈子新書大政篇云。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寫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啍啍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漢書天文志云。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自然之符也。論衡寒溫篇云。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注】文公言我居齊楚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疏】注非其所事。○正義曰。言非其所當事也。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注】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可爲矣。【疏】無已。○正義曰。管子大匡篇云。公幵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又戒篇云。勿已朋其可乎。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勿已卽無已。史記魯仲連說燕將曰。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亡意卽無已。章指。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注】齊人幷得薛。築其城以偪於滕。故文公恐也。【疏】注齊人至恐也。○正義曰。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云。薛國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齊桓霸諸侯。黜爲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爲誰所滅。按孟子言齊人築薛。則薛已屬齊。故以爲齊人所幷。抑趙氏有所據。今不詳耳。江氏永羣經補義云。齊威王以薛封田嬰爲靖郭君。齊人將築薛。其時薛已滅也。史記正義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與滕切近是也。閻氏若璩釋地。按田齊世家孟嘗君傳。謂湣王三年庚子。封田嬰於薛。今考戰國策齊策。靖郭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齊貌辨見宣王曰。靖郭君曰。薛受於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此云先王。謂威王也。又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高誘注云。齊威王子宣王也。又孟嘗君在薛。齊王剸其顏色。高誘注云。齊宣王也。威王之子。淮南子人間訓云。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然則田嬰封於薛。在威王時無疑。此築薛。卽田氏築之。孟子於薛。薛餽兼金七十鎰。亦田氏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考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諫戒。謁者勿通。後有諫者曰。君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無益也。

乃毀城薛。薛本有城。靖郭君欲更築而崇之。故諫者甚多。而客言如是。滕文公言齊人將築薛。築卽築斯城也之築。曰將則固其初議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注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疏居邠。○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唐書言邠州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改爲邠。今惟孟子書用邠字。蓋唐以後傳錄之變也。翟氏灝考異云。說文邠字下云。周太王國。重文作豳。是邠實古字。漢書匡衡傳疏。大王躬仁邠國。貴恕已用之。師古注云。邠卽今豳州。師古尙在開元前。得云傳錄變乎。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邠。周大王國。在右扶風美陽。从邑分聲。豳美陽亭。卽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从山。从豩闕。按此二篆說解可疑。豳者。公劉之國。史記云。慶節所國。非大王國。疑一。漢地理志毛詩箋郡國志皆云豳在右扶風栒邑。不在美陽。疑二。地理郡國二志。皆云栒邑有豳鄉。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豳亭。疑三。從山豩聲。非有闕也。而云从豩闕。疑四。假令許果以豳合邠。當云或邠字。而不言及。疑五。蓋古地名作邠。山名作豳。而地名因於山名。同音通用。如郊岐之比。是以周禮籥章經文作豳。注作邠。漢人於地名用邠不用豳。經典多作豳。惟孟子作邠。唐開元十三年。始改豳州爲邠州。見通典元和郡縣志。郭忠恕云。因如幽而易誤也。按顧氏謂孟子多近今字。於豳之作邠外。又舉強之作彊。知之作智。辟之作避。女之作汝。說之作悅。說文虫部云。強。蚚也。蚚。強也。是強爲蟲名。弓部彊。有力也。與強字異。其力部云。勥。迫也。從力強聲。重文作勥。云古文從彊。然則彊而後可之彊當作勥。孟子作彊爲勥之省。勥省作彊。猶勥省作強也。說文矢部云。知。詞也。白部云。𥏼。識詞也。智乃𥏼省。禮智小智辭作智識者。皆宜作智。他書作知者通用也。說文辵部云。避。回也。口部云。辟。法也。從口從辛。節制其罪也。然則辟爲刑辟之辟。太王避狄之避。正宜作避。他書作辟者。省文也。說文汝爲水名。女爲婦人名。其爲爾汝之汝。本屬假借。書盤庚格汝衆。康誥汝爲小子亦作汝。則女之爲汝。不特孟子也。悅字說文所無。言部之說。爲詞說之說。而爾雅釋詁云。悅。樂也。亦從心。孟子諸字。皆非近今字也。顧氏失之。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注誠能爲善。雖失其地。後世乃可有王者若周家也。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注君子造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爲善法以遺後世也。疏注君子至世也。○正義曰。說文云。刱。造法刱業也。從井刅聲。讀若創。蓋創之義爲懲艾。經典多借創爲刱。故此經作創。趙氏以造釋之。國語周語云。以創制天下。注云。創。造也。亦刱作創矣。說文云。繼。續也。故以續釋繼。毛本經作彊。注作強。

石經經作強。宋本經亦作強。翟氏灝考異云。注文以平聲讀。則爲有力之彊。按爾雅釋詁云。
彊。勤也。淮南子修務訓云。功可彊成。高誘注云。彊。勉也。自彊爲善法。即自勉爲善法也。　章指。
言君子之道。正己任天。強暴之來。非己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者也。疏正己任天。○正義曰。古本作在天。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注問免難全國於孟子。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注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也。疏注皮狐至貨也。○正義曰。毛詩豳風七月篇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傳云。于貉。謂取貉。貉。貉皮。狐狸。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是狐貉爲豳地所有。故趙氏以皮爲狐貉之皮也。周禮太宰九貢有幣貢。鄭氏注云。幣貢。玉馬皮帛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然則皮馬玉帛皆通名爲幣。乃此皮幣對舉。下別言犬馬珠玉。則幣非統名。故以帛繒釋之。說文云。幣。帛也。戰國策齊策云。請具車馬皮幣。高誘注云。幣。束帛也。淮南子時則訓云。用圭璧更皮幣。高誘注云。幣謂元纁束帛也。儀禮士昏禮記云。皮帛必可制注云。皮帛儷皮束帛也。此皮帛即皮幣。秦策云。約車并幣。高誘注云。幣。貨也。故趙氏釋幣爲繒帛之貨。說文云。繒。帛也。帛。繒也。大宗伯公孤執皮帛注云。帛如今璧色繒也。是繒帛一物。毛詩七月篇云。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傳云。元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元衣纁裳。然則元纁束帛。亦豳地所有矣。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注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疏踰梁至居焉。○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兩縣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於孟子之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以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大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遠狄患。營都邑。改國曰周。○注屬會至去之。○正義曰。伏生尚書大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大王。亶父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每與之至無而攻不止。大王贅其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欲君之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

宗廟吾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也。遂策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國人之東修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翟氏灝考異云。按桑柔詩具贅卒荒傳。訓贅爲屬。疏云。謂繫綴而屬之。故書大傳並爲贅其耆老。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贅。最也。隱元年公羊傳。會。猶最也。何休注云。最。聚也。漢書武帝紀毋贅聚。如淳注云。贅。會也。會最聚並同義。說苑奉使篇。梁王贅其羣臣。卽屬其羣臣也。又云。孟子曰。大王屬其耆老。書傳曰。贅其耆老。是贅爲屬也。襄十六年公羊傳注云。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壻爲贅壻矣。劉熙釋名說贅肬之義云。贅。屬也。橫生一肉屬着體也。並事異而義同。然則趙氏以會釋屬。正以贅釋屬也。經上言土地。下言養人。土地何以能養人。以其能生五穀。供人飲食。故趙氏申言之。列子說符篇。牛缺謂盜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鹽鐵論刑德章云。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然則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蓋古有此語。不必專指土地。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注言樂隨大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疏注言樂至得也。○正義曰。史記孟嘗君傳云。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淮南子氾論訓云故終身而無所定趨。俶眞訓云。若周員而趨。高誘注並云。趨。歸也。歸市卽趨市。故趙氏以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得。日用之需。皇皇求利。故樂趨之。邠人樂隨大王而趨。故云若將有所得也。孟子所述。亦見莊子讓王篇云。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呂氏春秋審爲篇。淮南子道應訓。俱錄莊子之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所以養者土地也。所養者謂民人也。連。結也。民相與結連隨之衆多。復成爲國也。莊與孟小異而事略同。史記劉敬傳說高帝云。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馬箠卽策。所謂來朝走馬也。毛詩大雅緜篇傳云。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孔氏正義云。皆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也。唯彼云大王居豳。此因古公之下。卽云處豳爲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書傳略說。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故鄭於稷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有之。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與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邠。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說苑至仁篇云。大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其百姓。故事薰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

曰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人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踰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吳越春秋太伯傳云。古公亶甫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爲狄人所慕。薰鬻戎姤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所養。國所以亡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趙注交鄰章云。獯鬻。北狄彊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此章狄人無注。是獯鬻即狄也。吳越春秋似狄與獯鬻爲二種。按吳越春秋後漢趙氏所撰。蓋剌取史記說苑等書爲之。其書視諸說最後。而獯鬻姤狄之說。前此無之。未足爲據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注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己身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疏注非己至去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趙氏注盡心篇。揚子取爲我。云爲我。爲己也。是身己我三字轉注也。呂氏春秋貴生篇云。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高誘注云。爲。作也。專爲猶擅爲。作者。自我作之。不繼述也。申本有專擅之義。故以專釋爲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以效其功。又云所以效忠也。高誘注皆云。效。致也。戰國策西周齊秦諸策。高誘注皆云效致也。致即至。故以致釋效。章指。言太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處之也。疏太王至之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緜正義云。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太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云。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太王爲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按梁惠王上下篇至此二十二章。皆對時君之言。而結之以君請擇於斯二者。趙氏以權解之是也。權之義。孟子自申明之。聖人通變神化之用。必要歸於巽之行權。請擇者。行權之要也。孟子深於易。七篇之作。所以發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道。疏述文王周公孔子之言。端在于此。儒者未達其指。猶沾沾於井田封建而不知變通。豈知孟子者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注平謚也。嬖人。愛幸小人也。疏注平謚至人也。○正義曰。史記魯世家云。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

三桓之家。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爲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奮立。是爲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屯立。是爲康公。康公九年卒。子匽立。是爲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爲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二十二年。平公卒。漢書律厤志。魯平公名旅。與史記異。周書謚法解云。治而無眚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說文女部云。嬖。便。嬖愛也。隱公三年左傳。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注云。嬖。親幸也。此嬖人指妃妾之寵愛者。禮記緇衣云。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云。嬖御人。愛妾也。嬖御士。愛臣也。然則男女之賤而得幸者。通稱嬖人。史記有佞幸列傳云。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才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嬖人臧倉。籍孺閎孺之類也。

公曰。將見孟子。〔注〕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注〕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為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爲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公曰。諾。〔注〕諾止不出。〔疏〕注諾止不出。○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諾。譍也。宣公十五年公羊傳注云。諾者。受語辭。臧倉云。君無見焉。欲止平公之出見孟子也。平公諾之。即受其無見之言。故以止不出解之。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注〕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爲魯臣。問公何爲不便見孟軻。〔疏〕注樂正至孟軻。○正義曰。禮記王制云。樂正崇四術注云。樂正。樂官之長。樂正蓋以官爲氏者。魯人曾子弟子有樂正子春是也。論語學而篇子者集解引馬注云。子者。男子之通稱也。白虎通云。子者。丈夫之通稱也。云不便見孟軻也。便猶利也。利猶快也。謂其遲滯不即見。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注〕公言以此故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注〕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者以士禮。後者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疏〕注禮士至五鼎。○正義曰。儀禮士虞禮云。陳三鼎於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是士用三鼎也。少牢饋食禮云。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是大夫用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孔氏正義云。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楊復儀禮旁通鼎數圖云。三鼎特豕。而以魚腊配之也。羊豕曰少牢。凡五鼎皆用羊豕。而以魚腊配之。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

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爲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陳於門外。如初。以其釋祭殺於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遣奠。陳鼎五於門外是也。桓二年公羊傳注云。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徐氏疏云。春秋說文士冠禮士喪禮皆一鼎者。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故也。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注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注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喪父時爲士。喪母時爲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注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疏君爲來見也。○正義曰。禮記檀弓注云。爲。猶行也。君爲來見。猶云君行來見也。今人稱事之將然者。每云行將。毛詩傳多以行訓將。廣雅釋詁云。將。欲也。是將欲爲三字轉注互訓。君爲來。卽君行將來。君行將來。卽君將欲來。故趙氏以將欲釋爲字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爲。猶將也。趙氏注君將欲來是也。史記盧綰傳。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會高后崩不得見也。衞將軍驃騎傳曰。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乃更合驃騎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沮君。○正義曰。音義出沮字云。本亦作阻。按毛詩巧言篇亂庶遄沮傳云。沮。止也。呂氏春秋至忠篇。人不知不爲沮。高誘注云。沮。止也。又知士篇云。故非之弗爲阻。高誘注亦云。阻。止也。是沮阻同訓止。其字可通也。○注果能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果。能也。見西征賦注。孟子梁惠王篇君是以不果來也。離婁篇果有以異於人乎。趙氏注並云果。能也。晉語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韋昭注云。果。克也。克。亦能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注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爲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爲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爲也。臧倉小人。何能使我不遇哉。疏注尼止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音義云。尼女乙切。丁本作屔。云居字。按呂氏春秋愼人篇云。胼胝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義亦同。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顏元孫干祿字書。平聲有层尼二字。注云。上俗下正。疑层是尼之譌。○注吾之不遭遇魯侯。○正義曰。呂氏春秋長攻篇云。必有其遇。注云。遇。猶遭也。說文辵部云。遭。遇也。遭遇二字轉注。

章指。言讒邪搆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疏】讒邪搆賢。○正義曰。漢書劉向上封事云。讒邪進則衆賢退。周氏廣業逸文考云。劉峻辨命篇云。孟子與因臧倉之訴。李郃政辨惑論云。孟軻干魯。不遇臧倉之譖。夫孟子既非干魯。亦何嘗爲臧倉所困哉。按治平之要。歸之於權。出處之命。歸之於天。此梁惠王一篇之大旨。亦卽七篇之大旨也。

卷二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注】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疏】注公孫至題篇。○正義曰。魯公孫茲爲叔孫氏。公孫敖爲仲孫氏。公孫歸父爲東門氏。公孫嬰齊爲叔氏。鄭公孫舍之爲罕氏。公孫申爲孔氏。公孫黑公孫夏爲駟氏。公孫僑爲國氏。公孫蠆爲游氏。此知公子王子之稱。非氏也。齊有公孫氏。未知所出。董子繁露云。公孫之養氣曰。裏藏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衰。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皆氣之害。陶淵明聖賢羣輔錄八儒篇云。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說者謂卽公孫丑樂正克。趙氏謂丑有政事之才。未詳所出。齊乘人物篇云。公孫丑滕州北公村有墓。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注】夫子謂孟子。許猶與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與乎。【疏】注許猶與也。○正義曰。毛詩大雅昭茲來許傳云。許。進也。與亦進義。故以與釋許。○注當仕路於齊。○正義曰。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注。引晉綦毋邃孟子注云。當路。當仕路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注】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疏】注誠實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論威篇云。此之謂至威之誠。淮南子主術訓云。抱德推誠。高誘注並云。誠實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注】曾西。曾子之孫。蹵然。猶蹵踖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疏】注曾西至敢比。○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則是曾西卽曾申。爲曾子之子。非孫也。其以申字西者。或以申枝爲西方之辰。知春秋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可驗。江氏永羣經補義云。曾西卽曾申。曾子之子。非曾子之孫。稱先子者謂父。非謂祖父也。閻氏若璩釋地亦同。周氏柄中辨正云。曾子二子。元申見禮記檀弓。而大戴禮云。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華卽申之字也。申既字華。不當又字子西。曲禮孔疏亦以曾西爲曾子之孫。疑趙注爲是。趙氏佑溫故錄云。以楚鬬宜申字子西公子申字子西例之。申

西止爲一人名字。近是。但必謂曾西是曾子子非孫。則未見其確。何者。篡言曾元養曾子。檀弓所記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者。安見其非子孫並侍。曾子以老壽終。自宜有孫也。翟氏灝四書考異云。禮記曲禮注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時稱曾申爲曾子也。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曾子亦是曾申。記述曾子語獨多。未必皆子輿子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訓踧踖畏敬也。論語鄉黨篇。踧踖如也。馬融注云。踧踖。恭敬之貌。孟子公孫丑篇。曾西蹵然。趙氏注云。蹵然。猶蹵踖也。踖蹵並與踧同。伏生尙書大傳云。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注】艴然。愠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疏】注艴然至乃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艴字注引論語色艴如也。今本作勃。玉篇廣韻類篇艴字並音勃。集韻類篇引廣雅。艴。顏色也。顏與艴同。凡人撳則色變。若論語色勃如是也。怒則色變。若孟子曾西艴然不悅。王勃然變乎色是也。說文孛字注。又引論語色孛如也。秦策云。秦王悖然而怒。楚策云。王怫然作色。淮南子道應訓云。佽非瞋目敦然。並字異而義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曾之言乃也。詩曾是不意。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曾是莫聽。論語曾是以爲孝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孟子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皆訓爲乃。按爾雅釋詁云。仍。乃也。仍從乃聲。乃聲古與仍同。與曾爲疊韻。故曾乃義同。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注】曾西答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帥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比我。恥見比之甚也。【疏】注得遇桓公。○正義曰。莊子大宗師注云。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淮南子精神訓云。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高誘注云。遇得也。易小過弗遇過之注云。過而得之謂之遇。故趙氏以遇釋得。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注】孟子心狹曾西。曾西尙不欲爲管仲。而子爲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疏】曰管至之乎。○正義曰。四書辨疑云。自子誠齊人也。下連此節皆孟子言。此處不當又有孟子發語之辭。曰本衍字無疑。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此述古語既畢。而更及今事也。呂氏春秋驕恣篇。李悝述楚莊王之言畢。則云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文義與此同。而子爲我願之者。國語晉語云。爲後世之見之也。魯語云。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韋昭注並云。爲。使也。此爲字同之。蓋謂子乃使我願之乎。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爲。猶謂也。

言子謂我願之也。宣二年穀梁傳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公羊傳曰。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是其證。廷琥云。史記殷本紀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按爲之紂。即謂之紂也。亦爲謂可通之證。○注孟子心狹會西。○正義曰。說文阜部云。陝。隘也。陝與狹同。文選東京賦云。狹三王之趢趗。薛綜注云。狹。謂陋也。狹隘即小。故云非丑之言小。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注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以爲邪。疏晏子以其君顯。○正義曰。馬氏驌繹史云。晏平仲之在齊也。歷事三君。皆暗主也。崔慶既亡。陳氏得政。所際之時。則季世也。方莊公之弒。晏子伏尸成禮。大宮之歃。舍命不渝。是可謂仁者之勇矣。景公嗣位。若能委權任用。承霸國之餘烈。晉失諸侯。齊國之興日可俟也。乃景公固非能大有爲之君也。所寵任者梁邱據裔款之流。所好者宮室臺榭之崇。聲色狗馬之玩。晏也隨事補救。以諷諫匡君心者。朝夕不怠。危行言孫。故能身處亂世。顯名諸侯。而齊國賴之。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注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疏由反手也。○正義曰。音義云。由義當作猶。古字借用耳。按趙氏以若字釋由字。則由讀爲猶矣。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注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王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爲法邪。疏今言王若易然。○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或讀然屬下文。後文今時則易然也。如此然字必不當屬下。按趙氏云。何謂王易然也。斷然字句甚明。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注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與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易也。疏注武丁高宗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是武丁爲高宗也。○注孟子至當也。○正義曰。此當字與下當今之時當字相應。趙氏注下是以難也。是云文王當此時故難也。與此注互明。近還解謂文王之德何可敵也。與趙氏異。○注從湯至等也。○正義曰。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弟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

弟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殷復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殷復興。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殷衰。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殷道復興。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帝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然自湯興以來。若太甲。若太戊。若祖乙。若盤庚。若武丁。皆嘗殷衰而復興之君共六人。尚書序。湯武丁之間。太甲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七君。皆有所紀述。則六七作者。或舉湯武丁。卽指其間之六七君。乃史記稱河亶甲時。殷復衰。則不得與于賢聖之君矣。趙氏僅數太甲太戊盤庚。以太甲盤庚。尚書詳之。而太戊爲中宗。見稱于無逸。亦明有可徵。故略舉此耳。趙氏佑溫故錄云。注謂自湯以下。太甲太戊盤庚等。泥去祖乙。然以四君遠湯武丁。亦止六而非七。豈孟子七字虛設邪。竊以書無逸明言及高宗及祖甲。祖甲爲武丁後一代賢君。自史記以爲帝甲淫亂。殷復衰。蓋因國語帝甲亂之五世而隕之文。于是二孔皆以太甲當祖甲。鄭氏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爲不義。逃之民間。故曰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以經證史。亦可見殷紀之疏。是六七作宜兼數祖甲。或曰。然則孟子何以獨言由湯至于武丁。紂之去武丁。皆不及祖甲。曰。子疏於父也。祖甲卽武丁子。且其兄亦賢。兩世皆承武丁之烈。則以武丁統之可矣。惟由武丁歷祖甲。皆能以賢嗣賢。享年又長。有深仁厚澤以綿殷道。故益見其久而難變。不然。僅至武丁而止。則紂之去武丁。中間更無接續。相遠且百年。亦不得言未久也。按此說是也。六七非約略之辭。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六作。及祖甲則七作。不直云七作六作。連云六七作。正以祖甲在武丁後。故知此屬文也。馬融無逸注云。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之民間。此是也。惟祖庚不甚賢。祖甲賢。故武丁欲廢長立少。鄭氏注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豈武丁而有此。鄭注已發。當是傳寫者有缺誤。不然。則鄭不及馬。若祖庚亦賢。則是賢聖之君。不止六七。惟祖庚不甚賢。不能承武丁之化。祖甲復振興之。與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同。乃爲六七作也。呂氏春秋義賞篇。高誘注云。與。作也。周禮舞師注云。與。猶作也。故以與釋作。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注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

文王當此時故難也。疏紂之去武丁未久也。〇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立。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武乙無道。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爲之紂。蓋武丁之後。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故高宗嘉靖殷邦之化。雖歷武乙之無道。餘化猶存。今文尚書高宗饗國百年。漢書五行志及劉向杜欽二傳。王充論衡無形異虛二篇。皆本今文。則以高宗百年。加以祖甲三十三年。百餘年深仁厚澤。其下歷五世至紂。無逸因云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此卽指廩辛庚丁武乙文丁帝乙而言。故孟子言未久。晉人僞作竹書紀年。謂武乙三十五年。文丁十三年。顯與無逸相悖。是不足論也。〇其故至存者。〇正義曰。故家勳舊世家。謂臣也。遺俗。敦龐善俗。謂民也。流風之播。恩澤之政。謂君上也。尚書微子篇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馬融注云。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鄭氏注云。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又云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耈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按卿士爲非。羣臣相奪。則故家不存矣。小民姦宄竊攘以容。則遺俗無存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爲君。沈湎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刳孕斮脛。蓋齊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卽以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況以紂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惡未必減於紂。而齊以强。高緯之惡未必甚於文宣。而齊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愔輩爲之佐。主昏於上而政淸於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矣。故宇文得而取之。按小民草竊。至于盜攘牷牲而容之不問。此遺俗之所以不存。而姦民無忌畏矣。酒誥云。在昔殷先哲王。自成湯咸至於帝乙。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周續之詩序義云。由我化物。則謂之風。上不崇飲。則下不湎酒。此遺風之善也。自紂酣身荒腆于酒。于是庶羣自酒。至康誥尚書諄以羣飲民湎于酒爲戒。此流風不存。而愚民無懲戒矣。至於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則祖宗之善政乃無存。而良民皆盡讐矣。云猶有存者。文王時尚未盡喪也。故家與國同休戚。與民相係屬。故盤庚遷殷民。因在位之言不樂從。盤庚必再三告諭。反復於乃祖乃父。以馴服其心。然則故家存。則君有所顧忌。不卽妄作。民有所係屬。不卽離心。於盤庚之誥。正見陽甲時亂雖九世。而故家大臣尚存。故盤庚藉是而興。此孟子所以以故家之存。冠乎遺俗流風善政之首也。〇又有至相之。〇正義曰。微子箕子比干。孔子稱三仁。其賢可知。微仲膠鬲。非孔子所稱。故趙特表云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紂之

母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其時尙猶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史記宋微子世家云。微子故能仁賢。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是皆以微仲爲微子弟。唯鄭氏注禮記檀弓舍其孫腯而立衍。云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似是以衍爲微子適子之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微。畿內國名。微子既國於此。其長子應曰微伯早卒。有子名腯。次子曰微仲。名衍。即後國於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已之長子之子腯。而立已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與子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脗合。其證一。班固古今人表。於微子下注云紂兄。宋微仲下注云啓子。其證二。啓既殷帝乙之元子。衍果屬次子。王畿千里。豈少閒土。譌無兄弟並封一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氏者。胙之土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微子之於周。但受國而不受爵。受國所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所以示不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然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猶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稽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跡於天下矣。毛氏奇齡經問云。檀弓所謂舍孫腯而立衍者。固是微仲。然是微子之弟。非微子子也。其云舍孫立衍者。謂微子之子死。不立孫腯而立弟微仲也。自鄭氏注禮記。遂有疑衍是庶子爲適子之弟者。此終是誤解。考殷代傳弟之法。先傳及而後傳世。及者兄終弟及。如微子傳弟衍是也。世者父子相繼。謂傳弟之後。弟即傳已子而不傳兄子兄孫。如微仲傳已子稽。而不傳微子之孫腯是也。此是殷法。至微仲傳子宋公稽後。始不稱微而稱宋。始遵周法。若微仲。是微子之子。則微子舍適立庶。非殷法亦非周法。于禮家何取焉。且微子之子。不得稱微伯與微仲也。微是畿內國名。紂以封其兄。而其後武王伐紂。仍使居微。故仲以微君介弟稱爲微仲。猶季札以吳君之弟稱吳季也。若微子之子。則長世子次公子也。雖蔡叔之子亦稱蔡仲。然彼仍封於蔡。故仍以蔡名。微子之子。未嘗再封微也。即周初立國。尙有襲殷遺法傳弟者。魯伯禽之子考公。傳弟煬公是也。然斷無魯公之子稱魯伯魯仲者。此必見衞世家康叔之子即名康伯。謂國號可襲稱。而作系本世記及古史考諸書者。遂僞造此名。不知康叔國號。康伯者諡也。且孟子稱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輩。同時並稱。且稱爲賢人。又稱相與輔相之。又稱久而後失。則直是商辛老臣。何微子之子之有。又辨日知錄云。微子存國抱器。是實。若封微又封宋。則直受爵矣。微。商畿內國號。商所封也。至武王伐紂。微子持祭器造于軍門。史稱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則在周已仍封微矣。至成王殺武庚。封微子於宋。則初以武庚續殷祀。微子不過具臣備子爵耳。至是改封宋爲公。承殷祀以守三恪。則既爲周臣。復爲周賓。詩稱侯服于周。祼將于京者。其始終臣周之心。極其明白。若其終身稱微子而不稱宋公。康叔初封康。亦畿內國也。及成王封康叔于衞。則衞侯矣。然而尙書春秋傳皆稱康誥。不稱衞誥。叔亦終其身稱康叔。不稱衞侯。豈康叔受國不受爵邪。抑亦倒戈之士。有不臣之心邪。然則弟衍稱微仲。則衍未嘗封微也。何也。周有同封而同稱者。虢仲虢叔是也。仲叔皆封虢而兩分其地。遂以並稱。微仲不同封也。有先後立國而亦同稱者矣。吳太伯吳仲雍是也。太伯仲雍先後君吳國。而亦以並稱。微仲同宋國。未嘗同微國也。然而稱微仲者。其稱微。則以國

君介弟。原得稱兄之國號以爲號。春秋書吳季是也。其稱仲。則以旣爲國君。仍得稱已之字以爲字。詩序美秦仲是也。皆史例也。周氏柄中辨正云。檀弓鄭注。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北齊刁柔云。然則殷適子死。立適子之母弟。按詩大明疏引鄭康成書序注云。紂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是鄭本以衍爲微子之弟。非謂立適子之弟也。刁柔誤解鄭注。不可爲據。膠鬲之事。見於呂氏春秋者二。一誠廉篇云。武王卽位。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其一貴因篇云。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國語晉語云。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注云。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爲之作禍。其功同也。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韓非子喻老篇云。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音義出輔相二字。云丁作押音甲。廣雅云輔也。義與夾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云。挾。押持也。古通作夾。押挾聲相近。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注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疏注鎡基至之屬。○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鎡錤。鉏也。鉏之言除也。說文鉏立薅斫也。又云。斫。齊謂之茲。其衆經音義引蒼頡篇云。鉏。茲其也。孟子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漢書樊酈滕灌傳靳周傳贊作茲其。周官薙氏注作茲其。月令注作鎡錤。並字異而義同。程氏瑤田通藝錄磬折古義云。考工車人之事。半矩之倨句謂之宣。宣之爲物。未知其審也。又判其宣爲半宣。以加於半矩之宣。其倨句謂之欘。欘之爲物。鉏屬也。鄭注云。欘斫斤。引爾雅句欘謂之定。爾雅字作斪斸。說文欘。斫也。齊謂之鎡錤。按說文有欘字。又有斸字。並訓斫。斫訓擊。吾以欘從木當爲鉏。斸從斤則斤屬。一以起土。田器之句而斫之者也。故曰鎡錤。一以攻木。今木工斧劈之後。木已粗平。然後用斸斤向懷句斫之。俗呼錛子。二者同名異實。然皆擧而用之。故同訓斫也。蓋曰欘曰斸。皆言其器之爲曲體。無論治田攻木。並向懷而斫擊之。其倨句之度。則皆一宣有半。元人王楨農書載三器。一曰鎛。鎛別名也。良耜詩曰。其鎛斯趙。以薅荼蓼。釋名鎛。迫也。迫地去草也。二曰耨。除草器。呂氏春秋曰。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三曰鏺鉏。古云斫斸。一名定。鏺爲鉏柄也。齊民要術曰。其刃如半月。比木壩稍狹。上有短銎以受鉏鉤。鉤如鵝項。下帶深袴。皆以鐵爲之。以受木柄。鉤長二尺五寸。柄亦如之。上三事皆鉏屬。倨句形之已句者。而有淺深之殊。又云。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瑤

田謂注內外二字誤解。其內六尺有六寸七字連讀爲一句。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十二字連讀爲一句。內謂本體之實數。耒木三折之六尺有六寸也。外謂空中之虛數。所弦中步之六尺也。此持表弦之之法以示人。謂欲据其內之六尺有六寸而弦之。其法當如何。只須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如是以弦之。則得其弦之數爲六尺。以與步相中也。後鄭注庛讀爲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則耜爲耒頭金。上有銎以貫耒末。庛卽耒末之木。以納於耜銎者。先鄭以庛爲耜之異文。謂耒下岐。耒下岐者。後鄭耜廣五寸注。所謂今之耜岐頭兩金也。今指庛爲木材。故宜與耜金材異也。程氏所說。鐵基耒耜。分別精詳。趙氏以皆田器。故以相貺耳。○注待時三農時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注。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元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三農。時謂此原隰平地之農。所種九穀。各有其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注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已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疏注不更辟土聚民也。○正義曰。說文云。改。更也。此經言地不改辟。卽是地不更辟。民不改聚。卽是民不更聚。故趙氏以更釋改。○注雞鳴至多也。○正義曰。莊子胠篋篇云。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翟氏灝考異云。此必時俗語。故老子亦云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百家之書。凡非孟子後時而其辭有同者。如挾山超海。杯水車薪。絕長補短。過化存神之類。皆當持此論觀。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注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疏注言王至甚矣。○正義曰。作興也。故以不興釋不作。淮南子氾論訓云。體大者節疏。高誘注云。疏。長也。長與久同義。故以久釋疏。說文云。顇。顦顇也。顦顇與憔悴。古字通。楚辭離世篇云。身憔悴而考旦。王逸注云。憔悴。憂貌也。憂與患同義。故以患釋憔悴。○注疾於置郵傳書命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遽。疾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顏師古漢書注云。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字書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馬遞指駕車之馬。非徒馬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毛晃禮部增韻。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烏孫傳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卽今鋪置也。黃霸傳。郵亭鄉官。師古曰。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引孟子爲證。此解

置郵甚明。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郵。置驛也。方言驛傳也。郭璞注云。傳。宣語也。爾雅馹。遽。傳也。注云皆傳車驛馬之名。玉篇云。驛。譯也。二者皆取傳遽之義。故皆謂之驛郵置者。說文郵竟上行書舍也。驛。置騎也。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釋言。郵。過也。按經過與過失。古不分平去。故經過曰郵。過失亦曰郵。按置郵傳三字。同為傳遽之稱。以其車馬傳遞謂之置郵。謂之驛。其傳遞行書之舍。亦即謂之置郵。謂之驛。自竟上行書之舍而傳。亦即傳遞所行之書于舍止之處。置郵即傳命之名。經文傳命二字。已足申明置郵二字。故趙氏於置郵二字不復解。置郵本亦名傳。而經文傳命之傳。則言其傳遞。故以而字間之。周禮春官典命注云。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是書謂之命。故以書釋命。呂氏春秋上德篇云。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為孟子引孔子言之證。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注】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疏】民之悅之。○正義曰。文選論盛孝章書。注引孟子作民悅而歸之。又馬汧督誄注作民悅之。按李善注文選。與李賢注後漢書。每引孟子不與今本同。當是唐人以意增損。或據以為別本。非也。陸機豪士賦序云。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用孟子語。以事為才。按趙氏自是事。機文士。亦不足為孟子解矣。章指。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以呂望覩文王而陳王圖。管晏雖勤。猶為曾西所羞也。【疏】呂望覩文王而陳王圖。○正義曰。覩。見也。圖。謀也。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漢書藝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公孫丑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注】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邪。丑以此為大道不易。人當畏懼之不敢欲行也。【疏】注加猶居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雖愚者不加體焉。高誘注云。加猶止也。呂氏春秋慎人篇云。胼胝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加居並有止義。故轉注加亦猶居也。說文云。家居也。家通嘉。桓公公羊左傳家父。漢書古今人表作嘉父是也。嘉亦通加。詩行葦箋云。以脾函為加。故謂之嘉是也。加之猶居。又家之假借也。○注行其至君矣。○正義曰。大戴禮王言篇云。道者。所以明德也。又盛德篇云。家宰之

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賈誼新書道德篇云。道者。德之本也。故經言行道。趙氏以行其道德
解之。毛詩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趙氏斷雖由此三字爲句。以此字指卿相之位。
故云用此臣位輔君行之。行卽行道也。行不異於古霸王之君。是解異爲同異之異。公孫
丑倒言之。注順解之也。近解不異。謂雖從此而成霸王之業。不足怪異。與趙氏異。孟子曰。

否。我四十不動心。注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疏○注禮四十強而仕。○正義曰。四十曰
強而仕。禮記曲禮上篇文。孔氏正義云。強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強。一則氣力強也。呂
氏春秋知分篇云。有所達則物弗能惑。高誘注云。惑。動也。然則強卽不惑。不惑卽不動。故引以
釋不動心也。惟智慮氣力未能堅強。則有所疑惑。疑惑則生畏懼。故以動心爲畏難自恐也。顧氏炎
武日知錄云。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
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也之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注丑曰。若此夫子志意堅勇。
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疏注賁勇士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用衆篇云。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
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注云。孟賁。古之大勇士。
必已篇云。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
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況於辱之
乎。此以不知故也。高誘注云。船人不知孟賁爲勇士故也。史記范雎列傳。集解引許愼曰。孟賁。
衞人。史記袁盎傳。索隱引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漢書東方朔傳注引尸子云。
人問孟賁生乎勇乎。曰勇。貴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能。而皆不足以易勇。
此其所以能攝三軍服猛獸之故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夫子過孟賁。非借之贊不動心之難。正以氣
強之人。心有捍護。易於不動。故勇者多桀鷔自逞。遺落一切。此正與養勇養氣相接入。○注孟子
勇於德。○正義曰。音義引揚子曰。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
於勇也其庶乎。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注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曰。

不動心有道乎。注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曰。有。注孟子欲爲言之。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
橈。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
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注北宮姓。黝名也。人
刺其肌膚不爲橈卻。刺其目目不轉精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捶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

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己。己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疏注北宮至中矣。○正義曰。閻氏若璩潛邱劄記云。問孟子言有北宮黝北宮錡。趙氏注以錡爲衞人。而黝獨未詳。亦可考否。曰。黝事固不可考。然淮南子有云。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高誘注。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宮黝也。誘生於漢世。所見書籍尚多。以黝爲齊人。宜可信。春秋之世。衞亦有北宮氏。世爲正卿。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云。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則齊亦有北宮氏也。翟氏灝考異云。韓非子顯學篇云。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按韓非所稱漆雕之議。上二語與此文同。下二語與曾子謂子襄意似。其漆雕爲北宮黝字歟。抑子襄之出於漆雕氏也。韓言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漢志儒家有漆雕子十二篇。其書久亡。無能案驗矣。春秋繁露度制篇云。肌膚血氣之情也。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肌。懻也。膚幕堅懻也。故以肌釋膚。音義云。橈一奴効切。五經文字云。枉橈之橈。女絞反。俗從手者。撓擾之撓。火刀反。阮氏元校勘記云。閩監毛三本橈作撓。按音義出橈字作撓。非也。易大過棟橈。釋文云。曲折也。成公二年左傳云。師徒橈敗。注云橈曲也。曲猶屈也。卻同却。廣雅釋言云。卻。退也。史記魯仲連鄒陽傳云。勇士不却死而滅名。索隱云。却死。猶避死也。廣雅釋詁云。逃。避也。畏其刺則必退却逃避。黝不畏其刺。是不因膚被刺而屈。不因目被刺而逃避也。橈卻逃避互明。文選注引聲類云。豪。長毛也。故以毛釋豪。挫之訓爲摧。素問五常政大論云。其變振拉摧拔。是挫亦拔也。說文手部云。撻。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遚古文撻。周書遚以記之。撻同箠。司馬遷報任安書云。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吾邱壽王傳云。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撻本馬杖之名。用以撻擊。故撻亦謂之撻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若撻之於市朝。諸書所言若撻於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云。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市朝二字。見論語者。乃殺人陳尸之所。左傳殺三郤皆尸諸朝。董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是也。見孟子者。僅得一市字。蓋古者撻人各有其所。容有於市。於市則辱之甚矣。是以斷斷無撻之於朝者。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以紂爲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啟。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並言其一。古文證則有然者。趙氏佑溫故錄云。朝市雙言。朝也市也。朝市單言。市之朝也。若撻之於市朝。正是司市之朝耳。古者朝之名通於上下。冉子退朝。周生烈云君之朝。鄭康成云季氏朝。則有司聽事之處。言朝猶是公所矣。今京城內外衢市。多立堆撥。設員役以備巡儆。其大者謂之官廳。漢唐謂之街彈室。○注褐寬至褐者。○正義曰。詩七月篇。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箋云。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是褐爲賤者所服。上言褐寬博。下言褐夫。則褐寬博即是衣褐之匹夫。故云獨夫被褐者。賤者褐寬

禮。蓋當時有此稱也。老子云。聖人被褐懷玉。○注嚴尊至是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審應篇。高誘注云。嚴。尊也。禮記學記云。嚴師爲難。注云。嚴。尊敬也。廣雅釋詁云。尊。敬也。尊嚴敬三字同義。嚴字連諸侯。謂可尊敬之諸侯。黝心目中蔑視之。無有可尊敬之諸侯。故云無尊嚴諸侯可敬者也。先以尊釋嚴。又申言可敬。謂無尊嚴卽無可敬也。惡聲。猶惡言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集解引王肅云。子路爲孔子侍衞。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惡猶過也。指斥過惡之言也。至猶來也。惡聲至。卽惡言來矣。漢書外戚傳云。爲致禱注云。致。謂累也。又酷吏傳云。致令辟爲。郭注云。致。謂積累之也。致。至也。積累加也。是至亦有加義。故云加已。國語晉語云。反使者注云。反。報也。必反之。見必報之也。爾雅釋詁云。育。養也。故以育釋養。禮記中庸萬物育焉注云。育。生也。長也。養育勇氣。卽是生長勇氣。養勇卽是養氣。但孟子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爲善養。黝等之氣。不以直養則不善養也。善在直。其養所以不同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注〕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爲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爲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疏〕慮勝而後會。○正義曰。詩大明篇會朝淸明箋云。會。合也。合兵以淸明。詩又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箋云。殷盛合其兵衆。陳于商郊之牧野。此云慮勝而後會。謂合兵也。○注孟姓至曰舍。○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原趙氏之意。以古人二字名。無單稱一字者。今曰舍。則舍其名也。若古未見有複姓孟施者。則孟其姓也。遂以發音當施字。不知發聲在首。如吳曰勾吳。越曰於越。若在中則語助詞多用之字。未聞以施字者。且孔子時嘗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少施一例乎。翟氏灝考異云。古人二字名。或稱一字。如紂名受德。書但稱商王受。曹叔名振鐸。國語但稱叔振。晉文公名重耳。左傳但稱晉重。魯叔孫氏名何忌。春秋經定六年但稱忌。孟施舍不嫌其自稱舍也。○注舍豈至而已矣。○正義曰。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舍字。閩毛監三本有之。經言能無懼。趙氏言要不恐懼者。要。約也。以下言孟施舍守約。豫言之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注〕孟子以爲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黝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爲約要也。〔疏〕注孟子至要也。○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孔子以其能通孝道。故受之業。作孝經。陸賈新語云。曾子孝於父每。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祇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是曾子長於孝也。孝經云。孝。德之本也。論衡書說篇

云。賓行爲德。周禮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百行之本。卽是德之本。後漢書江革傳云。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孝爲百行之首是也。說苑言子夏讀易。尙書大傳言子夏讀書。韓詩外傳言子夏讀詩。新序稱其論五帝師。大戴禮記稱其言易之生人。是知道衆也。大戴記曾子大孝篇云。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是道雖衆。不知孝之大也。北宮黝事事皆求勝人。故似子夏知道之衆。孟施舍不問能必勝與否。但專守己之不懼。故似曾子得道之大。約之訓爲要。於衆道之中得其大。是得其要也。下言大勇。是知得其要爲得其大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注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爲約也。疏注子襄至約也。○正義曰。子襄薛應旂人物考以爲南武城人。未知所本。禮記投壺篇。奇則直諸純。釋文云。純。直也。廣雅釋詁云。直義也。縮之爲義。猶縮之爲直。蓋縮之訓爲從。從故直。從亦順也。順故義。義者宜也。趙氏既以義訓縮。又申之云不義不直。明義卽直也。引詩者。秦風黃鳥篇傳云。惴惴。懼也。是惴卽懼也。易傳言驚遠而懼邇。是驚懼義同。褐夫易於驚懼之。不惴。是不驚懼之也。謂不以氣臨之使之惴惴也。王若虛孟子辨惑云。不字爲衍。不然則誤爾。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不。豈不也。猶經傳中敢爲不敢。如爲不如之類。此以惴爲自已驚懼。與趙氏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不。語詞。不惴。惴也。言雖被褐之夫吾懼之。趙氏前引禮記。以不動心爲強。強猶勇也。黝以必勝爲強。不如施舍以不懼爲強。然施舍之不懼。但以氣自守。不問其義不義也。曾子之強。則以義自守。是爲義之強也。推黝之勇生于必勝。設有不勝。則氣屈矣。施舍之勇生于不懼。則雖不勝其氣亦不屈。故較黝爲得其要。然施舍一以不懼爲勇。而不論義不義。曾子之勇。則有懼有不懼。一以義不義爲斷。此不獨北宮黝之勇不如。卽孟施舍之守氣亦不如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注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注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人

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己。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

疏 告子至不可。○正義曰。不得於言不得於心。與不得於君不得於親句同。不得於君爲失意於君親。則此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亦指人之言人之心。謂人以惡言加己而已受之。人以惡心待己而已受之也。成公三年公羊傳注云。得曰取。淮南子說山訓。高誘注云。求猶得也。然則求得取三字可同義。蓋人有惡心而詐善其辭氣以欺我。我之心不爲之動。則能知其心而不惑於其詐。故可也。若人本有善心。而言語之間。不免暴戾。如鬻拳之諫。先軫之唾是矣。我則但怒其言。不復能知其心。故不可也。若是則告子所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皆人之心。而告子之不動心。第於兩勿求見之。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告子惟恐求心即動心。故自言勿求於心。心爲能不動。哉說不動。便是道家之嗒然若喪。佛氏之離心意識參。儒者無是也。孟子平日亦以存心求放心爲主。未嘗言不動。存心是工夫。不動心是效驗。心之本體不能不動。學人用功。則不使不動。此不過以卿相王霸不擾於心。直是得失不驚寵辱不驚。一鎮定境界。故孟子自言不動心有道。則明有前事矣。卿相王霸有何恐懼。孟子生平何許學問。而慮其恐懼。在公孫弟子並無此意。此不動心祇是老子所云寵辱不驚。孟子所云大行不加。孟子自言將降大任。必動心忍性。豈有大任是身。而尙可修言無懼。舉然稱不動心者。又云不動心有養勇一道。皆以氣制心而使之不動。此即告子所云求氣也。有直養一道。則專以直道養其心。使心得慊然而氣不餒。此即孟子所云持志。告子所云求心也。是不動心之道。有直從心上求者。自反是也。有轉從心之所制上求者。養勇是也。曾子自反祇求心。北宮黝孟施舍養勇。則但求氣。惟告子則不求心幷不求氣。大抵生人言行皆從心出。言行得失。即與心之動不動兩相關合。假如心不得於言。則當求心。何則。言之詖淫邪遁。皆由心之蔽陷離窮所生。所云生於其心是也。則言有不得。毋論人之言與己之言。皆當推其所由生而求之於心。此所貴乎知言也。而告子則惟恐動心而強而勿求。又知行不得於心。則仍當求心。何則。志與氣本不相持。而轉相爲用。故以直養者言之。則自反而縮。使氣常不餒。則不問得心與不得心。而心自不動。此曾子與孟子求心不求氣也。以養勇者言之。則稍不得於心。惟恐心動。當急求之氣以強制其心。此黝舍之所養勇也。求於氣也。而告子則又但力制其心。而幷不求氣。是既不能反。又不能養。舉凡心所不得與不得於心。皆一概屛絕。而更不求一得心與心得之道。徒抱此冥頑方寸。謂之不動。此其所以卿相不驚。霸王不怪。有先於孟子者。蓋其自言有如此。不得心而勿求氣。則合當如是。故曰可也。生平既不能自反。直養無害。而一有不得。則又借此虛矯之氣以爲心之制。此黝舍之學。豈可爲法。且養氣能得心。不能強之制不得之心。自反而惴。行不慊於心。則動心已耳。焉得有急急求氣之理。若心不得於言。則言爲心聲。心有所害。則正當在心上求。於此不急求。當復何待。故猶是心之不得與不得於心。而不求氣則可。不求心則不可。此斷斷然者。

夫志。氣

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注】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為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疏】夫志至充也。○正義曰。毛詩序云。在心為志。儀禮聘禮記注云。志猶念也。大射儀注云。志意所擬度也。故趙氏以心所念慮為志。又云度其可否。禮記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淮南子原道訓云。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夫舉天下萬物蚑蟯貞蟲蝡動蚑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營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論衡無形篇云。形氣性天也。生之舍生之充生之制。生即性也。性情神志。皆不離乎氣。以其能別同異明是非。則為志。以帥乎氣。萬物皆有喜憎利害而不能別同異明是非。則第為物之性。而非人之性。僅為氣而已。故喜憎利害視聽屈伸。皆氣也。骨肉則形體也。趙氏言氣專指喜怒以上。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作以怒言。故於此言之耳。人有志而物無志。故人物皆有是性皆有是氣。而人能以志帥。則能度其可否。而性乃所以善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之帥云。本亦作師。按據干祿字書。唐人帥字多作師。乃俗字也。既又誤師。

夫志至焉，氣次焉。【注】志為至要之本，氣為其次。【疏】○注志為至次。○正義曰。趙氏以至為至極。次為說文不前之義。謂次于志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此次字如毛詩傳主人入次。周禮宮正掌次之次。言舍止也。若然。則至為來至之至。志之所至。氣即隨之而止。正與趙氏下注志嚮氣隨之意合。

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注】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疏】注暴亂至人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高誘注云。暴。虐亂也。呂氏春秋慎大篇。高誘注云。持。守也。持其志。即曾子之守義。異乎孟施舍之守氣矣。直即正也。自反而縮。故為正。持其志可喜則喜。可怒乃怒。即義也。即不妄以喜怒加人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心為氣之主。氣為心之輔。志與氣不相離也。然而心之所至。氣即隨之。志與氣又適相須也。故但持其志力。求之本心。以直自守。而氣之在體。則第不虐戾而使之充周已耳。是不求於心者。謂之不持志。無一而可。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注】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注】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為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動也。【疏】志壹至其心。○正義曰。趙氏讀壹為噎。說文口部云。噎。飯窒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塞喉曰噎。史記賈誼傳云。子獨壹鬱其誰語。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易曰。天地壹壺。虞翻以否之閉塞解絪縕。

趙岐亦以閉塞釋志壹氣壹。其轉語爲抑鬱。淮南子精神訓云。形勞而不休則蹶。高誘注云。蹶。顛
也。荀子富國篇注云。蹶。顛倒也。國語越語云。蹶而趨之。注云。蹶。走也。呂氏春秋愼小篇云。
人之行不蹶於山。則蹶由於行。廣雅釋詁云。趨。行也。經云。蹶者。趨者。趙氏以行而蹶者解之。
則蹶者趨。猶云蹶而趨矣。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故云相動。按說文壹部云。壹。專壹也。文
公三年左傳云。與人之壹也。注云。壹無貳心。持其志使專壹而不貳。是爲志壹。守其氣使專壹而
不貳。是爲氣壹。黝之氣在必勝。舍之氣在無懼。是氣壹也。曾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是志
壹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志一動氣。自然之理。且志亦不容不一者。不一則二三。安所持志。此
所謂一。正志至之解。惟志一能動氣。故志帥而氣即止也。若氣一動志。則帥轉爲卒所動。反常之
道。故須舍養使不一耳。按毛氏此說。謬組綴近聖居燬舉解已言之。云志至之志。是至到之至。氣
次之次。是次舍之次。至如行次如止。曰氣之帥體之充。是帥其氣以充體者志也。曰至曰次。言至
其處即次其處。丑問志氣既不相離。持志即是養氣。何必又無暴其氣。志本不動。不壹則渙散無其
帥。氣本周流。不動則枯槁無其充。故志可壹而氣不可壹。氣可動而志不可動。知無心而蹶。是所
壹之氣也而反動其心。非氣壹動志之明驗歟。此告子勿求氣可也。但既不得於心。則全不知持志之
道耳。按丑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孟子述告子之言。以明告子之不動心。有可有不可也。
志至氣次。所以申言可不可之故。志帥氣以充體。志至而氣即隨之而止。此勿求氣所以可。而勿求
心所以不可也。求於心即持其志也。毋暴其氣。似是又當求氣。故丑又問之。趙氏言丑問暴亂其氣。
云何是也。故孟子發明之。仍申明勿求於氣之可也。不得於心。有所逆于心也。斯時能持其志。則
度其可否而知其直不直義不義。義則伸吾氣以往來。不義則屈吾氣以退矣。此持志以帥氣之道也。
志壹則動氣也。若不能持志。不度其可否。不問其直不直義不義。而專以伸吾氣爲主。是氣壹也。
此孟施舍守氣之道也。是不持志而暴其氣也。彼不論直義而徒暴其氣。固以此爲不動心。而不知氣
壹心轉不能不動。故云氣壹則動志也。因舉一行而顛蹶者以例之。行而顛蹶。是不持志而暴其氣也。
當其蹶也。心且因之動矣。則可知徒任氣者不能不動其心。此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所以爲可也。
然告子勿求於氣並不求於心。雖不暴其氣。而亦不持不志。則是歸心與氣於空虛寂滅。雖直與義所
在。而亦却而不前。視曾子自反而持守其志者殊矣。雖不求氣而不可不善養氣。求氣以爲養氣。是
黝之養勇。舍之守氣。不如告子之勿求於氣。不求氣而求心以爲養氣。是曾子之自反。孟子之持
志。乃爲善養氣也。施舍有氣無志。告子無志無氣。曾子孟子以志帥氣。則有志有氣。施舍養氣而
不善養者也。告子不善養氣者也。以氣養氣則不善養。以心志養氣。乃爲善養。所養者氣。所以善養
者心。心之所以善養者。在直與義。此孟子所以爲善養浩然之氣也。此上但言告子之不動心。未明
孟子之不動心。故下文丑又問孟子何以長於告子也。敢問夫子惡乎長。注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曰。我知言。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注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疏注我能至氣也。○

正義曰。淮南子墬形訓。高誘注云。浩亦大也。故以浩然之氣爲大氣。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文選班孟堅答賓戲。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李善注。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後漢書傳燮傳。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李賢注。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曰。浩然。天氣也。按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則董子以養浩然之氣爲養天之和氣。班孟堅以浩然與浮雲相對。亦是以浩然爲天氣。趙項之釋。有所本矣。今本趙注作浩然之大氣。當是俗人所改。漢書敘傳上注。師古曰。浩然。純一之氣也。文選五臣注劉良曰。浩然。自放逸也。與古義異。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注丑問浩然之氣狀何如。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閒。注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洽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閒。布施德教無窮極也。疏注言此至極也。○正義曰。云至大至剛。正直之氣者。惟正直故剛大。下言養之以義。辭以直養三字。直即義也。緣以直養之。故爲正直之氣。爲正直之氣。故至大至剛。或謂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非也。淮南子原道訓云。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高誘注云。塞。滿也。施。用也。用之無窮竭也。又云。約而能張。幽而能明。甚淖而滑。甚纖而微。高誘注云。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精神訓云。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趙氏云。貫洞纖微。洽於神明。謂其微而未著。虛而未彰。故難於言也。說文干部云。干。犯也。國語周語云。水火之所犯注云。犯。害也。故以干釋害。謂以邪事干害之也。既以滿釋塞。又云滋蔓者。隱公元年左傳云。無使滋蔓。謂如草之由小而蔓延也。當其微靜漠。難於言之。及其養以直而無干害以邪。則蔓延由微而著。由靜而動。則用之德教無窮竭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以直養者。集義所生自反而縮也。無害者。不助長也。以助長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注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無形而生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落天地。稟授羣生者也。言能養此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藏。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也。疏注重說至餒也。○正義曰。易豐初九遇其配主。釋文云。鄭作妃。桓公二年左傳云。嘉耦曰妃。耦通作偶。周禮掌次。射則張耦次注云。耦俱升射者。故以偶釋配。又申之以俱行也。賈誼新書道德說云。義者理也。又云義者。德之理也。禮記禮運云。義者。仁之節也。祭統云。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故以義兼言仁。又以理釋義而爲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者。阮氏元按擲記云。漢人

皆以陰陽五行爲天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趙氏用此語。按列子云。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有形生於無形。故云無形生有形也。疏本作生於無形非是。淮南子原道訓云。包裹天地。稟受無形。又云。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趙氏本此。以上言無形。故改云羣生。落與絡古字通。絡爲纏繞。亦裹之義也。道既爲陰陽。陰陽是氣。故云道氣。陰陽分之爲五行。五行各屬於五藏。白虎通性情篇云。人本含五行六律之氣而生。而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淮南子精神訓云。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敦志勝而行不僻矣。敦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又云。使耳目精明元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安充盈而不泄。此趙氏所本也。說文食部云。餧。飢也。餧同餒。飢即餓也。不能以直養而邪或干害之。則氣以誘慕嗜欲而散。五藏外越而不能充滿。故腸腹飢虛。若人之不飲食而餧餓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配義與道。正分疏直養。無論氣配道義。道義配氣。總是氣之浩然者。藉道義以充塞耳。無是者是無道義。餒者是氣餒。道義不能餒也。李氏紱配義與道解云。心之裁制爲義。因事而發。即羞惡之心也。身所踐履爲道。順理而行。即率性之謂也。未嘗集義養氣之人。自反不縮。嘗有心知其事之是非而不敢斷者。氣不足以配義也。亦有心能斷其是非而身不敢行者。氣不足以配道也。吾性之義。得事而裁制見焉。循此裁制而行之。乃謂之道。義先而道後。故曰配義與道。不曰配道與義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配義則直養而無害矣。苟無是義。便無是氣。安能免於餒。然配義之功在集義。集義者。聚於心以待其氣之生也。日生。則知所謂配者。非合而有助之謂也。蓋氤氳而化之謂也。不能集而生之。而以襲而取之。則是外之也。襲則偶有合。仍有不合而不慊於心。氣與義不相配。仍不免於餒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注】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疏】注集雜至有者。○正義曰。雜從集。方言云。雜。集也。古雜集二字皆訓合。與義雜生。即與義合生也。與義合生。是即配義與道而生也。生即育也。育即養也。氣因配義而生。故爲善養。與徒養勇守氣者異矣。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淮南子氾論訓云。秦穆興兵襲鄭。高誘注云。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僖公三十三年公羊傳注云。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注】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干害浩氣。則心腹飢餒矣。【疏】注慊。快也。○正義曰。呂氏春秋本生篇云。耳聽之必慊。又知接篇云。以慊寡人。高誘注並云。慊。快也。慊與嗛同。國策魏策齊桓公夜半不嗛。高誘注云。嗛。快也。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注】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爲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疏】注孟子至義也。○正義曰。趙氏以密聲取敵解襲字。而

未詳義襲而取之意。推其辭。集義而生。爲從內而出。則義襲而取。乃自外而取矣。氣合義而生。則有此氣卽有此義。故爲人生受氣所自有者。義襲而取。則義本在氣之外。取以附於氣耳。若然。則義不關於內。卽所行義有不附。將於心無涉矣。乃自省所行仁義不具備。而邪事干之。則心必不快。可見義在於內。關係於心。不與氣配氣。則餒矣。告子勿求於氣。並不求於心。是不知義在於內。與氣俱生。故造爲外義之說。不知義。故不知持志。卽不知善養浩然之氣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加告子固譏孟子之集義爲襲而取之也。由其不知在內。妄疑爲徒取於外。取如色取仁而行違之取。一襲字。如表裘襲裘之襲。言其多事增益捲蓋之勞。孟子特辨正之。此非義襲而取之也。句意與非由外鑠我也。皆反覆揭示。講者。以義襲而取之屬告子。說告子本外義。安肯取義。彼全是助長。與襲取亦殊。按以直養則氣合義。自內而生。不以直養而邪事干害之。則氣不與義合。卽是暴其氣。無所爲義襲也。義襲而取。自指言義外者之說如此。故直非斥之。一事合義。卽是以直養。一事不合義。卽是事害之。集爲雜。雜爲合。合爲配。一也。生爲育。育爲養。一也。義爲直。直爲滿。一也。取爲求。一也。趙氏訓詁能貫通其脈。集合在內。襲取在外。是集非襲。則是內非外。集之訓未明。則襲之說遂窒。六書訓詁。所關於道義者深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注】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疏】注言人至福也。○正義曰。經言必有事。趙氏以必有福在其中解之。是以福釋事。乃事無福訓也。翟氏灝考異云。通段凡十見福字。古文福但作畐。中筆引長形。便類事。舊本孟子當作必有畐焉。故趙氏注之如此。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義也者。蓋以但字辭正字。趙氏於訓詁。每以二字相疊爲釋。此常例也。詩終風序箋云。正。猶止也。莊子應帝王篇云。不正釋文云。正本作止。正之義通於止也。爲仁義。卽上云行仁義之事。自然得福。不可止以得福之故。始行仁義之事。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十二字一氣。正但連下。此趙氏之義也。淮南子精神訓云。非直夏后氏之璜也。高誘注云。直但也。直正義同。正之爲但。猶直之爲但也。趙氏以必有事焉。爲必有福焉。故而勿正。是不可止爲此福也。心勿忘。是心不忘其爲福也。勿助長。是不可助長其福也。隱公元年公羊傳云。不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此云汲汲助長其福。謂心急欲其長而助之也。按趙氏讀事爲福。其所本不可詳。其讀正爲止。而以心勿忘爲句。則經義可明。蓋正之爲止。卽是已止之止。必有事焉而勿止。謂必有事於集義而不可止也。何以不止。心勿忘則不止也。心何以勿忘。時時以不得於言者求諸心。卽時時以不得於心者求諸心。使行無不慊於心。則心勿忘而義集也。凡事求諸心。卽曾子之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往者氣也。然自反而縮乃往。自反而不縮則不往。是不徒恃氣。而以心帥氣。以心帥氣。則能善養氣而不暴其氣。若不求諸心而但求諸氣。則無論縮不縮而皆往。務以氣勝人。是爲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也。是暴其氣也。能自反。則持其志。不致暴其氣。凡氣之所往。皆自反而縮。自反而縮。則配義與道。配義與道。則以直養而無害。其氣緣集義而生。乃浩然充塞於天地

之間而不餒矣。北宮黝孟施舍。不求諸心。但求諸氣者也。故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以爲可
也。不得於言勿求心。卽是不得於氣勿求於心。蓋告子以外其義者忘其心。以忘其心者制其氣。北
宮黝孟施舍一味用氣。告子一味不用氣。而皆不求心。皆不待志。卽皆不能集義。在黝舍則暴其氣。
在告子則餒其氣。惟孟子之學。在自反以求心。持志以帥氣。縮而合乎義道。則氣不餒。不縮而乖
乎義道。則氣不暴。全以心勿忘爲要而已。忘通妄。卽易无妄之妄。事卽通變之謂事之事。正通止。
卽終止則亂之止。通變則爲道爲義。勿止則自彊不息。勿妄則進德修業。此孟子發明周易之旨。故
深於易者。莫如孟子也。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
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注揠。挺拔之欲亟長也。
病。罷也。芒芒。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助情徼福也。必有害。若欲急
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疏注揠挺至死也。○正義曰。方言云。揠。擢。拂。戎。拔也。自關而西。或
曰拔。或曰擢。自關而東。江淮南楚之間。或曰戎。東齊海岱之間曰揠。郭
璞注云。今呼拔草心者爲揠。說文手部云。挺。拔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荔挺出。高誘注曰。挺
生出也。拔或連根拔起云。挺拔則但拔之使高出。如荔之挺生。不出其根也。故云挺拔之欲亟長。
禮記少儀云。師役曰罷。注云。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孔子正義引莊公八年公羊傳
云。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用公羊爲注也。罷與疲同。廣雅釋
詁疲罷皆訓勞。國語齊語云。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注云。罷。病也。今日病。謂今日勞苦疲憊也。
趙氏以芒芒爲罷倦之貌。音義云。丁音忙。則讀若茫茫。方言云。茫。遽也。急遽所以致罷倦。罷
倦則怠緩不急遽矣。詩僕夫況瘁。楚辭憂苦篇作僕夫慌悴。廣雅釋言云。慌。夢也。釋詁云。忽。慌忘也。
文選歎逝賦。何視天之芒芒注云。芒芒。猶夢夢也。爾雅釋訓云。夢夢訰訰。亂也。儚儚。昏也。
孫炎注云。夢夢昏昏。昏亂也。釋文引顧野王云。夢夢訰訰。煩懣亂也。楚辭九章云。中悶瞀瞀忳
忳。賈誼新書先醒篇云。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忳忳然猶醉也。云煩懣。云悶瞀。云如醉。皆倦罷
之狀。趙氏蓋讀芒芒爲夢夢。慌之訓爲夢。與芒芒爲夢夢同。慌悴謂慌忽憔悴。慌忽者疲其神。憔
悴者疲其形。此芒芒所以爲倦罷之貌也。詩桃夭宜其家人。毛傳云。一家之人。箋云。猶室家也。
趙氏以其人爲家人。蓋卽謂一家之人也。若國語齊語云。罷女無家。注云。夫稱家。是婦以夫爲家。
楚辭離騷云。浞又貪夫厥家注云。婦謂之家。是夫亦以妻爲家。周禮小司徒注云。有夫有婦。然後
爲家。故周易家人卦。統言男女父子夫婦兄弟。而詩箋以家人猶室家。亦男女夫婦統稱。此宋人爲
男子。其揠苗而歸。不必專告一人。則其人之爲家人。概指一家而言耳。其子亦家人中之一人也。
說文走部云。趨。走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走釋趨。說文木部云。槀。木枯也。周禮小
行人注云。故書槁爲槀。國語魯語云。矠魚鱻以爲夏槁。注云。槁。乾也。是乾枯槁義同。國監毛

三本作喩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者與也義同。俱連下之詞。列子黃帝篇邀於效。釋文云。邀。抄也遮也。情非中節而發。則氣不由直養而生。助其喜怒之情。以要求呵護之福。勢敗援綴身名俱喪。是反使有害也。趙氏義如此。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注天下人行善。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爲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邀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之人也。非徒無益於苗而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欲求其福。疏注天下至者矣。○正義曰。邀福閩監毛三本作遲福。阮氏元挍勘記云。遲。是也。讀如遲容之遲。常恐其行義。考文古本作常恐其作義。又閩監毛三本注末多亦若此揠苗者矣七字。按孟子經文辭句明達。不似詩書幽奧。而趙氏注順通其意。亦極詳了。不似毛鄭簡嚴。待於申發。故但疏明訓詁典籍。則趙氏解經之意明而經自明。而趙氏有未得經義者。以經文細詠之。亦可會悟而得其眞。固無取乎强經以從注也。此注旣讀必有事爲必有福。故皆以邀福得福求福言之。說文心部云。恬。安也。老子云。恬澹爲上。謂不求福也。由。卽猶也。毛詩甫田或耘或耔傳云。耘。除草也。禮記曲禮云。穢道不除。注云。除。治也。故以治釋耘。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蓋謂告子旣以義爲外。則必不行義。故惟恐其行義也。行義福不可必得。故不行義而別有以助之以急求其福。行義卽是內治善。內治善。則福不能急得。欲急得福。故告子不內治善。且惟恐其行義以緩其急求福也。孟子與之相反。故言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此趙氏義也。乃以孟子經文核之。告子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也。勿求心。勿求氣。正老子所謂恬澹。淮南子所謂恬愉。豈尙有急求其福之事。則是以急求其福擬告子者。誣也。若謂勿求心勿求氣。卽是助長。長卽生也。亦卽養也。告子勿求心則不集義。因不能如孟子之善養氣。告子勿求氣。則不守氣。亦並不似孟施舍之養勇。告子本不欲氣之生長。又何用助長。且告子之學雖偏。而其勿求心勿求氣。自造爲義外之說。亦當時處士之傑出者。使助長卽指告子。則孟子明云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然則天下皆助長之人。豈天下皆爲告子之勿求心勿求氣。則趙氏以揠苗助長比急求其福。以急求其福爲告子之惟恐行義。於孟子經文。殊難脗合矣。試卽經文涵詠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忘其爲心者也。忘其心。而勿求。則無事。此告子外義不善養浩然之氣之說也。孟子旣辨明義非外襲。必事內集。故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必有事。則必求於心而勿止。則非一求而已。且心勿忘矣。此辨明告子之不動心。與孟子之不動心。已畢。以下勿助長。則推黝舍之養勇而言之。謂不可爲告子之必無事而餒。亦不可爲黝舍之守氣以養氣也。守氣以養氣。是助長也。長卽養也。亦卽生也。以直養而無害。則氣由義生。爲善養卽爲善長。而非助長助養。以守氣爲養勇。則氣由氣生。爲不

會養卽不會長。而爲助長助養。天下能自反持志直養集義者，能有幾人。大抵多暴其氣以生長其氣。是故云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是不有事而止。而不求氣者也。此不芸苗者也。此揠告子之不得于心勿求其氣而可者也。故無害也。助之長者，氣本不能從義直而生。而助之生。此雖苗者也。是黝舍之守氣以暴其氣者也。暴其氣則不能自反。不能持志。不能集義。凡無義無道。雖不襍於心。而一以其氣行之。以直長養之而無害者。以不直長養而有害必矣。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此害字卽申明以直養而無害之害。以直養則氣自生長於義。而無容助之。然則助長者。不能以直養之謂也。治田者培其苗之根。除其非種。苗自生于根矣。無以揠爲也。總之以持志自反爲要。則心勿忘三字。爲會養浩然之學。忘其心。爲黝舍之暴氣非也。爲告子之勿求氣亦非也。勿求氣雖較暴氣爲無害。然勿求氣卽不復求心以生氣。雖無害而實無益。譬如不揠苗亦不芸苗。苗之槁雖不自我害之。而苗亦莫能長矣。安用此枯槁寂寞之學爲哉。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人於日用之間。無時無地之非事。卽無時無地之非動。聖人之言敬也。道國曰敬事。事君曰敬其事。論仁曰執事敬。論君子曰執事敬。又曰事上敬。交久敬。行篤敬。敬鬼神。祭思敬。蓋悉數之不能終其物。靜時涵養以收斂放心。是敬之一事。蓋人生日用之間。動處多。靜處少。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處處是動。處處當用敬。其或有少間靜時，亦須以敬聯屬之。故曰君子不動而敬。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其用功於動。用功於睹聞，已無絲毫之不敬。而千萬動中或有一靜。千萬睹聞中或有一不睹不聞。亦以敬聯屬之。如此言敬。始謂之修己以敬。始謂之敬而無失。以靜時繼續其動時之敬。非主於靜而以動時繼續其靜時之敬也。孟子不動心有道。以能養氣也。氣何以得養。以集義也。義何以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能致其知。則心有主而義以集。然後見之於行。事事皆合於義。易所謂義以方外。知此義方外者。必敬直內，敬義相須。無舍敬而能義。亦無舍義而能敬者。故義雖方外而實謂之內。行吾敬故謂之內。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此孟子之論義。卽孟子之論敬也。敬也者。用其心焉而已矣。夫子曰無所用心。心不用則於不可已者而亦已。故屆之日難。孟子之不動心。非釋氏之專一寂守以主靜。得以冒其號。而謂之曰不動心也。而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之不動心。一在動處用功，一在靜處用功。烏得不相背而馳哉。

何謂知言。注丑問知言之意謂何。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注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褒人。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能知其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事。若豎牛勸仲任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廋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者也。疏注人有至猛也。○正義

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譣。詖也。見集韻類篇。譣。玉篇音虛儉息廉二切。說文引立政勿以譣人。徐鍇傳云。譣猶險也。今本譣作憸。馬融注云。憸利佞人也。說文憸。憸詖也。憸利於上。佞人也。憸疾利口也。引盤庚相時憸民。今本憸作憸。文選顏延之和謝監靈運詩注。引倉頡篇云。詖。佞諂也。韓非子詭使篇云。損仁逐利謂之疾險。並字異而義同。○孟子公孫丑篇。詖辭知其所蔽。趙岐注云。險詖之言。荀子成相篇云。讒人罔極。險詖顛倒。詩序云。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並字異而義同。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見昭公二十二年左傳。廣雅釋詁云。蔽。障也。景王太子壽卒。既立子猛。又欲立王子朝。故賓起因雄雞斷尾以說王。國語周語賓起云。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爲信畜矣。人犧實難。已犧何害。抑其惡爲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于是。犧者實用人也。注云。人犧。謂難也。謂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已謂子朝。已自爲犧。當何害乎。犧惡爲人所用。自斷其尾可也。人之美則宜君人事宗廟也。入自作犧。則能治人。此譬子朝欲王立之。不必毀子猛。子朝立。猛自廢矣。故云蔽也。賓起爲子朝傳。謀立子朝以廢子猛。是爲險詖。○注有淫美至之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淫。侵淫隨理也。侵猶漸也。由漸而入。隨其脈理。則不違逆。故云淫美。毛詩雨無正巧言如流箋云。巧猶善也。善即美也。淫美猶云淫巧。詩小雅僭始既涵箋云。僭。不信也。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見莊公二十八年左傳。驪姬本欲廢申生。而先言曲沃君之宗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大子主曲沃。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晉侯說之。是巧言不信。欲殺之先與之也。淮其與之使居曲沃。而乃由是得罪。是陷害之也。周禮雍氏注云。穽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禽獸不知有坑阱。人巧設以害之。驪姬欲害申生。故先爲此巧美之言。使之墜入。如禽獸之陷於阱。故爲陷害也。○注有邪至孫也。○正義曰。邪。辟也。邪則不正。故云邪辟不正。豎牛勸仲任賜環之事。見昭公四年左傳。豎牛者。叔孫穆子在庚宗所私婦生也。仲壬。穆子在齊娶國姜所生也。壬與公御萊書私遊于公宮。昭公與仲壬玉環。壬使牛入告穆子。牛入不告。而詐傳穆子命。使壬佩之。乃讒於叔孫曰。不見而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仲壬。仲壬被逐。是父子相離也。○注有隱至夫也。○正義曰。淮南子繆稱訓云。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高誘注云。遁。隱也。故遁辭爲隱遁之辭。秦客廋辭於朝事見國語晉語。韋昭注云。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問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詆也。乃與爲隱耳。是也。大夫莫之能對。故云欲以窮晉諸大夫也。○注若此至趨也。○正義曰。知其所趨。謂知其趨向所在也。按賓孟驪姬豎牛同一讒詐。無以分其爲詖淫邪。且當時晉獻公周景王雖惑之。則史蘇劉蚠輩皆能知之。不必孟子大賢也。至秦客廋辭。即所謂隱。漢藝文志有隱書八十篇。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諭。呂氏春秋重言篇。言荊莊王好隱。韓非子難篇。言人有設桓公隱者。古人託言譎諫。與詩人比興正同。無所爲窮。知之尤無足爲難。故晉大夫莫能對。范文子且知其三也。豈遂爲孟子之知言乎。鶡冠子能天篇云。詖辭者。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湛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飾。遁辭者。請物者也。聖人知其所極。陸佃注云。詖辭蓋若告子之類。告子外義。

聖人無之。故曰革物者也。淫辭蓋若墨子之類。兼愛。聖人有之。故曰因物者也。詐猶邪也。節又從而爲之辭。極猶窮也。鷃冠之說。與孟子小異。以詖辭聖人知其所蔽。蓋此詖辭、卽孟子所云邪辭。其別云詐辭。則孟子所未言也。說文言部云。詖。辯論也。古文以爲頗字。頗。廣雅訓邪。說文訓偏。書洪範云頗僻。卽邪僻。故鷃冠以詖卽邪。又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此頗與偏並舉。頗。卽偏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凡從皮之字。皆有分析之意、分則偏。偏則各持一說。則辯論此詖之正義也。聖人變通神化。不執於一。孔子稱六言六蔽。雖仁知信直勇剛。不學以通之。則有所蔽。而爲愚蕩賊絞亂狂。荀子解蔽篇云。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於大理。又云。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墨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埶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卽詖辭之由於有所蔽也。淫爲浸淫隨理。鷃冠以爲因。陸佃謂以墨子之兼愛是也。班固漢書藝文志言九流之學。儒家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出於史官。陰陽家出於羲和之官。法家出於理官。名家出於禮官。墨家出於淸廟之守。從橫家出於行人之官。雜家出於議官，農家出於農稷之官、所謂因也。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儒則違離道本。五經乖析。道則獨任淸虛。兼棄仁義。陰陽則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則傷恩薄厚。名則鉤鈲析亂。墨則不知別親疏。從橫則上詐諼而棄其信。雜則漫羨而無所歸。農則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蓋水循理隙而入。浸漸其中。不能復出。荀子非十二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淫辭之有所陷入也。至於邪辟之辭。則顯然悖謬於倫理道義。鷃冠所謂革是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春秋弑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顚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卽弑父弑君是也。所謂邪說。卽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眞可弑。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旣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有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辭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衞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於弑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是乎。蓋邪說直造爲悖道之言。其甘於爲此說者。則心久離於倫理道義。乃至於是。故邪辭由於有所離也。沮之言止。請之言乞。止之使去。乞之使來。若明白直質言之。未能售也。故曲言之亦隱言之。鷃冠合邪辭于詖辭。而分遁辭爲詐辭。陸佃以詐爲邪。非也。何則。所憎者欲其止。所好者欲其來。不能必其止與來也。故以詭詐行之。在本意則隱而不明。是爲遁。在所言則妄而不實。是爲詐。遁卽詐也。離謂離於道義。窮謂窮於道義。心中本無義無道。惟恃此詭詐隱護以爲鉤致。此遁辭所以由於窮也。戰國時張儀蘇秦等之言。大多如是也。此四者。非通於大道。明於六經。貫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學。鮮克知之。孟子聞而能知其趨。則好古窮經之學深矣。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注 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

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妨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興。必從吾言也。疏 生於至言矣。○正義曰。按此與滕文公下篇好辯章互相發。彼云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又云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放淫辭。則是詖淫邪三者。楊墨兼有之。蓋楊偏執於爲我。墨偏執於兼愛。是詖也。楊之爲我。有合於曾子居武城。墨子兼愛。有合於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各侵淫失其本。則淫也。至於無父無君。則邪也。特不似儀秦之詐飾耳。此生於其心四句。承上蔽陷離窮皆心也。詖淫邪遁。生於心之蔽陷離窮。是生於其心也。此詖淫邪遁之言。造之自下。大有礙乎聖人治天下之法。故害於政也。若將此詖淫邪遁之言見之於政。則天下效之。三綱由是淪。百行由是壞。故害於事也。政謂法教也。事謂事爲也。吾言。指以直養而無害以下。至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言。告子義外之言。不免詖邪。聖人復起。必從吾配義集義之言也。注以政爲仁政。故指人君言之。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注 言人各有能。我於言辭命教。則不能如二子。疏 注言辭命教。○正義曰。禮記表記注云。辭謂解說也。說亦言也。上言說辭。則辭即言也。詩下武永言配命箋云。命。教令也。是命爲教。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注 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疏 注丑見至矣乎。○正義曰。趙氏以上節仍孟子之言。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爲孟子自言其不能此。然則乃丑問之言。然必從吾言矣。已結上文。近時通解以宰我以下皆丑問之言。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乃孔子之言。是也。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注 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爲聖。故再言是何言也。疏 注惡者至辭也。○正義曰。葉夢得避暑錄話述此文。惡作烏。云烏。蓋齊魯發語不然之辭。至今用之作鼻音。亦通於汝潁。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音義惡音烏。非作烏也。韓詩外傳新序載楚邱先生答孟嘗君曰。惡何君謂我老。則烏惡信齊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惡。不然之詞也。莊子人間世篇曰。惡惡可。上惡字不然之詞。下惡字訓爲安。荀子法行篇云。惡賜是何言也。韓子難篇云。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啞與惡同。按啞惡二音。今皆有之。實一聲之轉。意不然而

驚咤之。則云啞。意不然而直拒之、則云惡。O注言往者孔子子貢相答如此。O正義曰。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
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翟氏灝考異云。論語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是向公西華言之。此向子貢言之。日知錄謂孟子書所引孔子之言。其載於論語者八。學不厭而教不倦。一也。今據呂氏春秋。則
此實別一時語。學不厭。論衡引作饜。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
顏淵則具體而微。注體者。四枝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
聞也。一體者。得一枝也。具體者。四枝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疏昔者至而微。O正義曰。近通解以爲丑問之言是
也。O注體者四枝股肱也。O正義曰。文選注引劉熙注云。體者。四支股腳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與趙氏此注同。毛詩相鼠人而無體傳云。體。支體也。禮記喪
大記注云。體。手足也。周書武順篇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肱屬手。股屬足。故云四枝股肱。枝與支通。說文作肢。亦作胑。敢問所安。注丑問孟
子所安比也。疏注所安比也。O正義曰。趙氏讀安爲案。周禮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注云。比。案比也。按安猶處也。處猶居也。謂夫子於諸賢欲何居也。曰。姑舍
是。注姑。且也。孟子曰。且置是。我不願比也。疏注姑且至比也。O正義曰。毛詩卷耳傳云。姑。且也。呂氏春秋貴生上農等篇。高誘注並云舍。置也。曰。伯
夷伊尹何如。注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可願比伯夷不。疏注可願比伯夷否。O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盧文弨抱經堂文集云。依
趙氏注。經文但云伯夷何如。無伊尹二字。按此說極確。趙注本憭然。丑問伯夷一人。孟子乃及伊尹。曰。不同道。注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
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注非其君。非己所好之君也。非
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之。故謂之非其民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
進。伊尹也。注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也。要欲爲天理物。冀得行道而已矣。疏注要欲至
已矣。O正義曰。五經通義云。荷天命以爲王使理羣生。此所謂爲天理物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孔子也。注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疏注止處至去也。O正義曰。說文几部云。処。止也。重文作處、是止即處也。莊公八年公羊傳云。

何言乎利兵爲久也。注云。爲久稽留之辭。說文辵部云。逮。疾也。久屬牛言。故云留。逮屬止言。故云去。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注】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爲宜也。【疏】注乃言至宜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幾。近也。淮南子要略云。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高誘注云。幾。庶幾也。然則庶幾即幾也。我心之所庶幾。言我心之所近也。進退無常。量時爲宜。即集義矣。義之所在。即仕即久是進也。義之所不在。即止即速是退也。禮記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仕止久速。皆視其可。是爲量時。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注】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疏】注班齊至等乎。○正義曰。方言云。班。列也。北燕曰班。儀禮既夕注云。班。次也。文選東京賦云。次和樹表。薛綜注云。次。比也。禮記服問注云。列等比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云。齊等也。原道訓高誘注云。齊。列也。是班列次比等齊同義轉注。故趙氏以齊等解班。又以相比解之。說文女部云。嫌。疑也。謂丑疑三人相等也。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注】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曰。然則有同與。【注】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注】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爲也。是則孔子同之矣。【疏】行一至爲也。○正義曰。荀子王霸篇云。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又儒效篇云。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與孟子同。不義則自反而不縮也。不爲則不惴也。曰。敢問其所以異。【注】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注】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爲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疏】注汙下至用者。○正義曰。說文水部云。窪。窊也。穴部云。窊。汙衺下也。音義云。丁音蛙。不平貌。趙氏讀汙爲窪也。按汙本作洿。孟子蓋用爲夸字之假借。夸者大也。謂言雖大而不至於阿曲。成公綏嘯賦云。大而不洿。蘇洵有三子知聖人汙諂。以汙屬上讀。則智足以知聖人汙。亦是智足以知聖

人之大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注予。宰我名也。以為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
但為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處。賢之遠矣。疏注如使當堯舜之世。○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如使當堯舜
之世。觀其制度。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世作處，無觀其制度四字。按無者是。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
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
也。注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
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
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疏子貢至子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李文貞讀孟子劄記云。夫子所以超於羣聖者。以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使先王之道。傳之無窮也。
宰我子貢有若推尊之意。蓋皆以此。而子貢獨顯言之。知能言夏殷之禮。知韶武之美善。告顏子為邦之類。皆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百王而莫違者也。孟子引之以是為孔子所以異者。蓋聖則
同德。孔子則神明天縱。有以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非列聖所可同也。○注春秋至德也。○正義曰。引見國語周語隨會聘周篇。韋昭國語解敘云。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邱明
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宋庠國語補音敘云。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為內。國語為外。按趙氏生後漢。已稱外傳。則外傳之
題。不始魏晉矣，韋昭注云。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也。亦謂見其樂知其德。○注從孔至違者。○正義曰。呂氏春秋貴公篇云。而莫知其所由始注云。由。從也。毛詩谷風傳。及說文辵部。皆云違
離也。故以從釋由。以離釋違。孔子無可無不可。其道大備。故從孔子百世後。上推孔子。又比孔子之德於百世前之聖王。皆莫能逾孔子之範圍。上推即推而放諸東海而準之推。　有若
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
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
孔子也。注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為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
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則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

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子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為有耳。因事則褒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疏注垤蟻至冢也。○正義曰。詩豳風鸛鳴于垤。毛傳云。垤。螘冢也。方言云。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封垤。中齊語也。螘同蟻。禮記樂記云。封比干之冢注云。積土為封。廣雅釋邱云。封冢也。是蟻封即螘冢也。法言問神篇云。太山之於螘垤。詩召南于彼行潦。大雅泂酌彼行潦。毛傳皆云行潦。流潦也。孔氏正義云。行者。道也。說文水部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應劭云。潦。流也。此云道旁流潦。以道釋行。以流釋潦也。萃。聚也。周易彖傳文。阮氏元校勘記云。泰山之於邱垤。咸淳衢州本泰作太。○注有若至尹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論人篇云。人同類而智殊。高誘注云。殊。異也。文選薦禰衡表云。英才卓躒。注云。卓躒。絕異也。萬類統人物而言。麒麟與衆獸異。鳳凰與衆鳥異。泰山河海與邱垤行潦異。聖人與凡民異。是萬類各有殊異也。聖人在人類之中。本是卓然絕異於凡俗。是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也。而孔子在卓絕之中。尤為盛美。此所以異于伯夷伊尹也。蓋以鄙舍告子之不知求心。不知集義。必要之於曾子之自反。自反而縮。則得百里之地而君。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自反不縮。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皆不為。是伯夷伊尹與孔子。皆自反而配道義矣。乃伯夷之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偏專於清。伊尹之何仕非君。何使非民。偏專於任。任之不已。則流於鄙舍。清之不已。則流於告子。故雖能集義。又必量時合宜。而要之於孔子之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易之道大中而上下應之。此志帥氣之學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可仕可止可久可速之學也。至於通變神化。而集義之功。極於精義。求心之要。妙於先心。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相傳之教。孔子備之。而孟子傳之。惟得乎此。而詖淫邪遁之言。乃不致以似是而非者。惑亂而昧所從也。○注夫聖至揚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此章舊注特多違失。如以子夏不如曾子孝之大。以告子之言心氣。皆屬人言。宰我子貢善為說辭一節。昔者竊聞之一節。皆為孟子自言。莫不善於有若曰節注此三人皆孔子弟子云云。直說成阿其所好。全相觸背。此漢注之所以不可廢而有可廢也。

章指。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量時。賢人道偏。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注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疏湯以至百里。○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為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爾。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

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京臨上黨。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按孟子前言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也。謂其起自百里。非謂遷豐之後。仍止百里也。孟子之文。彼此互見。貴而通之。乃見其備。湯文始小而終大。由能行仁政而諸侯歸之。謂文王藉力。當未必然。史記平原君列傳。毛遂曰。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地而臣諸侯。荀子仲尼篇云。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韓詩外傳云。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陸賈新語明誠篇云。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史記三代世表後。褚先生答張夫子問云。堯知稷契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注贍足也。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從於人。非心服也。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者也。疏注贍足至者也。O正義曰。贍古作澹。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愁悴不贍者。高誘注云。贍猶足也。又先己篇云。期年而有扈氏服。注云服從也。閩監毛三本作服就於人。廣雅釋詁云。就。歸也。非心服承以力服人。則以力服人。即指此非心服者而言。故云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從於人。上但言以力。未言以力不贍。故下以力不贍也補明之。以力服人。既是以力不贍而從人。則以德服人。即是以德不贍而從人。故云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顏淵子貢於孔子。無力可言。其從之惟心悅於德耳。若以力服人者。即上以力假仁之人。則與下非心服也不貫。且以德行仁者。豈用以服人乎。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注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疏注詩大至謂也。O正義曰。詩在大雅文王有聲篇第六章。箋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是詩謂服武王之德也。自訓由。亦訓從東西南北。謂自鎬京之四方來也。無思不服。猶云無不心服。故鄭箋謂心無不歸服。趙氏亦云此亦心服之謂。

章指。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懷之。疏王者任德。O正義曰。漢書禮樂志云。天任德不在刑。O遠人至懷之。O正義曰。論語季氏篇文。足利本懷作來。韓本同。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注行仁政。則

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猶惡濕而居埤下。近水泉之地也。【疏】注行仁至地也。○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非以翟爲榮。注云。榮。樂也。濕宜作溼。素問生氣通天論云。秋傷於溼。注云。溼。謂地溼氣也。埤。閩監毛三本作卑。卑埤通。管子水地篇云。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水以爲都居。注云。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荀子宥坐篇云。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注云。埤讀爲卑。裾與倨同。方也。拘讀爲鉤。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是卑下爲近水泉之處。爲水漸洳。不免於溼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注】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得其人。能者居職任其事也。【疏】注使賢至事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在。尻也。說文几部云。尻。處也。今通作居。故以居釋在。禮記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注云。無則已。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今賢者處位。是有其人。故云得其人。淮南子俶眞訓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居職故任其事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注】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修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疏】注及無至畏服。○正義曰。國語晉語。平公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注云。閒。息也。閒暇謂安息。此以除去欒氏內亂爲少閒。則不獨無敵國之虞。國家閒暇。謂不用兵戈。無論外患內亂。戰攻則不得休息。趙氏舉其外以概其內也。國語晉語注云。明。著也。說文彡部云。修。飾也。廣雅釋詁云。飾。著也。是明著修三字義通。管子宙合篇云。見察之謂明。淮南子本經訓云。審於符者。高誘注云。審。明也。明之義。一爲修明。一爲明審。趙氏以政教宜分。刑罰宜審。故分釋之。畏之訓亦有二。一爲畏懼。廣雅釋詁畏懼也是也。一爲畏服。曲禮畏而愛之注云心服曰畏是也。大國無容畏懼。故以畏服言之。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注】詩邠國鴟鴞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尙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緜牖戶。人君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疏】注詩邠至道也。○正義曰。詩在今毛詩鴟鴞篇第二章。傳云。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言纏緜也。趙氏注與傳箋同。王肅云。鴟鴞及天之未

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桑根之皮。必須剝而取之。故毛傳訓徹爲剝。趙氏訓徹爲取。廣雅釋詁云。撤。取也。撤徹字通。毛詩釋文云。土音杜。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大雅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注云。齊詩作自杜。荀子解蔽篇所言乘杜卽相土。是土杜古字通也。綢繆。卽纏綿之轉聲。廣雅釋詁云。綢繆。纏也。謂以桑根之皮。紋結束縛之成巢也。爾雅釋鳥云。鴟鴞鴟鴞。陸璣詩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是鴟鴞爲小鳥也。今此下民。今毛詩作今女下民。詩序云。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事見周書金縢篇。趙氏則以爲刺邠君曾不如此鳥。此蓋三家之說。與毛異者。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注 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修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疏 注般大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伴。大貌。方言廣雅孟子注皆云。般。大也。亦謂般卽伴。○注怠惰敖遊。○正義曰。禮記少儀云。怠則張而相之。注云。怠惰也。毛詩小雅嘉賓式燕以敖傳云。敖。遊也。說文出部云。敖。出遊也。敖同遨。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注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疏 注詩大至福也。○正義曰。毛傳云。永長言我也。趙氏訓詁與毛同。皆爾雅釋詁文。廣雅釋詁云。配。當也。箋云。當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亦以當釋配。分於道謂之命。配當善道。則配當天命矣。莊公二十五年公羊傳云。求乎陰之道也。注云。求。責求也。故自求卽是自責。易雜卦傳云。大有衆也。衆與多義同。故以有釋多。能謂能自責。則有福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注 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也。疏 注殷王至活也。○正義曰。尚書太甲三篇。今文古文皆不傳。不在逸書之列。故趙氏但云殷王太甲言。不言逸書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說文蠥从虫薛聲。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祅。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又孽。庶子也。从子辥聲。玉篇蠥或作孽。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高宗雊雉者。經云。高宗肜日。越有雊雉。敘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史記云。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是其事云。宋景守心者。呂氏春秋制樂篇云。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

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毋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司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是其事也。高宗宋景。皆以德弭災。故云皆可以德消去也。云帝乙慢神震死者。史記云。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是其事也。故云是爲不可活。聲謂活或爲逭。禮記緇衣引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與孟子所引字雖有異。而大皆無殊。惟逭之與活。義訓不同。鄭康成曰。逭。逃也。

章指。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當防患於未亂也。疏言當防患於未亂也。○正義曰。易既濟象傳云。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老子德經云。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注俊。美才出衆者也。萬人者稱傑。疏注俊美至稱傑。○正義曰。鶡冠子能天篇云。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史記屈原賈生傳。索隱引尹文子云。千人曰俊。萬人曰傑。春秋繁露爵國篇云。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淮南子泰族訓云。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白虎通聖人篇引禮別名記云。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禮記月令正義引蔡氏辯名記。宣公十五年左傳。正義亦引辯名記。辯名即別名也。惟作倍人曰茂。倍選曰俊。所說各異。東漢人注書說文人部云。俊。材過千人也。傑。埶也。材過萬人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孟秋孟夏兩紀。皆云才過萬人曰傑。千人曰俊。而注功名篇。則云才過百人曰豪。千人曰傑。注國策齊策。又云才勝萬人曰英。千人曰傑。王逸注楚辭大招云。千人才曰豪。萬人才曰傑。注九章懷沙篇云。千人才曰俊。一國高曰傑焉。鄭注尚書皐陶謨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均無定說。大要皆才美出衆者之名。故典籍隨舉爲稱。或言俊傑。或言俊乂。或言豪傑。或言英傑。趙氏雖以萬人者稱傑。而俊則不言千人。而但云美才出衆也。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注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

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疏】注市廛至宅也。○正義曰。王制。小戴禮記篇名。鄭氏注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載師周禮地官之職注云。征。稅也。鄭司農云。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元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載師職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元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蓋商與民居於國中皆有廛。商賈所居之廛在市。王制市廛而不稅是也。此國宅。不專指市中之宅。凡民之居與官吏之居皆可統稱。趙氏以市宅亦在其中。故引以爲證。然則廛而不征。謂商賈居此宅。不征其稅。與鄭氏稅其舍不稅其物之說不同。故云古者無征。衰世征之。謂古者並此舍亦不征稅。稅其舍者。衰世也。地官廛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注云。故書滯或作廛。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官而居之。貨物沉滯於廛中不決。民待其直以給喪疾而不可售。賈賤者也。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蓄藏貨物者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儲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元謂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瘠腐敗。爲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此先鄭解說廛而不征。謂貨物藏於此而不征稅。與後鄭異。趙氏蓋本先鄭廛人掌斂布緫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注云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後鄭據此。故注王制以廛爲稅其舍。卽此貨賄諸物邸舍之稅也。但明日廛而不征。是不征卽不征此廛之稅。賈公彥疏云。周則廛有征。上文廛布是也。云不征者非周法。蓋趙氏以周禮非文王之法。文王治岐。關市不征。故不依周禮也。趙氏謂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則是法而不廛。乃申明上廛而所以不征之故。謂當以什一之法征其一夫百畝之地。不當征其市中之舍。與先鄭所說亦不同。先鄭以貨物有滯而不售。以法出之。使不久滯于市廛。趙氏所不用也。廛官廛人注云。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市中空地。元謂廛民居區域之稱。賈氏疏云。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及載師廛里任國中之地。皆是民之所居區域。又其職有廛布。謂貨賄停儲邸舍之稅。卽市屋舍名之爲廛。不得爲市中空地。按杜子春仍兼顧壇墠之義。故以市中空地解之。司農與之同。然廛非壇墠也。星之次舍爲躔。廛猶躔也。故後鄭以爲民居區域。市物邸舍。商賈貨物。宜藏居舍之中。不得當於空地。趙氏不用空地之說以爲市宅。是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注】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疏】注言古至之也。○正義曰。王制注云。譏。譏異服。識言異。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孔氏正義云。

關。境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門關之征。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譏禁。大宰。天官冢宰也。司關。地官。職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注云。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是周禮關市有征也。周禮相傳以爲周公所作。故以爲周公以來也。猶譏。周禮作幾。古字通。賈氏疏云。孟子陳正法與周異。閩監毛三本關市之賦作之征。去征作之征。並非。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注〕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疏〕注助者至之類。○正義曰。王制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借民力。則藉即是助。履畝者。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云。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注云。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左傳云。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按何休杜預二說不同。然因民不力於公田。因踐其私田而收其善畝之穀。仍是什一。不爲橫征。若民因有饑。明年加力於公田。使公田之穀好於私田。則仍收公田之穀。不踐其私田矣。惟於公田之外又收其私田之什一。乃是加賦。趙氏以爲橫。則當知杜說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注〕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民矣。氓者。謂其民也。〔疏〕注里居至民也。○正義曰。載師注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布。泉也。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士徒車輦給繇役。鄭氏注禮記檀弓云。古者謂錢爲泉布。韋昭注國語。周語云。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曰錢。是布爲錢即爲泉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凡民居區域關市邸舍。通謂之廛。上文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市宅。此廛謂民居。即周禮上地夫廛。許行願受一廛之廛。非市宅也。布者。泉也。亦即錢也。非布帛之布。夫布見周禮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閒民爲民傭力者。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僱役錢也。里。謂里居。即孟子收其田里之里。非二十五家也。里布。見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不種桑麻。或荒其地。或爲臺榭游觀。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地皆有地稅也。此皆民之常賦。戰國時一切取之。非傭力之閒民。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則出夫布。宅有種桑麻。有績婦布縷之征。而仍使之則出里布。是額外之

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橫取者，今皆除之。則居廛者皆受惠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閭師。凡民無職者出夫布。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卽此夫里之布是已。注中止據載師而不及閭師。載師之無職事者。是游手浮泛之人。夫家之征。所以罰之也。閭師之無職者。則九職中之閒民。非游手也。夫布乃其常賦。非罰也。太宰九職。一日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載師之無職事者。無職而並不事事也。閭師之無職者。無常職也。而轉移職事。則猶有事也。故但日無職。而不日無職事。閭師疏。劉氏問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荅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凡賦中者也。按鄭氏解兩夫字不同。解夫字不當用一夫百畝之稅之說。夫布者。謂丁出錢以爲賦。猶漢口稅之法。漢口率出泉。凝施之有職。周則惟施之閒民而已。趙氏佑溫故錄云。夫家之征。乃夫稅家稅二事。本非經所及。趙氏注廣言之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氓。民也。从民亡聲。讀若盲。詩氓之蚩蚩傳云。氓。民也。方言亦云氓民也。孟子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趙注氓者。謂其民也。按此則氓與民小別。蓋自他歸往之民。則謂之氓。故字从民亡。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氓字云。或作萌。或作甿。按作萌最古。漢人多用萌字。經典內萌多改氓改甿。如說文引周禮以與鋤利萌是也。氓者。謂其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謂其三字。按尋讀字。則經文當本作萌。翟氏灝考異云。一讀以天下之民皆悅斷句。上士商旅農。悉連下皆悅二字句。似亦可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呂氏春秋音律篇注云。之。其也。故爲之氓。周官載師注。引作爲其民。之可訓爲其。其亦可訓爲之。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注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率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所欲者也。疏注今諸至者也。〇正義曰。說文言部云。信。誠也。故以誠釋信。鄉之義爲向。自身向高。自近向遠。皆望也。孟子離婁篇言仰望而終身。則仰之義同於望。故云仰望。廣雅釋詁云。愛。仁也。仁之於父子。云若父母。是愛之也。小爾雅廣詁云。率。勸也。勸之義與勉同。故以勉釋率。爾雅釋言云。濟。成也。故以成釋濟。

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爲天吏。天吏者。天使也。爲政當爲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疏注言諸至吏也。〇正義曰。使從吏聲。故吏之義通於使。襄公三十年左傳。使走問於朝。釋文云。使本作吏。段氏玉裁說文解字人部注云。水部泚。水吏也。吏同使。

章指。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衆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

也。【疏】衆夫擾擾。○正義曰。國語晉語云。范文子謂厲公曰。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廣雅釋訓云。擾擾。亂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注】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注】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也。【疏】注易於轉丸於掌上。○正義曰。說文丸部云。丸圜也。傾側而轉者。置丸掌上。其轉易易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注】乍。暫也。孺子。未有知小子也。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為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怵惕也。【疏】注乍暫至怵惕也。○正義曰。僖公三十三年公羊傳云。詐戰不日。注云。詐。卒也。廣雅釋詁云。暫。猝也。釋言云。乍。暫也。乍與詐通。卒與猝通。乍暫卒三字轉注也。說文子部云。孺。乳子也。劉熙釋名釋長幼云。兒始能行曰孺子。孺。濡也。言濡弱也。禮記內則云。孺子蚤寢晏起。注云。孺子。小子也。始能行而尚無知識。不知井之溺人。故將入井也。國語周語芮良夫云。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注云。怵惕。恐懼也。文選東京賦云。猶怵惕於一夫。薛綜注云。惕。驚也。驚即駭。驚駭。猶恐懼也。趙氏解梁惠王上篇。隱其無罪為痛。說文心部云。惻。痛也。漢書鮑宣傳云。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注云。惻隱。皆痛也。然則怵惕惻隱。謂驚懼其入井。又哀痛其入井也。以隱之義已見前經文下亦自申明之言。惻隱為仁。故略之耳。音義云。內本亦作納。納交於孺子之父母。要譽於鄉黨朋友。皆為人之事。故統之云非為人也。孔本作發於中。非為其人也。無情字。有其字。呂氏春秋適理篇云。臣聞其聲。淮南子修務訓云。聲施千里。高誘注並云聲名也。禮記表記云。先王謚以尊名。注云名者。謂聲譽也。故以名釋聲。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注】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為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為行耳。【疏】注言此至行耳。○正義曰。孟子道性善。謂人之性皆善。禽獸之性則不善也。禽獸之性不善。故無此四者。禽獸無此四者。以其非人之心也。若為人之心。無論

賢愚。則皆有之矣。孟子四言非人。乃極言人心必有此四者。趙氏此注。深得孟子之指。不淪虛儒。三國志鍾繇傳注。引先賢行狀。李膺謂鍾覲曰。孟子以爲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禮記曲禮注引孟子。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孔氏正義兼引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於句首俱加人字。則四稱非人。竟爲指斥罵詈之辭。非孟子義。趙氏云。人但不能演用爲行。正申明人必有此心。惟禽獸無之耳。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注】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疏】注端者至用之。○正義曰。儀禮鄉射禮注云。序端。東序頭也。頭。首也。故端爲首。端與耑通。說文耑部云。耑。物初生之題也。題亦頭也。故考工記輪人鑿端。注云。內題方有頭。可由此推及全體。惠氏士奇大學說云。大學致知。中庸致曲。皆自明誠也。中庸謂之曲。孟子謂之端。在物爲曲。在心爲端。致者。擴而充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無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與天下共遂其生。仁也。言仁可以賅義。使親愛長養不協於正大之情。則義有未盡。亦即仁有未至。言仁可以賅禮。使無親疏上下之辨。則禮失而仁亦未爲得。且言義可以賅禮。言禮可以賅義。先王之以禮教。無非正大之情。君子之精義也。斷乎親疏上下。不爽幾微。而舉義舉禮。可以賅仁。又無疑也。舉仁舉禮。可以賅智。智者。知此者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益之以禮。所以爲仁至義盡也。語德之盛者。全乎智仁而已矣。而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益之以勇。蓋德之所以成也。就人倫日用。究其精微之極致。曰仁曰義曰禮。合三者以斷天下之事。如權衡之於輕重。於仁無憾。於禮義不愆。而道盡矣。自人道遡之天道。自人之德性遡之天德。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條理。觀其條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禮矣。觀於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可以知義矣。在天爲氣化之生生。在人爲生生之心。是乃仁之爲德也。在人爲氣化推行之條理。在人爲其心知之通乎條理而不紊。是乃智之爲德也。惟條理是以生生。條理苟失。則生生之道絕。凡仁義對文及智仁對文。皆兼生生條理而言之者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仁主於愛。與忍相反。故言仁政。則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凡視聽言動之入於非禮者。皆生於己心之忍。忍則已去仁。已去仁則已去禮。故曰克己復禮爲仁。按賈誼新書道術篇云。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不忍人之心。即是惻隱之心。惻隱爲仁之端。仁義禮智四端一貫。故但舉惻隱。而羞惡辭讓是非即具矣。但有仁之端。而義禮智之端即具矣。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注】自謂不能爲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爲善也。【疏】人之至體也。○正義曰。四端之有於心。猶四支之有於身。言必有也。毛氏奇齡賸言補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言仁之端在心。不言心之端在仁。四德是性之所發。藉

心見端。然不可云心本於性。觀性之得名。專以生於心爲言。則本可生道。道不可生本明矣。

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注謂君不能爲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注擴。廓也。凡有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充大之。若水火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疏注擴廓至母也。○正義曰。音義云。擴音郭。字亦作彍。音霍。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彍。滿弩也。孫子兵勢篇云。勢如彍弩。太平御覽引尸子云。扞弓彍弩。漢書吾丘壽王傳。十賊彍弩。顏師古注云。引滿曰彍。並字異而義同。孟子公孫丑篇知皆擴而充之矣。趙氏注云。擴。廓也。方言云。張小使大謂之廓。義亦與彍同。按說文弓部云。彍。讀若郭。郭即廓。釋名云。郭。廓也。廓落在城外是也。趙氏本作彍。以滿弩之訓。於此文不切。故以廓解之。即說文讀若郭之義。淮南子原道訓云。廓四方。高誘注云。廓。張也。說文弓部云。引開弓也。開弓與滿弩義同。趙氏上注云。可引用之。引用即此彍矣。彍亦廣也。下注云廣大。即即謂彍而充之。淮南子說山訓云。近之則鐘聲充。高誘注云。充。大也。故以大釋充。彍而充之。即引而大之也。說文火部云。然。燒也。火始燒。泉始達。其勢不可遏止。故由微小而無所不至。猶人之有四端。既知擴而充之。則亦無所不至也。推無所不至。故放諸四海而民皆安保也。論語里仁篇。苟志於仁矣。孔氏注。毛詩秦風苟亦無信傳。皆云苟誠也。毛詩小雅保艾爾後傳云。保。安也。保四海即安四海之民也。人不能事父母。即是不仁不義。無禮無智。雖愚蒙豈不知父母之當事。推賊害其性。遂至不能順於父母。趙氏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不能事父母。豈尚能保安四海。此言性善之切。可謂通儒矣。

章指。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廣其道。上以匡君。下以榮身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注矢。箭也。函。鎧也。周禮曰。函人爲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鎧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當愼脩其善者也。疏注矢箭至爲甲。○正義曰。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鍭。關西曰箭。爾雅釋地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太平御覽引字林云。箭。矢竹也。箭爲竹名。可爲矢。故矢即名箭也。閩監毛三本作函。甲也。音義出

鎧字。則鎧是也。武氏億羣甲云。鎧爲甲之重名。釋名鎧猶塏。塏堅重之言也。禮記注。甲鎧也。廣雅甲介。鎧也。自周禮司甲注。甲今之鎧也。世乃有以金制鎧之名。禮記疏言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書費誓正義。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爲名。儀禮既夕禮甲冑干笮疏。甲鎧冑兜鍪者。古者用皮。故名甲冑。後代用金。故名鎧兜鍪。隨世爲名故也。億考之獨不謂然。鄭氏注甲今之鎧者。今蓋以漢制況之。謂漢名甲爲鎧。詩正義云。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爲鎧。箋以今曉古。此疏所指。亦謂以漢制況也。其實用皮用金。在古並有此制。管子地數篇。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蚩尤造兵之始者。已以金作鎧。鎧所由來遠矣。非自後世爲然。春秋時此制益廣。車馬被甲皆得用金。鄭風駟介旁旁傳云。介。甲也。秦風小戎篇云。俴。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僖二十八年傳駟介百乘。成二年傳不介馬而馳之。注。介。甲也。是馬亦用金爲鎧。定八年傳。主人焚衝。注云。衝。戰車。考淮南子覽冥訓大衝車。高氏注云。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是車亦用金爲鎧。昭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呂氏春秋察微篇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鄭衆亦云介甲爲雞著甲。見儀禮疏。按此介與金距對。則小鎧亦以金爲之。此又可爲證。以見當時鬭雞之戲尙如此。蓋必有所仿效爲然。其人得用金爲鎧者。吳越春秋王僚乃被棠鐵之甲。又戰國策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劉氏云。謂以鐵幕爲臂脛之衣。呂氏春秋貴卒篇。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鴥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此又自春秋至戰國。世變益甚。所備益密。則甲用金與革。古蓋兼之。而諸說妄爲區分其義。非也。函人爲甲見考工記。○注巫欲至死也。○正義曰。周禮春官。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注云。衍讀爲延。望祀謂有牲粢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謂祀所授。類造攻說禬禜之神號。男巫爲之招。杜子春云。堂贈。謂逐疫也。招。招福也。弭讀爲敉。敉。安也。安凶禍也。招敉皆有祀衍之禮。祝號掌於大祝小祝。而授男巫。是祝之事。巫爲之也。逐疫祝於未病時。除疾病祝於已病時。皆所以求活人也。惠氏士奇禮說云。古者巫彭初作醫。攻有祝由之術。移精變氣以治病。春官大祝小祝。男巫女巫。皆傳其術焉。大祝言甸讀禱。代受眚烖。小祝將事侯禳。求遠辠疾。男巫祝衍旁招。弭寧疾病。女巫歲時釁浴。祓除不祥。故曰病者禱瘉。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梓人匠人。並見考工記。皆不言作棺。而宮室屬之匠人。棺椁。亦宮室之類。地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注云。匠師主衆匠。又云。匠師主豐碑之事。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云。豐碑。天子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桓楹。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窆內之碑。匠師主之。則棺椁亦匠人所爲明矣。故儀禮既夕記云。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注云。遂匠。遂人匠人也。匠人主載柩窆。雜記云。匠人執羽葆御柩。襄公四年左傳。定姒薨。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請木則棺爲匠所作。惟匠人作棺。故載柩御柩之事。皆匠人主之。此國之職事。而士大夫之棺。亦必匠人所作。故孟子爲母治棺。使虞敦匠事。此云作棺欲其堅信者。則

主買棺者而言。蓋士庶之家。不能自治。必市於匠人。而匠人即以棺爲售。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漢書形法志引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即孟子巫匠亦然意。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注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爲不智。疏注簡擇不處仁。○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柬。擇也。說文手部云。擇。柬選也。柬部云。柬。分別簡之也。柬古簡字。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注爲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何得爲智乎。疏注爲仁至智乎。○正義曰。易文言傳云。元者。善之長也。體仁足以長人。故爲仁可以長天下也。假如漢書儒林傳假固利兵之假。顏師古注云。給與也。謂天以仁給與人。使得長人也。爾雅釋言云。宅。居也。安宅是安居。故云居之則安。禦。止也。莫之禦。是無止之者也。智屬知。此言不仁是不智。故云不能知人是仁道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注若此爲人所役者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注治其事而恥其業者惑也。疏注惑也。○正義曰。智者不惑。上云不仁是不智。故云惑。阮氏元校勘記云。矢人而恥爲矢也。各本同。孔本上有由字。按音義由反手下云。下文由弓人由矢人義同。是音義本此文上有由字。

如恥之。莫如爲仁。注如其恥爲人役而爲仁。仁則不爲役也。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注以射喻人爲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仁恩之未至。疏仁者至已矣。○正義曰。禮記射義云。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此文蓋有所本。首言術不可不愼。術承上矢函巫匠。則指藝術而言。藝術人之所習也。習於爭戰。則糜爛其民。如矢人之不仁矣。所以習於爭戰者。以欲勝人也。故此以射爲喻。而戒其不怨勝己也。不特諸侯之習爭戰也。推之士庶人。惟知利己損人。則時以忮害爲心。以爭勝於人。此不能勝。必多方乞助於他人。役於彼以求伸於此。心日益刻。氣日益卑。苟始以正己。繼以反求。本無傾軋之心。無事屈身之辱。儒者求勝以學。市人求勝以利。朋黨阿比。託一人以爲庇。其過同也。章指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爲矢人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注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尚書

曰。禹拜讜言。【疏】注尚書至讜言。○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咎繇謨曰。禹拜昌言。今文尚書作黨。趙注孟子引尚書。禹拜黨言。逸周書祭公解拜手稽首黨言。張平子碑。黨言允諧。剌寬碑對策嘉黨。皆昌言字之假借也。至於讜言亦見漢人文字。字林。讜言。美言也。此又因黨言而爲之言傍。謂之正俗字可。盧氏文弨校逸周書祭公解云。黨讜古字通。荀子非相篇。博而黨正。注謂直言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注】大舜。虞帝也。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己從人。故爲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疏】注大舜至者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虞帝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作虞也。按當本作虞舜也。淺人或刪舜。或改爲帝。論語子罕篇云。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又云。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是孔子稱舜巍巍。而巍巍之爲大也。一云於子路與禹同者。趙氏以善與人同之人指子路與禹。謂舜之善在舍己從人。而舍己從人。此舜之善與子路禹同者也。經文善與人同在上。注倒言之耳。按周易同人彖傳云。同人。柔得位乎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惟君子惟能通天下之志。序卦傳云。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同人者物必歸焉。同即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所謂善與人同也。禮記中庸云。舜其大知矣乎。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兩端。人之兩端也。執兩而用中。則非執一而無權。執一無權。則與人異。執兩用中。則與人同。執一者。守乎己而不能舍己。故欲天下人皆從乎己。通天下之志者。惟善之從。故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意林引尸子云。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此虞氏之盛德也。禮記大學篇引秦誓云。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樂人有善。則無他技。無他技是不爲異端。不爲異端。是善與人同也。舍己。即子路之改過。從人。即禹之拜昌言。聖賢之學。不過舍己從人而已。孟子闢揚墨。以其執一。此章發明專己執一之非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注】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疏】注舜從至爲善。○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此舜耕稼陶漁之事也。爾雅釋詁云。謨。謀也。書序云。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棄稷。今大禹棄稷篇不存。唯存皋陶謨。禹既拜皋陶之言。帝乃命禹亦昌言。又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及皋陶拜手稽首颺言。賡元首叢脞之歌。而帝且拜而俞之。可爲舜取善謀之證。乃此其爲帝時也。孟子闡言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於人者。然則舍己從人之道。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當如是。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

也。與人爲善。猶云善與人同。上言善與人同。而下申言其所以同者爲舍己從人。舍己從人。即是樂取于人以爲善。是取人爲善。即是與人同爲此善也。莫大乎與人爲善。此舜之舍己從人所以大也。

章指。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疏由采善於人。○正義曰。董子春秋繁露云。春秋采善不遺小。○故曰至功也。○正義曰。桓寬鹽鐵論刺驕篇云。諫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周氏廣業云。文選注有計及下句。豈此二語皆外書之文。而趙稱之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注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汚也。思。念也。與鄉人立。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慙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汚己也。疏注伯夷至己也。○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此讓國而隱居之事也。毛詩角弓如塗塗附傳云。塗。泥也。說文火部云。炭。燒木未灰也。灰。死火餘𤇯也。从火又。又。手也。火既滅可以執持。灺。燭𤇯也。𤇯。火餘也。廣雅釋詁云。炭。𤇯燬也。然則炭爲燒木已𤇯之名。但未成死灰。而已無火矣。本經火燒未灰。其黑能汚白。故趙氏以墨釋之。滕文公上篇面深墨注云。墨。黑也。王氏鳴盛尚書後辨云。炭與塗聯言。是無火之黑炭。非如左傳廢於爐炭之炭。周氏柄中辨正云。若是炭火。豈必朝衣朝冠而後不坐哉。趙氏云。塗泥炭墨。則非炭火明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𤉣。汚也。方言涴浼𤉣注。洿也。自關而東。或曰洼。或曰涴。東齊海岱之間或曰浼。或曰潣。洿與汙同。孟子公孫丑篇。若將浼焉。趙岐注云。浼。汚也。丁公著音漫。莊子讓王篇云。欲以辱行漫我。呂氏春秋離俗覽不漫於利。高誘注云。漫。汚也。漫浼並與𤉣通。莊子讓王篇云。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呂氏春秋誠廉篇。塗作漫。漢書王貢傳云。塗汚宰相。攉辱公卿。汚塗漫義相同。故汚謂之漫。亦謂之塗。塗謂之墁。亦謂之圬矣。爾雅釋詁云。念。思也。是思爲念也。禮記問喪云。其送往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注云。望望。瞻望之貌也。此云慚愧。趙氏蓋讀爲惘惘。惘惘即罔罔。文選西征賦注云。惘猶罔罔。失志之貌。失志故慚愧也。按毛詩大雅思皇多士傳云。思。辭也。此思與鄉人立思。當亦語辭。非有義也。

是故諸

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注】屑。絜也。詩云不我屑已。伯夷不絜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西伯也。【疏】○注屑絜至伯也。○正義曰。絜與潔通。楚辭招魂篇云。朕幼清以廉潔兮。注云。不污曰潔。引詩者。邶風谷風第三章。已作以。古已以通。毛傳云。屑。潔也。箋云。言君子不復潔用我。蓋不我屑以。謂不以我為潔而用我也。此不屑就。謂不以諸侯為潔而就之也。言不忍就見者。說文心部云。忍。能也。能即耐。故廣雅釋言云。忍。耐也。既以為污。故不耐就之矣。毛詩大雅蕩篇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此言商紂失道。其奰然惡行。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遠方諸侯。是當時諸侯。皆化于紂之不善。多黨紂而為暴亂大惡。所謂詢爾仇方。如虞芮未質成之先。則爭田而訟。此不義之小者。文王所伐。有犬戎密須阮徂共耆邗孟莒等。皆不義之國。不獨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盡力不得衣食也。故云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注】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懣也。云善己而已。惡人何能污我也。【疏】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遺佚云。或作泆。或作失。皆音逸。音義出阨窮云。本亦作厄。按說文兔部云。逸。失也。人部云。佚。佚民也。逸佚失三字古通。此云遺佚。即遺失也。柳下惠是賢。而魯不能得之。是遺失之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厄。困也。漢書翟義傳集注引晉灼云。阨古厄字。阨窮即困窮。由遺佚至於困窮也。文選嵇康絕交書注。引孟子阨字作厄。○袒裼裸裎。○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但。裼也。衣部曰。裼者。但也。古但裼字如此。袒則訓衣縫。今之綻裂字也。今經典凡但裼字皆改為袒裼矣。衣部又云。蠃者。但也。裎者。但也。釋訓毛傳皆曰袒裼。肉袒也。肉袒者。肉外見無衣也。引申為徒。凡曰徒曰但。皆一聲之轉。空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蠃裎。徒裼袒也。蠃者。說文。蠃袒也。僖公二十三年左傳。欲觀其裸。王制蠃股肱。釋文。蠃本又作贏。大戴禮天圓篇。嗇人為倮。匈而生也。史記陳丞相世家。裸身而佐刺船。並字異義同。蠃之言露也。月令中央土。其蟲倮。鄭注云。物象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荀子疆國有物於此。儢儢兮其狀。楊倞注云。儢儢。無毛羽之貌。義並與蠃同。裎者。說文裎。袒也。孟子公孫丑篇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裎之言呈也。方言襌衣無袍者。趙魏之間謂之裎衣。義亦相近也。徒與袒。一聲之轉也。韓非子初見秦篇云。頓足徒裼。韓策云。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裼者。說文裼袒也。凡去上衣見裼衣謂之裼。或謂之袒裼。玉藻裘

之裼也。見美也。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是也。其去衣見體。亦謂之袒裼。鄭風太叔于田篇。襢裼暴虎。爾雅云。襢裼肉裼是也。襢與袒同。毛氏奇齡經問云。沈玉亮問。內則云。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夫袒裼裼裎。見於孟子。此大不敬之事。乃以袒裼屬敬事。鄭康成注。則云父黨無容。謂居父之側。不事容飾。則袒與裼有何容飾。經與注皆不可解。日往讀樂記云。周旋裼襲。禮之文也。又玉藻云。不文飾也不裼。又云。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者。盡飾也。此所爲裼。謂裼衣裼裘。使美見於外。正文飾之事。與孟子袒裼裸裎。截然不同。袒裼見美。本爲文飾。而卽以之爲敬君之事。此正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兩相發明。蓋袒裼者。事君之敬。不敢袒裼者。事父母之情也。然則何以同一袒裼。而一以爲褻。一以爲敬。曰。袒裼亦不同。有去衣之袒裼。有加衣之袒裼。去衣之袒裼。如射禮袒決。喪禮袒括髮。鄭詩袒裼暴虎。郊特牲肉袒割牲。左傳鄭伯肉袒牽羊。史記微子世家。面縛肉袒。俱是也。此脫衣見體。不必皆敬事也。若加衣之袒裼。則衛風衣錦褧衣。裳錦絅裳。謂夫人衣錦必加單衣於其上。謂之裼衣。但又加一衣袒而不襲。則其美見焉。又有裼裘。如狐白加錦衣。狐青加綃衣。狐黃加黃衣。羔裘加緇衣。皆加單衣於裘上。但外又加一衣。袒則裼之而美見。襲則掩之而美不見。檀弓所云襲裘而弔。裼裘而弔是也。去衣之袒裼爲褻。加衣之袒裼爲敬。明有分別矣。○注柳下至我邪。○正義曰。春秋釋例世族譜云。展氏。司空無駭公子展之孫。魯公族夷伯展氏。祖父展禽。食邑柳下。隱公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命以字爲展氏。注云。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僖公十五年左傳云。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注云。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二十六年左傳云。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注云。柳下惠。國語魯語云。齊孝公來伐。臧文仲欲以辭告。問於展禽。對曰。獲聞之。注云。展禽。魯大夫展無駭之後。柳下惠也。字季禽。獲。展禽之名也。是爲魯公族大夫也。又魯語海鳥爰居篇云。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注云。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莊子盜跖篇。稱孔子與柳下季友。國策齊策顏斶對齊宣王。亦稱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則季爲字也。文選陶徵士誄注。引鄭氏論語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淮南子說林訓。柳下惠見飴。高誘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柳下有此二說。趙氏同。高誘說以爲號也。號如史記呂尚號曰太公望。荀子南郭惠子居南郭。因以爲號是也。趙名獲字季。而趙氏以爲名禽字季。未知所本。孔氏左傳正義云。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是也。隱。蘊也。以。用也。不隱己之賢才。謂不肯自蘊晦其賢才也。必以其道。是必用其道。卽是必欲行其道也。韓非子難三云。故羣公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鹽鐵論刺權篇云。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祿之所以爲文。魏成子之所以爲賢也。潛夫論明闇篇云。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恐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此隱賢謂隱蔽賢人。與趙氏義異。淮南子主術訓云。年衰志憫。注云。憫。憂也。漢書佞幸石顯傳。憂滿不食注云。滿讀曰懣。說文心部云。悶。懣也。鬼谷子云。憂者。閉塞而不泄也。然則憫卽憂悶。凡憂悶不能泄則憤。故懣又訓憤也。善己而已。解我爲我。惡人何能汚於我。以惡人解袒裼裸裎之人。

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注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偕。俱也。與之儷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黜不暫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爲潔也。疏注由由至潔也。○正義曰。廣雅釋訓云。浩浩油油。流也。由與油通。故以由由爲浩浩。趙氏解浩然之氣爲大氣。注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云浩然。心浩浩有遠志也。遠與大義同。楚辭懷沙云。浩浩沅湘。王逸注云。浩浩。廣大貌。是也。此由由爲浩浩。亦謂其不似伯夷之隘。而寬然大而能容也。乃油油本新生之狀。詳見前油然作雲。而禮記玉藻云。三爵而油油然注云。油油。說敬貌。史記微子世家云。禾黍油油。索隱云。油油。禾黍之苗光悅貌。油油爲悅。故韓詩外傳引萬章由由然不忍去也。作愉愉然不去也。大戴記文王官人云。喜色由然以生。由爲生亦爲喜。喜悅。生之象也。流動。生之機也。水生則流。物生則悅。禾黍之油油。猶云木欣欣而向榮也。列女傳賢明篇云。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其妻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不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門人從之以爲誄。此與孟子相表裏。兩言油油。其云油油之民。即謂此生生之民。與下將陷於害相貫。害則將戕其生矣。故憂之而救之。惟憂民救亂之心切。故不憚委蛇容忍。周旋補救於其間。所謂進不隱賢。必行其道。謂不藏此憂民救亂之才。欲行此蒙恥救民之道也。推此裸裎之人。即害民之人。彼自害民。我自救民。所爲爾爲爾。我爲我也。因其人害民而隱身遠去。則不與之偕。因其人害民而詭隨阿附。則與之偕而自失。惟惠則油油然救斯民全其生生者。與此害民之人並處於朝。彼焉能浼我。蓋我染其所爲而附之。則彼能浼我。我以救民者補救挽回其害。則與之偕而不自失。彼焉能浼我哉。不自失。所以不能浼。必行其道。所以三黜不去。以兩油油相例。則油油即由由。由由即生生矣。趙氏此解袒裼裸裎四字。而云與惡人同朝。即使脫衣露體。何致遂爲惡人。且惡人居朝。亦豈脫衣露體。則趙氏明本列女傳爲說。以此袒裼裸裎。即指陷害斯民之人。故以一惡字明之。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倮大衍。注云。倮。謂焚燒令蕩然俱盡。周禮大司徒以虎豹也贏物。列子以豹爲裎。贏裎。即裸裎也。然則柳下惠所云裸裎。假借脫衣赤體。以喻害民者之割剝。猶管子以焚燒爲倮也。荀子議兵篇云。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注云。路。暴露也。亶讀爲袒。謂上下不相覆。露袒與怠慢並言。亦假借之言矣。故爲惡人也。若徒以赤體之人在側。而以爲焉能浼我。此即尋常之人。亦豈見有爲赤體之人浼者。無救民行道之心。援之即止。黜之不去。何以爲柳下惠哉。後世秉國者。一言未合。乞骸而退。以有潔身去亂。不知執一己倖直之名。而以軍國生民之重。一任諸羣小之爲。莫或救止。則亦豈得爲

褻哉。故位不以去爲褻。而悠游下位。是爲以潔褻爲高者示之鵠也。孟子舉一伯夷以戒人之輕進。擧一柳下惠以戒人之輕退。豈徒然哉。阮氏元校勘記云。謂三黜。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黜作絀。是。音義出絀字。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注伯夷隘。懼人之汚來及己。故無所含容。言其太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疏注伯夷至評之。○正義曰。禮記禮器云。君子以爲隘矣注云。隘。猶狹陋也。音義云。隘或作阸。或作阨。並烏懈切。文選吳都賦。邦有湫阨。劉逵注云。阨。小也。湫阨卽湫隘。小猶狹也。文選注引晉綦毋邃孟子注云。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爲褊隘。不爲不恭。此解隘不恭與趙氏同。而其不同趙氏者。趙氏謂伯夷之不屑就爲隘。柳下惠之不屑去爲不恭。以君子不由爲聖人不取。由。用也。取亦用也。然孟子以夷爲聖之淸。惠爲聖之和。夷惠既是聖人。則隘不恭聖人不由。不得謂夷惠爲隘不恭。故綦毋邃易趙氏義云。此不爲褊隘。不爲不恭。此字指夷之不屑就。惠之不屑去。謂如是爲隘。如是爲不恭。若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則伯夷柳下惠皆君子也。隘與不恭。君子皆不爲。則夷不爲隘。惠不爲不恭也。後漢書黃瓊傳。李固遺瓊書云。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趙氏之義。固有所本矣。

章指。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和爲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疏介者必偏。○正義曰。文選注引者作然。音義云。介者丁云字多作分。誤也。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注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疏天時至人和。○正義曰。尉繚子戰威篇云。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又武議篇引此二句。亦謂之曰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翟氏灝考異云。尉繚與孟子同時。兩述斯言。皆以聖人稱之。荀子王霸篇亦云。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斯言也。孟子之前。應見古別典。○三里至利也。

○正義曰。藏氏玉林經義雜記云。晉書段灼傳云。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圍而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五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此本孟子。今公孫丑下作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疑誤也。郭爲外城。猶槨爲外棺。開廣一里。已不爲狹。若城三里而郭七里。是外城反過倍於內城矣。外城旣有七里。內城又當不止三里。段兩言五里之郭。必非誤。按戰國策齊策貂勃云。三里之城。五里之郭。田單又云。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皆指卽墨而言其城郭之小。七里五里。固未可拘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左傳疏曰。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尙書大傳云。古者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然則孟子蓋謂伯子男之城也。尉繚子天官篇云。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而乘之者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此言東西攻南北攻。卽所云環而攻之。呂氏春秋愛士篇云。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高誘注云。環。圍也。謂周旋圍繞之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春官簭人。九曰巫環。註謂筮可致師不也。孟子環而攻之之環。卽周禮巫環之環。環而攻之。謂巫而攻之也。張氏爾岐蒿菴閒話云。趙注以長兵家言。天時多言向背。如背孤擊虛。背亭亭擊白奸之類。每日每時。各有其宜。背宜向之方。環而攻之。則四面必有一處合天時之善者。○注天時至屬也。○正義曰。時。十二辰地支也。日卽十日。天干也。太元元數篇云。五行用事者王。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所勝。死。淮南子地形訓云。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論衡難歲篇云。立春艮王震相。巽胎離沒。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此王相之說也。史記龜策列傳云。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集解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卽爲孤。辰巳卽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卽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卽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卽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此孤虛之說也。周禮春官太史職。太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云。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太史主天道周時。術士以七政占驗爲天道。故裨竈云。天道多在西北。子產雖正斥之云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然其時則混以天時爲天道。至孔子贊易。明元亨利貞爲天之道。言天道虧盈而益謙。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天道乃明。孟子以天道與仁義禮智並言。而此五行時日之術。別之爲天時。而天時天道乃曉然明於世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

利不如人和也。注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為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余焉能戰是也。疏注有堅至是也。○正義曰。破之走者。解委而去之。走字釋去之矣。委無破義。阮氏元校勘記云。岳本破作疲。淮南子精神訓云。委物而不利。高誘注云。委。棄也。漢書地理志千乘郡被陽注。萬引如淳云。一作疲。音罷。軍之罷。罷即疲。國語周語注云。棄。廢也。禮記中庸半塗而廢注云。廢。猶罷止也。表記中道而廢注云。廢。喩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趙氏當作疲之走者。謂疲爲被。傳寫誤作破也。罷而去之。即棄而去之也。岳本得之。引衛懿公之事。見閔公二年左傳云。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是其事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注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民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濡兵革之威。仗道德也。疏注域民居民也。○正義曰。荀子禮論篇云。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史記禮書云。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廷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毛詩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有是即域是。索隱云。域。居也。言君子之行。非人居亦弗居也。上言宮廷下言域。故知域是居。與趙氏同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漢地理志言齊初封地舄鹵。寡人民。太公勸業通商。而人物始輻湊。先發端云。古者有分土無分民。顏師古注。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最是。所以碩鼠之詩。逝將去女。按論語之書。繈負而至。若至七國便不然。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則當時封疆之界。固以域其民矣。按呂氏春秋愼人篇云。胼胝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以法禁之。使民止於此居也。以德懷之。未嘗禁之而民自止於此。亦居也。居民不以封疆之界。謂止民不以法禁之。以德懷之也。居此民則止此民。止此民即有此民矣。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注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疏注得道至勝矣。○正義曰。音義云。寡助之至。至或作主。按多助之至。亦當作多助之主。趙氏云。得道之君。即解多助之主。上言得道者多助。則多助之主。即是得道之君也。有不戰。不當戰也。當戰則戰矣。當戰則戰。所以必勝。章指。言民和為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丘民為天子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

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注〕孟子雖仕於齊，處賓師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病，不可見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疏〕注「王欲至見否」。○正義曰：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此以若言釋如字。儀禮鄉飲酒禮云：「如大夫入。」注云：「如讀若今之若。」廣雅釋言云：「如，若也。」云「若言」者，爾雅釋詁云：「圖、如，猷，謀也。」釋言云：「猷，圖也。」「猷，若也。」然則如與若義同。而如之爲謀、爲圖、爲猷，與若之爲猷、爲圖同。寡人如就見者也，即寡人圖就見者也。釋詁又云：「猷，言也。」趙氏疊若言二字釋如字，謂如者若也，言也。若之爲如，不必爲圖猷之義，必疊言字，則其爲猷爲圖，了然明白，此趙氏訓釋之精也。或訓如爲往，不及趙氏遠矣。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字亦與將同義。」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古者雞鳴而起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以知孟子將朝王，蓋雞鳴之後，辨色之前。朝將之朝，則日出時也。愚初解如此。復閱趙注云：『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視朝內仍帶有力疾不得已之意，頗妙。不然，既惡寒，大廷之上，與道塗奚別焉？朝將視朝，上朝字當讀住。齊王以孟子肯來朝，方視朝。不然，仍以疾罷，語頗婉切。」按張仲景傷寒論云：「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又云：「太陽中風，嗇嗇惡寒，淅淅惡風。」此云不可以風，則是惡風。惡風而云寒疾，蓋是太陽中風，寒水之經疾也。趙以云寒疾不可以風，故以爲惡寒之疾。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多云「識，知也」，故以不知解不識。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注〕孟子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有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注〕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爲不可。〔疏〕注「東郭至日也」。○正義曰：史記平準書「東郭咸陽」，索隱引風俗通云：「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是齊有東郭氏爲大夫家也。翟氏灝考異云：「韓詩外傳云：『孟子所重，賢而已矣，何必定大夫。齊有東郭先生、梁石君，不詘身下志以求仕，世之賢也。』孟子所弔，梁石君，應其人耳。」按東郭先生，蓋住居東郭，未必即東郭氏，此明釋氏爲大夫家是也。文選悼亡詩注引蒼頡篇云：「昨，隔日也。」廣韻云：「昨，隔一宵也。」昔之訓爲久、爲舊、爲往，則通隔日以前，俱謂之昔。孟子辭疾僅隔一宵，故云明日出弔。下計隔日爲明日，上計隔日爲昨日，故以昔者爲昨日也。莊子齊物論云：「今日適越而昔至也。」釋文引向秀注云：「昔者，昨日之謂也。」與趙氏此注同。阮氏元校勘記云：「今日弔，閩、監本、孔本、韓本同。廖本、毛本日作以，形近之譌。考文引作今以弔，云今下古本有日字。足利本同。尤非。」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注〕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爲不可以弔。王使人問疾，醫來。〔注〕王以孟子實病，遣人

將醫來。且問疾也。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
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
禮云。有負薪之憂。【疏】注孟仲至者也。○正義曰。孟仲子之名兩見。毛詩傳所引。一維天之命傳云。孟
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一閟宮傳云。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孟
孔氏正義云。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
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
以為說。曹氏之升摭餘說云。孟子且不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何有仲子。以趙氏從昆弟之說為信。而
告子篇之孟季子。又當為仲子之弟也。至序錄所稱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者。
當別是一人。按東萊讀詩記。引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剋。李剋
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陸德明釋文序錄。既引徐整說。謂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
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又引一說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
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後一說同於陸氏。而
仲子於孫卿中間。多一根牟子。皆不言孟仲子受學於子思孟子。趙氏謂為孟子從昆弟。必有所出。
今未詳矣。禮記樂記云。病不得其衆也。注云。病。憂也。是憂即病也。引曲禮者。見禮記曲禮下
篇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是也。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注】仲子使數人要
告孟子。君命宜敬。當必造朝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注】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
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子。【疏】景丑氏。○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漢書藝
文志有景子三篇。列儒家者流。此稱景丑為
景子。其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及引禮父召君召諸文。頗有見於儒家大意。景子似即著書之景子
也。孟子宿於其家。蓋亦以氣誼稍合。往焉。○注而心不欲至朝。○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賈氏
疏云。齊王召。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此解不得已為不得已而朝。
是也。趙氏言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已。止也。不得止者。不得不往朝也。但身雖至朝。而心不欲
至朝。蓋是時王未視朝。或已視朝而退。孟子雖造朝而未見王。
故宿於景丑氏。而以所以辭疾之故告也。考文古本心作必。非。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
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
也。【注】景丑責孟子不敬何義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

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注】曰惡者。深嗟
嘆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疏】注云爾絕
語之辭也。○正義曰。云爾。分言之皆語詞也。文選古詩故人心尚爾。注
引字書云。爾。詞之終也。疊云爾兩字是終竟無疑之詞。故爲語絕也。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注】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
豈如我敬王者邪。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
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注】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爲臣
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
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憂竊惑焉。【疏】注景子至惑焉。○正義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解否非此之謂也句。謂爲臣固自當朝也。解固將朝也。以自當二字釋將字。
自當將之緩聲。近時還解。謂將朝即指孟子將朝王而言。禮記曲禮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
而起。玉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又云。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
俟車。曲禮注云。應辭唯恭於諾。論語鄉黨篇云。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集解云。鄭曰。急趨君命。
行出而車駕隨之。趙氏言無諾而不至。與唯而不諾義異。云輦車就牧者。荀子大略篇云。諸侯召其
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輦輿就馬。禮也。
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注云。輦謂人挽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輿就
馬也。出車就馬于牧地。趙氏據其辭。音義云。宜與丁音餘。下是與死與言與伐與殺與之與過與皆
同。此宜與亦如字。翟氏顥考異云。書齋夜話曰。宜與之與音歟。古者歟字。皆作與字。宜歟即可
乎之謂。當以與字絕句。不當連下文。爾雅釋詁云。宜。事也。故以事釋宜。宜與夫禮。謂夫子之
事。與禮所云。若不相似。趙氏讀與如字。孫奭謂宜與如字是也。丁讀宜與爲句。非也。王氏引之
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宜。猶殆也。成二年左傳。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孟子公孫丑篇。宜與夫禮
若不相似然。滕文公篇不見諸侯。宜若小然。又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離婁篇。宜若無罪焉。
盡心篇。宜若登天然。齊策救趙之務。
宜若奉漏甕沃燋釜。宜字並與殆同義。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
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

之。是或一道也。【注】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召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豈輕於王乎。【疏】注慊少也。○正義日。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歉。少也。說文。歉。食不滿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嗛。范寧注云。嗛。不足貌。韓詩外傳作鎌。廣雅釋天作歉。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岐注云。慊。少也。逸周書武稱解云。爵位不謙。田宅不虧。並字異而義同。翟氏灝考異云。呂氏春秋魏文志日。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與此語意相同。文侯嘗受經義於子夏。宜得聞曾子言也。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注】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哉。【疏】注賢者長者有德有齒。○正義日。儀禮鄉飲酒禮注云。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孟子日。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德是尚賢。齒是尊長。故云賢者長者。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注】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與爲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疏】注有所與爲之君。○正義日。爲。作也。與。亦作也。故以與釋爲。○注王者師臣。霸者友臣。○正義日。荀子王制篇云。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亡。又堯問篇引中蘬之言云。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韓詩內傳云。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注】言師臣者王。桓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烈之卑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注】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敕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受教者。【疏】注醜類至教者。○正義

日。禮記哀公問云。節醜其衣服。注云。醜。類也。是醜之義爲類。臧氏震方言疏證云。方言掩醜。掩綍同也。江淮南楚之間曰掩。宋衛之間曰綍。或曰掩。東齊曰醜。按掩奄古通用。詩周頌奄有四方。毛傳。奄。同也。醜訓類。類亦同也。孟子。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趙岐注云。醜。類也。以方言證之。於義尤明。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齊。等也。配。過也。故以等釋齊。相類相等。則不能相過矣。廣雅釋詁云。敎。敎語也。是敎與敎義同。劉熙釋名釋書契云。敎。飭也。使自警飭。不敢廢慢也。敎敎之使不敢慢。是我所使役之才也。禮記內則云。降德於衆兆民。注云。德。猶敎也。當時諸侯無德可言。故德齊。亦謂其所敎敎於臣民者同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注 孟子自謂不爲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已。已是以不往也。章指。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爲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爲志。疏 君子至爲志。○正義曰。毛詩大雅。厥德不回。傳云。回。違也。小雅。其德不回。傳云。回。邪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注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兩也。疏 注古者至兩也。○正義曰。國策秦策云。黃金萬溢。高誘注云。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爲一溢。是一溢爲一金也。閩監毛三本譌作二十四兩。阮氏元校勘記云。廖本考文古本孔本韓本作鎰。二十兩也。作二十兩。乃與爲巨室章合。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注 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疏 注贐送至之贐。○正義曰。臧氏庸述其高祖琳經義雜記云。論衡刺孟引孟子云。行者必以贐。辭曰歸贐。文選魏都賦。襁負賮贄。劉淵林注。賮。禮贄也。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賮。蒼頡篇曰。賮。財貨也。赭白馬賦。或踰遠而納賮。李善注。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賮。知孟子本作賮。今作贐乃俗字。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賮。會禮也。以財貨爲會合之禮也。或假進爲之。如漢高紀曰。蕭何爲主吏。主進。是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注 戒。

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鬻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為不受也。

疏當在薛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所在之薛。乃齊靖郭君田嬰封邑。非春秋之薛也。左傳隱十一年薛侯注云。魯國薛縣。公羊哀四年注云。滕薛俠轂。此春秋之薛也。史記孟嘗君列傳。湣王三年。封嬰於薛。嬰卒。子文代立。續漢志魯國薛縣本注云。本國六國時日徐州。補注引皇覽曰。靖郭君家在城中東南陬。此戰國之薛也。其時薛為齊有。地鄰於楚。故國策載齊將封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公孫閈往見楚王曰。齊削地以封嬰、是以所以弱也。楚王乃止。後昭陽又請以數倍之地。薛嬰不可。時嬰以宣王庶弟。相齊十數年。得於薛立先王之廟。至田文直稱薛公。蓋不特大都耦國。其名數亦儼同列侯。故孟子過此。亦受其餽也。薛與滕近。文公聞築薛而恐是也。齊湣王將之薛。假途於鄒。而太史公言吾嘗過薛。其俗與鄒魯殊。則地近鄒魯又可知矣。方孟子在宋而有遠行。其欲遊梁無疑。但梁宋接境。史記貨殖傳。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鉅鹿。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徐廣曰。梁為今陶之浚儀。陶睢陽。今之定陶。又國策魏太子申之攻齊也。過宋外黃。高誘曰。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必先過宋。孟子之遊梁。固宜由睢陽西達大梁。否亦徑歸鄒。而反折而東自薛歸鄒者。有戒心故也。趙岐言時有惡人欲害孟子。應劭云。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薛之俗。在孟嘗未招致任俠姦人之前。其子弟已多暴桀。異於鄒魯。故惡孟子欲害之耶。抑上下無交。有如孔子之阨於陳蔡者耶。是皆未可知。而孟子設兵戒備。則非尋常剽掠明矣。孟子在齊。東郭公行輩。皆所往還。寧獨遺一田嬰。是其取道於薛。固因避禍。而餽金以共困乏。亦東道主之義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鎰。當宣王時。卽孟嘗君田文也。○注戒有至受也。○正義曰。襄公三年左傳云。不虞之不戒。又十三年左傳云。異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注並云。戒。備也。說文云。戒。警也。從廾持戈以戒不虞。為。猶作也。趙氏以作兵釋為兵。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注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懷惠也。安有君子而以貨財見取乎。章指。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疏義之無處兼金不顧。○正義曰。後漢書張衡傳。衡作應閒云。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注平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戎昭果毅。疏注平陸至果毅。○

正義曰。毛詩鄘風在浚之都傳云。下邑曰都。不言王之爲都者。平陸是都。故云下邑也。秦風無衣云。王于興師。修我戈戟。序云。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宣二年左傳云。靈輒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韓非子勢難篇云。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戰國策秦策云。楚地持戟百萬。是持戟爲戰士也。戎昭果毅。亦見宣二年左傳云。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軍法以殺敵爲令。故宜聽之常存於耳。若易之則戮。此失伍是不聽政令。故當殺戮之。國語吳語云。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是失伍者當殺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史記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聶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衞侍者甚衆。因悟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爲大夫守衞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閒。七國時尙武備。多姦變生於不測。而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衞。孟子卽所見以爲喻。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亦指守衞者言。或問平陸之爲齊邊邑者何也。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爲古厥國。孔子時爲魯中都邑地。爾時屬齊。卽今汶上縣是。又有闞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云。平陸唐兗州縣。卽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云。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水經注。汶水又西南逕東平陸故城北。應劭曰。古厥國也。又西南逕致密城。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卽夫子所宰之邑。則東平陸爲厥國。須昌爲中都。其地相近。後漢省平陸入須昌。遂合而爲一耳。曰。不待三。注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罰。不及待三失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注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疏注轉轉至壑也。O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生無乏用。死無轉尸。高誘注云。轉。棄也。劉熙釋名釋喪制云。不得埋曰棄。謂棄之於野也。國語吳語云。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韋注云。轉。入也。入於溝壑。亦謂無以送死。與轉尸之義同耳。周書大聚解。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注云。傳於溝壑。惠氏棟云。傳尸。猶轉尸也。淮南子謂而無轉。高誘注云。轉讀作傳。鹽鐵論通有篇云。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衞梁宋采棺轉尸。盧氏文弨羣書拾補云。當卽近世以舊用之棺。賣於人者。按文學對云。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卽用周書。與淮南主術同。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注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大政。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注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爲臣而去

乎。何爲立視民之死也。疏注牧。牧地。O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注云。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賈氏疏云。載師云。牧田賞田在遠郊之地。鄭注云。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非畜牧之地。但牧六畜之地無文。鄭約與家人所受田處。即有六畜之地。故云在遠郊也。國語周語云。周制有之曰。國有郊牧。注云。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注距心自知以不去位爲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注孔。姓也。爲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爲王言所與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己。故受其罪。疏注孔姓至其罪。O正義曰。前自稱距心是名。此加孔字。知是姓也。爲。治也。爲都。猶論語言爲人爲邦。能以禮讓爲國。呂氏春秋舉難篇。言說桓公以爲天下。淮南子俶眞訓。言與造物者爲人。是即治都也。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說文邑部云。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都與邑雖有大小。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即伐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襄子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爲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釋地又續云。向謂都與邑可通稱。今不若直以曲沃證。莊二十八年宗邑無主。閔元年云分之都城。更證以費昭十三年云誰與居邑。定十二年云將墮三都。是非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一例乎。以言釋誦者。亦見廣雅釋詁。漢書呂后紀云勃尙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注引鄭展云。誦言。公言也。說文言部云。諷。誦也。誦。諷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與道諷誦言語。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爲言。答述曰語。蓋諷誦言語四字。分言之義別。尊舉之義通。誦可訓諷。亦可訓言矣。毛詩公劉傳云。直言曰言。直言即公言。爲王誦之。爲王直言之。與孔距心語爲王述之。即是倍誦之也。章指。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疏人臣至祿也。O正義曰。論語先進篇云。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襄公二十六年左傳云。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哀公六年左傳云。義則進。否則退。引詩者。魏風伐檀篇文。毛傳云。素。空也。文選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何爲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宜默之不語。苟欲得祿已。譬若尸焉。漢書鮑宣傳上書云。以拱默尸祿爲智。顏師古注云。尸。主也。不憂其職。但言食祿而已。又貢禹傳上書云。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尸祿。猶云專祿也。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

未可以言與。注蚳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蚳鼃辭外邑大夫。請爲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與。以感責之也。疏注蚳鼃至之也。O正義曰。楊桓六書統。引石經孟子作𧕚鼃。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此石經當是蜀中所刻。說文蚳字重文有三。其籀文从氐从虫。疑𧕚爲蚳字之譌也。閻氏若璩釋地云。靈丘亦屬齊邊邑。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於靈丘。六國表敬侯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因齊喪共伐之。至靈丘。又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攻齊。取靈丘。明年。燕獨深入取臨淄。加以蚳鼃去王遠。無以箴王闕。特辭靈邱請士師。足徵爲邊邑實不知其所在。爾時趙別有靈邱。以葬武靈王得名。即今靈邱縣。孝成王以靈邱封黃歇。絳侯擊破陳豨於靈邱。皆其地。注史記者。以此之靈邱爲齊之靈邱。無論齊境不得至代北。而敬侯時安得國有靈邱。胡三省注齊靈邱。又以漢清河郡之靈縣當之。抑出臆度。毋寧闕疑。江氏永羣經補義云。蚳鼃辭靈邱。趙岐注云。齊下邑。胡三省注通鑑。謂即漢清河郡之靈縣。今之高唐夏津皆其地。疑此說是。楚魏皆嘗伐齊至靈邱。正是漢清河郡。今之東昌府地也。于欽齊乘。則云今滕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邱故城。未知何據。士師爲刑官之屬。在大司寇小司寇下。是爲治獄官。五戒者。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注云。先後猶左右也。五戒皆告語於民。使不犯刑罰。則士師得掌刑獄之言語。但五戒下告於民。推之則刑罰不中。亦可上諫於君。故引以爲可言之證也。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注三諫不用。致仕而去。疏注三諫至而去。O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莊公二十四年公羊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何休注云。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注齊人論者譏孟子爲蚳鼃謀。使之諫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又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為謀者。疏注我不見其自爲謀者。O正義曰。呂氏春秋自知篇云。知於顏色。注云。知。猶見也。蓋謂之云。孟子既爲蚳鼃謀知是。則亦必自爲謀。特吾未見之耳。公都子以告。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以齊人語告孟子也。疏注公都至子也。O正義曰。廣韻公字注云。漢複姓八十五氏。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楚公子食邑於都。後氏焉。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注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諍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乎。綽裕皆寬也。疏注官守至寬也。○正義曰。漢書谷永傳。永對曰。臣爲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還至北地太守。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淮南子俶眞訓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師賓之位者。禮記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學記云。君子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師。則弗臣也。注云。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尙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有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尙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尙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獵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此不臣而師之事也。周禮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注云。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元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以賓之。呂氏春秋高義篇云。墨子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誘注云。賓。客也。萌。民也。莊子徐無鬼篇云。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以賓寡人久矣。釋文引李氏云。賓。客也。然則凡賢能盛德之士。未食君祿。俱爲賓。此賓之事也。孟子之盛德。足爲諸侯師。而仕不受祿。所以爲師賓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山東之國號齊強大。其地旁薄於天下。宣王侈然有蕪蒞華夷之意。昭徠文學游學之士。以爲圖王不成。猶可以霸也。孟子見天下大亂。民生憔悴。冀王可爲湯武。跋涉千里。始至境。問禁而入。然未即見王也。過平陸。與大夫孔距心善處焉。齊相儲子以幣交。且言於王。王疑其必有異。使人瞯之。而孟子慤守不見之義。萬章陳代之徒並疑之。旣而王求見甚迫。乃由平陸之齊。屋廬子以季任故事。度必一往報儲子。孟子卒不往。三見齊王。未嘗言事。適從胡齕聞易牛之事。喜曰。是心可以王矣。他日。王問桓文。孟子卽語以王道。王雖自言惛不能進。而敬禮有加。奉爲賓師。班視列大夫。前後進說甚多。所陳必堯舜之道。王稍稍厭之。甚至語以境內不治。顧左右而言他。而孟子亦以母喪去職。自齊葬魯。棺槨衣衾之美。殆過父喪時。後竟因此爲臧倉所毀。事畢反于齊。止于嬴。旣免喪。自范之齊。見王于崇。退有去志。王命孟子爲卿。致祿十萬。辭不受祿。號爲客卿。蓋不欲變其初心。且可爲進退地也。時弟子日益進。公孫丑公都子陳臻咸丘蒙盆成括高子等。皆齊人來學者。因材施教。引而不發。躍如也。顧孟子志在行道以王齊。而國無親臣。都無良牧。蓋大夫王驩方嬖幸用事。進爲右師。舉朝視其君如國人。絕無以仁義與王言者。王怠於政事。或數日不視朝。諫言不用。孟子進見固罕。而王之意。且欲孟子舍所學而從之。會燕王噲讓國子之。齊伐燕勝之。王謂天與不可不取。於是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盡有其地。諸侯多謀伐齊。孟子言急爲燕置君。則諸侯之師可及止也。王勿

疑。未幾。燕人畔。王甚慚悔。有陳賈者。乃從爲之辭。而當時且有譖傳孟子勸齊伐燕者。齊人之虛詐不情好議論如此。初。孟子無意仕齊。有以師命不可以請。然非有官守言責之得失也。齊人不知。漫以蝸蠹之義繩之。而公孫丑亦以素餐爲疑。不知君子居國。爲功於君及子弟者甚大。即有故而去。亦豈小丈夫之悻悻哉。孟子知難與有爲。不得已致爲臣而歸。王卒不改。猶欲以授室萬鍾。餽金一百。爲虛拘貨取之計。齊人亦卒無善於留行者。及出晝而終不追。然後浩然有歸志。此則愛君僤民之深意。固非尹士所知。而淳于髡名實未加之謂。尤不識君子所爲矣。孟子在齊最久。先後凡數載。時年已六十內外。去齊之日。計自周以來七百餘歲。方孟子在齊。自王子以及卿大夫。皆願見顏色。承風旨。子敖驟膺寵任。尤以得見親比爲幸。然出弔于滕。朝夕進見。欲一與言行事而不可得。至公行之喪。朝士爭趨。孟子獨否。卒亦不能加惡焉。同寮則莊暴時子景子東郭公行。雖嘗往來。不必莫逆。至若不孝之匡章。獨與之遊。巨擘之仲子。則不之信。則更有察之衆好衆惡者。初至日少。繼至日多。初至爲大夫。繼至加卿相。七篇中紀齊事者凡四十六章。稱宣王者十四章。亦可見其久居於齊也。毛詩小雅角弓綽綽有裕傳云。綽綽。寬也。禮記表記引此詩注云。綽綽。寬裕貌也。周易蠱六四裕父之蠱。釋文引馬注云。裕。寬也。是綽裕皆寬也。閩監毛三本作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乎。舒緩亦寬也。章指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臧

武仲雨行而不息。段干木偃寢而式閭。

疏臧武仲雨行而不息。○正義曰。臧武仲。魯大夫臧孫紇也。襄公二十二年左傳云。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云。言御叔不任使四方。此引以爲執職者劣證也。武仲有官守。當使四方。故雖遇雨不敢止息。所注以爲劣。廣雅釋言云。劣。鄙也。猶云食肉有鄙也。○段干木偃寢而式閭。○正義曰。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誘注云。駔。儈人也。期賢篇云。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高誘注云。閭。里也。軾。伏軾也。又順說篇云。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注云。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荊。比之偃息。故曰未知。淮南子修務訓云。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所述事與呂氏春秋期賢篇同。文選班孟堅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蕃魏兮。左太沖魏都賦云。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爲之軾廬。諸侯爲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又詠史詩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趙氏云。偃寢即偃息也。引此以爲藉道者優之證也。謂段干木無官守之職。故優裕而閑居偃息於隘巷之閒。致魏文侯過而軾之也。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注孟子嘗爲齊卿。出弔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驩爲輔行。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諂人。有寵於王。後爲右師。孟子不悅其爲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疏注孟子至滕君。○正義曰。告子下篇淳于髡曰。夫子在三卿之中。是孟子嘗爲齊卿也。閻氏若璩釋地云。予少時習孟子。疑蓋大夫王驩與兄戴蓋祿之蓋。當是二邑。後讀左氏春秋傳趙衰爲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稱原軫。子趙同爲原同。於時先轂亦稱原轂。唐孔氏云。蓋分原邑而共食之。僖二十五年狐溱爲溫大夫。文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故成十一年劉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共食一邑者。因悟蓋一也。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爲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蓋。本注云。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卽此蓋也。毛氏奇齡改錯云。明稱齊卿。且云位不小。古侯國卿。有左師右師。故趙有左師觸龍。宋有右師華元。皆是正卿。驩是右師。侯國上卿。多以邑冠。如楚司馬沈氏。以食葉名葉公。晉卿趙氏。以守原名原大夫。不止邑宰專稱也。趙岐謂右師在後。總疑右師必不嘗與蓋大夫作同時稱耳。宋向戌以左師而食采於合。春秋傳名合左師。則此蓋大夫。卽直云蓋右師。何不可焉。周氏柄中辨正云。左傳凡大夫加邑號者。皆治邑之大夫。僖二十五年傳。晉趙衰爲原大夫。二十七年傳。命衰爲卿。則當其守原之日。未爲卿也。楚僭號。縣尹俱稱公。如申公鄖公白公之類。皆邑大夫。惟葉公嘗爲令尹司馬。以老於葉。故始終稱葉公。此固不可爲例者。王驩爲蓋大夫。猶距心爲平陸大夫。陳組綬攤犀解。引徐伯聚云。經文明言孟子爲卿。驩爲大夫。則公孫丑所言之卿。蓋孟子也。按此說是也。趙氏言王以蓋邑之大夫王驩爲輔行。輔是副使。是時孟子以卿爲正使。驩以大夫副之。副使原不必攝卿。且卿遂可與言。大夫遂不可與言乎。惟是時孟子以卿爲正使。驩以大夫爲副使。凡一切使事。驩宜稟命於孟子。乃驩則自專而行。此丑所以問也。言夫子以齊卿爲正使。位不爲小。何得聽其自專而不與言。故孟子所答云云。趙氏於齊卿之位二句不注者。正以此卿位。卽孟子爲卿之卿。不必更注。而下言驩專知自善。則孟子之不與言。正非徒以不悅其爲人而不與相比而已也。出弔於滕。趙氏云。出弔滕君。按滕定公薨。孟子時居鄒。非此爲齊卿時也。李本孟子事蹟圖譜云。其與王驩使滕。爲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而隆其數。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歿始終之大禮也。事雖無據。可存以備參考。或謂卽滕定公之喪。則謬矣。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注丑怪孟子不與驩議行事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注既。已

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疏注既已至人也。○正義曰：毛詩周南既見君子傳云：既，已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洪範無有作好。呂氏春秋貴公篇作無或作好。高誘注云：或，有也。小雅天保篇：無不爾或承。鄭箋云：或之言有也。此或訓有之證。禮記曲禮：若夫坐如尸。注云：言若欲為丈夫也。檀弓云：夫猶賜也見我。釋文云：夫，舊音扶。皇如字。謂丈夫即伯高。文云二夫人相為服。注云：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昭公十年左傳云：喪夫人子力。注云：夫人謂子尾。又三十一年左傳云：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注云：夫人謂季孫。此孟子稱王驩為夫，趙氏以夫人解之，其義一也。驩原為副使，而自專行事。孟子若與之言謙卑，則轉似為驩所動；高亢，則又似忌其擅權而爭之。故為往反千里，一概以默而不言處之。既不啻彼司其職，我統其成，又不致以伺閒之嫌，陰成疑隙。孟子與權臣共事，所處如此。若驩果以孟子為之主，事事請問而行，則孟子豈拒之不言乎？丑因驩自專行事，疑孟子當言。孟子因驩已自專行事，而以為又何言。丑以孟子卿位不小於驩，疑孟子當言。孟子正以卿位不小於驩而不必言。至驩為諂人，孟子不悅與比，此丑所知之。苟孟子徒以其諂人不悅與比而不言，則亦狹隘者所有，非大賢之學矣。　章指：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驩之操，與孟子殊。君子處時，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與言。至於公行之喪，以禮為解也。疏不道至解也。○正義曰：道不同不相為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皆論語文。閩本以道不合者不相與言，誤入注中。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注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木若以泰美然也。疏注孟子至然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孟子自齊葬於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緦，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嬴，而充虞乃得承間而問。若曰奔喪而還，營葬方畢，即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教滕世子哉。閻氏若璩釋地云：京山郝氏解孟子為行三年之喪云：或問孟子歸葬於魯，時未幾也。充虞治木，言前日耳，輒反於齊，豈不終喪而遂復為齊卿乎？按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尊者有賜，則明日往拜。喪則孝子不忍遽死其親，故贈襚之賜，拜於葬後。孟子奉母仕於齊，母卒，王以卿禮含襚。及歸魯三月而葬，反於齊，拜君賜也。其止於嬴何也？禮，衰絰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境上為壇位，成禮於嬴，畢將遂反也。郝氏可為精矣，少錯解止於嬴句。嬴，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

侯於嬴。杜注云。嬴今泰山嬴縣。按嬴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尚三百餘里。安有拜君賜於三百餘里之外者。且衰絰不入公門。未聞不入國門也。爲壇位而哭。乃出乞禮。非喪者所用。蓋孟子母歿於齊。及奉喪來歸。皆哀戚匆遽。無暇可語。惟至往齊拜賜。合於逆旅。始得以一論匠事耳。又曰、或問子以孟子奉母住於齊。亦有徵乎。余曰。徵之劉向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即歿於齊也。然則旣歿而葬。宜終喪於家。曷爲而遽反於齊。余曰。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爲卿。非遽也。果爾。何以爲前日辭。余曰。孟子之書。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日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也。夫孟子久於齊而後去。去齊之日。上溯其未游齊之日。猶目之爲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以目前日耶。或詰曰。充虞蓄一疑於心。至三年始發之與。余曰。此尤足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鄒處平陸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誠非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者。猶一日也。夫充虞亦猶是耳。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語爲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公卿往復。筵用慟絕。曰。蹤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然則孟子反喋喋邪。故充虞問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爲得其實。毛氏奇齡經問云。孔子要絰而赴季氏之饗。孟子甫葬即來齊。聖賢行事。有不可以臆斷者。先仲氏嘗謂自齊葬魯。則必喪在齊而葬於魯者。若母喪在魯。則其文當云孟子自齊奔喪於魯。戰國游士。多家於寄。以孟母嫠婦。孟子孤兒。則出必偕出。處必偕處。未有拋母居魯而可獨身仕齊者。故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孟母見之。是孟母與孟子同在齊國有明據矣。特以墳墓在魯。不得不至魯合葬。而究之魯固無家而齊有家。故記曰。反於齊。反者。反哭之反也。且本文序事原有文法。其云自齊者。謂葬自齊也。非謂孟子自齊而還魯也。若謂孟子自齊還魯。則葬需三月。未有甫還魯即葬者。亦未有在齊聞赴。至三月而始還葬於魯者。是必斂尸殯堂。斲材井椁諸節。行之在齊。至三月而歸葬於魯。故甫葬而即反齊。以亡者寢故尚在齊也。近儒閻潛邱云。葬魯反齊。當是終三年喪後復至齊爲卿云云。吾仍以孟子本文解之。其曰止嬴而充虞問者。謂充虞之問在止嬴時也。然則何故止嬴。以反於齊也。何以反齊。以葬於魯也。然則此止嬴接葬魯時矣。若在三年後。則直以充虞問日記作起句。與陳臻問日正等。何必序自齊反齊諸來歷乎。且充虞明日嚴虞不敢請。今願有請。兩請相接。正頂嚴字。謂大斂時也。三年後不嚴久矣。其所以不敢請者。以三年不言。故初非以三年嚴故。何必又接此句。若以孝子喪親言不文。三年之喪言而不語爲據。則居喪不言不對之說、言人人殊、孝經云、言不文、謂不飾語詞耳、非不言也、若曲禮居喪不言樂、第不言作樂之事。而他事皆可言。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則他事自可言而不得告語。可對人之問而不得問人。非謂言事與答問皆當絕也。至間傳與喪服四制。皆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此則又稍刻者。然孟子齊衰。亦尚在對之之列。雖在他事尚可對。而況祇問喪、而三年之間。竟不置對。並無此禮。況人第知居喪不言。而不知居喪則必言。喪事重大。正須言說講論以

求其故。故既夕禮云。非喪事不言。謂喪事必言。非喪事故不言耳。蓋論議喪事。古分貴賤。天子諸侯不自言喪事。臣下得代言之。四制所云百官備。百官具。不言而事行者。此天子諸侯禮也。若大夫與士。則必身爲論議。然後得備物具禮。四制所云言而後事行者。此大夫士禮也。至庶人則不止言之論議之。且必身執其事。故曰身自執事而後行。則在大夫與士正當論議。而以不對不言之例律之。是戒諫官以緘口。於禮悖矣。是以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所謂讀者。謂講說而討論之。則孟子此時可講祭禮。而況棺椁厚薄之間乎。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居母憂三年。非喪事不言。獨充虞一答。爲喪葬盡禮之大者。故記之。自齊至止嬴十一字。括數年行止。蘊無限心事。後人誤認止爲舍於逆旅。遂使異說紛起。可歎也。夫止嬴非即至齊也。止如緜詩曰止曰時之止。留也。留於此而終喪也。誠使既至於齊。則言及足矣。何必復言止於嬴。若云因充虞敦匠事於此。故纍之。則後有路問之例。亦不必詳其地。況往送如慕。其反如疑。當此時而信宿中塗何爲乎。蓋嬴去臨淄尙遠。史記正義。故嬴縣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乃齊之邊境。近魯與鄒者也。或謂孟子葬母於魯。乃不即廬於魯。或徑歸鄒。而必反齊止嬴何也。古無廬墓之說。蓋葬以藏體魄。其魂氣每於居常遊息之地有餘戀焉。故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葬日必速反而虞。孟子所以不廬於魯而反也。禮喪去國。未嘗致爲臣。安得遷旋故里。孟子所以不反於鄒而反於齊也。反齊矣。於嬴是止者。孟子之自齊葬魯。以孟母之生。就養於齊也。列女傳載孟子處齊有憂色。孟母問之。對曰。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死從子。禮也。子行乎子禮。吾行乎吾禮。揆當日情事。孟子之久留齊。固由王足爲善。實因母老待養。而又不欲藉口祿仕。故辭不受其田里。亦不拘於職守。因得優游終養以終母餘年。晉書劉長盛曰。子輿所以辭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斯言深得其意。迨葬母而反。終喪之禮又可以義起。喪服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此言本國臣民墓在四郊之外者也。孟子居師賓之位。不與在朝廷諸臣一律。且已奉喪越竟而葬。其去始死纔三月餘。方哀之在外而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土而寢苫枕塊。豈忍遽加冠飾。遠入人國都之理。於是權其所止。嬴爲齊地而介鄒魯之閒。可以展墳墓。望宗廟。銜恤以待喪畢。因以爲五虞卒哭練祥之所。此實孟子有望弗至之至情。權而不失其經者也。毛詩邶風王事敦我傳云。敦。厚也。故以敦爲厚。匠爲作棺。事爲喪事。嚴爲急。急者。謂不暇也。趙氏讀敦匠句。事嚴句。孔氏廣森經學巵言云。敦。治也。讀如敦商之旅之敦。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注孟子言古者棺椁厚薄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厚七寸。椁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翣之飾有異。非直爲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能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爲人盡心也。過是以

往。變化自其理也。

【疏】注中古至理也。O正義曰。周易繫辭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禮記檀弓云。有虞氏。瓦棺。注云。始不用薪也。又云。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注云。有虞氏上陶。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椁大也。以木爲之。言椁大於棺也。殷人上梓。牆。柳衣也。然則棺始於唐虞。而椁始於殷人。殷雖備棺椁。尙無尺寸之度。是古者指殷以前。而周乃有尺寸。是中古指周公制禮以來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中古尙指周公以前。周公制禮。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等。故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夫子制於中都。亦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是庶人不得棺椁同七寸矣。易繫辭。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大抵通言黃帝堯舜。墨子偏主節葬之說。然已云禹有桐棺三寸。則木椁代瓦。不始於殷。而檀弓特舉殷人棺椁。似殷正始定棺椁尺寸之度者也。孟子多言殷法。分田則取助不取徹。分國則言三等不言五等。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孟子學長春秋。每於此見之。趙氏云。重累之數。牆翣之飾者。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注云。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此爲一重。杝棺所謂椑棺也。梓棺所謂屬與大棺。喪大記於天子言屬六寸。椁四寸。上大夫屬六寸。下大夫屬四寸。注云。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云云。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禮器云。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注云。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正義引皇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簀。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然則棺有重數在棺內。椁有重數在棺外。所謂重累之數也。周禮天官。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注云。孝子旣啟。見棺猶見親之身。旣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所云諸侯禮也。禮器曰。天子八翣。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黼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注云。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黻爲列於其中耳。僞當爲帷。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

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一云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云。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緌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絡其上及旁。戴之言値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値。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蓋五采羽注於翣首也。此所謂牆置翣之飾也。孝子更去辟世。辟世猶歿世也。父死子繼曰世。終已之身。不可使父母棺椁腐朽。已身後以往。其腐朽原不能免。但及人子之身不腐朽。爲盡人心所不忍也。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注】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爲獨不然。然。如是也。【疏】不得至不然○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檀弓子思與柳若論喪禮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無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孟子此言。乃卽受之於子思者。得之爲。猶云有其禮。禮記檀弓上云。不仁而不可爲也。注云。爲。猶行也。方言云。用。行也。爲。用。皆訓行。故荀子富國篇云。仁人之用國。注云。用。爲也。郊特牲云。以爲稷牛。注云。爲。用也。趙氏云。禮得用之。解得之爲句。財足備之。解有財句。以用釋爲。以足備釋有也。大傳云。其義然也。注云。然。如是也。淮南子主術訓云。治國則不然。高誘注亦云。然。如是也。呂氏春秋應言篇云。墨者師曰然。高誘注云。然。如是也。趙氏以如是釋然字。與鄭氏高氏同。閩監毛三本作不然者。不如是也。意亦同。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爲。猶與也。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云。爲。猶與也。孟子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與有財也。○注喪事不外求。○正義曰。隱公三年公羊傳云。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注云。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制哀而已。不當求。求則主傷孝子之心。卽趙氏不外求之說也。莊公二十八年穀梁傳云。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此不外求。謂糞田已足。不煩稱貸益之。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注】恔。快也。棺椁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土親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恨乎。【疏】注恔快至恨乎。○正義曰。方言云。逞曉恔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逞。江淮陳楚之閒曰逞。宋鄭周洛韓魏之閒曰苦。東齊海岱之閒曰恔。自關而西曰快。戴氏震方言疏證云。孟子於人心獨無恔乎。趙氏云。恔。快也。義本此。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化。變也。淮南子精神訓云。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𢧵而未始有極。化者復

歸於無形也。高誘注云。化。猶死也。不化者精神。化者形骸。死者形爲灰土。爲日化也。說文肉部云。肌。肉也。廣雅釋詁云。膚。肉也。劉熙釋名釋形體云。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是膚即肌。肌膚即體。比。猶至也。親。近也。棺槨不厚。則木先腐。肌膚尚存。必與土近。惟棺槨敦厚。則肌膚先木而化。故至肌膚不存。而木猶足以護之。不使近於土。化。雖有死訓。而不言死言化者。以形體變化言也。成公二年左傳。臧宣叔言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注云。逞。解也。亦本方言逞之訓爲快。亦爲解姣之訓爲快。即爲逞。獨無姣乎。猶云乃可以逞。知齊楚之同我而有以備之。則雖可解免。知親體之將親於土而先厚其棺槨以護之。則恨可解免。倘無財不可以厚。則一息及泉壤之閒。終身大恨。何日解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注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章指。言孝必盡心。匪禮之逾。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矣。疏論語至孝矣。○正義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見爲政篇第二。可謂孝矣。見學而篇第一。閩監毛三本以此羼入注中。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注沈同。齊大臣。自以其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疏沈同至子噲。○正義曰。史記燕世家云。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此燕王子噲讓國與其相子之之事也。史記此文全本戰國策燕策。明云。齊宣王復用蘇代。與策同也。惟策云。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子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燕世家則改云。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孟子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史記與孟子不同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爲湣王。孟子以爲宣王。然就史記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六國表燕王噲五年乙巳。讓國於子之。當湣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死。當湣王十年。後年己酉。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當湣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於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

以合孟子游齊之歲月。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伐燕。而儲子正爲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游者也。王氏懋竑白田雜著孟子敘說考云。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之事也。於是上增齊威王之十年。下減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又以伐燕爲宣王時。燕人畔爲湣王時。與孟子亦不合。齊湣王初年。彊於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驕暴。以至於敗亡。此時唐元宗秦苻堅之比。元宗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苻堅始用王猛。有天下大半。其初豈可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語其實。而湣王之好色好貨好樂好勇。卒不能以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乃改湣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今以宣王爲湣王。則處處相合。而通鑑之失。亦可置而不論矣。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事齊宣王始末。本書甚明。自史記誤以伐燕一事繫之湣王十年。以致諸家聚訟。通鑑割湣王十年以屬宣王。似矣。而總其文不計其世。赧王元年逆推至武王有天下。已八百有九年。可云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乎。古史直云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襄。又事齊湣。黃氏日抄據史記伐燕有二事。一爲宣王。卽梁惠王篇所載。一爲湣王。卽公孫丑篇所載。時湣王尙在。故不稱謚。止稱齊王。皆泥史記而變亂孟子之遊歷者也。史記於攻伐靡不詳記。獨齊之伐燕。世家年表俱絕不道一字。惟燕表書君噲及相子之皆死。其年當湣王十年耳。然亦不言爲齊所破。至燕世家本極疎略。如惠侯以下皆失名。又不言屬桓獻二公。爲他書所無。而伐燕事則據國策之文。云易王初立。齊宣因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使復歸。又云噲既立。齊人殺蘇秦。齊宣王復用蘇代。夫復用蘇代者爲齊宣王。則噲立秦死。俱不在湣王初明矣。而其下又言湣言齊何也。且燕噲王十一年。燕王讓其臣子之。據表是年子之死。是較遲二年。趙世家武靈王十年。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據表在十二年。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爲燕王。使樂毅送之。是較早二年。而立職卽在明年。則燕之畔齊。亦不待二年矣。同在一書而前後背馳若此。試以國策考之。燕策燕王噲既立篇。其用蘇代。及儲子勸齊宣王伐燕。孟軻謂齊王等語。俱明指宣王。與孟子悉合。史乃取其文而改儲子爲諸將。於宣王之字一改爲湣王。以曲護年表之失。一改爲齊王。以影附孟子之書。此其當從策而棄世家。不待智者决矣。又其前蘇秦死一篇。載蘇代見燕王噲曰。臣聞王居處不安。飲食不甘。思報齊有之乎。王曰。我有深意積怒於齊。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寡人所欲報也。代又言齊王。長主也。南攻楚。西攻秦。又舉五千乘之勁宋云云。大事記謂此說昭王之辭。策誤爲噲。是也。然則齊王决非湣王。何也。湣王卽位未久。其對齊貌辯。自言寡人少殆。不知此何得遽稱長主。其所稱舉宋者。據宋策。康王前兩言齊攻宋。又言拔宋五城。卽其事也。如依田完世家。以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事當之。則燕昭王已立二十六年。與欲報二年更不合。則知是時宣王尙在也。宣王年老。故稱長主也。齊策曰。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子噲與子之國。百姓勿戴。諸侯勿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所謂三十日舉燕者。非卽孟子稱五旬而舉者乎。策係之閔王卽湣王固誤。史則删却子

噲句。鄒舉其詞。雜入邯鄲之難南梁之難二篇。繫之桓公五年。又繫之威王二十六年。又繫之宣王二十二年。文雖三見。終不及伐燕。子噲一語。大可怪也。據田臣思索隱謂即田忌。史謂其與鄒忌不善。亡之楚。宣王召而復之。其說王伐燕爲宣王甚明。又趙策武靈王首篇云。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王從之。楚魏憎之。令淳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武靈元年。史表當齊宣王十八年。策係於首。則知破燕在其前矣。魏策襄王記云。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據史儀相魏。在襄十三年。張儀傳魏入上郡少梁於秦。又在其前數年。則知敗魏伐齊之事。必在相秦惠王時。約其年亦宣王時也。夫史之譌既如彼。策之明白又如此。伐燕之斷非湣王十年。而在宣王三十年內外。約然無疑矣。至謂伐燕前事。即梁惠王篇所載。尤非。夫易王初立。何至虐民而謀置君。乘喪伐人。豈得云拯之水火。取僅十城。旋因蘇秦之說歸之。何云倍地。且欲出令反旄倪止重器也。若以稱謚與否爲斷。則莊暴章終篇不見宣字。將亦謂之湣王邪。林希元四書存疑云。宣王曾以取燕問。不用孟子言而致燕畔。此所以慚於孟子也。若湣王何慚之有。不曰宣王而曰王。亦偶然致辭不同耳。○注沈同齊大夫。○正義曰。沈同無考。知爲齊大夫者。以下云彼然而伐之。則同必齊王左右之臣。能主軍國大事。是大臣也。

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注】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疏】有仕於此。○正義曰。論衡刺孟篇述此文仕作士。四書辨疑云。仕當作士。傳寫之差也。翟氏灝考異云。禮記曲禮士載言注云。士或爲仕。周禮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注云。士讀爲仕。後漢書楚壹傳。昔人或思士而無從。注以思士爲孟軻。蓋亦以士讀仕。仕與士古多通用。不必定傳寫差也。○夫士也。○正義曰。夫士猶言夫人。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夫猶此也。禮記檀弓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鄭注曰。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僖三十年左傳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成十六年曰。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襄二十六年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猶然知此之人也。魯語曰。寵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論語先進篇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孟子公孫丑篇曰。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夫皆此也。

齊人伐燕。【注】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注】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注】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伐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注】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爲天吏

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有得天意者也。彼不復問孰可。便自往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注】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爲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爲當勸齊伐燕乎。

【疏】注問此人可殺否。○正義曰。問人可殺。不得應之曰可。准殺人者死。則可殺也。故人可殺之人。指此殺人之人。○注我何爲當勸齊伐燕乎。○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非德不當。雍注云。當。猶任也。謂沈同等勸王伐燕。何爲以我爲任此勸齊伐燕之事乎。文選甘泉賦注引鄭氏注云。當。主也。意亦與任同。論衡刺孟云。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按燕噲之事。君臣易位。其亂極矣。觀燕民簞食壺漿以迎齊師。則燕民望救如望雲霓矣。例以孔子沐浴而朝。則爲齊贊畫出師。固孟子之心也。而不遽發者。特以握權主事。則自有人。蓋一齊師既出。未必終其拯救之心。將有如儲子之破燕必矣。田臣思云。天以燕賜我者。翻厥所由。倡謀有在。形迹已著。分辨未能。迨至沈同私問。未必非陰承王旨。將假大賢一語。以爲藉克借端。斯時孟子豈不知之。阻之非拯亂之心。許之失進言之體。第以可應之。言子噲子之當伐。誠立言之當矣。自是匡章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雖湯武之舉。誠未過此。所謂齊人伐燕勝之也。是時宣王以齊師之出。端由孟子。故質之以諸臣之議。告之以天與之機。孟子是時儼然隙文王武王之事。戒之以益深益熱之虞。是即明告以天吏之爲。與所以可伐之故。使宣王是時簞而從之。則以德行仁之道。於齊見之。而勸齊伐燕之策。孟子亦何不可當之乎。乃廟毀器遷。諸侯兵動。王又咨焉。孟子是時。固又反覆詳明。陳其利害。顯告以王速出令反旄倪。止重器。謀于燕衆。爲之置君。則仍天吏之所爲也。乃至王終不悟。而諸侯之謀定。燕人立太子平。此王所以慙也。而時人不知。仍以勸伐之謀。惟孟子當之。此孟子所以以天吏明之。而以爲燕伐燕也。蓋沈同之私問。在未伐燕之先。斯時誠無容阻而絕之。既兩對宣王之問。則燕所以可伐。所以須爲天吏。孟子非不服服言之。而時人勸齊伐燕之疑。則在取燕之後。方伐燕未取燕。王師也。拯民水火也。非燕伐燕也。可勸也。既取燕。則水益深也。火益熱也。是乃燕伐燕也。不可勸也。至于以燕伐燕。而以勸齊疑孟子。孟子所不受矣。梁惠王篇所載。皆對齊王之言。故與梁惠王滕文公鄒穆公魯平公等相次。公孫丑篇所載。皆對齊臣之言。故與景丑氏孔距心蚳鼃王驩等相次。其互見之旨。思之自

著。孟子兩對宣王。皆明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之說。豈必沈同私問之時不酎。而預刻刻言之乎。王充淺學。詎足知大賢哉。章指。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也。【疏】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義曰。見論語季氏篇第十六。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注】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爲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慙之。【疏】注燕人至燕之。○正義曰。宣王欲取燕。孟子告以置君。及燕人立公子平。則燕人自立君。不肯歸附於齊矣。此所謂燕人畔也。畔與叛同。違背之意。故以不肯歸齊爲畔。此皆宣王事。至燕昭王用樂毅下齊城。乃潛王事耳。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注】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爲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歎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疏】注。陳賈齊大夫。○正義曰。國策秦策。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姚賈對曰云云。高誘注云。姚賈識周公誅管蔡不仁不智者。在孟子之篇也。鮑彪注云。高誘。妄人也。此策以姚賈爲陳賈。初不考其歲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魏策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鮑彪注云。按此姚賈與始皇所問之人。相去八十餘年。高誘欲以爲陳賈。若此人者可也。蓋陳舜後得爲姚姓。而孟子與秦武魏哀時。猶得相及。獨以毀韓非相毀之人爲此人。則年時相絕太遠矣。按高誘嘗注孟子。其以陳賈卽秦臣姚賈。當時必有書可證。趙策又有姚賈。趙使爲韓魏。茅舉以爲趙之忠臣。吳師道以爲時不可考。顧韓非以賈爲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而不言其仕齊。此陳賈爲齊王謀。則齊臣也。趙氏注孟子訓詁多與高氏同。而此但云齊大夫。其言愼矣。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注】賈欲以此說孟子也。【疏】注賈欲以此說孟子也。○正義曰。詩衞風。耽猶可說也。淮南子道應訓。以說於衆。高誘注皆云。說。解也。故以說釋解。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注】賈問之也。曰。古聖人也。【注】孟子曰周公古之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注】賈問有之否乎。曰。然。【注】孟子曰如是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注】賈問之也。曰。不知也。【注】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疏】過。謬

也。賈曰聖人且猶有謬誤。疏注過謬至謬誤。○正義曰。國策秦策云。王之料天下過矣。高誘注云。過。謬也。又過聽於張儀。高誘注云。過。誤也。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注孟子以爲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不必知其將畔。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於此過謬。不亦宜乎。疏注周公至恩也。○正義曰。周書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某氏傳云。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孔氏正義云。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爲周公之兄。孔傳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乃下公將不利於孺子傳云。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然則孔自以周公爲武王弟。管叔爲周公弟。乃爲有次立之勢。其弟管叔。承周公攝政之下。自指爲周公弟。非承上爲武王弟也。蓋漢時原有二說。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此以管叔爲周公之兄也。列女傳母儀篇云。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引詩傳云。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此以周公爲管叔之兄也。盧氏文弨校白虎通引孫侍御云。此所引詩傳。變出韓詩內傳。以周公爲管叔之兄。與趙岐注孟子合。按白虎通誅伐篇云。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又云。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誅弟正指管蔡。不可以蔡統管。若管是周公兄。則宜以管統蔡云。誅兄今云誅弟。則管蔡皆周公弟也。高誘注淮南子氾論訓云。管叔。周公兄也。此用史記注。呂氏春秋開春篇云。管叔。周公弟。又注察微篇云。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誘亦嘗注孟子者也。後漢書樊儵傳。儵云。周公誅弟。注云。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又張衡傳思元賦云。且獲讟於羣弟兮。啓金縢而乃信。注云。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謗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魏志毌邱儉討司馬師表云。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嵇康管蔡論云。按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鑒凶愚於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下云。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又云。三聖未爲不明。則聖不佑惡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而管蔡無取私於父兄。此論正本孟子發之。而以文武周公爲管蔡之父兄。與趙氏同。李商隱雜記云。周公去弟。此皆以周公爲兄者。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予嘗以此質之仲兄及張南士。亦云此事有可疑者三。周公稱公。而管叔以下皆稱叔。一。周公先封周又封魯。而管叔並無畿內之封。二。周制立宗法。以嫡弟之長者爲大宗。周公管蔡皆嫡弟。而周公爲大宗。稱魯宗國。三。趙氏所注。非無據也。周氏柄中辨正云。趙氏以周公爲兄。管叔爲弟。列女傳母儀篇。數太姒十子。亦以管蔡爲周公弟。鄧析子無厚篇云。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傅子通志篇云。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又舉賢篇云。周公誅弟而典型立。漢晉諸儒。固有以管叔爲周公弟者。不特臺卿此注也。按趙氏自有所本。但孟子直云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自是以管叔爲周公之兄。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父子相隱。是

事已露而私之也。周公使管叔監殷。是事未形而私之也。周公之爲不知而使不待言。然自陳賈言之以爲不智。何說之辭。自孟子言之。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故私其兄而不疑之。此乃天理人情之至。斷無疑其兄畔之理。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惟孟子爲能善道聖人。天下無於兄弟而動畔之念者。則無疑於兄弟畔之人也。一切不仁不智。皆以私心測聖人。而不知聖人之公。不過自遂其私而已。故可以使而使之。可以過而過之。陳賈何知焉。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注】古之所謂君子。真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爲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

【疏】注。乃誅至之也。○正義曰。尚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於殷國者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是管蔡霍爲三監之明文。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列子楊朱篇云。四國流言。周公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史記周本紀云。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此周公誅三監之事也。大誥云。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又云。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是明勅庶國之事也。劉氏台拱周公居東論云。武庚席勝國之餘業。地方千里。連大國以窺周室。而管蔡以骨肉至親。爲之陰伺虛實。相機舉事。表裏相應。動出百全。然猶以周公之故。不敢遽發。故以流言之謗。爲反間之謀。意欲先陷周公。而後逞志於成王。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爲霰。禍亂之萌。見於此矣。而周公於此。顧乃懵然而不察。坦然而無疑。引嫌長罪。去不旋踵。以墮於敵人之術中。直至四國並起。猖獗中原。然後倉皇奔命。僥倖於一日之成功。則周公之智。何遠出管蔡下哉。論者必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豈忍料其將變哉。此以施於使監之時。則至言也。施之於流言之後。則妄說也。今有人。聞謗而不辨者。是君子也。無故加己以篡弒之名。而安然不問。則冥頑不靈之人而已矣。況其爲反間之謀。覬覦之漸。豈有安然受之。而不究所從來者乎。是故流言之初起也。周公萬萬不料其爲管蔡。而心識其爲商人之間已。則不敢以不察。察而得之。必且始而駭。中而疑。終則痛哭流涕。引以爲終身之大慼。此天理人情之至。而可見者也。而謂周公必當守不忍料之意以終身。則舜何以知象之將殺己哉。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成王二公。未始以爲憂。而周公獨識之。此爲罪人斯得者也。鴟鴞取子。以喻管

蔡爲武庚之所脅從。慝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所以未濱其倡亂之罪。而不忍盡其辭。親親之道也。至於閔王業之艱難。瞿嬰亡之無日。情危辭蹙。幾於大聲而疾呼。自書契以來。哀慟迫切。未有若此詩之甚者。而說者紛紜顛倒。致使周公救亂之志。闇而不章。豈不惜哉。按三監之建。在武王時。實以爲周公使之。已非其實。至於東征破斧。零雨心悲。公自行其所當然。原非謂先此誤使。爲斯救敗之擧也。惟孟子不爲周公辨過。而轉爲周公任過。且謂其能改過。特以取燕之擧。過於前不能釋於後。假周公之事以毘齊耳。必謂蔱三監作大誥。爲周公改過之徵。尙非孟子之指矣。○注順過飾非。○正義曰。荀子成相篇云。拒諫飾非。愚而上闇。章指。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也。【疏】日。聖人至上也。○正義日。論語子張第十九云。小人之過也必文。禮記王制云。順非而澤。荀子宥坐篇。孔子謂少正卯。亦云。順非而澤。按澤即釋。謂順其非而爲之解釋。或云潤澤。失之。

孟子致爲臣而歸。【注】辭齊卿而歸其室也。【疏】注。辭齊至室也。○正義日。禮記王制云。七十致政。注云。致政還君事。明堂位云。七年致政於成王。注云。致政以王事歸授之。宣公元年公羊傳云。退而致仕。注云。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於君。然則致之義爲還。孟子爲卿於齊。是爲齊之臣也。致爲臣。是還此爲臣於齊。不爲其臣也。還此爲臣於齊。卽是辭齊卿也。下王就見。則孟子尙在齊。故非歸鄒。是不立朝而退歸其室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注】謂未來仕齊也。邂聞孟子之賢。而不能得見之。得侍同朝。甚喜。【注】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也。【疏】注。來就至喜也。○正義日。孔氏廣森經學巵言云。章句言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然則得侍同朝者謙辭。言與孟子得爲君臣而同朝也。甚喜。王自言甚喜也。俗讀得侍絕句者謬。按說文人部云。侍。承也。手部云。承。奉也。受也。惟孟子來就。齊王乃得承受之。與之同朝。禮記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大胥侍之。注云。侍。猶臨也。或趙氏解侍爲臨。爲孟子來臨於齊。故云來就爲卿。今又棄寡人而歸。【注】今致爲臣棄寡人而歸也。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注】不知可以續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注】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注】時子。齊臣也。王欲於國中央爲孟子築室。使養教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鈞也。矜。敬也。式。法也。

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也。謂時子何不為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疏注。時子至之否。○正義曰。薛應旂人物考云。齊大夫時子。古今姓纂齊有賢人時子著書。見孟子新論。荀子大略篇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趙氏以中央解中國。謂中於國也。鈞。閩監毛三本作均。均鈞字通。論語衞靈公篇云。君子矜而不爭。包氏注云。矜。莊也。呂氏春秋孝行篇云。居處不莊。高誘注云。莊。敬也。以此通之。是矜為敬也。式。法也。見周書諡法解。禮記檀弓云。盍嘗問焉。論語公冶長篇云。盍各言爾志。注皆云。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注陳子。孟子弟子陳臻。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注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為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為欲富乎。距時子之言也。疏注。孟子至言也。○正義曰。以如是釋然字。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范望注太元務測云。然。猶是也。常語也。廣雅。然。磨也。禮記檀弓。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論語陽貨篇。然。有是言也。孟子公孫丑篇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此三然字。但為應詞而不訓為是。呂氏春秋忠廉謹聽務本遇合慎大權勳長利求人等篇。高誘注皆云。惡。安也。惡與烏焉通。荀子多言案。即安也。漢書多言烏。即惡也。襄公二十九年公羊傳云。僚焉得為君乎。釋文焉本又作惡。廣雅釋詁云。焉。安也。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或問於余曰。養弟子以萬鍾。齊宣亦自侈其厚矣。而孟子又云會辭十萬鍾。然則齊卿之祿。厚至此與。余應之曰。此蓋孟子追計仕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然則區。一斗六升也。釜。六斗四升也。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石矣。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矣。此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以孟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鍾。戴為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於陳戴。則仕齊當十年矣。倍於陳戴。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於陳戴。當亦不下六七年矣。夫燕噲讓國。君臣被戮。太子復興。俱孟子仕齊所見聞者。則固已歷五年矣。又況於崇見王。喪母復歸。又必有一二年。故曰當不下六七年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引馮氏景少作論萬鍾云。六石四斗曰鍾。則六萬四千石。足以食其徒一萬八千餘人。蓋古量甚少。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六萬四千石。今猶得一萬二千八百石。乃歎崇儒重道之風。雖戰國不替也。弟子為一國君臣之子弟。使孟子教養之。則讀養弟子三字為句屬上。爾雅釋詁云。應。當也。廣雅釋言云。應。受也。毛詩周頌我應受之。當受即應受也。故以當釋受。季孫曰。異哉。子叔疑。注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

也。子叔心疑。亦以為可就也。疏注。二子至就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魯有季孫氏子叔氏。並見左傳。二子當是其後。氏而不名。與公都子同例。孟門從遊者。趙氏注弟子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咸邱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桃應。學於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見漢書古今人表者五人。公孫丑。萬章。告子。樂正子。高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孟廟。視趙注。無盆成括。為十八人。詳宋史禮志。吳萊孟子弟子考序稱十九人。則與趙注同。張九韶羣言拾唾。載孟門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滕更盆成括。而益以孟季子周霄。經義考亦去季孫子叔。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竊謂從者數百。彭更既明言之。則弟子之姓名。湮沒者何可勝數。季孫子叔盆成括等。幸附見七篇。尚何去取之紛紛乎。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注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為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恥之。疏注。孟子至恥之。○正義曰。趙氏以季孫子叔為孟子二弟子。子叔疑。猶論語言門人惑也。此則孟子解之之辭。又使其子弟為卿。子弟即上弟子。使教養其子弟。使我為卿。則讀為卿二字不屬上。趙氏佑溫故錄云。以季孫子叔為孟子弟子。不應但書氏而絕無名稱。不合一也。異哉一語。既不了。疑字更未有言。遽接以孟子自解語。與上節全不相屬。不合二也。就注文齊王使我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上文使我為卿云云。孟子正因王不使為政而去。何忽云爾。本文使其子弟為卿。忽倒換使我為卿。上文養弟子以萬鍾。自當指孟子之弟子。忽易為齊王子弟。不合三也。按今通解以此皆季孫譏子叔疑之言。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以子叔疑為名。莫知其為何人。唯左傳昭二十九年經。叔詣卒。公羊穀梁俱作叔倪。釋文倪有五計五今二音。五今頗與疑音相近。意即其人。此子叔敬子之孫。嘗欲納昭公。故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疾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以是推之。龍斷之說。或出愛憎之口歟。然趙岐熟於左傳。不應忘之。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注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賤丈夫貪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貪。故就征取其利。後

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恥屈道。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賦也。

疏古之至無者。○正義曰。易繫辭傳云。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交易。卽以所有易所無。彼此各有所有。各有所無。一交易而無者皆有。故各得其所。虞書皐陶謨云。貿遷有無化居。史記夏本紀云。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是也。周氏廣業逸文考云。古之爲市也。石經宋本同。白帖引作者。翟氏灝考異云。古之爲市者。宋本宋石經者俱作也。張南軒本孟子集疏本。亦俱作也。文選魏都賦注引作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古之爲市也。石經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也作者。○注。古者至稅也。○正義曰。周禮地官。有司市。賈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皆市官。司市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凡市入。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此有司治爭訟也。廛人掌斂布。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是周時有征稅。不征稅是周公以前也。詳見上篇音義出龍斷云。丁云。案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割之斷，非也。陸云。龍斷。謂岡壟斷而高者。如陸之釋。則龍音壟。又出壟字。云丁云。廣雅音謀。開元字音塊。翟氏灝考異云。列子湯問篇。說愚公移山事。一云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可爲陸善經說龍斷之確證。說文買字下引下文直作登壟斷。三家之釋。要惟陸氏爲長。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買。市也。从网貝。孟曰。登壟斷而网市利。此引以證从网貝之意也。壟。孟子作龍。丁公著讀爲隆。陸善經乃讀爲壟。謂岡壟斷而高者。按趙注釋爲堁斷而高者也。堁。塵塺也。高誘云。楚人謂塵爲堁。趙本蓋作尨斷。尨。塵雜之貌。囂塵不到。地勢略高之處也。古書尨龍二字多相亂。許書亦當作尨斷。後人以陸善經說改爲壟耳。方言云。占。猶瞻也。毛詩邶風。瞻望弗及。此以占釋望占望卽瞻望也。罔。說文作网。重文罔。今作網。毛詩王風。雉離于羅。傳云。鳥網曰羅。是罔市利。爲罔羅而取利也。禮記檀弓云。從而謝焉。注云。從。猶就也。故以就釋從。章指。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回。創業可繼。是以君子以龍斷之人爲惡戒也。疏道之不行命也。○正義曰。論語憲問第十四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不爲利回。○正義曰。昭公二十年左傳云。不爲利疚於回。注云。疚。病也。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又三十一年左傳云。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注云。回。正心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注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地而宿也。齊人之知孟子者。追送見之。欲爲王留孟子之行。疏孟子至行者。○正義曰。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繫致爲臣章於燕畔王憩之後。蓋君臣之隙既開。有不

可以復合者矣。故孟子快然請去。釋地又續云。當日爲王留行者，豈有不道姓名之理。爲其人可略。作七篇時。遂從而略之。○注。晝齊至宿也。○正義曰。周密齊東野語云。高郵黃彥利謂孟子去齊宿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晝邑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濡滯也。毛氏奇齡經問云。齊固有晝邑。然焉知無畫邑。趙岐云。畫。齊西南近邑。是明有畫邑矣。且趙岐注孟子。正在齊郡。其地有晝邑。城在臨淄縣西南。相傳孟子出宿處。故鑿然注此。此眞身歷其地。見之眞故言之確者。若畫邑在臨淄西北三十里。卽戟里城。戰國燕破齊時。將封王蠋以萬家。卽此地。是燕從西北至齊。當是畫邑。孟子從西南至滕。當是晝邑。一南一北。字形雖相蒙。地勢無可混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宿於晝。各本同。孔本韓本晝作畫。注同。按此當是采用舊說。廣韻四十九宥晝字下云。又姓。晝邑大夫之後。因氏焉。出風俗通。孟子晝字。不當改爲畫字。按史記田單列傳。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集解引劉熙云。齊西南近邑。畫音獲。此劉熙云云。蓋卽其孟子注。裴駰引以爲畫邑之注。則是駰所見孟子本。固作畫字邪。

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注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答。因隱倚其几而臥也。疏注。客危至而臥。○正義曰。劉熙釋名釋姿容云。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跪也。禮記曲禮。授立不跪。授坐不立。釋文云。跪本又作危。昭公二十七年左傳云。坐行而入。注云。坐行。膝行。禮記曲禮云。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孔氏正義云。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趙氏以危坐解坐字。謂此坐爲跪也。白虎通衣裳篇云。衣者。隱也。說文衣部云。衣。依也。㐆部云。㐆所依據也。㐆卽隱。毛詩商頌。依我磬聲。傳云。依。倚也。隱依倚三字義同。故以倚釋隱。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臥。伏也。从人臣。取其伏也。伏大徐作休。誤。臥與寢異。寢於牀。論語寢不尸是也。臥於几。孟子隱几而臥是也。臥於几。故曰伏。統言之則不別。故宀部云。寢者。臥也。曲禮云。寢毋伏。則謂寢於牀者。毋得倚伏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注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子慢我不受我言。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疏注。齊敬至我言。○正義曰。音義云。齊字亦作齋。今孔氏本作齋。經典通作齊。毛詩召南。有齊季女傳云。齊。敬也。是齊爲敬也。禮記禮器云。三日宿。注云。宿。致齊也。趙氏釋爲素者。宿素一聲之轉。小爾雅廣詁云。宿。久也。漢書霍去病傳注云。宿。舊也。桓公元年公羊傳注云。宿。先誡之辭。論語子路無宿諾。注云。宿。預也。後漢書呂布傳注云。素。舊也。禮記喪大記正義引皇氏云。素。先也。文選關中詩注引國語賈逵注云。素。預也。是宿素二字之義。本得相通。素持敬心。謂預持敬心。亦久持敬心也。周禮地官鄉長。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注云。聽之。受之而行也。國策秦策云。則王勿聽其事。注云。聽。從也。受也。隱几而臥。禮記樂記云。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是臥爲倦怠。心愛之故不倦。心厭之故臥。說文心部云。慢。惰也。惰。猶倦也。是倦怠疏慢之也。不聽。是不受其

言也。○注。言而至絕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爾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爾膝著地。以尻著蹠而少安者爲坐。趙氏於坐而言曰危坐。於坐我明語子單曰坐。蓋危坐者。客跪而言留孟子之言。迨不聽。然後變色而起。孟子於是命之以安坐以聽我語。此兩坐字殊不同。趙氏注於勿敢見下。先云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爲下文坐字張本。郝氏解亦云。請勿復敢見矣。起而告退之辭。曰。坐。我明語子。注孟子止客曰。且坐。我明告語子。疏注。我明告語子。○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司樂諷誦言語注云。答述曰語。呂氏春秋節喪篇云。傳以相告。高誘注云。告。語也。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注往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爲政。然後子思復留。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乃安也。疏注。往者至復留。○正義曰。以往釋昔。爾雅釋詁云。安。止也。說文田部云。留。止也。安留皆訓止。故以留釋安。○注。泄柳至安也。○正義曰。禮記雜記。泄柳之母死。注云。泄柳。魯繆公時賢人也。孔氏正義云。孟子云。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彼子柳卽此泄柳也。故云魯繆公時賢人。檀弓云。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注云。申詳。子張子。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日申詳。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又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注云。說者曰。言思。子游之子。申詳妻之昆弟。故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申詳。子張之子。子游之壻。是陳之顓孫氏。與吳之言氏。遠爲婚姻。檀弓又云。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注云。申祥。子張子。祥詳古字通。說文力部云。勸。勉也。文選注云。勸者進善之名。周禮夏官大僕注云。復。謂奏事也。呂氏春秋勿躬篇云。管仲復於桓公。高誘注云。復。白也。勸而復之。謂有賢者在繆公之側。以善言勸勉而奏白之。泄柳申詳。乃留止于魯而不去。子思之賢。魯人無過之者。故必聽子思之言爲政。二子賢不及子思。不必聽二子之言。必有賢如子思。進言於君而君聽之。二子乃留。二子視子思之留爲留也。非虛言所能止。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注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子爲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留。留者何爲哉。此爲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爲而慍恨也。疏注長者至長者。○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樹衆賓之長升。注皆云長其老者。是長者爲老者也。章指。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注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爲求祿。濡滯。猶稽也。既去近留於晝三日。怪其猶久。故云士於此事不悅也。疏注干求至悅也。○正義曰。干。求也。爾雅釋言文。澤無祿訓。風俗通窮通篇云。孟子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祿也。此亦以祿代澤。說文水部云。澤。光潤也。干求人君光寵。以得祿位。故干澤亦即干祿也。阮氏元校勘記云。濡滯。淹久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作猶稽也。韓本作孰稽也。考文古本作孰稽也。考文一本作淹留。按史記平準書集解引李奇云。稽。貯滯也。貯滯猶濡滯。說文稽部云。稽。留止也。从禾从尤旨聲。淮南子時則訓云。流而不滯。高誘注云。滯。止也。楚辭涉江篇云。淹回水而凝滯。注云。滯。留也。滯與稽義同。滯從帶聲。帶聲與旨聲同韻。段氏玉裁六書音均表。同列十五部。孔氏廣森詩聲類。六脂十二齊五十二霽同爲陰聲。脂類第十二則滯稽音近。故以濡滯猶稽也。爾雅釋詁云。佇。久也。國語魯語云。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注云。滯。久也。故又以久解之。云猶久者。對下孟子以三宿爲猶速也。茲之義爲此。故解茲爲此事。悅之義爲解。士則茲不悅。謂士於此事不解也。

高子以告。注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注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注我自謂行速疾矣。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疏注我自至我矣。○正義曰。速之義爲疾。即上所云汲汲驅馳也。毛詩周頌。福祿來反。傳云。反。復也。說文又部云。反。還也。攴部云。改。更也。呂氏春秋贊人篇云。反瑟而弦。高誘注云。反。更也。此經文云。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趙氏以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解之。以反復釋改字。以招還釋反字也。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注浩然。心浩浩然有遠志也。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

改之。予日望之。【注】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安。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疏】注孟子至下也。○正義曰。用。以也。爲。猶行也。故足用爲善。是可以行善政也。易小畜。有孚攣如。釋文云。子夏傳作戀。漢書外戚李夫人傳云。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注云。攣音力全反。又讀曰戀。此經云。豈舍王哉。趙氏解云。戀戀。即攣攣。謂係念於王不忍舍也。襄公七年左傳云。吾子其少安。注云。安。徐也。後漢書翟酺傳。酺作達旨云。縶余馬以安行。注云。安行。不奔馳也。三宿而後出晝。故爲徐行。即不汲汲驅馳也。達則兼善天下。見下盡心篇。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注】我豈若惰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遠者哉。論語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已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爲小節也。【疏】注我豈至節也。○正義曰。說文心部云。惰。忿也。急。說文作㤂。云褊也。淮南子繆稱訓云。极於不已知者。注云。极。急也。惰急。趙氏爲怒字解也。所以爲小丈夫者。緣其諫君不受則怒也。因怒而小。故以惰急加小丈夫上。謂其因忿急而小也。怒。即恚也。窮之言極也。音義云。悻悻。丁云。字當作婞。形頂切。很也。直也。又胡耿切。字或作徑徑然。論語音鏗。今論語子路篇。作硜硜然小人哉。禮記樂記石聲磬。史記樂書作石聲硜。集解引王肅禮記注云。硜聲果勁。說文石部磬。古文從巠。硜即磬字。劉熙釋名釋樂器云。磬。罄也。其聲罄罄然堅緻也。離騷云。鯀婞直以亡身兮。說文女部云。婞。很也。楚辭曰。鯀婞直果勁。與很直義近。蓋堅哉不回。不知通變。故鄭氏注論語云。硜硜。小人之貌也。婞婞磬磬聲近。相通借也。閩監毛三本作論曰。阮氏元校勘記云。趙注多稱論。趙氏不解是字。蓋以是字爲語助。無所指實。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是猶夫也。禮記三年問。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作今夫。宥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作今是。是小丈夫。夫小丈夫也。是訓爲夫。故夫亦訓爲是。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注】尹士聞義則服。章指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此之謂也。【疏】大德至謂也。○正義曰。史記禮書云。洋洋美德乎。索隱云。洋洋美盛貌。老子云。俗人察察。注云。察察。疾且急也。論語子張第十九。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漢石經。識作志。漢書劉歆傳。讓太常博士引亦作志。與此同。周禮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注】路。道也。於路中問也。充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不悅也。【疏】注路道至悅也。○正義曰。路。道也。爾雅

穢宮文。論衡刺孟篇以塗代路。路亦塗也。易豫卦鄭氏注云。豫。喜豫。說樂之貌也。是不豫即不悅也。說文心部云。恨。怨也。心有怨恨。則顏色不悅。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注彼前聖賢之出是有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年有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閒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疏注。彼前至有也。○正義曰。趙氏以彼一時爲以前聖賢與王道之時。聖指王者。賢指名世者。彼即前也。謂前此聖賢之出。是應此五百年之運而出。是聖賢之出有時也。此即今也。此一時爲孟子之時。謂今時已是聖賢當出之時也。論衡引此作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文選答客難五等諸侯論二注引孟子。亦云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趙氏注。則彼一時下當有也字。近通解以彼一時爲充虞所聞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之時。時爲暇豫之時。則論爲經常之論也。此一時爲今孟子去齊之時。爲行藏治亂關係之時也。則憂天憫人之意。不得不形諸顏色也。國語魯語云。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注云。命。名也。尹文子云。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位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荀子有正名篇云。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爲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別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爲有名也。物來能以名正於一世。則貴賤明而同異別。漢書古今人表。列九等之敘。上上爲聖人。上中爲仁人。上下爲智人。此明貴賤別同異之人。爲智者。故爲次聖之才。漢書楚元王傳贊云。仲尼稱材難。不其然歟。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惟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閒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命世即名世。謂前聖既沒。後聖未起之閒。有能通經辨物。以表章聖道。使世不惑者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邵子皇極經世。金吉甫通鑑綱目前編考之。周武王伐殷己卯。距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衍始於劉歆稱譜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遷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眞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彘。共和行政。爲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眞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稱譜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

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單三年耳。而稱譜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煬公即位六十年。是得史記誤本。以六年爲六十年也。又謂獻公即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譜書。成王立於乙酉。至厲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也。前計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於周。豈不知其年數。乃缺去七十餘年邪。按趙氏辭七百有餘歲。推本太王文王以來。於劉歆孫譜之年尤差矣。趙氏蓋以孟子去齊在顯王時。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孟子在齊。不得不在赧王時。亦不在愼靚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乃趙氏謂孟子去齊後至梁。既以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則去齊在三十三年以前。於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七百三十九年。又除去赧王己酉上溯顯王甲申共二十五年。止存七百一十四年。加以太王文王之年。仍是七百有餘歲也。周禮大司馬。以待考其誅賞。注云。考。謂考校其功。呂氏春秋察傳篇云。必驗之以理。高誘注云。驗。效也。淮南子主術訓云。驗在近。高誘注云。驗。效也。効效校驗。是考即驗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注】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爲不悅豫乎。【疏】夫天至豫哉。○正義曰。趙氏佑温故錄云。此正申所以不豫之故。上言數已過。時已可。而未有王者與。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我所以有不豫爲此也。否則天誅厲亂。而與王者。使我得如古之名世。大展其堯舜君民之素。何不豫之有。蓋舊解如此。按趙氏之意云。我固不怨天。何爲不說豫哉。乃是辨其未嘗怨天。未嘗不豫。謂是天不欲平治天下。非我之愆。我自不必怨天而不悅也。故章指言知命者不憂不懼。

章指言聖賢興作。與時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也。【疏】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正義曰。揚子法言重黎篇云。秦才育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管子勢篇云。天因人。聖人因天。揚氏所本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注】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不受祿邪。怪孟子於齊不受其祿也。【疏】注休地名。○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孟子致爲臣而歸。歸於鄒也。中間經過地名。休者少憩焉。與丑論在齊事。故曰居休。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注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也。於崇。吾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即去。若為變詭。見非泰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祿。疏注。崇地名。○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宋本作崇。齊地。今作地名。○注不欲即至受祿。○正義曰。趙氏云。不欲即去。若為變詭。以詭字釋變字也。禮記曾子問。日有食之。則變乎。注云。變謂異體。荀子禮論云。憯詭。注云。憯。變也。詭。異也。呂氏春秋孟春紀云。無變天之道。高誘注云。變。戾也。文選長笛賦。窊隆詭戾。注云。詭戾。乖違之貌。又幽通賦云。變化故而相詭兮。曹大家注云。詭。反也。是變與詭義同。始見於王。退而即去。形迹近似乖戾詭異。變動不常。非。猶責也。為此詭異。人必以太甚見責矣。不欲即去。是不欲跡似詭異。致見譏讓為太甚也。閩監毛三本泰作太。太泰字通也。不欲迹似詭異。致見譏讓為太甚。故宿留不即去也。音義云。宿留。上音秀。下音霤。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易需象傳鄭君注云。需讀為秀。古語遲延有所俟曰宿留。封禪書。宿留海上。漢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李尋傳。宿留謦言。來歷傳。此誠聖恩所宜宿留。何氏春秋傳元年解詁。宿留招之。趙氏孟子萬章下章句。宿留以答之。並上音秀。下音霤。東觀漢記和帝詔。且復宿留。後漢書作須留。需與須同。故讀為秀也。漢世訓詁皆音義相將。即六書轉注之學。按風俗通過譽篇。亦云。何敢宿留。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注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本志也。疏注。言我至志也。○正義曰。知師命是師旅之命者。聖賢之道。不為太甚。旁遺以信。故孟子於始見王。志雖不合。必宿留而後去。旣宿留可以去矣。而仍不去者。旣居其國。被其款遇。值此軍戎大事。即當休戚相關。豈容度外置之。顯然遠引。此所以不可以請也。說者不察。徒以孟子為巖巖難近。舊疏以不可變為不欲遽變其欲去之心。又以師命為賓師之命。顯命以賓師。有何不可請之有。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有所矜式。此正命之為師矣。何以辭而不就邪。孟子之學。惟趙氏知之深矣。

章指。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章。

注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古道。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疏注滕文至題篇。○正義曰。春秋隱公七年滕侯卒。始見於經。漢書地理志沛郡公丘注云。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師古云。左氏傳云。郜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春秋釋例土地名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滕城。世族譜云。自叔繡及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滕矣。周書謚法解。文之謚有六。一經緯天地。二道德博聞。三學勤好問。四慈惠愛民。五愍民惠禮。六錫民爵位。又

云。謚爲文也。乃宣公嬰齊之孫昭公。毛伯之子文公繡。亦諡文公。名與叔繡相犯。而孟子之文公。又複諡文。未可考也。爾雅釋詁云。公。君也。國君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之爵最尊。自侯以下。國人統稱爲公。是尊之也。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注文公爲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以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欲勸勉世子也。

疏滕文至孟子。○正義曰。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注云。明當世父位爲君。僖公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夏。會王世子于首戴。公羊傳云。世子。貴也。猶世世子也。禮記喪服小記注云。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是時滕定公在位。故文公稱爲世子。則其之楚。是君命之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余向主孟子辭宋。當在愼靚王三年癸卯後。宋稱王故也。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滕薛邾莒。在淮泗之上國。滕南與楚鄰。苟有事於楚。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賢可知。周氏柄中辨正云。頃襄王二十一年。始徙都陳。是時楚都於郢。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宋都商邱。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滕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四里。自滕之楚而取道商邱。路稍回遠。謂非迂道固謬。謂一舉足即入其境。亦未明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去齊居休。旋歸於鄒。年六十餘矣。聞宋王偃將行仁政。往游焉。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來見。蓋孟子嘗以齊卿出弔於滕。稔知其賢故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正義曰。孟子生平之學。在道性善稱堯舜。故於此標之。太史公以孟子荀子合傳。乃孟子道性善。荀子則言性惡。孟子稱堯舜。荀子則法後王。其言云。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此駁孟子道性善也。又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此譏孟子稱堯舜也。爲荀氏之學者。謂和而文飾之。云孟子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僞即爲也。乃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孟荀生於衰周之季。閔戰國之暴。欲以王道救之。孟子言先王。荀言後王。皆謂周王。與孔子從周之義不異也。按孟子之學。述孔子者也。孔子之學。述伏羲神農堯舜文王周公者也。陸賈新語道基篇云。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號篇

說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不能覆後。臥之詓詓。起之吁吁。飢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繫辭傳云。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即所謂性善也。善即靈也。靈即神明也。荀子云。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是也。人知此。禽獸亦知此也。荀子又云。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正人性之善之證也。而荀子乃以為性惡之證焉。試言之。人之有男女。猶禽獸之有牝牡也。其先男女無別。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教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聖人何以知人性之善也。以己之性推之也。己之性既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第無有開之者耳。使己之性不善。則不能覺已。能覺則己之性善。已與人同此性。則人之性亦善。故知人性之善也。人之性不能自覺。必待先覺者覺之。故非性善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通其性之善。教。即荀子所謂偽也。為也。為之而能善由其性之善也。知鳥獸則性不善者也。故同此飲食男女嫁娶。以別夫婦。人知之。禽獸不知之。耕鑿以濟飢渴。人知之。禽獸不知之。禽獸既不能自知。人又不能使之知。雖為之亦不能善。然人之性。為之即善。非由性善而何。人縱淫昏無恥。而已之妻。不可為人之妻。固心知之也。人縱貪饕殘暴。而人之食。不可為已之食。固心知之也。是性善也。故孔子論性。以不移者屬之上知下愚。愚則仍有知。禽獸直無知。非徒愚而已矣。世有伏羲。不能使禽獸知有夫婦之別。雖有神農。不能使鳥獸知有耕稼之教。豈由為之哉。文學技藝才巧勇力。有一人能之。不能人人能之。惟男女飲食。則人人同此心。人不能孝其父。亦必知子之當孝乎己。不能敬其食。亦必知卑賤之當敬乎己。子讓食於父而代勞於兄。此可由教而能之。所謂為之者善也。然荀子能令鳥讓食乎。能令獸代勞乎。此正率性之明證。乃以為悖性之證乎。故孟子之道性善。由讀書好古。能貫通乎伏羲神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而後言之者也。非荀子所知也。羲農之前。人苦於不知。既人人知有三綱六紀。其識日開。其智日深。寖而至於黃帝堯舜之世。則民不患其不知。轉患於太知。許氏說文解字敘云。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蒼頡。初造書契。是知黃帝之時。民情飾偽矣。於是堯舜時有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之人。於是有方命圮族之人。當羲農之前。人苦於不知。故羲農盡人物之性以通其神明。其時善不善顯然易見。積之既久。靈智日開。凡仁義道德忠孝友悌。人非不能知。而巧偽由以生。奸詐由以起。故治唐虞以後之天下。異於治羲農以後之天下。夫謀而能言。以方自命善也。而實則庸違滔天圮族。績用弗成。一朝士知是。庶民可知。固羲農以來所未有。亦堯舜以前之人所未知。故聖人治天下之道。至堯舜而一變。繫辭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又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堯舜以變通神化治天下。不執一而執兩端。用中於民。實為萬世治天下之法。故孔子刪書首唐虞。而贊易特以通變神化。詳著於堯舜。孟子稱堯舜。正謂其通變神化也。荀子云。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

爲。此正不知通變神化之道者也。夫通變神化之道。堯舜所以繼羲農而開萬世。故稱堯舜欲天下後世法其通變神化。不執一而執兩端。以用中於民。非徒以其揖讓都俞。命羲和咨二十二人之迹也。若云法後王。後王無定之稱也。荀子固云有治人無治法矣。治人。即能通變神化之人也。後王而知是。則是能法堯舜者。法後王仍法堯舜矣。故稱堯舜。即法後王之能通變神化者。若但云法後王。則後王不皆能通變神化如堯舜。其說爲詖矣。蓋孟子之稱堯舜。即孔子刪書首唐虞。贊易特以通變神化歸於堯舜之意也。又非荀子所知也。孟子學孔子之學。惟此道性善稱堯舜兩言盡之。提其綱於此篇之首。其後申言之。可按而得也。○注。古紀至公也。○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春秋二十三家。有世本十五篇。注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此云古紀世本是也。禮記檀弓。邾婁考公之喪。注云。考或爲定。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定成也。隱公五年穀梁傳云。考之者。成之也。是考與成字義皆通。此考公所以爲定公也。翟氏灝考異云。春秋傳成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滕之先君已有謚文者。後世不應很同。信乎文非本謚。而但以行文德稱也。同時魯文公見於史記。在世本乃云湣公。宋康王見於國策。在荀子乃云獻王。微弱之國。垂至於亡。故臣民各懷舊德私謚。不獨一滕君矣。趙氏佑溫故錄云。滕文公爲周末第一賢君。孟子深取其人。故一見即舉生平所得於聖教者教之。惜其國小而偪。終以不振。至今廟食在滕。猶與鄒國鄰並相望。誰謂賢愚千古知誰是也。注據古紀世本。以文公當元公宏。則文公名宏。然元亦文之譌耳。未必既謚元又謚文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注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注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夫天下之道。一言而已。惟有行善耳。復何疑也。疏夫道一已矣。○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孟子答公孫丑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言不因人之聖智不若堯舜文王。有二道也。蓋才質不齊。有生知安行。有學知利行。且有困知及勉強行。中庸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注成覸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耳。我亦能爲之。何爲畏之哉。疏注。成覸勇果者也。○正義曰。音義云。覸。古莧切。一音閑。古莧切。是瞯字。說文云。瞯。戴目也。江淮之閒謂眠曰瞯。王使人瞯夫子是此字也。音閑。則當作闞。說文云。瞯。很視也。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覸者。廣韻云。闞人名。出孟子。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成闞。淮南子齊俗訓作成闞。闞爲荆。猶考工記故書顚或作桎也。按淮南子齊俗訓云。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注云。成荆。古勇士也。漢書廣川王傳。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絝長劍。師古云。成慶。古之勇士。事見淮南子。成慶即成荆。戰國策趙策鄭同云。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鮑彪注云。荆。成荆。史記范雎傳云。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集解引許慎云。成荆。古勇士。荆慶覸。古字通也。趙氏以彼爲尊貴者。蓋指景公言。即所爲無畏諸侯也。

顏淵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注】言欲有所為。當若顏淵庶幾。成覸不畏。乃能有所成耳。又以是勉世子也。【疏】注。欲有至子也。○正義曰。趙氏以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二句爲顏淵之言。有爲者亦若是。乃總上成覸顏淵兩言。爲孟子勉世子之言。經文是字。指顏淵庶幾。成覸不畏。鹽鐵論執務章引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亦不違下句。近通解以有爲者亦若是爲顏淵之言。謂有爲者亦知舜。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注】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疏】注。公明至則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爲孝乎。注云。公明儀。曾子弟子。儀學於曾子而得聞其道。當時稱賢者。故子張卒乞其爲志。孔穎達謂是子張弟子。則注無文也。趙氏言師文王信周公。下云言其知所法則。則是知法文王周公兩人。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注】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十里子男之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疏】今滕至善國。○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墨子非命篇云。古者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戰國策韓非說秦王曰。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又莊辛對楚王曰。今楚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絕長補短。乃當時通言。故諸俱言之。周禮醫師疏引孟子。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謂之云。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猶可以爲善國乎。以此爲文公問辭。按趙氏不以爲問辭。賈氏未知何本。當有誤也。○注。可得大五十里。○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將。大也。趙氏以大釋將。故云大五十里。廣雅釋詁云。方。大也。大五十里。即方五十里也。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注】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憒亂。乃得瘳愈也。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疏】注。書逸至乃洽。○正義曰。國語楚語云。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恐余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賈逵唐固皆以武丁所作書爲說命。韋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傅說。聲按以余正四方云云。不類尙書之文。蓋是白公子張說武丁求傅說之意。若金以下。則皆命說之辭。孟子滕文公篇引若藥不瞑眩。明稱書曰。自是說命之文矣。按說命三篇。今文古文皆無。此云逸篇。未知所屬也。音義云。瞑眩。莫甸切。下音縣。又作眠眴。音同。周禮天官。醫師聚毒藥以共醫事。注云。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方言云。凡飲藥傅藥而毒。南楚之外謂之瘌。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癆。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瞑。或謂之眩。自關而西謂之毒。韋昭注楚語云。瞑眩頓瞀。攻已急也。金匱痓溼暍病脈篇。白朮附子湯下云。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

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如冒狀。即頓瞀也。一服再服三服都盡。藥乃充滿而得此狀。故喻仁當精熟。德惠乃洽。史記司馬相如傳大人賦云。視眩眠而無見兮。漢書揚雄傳甘泉賦云。目冥眴而亡見。凡冒者。眩亂目視不明。憒亂亦猶是也。毛詩鄭風。云胡不瘳。傳云。瘳。愈也。方言云。愈或謂之瘳。章指。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疏人當至虛云。○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韓本人下有主字。音義云。力行近仁。論語無此語。是禮記中庸篇。趙氏以為論語。文之誤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注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謂大喪也。疏注。然友世子之傅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傅。相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是世子有傅相也。○注。大故謂大喪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君無故玉不去身。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周禮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注云。故。謂凶裁。然友之鄒問於孟子。注孟子歸在鄒也。疏注。孟子歸在鄒也。○正義曰。孟子蓋自宋歸鄒也。史記正義云。今鄒縣。去徐州滕縣四十餘里。蓋往反不過大半日。故可問而後行事。　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注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也。疏注。不亦至善也。○正義曰。亦。重也。世子本善。今又問此。不重見其善乎。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注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疏注。曾子至之也。○正義曰。曾子之言。見論語為政第二。乃孔子對樊遲之言。故云傳孔子之言也。翟氏灝考異云。四書辨疑言曾字本是孔字。蓋後人傳寫之誤。按大戴禮曾子本孝篇。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曾子固嘗誦此告門人矣。下文齊疏歠語。亦明出自曾子。祭義樂正子春云。吾聞曾子。曾子聞諸夫子。彼原其辭。此從其省。孟子學由曾子遞傳。據所及聞。曾字何足疑焉。曾子從禮。故欲世子亦如曾子之從禮云。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解上故所自盡之意。自盡即獨行也。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注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前君

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齊衰也。飦。糜粥也。【疏】注。曾聞師言至粥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是孟子亦述曾子之言。蓋嘗聞諸師者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齊疏之服。閩監毛三本孔本。齋作齊。韓本作齋。按音義出齋作齊。經典假借字也。作齋者。正字也。作齊者。齋之誤。儀禮喪服首章云。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次章云。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三章云。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云。斬者何。不緝也。齊者何。緝也。注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疏猶麤也。按此自齊衰三年以下皆用疏衰。故趙氏以齊衰釋齊疏也。襄公十七年左傳云。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禮記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注引晏嬰麤衰斬以證。云言已爲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勉人爲高行也。按斬衰不稱疏。齊衰以下乃稱疏。此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士既降於大夫。則斬亦用疏。此晏嬰用士禮。所以稱麤衰斬也。孟子言未學諸侯之禮，則所言乃士禮。其稱衰疏內。原包有斬衰。孟子言齊疏。猶曾申言齊斬耳。孔氏雜記正義云。士與大夫爲父異。大夫以上。斬衰枕草。士則疏衰枕草是也。檀弓釋文云。饘本作飦。是飦饘字通。說文食部云。饘。糜也。同謂之饘。宋衛謂之餰。又鬲部云。鬻。鬻也。重文。餰飦鍵。又云。鬻。鍵也。鬻鍵也。爾雅釋言云。餰。饘也。餰即鬻。鬻即鬻。劉熙釋名釋飲食云。糜。煮米使糜爛也。粥。濁於糜。粥粥然也。蓋今俗以整米煑爲粥。粉米煑爲餰。古之饘。即今之粥。古之粥。則今之餰。饘爲糜。飦爲粥。而糜亦通稱餰。粥亦通稱饘。趙氏釋飦爲糜粥。則粥之清而稀者。異於餰之濁而膏者。是飦宜爲饘也。趙注飦。糜粥也。汲古本作糜。孔本作𪎭。音義出𪎭。云字亦作𪎭。音義與糜同。按說文有𪎭字。無𪎭𪎭字。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注】父兄百官。滕之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疏】定爲至之喪。○正義曰。毛氏奇齡賸言云。滕文公問孟子始定爲三年之喪。豈戰國諸侯。皆不行三年喪乎。若然。則齊宣欲短喪何與。然且曰吾宗國魯先君不行吾先君亦不行。則是魯周公伯禽滕叔繡。並無一行三年之喪者。往讀論語子張問高宗三年不言。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遂疑子張此問。夫子此答。其周制當必無此事可知。何則。子張以高宗爲創見。而夫子又言古之人。其非今制昭然也。及讀周書康王之誥。

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遽即位冕服。出命令誥諸侯。與三年不言。絕不相同。然猶曰此天子事耳。後讀春秋傳晉平公初即位。改服命官。而通列國盟戒之事。始悟孟子所定三年之喪。引三年不言爲訓。而滕文奉行。即又曰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是皆商以前之制。並非周制。周公所制禮。並未有此。故侃侃然曰。周公不行。叔繡不行。悖先祖。違授受。歷歷有辭。而世讀其書而通不察也。蓋其云定三年之喪。謂定三年之喪制也。然則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曰使滕行助法。亦商制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示。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羣然駭怪。孟子去孔子之世未百年。而當日之習尙如此。則其泯焉靡盬。豈一朝夕之故哉。余嘗詳考左氏傳。而知天子諸侯喪紀。已廢絕於春秋時無疑也。蓋自周道陵遲。皇綱解紐。有以諸侯不奔天子之喪。不會天王之葬。而甘僕僕於晉楚者矣。有以天子貧乏不備喪具。至七年乃葬。於魯求賻求金。甚至景王三月而葬。以天子而用大夫之禮者矣。逮子朝作亂。王室如沸。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而周天子之禮遂亡。列國不守侯度。其侈者如宋文公之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僭然用王禮。而苟簡不備者。如晉欒書以車一乘。葬公於東門之外。齊崔杼葬莊公。四翣不蹕。鄭君不與知。公卿不備位。魯號秉禮。而葬昭公於墓道之南。檀弓載孟敬子之言。明知食粥爲天子之達禮。而居然食食。其餘列國。尤放肆不軌。由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而諸侯之禮亦亡。孔子以大聖人而不得位。退與門弟子講習於杏壇之上。故孺悲會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天子諸侯之禮。無由釐正。三傳之所記。僅存什一於千百。至孟子時。有士之君。靦焉人面。以三年之喪之達禮。而詫駭爲不經。杞宋之無徵。豈獨爲夏殷之禮嘆哉。○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僕按禮有言。諸侯奪宗。如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蓋大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然亦間有見於諸侯者。如魯與邢凡蔣茅胙祭。同出於周公。故稱六國爲同宗。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是管蔡郕霍雍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與魯同出於文王。皆稱魯爲宗國。滕父兄百官所謂吾宗國魯先君是。趙氏注云。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眞得其旨矣。毛氏奇齡經問云。古者立宗法。國君無宗。祇以相傳之諸君爲宗。故除一祖外。餘皆爲宗。不立小宗。若天子諸侯之弟。則不敢與天子諸侯爲一宗。而別爲宗族。使天子諸侯之嫡弟一人。立爲大宗。而諸兄弟之爲小宗者宗之。如魯周公之弟。皆宗周公。而稱魯國爲宗國。然人孰無父。周公不敢祖王季。而可立文王之廟於魯國。鄭桓公不敢祖厲王。而可立厲王之廟於鄭國。不敢祖。非不敢父也。故大傳云。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夫別子。宗子也。別子所自出。則宗子之父也。繼宗子之父。而可有百世不遷之廟。則父君矣。趙氏注云。滕與魯皆出自文王。此據春秋魯以文王名出王。以文王之廟名出王廟而言。此正是宗法。特其稱宗聖。則不可解。或者周公以宗子而爲聖人。當時或原有宗聖之稱。亦未可知。或曰。宗國者。同宗之稱。滕可稱魯。魯亦可稱滕則不然。國語舟之僑曰。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救之。專以宗國指魯言。宗在故也。哀八年公山不狃對叔孫輒曰。以小惡而覆宗國。不亦難乎。哀十五年子貢見公孫成曰。利不可得而喪宗國。詩焉用之。皆指魯國言。宗在故也。宗法自天子諸侯外。國以庶子宗嫡子。倘皆庶。則以長庶爲別子。而諸庶子皆宗之。倘

皆嫡。則祇以次嫡爲別子。而其餘諸嫡皆宗之。周公爲武王母弟之弟。二人不當爲宗。無如長伯邑考早卒。次武王爲天子。次管叔已辟。則周公升爲次嫡。即別子矣。程氏瑤田通藝錄宗法小紀云。宗法載大傳及喪服小記。列其節目。明其指歸。大宗小宗之名。有遷與不遷之別。又爲之通宗道之窮。究立宗之始。此所謂宗法也。宗法者。大夫士則於天子諸侯者也。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矣。使無宗法。則支分派衍。無所統。諸侯將無以治其國。天子將無以治其天下。故宗法者。爲大夫士立之。以上承夫天子諸侯而治其家者也。若夫太戊之稱中宗。傳以爲殷家中世尊其德也。武丁之稱高宗。傳以爲德高可尊也。皆與宗法無與。至於公劉之詩。雖毛氏傳以謂爲之大宗。而鄭箋則曰羣臣尊之。所以易傳者。以國君尊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不當有大小宗之名也。故毛氏於板之詩。亦曰王者天下之大宗。而鄭氏亦易之。以爲大宗王同姓之適子。同姓之適子。所謂繼別爲宗者也。若天子諸侯。則固絕其宗名矣。繼宗子繼城。鄭氏以爲王之適子。蓋宗者主也。即震彖傳所謂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春秋傳里克所謂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而士蔿以爲修德以固宗子者也。皆非宗法之謂。祭法有虞氏宗堯。夏后氏宗禹。殷人宗湯。周人宗武王。此祭上帝於明堂。尊之以配食。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蓋宗之言尊也。凡有所尊。皆可以宗。孟子稱滕之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亦謂兄弟之國尊之。豈得以宗法例之哉。

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注 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承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

疏 注。父兄百官且復言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且志曰。此與左傳且諺曰。匪宅是卜。惟鄰是卜。文法正同。依注疑且字下奪曰字。左傳亦然。○注。志記至子也。○正義曰。劉熙釋名釋典藝云。記。紀也。紀識之也。周禮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志之爲記。即記之爲識也。小史屬天官。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小史所掌之志。記世系昭穆之事。容有喪祭從先祖云云。故趙氏引以爲證。實不知爲何書也。儀禮喪服云。受以小功衰。注云。受。猶承也。故以承釋受。承受則遵而從之。故不改更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吾有所受之也。爲世子答父兄百官語。吾與下謂然友曰吾字。正一人。此解首發於趙氏。按趙氏前說。以此言父兄百官之言。受是承受先祖。然則句上不應加曰字。加曰字。則自明其爲世子答言。言定爲三年之喪。非我臆見。吾受之於孟子。孟子則聞之於師說也。故下謂然友曰上。更不加世子。否則謂然友竟似父兄百官謂然友矣。趙氏不以前說爲安。故稱一說。蓋前說當時相傳之說。一說則趙氏所折衷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注 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盡

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為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信我也。【疏】恐其不能盡於大事。○正義曰。趙氏以其字乃指他人之辭。若世子自恐。不當用其字。直云恐不能盡於大事可矣。今云恐其不能。是連上句一貫。乃父兄百官恐世子且不我足也。連下意乃足也。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注】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歠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故也。

【疏】注。孟子至故也。○正義曰。以如是釋然字。以用字釋以字。他為他事。盧言之以起下文也。論語子張篇云。喪思哀。為政篇云。喪與其易也寧戚。禮記少儀云。喪事主哀。莊子漁父篇云。處喪以哀為主。是喪尚哀也。論語憲問篇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集解孔氏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禮記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注云。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尚書大傳亦引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是君薨聽於冢宰。為孔子之言也。禮記曲禮云。食居人之左。注云。食。飯屬也。說文歠部云。歠。飲也。重文。吷。歠粥不食。謂但飲粥不飯也。深甚音近相通。國策秦策云。三國之兵深矣。高誘注云。深。猶盛也。盛甚義皆為多。呂氏春秋禁塞篇云。害莫深焉。高誘注云。深。重也。雖其甚故重。義亦同也。哀十三年左傳云。肉食者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語吳語云。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注引左傳云。墨。黑氣也。蓋心憂痛不舒。則色形於面。居喪哀戚之甚。故面上晦黑。深。重也。士喪禮云。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如西階下。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於室。主人拜於位。設明衣裳。主人入即位。奉尸侇於堂。男女如室位。踊無算。主人拜賓。即位踊。卒塗。祝取銘。置於肂。主人復位踊。襲。闔門。主人揖就次。三日成服。朝夕哭。不辟子卯。婦人即位於堂。南上。哭。丈夫即位於門外。西面北上。辟門。是自始死以至朝夕哭皆有位。所謂喪位也。是時父兄百官俱在。故主人即位哭。則衆主人衆兄弟衆賓。無不感而哭矣。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注】上之所欲。下以為俗。尚。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疏】注。上之至之也。○正義曰。禮記緇衣篇云。子曰。下之事上也。

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注云。甚者。甚於君也。論語顏淵篇云。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集解孔氏曰。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也。釋文云。尙本或作上。是陸德明所見論語作草尙之風。與孟子同。趙氏以加解尙。與孔氏同也。說文人部云。偃。僵也。淮南子說山訓云。致釋然而僵。注云。僵。仆也。趙氏以僵仆乃僨斃之義。於小人向化之義不合。故改訓爲伏。易繫辭釋文。引孟喜京房云。伏。服也。伏地猶仆地。伏爲服。則從化之象也。必偃以上。皆孟子述孔子之言。是在世子。爲孟子勉世子之言。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注世子聞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注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疏百官族人可謂曰知。○正義曰。說文司部云。司。旨也。爾雅釋言云。旨。司也。始而云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是不肯謂之曰知也。至是乃肯謂曰知。必服而首肯之也。○注。諸侯至禮也。○正義曰。隱公元年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是諸侯五月而葬也。儀禮喪服斬衰章傳云。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注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墍。所謂堊室也。既夕記云。居倚廬。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賈氏疏云。北戶者。以倚東壁爲廬。一頭至北明北戶鄉陰。至既虞之後。柱楣翦屏。乃西鄉開戶也。按既虞之後。始有楣有柱。謂之堊室。以其雖有梁楣。而冥闇不高明。故亦謂之梁闇。卽諒陰也。其未葬之前。無柱無楣。但用兩木斜倚於東壁作壟堵形。向西順斜倚之木。以草爲屏。故名倚廬。高宗三年不言。謂既葬居梁闇中。故云高宗諒陰。滕文五月居廬。謂未葬居倚廬中。在高宗三年居梁闇。則未葬之七月居倚廬可知。滕文既定三年之喪。則未葬居倚廬。其既葬亦居梁闇可知。何以知之。方父兄百官不可時。且必使然友之鄒反復咨問。至是百官族人。無不感悅。則孟子之言已驗。世子之心益堅。五月既葬。豈反自怠乎。或謂文公僅能五月未葬前守諒陰之制。徇坐井之見耳。可謂曰知。趙氏增成其義云。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是知謂百官族人自謂其知。始時皆不欲其行三年之喪。以爲不可。至是首肯而謂之曰。吾今乃知。知猶覺也。亦解也。若曰吾始聞其定行三年之喪。不以爲可者。不解其義也。今則解矣。知如字平聲。或讀若智非也。孟子之文。徵與鬼神。每同左傳檀弓。可謂曰知。曰字是矣。

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注四方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章指。言事莫大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疏從善如流。○正義曰。昭公十三年左傳文。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注】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情，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也。【疏】注「問治至務也」。○正義曰：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爲，治也。」是爲國即治國也。易序卦傳云：「解者，緩也。」解即懈，義爲怠惰。不可緩，即不可使怠惰也。何以不使怠惰，故又申言之云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如下所云。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注】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疏】注「詩邠至休已」。○正義曰：詩在七月第七章。毛傳云：「宵，夜。綯，絞也。乘，升也。」箋云：「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外。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於公社。」趙氏與之略同。毛詩周南之子于歸傳云：「于，往也。」鄭氏以往釋于，以取茅釋茅。趙氏不言往者，以于之爲往易知也。取茅謂之茅，猶摶絡謂之絡也。綯，絞也。爾雅釋言文。李巡云：「綯，繩之絞也。」方言云：「當齊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而東謂之綯，或謂之曲綯。」郭氏注云：「綯亦繩名。」儀禮喪服傳云：「絞帶者，繩帶也。」是絞即繩，綯是絞，即是繩矣。易說卦傳云：「一索而得男。」馬融注云：「索，數也。」毛傳陳風越以鬷邁傳云：「鬷，數也。」箋云：「鬷，總也。」蓋以兩股摩而交之，總爲一繩，以其絞之索之而成，故亦名爲索爲絞，猶繩爲定名，而彈正之即謂之繩。爾雅釋器：「繩之謂之縮之。」是也。此又綯是繩，索是索此綯，故云夜索以爲綯。鄭云夜作絞索，則以絞釋索以索釋綯，其義同也。以茅蓋屋，用繩固之，故云乘，蓋爾野外之屋。農至冬月，可以閒暇，猶督趣其取茅索綯以治屋。晝夜不緩，恐妨來春田事，所以終歲無休已也。箋以播百穀爲祈穀於公社，與趙氏說異。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注】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爲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爲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注】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疏】注「陽虎至言也」。○正義曰：春秋定公九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

也。季氏之宰。則欲者也。九年左傳。齊鮑文子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論語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集解孔氏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家臣即宰也。專政。春秋以盜書。是非賢者也。虎親富不親仁。則重在富。孟子引之。所重在仁。仁人不爲富民之政。則不爲富而爲仁矣。不以人廢言。論語衛靈公篇文。鹽鐵論地廣章引楊子云。爲仁不富。爲富不仁。譏以陽虎爲楊子。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注 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

疏 注。夏禹至人也。○正義曰。禮記檀弓正義引白虎通云。夏稱后者。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此趙氏所本也。皇侃論語義疏。謂夏以揖讓受禪爲君。故褒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貶稱人也。以稱人爲貶。非趙氏義矣。○注。民耕至一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爲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錢氏塘溉堂考古錄。三代田制考云。三代田制易以異。曰。無異也。無異則孟子何以言五十畝七十與百畝。曰。名異而實不異。非不欲異。其制固不能異也。其不能異奈何。曰。井田始於黃帝。洪水之後。禹修而復之。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也。溝洫既定。不可復變。殷周遵而用之耳。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始於廣尺深尺之畎。田首倍之爲遂。爲井間之溝。倍其溝爲成間之洫。倍其洫爲同間之澮。賈公彥繪一成之圖。謂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然則見畎知畝。見遂知夫。見溝知井。見洫知成。見澮知同也。一同之田。川與澮爲方。一成之田。洫與溝爲方。一井之田。溝與遂爲方。一夫之田。遂與畎爲方。畎伐也。不爲夫田限。故夫三爲屋。遂與溝遇也。至溝與洫遇。則爲還矣。洫與澮遇。則爲終矣。屋者。三分夫之一。還者。十分成之一。終者。十分同之一。皆不爲方。水

道有縱橫故也。禹自言濬畎澮距川。明畎澮縱而川則橫。周制本乎夏制矣。使周異於殷。殷異於夏。必盡更夏后氏之制。更其畎遂固易也。溝洫則難矣。川澮抑又難矣。我因川澮溝洫之不能更。而知周用夏制也。我因周用夏制。而知殷與周之未嘗各異也。然則。畝數之不同何歟。曰。所謂異其名也。其名何以異。曰。以度法之各異也。蔡邕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夫殷之尺。非遂得夏之九寸也。蓋九寸則不足。周之尺。非止得夏之八寸也。蓋八寸而有餘。何則。夏之百分。殷以爲百一十二分。周以爲百二十分。通其率。則五十之爲五十六與六十也。而夫田之廣長與其步法俱得矣。是故同此一夫之田。夏以廣十尺長五百尺爲畝。殷以廣八尺長五百六十尺爲畝。周以廣六尺長六百尺爲畝。知其畝法。而五十七十與百畝之數立矣。步則夏以五尺。殷以五尺六寸。周以六尺。一畝同長百步。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五十六分步之二十四。周廣一步。推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也。夫知是。則自遂以上。殷周皆不必更。而獨更其畎。豈不甚易也哉。夫三代步法。與其夫田之廣長。皆與率數相應。故夫有異畝。畝無異步。是之謂名異而實同。少康有田一成。即考工之十里。其明證也。曰。井與夫皆方。畝何以不方。曰。畝之氷注於遂。遂在田首。故不能方。猶溝之氷注於洫。洫在通首。亦不能方。即詩所謂南東其畝。而韓嬰謂之長一步廣一步者也。南畝之長。即東畝之廣。分言之則皆一步。而或者疑之。則畝必廣長皆十步耶。曷爲晉欲令齊盡東其畝也。孟子又謂皆什一奈何。曰。此殷周侯國之制也。康成所謂公田不稅夫。故其名曰助與徹。夏則稅夫無公田。而名爲貢。貢爲什一。助與徹爲九一。九一之與什一。盈朒異名耳。故曰皆什一。禹貢。賦有九等。果什一歟。曰。禹以九州爲等。非一井也。烏得言非什一。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內外之率。則爲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爲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爲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於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注穀梁。宋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耡。殷人七十而耡。耡。耤稅也。从耒助聲。周禮曰。以興耡利萌。今孟子作助。周禮注引作莇。耡即以耤釋之。耤稅者。借民力以食稅也。遂人注云。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按鄭意耡者。合耦相助。以歲時合耦於耡。謂於里宰治處合耦。因謂里宰治處爲耡也。許意以周禮證七十而耡。謂其意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大雅韓奕篇。實畝實藉。鄭箋云。藉。稅也。宣十六年左傳。穀出不過藉。杜預注云。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王

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說文。殷人七十而耡。耡耤稅也。耡字亦作莇。又作助。助與藉古同聲。孟子公孫丑篇。耕者助而不稅。即藉而不稅也。論語顏淵篇盍徹乎。鄭注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趙氏注云云。鄭氏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也。按趙氏注徹彼桑土。釋徹為取。此注同之。孝經正義引劉熙孟子注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為賦也。亦以徹為取。與鄭氏義異。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徹之名義。嘗屢求其說而不得。因考公劉崧高兩詩。毛傳皆訓徹為治。鄭氏公劉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又於匠人注云。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論語注云。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趙氏孟子注。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徹猶人徹取物也。賈氏匠人疏引之。孔氏公劉疏亦云。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為軍國之糧。是又以徹為取。以他處徹俎徹祟之類證之。皆是收取之義。孟子亦言徹者徹也。不煩更增一解。似徹取之義。尤為了當。然其制度何若。終不能明。惟周官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知徹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入。無煩更出斂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合百一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至魯宣公因其舊法而倍收之。是為什而稅二矣。謂之徹者。直是通盤核算。猶徹上徹下之謂。並非通融之義。於此求之。則徹法亦可想見。故孟子既分釋徹助之義。而又據大田之詩。以證其與助同法。先儒以貢助兼用為詞。殆未然矣。倪氏思寬讀書記云。徹者徹也。二句承上文言之。不及貢法者。有龍子云云在也。商助周徹。乃先說徹後說助者。孟子意在行助。徹為賓。助為主。謂徹之為徹。其法固良。而助之為藉。其法尤美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挍數歲之中以為常。

〔注〕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挍數歲以為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也。〔疏〕挍數歲之中以為常。○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舊趙注本校字從手作挍。與下學校字不同。釋文云。校戶教反。从木。若从手。是比挍字。今人多亂之。五經文字云。校音教。又音效。皆從木。字鑑云。校字元有二音。借為比挍字。明末避諱。校皆作挍。汲古閣注疏本。此校與下學校俱作挍。○注。龍子古賢人也。○正義曰。列子仲尼篇。有龍叔謂文摯云。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或其人與。

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注〕樂歲。豐年。狼戾。猶

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為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飢歲。民人糞治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飢穰以為多少。與民同之也。疏注。樂歲至之也。○正義曰。鶡冠子學問篇云。所謂樂者。無蓄者也。年豐無蓄。故稱樂歲。淮南子覽冥訓云。孟嘗君為之增欷歍唈。流涕狼戾不可止。高誘注云。狼戾。猶交橫也。廣雅釋詁云。狼。盩也。盩即戾。狼戾一聲之轉。國策燕策云。趙王狼戾無親。漢書嚴助傳。狼戾不仁。以其遺棄不甚愛恤。故為不仁無親之名。而涕之零落於地。與粟之拋棄於地。其名不同而義實相引也。告子篇狼疾。趙氏亦以狼籍釋之。漢書燕刺王旦傳云。首籍籍今亡居。注云。籍籍。縱橫貌。縱橫猶交橫。故狼戾猶狼籍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俗語謂米一顆為一粒。孟子樂歲粒米狼戾。趙注云。粒米。粟米之粒也。皐陶謨。烝民乃粒。周頌。立我烝民。鄭箋立當作粒。詩書之粒。皆王制所謂粒食。按粒米狼戾。言米之粒不愛恤而縱橫於地也。因豐年饒多。故不愛恤而棄捐之也。鹽鐵論未通篇云。樂歲粒米梁糲而寡取之。此即本之孟子。梁糲即狼戾之同聲。張之象注本依孟子改作狼戾。不知古人聲音通借之例也。周書金縢。遘厲虐疾。某氏傳云。虐。暴也。高誘淮南子注。訓虐為害。說文訓虐為殘。殘害亦暴也。周禮地官司關。國凶札。鄭司農注云。凶。謂凶年饑荒也。孟子亦言凶年飢歲。是凶年即飢歲也。禮記月令。季夏。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孔氏正義云。糞。壅苗之根也。蔡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是糞其田即是治其田。故云糞治其田。說文皿部云。盈。滿器也。取盈。是取其稅而備其常數。如器定受若干。如其量以盈之也。從歲飢穰以為多少。則助是矣。孔氏廣森經學巵言云。均是田也。糞之則收自倍。然未有不費而食利者也。羊麋犬豕之骨汁。所以為糞種之具者。孰非待粟而易之。歲凶則粟不足食。幸而足食。亦無餘粟以易其所無。於是來歲所以糞其田者。無以為資矣。又凶凶之甚者。其所穫不足以償今歲糞田之費矣。遑供稅乎。且來歲之田。糞既不足。則土疆不美。雖自天降康。亦將不逮其平歲之穫。故一歲遇凶廬。三歲而後。其力可復。此稼穡之艱難。有國所當知也。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注盻盻。勤苦不休息之貌。勤。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小轉尸溝壑。安可以為民之父母也。疏注。盻盻至母也。○正義曰。音義丁作肸肸然。許乙切。阮氏元校勘記云。盻字見說文。云。恨視貌。但趙注以勤苦不休息為訓。趙作肸。不作盻也。說文肸蠁。布也。肸。振也。肸肸古通用。肸肸猶屑屑。方言云。屑屑。不安也。

勣。作也。爾雅釋詁文。周禮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國。四日聽稱責以傅別。鄭司農云。稱責。謂貸予。賈氏疏云。稱責。謂舉責生子。彼此俱爲稱意。於官於民。俱是稱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稱。幷舉也。从爪冓省。冓爲二爪者手也。一手舉二。故日幷舉。趙注孟子稱貸曰。稱。舉也。凡手舉字當作爯。凡偁揚當作偁。凡銓衡當作稱。今字通用稱。禮記郊特牲云。食。養陰氣也。淮南子說山訓云。善嗇食之而勿苦。高誘注云。食。養也。養其父母。卽食其父母。貸。借也。周禮地官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元謂以國服爲之息。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禮記月令注云。火出而畢賦。此言賦冰。此公賦當畢。謂公家之稅當完納也。稅盡斂。猶冰盡賦矣。當盡賦則不敢虧缺。無如田之所出不足。故假借於人而舉債焉。子卽息也。史記貨殖傳云。子貸金千貫。又云。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蓋每歲萬息二千。此當息也。至窘急時。則利息必加倍於常。知無鹽氏之利。所以什之矣。萬息二千。二其子也。什之。則貸萬息亦萬爲倍。故云子倍。益之。言加也。卽上取盈之義。因畢賦不足。又稱貸於子錢家。以益滿此不足之數。而所貸子錢。乃倍於所不足之數。由此積累。至使父母妻子飢寒而死矣。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胡朏明日。龍子言貢者按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不善也。某謂貢異於助。惟無公田耳。其取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視其豐凶。以爲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人科定此五畝者出穀若干斗斛以爲常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上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與。日。龍子蓋有爲言之也。夏氏僎日。戰國諸侯。重斂掊克。立定法以取民。不因豐凶而損益。且託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蓋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誅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瀉心疾首而爲是言。孟子方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倂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未暇深求其義理。其實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注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者。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者也。

疏注古者至義也。○正義日。隱公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知之。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大夫功成未封。子得封者。善之及子孫也。春秋傳日。賢者子孫宜有土地也。趙氏本此爲說也。詩見梁惠王下篇。阮氏元校勘記云。其子雖未任居官。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考文古本任作士。音義出未任音壬作任。是也。

詩云。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注】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猶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疏】注。詩小至助也。○正義曰。詩在小雅大田第三章。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令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趙氏言太平時。本上與雨祈祈言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孟子言三代田制。莫善於助。言助法之形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成周之徵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直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多相因不變。苦是。則周人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爲徹哉。惟趙岐孟子注云。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矣。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亦云。夫九爲井。據此二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宣公於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周氏振甲辨正云。充宗之說。良不誣也。徹本無公田。故孟子云。惟助爲有公田。言惟助有則徹無。以明其制之異。言雖周亦助。見助豐凶相通。徹亦豐凶相通。明其意之同。若徹原是助。則人人共知。孟子何用辭費。徹無公田。詩曰雨我公田者。商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九夫爲井。公田在私田中。夏小正云。三農服於公田。公田之穫。可施於貢。獨不可施於徹乎。然則周何以變八家爲九夫。此則任鈞臺嘗言之矣。蓋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繁。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及列國兵爭。殺戮過甚。民數反少於周初。而徹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改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者。此眞通人之論也。鍾氏懷薇臣考古錄云。孟子論井田之制。以夏爲貢。殷爲助。周爲徹。顯分其制。及引大田之詩。又謂雖周亦助。可知助徹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是什一。獨不得通助徹之名者。蓋因諸侯去籍。孟子未由考之耳。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傳云。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可知公田之制。自夏已然。公劉雖由夏居戎。亦循有部之舊而不改也。然則貢即助即徹。皆不離乎什一而稅。誤以公劉創什一之稅可乎。大抵周家一切典禮。多夏殷之制。特其斟酌損益。少有不同耳。阮氏元校勘記云。猶殷人助者。宋本孔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猶作惟。按猶當得字之誤。閩本改爲惟。非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注】以學習禮教化於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注】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樂。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敘。謂常事所敘也。【疏】注庠者至倫也。○正義曰。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乃請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

呈有殺。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漢書儒林傳。則作殷曰庠。周曰序。說文與漢書同。未知孰是
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陳氏禮書曰。孟子論井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蓋校庠序者。
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於庠門之外。鄉箭不帥教。耆老皆朝於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會
民射於州序。黨正屬民飲酒於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
然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
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序可也。
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
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小戴本雜記之書。陳氏能將儀禮周官左氏及孟子融會於一。無少抵牾。眞
經術之文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鄉學也。而王制所載虞曰庠。
夏曰序。爲國學之稱。考之周禮。則州黨之學皆曰序。而庠校不見於經。學記云。黨有庠者。陳氏
謂夏殷制。非周法。其說皆與孟子不合。讀孟子書。當就孟子求其義。不得又以他說汨亂之。安溪
李文貞公云。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董子雖言之而莫行也。故在漢代辟雍太學之制。
博士弟子員之設。僅於京師而已。自後天下州邑。亦徒廟事孔子。而無學。宋之中世。始詔天下有
州者皆得立學。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始得爲之。少則不能中律。今荒州僻縣。無不設之學矣。
意三代相承亦如此。夏之時。鄉爲置校而已。殷之時。州莫不有序焉。周人修而兼用之。而黨庠以
徧。此自古及今。其制浸廣也。黨近於民。故主於上齒尊長。而以養爲義。鄉近於國。故總乎德行
道藝。而以教爲義。州則自黨而升。而將賓於鄉。故修乎禮樂容節。而以射爲義。此則自上而下。
其法浸備也。文貞此說最善。蓋黨統於州。州統於鄉。故序以承校。庠以承序。制以漸而始大備。
俗說謂三代之鄉學各一。而惟遞變其名。不可通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孟子滕文公篇。庠者養
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廣雅卷四云。校。教也。卷五云。序。射也。皆本孟子。引之云。說文。
庠。禮官養老也。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鄭注云。庠之言養也。趙岐注孟子云。養者養耆老。
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此皆緣辭生訓。非經文本意也。養國老於上庠。謂在庠中養老。非謂庠
以養老名也。州長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謂在序中習射。非謂序以習射名也。王制耆老
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而庠之義獨取義於養老何也。文王世子。適東序養老。而序之義獨取於
習射何也。庠謂學校。皆爲教學而設。養老習射偶一行之。不得專命名之義。庠訓爲養。序訓爲射。
皆是教導之名。初無別異也。文王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鄭注云。養
猶教也。言養者積浸養成之。保氏職云。掌養國子以道。此庠訓養之說也。射繹古字通。爾雅云。
繹。陳也。周語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則射者陳列而宣示之。所謂謹庠序之
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此序訓爲射之說也。養射皆教也。教之爲父子。教之爲君臣。教之爲長幼。
故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因本事以立訓。
豈嘗別指一事以名之哉。○注。養者至敍也。○正義曰。趙氏以養爲養耆老。卽本王制養國老於上
庠。說文亦以庠爲禮官養老也。鄭風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其三章一日

不見如三月令。毛傳云。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趙氏本此。故以教禮樂言之。其實不僅教以禮樂。故鄭箋云。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道藝則不止禮樂也。儀禮鄉射云。豫則鉤楹內。注云。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今文豫爲序。序即榭。榭射聲通。是榭因鄉射而立名。鄉射禮云。三耦俟於堂東。注云。還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爲三耦。又云。兼挾乘矢。又云。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個。注云。乘矢。四矢也。白虎通鄉射篇云。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是所云達物導氣之義也。學。謂大學也。庠序校皆鄉學。在郊。禮記王制云。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此由鄉下移於郊遂。皆鄉學也。又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此學即大學。在城中王宮之左者也。三代同名爲學。無異名也。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又云。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又有成均東序瞽宗上庠等名者。蓋統名爲學而分爲四。其東爲東序也。其西爲瞽宗。瞽宗即西學。故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即祭有道德者於瞽宗也。其北爲上庠。秋學禮在瞽宗爲西學。則冬學書在上庠爲北學矣。東序瞽宗上庠。分列東西北三方。則成均爲南學。青陽總章元堂。統其名於明堂。則東序瞽宗上庠。統其名於成均。故大司樂分言之則云東序瞽宗。統言之則言掌成均之法也。雖分有四名。而實統謂之學。祭義云。天子設四學。大戴記云。帝入東學。帝入南學。帝入西學。帝入北學。但仍僅謂之學也。吳氏鼎易堂問目云。今考定五學。東學。周名東膠。又名東序。本夏學總名。西學。周名瞽宗。又名右學。本殷學總名。北學。周名上庠。本虞學總名。南學。周名成均。舊說五帝學名。蓋陶唐以前學之總名。大學。周名辟雍。魯兼四代之學。序在東。瞽宗在西。米廩在北。頖宮在南。文王世子。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則諸侯國學。疑皆同此制。鄭氏注禮記曲禮樂記。皆以倫爲類。高誘注呂氏春秋達鬱。淮南子說林等篇。皆以類爲事。趙氏注告子篇。此之謂不知類也。亦云類。事也。此以倫爲事。即以倫爲類也。洪範周書篇名。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王肅注云。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漢書五行志引洪範此文。應劭注云。陰。覆。騭。升。相。助。協。和。倫。理。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敘也。禮記樂記云。理之不可易者也。注云。理。猶事也。倫之爲事。即倫之爲理。與應劭王肅義同。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云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倫而已。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彝倫攸敘矣。按趙氏引洪範彝倫。以證孟子之人倫。謂其常事有敘。則正以孟子此言

人倫。即洪範之彝倫。蓋國學鄉學。爲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鄉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由此出。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雖申之以孝弟之義。而一切人事當理。無不講明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注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注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修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疏注。詩大至國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首章。閩監毛三本惟作維。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春秋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及以孟子證。則又有異。君存稱世子。滕文公爲世子。是君薨亦稱世子。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爲然。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葬之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既定爲三年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猶稱之爲子。直至踰年改元。然後兩稱爲君。日君如彼何哉。日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孟子於滕。行踰歲月。亦略可覩矣。按禮記坊記云。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日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注云。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其封於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孟子未臣於齊。恐其稱君在終喪之後。未必既葬即聘賢人。蓋滕文行三年之喪。喪將終。乃聘孟子。孟子至未幾即終喪。故此仍在三年之內則稱子。既三年喪畢則稱君也。使畢戰問井地。注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爲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疏注。畢戰至明也。○正義日。畢戰爲文公所使。卿爲滕臣也。考工記匠人注。引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云云。文公又問井田。賈氏疏云。彼是文公使畢戰問。今以爲文公問者。畢戰文公臣。君統臣功。亦得爲文公問也。鄭氏以井田代井地。是井地即井田也。毛氏奇齡經問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豈戰國時無井地與。曰。據春秋有井衍沃之文。則晉亦尙作井地。但惟𤰝衍而沃膏者。間一行之。他無是也。若戰國則未必有矣。史記秦孝公四十一年。爲田開阡陌。正在戰國。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則此時方改阡陌廢井田之際。雖間或有是。亦將毀棄。况未必有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注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侵鄰國。乃可鈞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爲祿也。周禮小司徒曰。乃

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疏注。子畢至處也。○正義曰。畢戰來問。此云子之君。君指文公。則子指畢戰也。周禮地官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云。經。界也。趙氏以此經界卽各國之疆界。封建與井田相表裏。故先不相侵奪。而井田乃可鈞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井地不鈞。石經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鈞作均。按均鈞古字通也。穀。祿也。爾雅釋言文。周禮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注云。班祿所以富臣下。書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是以穀釋祿。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注云。祿之言穀也。詩小雅。蔌蔌方有穀。箋亦云。穀。祿也。祿亭以穀。故穀卽祿矣。小司徒。地官職也。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注云。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旣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鄭氏以小司徒所經。卽井田之界。經土地之經。爲經始靈臺之經。謂小司徒經度之。與趙氏說異。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旣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注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差。故可坐而定也。疏注。暴君至定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邦國爲公侯伯子男所庸。各有界矣。都鄙爲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亦各有界矣。蓋建邦國。造都鄙。必審井田之形勢以爲之界。各滿其爲通爲成爲終爲同爲封爲畿以界之。邦國都鄙之界。視井田之界而定。則井田之在各國各采邑者乃均。自諸侯之殘虐者。侵奪鄰國。而邦國之界不正。自卿大夫之貪汙者。侵占鄰邑。而采地之界不正。於是爲成爲通爲井者。將不能滿其數。合其度。而亦不均矣。惟外而邦國之大界正。內而都鄙采邑之小界正。而井田乃正。以之分授於夫。以之制諸臣之祿。皆可定也。此趙氏以正經界爲勿侵鄰國之義也。荀子性惡篇云。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列女傳貞順篇云。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汙之人。王何以爲哉。是汙卽貪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慢。漫也。漫漫。心無所限忌也。心輕慢之。不以先王所定爲制。在邦國必相侵陵。卽所云侵鄰國也。在都鄙則長爭訟。如郤錡奪夷陽五田。郤犨與長魚矯爭田是也。前但言侵鄰國。此兼言之也。廬謂二畝半在田。井謂一夫百畝也。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爲差者。禮記王制云。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是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注褊小，謂五十里也。為，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為善政也。疏注。為有也。○正義曰。梁惠王篇曾推其所為而已矣。說苑引作曾推其所有而已。詩大雅。婦有長舌。大戴記本命注。作婦為長舌。是有為二字古通。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注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為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疏注。九一至之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羊傳云。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注云。夫饑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皐陶制法。不能使彊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蓋百畝為一頃。九頃者。九百畝也。郊野在郊外。自百里至五百里。遂都鄙言之也。地官載師園廛二十而一。又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是園廛在國中。故以此國中為園廛二十有一也。而與如通。故亦與如通。詩小雅。垂帶而厲。箋云。而。如也。是也。鄭康成箋毛詩。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自為從。趙氏以當時郊野之稅。不止什一。孟子欲其什一而籍。如殷人之行助。其國中園廛之稅。本二十取一。當時則什取一。是為行重賦。民不能什一。而以什一誅求之。故云責之什一也。野宜什一。則不止什一。國中不宜什一。乃重賦而責其什一。是國中什一也。非郊野什一也。國中不可什一而什一。孟子則欲其仍從舊賦二十取一。故云寬之也。趙氏義如此。程氏瑤田通藝錄周官畿內經地考云。王畿千里。自王城居中視之。四面皆五百里。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二百里為甸地。三百里為稍地。四百里為縣地。五百里為畺地。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凡萬二千五百家。如此者六。蓋計之。受地者凡七萬五千家也。六鄉之地在郊。遂人掌邦之野。造都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六遂亦受地者凡七萬五千家。數如六鄉。但異其名耳。其地在甸。六遂之授地也。亦遂人掌之。其職云。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其治溝洫以制地也。亦遂人掌之。其職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此六遂之田制也。而六鄉田制。不見於經。經獨見鄉之軍法。故鄭氏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遂之軍法如六鄉。六鄉軍法。在小司徒之職。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出於鄉。家一人也。六鄉六軍。夏

官大司馬之職。所謂王六軍也。此郊甸經地之法。在二百里內者也。其外則稍地縣地畺地。謂之都鄙。都鄙者。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地。其界曰都。而鄙則其所居者也。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其造都鄙也。則小司徒經之。其職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氏注云。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據此是鄭氏以都鄙授井田。爲不易一易再易之地。與經所謂以室數制之者。無異義矣。乃其注載師職之任地。則又以易不易之田歸之六鄉。以上中下有萊之田。歸之甸稍縣都。且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爲會言近六遂之民奇受廛上地有萊爲所以饒遠也。不但與經相戾。卽與其自注亦不相蒙。豈謂遂人所掌之野。得包甸稍縣都。授以有萊之地爲從其類。而易不易之田。在大司徒司徒主六鄉。因以所制田授之與。井田溝洫之制。在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二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鄭氏所謂井牧之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者是也。此都鄙經地之法也。載師職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按六鄉之田在郊。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則六鄉之餘地也。六遂之田在甸。公邑則六遂之餘地也。家邑之田在稍。小都之田在縣。大都之田在畺。稍縣畺皆有餘地。亦謂之公邑。今於甸言餘地。於稍縣畺言其正田。以互相足。亦以鄉遂形體。詳司徒遂人職中。不煩復言其正田也。家邑方二十五里。凡四甸。大夫之采地也。小都方五十里。凡四縣。卿之采地也。大都方百里。凡四都。公之采地也。王母弟王之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於畺。王子弟稍疏者。與卿同食五十里地於縣。其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於稍。其入稅於王也。皆四之一。四甸入一甸。四縣入一縣。四都入一都。四都者。一同之地。故曰大都。四縣者。一都之地。故曰小都。四甸者。一縣之地。故曰家邑。王氏鳴盛周禮軍賦說云。鄭康成以遂人所言。爲溝洫之法。卽夏之貢法。鄉遂公邑用之。匠人所言。爲井田之法。卽殷之助法。都鄙用之。其溝洫與井田之異。則正義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一九而方。一同九澮。而川周其外。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一溝澮稍多。一溝澮稀少。其異一。匠人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入川。略舉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匠人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溝縱也。自餘洫澮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其異二。遂人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川是人造之。匠人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遼。宜爲自然大川。非人所造。其異三。溝洫之法。就夫稅之十一而貢。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奚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其異四。倪氏思寬讀

書記云。鄭氏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竊嘗據鄭旨核分數。八家九百畝。而公田百畝。通公私之率。無異家別一百一十二畝半。於一百一十二畝半抽其一十二畝半。則於九分之中而稅其一分。正合九一之旨。其數甚明。不待持籌而知也。馬端臨謂遂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言之。不必拘以十數。此言殊謬。十夫有溝。明係古人成法。蓋國中行鄉遂之法。皆五五相連屬。而五倍之則十也。如五家為比。二比則十夫。五家為鄰。二鄰則十夫。十夫有溝。當起義於此。豈得謂姑舉成數言之。至謂行貢之地。無間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所為溝洫者。不過隨地高下而為之蓄洩。異日井田之溝洫。有一定之尺寸。此言也。適足以啟慢其經界之弊矣。古人於高原下隰。別有通融之法。如楚蔿掩所書者。既言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則經界森列。有條不紊。庸詎得如馬說也。其實皆什一也。聖賢立言。文無虛設。假令貢助果皆什一。則其實一語為贅文矣。唯立法九一什一不同。而論其實。則於中正之準。初無不合。鄭注載師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則是國中什一而役多。野九一而役少。會而通之。總皆什一。其理易明。孟子特立此文。以明助法九一之旨。若鄭氏又謂孟子言其實皆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則經文九一什一文辭義對。鄭說雖巧而近於鑿。不得從之。按趙氏以國中為城中。野為鄉遂都鄙通稱。則九一之制。自國門外皆然。依鄭氏則以國中當鄉遂用貢。野當都鄙用助。乃鄭氏又以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既以都鄙井田異於鄉遂。遂人注又謂野為甸稍縣都。甸是六。遂則遂。亦通為野。與都鄙異於鄉遂之說異。豈又以郊內六鄉為國中。遂以外皆野矣。一人之說。已參差不一。其與趙氏之異。又何若矣。備載之以俟考。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注】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共祭祀。圭。絜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絜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疏】○注。古者至十畝。○正義曰。周禮地官載師。以士田任近郊之地。注云。鄭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元謂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圭田既是仕田。則卿以下通大夫士而言。即載師之士田也。毛詩小雅天保篇。吉蠲為饎傳云。蠲。絜也。秋官蜡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注云。蠲讀為吉圭惟饎之圭。圭。潔也。儀禮士虞禮記云。圭為而哀薦之饗。注亦云。圭。絜也。詩曰。吉圭為饎。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必蠲絜。高誘注云。蠲讀曰圭。是圭之義為絜也。禮記王制云。夫圭田無征。注云。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

旨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孔氏正義云。圭。潔也。言德行潔白也。而與之田。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士以潔白而升。則與以圭田。使供祭祀。若以不潔白而黜。則收其田里。故士無田則不祭。有田以表其潔。無田以罰其不潔也。說文田部云。畦田五十畝。曰。畦从田圭聲。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畦留夷與揭車。王逸注。五十畝曰畦。蜀都賦劉注云。楚辭倚沼畦瀛。王逸云。瀛。澤中也。班固以爲畦田五十畝也。孟子曰。圭田五十畝。然則畦从圭田。會意兼形聲與。　孫氏蘭輿地隅說云。　孟子圭田。或以圭訓潔。非也。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從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圭者。合二句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係零星不井者也。此上一說。與趙氏異。按鄭司農以士田爲士大夫之子所耕。荀子王制篇云。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然則士大夫之子孫。其不能爵爲士大夫者。即授之田。正與餘夫一例。若然。則圭田不以潔取義。正指不能成井者而言。不能成井。則以五十畝爲一畦。畦之數。又即由圭形而稱焉者也。史記貨殖傳云。千畦薑韭。集解引徐廣云。一畦二十五畝。文選注引劉熙注。病於夏畦云。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以五十畝爲大畦。然則餘夫二十五畝。亦即蒙上圭田而言。○注。餘夫至等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羊傳注云。多於五口。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此趙氏義也。多於五口。則不拘何人。故趙氏兼言老少也。漢書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云如此。則知一夫百畝之例。與孟子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不同。地官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注云。萊。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後鄭此處不注。而注於載師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賈氏疏云。六鄉七萬五千家。家以七夫爲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孟子云。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云半農夫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如是。則遂人之餘夫。不同於孟子之餘夫。乃趙氏引周禮遂人餘夫以證孟子。則是以遂人所云餘夫亦如之。即此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也。彼注者因上言夫一廛田百晦。下言餘夫亦如之。故以爲此三十授田之餘夫所授。亦如一夫之百畝。趙氏解遂人謂一夫所受田萊多少。有上中下。餘夫亦如上中下之等。非亦如百畝也。陳祥道禮書云。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畝。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

又以餘夫任之。此載芟詩所謂侯彊。周禮所謂以彊予任甿者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既受田百畝。而又以百畝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上地田二十五畮。萊半之。中地二十五畮。萊亦二十五畮。下地二十五畮。萊五十畮。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畝之田如正農夫也。此得趙氏義矣。○注。王制至道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王制夫圭田無征注云云。依鄭注則王制夫字直下讀。而夫之訓治。既少證佐。依趙注則以夫爲餘夫。當讀夫字斷。與圭田爲二事。而餘夫獨省去餘字。以何明之。或讀夫音扶。則本文上承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皆以次銜接。不應別用助辭。今按周禮每言夫受田征稅。皆必計夫爲率。故有夫家之征。注謂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考工記匠人注。以載師職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近輕遠重耳。下即引孟子此章文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則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也。則此圭田在畿內。當稅夫而謂無征。正言圭田不稅夫。倒夫字於句上也。蓋井田計夫。故百爲夫。圭田半之。不合計夫。故不稅夫以優恤卿士之子孫。使得專力於祭祀也。是王制原可作夫字一句讀。與上市關等一例。不必訓治。更無餘夫在內。餘夫二十五畝。又半於圭田。其人老弱。或當亦不計夫。

死徙無出鄉。注 死。謂葬死也。徙。謂愛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疏 注。死謂至功也。○正義曰。荀子禮論云。死。人之終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此但云死。則送死也。送死惟葬則有出鄉不出鄉之別。故云葬死也。周書大聚解云。墳墓相連。民乃有親是也。阮氏元校勘記云。謂受土易居也。肥磽也。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受作愛。上也字作平。作愛作平。是愛土即國語之轅田。賈侍中云。轅。易也。爲易田之法。左傳作爰田。食貨志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公羊傳注云。三年一換土易居。然則爰者。換也。平肥磽者。謂一易之地家百畝。再易之地家二百畝。三易之地家三百畝。無偏枯不均也。按晉於是作爰田。是僖公十五年左傳。孔疏引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易亦換也。古爰音與換近。故畔換即畔援也。說文走部云。趄。田易居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大鄭云。不易之地。歲種之美。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畮。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注。萊。謂休不耕者。公羊何注云。司空謹別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漢書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地理志云。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張晏云。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裂田地。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

孟康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寖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按何云。換主易居。班云。更耕自爰其處。趙云。爰土易居。許云。趄田易居。爰轅趄換四字。音義同也。古者每歲易其所耕。則田廬皆易。云三年者。三年而上中下田徧焉。三年後一年仍耕上田。故曰自爰其處。孟康說古制易居爲爰田。商鞅自在其田不復易居爲轅田。名同實異。孟說是也。依孟則商鞅田分上中下而少多之。得上田者百畝。得中田者二百畝。得下田者三百畝。不令得田者彼此相易。其得中田二百畝者。每年耕百畝。二年而徧。得下田三百畝者。亦每年耕百畝。三年而徧。故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周禮之制。得三等田者。彼此相易。今年耕上田百畝。明年耕中田二百畝之百畝。又明年耕下田三百畝之百畝。又明年仍耕上田之百畝。如是乃得有休一歲休二歲之法。故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與商鞅法雖異而實同也。鞅之害民在開阡陌。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注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太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疏注。同鄉至和也。○正義曰。說文䣈部云。鄉國離邑民所封也。嗇夫別治。从䣈皀聲。封圻之內六鄉。六鄉治之。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離邑如言離宮別館。國與邑名可互稱。析言之。則國大邑小。一國中離析爲若干邑。封。猶域也。所封。謂民域其中。所鄉謂歸往也。劉熙釋名釋州國云。鄉。向也。衆所向也。以同音爲訓也。嗇夫別治。言漢制六鄉。六鄉治之。謂周禮。按此分別鄉之名甚析。畿內六鄉。別乎六遂都鄙而言。此鄉之專名也。凡民所向往。國之別邑。皆謂之鄉。此鄉之通名也。逸周書大聚解云。以國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卹。資喪比服。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合族同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約。興彈相庸。耦耕曰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孟子此文略同。同鄉之田。即同國同邑之謂。非專指六鄉也。韓詩外傳云。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此本孟子而衍之。共井之人。即此八家爲鄰之謂也。呂氏春秋辯土篇云。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廣雅釋地云。營。耕也。爾雅釋詁云。勞。勤也。各相營勞。謂各耕治其田。而各盡其勤苦也。周禮天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八曰友以任得民。注云。友謂同井相合耦鋤作者。引孟子此文。趙氏以耦釋友。故引大宰職證之。說文又部云。同志爲友。淮南子時則訓云。令農計耦耕事。高誘注云。耦。合也。農夫同志合耕。亦是友也。廣雅釋詁云。望。候覗也。覗同伺。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伺。候也。察也。伺亦通作司。秋官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注云。司。察也。是也。故趙氏解守望相助云。助察姦惡。以察釋望也。楚辭招魂云。天地四方多賊姦些。淮南子氾

諭訓。姦符節。高誘注云。姦私亦盜也。是姦指盜賊而言。守者防備所已知。望者伺察所未形。守之義易明。故略之。專言察。伺察之。又豫備之。言察而守在矣。鬼谷子捭闔篇云。是故望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守司即守望。上兼言守司。而以審察自解之。則審察明司。亦兼明守矣。漢書食貨志引孟子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以救字代扶持。方言云。扶。護也。護亦救也。荀子榮辱篇云。以相群居。以相持養。注云。持養。保養也。扶持二字義同。人有疾病。則羸弱困急。保養之即救護之矣。凡此皆由有以教化之本。食貨志言之。志言民是以和睦。是睦即和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疏】注。方一至伍者也。○正義曰。方者。開方也。方一里。謂縱橫皆一里。畫爲九。則積九百畝者。其方三百畝也。其形如井字。故爲一井也。或云。方是法不是形。古九數。一曰方田。若其田本方。安用算。山水之性。皆以曲而會走。即廣野平疇。其脈必自山出。大約中出者必中高。邊出者必邊高。斷無百十里直如繩。平如砥者。孟子方里云云。亦舉一方者以爲例耳。阮氏元校勘記云。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井字。一作二。無井字。非也。穀梁傳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取焉。一作二是也。此二畝半。合城保二畝半。是爲五畝之宅。徹法九夫爲井。則每家受田一頃。一十二畝半。稅其一十二畝半。是九分取一也。無所爲公私也。助法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則每以二畝半爲廬井宅園圃。餘八十畝。八家同養。是八百八十畝稅其八十畝。名爲九一。實乃什一分之一也。此助法所以善也。惟是公私之田既分。而先後之期乃定也。野人謂郊鄙之人。國語齊語云。罷士無伍。注云。無行日罷。無伍。無與爲伍也。然則士伍猶云士列也。即謂食稼之君子。公田君子所食。先之。私田野人所食。後之。是別野人於君子也。又地官小司徒。九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孔氏正義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然則軍伍屬鄉郊。毛詩小雅采芑傳云。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箋云。士。軍士也。荀子王制篇云。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注云。士。卒伍也。則士伍指鄉遂之人。鄉遂什一自賦。無公田私田之分。則無先公後私之法。是別都鄙之人於鄉遂之人也。二者未知孰是。校勘記云。韓本考文古本伍作位。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

君與子矣。注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而加慈惠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疏注略要至如是。○正義曰。淮南子本經訓云。其言略而循理。高誘注云。略。約要也。約之義爲要。略約音近義通也。○注。加至循之也。○正義曰。風俗通山澤篇云。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井田大要如是。此法也。若無慈惠之心行之。則法雖立而民仍不被其澤。荀子富國篇云。垂事養民。拊循之。喣嫗之。注云。拊與撫同。撫循慰悅之也。無井田之法而徒撫循喣嫗之。則爲小惠。井田之法立。而無撫循慈惠之意。則法亦槁鋟而無光澤。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注而加慈惠潤澤之。孔本無而字。

章指。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善之至也。修學校。勸禮義。勅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爲國之大本也。疏知采人之善。○正義曰。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春秋采善貶惡。又禮書云。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韓本無善之至也四字。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注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也。許。姓。行。名也。治爲神農之道者。踵。至也。廛。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爲氓。氓。野人之稱。疏注神農至之稱。○正義曰。以神農氏爲三皇者。白虎通號篇云。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按易繫辭傳。首稱伏羲。次神農。次黃帝堯舜並稱。淮南子以伏羲神農爲泰古二皇是也。女媧祝融。孔子所未言。何足以配羲農哉。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急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顏師古云。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商子畫策篇云。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呂氏春秋愛類篇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神農之教。卽所謂神農之言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尸子云。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殷之比神農。猶旦之與昏也。北堂書鈔帝王部引尸子云。神農氏並耕而食。以勸農也。尸佼魯人。其書屬雜家。商鞅師之。其言並耕而治。與許行同。許行之學。蓋出於尸佼。呂氏春秋審時篇。夫稼。爲之者人也。高誘注云。爲。治也。禮記大學篇。道學也。注云。道。言也。是爲神農之言。卽治神農之道也。古之人民。食禽獸蠃蜿之肉。多疾病毒傷之害。故神農因天時。分地利。制耒耜。教民播種五穀。久而衰耗之利。民皆粒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通變神化。定尊卑。辨上下。爲萬世法。故孟子言必稱堯舜。尸商之徒。仍託神農之言以惑天下。許行從而術之。猶墨者之於翟耳。國策齊策。軍重踵高宛。高誘注云。踵。至也。毛詩。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云。一夫之居曰廛。是廛卽居也。氓與甿同。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云云。注云。變民言甿。異外

內也。甿猶懵懵無知貌也。賈氏疏云。大司徒小司徒主六鄉。皆云民。不言甿。此變民言甿。直是異內外而已。然則鄉遂稱民。都鄙稱甿。故為野人。國策秦策云。而不憂民甿。淮南子脩務訓云。以寬民甿。高誘注皆云野民曰甿。史記三王世家索隱出邊甿云。三蒼云。邊人云甿。邊人。亦即都鄙之民也。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注】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之也。衣褐，貧也。捆猶叩椓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食飲也。【疏】注。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功名篇云。故民無常處。高誘注云。處。居也。文公與之處。即文公與之居。故以居解處。毛詩緜篇箋云。舍猶處也。爾雅釋言云。宅。居也。荀子王制篇云。定廛宅。趙氏既以居釋宅。仍以其意未明。故又以舍之宅申明之。謂與之居處者。止舍之以廛宅也。○注。捆猶至叩之也。○正義曰。音義出捆屨。云丁音閫。案許叔重曰。捆。織也。埤蒼曰。捆。厥也。從手。從木者誤也。張作稛。音同。又出叩椓。云。丁音卓。擊也。從手旁豕。此所引許說。蓋淮南子注。淮南子修務訓云。蔡之幼女。衛之稚質。捆纂組。高誘注云。捆叩椓纂組。邪文卿今之綬。浚黑晃赤。亦其巧也。謂織組而叩椓之也。毛詩大雅。室家之壼。箋云。壼之言捆也。室家先以相捆緻。孔氏正義云。捆逼而密緻。緻即緻。叩之使堅。堅亦緻也。高注淮南同於許。趙注孟子同於高矣。捆屨織席何以為食。知其賣之以供食飲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注】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注】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疏】注。棄陳良之儒道。○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荀子儒效篇。言大儒之效。首推周公。其對秦昭王。則以仲尼為歸。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是儒家者流也。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注】陳相言許行以為滕君未達至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注】相言許子以為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其力。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為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為賢君乎。三皇之

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也。疏注。饔飧至事耳。○正義曰。說文食部云。饔。孰食也。飧。餔也。从夕食。餔。申時食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小雅傳云。孰食曰饔。魏風傳云。孰食曰飧。然則。饔飧皆謂孰食。分別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饔不言朝。於飧不言孰。互文錯見也。趙注孟子曰。朝食曰饔。夕曰飧。此析言之。公羊傳。趙盾食魚飧。左傳。僖負羈饋盤飧。趙衰以壺飧從。皆不必夕時。渾言之也。司儀注云。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掌客。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此饔飧與常食不同。且多腥。不皆孰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孰食謂之餕饔。餕讀若飧。小雅祈父篇有母之尸饔。毛傳云。孰食曰饔。大東篇有饛簋飧傳云。飧。孰食也。合言之則曰飧饔。周禮外饔云。賓客之飧饔饔食之事是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餕饔未就。何休注云。餕。熟食。饔。熟肉。餕饔即飧饔。淮南子道應訓。蘆負羈遺之壺餕而加璧焉。壺餕即壺飧。是飧餕古通用。倒言之則曰饔飧。孟子滕文公篇。饔飧而治是也。○注。是為至君乎。○正義曰。毛詩大雅思齊篇。烈假不瑕。箋。讀烈為厲。云。厲。病也。論語子張篇云。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王肅云。厲。病也。此厲民。正論語所云厲己。故以病釋之也。昭公六年左傳云。奉之以仁。注云。奉。養也。說文食部云。養。供養也。周書諡法。敬事供上曰恭。注云。供。奉也。是養為奉養也。上云滕君則誠賢君。此又云惡得賢。賢即指上賢君。惡之言安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注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曰。然。注相曰。然。許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注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曰。否。許子衣褐。注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者也。或曰。褐。枲衣也。一曰。粗布衣也。疏注。以毳至衣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司服。鄭司農注云。毳。罽衣也。天官掌皮。共其毳毛為氈。注云。毳毛。毛細縟者。淮南子覽冥訓云。短褐不完。注云。短褐。處器物之人也。褐。毛布。如今之馬衣也。定公八年左傳云。侵齊攻廩邱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注云。馬褐。馬衣。說文衣部云。褐。編枲韤。一曰粗衣。趙氏云馬衣。本左傳及高注也。云枲衣。本說文編枲韤也。云粗布衣。本說文粗衣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取未績之麻。編之為足衣。如今草鞵之類。枲衣亦謂編枲為衣。按說文云編枲韤。此云衣褐非韤。故趙氏不言韤。但言衣也。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說文褐編枲韤。一曰粗衣。急就篇。靸鞮卬角褐韤巾。注。褐毛為衣。或曰麤衣也。按詩七月箋孟子注急就篇注。並以褐為毛布。孟子注又以褐為編枲衣。又以褐為粗布衣。淮南子齊物訓注。楚人謂袍為短褐大布。潘岳籍田賦。被褐振裾。注。褐。麤布也。然則褐一衣耳。而毛枲布各異。說文曰粗衣。蓋統毛枲布而言之也。詩七月無衣無褐箋云。貴者無衣。賤衣無褐。則別褐於衣。史記劉敬曰。臣衣褐衣褐見。衣帛衣帛見。則別褐於帛。即說文所云粗衣也。褐為粗衣。又為短衣。晏子諫上篇。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而欲穰。荀子大略篇。衣則豎褐不完。注。豎褐。童豎之褐。亦短褐也。[illegible]

俗訓。必有管蹻跳蹻短褐不完者。覽冥訓。霜雪亟集。短褐不完。新序無鹽乃拂短褐。自詩宣王。
史記秦始皇帝紀。夫寒者利短褐。索隱曰。謂褐布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
豎褐。凡此言褐者必曰短褐。師古貢禹傳注。以褐爲布長襦。
演繁露又以褐爲襦垂至地。豈褐之長短。亦有古今之異與。許子冠乎。【注】孟子問相。曰冠。【注】
相曰冠也。曰奚冠。【注】孟子問許子何冠也。曰冠素。【注】相曰許子冠素。曰自織之與。【注】孟子曰許子
自織素與。曰否。以粟易之。【注】相言許子以粟易素。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注】孟子曰。許子何爲
不自織素乎。曰害於耕。【注】相曰。織妨害於耕。故不自織也。【疏】注。織妨害於耕。○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織紡害於耕。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紡作妨。按作妨是也。說文女部云。妨。害也。故以妨釋害。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注】爨炊也。孟子曰。許子寧
以釜甑炊食。以鐵爲犂用之耕否邪。【疏】注。爨炊也。○正義曰。說文火部云。炊。爨也。又爨部云。爨。齊謂炊爨。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齊謂炊爨者。齊人謂炊曰爨。
古言謂則不言曰。如毛傳婦人謂嫁歸。是也。特牲少牢禮注。皆曰爨。竈也。此因爨必於竈。故謂
竈爲爨。楚茨傳云。爨。饔爨廪爨也。此謂竈。又曰。踖踖爨竈有容也。此謂炊。按此言以釜甑爨。
釜甑作竈。則爨不得又爲竈。故是炊矣。說文牛部云。犂。耕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犂耕二
字互訓。皆謂田器。故云以鐵爲犂。爨本竈名。用以炊。卽以炊爲爨。猶犂本田器。用以耕。卽以
耕爲犂也。曰然。【注】相曰。用之。自爲之與。【注】孟子曰。許子自冶鐵陶瓦器邪。【疏】注。冶鐵陶瓦器。○正義曰。考工記㮚氏爲量。改煎金
錫則不耗。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說文鬲部云。鬴。鍑屬也。重文釜。
或從父金聲。是釜屬金治爲之也。故云冶鐵。考工記。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
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鄭司農云。甗無底甑。說文瓦部云。甑。甗也。甗。甑也。一穿。段氏
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無底。卽所謂一穿。蓋甑七穿而小。甗一穿而大。一穿而大。則無底矣。其底
七穿。故必以箄蔽甑底。而加米其上而餾之。甑屬瓦陶爲之也。故云陶瓦器。按古釜有足
知鼎。今釜無足。別以土爲鑪承其下。說文言秦名土鬴曰䣛是也。䣛讀若過。今俗作鍋。然土其下
仍鐵其上。俗猶呼其上之鐵爲鍋。其下土爲鍋臺耳。甑今以木爲之。其下
亦以木爲檽。則七穿之遺制矣。或以竹爲之。俗呼蒸籠。亦甑之類也。曰否。以粟易之。【注】
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
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

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注械。器之總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為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為不自陶冶。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為反與百工交易紛紛為煩也。疏注。械器之總名也。○正義曰。說文木部云。械。桎梏也。一曰。器之總名。桎梏為刑罰之器。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以攻守之器為械。而實非桎梏兵甲之專名。故荀子王制篇。言喪祭械用。禮記王制云。器械異制。注云。謂作務之用。孟子此文。又指釜甑耕犂而言。是凡器皆得稱械。故云器之總名也。○注。舍止也至用之。○正義曰。舍為居止之止。此為禁止之止。故又申解止為不肯。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邵氏晉涵正義云。春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穀梁文十三年傳云。伯禽曰世室。羣公曰宮。是宮廟通稱宮室也。左氏莊二十一年傳云。虢公為王宮於玤。鄘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又云。作于楚室。是天子諸侯所居通稱宮室也。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云。令無入僖負羈之宮。檀弓云。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喪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是大夫通稱宮室也。士昏禮云。請吾子之就宮。喪服傳云。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大戴禮千乘篇云。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是士庶人通稱宮室也。釋文云。古者貴賤同稱宮。秦漢以來。惟王者所居稱宮焉。按宮是貴賤通稱。此許行所居即廛宅。故以宅解宮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舍。止也。言止取宮中。不須外求也。趙注舍止。又以不肯為止。謂不肯皆自取宮室之中。則猶是止字。而解又不同。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注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故交易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注孟子言百工各為其事。尚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得耕且為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注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疏注。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正義曰。爾雅釋言云。作。為也。諸經注或以為釋作。或以作釋為。二字輔注。此以百工之所作解百工之所為。以備字倒加句上。明為字斷。不與備字連也。作之乃得用之。解自為而後用之。作即為也。荀子富國篇云。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注。是率導至路也。○正義曰。禮記中庸云。率性之謂道。曾子書

臣篇云。遺事者。上之所以導民也。道爲導。而以率性解之。是率即導也。音義出路也。云。丁張
並云。路與露同。又出嬴路。云。力爲切。字亦作羸。郎果切。各本作是率天下之人以羸困之路也。
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嬴路。云。字亦作羸。則宣公所見。本無困之二字。路與露古通用。露羸
見於古書者多矣。大雅串夷載路。鄭箋以瘠釋路。俗人乃改瘠爲癯。此添困之二字。其義同也。力
爲切。瘦也。羸路。謂瘦瘠暴露也。音義前說是亦作者。非。翟氏灝考異云。諸注謂導人羸困之路。
丁張覺其未安。而欲改字爲露。不若奔走道路爲得。管子四時篇云。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房
氏注曰。路謂失其常居。可爲此路字之證。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
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注勞心者君也。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
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疏故曰至義也。○正義曰。襄公九年左傳。知武子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
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是勞心勞力。古有此法。孟子上言大人小人。此云或勞心
。即君子勞心也。云或勞力。即小人勞力也。以先王之法。是以加故曰二字。勞心者治人以下。則
孟子申上之辭也。○注。君施至其上。○正義曰。荀子修身篇云。少而理曰治。淮南子說山訓云。
宰善食之而勿苦。注云。食。養也。前章言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云勞心者治人。
治人者食於人。即君子治野人也。此云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即野人養君子也。彼云養云
食。正是食即是養。故以理釋治。而以奉養釋食。施教化以治理之。即使之同鄉共井。相友相
扶持以親睦也。民竭力治公田。則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也。戰國時諸侯卿大夫。但
知多取於民。故不樂分別公私之界。不知助法行。則先公後私之分定。而君子野人之辨明。不特小
人之利。正君子之福也。許行以孟子分別尊卑貴賤。持其並耕之說。同君子於小人。思有以破之。
故孟子復引先王勞心勞力之辨。以申明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之義。義而遍。非一人之私言矣。
故云所常行者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
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
焉。注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迹
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舜獨憂念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治土也。疏當堯之時。○正義曰。孟子舉堯舜之事。明通變神
化。必法堯舜。神農之言。非其時也。○注。遭洪至害人。○正義曰。洪與鴻通。呂氏春秋執一篇
神農以鴻。高誘注云。鴻。盛也。說文水部云。濫。氾也。氾。濫也。二字轉注以疊韻。故連稱之。

楚辭九辯云。何氾濫之浮雲兮。注云。浮雲蔽翳。雲之盛也。史記韓非傳云。氾濫博文。則多而久之。博。多。說之盛也。劉向九歎憂苦篇云。折銳摧矜凝氾濫兮。注云。氾濫。猶浮沉也。水盛故浮沉於中國。經先言天下未平。注先言洪水。明洪水橫流二句。申上天下猶未平也。凡事緣則順。橫則逆。橫行。永逆行也。天下所以未平。緣洪水。水所以盛。緣逆流。惟逆流。則浮沉於天下。而天下所以未平也。毛詩秦風小戎傳云。暢轂。長轂也。呂氏春秋知度篇。此神農之所以長。高誘注云。長。猶盛也。說文艸部云。茂草豐盛。是暢茂爲草木之盛也。毛詩。正月繁霜。傳云。繁。多也。淮南子氾論訓。當市繁之時。高誘注楚辭招隱。偃蹇紛其繁飾兮。王逸注皆云。繁。衆也。繁通作蕃。周禮地官大司徒。以蕃鳥獸。注云。蕃。蕃息也。國語晉語。惡不殖也。注云。殖。蕃也。魯語云。所以生殖也。注云。殖。長也。昭公十八年左傳云。夫學殖也。注云。殖。生長也。史記孔子世家云。自大賢之息。索隱云。息者。生也。然則繁殖二字義同。繁殖即繁息。繁息即衆多也。隱公五年左傳。不升於俎。服虔注云。登爲升。是登即升也。爾雅釋詁云。登。成也。淮南子時則訓云。農始升穀。高誘注云。升。成也。其義亦同。呂氏春秋明理篇云。五穀萎敗不成。又貴信篇云。則五種不成。高誘注並云。成。熟也。五穀不登。則五穀不成。故登即成。禮記檀弓云。是故竹不成用。毛詩齊風。儀既成兮。箋云。成。猶備也。成用猶備用。備用猶升用也。鄭氏解不成用爲不可善用。竹無邊臘。則不可善用。猶穀不秀實。則不足升用也。偪。古逼字。爾雅釋言云。逼。迫也。猛獸與人相迫近。則害人。惟害人。故堯獨憂念之。謂堯懼其傷害人。故憂念之也。經言禽獸。注單言猛獸者。舉獸以見鳥也。見於山海經者。多猛獸亦多怪鳥矣。爾雅釋詁云。憂。思也。念。思也。是憂亦念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傳治也。孟子滕文公篇堯獨憂之。舉舜而敷焉。趙岐注云。敷。治也。引禹貢禹敷土。敷與傳同。故史記夏本紀作傳土。今本孟子敷下有治字。後人取注義加之也。按禹貢禹敷土。史記集解引馬氏注云。敷。分者。敷之訓布。布。散也。散亦分也。然則敷治即分治。堯一人獨憂。不能一人獨治。故使舜分治之。下文使益掌火。使禹疏河。舜又使益禹等分治之也。趙氏以治釋敷。則趙本似無治字。乃今各本皆無治字者。儀禮喪服傳云。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注云。治。猶理也。淮南子原道訓。夫能理三苗。高誘注云。理。治也。二字轉注。毛詩小雅。我疆我理。傳云。理。分地里也。禮記樂記云。樂者。通倫理者也。注云。理。分也。理之訓分。則治之義亦爲分。蓋趙氏以治釋敷。即以理釋敷。亦正以分釋敷。趙氏注經。每有此例。無疑經之有治字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注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火正也。烈。熾也。益視山澤草木熾盛者而焚燒之。故禽獸逃匿而遠竄也。疏注。掌。主至正也。○正義曰。周禮天官淩人掌冰。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是掌爲主也。掌火猶掌冰。故掌火即主火之官。云猶古之火正者。襄公九年左傳。晉士弱對晉侯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唐時有此官。蓋先使益爲之。後命益爲虞。閼伯乃代益爲

火正。其後又相土代之也。說文火部云。烈。火猛也。呂氏春秋蠹數篇。無以烈味重酒。高誘注云。烈。猶酷也。趙氏以益焚草木。乃焚所當焚。不可謂之酷猛。以烈之從火與熾同。爾雅釋言。熾。盛也。毛詩商頌。如火烈烈。箋云。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是烈可訓熾。熾爲盛。烈亦爲盛。卽上所云草木暢茂也。故以烈屬草木。謂視山澤艸木熾盛者。以熾釋烈。又以盛釋熾也。視山澤爲熾。故云熾山澤。猶視以爲陋。則云陋之。視以爲美。則云美之。此視以爲烈。則云烈山澤也。胡氏渭禹貢錐指云。書言刊木。而孟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其說不同。蓋刊乃當法。間有深林窮谷。蓊蔚蒙蘢。斧斤不可勝除者。則以炬空之。庶省人力。按皐陶謨隨山刊木。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史記夏本紀。作行山栞木。又錄禹貢隨山栞木。作行山表木。說文。栞。槎識也。國語魯語云。山不槎蘖。賈逵注云。槎。衺斫也。說文木部亦云。槎。衺斫也。槎識。謂衺斫其木以爲表識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斫之以爲表識。如孫臏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是其意也。然則刊木自爲表識道里。與此焚草木驅禽獸不同。非孟子異於尚書也。楚辭大招云。魂無逃只。注云。逃。竄也。淮南子說林訓云。淸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高誘注云。匿。猶逃也。說文穴部云。竄。匿也。三字轉注。故以竄釋逃匿。逃竄則遠去。故加遠字也。閩監毛三本遠竄上多奔走二字。

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注】疏。通也。瀹。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不得入。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如此。寧得耕乎。

【疏】○禹疏九河。○正義曰。禹貢濟河爲兗州。九河旣道。又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衺其勢。壅塞故遏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又云。播。散也。謝氏身山黃河圖說云。水降土升。則河底日低。而地日高。水升土降。則河底日高。而地日低。凡水過寒凉。則反凝結堅實而成冰。土過寒凉。則反融化柔虛而爲塵。黃河之水。出積石之西。寒凉之甚者也。但水雖堅流於衆石之間。則不能濁。此積石以西之水。所以最淸。至積石東。漸遇柔虛之土。所以漸濁。水降土升。隨之而去。則濤底漸下。今觀底柱以上。地高河低。則水降土升。確然可見。滎陽以下。則水復上升。土復下降。此河底所以日高。在西北寒凉之地。則水反堅實。土反柔虛。此滎武以上。所以水降土升也。至東南溫暖之地。則水復柔虛。土復堅實。此滎武以下。所以水升土降也。且滑落經渭之原。皆出西北寒凉之地。故水上容土。土下容水。彼此相混。而皆爲濁河。此滎武以上。所以水降土升也。隋年落

遷洄洑之源。皆出東南溫擾之地。故水不容土。土不容水。彼此相拒。而皆為清河焉。此滎武以下。所以水升土降也。夫濁河之水。容土者也。清河之水。不容土者也。清河之水。入於濁河之中。以則濁河之土。必不容於清水之土。自必漸降於下。而河底漸高。以致水行地上。左右衝決也。鯀之治河。績用弗成。固宜罪之。然九載河事所行雖錯。亦未必非大禹八年於外之一助。蓋大禹兩世於此。熟悉水土之性。故深以水由地上行為憂。故搖地注海。使水由地中行。又何氾濫衝決之有。而聖人猶憂深慮遠。惟恐日後之水升土降。水復行於地上。乃思惟有濬去河底之淤。然黃河之水。萬里奔濤。直趨而下。又何能使之暫停於上。以取其泥哉。聖人於此。再四躊躇。乃於河外加河。而作逐一遞濬之法。遂將一河播為九道。每至夏秋水涸之後。乃以八河通流注海。一河閘斷上流之口。而使河底之淤盡露。然後濬而去之。則此一河之內。無淤塞之泥。因而二河三河。以及八九河。復至一二河。輪流更替。一歲必挨濬一河。九歲必各濬一次。周而復始。永濬勿廢。萬載千年。可無患焉。後世不明其意。乃誤解之曰播九河者。殺水勢也。是豈知水之勢者哉。○正義曰。禹貢云。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兗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泲。沇也。東入于海。从水𠂔聲。四瀆之泲字如此。而尚書周禮春秋三傳。爾雅史記風俗通釋名。皆作濟。毛詩邶風有泲字。而傳云地名。則非水也。惟地理志引禹貢職方作泲。然以濟南濟陰名郡。志及漢碑皆作濟。則知漢人皆用濟。班志許書。僅存古字耳。胡氏渭禹貢錐指云。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皆在兗域。而經於濟漯。不言疏功。以貢道見之。曰浮于濟漯。則二水之治可知矣。濟漯之漯。說文本作濕。濕經之經。說文本作經。隸改日為田。又省一糸。遂作漯。而濕轉為經。濕經二字。混而無別。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漢志言漯水所經。除東武陽有四縣。一平原郡高唐。桑欽言漯水所出。二漯陰。三千乘郡千乘。四漯沃。所過郡三者。謂東郡平原千乘也。高唐之水。嘗為漯水別支。河渠書云。禹導河至大伾。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即河之經流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定。惟用漯耳。孟康言河徙惟用漯。雖似小誤。其以禹廝二渠。一為漯川。此用古義。不可改也。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小清河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河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漯水所行。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蓋宋時河嘗行漯瀆。及河去則大清河兼行河漯二瀆。其小清河則獨為濟水故道也。○決汝漢。○正義曰。禹貢云。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而汝水禹貢無之。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定陵云。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南陽郡魯陽縣注云。有魯山。滍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潁川郡亦有定陵。續郡國志。潁川郡有定陵。汝南郡無定陵。劉昭注。於潁川定陵引地道記云。高陵山汝水所出。汝南定陵。蓋即潁川定陵。前漢有一縣分隸兩郡者。定陵在汝南潁川之間。故分屬之。光武時省併為一。僅存為一。故續志屬潁川耳。

班氏於魯陽序滍水至定陵入汝。於定陵序汝入淮。定陵以西。統汝於滍。滍亦汝也。運滍水數之。東歷南陽河南潁川汝南。故有四縣。杜預春秋釋例。郭璞山海經注。並云汝出南陽魯陽縣大孟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襄城晉置。汝陰魏置。在晉則歷六縣也。說文言汝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班志。盧氏縣。熊耳在東。伊水出東北。然則漢時盧氏縣在伊水之南。與魯陽爲接壤。酈氏目驗之。故水經注言汝出魯陽大孟縣山。蒙柏谷西即盧氏界。許氏雖與班氏異。而其指則同。若水經言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此本山海經。非班許義也。酈注於滍汝分流。始言汝水趣狼皋山。狼皋在梁縣西南六十里。見寰宇記。蓋汝自魯陽越百餘里。始至梁縣。元和志謂出魯山縣。是矣。謂出魯山縣之天息山。是又以魯陽大孟混入勉鄉之天息也。淮南子地形訓云。汝出猛山。猛與蒙柏長短讀。蒙谷即猛山。而猛與孟形近而譌。大孟山即猛山也。高誘注云。猛山一名高陵也。在汝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此據班氏而未知其指。○排淮泗而注之江。○正義曰。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孫氏蘭輿地隅說云。淮水發源胎簪。至桐柏流百里而伏。溢爲二澤。又見流千里。會泗至清江浦入海。揚州地勢散漫。不能約束淮流。禹則開清江一渠。堰其下流。入揚之處。一自清江浦入海。其餘波之流散不盡者。又導之由盧州巢湖歷踏河以入江。又導之由天長六合以入江。所謂排淮泗者也。久而入江之口漸淤。今故蹟猶存也。或曰。高堰始於陳登。是不然。若禹不築堰。則下流散漫。何以入海。蓋高堰創於神禹。修補或登耳。蘭字滋九。居吾鄉北湖。順治康熙時人。於天算地圖。研究極精。此說實能羽翼孟子。近時則有陽湖孫氏星衍。作分江導淮論。大略與蘭同而加詳。其言云。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今不得其解。或以爲誤。或以爲據吳闢邗江淮之後言之。不知禹貢揚州。已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解者又謂沿江入海。自淮入泗。此僞孔之言。本不足信。貢道迂回海運。古無是法。又有泥四瀆各獨入海。以爲淮必不注江者。不知各獨入海。言入海處與江分道。不詳上游支流也。孟子言排者。通其上游支流。以殺淮之勢。水經注淮水與肥水淮水施水合。淮水注爲須口。施水受肥東南流。逕合肥縣城。又東注巢湖。謂之施口。而應劭漢書注。並以夏水爲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合肥壽春之間。有芍陂。船官湖。東臺湖。猶逕津。見於水經注。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古巢湖水北合於肥河。故魏窺江南。則循渦入淮。自淮入肥。由肥而趨巢湖。吳人撓魏。作必由此。又引貨殖傳合肥受南北湖。今史記湖誤作潮也。歐陽忞輿地廣記。王存元豐九域志。合肥有肥水淮水。宋時廬州有鎮淮樓。蓋肥合於淮。淮水盛則被於肥。此淮水至合肥之證。孫叔敖時開芍陂。嘗因舊迹爲集。方輿勝覽引合肥舊志。肥水北支入淮。南支入巢湖。合於爾雅歸異同出之說。合肥城在四水中。故梁韋叡堰水破城。近世水利不修。淮肥流斷。然巢湖之水。夏間猶達合肥。古迹可尋求也。且古說大別在安豐。爲今霍邱地。禹迹至此排淮。故導江有至大別之文。此又淮流與江通之證矣。然則夏時貢道。正可由巢湖溯施淮。肥水之流。通淮達於菏澤。菏澤合沛泗之流。故云達于淮泗。從此達河。則至禹都矣。江淮泗通流。不必在吳王闢邗之後也。淮之上游壽春。東則有施肥通流。西則有芍陂宣洩。盛夏水漲。則逕合肥入巢湖。以達於江。故宋以淮

前。淮流不爲洪澤湖之患。上言注諸海。此言注之江。之諸異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之猶諸也。之諸一聲之轉。互文耳。詩伐檀篇。寘之河之側兮。漢書地理志作寘諸。襄二十六年左傳。寘諸堤下。五行志作寘之。○注。疏通至壅也。○正義曰。說文疋部云。疏。通也。國語周語云。疏爲川谷以導其氣是也。說文水部云。瀹。漬也。字同於鬻。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以湯煮物曰瀹。皆與此文不合。莊子知北遊云。汝齊戒疏瀹其心。瀹與疏連文。當與疏同義。廣雅云。疏。治也。趙氏以治釋之。仍以爲疏耳。按淮南子原道訓。高誘注云。疏。分也。既釃爲二。又播爲九。釃播皆分。疏瀹亦皆分也。開通亦分義。趙氏上以治釋散。此以治釋瀹。皆兼有分義也。說文手部云。排。擠也。擠。排也。抵。擠也。推。排也。排抵擠推。皆拒而退去之之名。與通相反。故趙氏以壅解之。壅與雍同。周禮雍氏注云。雍。謂隄防止水者也。淮將南溢。故塞其南以拒之。壅。即抵之推之使東去也。趙氏蓋指高堰與。且說者謂淮泗不入江。乃汝入淮亦不入江。而孟子以汝漢並稱爲決。下承注江。豈孟子不知淮。並不知汝耶。書傳推之。有精義焉。淮自桐柏而東。在上則汝潁沙濄等水入之。在下則泗挾沂入之。以一淮受諸水。泗口以東。地勢散漫。難於專流入海。故在上則決之。在下則排之。趙氏以壅解排。義爲至精。何爲壅。於泗口之下築隄以束之。不使其流瀰漫於發莨射陽之間。推抵之俾令東入於海。有此排而淮乃挾泗入海。而不致南瀉於江矣。乃壅障之功。施於泗入淮以下。可以壅泗。而汝潁諸流之入於淮者。不可以此壅之。故於泗口以西。決之使注於江。此地泗未入淮。所決者淮。異決汝也。泗既入淮。所壅者淮。實壅泗也。言排泗而沂在其中。言決汝而潁濄等水在其中。下以泗與淮並言。明泗入淮。此汝即入淮之汝。不可云決淮汝。致與下句沓複。故云決汝漢。是時漢在安豐之間入江。汝入淮而決之入江。蓋與漢合。故云決汝漢。謂決汝以合於漢。而南注之江也。蓋注江者。汝漢之決也。注海者。淮泗之排也。以上文言注諸海。故此但言注江。此古人屬文互見之法也。以今推之。汝水至汝寧鳳陽之間汝口入淮。至霍邱西決出。會於巢湖入江。淮決即汝決。而汝入淮之勢衰矣。又東則潁水。自潁上縣入淮。沙水濄水。自懷遠縣入淮。而淮勢又盛。至盱眙又決出。由天長六合入江。而潁沙濄諸水入淮之勢又衰矣。又東沂泗。乃自宿遷入淮。而淮勢又盛。遂不決之入江。轉壅障入江之路。排之使專由安東注海。汝入淮。則決之使合漢水以注之江。泗入淮。則壅之使並入於海。故云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自漢不至安豐。而汝漢之合。遂莫可解。於孟子稱決汝漢。可以考見當時之地勢。益知杜預酈元疑大別不在安豐之非也。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而詩言江漢浮浮。孫氏正義引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漢近淮。故淮水之決出者與之合。不言決淮。而言決汝。明決淮。所以決汝入淮之勢也。不言決汝淮。而言決汝漢。明淮決於六安安豐間入漢。與漢合入江也。孟子此文。至精至妙。補禹貢所未詳。趙氏以壅釋排。孟子之義益顯。班固撰漢書地理志。其言水道多用互見。最爲奇奧。而爲地理之學者。尚不能識之。況孟子乎。○注。書曰至弟子。○正義曰。皐陶謨文。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注棄爲后稷也。樹。種。藝。殖也。五穀爲稻黍稷麥菽也。五

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疏注。棄爲后稷也。○正義曰。尚書堯典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是棄爲后稷也。○注。樹種藝殖也。○正義曰。呂氏春秋任地篇云。而樹麻與菽。淮南子本經訓。益樹蓮菱。高誘並注云。樹。種也。方言云。樹。植立也。禮記中庸。地道敏樹注云。樹。殖也。毛詩齊風。藝麻如之何。傳云。藝。樹也。說文埶部云。藝。種也。本部云。樹。生植之總名也。是樹藝種植四字義通。故樹可訓種。亦可訓植。藝可訓植。亦可訓種也。○注。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正義曰。素問金匱眞言論云。東方青色。其穀麥。南方赤色。其穀黍。中央黃色。其穀稷。西方白色。其穀稻。北方黑色。其穀豆。周禮夏官職方。揚州荊州宜稻。豫州幷州宜五種。青州宜稻麥。兗州宜四種。雍州冀州宜黍稷。幽州宜三種。注云。三種。黍。稷。稻。四種。黍。稷。稻。麥。五種。黍。稷。菽。稻。麥。趙氏所本也。程氏瑤田九穀考云。鄭康成氏注周官大宰職之九穀。黍。稷。稻。粱。麻。大豆。小豆。麥。苽。南方無黍。而稷粱二者。言人人殊。鄭氏注三禮及箋詩。獨不詳稷之形狀。呂氏淮南子其所著書。往往言諸穀之得時。及太歲所值之年。穀之或昌或疾。東西南朔之地。地各有所宜種矣。而獨不及於稷。而鄭衆班固服虔孫炎韋昭郭璞之疏。其言稷者。類皆冒粟之名。唐以前。以粟爲稷。唐以後。或以黍之黏者爲稷。或以黍之不黏者爲稷。今讀說文。較然不可相冒。及搜尋鄭氏說。稷粱兼收。黍稷不圂。是正諸家之謬。其考粱云。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粟。嘉穀實也。米。粟實也。粱。米名也。𥞊禮米禾。皆兼黍稷稻粱言之。以他穀連稾者。不別立名。假借通稱。抑以事難件纍。有足相包者。屬文之法耳。非謂禾爲諸穀大名也。七月詩云。禾麻菽麥。禾爲諸穀中之一物明矣。納稼專言禾者。稼以禾爲主。故重見於上以目之也。周官倉人職掌粟入之藏。注。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鄭氏注大宰職。九穀中無粟。此言九穀以粟爲主。則是粱卽粟矣。史記索隱載三蒼云。粱好粟。其證也。內則言飯有粱。又有黃粱。是粱者。白粱也。今北方猶呼粟米之純白者曰粱米。先鄭注九穀。有稷無粱。然於六穀則稷粱並錄。韋昭注國語。直曰。稷。粱也。顯與禮經相悖。及其注百穀。於稷之外又復舉粱。稷粱二穀見於經者。判然兩事。秦漢以後。圂而一之。舉粱遺稷。舉稷又遺粱。後鄭知稷粱之不可相無也。而毅然改司農九穀之說。吾於是服康成氏之識之卓也。其注疾醫職之五穀。曰麻黍稷麥豆。據月令之文。膳夫王用六穀。从司農說。稌黍稷粱麥苽。蓋據食醫會膳食之宜而知之、於九穀必入粱者。據食醫六穀有粱而入之也。五穀於六穀中缺其一。不知宜缺何穀、不能據六穀意爲增損。且五穀養疾。宜與藏氣相應。故直據月令配五行者爲之注。其注職方宜五種。不據月令者。以本經他州所見。有稻黍稷麥四種。四種有稻。而月令五穀無稻。故據所已見之四種。而益之以菽。諸家言五穀者。月令曰。麻黍稷麥豆。鄭氏據之。注疾醫。史記天官書與月令同物。顏師古注漢書食貨志之五種。盧辯大戴禮注。亦皆同之。素問論五方之穀。曰麥。黍。稷。稻。豆。鄭氏注職方氏之五種。曰黍。稷。菽。麥。稻。漢書地理志引職方氏。師古注之。全同後鄭。管子地員五土所宜。曰黍。秫。菽。麥。稻。淮南子五穀注。菽。麥。黍。稷。稻。漢書音義。韋昭曰。五種。黍。稷。

菽。麥。稻也。五常政大論。又從麻爲木穀。至火穀則麥黍互用。以上言五穀者十二事。皆有稷無粱。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菰粱只。王逸注。五穀。稻。稷。麥。豆。麻也。大招於五穀外明言有菰有粱。而王逸則以粱爲菰米之美稱。是亦有稷無粱。汲冢周書言五方之穀。曰麥黍稻粟菽。粟。粱也。是爲有粱無稷。漢書平當傳注。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稷粟二穀。兩不相冒。亦可以爲諸經之左證矣。其考稷云。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粢齋重文。穄。稷之黏者。稷。齋大名也。黏者爲秫。北方謂之高粱。或謂之紅粱。通謂之秫。秫又謂之蜀黍。蓋穄之類。而高大似蘆。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氏注。舊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考之。高粱最先。粟次之。黍穈又次之。則首種者。高粱也。諸穀惟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種。謂之五穀之長。不亦宜乎。周官食醫職。宜稌。宜黍。宜稷。宜粱。宜麥。宜苽。見稷則不見秫。內則菽麥蕡稻黍粱秫。惟所欲。見秫則不見稷。故鄭司農說九穀。稷秫並見。後鄭不從。入粱去秫。以其闕粱而秫重稷也。長編之箋云。是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疏云。賤者食稷耳。今北方富室。食以粟爲主。賤者食以高粱爲主。是賤者食稷。不可以冒粟爲稷也。其考黍云。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穈。穄也。穄。穈也。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爲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黏者也。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穈。對文異。散文則通。飯用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爲餌餈饘粥之屬。故簠簋實穈爲之。以供祭祀。故異其名曰穄。黍之不黏者。獨有異名。祭尚黍也。不黏者有穈與穄之名。於是黏者得專稱黍矣。說文穈穄互釋。稷齋互釋。其爲二物甚明。程氏考九穀。精確不移。見載通藝錄中。略錄其粱稷黍三條。其麥稻菽苽等考不具錄。○注五穀所以養人也。○正義曰。說文去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是育即養。故以五穀養解民人育。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敎。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注司徒主人敎以人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朋友貴信。是爲契之敎也。

疏人之至有信。○正義曰。虞書堯典云。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此使契爲司徒之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道。人倫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地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謂道。在人物則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氣化之不可已。是謂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有天道。以有人物也。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人物分於天道。是以不齊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言日用事爲。皆由性起。無非本於天道然也。中庸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言身之所行。舉凡日用事爲。其大經不出乎五者也。孟子稱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即中庸所言脩道之謂敎也。曰性曰道。

指其實體實事之名。曰仁曰禮曰義。稱其純粹中正之名。人道本於性。而性原於天道。天地之氣化。旋行不已。生生不息。然而生於陸者。入水而死。生於水者。離水而死。生於南者。習於溫而不耐寒。生於北者。習於寒而不耐溫。此資之以爲養者。彼受之以害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不以生而以殺者。豈天地之失德哉。故語道於天地。舉其實體實事而道自見。一陰一陽之謂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也。人之心知有明闇。當其明則不失。當其闇則有差謬之失。故語道於人。人倫日用。咸道之實事。率性之謂道。脩身以道。天下之達道五是也。此所謂道不可不修者也。修道以仁。及聖人修之以爲教是也。其純粹中正。則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所謂中節之爲達道是也。中節之爲達道。純粹中正。推之天下而準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爲達道。但舉實事而已。智仁勇以行之。而後純粹中正。然而卽謂之達道者。達諸天下而不可廢也。易言天道而下及人物。不徒曰成之者性。而先曰繼之者善。繼謂人物於天地。其善固繼承不隔者也。善者。稱其純粹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一事之善。則一事合於天。成性雖殊。而其善也則一。善其必然也。性其自然也。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此之謂自然之極致。天地人物之道。於是乎盡。在天道不分言。而在人物分言之始明。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言限於成性而後不能盡斯道者衆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吾學之道在有。釋氏之道在無。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有長幼。有朋友。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以有倫故盡倫。以有職故盡職。誠者實有焉而已矣。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契所敎人倫。在尚書舊傳。極是明白。總見春秋文十八年傳。季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謂之五敎。而杜預注云。契作司徒。五敎在寬。是當時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者。而其爲敎。則又與春秋義方。大學慈孝。康誥友恭相左證。五帝紀述五敎。亦無異辭。因之虞書愼徽五典傳云。五典者。五常之敎。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是也。至五品不遜。正義謂五品。卽父母兄弟子五者。撒數五敎。正義謂五敎。卽敎之義慈友恭孝五者。漢唐儒者。不以五達道爲五倫。不使孟子人倫闌入一字。孟子所言。必戰國相傳。別有如此。大來曰。孟子所言人倫。在春秋時已有之。論語子路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則亦以君臣長幼爲人倫之二矣。曰古經極重名實。詹是君臣父子諸倫。而名實不苟。倘有攀擧。必各爲區目。如管子稱六親。是父母兄弟妻子。衛石碏稱六順。是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王制稱七敎。是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禮運稱十義。是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齊晏嬰稱十禮。是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義。婦聽。祭統稱十倫。是事鬼神。君臣。父子。貴賤。親疏。爵賞。夫婦。政事。長幼。上下。白虎通稱三綱六紀。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諸父。族人。諸舅。師長。朋友。雖朝三暮四。總此物數。而十倫非十義。五道非五常。中庸三德。斷非洪範之三德。則五達道必非五倫也。按史記集解引鄭氏注堯典云。五品。父。母。兄。弟。子也。又云。五

典。五教也。蓋誤以司徒之職。馬融注堯典云。五教。五品之教。王肅注云。五品。五常也。鄭氏自本文十八年左傳。以所云五教之目如是。乃取以爲堯典五教注耳。然史克所舉。不必即爲尙書疏義。書命契。此舉八元。已不相合。如管子五輔篇言聖王飭八禮以道民。八者。君中正無私。臣忠信不黨。父慈惠以教。子孝弟以肅。兄寬裕以誨。弟比順以敬。夫敦懞以固。妻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隱公三年左傳。石碏言六逆六順。則省下倍上臣殺君。但言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石碏止舉六者爲君陳古義。倍殺之事。非所宜言。又公方寵嬖人。夫婦之際。所宜深諱。然則古人議事。原無一定。史克所說。烏知非石碏一例。孟子深於詩書。所目五教。宜得其眞。禮記樂記云。道五常之行。論衡問孔篇云。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王肅以五常爲五品。亦不同於鄭氏。司徒五教。宜以孟子爲定論。未可據左傳以疑孟子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人之有道也。言人之爲道如此也。若言人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爲有一聲之轉。聖人有憂之。言聖人又憂之也。又字承上文憂洪水而言。○注。司徒至教也。○正義曰。禮記祭法云。契爲司徒而民成。民即人也。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趙氏所本也。趙氏前解明人倫爲人事。此教以人事。亦以人事解人倫也。易家人彖傳云。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論語顏淵篇。孔子對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人專以門內言之。故不及君。原朋友對齊景切其時事。故僅舉君臣父子。亦立言各有其當。乃序卦傳云。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兌象傳言朋友講習。則君臣夫婦朋友。與父子兄弟五者。自不可缺一。故趙氏合易論語而言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又益以朋友貴信也。是爲契之所教。則五教之中。不得偏指父子兄弟。而缺君臣夫婦朋友矣。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注]放勳。堯號也。遭水災。恐其小民放辟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從而振其羸窮。加德惠也。

[疏]放勳日。○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孫宣公音義。引丁音日音馹。或作曰。謂也。按趙注云。意不以爲堯之言。則今讀日爲越者誤。自上文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至此。皆敘事之辭也。蓋曰日二字。形近易譌。唐石經曰字皆作日。釋文於日字每加音別之。亦有不能別而具越實兩音者。無識者横取此勞之來之以下。竄入尙書敬敷五教在寬之後。妄甚。按孔本作放勳日。與音義同。惟本俱作日。作日是也。言既命益禹稷契而不自已也。日日勞來匡直輔翼。所以然者。使自得之也。而未已也。又從而振德之。日字與又字相應。與大學日日新。又日新同。下云聖人之憂民如此。緊承此數語。不然。徒使益禹等勤勞。放勳轉有暇矣。而暇耕乎四字。正從日字一貫。○注。放勳堯號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古帝王有名有號。如堯舜禹其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皆其號也。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勳乃殂落。許氏說文正同。屈原賦二十五篇最近古。離騷云。就重華而

隙詞。九章涉江云。吾與重華遊乎瑤之圃。懷沙云。重華不可牾兮。重華凡二見。皆實謂舜。豈本史臣贊舜之詞。孟子因以爲舜號乎。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大戴禮帝系篇云。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又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又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是放勳與軒轅高陽等同稱也。漢書古今人表云。黃帝軒轅氏。帝顓頊高陽氏。左傳亦稱高陽氏。高辛氏。軒轅高陽等。既皆是氏。則放勳當同。按古之稱氏。如宓犧氏。神農氏。女媧氏。共工氏。夏后氏。是其號。如斟灌氏。斟尋氏。皆國號。而係以氏。以軒轅高陽例之。放勳之爲號信矣。堯典稱允。子朱稱嚚。皆名。其云有鰥在下曰虞舜。鄭氏注云。虞氏。舜名。是也。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者。名曰軒轅。虞舜者。名曰重華。夏禹名曰文命。名號遞稱。淮南子原道訓云。則名實同居。高誘注云。勢位爵號之名也。周書謚法解云。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注云。名。謂號謚是也。○注。遭水至德也。○正義曰。趙氏讀放勳曰。故知是解也。遭水災。民爲不善。故堯勞來之。不罰責之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勑。勞勑也。爾雅。勞來。勤也。大雅下武篇。昭茲來許。鄭箋云。來。勤也。史記周紀。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我西土。墨子尚賢篇云。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皆謂勤也。孟子滕文公篇。放勳曰勞之來之。亦謂聖人之勤民也。又云。匡。輊。盭也。戾與盭通。說文輊。車戾也。字通作匡。考工記。輪人則輪雖敝不匡。鄭衆注云。匡。枉也。枉亦匡也。說文云。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違背是也。管子輕重甲篇。弓弩多匡輆者。枉謂之匡。故正枉枉亦謂之匡。孟子滕文公篇云。匡之直之。義有相反而實相因者。皆此類也。趙氏以正釋匡。匡。正也。爾雅釋言文。直其曲心。則匡爲正其邪心也。人性本善。遭水災則心曲而不直。邪而不正。放勳不憚其勤。而匡之直之。使有以開罷其蒙。而復歸於善焉。匡正而必申以使自得者。此聖人無爲而治。無一日息其勤民之念。實無一日見其勤民之迹。蓋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所以匡之直之者如是。所爲使自得之也。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云。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孟氏所本歟。呂氏春秋季春紀。振乏絕。高誘注云。振。救也。昭公十四年傳云。分貧振窮。此振義同。羸窮。即乏絕貧窮也。呂氏春秋報恩篇云。張儀所德於天下者。高誘注云。德。猶恩也。論語憲問篇云。何以報德。注云。德。恩惠之德也。又從而振救其羸窮。而加以恩德。皆孟子釋放勳勤民之事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堯。號也。廖本考文古本號作名。遭水災恐其小民放辟邪侈。宋本恐作慾。閩監毛三本災恐作逆行。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注聖喻陳相。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注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爲己憂。農夫以百畝不易治爲己憂。疏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正義曰。大戴禮主言篇云。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孟子本曾子之言。故於舜所得賢聖之臣。舉禹皐陶也。○注。

農夫以不易治爲己憂。○正義曰。毛詩。甫田
禾易長畝。傳云。易。治也。故以治釋易。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注】
爲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傳與人。尙爲易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
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
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注】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
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乎。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
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疏】注。天道至耕也。○正義曰
引孔子之言。見論語泰伯
第八。其云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此小異。集解引包云。蕩蕩。廣遠之稱。廣遠亦大
也。所以大者。以其無私。故趙氏既以大釋蕩蕩。又以無私申大之義也。方言云。巍。高也。楚辭
遠遊。魏揭揭以巍巍。注云。巍巍。大貌。高大亦盛。故趙氏以盛釋之。禮記射義云。與爲人後者。
注云。與。猶奇也。儀禮士昏禮。記我與在。注云。與。猶衆也。奇衆皆加多之義。故以益釋與。音
義出不與。云下音預。又如字。如字則讀與之庾與之釜之與。有所施於人。亦有所益於人也。周
書諡法解云。民無能名曰神。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
不知爲之者。故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可知。故無能名。無爲而治。故不可知。論語。爲政
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包氏注云。德者無爲。天以寒暑日月運行爲道。聖人以元
亨利貞運行爲德。用中而不執一。故無爲。民運行於聖人之元亨利貞。猶衆星運行於天之寒暑日月。
故黃帝堯舜。承伏羲神農之後。以通變神化。立萬世治天下之法。論語凡言堯舜。皆發明之也。孟
子述孔子之言而申明之。云。豈無所用心哉。蓋惟恐說者誤以民無能名。有天下而不與。爲屏棄一
切。無所用心。蓋堯舜之無爲。正堯舜之用心。曰爲政以德。曰恭己正南面。曰修己以敬。曰使民
不倦。曰使民宜之。非用心。何以爲德。何以爲恭爲敬。何以能使民不倦。使民宜之。故堯舜治天
下。非不以政不以法。其政逸。而心以運之則勞。其法疏。而心以聯之則密。非運以心。聯以心。
不能無爲而治。即不能民無能名。亦即不能有天下而不與。是爲爲政以德。執其兩端。用其中於
民。此堯舜所以通變神化。此堯舜之用其心也。用心即勞心。勞心如此。何能勞力以躬耕乎。吾
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注】當以諸夏之禮義化變夷蠻之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之
人。則其道也。【疏】注。則其道也。○正義曰。則。法也。謂
效法夷蠻之道。閩監毛三本作同其道。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注】陳良生於楚。北游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者也。可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非之也。【疏】師死而遂倍之。○正義曰。音義出倍之云。丁云義當作倍。古字借用耳。下子倍同。按荀子大略篇云。教而不稱師謂之倍。禮記大學云。而民不倍。注云。倍或作偝。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背。倍也。在後稱也。楚辭招魂云。工祝招君。背行先些。注亦云。背。倍也。偝背倍三字通。偝字見禮記坊記。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注】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愼終追遠也。【疏】注。任擔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生民篇云。是任是負。箋云。抱負以歸。國語齊語云。負任儋何。服牛軺馬。以周四方。注云。背曰負。肩曰儋。任。抱也。何。揭也。毛詩小雅。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傳云。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淮南子道應訓云。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高誘注云。任。載也。按婦人懷子爲任子也。禮記樂記注云。孕。任也。鄭特牲注云。孕。任子也。孕懷抱在前。則任之爲抱。其本義也。因而擔於肩者。載於車者。通謂之任。散言之則通也。○注。失聲悲不能成聲。○正義曰。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大人小兒。泣而不止。謂之唴。哭極音絕。亦謂之唴。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唴哴。哭極音絕。啼極無聲。此趙氏所云悲不能成聲也。按失亦與佚通。佚之言放。失聲或亦謂放聲也。禮記檀弓云。文伯卒。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哭失聲。此失聲正謂放聲。太平御覽引漢名臣奏云。王莽斥出王閎。太后憐之。閎伏泣失聲。太后親自以手巾拭閎泣。此言先伏地而泣。繼而至於放聲也。○注。場孔至三年。○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場。道也。說文土部云。場。祭神道也。國語楚語云。壇場之所。注云。除地曰場。蓋於冢墓之南。築地使平坦。以爲祭祀。揚子法言謂之靈場。說文謂之祭神道也。後人樹碑於此。謂之神道碑。神道在冢前。未可當正中而室。故知在偏左偏右。猶倚廬堊室之偏倚東壁也。毛詩周頌。福祿來反。傳云。反。復也。趙氏以復釋反。故云復三年。讀子貢反築室於場爲一句。反字連築室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反云者。子貢送諸弟子各歸去。已獨還來於墓所。或曰。反。復也。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

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注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想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為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甚白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放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疏注。有若至孔子。○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趙氏所本也。禮記檀弓云。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然則有子之似夫子。不特狀貌然矣。○注。秋陽至陽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暘。日出也。洪範八庶徵。日雨。日暘。某氏傳云。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祭義。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云。闇。昏時也。陽讀為日雨日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暘之義當從鄭。孟子秋陽以暴之。亦當作秋暘。周正建子。改時改月。故周之秋。乃夏之夏。周之七八月。乃夏之五六月。又當日中。最能乾物。文選注引綦毋邃孟子注云。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亦仍趙氏也。○注。皜皜甚白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訓。杲杲。白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暠然白首。暠與杲同字。又作皜。重言之。則曰皜皜。又云。杲之言皎皎也。說文。杲。明也。衛風伯兮篇。杲杲出日。管子內業篇云。杲乎如登乎天。孟子滕文公篇。皜皜乎不可尚已。趙氏注云。皜皜。甚白也。義與杲相近。毛氏奇齡四書索解云。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從來訓作潔白。夫道德無言潔白者。惟志行分清濁。則有是名。故夫子稱文人欲潔其身。孟子稱西子蒙不潔。又稱狷者為不屑不潔之士。司馬遷稱屈原其志潔。大抵獨行自好者。始有高潔之目。此非聖德也。夫子自云。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祇以不為物污。與屈原傳之皭然泥而不滓語同。豈有曾子擬夫子。反不若子貢之如天如日。宰我之超堯越舜。而僅云潔白。非其旨矣。況潔白二字。會見之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此但以物言。並不以德言也。按毛氏說是也。列子楊朱篇云。皜然疑乎雪。釋文云。皜又作皓。文選李少卿與蘇武詩云。皓首以為期。注云。皓與顥古字通。說文頁部云。顥。白貌。楚辭曰。天白顥顥。然則皜即是顥。爾雅釋天云。夏為昊天。劉熙釋名釋天云。其氣布散顥顥也。然則皜皜謂孔子盛德。如天之元氣皓旰。尚。即上也。不可上。即子貢云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以此推之。江漢以濯之。以江漢比夫子也。秋陽以暴之。以秋陽比夫子也。皜皜乎不可上。以天比夫子也。同一水。滄浪可濯也。不能及江漢之濯也。同一火。爝火可暴也。不能及秋陽之暴也。乃以江漢擬之猶未足也。以秋陽擬之猶未盡也。其如天之皜皜不可上矣。此曾子之推崇比擬。尤踰於宰我子貢也。徒以為潔白。則非矣。○注。放聖至席乎。○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他日弟子進問曰云云。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趙氏意本此。阮氏元校勘記云。於聖人之坐席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於作放。音義出質放。放是也。放者今之倣字。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

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注】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鴃鳥耳。鴃。博勞也。詩云。七月鳴鴃。應陰而殺物者也。許子託於大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鴃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上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深谷。【疏】注。其舌至物者也。○正義曰。爾雅釋鳥云。鵙。伯勞也。引詩在豳風七月篇第二章。亦云。七月鳴鵙。禮記月令云。仲夏之月。鵙始鳴。大戴禮夏小正云。五月鴂。則鳴鴂者。百鷯也。百鷯即伯勞。是鵙通作鴂。故趙氏以鴂爲博勞。鄭氏月令注亦云。鵙。博勞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仲夏紀云。鵙。伯勞也。是月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其上。注淮南時則訓云。五月陰氣生於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伯勞即博勞。伯博一聲之轉也。豳風獨云七月者。王肅謂古五字如七。則詩亦本是。五月鳴鵙。鄭氏謂豳地晚寒。豳極西北。寒當早於中國。晚寒之說。恐未然也。曹植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而動。陽爲生仁養。陰爲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趙氏謂許子傷害道德。惡如鴃舌。正以鴃應陰氣而鳴。鳴則傷害天地之生氣。堯舜仁義之道。亦天地之生氣也。許子以並耕之說害之。故惡如伯勞之舌。非謂其聲之嘵嘵啅諵也。禮記王制云。南方曰蠻。許行楚人。故稱南蠻。趙氏明以夷釋蠻。非謂其音之蠻。與鴃舌同也。南蠻不皆鴃舌。鴃舌不必南蠻。南蠻言其地。鴃舌言其賊害也。○注。與曾子至入深谷。○正義曰。說文異部云。異。分也。呂氏春秋知接篇。願君之遠易牙。高誘注云。遠。猶疏也。淮南子道應訓。襄子疏隊而擊之。高誘注云。疏。分也。以是通之。則異有遠義。故以遠釋異。孟子謂陳相之倍陳良而從許行。異於曾子之尊孔子而不事有若。趙氏注。惡如鴃舌以上斥許行。與曾子之心亦遠異也。貫下斥陳相。爾雅釋言云。幽。深也。故辟幽谷爲深谷。下云下喬木。則遷是上喬木矣。俗本作止喬木。非是。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注】詩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荊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夷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爲不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疏】注。詩魯至相也。○正義曰。引詩在魯頌閟宮第三章。毛傳云。膺。當也。箋云。懲。艾也。爾雅釋詩云。膺。當也。毛氏讀膺爲應。故以當訓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王表。引作戎狄是應。音義出膺擊云。丁本作應。云按古訓應訓當。此注訓擊。蓋以當對是擊敵之義。故轉訓耳。呂氏春秋察微篇。宋華元帥師應之大棘。又處方篇。荊令唐蔑將而應之。高誘注並云。應。擊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不使應敵。高誘注云。應。猶擊也。是應

有摯義。趙氏亦讀膺爲應矣。國策齊策云：章子摯。注云。摯相當。是當與摯義亦相近。下文周公方且膺之。不可云方且當之。故以摯釋之也。毛詩小雅沔水篇。寧莫之懲。傳云。懲。止也。趙氏訓懲以艾。又釋以止。明艾之卽所以止之。禮記內則云。方物出謀發慮。注云。方。猶常也。故以常釋方。鄭氏以此爲公僖與齊桓舉義兵之事。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左氏僖十二年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十六年秋。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徵諸侯而戍周。齊桓舉義兵。僖公無役不從。況勤王戍周。尤爲第一義。豈有兩諸侯無魯在其中者。周氏柄中辨正云。春秋宣八年。楚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二十五年。滅舒鳩。當僖公從齊桓伐楚時。舒尚未滅。正義云。舒。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此說得之。翟氏灝考異云。詩序云。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首二章止溯姜嫄后稷大王文武之勳。三章言成王封魯。魯子孫率由不愆。祭則受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第四章文也。上三章未暇序及周公。所云周公之宇者。非於此章頌之而孰頌哉。故自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皆周公。而不屬僖公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周公俾之也。五章六章。蓋周公所頌伯禽。所謂淮夷來同。遂荒徐宅。顯係伯禽事。見諸尚書費誓者也。七章八章。方頌僖公復宇。卽此說之。則詩書春秋孟子。彼此悉無疑義。而詩簡亦未嘗有錯。孟子兩引此文。皆確指爲周公。必有自聖門授受師說。不得以漢儒箋注之說。反疑孟子。子是之學。子字一頓。是指許行。故云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反說者。應上方且之說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注】陳相復爲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賈。不相僞誑。不相欺愚小也。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其同賈。故曰無二賈者也。【疏】注。可使市無二賈。○正義曰。禮記王制。喪事不貳。注云。貳之言二也。故經言市價不貳。趙氏云。無二賈也。閩監毛三本賈作價。○注。不相僞誑。○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僞。詐也。趙氏注萬章篇。然則舜僞喜者與。亦云。僞。詐也。淮南子本經訓。其心愉而不僞。高誘注云。僞。虛詐也。詐兼以虛。國語楚語是言誕也。注云。誕。虛也。呂氏春秋應言篇云。令許綰誕魏王。高誘注云。誕。詐也。故趙氏此注。以誑釋僞。閩監毛本作僞詐義同。十行本作爲詐。爲卽僞也。○注。不相欺愚小也。○正義曰。閩監毛三本作不相欺愚小大。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韓本作不欺愚小民也。考文古本作不相欺愚小也。愚小。謂五尺之童也。考文古本得之。○注。大小謂尺寸。○正義曰。布帛長至數丈。故云丈尺。屨大極尺。無至丈者。故云尺寸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

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疏】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賈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賈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者哉。時許子教人僞者耳，安能治國家者也。【疏】注。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正義曰：楚辭雲中君，與日月兮齊光。注云：齊，同也。是不齊卽不同也。呂氏春秋上德篇，此之謂順情。淮南子本經訓，人愛其情。高誘注並云：情，性也。性情有陰陽之分，而實一貫。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易文言傳云：利貞者，性情也。亦性情並稱。故趙氏以性釋情。長短輕重多寡大小，此形也。形同而情或不同，則好醜精粗是也。○注。蓰五倍也什十倍也。○正義曰：音義出倍蓰云：丁音師。云從竹下徙。開元禮文字音義曰：倍謂半倍而益之。又音璽。山綺切。史記作倍灑。徐廣云：一作五倍曰蓰。按倍爲半倍，而益者卽一倍也。如本有三，倍之爲六。得六而三爲半矣。主原數則益數爲倍。主益數則原數爲半。故云半倍而益之。蓰字說文所無。從竹下徙。說文訓簁箄竹器也。所綺切。丁音師，則宜是籭。說文竹器，可以取麤去細。籭亦通蓰也。蓰通籭。故亦作灑。爾雅釋樂：大瑟謂之灑。大琴謂之離。離亦麗也。麗者連也。蓋五弦相麗則離也。由琴之五弦，五倍之爲二十五弦而爲灑。以其數五五而爲灑。故凡五倍卽通爲灑。灑通籭。又通於蓰。蓰則傳寫之譌也。周書大聚篇云：十夫爲什。管子立政篇云：十家爲什。由一夫一家數之，皆十倍也。○注。譬若和氏至同哉。○正義曰：史記藺相如傳云：趙惠文王時，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璧之尺寸等耳。此璧值十五城，不已千萬相倍乎。○注。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正義曰：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篇云：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故以爭釋亂。○注。巨粗屨也小細屨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蕩兵篇云：有巨有微而已矣。高誘注云：巨，猶麤也。粗同麤。卽麤字。淮南子主術訓云：而枹鼓爲小。高誘注云：小，細也。漢書揚雄傳：集注引應劭云：精，細也。禮記樂記云：疑是精粗之體。注云：精粗，謂萬物大小也。是精粗通謂之大小。巨爲大，卽爲麤也。小爲精，卽爲細也。粗疏易成，細巧功密。此物情之迴異。許子屨大小以形論。此巨小以情論。治國家以情不以形。此堯舜所以用心而通變神化也。豈特一屨之微哉。

章指。言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萬情，謂之敦樸。是以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敍以匡之也。【疏】神農務本。○正義曰：呂氏春秋上農篇云：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又云：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不理萬情謂之敦樸。○正義曰：萬，考

文古本作万。足利本韓本作物情敦樸者。老子云。敦兮其若樸。趙氏所本也。考文引足利本作淳樸。敦通純。純亦通淳也。○博陳堯舜上下之敍以匡之。○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又云。儒家者流。祖述堯舜。君臣並耕。則所爲同之君臣也。詩亂上下之敍。故以上下之敍匡正之。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注】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疏】注。夷之治墨家之道者。○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共六家。尹佚二篇。田俅子三篇。我子一篇。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墨子七十一篇。隨巢胡非。皆墨翟弟子。我子爲墨子之學。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儒分爲八。墨分爲三。呂氏春秋。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又墨者鉅子孟勝。又東方之墨者謝子。淮南子墨者有田鳩者。田鳩亦見韓非子。馬氏驌繹史云。田鳩蓋卽田俅子。論衡。墨家之役纏子。皆所謂墨者也。

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注】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卻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注】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見。【疏】夷子不來。○正義曰。趙氏以夷子不來。是記其實事。近時通解謂亦孟子言。謂我病愈往見夷子。夷子不必來。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不。毋也。勿也。言我將往見夷子。夷子勿來也。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注】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子矣。不直言攻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注】我聞夷子爲墨道。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思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己。豈肯以薄爲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奉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爲戒也。吾欲以此攻之也。【疏】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也。○正義曰。墨子有節葬三篇。上中亡。下篇尚存。其言云。古聖王治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

若參駢之故。則止矣。此以薄爲道也。孫氏星衍墨子後序云。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見後漢書注。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汪氏中述學云。古者喪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粗之制立矣。放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則禹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君三年矣。士喪禮自小斂奠。朔月半薦遣奠。大遣奠。皆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陵葬。澤死澤葬。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荒政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墨子者。蓋學焉而自爲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爲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爲節葬之法。則謂墨子自製者是也。故曰墨子之治喪。以薄爲其道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正義曰。趙氏如使云云。則是設辭。近時通解以夷子葬其親厚。乃是夷子實事。孟子因其有此實事。異乎墨子之道。故直指爲以所賤事親。攻其隙。所以激發其性也。此說爲得。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注】之。夷子名也。言儒家曰。古之治民。若安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爲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相殊也。但施愛之事。先從己親屬始耳。若此何爲獨非墨道也。【疏】注。若安赤子。○正義曰。若保赤子。周書康誥文。毛詩魏風。他人是保。傳云。保。安也。故以安釋保。○注。之以爲至始耳。○正義曰。毛詩豳風鴟鴞篇云。恩斯勤斯。傳云。恩。愛也。是愛即恩也。廣雅釋詁云。差。次也。呂氏春秋召類篇。士階三等。高誘注云。等。級也。禮記樂記然後立之樂等。注云。等。差也。是差等二字義同。有階級即有次第也。國語晉語。夫齊侯將示務施。注云。施。惠也。周書諡法解云。惠。愛也。爾雅釋詁同。故趙氏以愛釋施。恩施愛三字義通。愛無差等。即施無差等。施由親始。即愛由親始。孔本韓本作施厚之事。

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注】親。愛也。夫夷子以爲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邪。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驚救之。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非其罪惡。故救之耳。夷子必以此況之。未盡達人情者也。【疏】注。赤子至罪也。○正義曰。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赤子無知。或觸陷於死地。推在保之者安全之。小民亦猶是也。保民如保赤子。則民其安治矣。孟子滕文公篇。墨者夷之求見孟子。稱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孟子辟之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

井。非赤子之罪也。詳孟子之意。謂愚民無知與赤子同。其或入於刑辟。猶赤子之入井。非其罪也。保赤子者。必能扶持防護之。使不至於入井。保民者當明其政教以教道之。使不陷於罪戾。是之謂若保赤子。此孟子說書之意。○注。親愛也。○正義曰。論語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禮記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親。愛也。親之爲愛。猶愛之爲仁也。康誥此言。主用刑。言民無知而將犯刑罰。不必爲吾之親近始保赦之。猶赤子無知而將入井。不必爲吾兄之子始保赦之。故云若。若之言同也。故趙氏云。雖他人子亦愛赦之。謂之愛同也。蓋赤子唯保赦其將入井。愚民惟保赦其將犯刑罰。至於平時親愛之。則鄰之赤子。終不若兄之子。愚民終不若己之父兄。是以鄰里有喪。非不助之殯葬。然斷不必厚如葬其親也。此人情也。夷子不知此。是爲不達人情。孔本韓本亦愛赦之作驚赦之。

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注】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親等。是爲二本。故欲同其愛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擧而委之於壑。【注】上世未制禮之時。壑路旁坑壑也。其父母終。擧而委棄之壑中也。【疏】注。上世未制禮之時。○正義曰。易繫辭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翟氏灝考異云。此云上世。乃上古也。故與易所言古事不同。然二事相因。自有虆梩之掩。後變成衣薪葬野之世。○注。壑路至中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壑。阬阬。虛也。注云。壑。谿壑也。阬阬謂阬壍也。阬即坑字。禮記郊特牲。水歸其壑。注云。壑猶坑也。趙氏以坑釋壑。而云路旁者。以下云他日過之。過則偶然行路過此。是壑在路旁也。楚辭離騷云。委厥美以從容兮。注云。委。棄也。故以棄釋委。

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注】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見其親爲獸蟲所食。形體毁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爲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虆梩。籠臿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有以也。【疏】狐狸食之。○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石經狸作貍。案詩取彼狐貍。釋文唐石經皆作貍。○蠅蚋姑。○正義曰。音義出此三字。云張音詣。云諸本或作蜹。誤也。丁云蝤未詳所出。或以蝤與蟯同。謂蝤蟯也。音由。又一說云。螻姑。即螻蛄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姑。螻蛄也。南人謂之地蠱。蠱讀爲狗。北人謂之蝲蝲蛄。亦曰螻狗。初生鳴土中。食穀種。最在螟蟘蟊賊先。京俗每於布穀後候苗將發。則以小石輪周碾左右壓治之。及秋

飛出。趁經光能咬人起瘡。蟲之毒者。音義一說蛁。或作蟧。一說蟧蛄即螻蛄也。則似以蛁蛄爲一物。予在山東。一老門子爲予言甚詳。因及月令孟夏螻蟈鳴。即此物也。蛁與蛄聲相亂耳。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螻蛄疊韻字。聲轉爲螻蛾。倒言之則爲蛄螻。方言。螻蛭謂之螻蛄。或謂之蟓蛉。南楚謂之杜狗。或謂蛞螻。今人謂此蟲爲土狗。即杜狗也。順天人謂之拉拉古。即螻蛄之轉聲也。其單言之。則或爲螻。呂氏春秋應同篇。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高誘注云。螻。螻蛄也。慎小篇云。巨防容螻。注云。隄有孔穴。容螻蛄也。或又謂之蟧蛄。埤雅引廣志小學篇云。蟧。螻蛄。會稽謂之蟧蛄。孟子音義。蛁。諸本或作蟧。一說云。蟧蛄即螻蛄也。蟧與螻聲正相近矣。螻蛄短翅四足。穴土而居。至夜則鳴聲如蚯蚓。按趙氏無訓。但以一蟲字括之。爲蜩爲蟧蛄則二物。爲蛁爲蚼爲蛄則三物。說文虫部云。蜹。秦晉謂之蜹。楚謂之蚊。阮氏元釋且云。且字加口爲咀。春秋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與咀同。謂咀嚼其腦。故方言云。盬。且也。且與姑同音。故姑亦有咀義。孟子滕文公。蠅蚋姑嘬之。姑與方言盬同。即咀也。謂蠅與蚋同咀嘬之也。O注。嘬攢共食之也。O正義曰。禮記曲禮云。毋嘬炙。注云。嘬謂一舉盡臠。蓋嚼食之餘。諸蟲又盡之也。趙氏謂攢共食之者。嘬從最。隱公元年公羊傳云。會猶最也。注云。最。聚也。最之爲言聚。文選西都賦注。引蒼頡篇云。攢。聚也。趙氏讀嘬爲聚。故以攢共解之。O注。顙額至於出額。O正義曰。方言云。中夏謂之頟。東齊謂之顙。頟即額也。考工記。車人爲耒。疵長尺有一寸。病注云。疵讀爲其顙有疵之疵。賈氏疏云。俗人爲顙額之上有疵病。故從之也。爾雅釋詁云。疵。病也。是孟子本有作疵者。其顙有疵。謂頭額病。猶云疾首也。趙氏本作泚。毛詩邶風。新臺有泚。傳云。泚。鮮明貌。說文作玼。而訓泚爲清。蓋顙色鮮明必爲汗漬。故以爲汗出泚泚然。說文心部云。慙。媿也。人媿則汗出於額。故以爲慙。然以爲慙。不如以爲哀痛而疾首。泚宜爲疵之借耳。O注。虆梩至取土者也。O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梠。臿也。從木目聲。一曰徙土輂。齊人語也。梩或從里。周禮注引司馬法曰。輂一斧一斤一鑿一梩。疏云。梩或解作臿。或解作鍬。鍬臿亦不殊。孟子蓋歸反虆梩而掩之。趙曰。虆梩。籠臿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虆即欙之假借。可以舁土者。梩同梠。可以臿地掘土者。一日徙土輂。此別一義。謂梠即欙。孫奭孟子音義云。梩。土舉也。本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爾雅斛謂之疀。郭注云。皆古鍬鍤字。管子度地篇云。籠臿版築各什六。齊策云。坐而織蕢。立而杖插。並字異而義同。按籠蕢即虆臿。插即梩。故云籠臿之屬。O注。而掩之實是其道。O正義曰。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誠。實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注孟子言是以爲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爲閒者。有頃之閒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疏注。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O正義曰。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憮然。失意貌也。失意則悵恨。故以爲猶悵然也。按論語微子篇。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集解云。謂其不達己意。與趙氏此注義同。乃說文心部云。憮。愛也。韓鄭曰憮。一曰不動。爾雅釋言云。憮。撫也。廣

雅釋詁旣訓恉爲安。又訓恉爲定。安定皆不動之義。蓋夫子聞子路述沮溺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鳥獸不可同羣之言。此夷之聞徐辟述孟子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命之之言。是夷子憮然四字絕句。爲間二字絕句。謂不動聲色者良久也。後漢書文苑禰衡傳云。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爲駭。蓋是時劉表必正稱譽斆笑。衡突將章奏擲諸地。表乃寂然不動。揣其心以爲此時所以不動者。爲駭之也。蔡邕傳。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客有彈琴於屛。邕至門試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人遽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此憮然。亦謂衆聞邕言。莫知所謂。都寂然不動也。孔融傳。曹操斆厲融云。嘗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大凡聞人之言。見人之事。與已所期所見不同。往往靜默不動。躊躇旣久。有以見其說之非。則夫子之辨沮溺是也。有以見其說之是。則夷之之從孟子是也。亦有躊躇不解其故。或蓄怒而未形。或懷疑而莫決。如劉表之於禰衡。陳留賓客之於蔡邕是也。說文以不動二字括之。精矣。○注。爲間者有頃之間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居有間。高誘注云。間。頃也。國策秦策云。乃留止間曰。高誘注云。間。須臾也。列子黃帝篇云。立有間。不言而出。釋文云。間。少時也。○注。　章指。言聖人緣情。制命之溢言受命教矣。○正義曰。禮記坊記云。命以防欲。注云。命。謂教命。

禮奉終。墨子元同。貧而違中。以直正枉。憮然改容。蓋其理也。疏墨子元同三篇。同即與釜等之謂也。老子云。和其光。同同其塵。是謂元同。左思魏都賦云。道洪化隆。世篤元同。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桓譚新論云。元者。天也。道也。此元同謂道同也。太史公自序云。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偏循。貧。溢儉也。違中。故不可徧從也。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注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爲孟子欲以是爲介。故言此介得無爲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己信道。故言宜若可爲也。疏且志曰枉尺而直尋。○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隸釋議郎元賓碑。進退不枉尺直㝷。用孟子。而以㝷爲尋。文子上義篇。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尸子引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爲之也。文子。東周初人。而尸佼爲商鞅師。穀梁傳嘗引其言。亦略前於孟子。陳代所云志。或者即此等書。○注。得無爲狹小乎。○正義曰。漢金廣

延毋紀產碑云。耕殖陜少。陜少即狹小也。禮記表記云。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注云。謂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孔氏正義云。小。謂所施狹近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注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不至也。疏昔齊至殺之。○正義曰。昭公二十年左傳云。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周禮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迹人掌田獵者。亦中士四人。餘皆下士及府史等。自不敢上擬乎大夫。招以旌豈敢進。此守官也。而即守道也。左氏生六國初。孟子之前。不知於何聞之。所傳尹公佗學射庾公差。齊侯田于沛二事。與孟子翩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注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椁。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也。非禮招己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爲也。疏注。志士至善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闟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此以志士仁人並稱。論語衛靈公篇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集解引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孔子謂殺身成仁。孟子謂舍生取義。雖取義乃成仁。故志士爲仁人。即亦守義者也。巫馬期不顧處師氏之富。固死無棺椁。棄尸溝壑而不恨者也。死不愛其身。則生可喪其元。生不愛其元。則死何難於在溝壑。志與勇皆以義揆之。故趙氏均以義言。論語陽貨篇云。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故云義勇者也。勇而非義。雖喪元不顧。第要離聶政之流。非君子所貴矣。元。首也。爾雅釋詁文。僖公三十三年左傳。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哀公十一年傳。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皆喪其元之事也。守死善道。論語泰伯篇文。○注。直事妄見諸侯者。○正義曰。韓非子喻老篇云。事。爲也。直事者。不俟其招。徑直爲此見諸侯之事。無端而往。是爲妄也。**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注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疏枉則

至爲與。○正義曰。風俗通十反篇云。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蓋不待招而見。實不能一見即霸王。是枉尋直尺而已。趙氏之義。與應劭正同。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注】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疏】注。趙簡子晉卿也。○正義曰。史記趙世家云。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趙衰生盾。趙盾卒。諡爲宣孟。子朔嗣。屠岸賈殺趙朔。平公十二年。趙武爲正卿。趙武生景叔。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注。王良善御者也。○正義曰。哀公二年左傳云。郵無恤御簡子。注云。郵無恤。王良也。孔氏正義云。下云子良授綏是也。服虔曰。王良也。孟子說王良善御之事。古者車駕四馬。御之爲難。故爲六藝之一。王良之善御。最有名。於書傳多稱之。楚辭云。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國語晉語云。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郵無正進曰云云。又云。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注云。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又云。伯樂。無正字。淮南子覽冥訓云。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勻。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騖若滅。高誘注云。王良。晉大夫郵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注。天下鄙賤之工師也。○正義曰。王良爲大夫。不可爲卑賤。賤與下良對。故釋爲鄙。謂其技藝鄙陋。鄙野異於國中。言其但野非國工也。以師釋工者。儀禮燕禮大師告於樂正注云。大師。上工也。是工亦稱師也。

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注】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強而後可。【注】強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注】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注】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疏】注。掌主也。○周禮天官淩人注云。掌。主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小爾雅廣言云。掌。主也。謂王良。良不可。【注】王良不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注】範。法也。王良曰。我爲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不習於禮。【疏】注。範法至於禮。○正義曰。範。法也。爾雅釋詁文。昭公八年穀梁傳云。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所云車軌塵馬候蹄者。法度之御也。毛詩小雅車攻篇傳云。一日乾豆。二日賓客。三日充君

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達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𩩲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孔氏正義云。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爲乾豆。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爲賓客。下殺以其中胷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𩩲。獨言射左髀爲上殺。達於右腢。當自左胷也。次達右耳本。當自左肩腢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在旁而逆射之。二者皆爲逆射。按此上殺次殺中殺。皆爲應禮之射。正殺之禽。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天。王者以四時畋。以奉宗廟。因簡戎事。刈草爲防。舉而射之。不題禽。不詭遇。一不躐草越防。不逆題禽。題。迎禽而射之。詭遇。謂旁射也。詭或作詭。孟子滕文公篇。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云。橫而射之曰詭遇。比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桓四年左傳。正義引鄭注云。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惟背走者。順而射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禦。加以仁恩養威之道。亦其義也。說苑修文篇云。不抵禽。不詭遇。班固東都賦云。弦不睼禽。轡不詭遇。抵睼並與題通。按此題禽詭遇。皆爲非禮之射。王艮僅云詭遇。蓋亦括題禽言之。郊穀梁傳但言面傷。亦括橫射言之也。音義出範我。云。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範古與范通。範或作范者有之。我氏形近。其作氏者譌也。趙氏訓範爲法。則其經文必不作范氏矣。音義見誤本。而以爲古之善御者。班固東都賦云。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轡不詭遇。文選李善注引括地圖云。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又引孟子此文。仍作吾爲之範我馳驅。達下爲之詭遇。又引劉熙注。橫而射之曰詭遇。則引括地圖注范氏施御句。引孟子注轡不詭遇句。非范氏即孟子之範我也。李賢注後漢書班固傳此文。則云范氏。趙之御人也。此趙字誤。當是古字。引孟子此文。亦作範我。又引趙注範法也云云。然則李賢所引孟子。不作范氏可知。又云弦不失禽。謂由基也。轡不詭遇。謂范氏也。范氏指賦所云之范氏。非孟子之範我也。宋書樂志馬君篇云。願爲范氏驅。雖容步中發。豈欺詭遇子。馳騁趣危機。此則本班固賦言之。皆未足以證孟子之爲范氏馳驅也。凡說經先求辭達。若作范氏。則云我爲之范氏馳驅。於辭不達。而王艮何取於范氏。蓋以范氏御由基。范氏爲範我矣。由基何屬邪。即使誠有異本孟子作范氏馳驅。究以趙氏爲正而已。白氏六帖說御篇引孟子此文及注云。範。法也。爲以法式爲御。故不獲禽。詭。譎也。不依御。故苟得矣。與趙氏注異。白氏引之。蓋唐以前舊注。其釋範爲法。亦同於趙。音義作范氏。非也。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注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

注注。詩小至射也。○正義曰。引詩在小雅車攻篇第六章。毛傳云。言習於射御法也。不失其馳驅之法。則範我馳驅也。順毛而入。順毛而出。則不蹍毛。不順。則毛㬥蹢狠藉矣。一發貫臧。阮氏元校勘記云。足利本臧作撼。音義

出貫臧作機。非。臧卽今五臧字。徂㚢切。一發貫臧。應矢而死。所謂貫心死疾爲上殺也。孫宣公云。臧知字。非也。鄭氏箋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孔氏正義云。如椎破物。則中而栗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猶而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如破而破也。家大人曰。舍矢而破。與舍拔則獲同意。皆言其中之速也。楚策云。壹發而殪。意亦與此同。鄭箋及孟子趙注。皆誤解如字。○注。貫習也。○正義曰。貫。習。爾雅釋詁文。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貫假借作摜字。習也。如孟子我不貫與小人乘是也。毛詩曰。串夷傳云。串。習也。串卽毌之變。傳卽謂摜字。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注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尙知恥。羞此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疏注。御者尙知恥羞此射者。○正義曰。國語周語云。羞禮爲羞。注云。羞。恥也。閩監毛三本。作羞恥。

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注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己自枉曲。何能正人。疏注。過謬也。○正義曰。國策秦策云。王之料天下過矣。高誘注云。過。謬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高誘注云。矯。正也。枉。曲也。說文矢部云。矯。揉箭箝也。易說卦傳云。坎爲矯揉。宋衷注云。曲者更直爲矯。蓋物之曲者。以直物糾戾之。使同直。故云以直矯枉也。章指。言循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亦不屑就也。疏是以至就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正云。伯夷不就辭命無考。惟韓非子和氏篇。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莊子讓王篇。昔周之興。伯夷叔齊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盍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比入至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孟子所云。或卽指此。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注景春。孟子時人。爲從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彊凌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疏注。景春至術者。○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凡十二家。以蘇秦張儀

爲首。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景春稱儀衍而不及蘇秦。秦時已爲齊所殺矣。又孟子古注考云。漢藝文志兵陰陽家。有景子十三篇。疑卽此人。〇注。公孫至合從長。〇正義曰。史記秦本紀云。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裴駰集解云。犀首官名。姓公孫。名衍。徐廣曰。陰晉。今之華陰也。衍爲大良造時。陰晉尙屬魏。衍爲陰晉人。是魏人也。又張儀列傳附公孫衍傳云。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集解引司馬彪云。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按此則衍在魏爲犀首之官。在秦爲大良造之官。趙氏云。號爲犀首。未詳所本。國策秦策云。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吳師道云。年表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則非官名。而韓策樓留以犀首張儀並言。何爲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或姓名也。魏亦有犀武。按犀首卽公孫衍。明見史記。意者先在魏爲此官。後遂以爲號。故人通稱之。史記言約長。趙氏言從長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衍本衛人。史記以儀衍同傳。而贊云。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是衍亦衡人之彊秦者也。所以離秦魏之交。致義渠之襲者。特以傾張儀而然。非合從也。卽其用陳軫之計。三國委事。亦並無合從事跡。其爲秦敗楚。則見於韓非子史記等書。黃東發謂衍或從或横。殊非其實。趙注云。衍嘗佩五國相印。爲從長。史記犀首入秦爲約長。此言衍相秦約五國。與秦横親。正破從爲横之事。約長非從長也。未有相秦而合從者也。衍生長於魏。趙氏謂秦王之孫。故曰公孫。亦未知所出。〇注。張儀合從者也。〇正義曰。呂氏春秋報更篇云。張儀。魏氏餘子也。將西游於秦。過東周。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閒。惠王說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史記張儀列傳云。張儀者。魏人也。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而恐秦之攻諸侯敗約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二說不同。索隱云。張儀說六國使連横而事秦。故云成其横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也。關西地形横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横。故蘇爲合從。張爲連横也。乃趙氏以儀爲合從者。未詳所本。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注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爲大丈夫也。

疏丈夫之冠也父命之。〇正義曰。江氏永羣經補義云。父命之者。迎賓冠子。父主其事。至於士冠禮諸祝辭。皆賓祝之。非父命也。父醮則有辭矣。周氏柄中辨正云。陳亦韓曰。士冠禮無父命之文。賓則有三加祝辭。又有醴辭字辭。冠後以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如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智武子。皆有言以勸勉之。蓋父不自命。而以其命之意出於賓。亦不親教子之意也。〇女子

至夫子。○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門卽父母家之門。非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其女至壻家禮。遂以爲壻門。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梱。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與儀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阼階上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是戒者。非止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頗各隨其俗。如衞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雖孔子善魯。而衞當日仍行自若。周氏柄中辨正云。士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而孟子言往送之門。穀梁傳亦言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之大門。則送不止於階矣。或說送至壻門。毛西河引義國策。婦車至門。送諸母還。謂諸母有送至壻門者。按穀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闕門。謂祭門外兩觀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僅所言庶母及門內施鞶同。並無送至壻門之說。國策恐未可據。○注。男子至丈夫也。○正義曰。毛詩邶風燕燕傳云。婉。順也。說文女部云。婉。順也。春秋傳曰。太子痤婉。是順之義爲婉也。以義匡君。義不可從。則須諫正。是以義爲正也。不論義之當從當違。一概無違。是以順爲正。非以義爲正者也。故趙氏以婉解之。別其不能以義匡君矣。趙氏佑溫故錄云。注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補義甚好。此出士冠禮。祝曰。今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之文也。按儀禮。士冠禮。作順爾成德。此改爲就者。以孟子斥順爲妾婦。故易順爲就。廣雅釋詁云。就。歸也。賈子道術篇云。行歸而過謂之順。莊子人間世云。就不欲入。注云。就者形順。是就亦順也。乃所順在成德。成德則能以義匡君。是以義爲順者也。惟以無違爲順。而不以義。則妾婦之順也。言有古今之不同。賴聖賢發明之。文王繫易。以利爲重。其時所謂利。以利物言。故孔子贊之云。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蓋至孔子時所謂利。共以爲利己。於是以放利而行爲利。故孔子罕言利。而以義爲利。易以坤爲順。孔子贊易。屢以順言其時。以輔弼正君爲順。荀子臣道篇云。以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是也。至孟子時。則徒以從君順指爲順。故孟子斥爲妾婦之道。孟子之斥順。猶孔子之斥利也。妻道猶臣道。妻之順夫。亦當譎諫有以調和而補救之。惟妾婦婢媵之旅。徒以取容爲婉媚耳。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注]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可以爲大丈夫矣。

[疏]注。廣居至道也。○正義曰。趙氏以廣居爲天下。則居天下之廣居。卽謂人生天地間也。天地之間。至廣大。隨在可以自得。必以富貴而婉順

求之。是天下至廣。而所營至狹矣。男女共生天地之間。在女子則當婉順。旣身爲男子。則在八卦爲乾。易家人彖傳云。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內則囿於一家。外則周乎天下。故居天下之正位也。說卦傳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分陰分陽。迭用柔剛。異乎妾婦之徒。以柔順爲道。故爲大道也。蓋旣生於天地間。居如此其廣也。又身爲男子。位如此其正也。則所行自宜爲天下之大道。而奈何踽踽而效妾婦爲也。下數句卽申明行天下之大道。以全其居廣居立正位之身也。趙氏注精矣。○注。得志行至夫矣。○正義曰。論語顏淵篇云。政者正也。周禮地官黨正注云。正之言政也。趙氏以行正解得志。行正卽爲政也。天下之居旣廣。而男子行仁義之道。可仕而爲政。則以此仁義之道。共之於民。不可仕則隱居。而以此仁義之道獨行於身。何處不可居。何處不可行道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有正有淫矣。高誘注云。淫。亂也。又蕩兵篇云。而工者不能移。高誘注云。移。易也。漢書揚雄傳音義引諸詮云。屈古詘字。廣雅釋詁云。詘。屈也。挫。詘折也。是屈卽挫也。男子行仁義之道。故富貴不能亂其心。貧賤不能易其行。威武不能挫其志。自彊不息。乃全其爲男子。全其爲男子。斯得爲大丈夫也。章指。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況儀衍。疏非禮不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戴記有禮運篇。按莊子山木篇云。運物之泄也。釋文引司馬注云。運。動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注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疏注。周霄魏人也。○正義曰。戰國魏策云。魏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鮑彪注云。周霄。孟子時有此人。至是三十年矣。吳師道正云。田文前相魏。當襄王時。孟子見梁襄王。相去不遠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按史田需犀首。皆在秦惠王時。故霄得問於孟子也。魏策又云。周肖謂宮他曰。子爲肖謂齊王曰。肖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鮑彪注云。疑卽霄。吳師道正云。孟子記魏人。若以爲此人。則非安釐之世矣。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求而不得。疏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正義曰。音義出載質云。張音贄。云義與贄同。白虎通瑞贄篇云。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儀禮士相見禮云。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注云。贄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士冠禮云。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卿大夫鄉先生。注云。摯。雉也。是見君用摯也。贄摯質三字通。○注三月至不得。○正義曰。大戴記本命篇云。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盷。然後能有見。注云。三月萬物一成。易繫辭傳云。變通莫大乎四時。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云。三人而爲一選。儀於三月而爲一時也。天有四時。時三月。如天之時。固有四變

也。白虎通四時篇云。歲時何。謂春夏秋冬也。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春夏物變盛。秋冬氣變盛。此三月爲一時而物變之說也。變卽化也。歷一時而物變化。君子亦當趣時爲變化。春秋繁露四時之副篇云。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爲政。故以慶副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禮記檀弓上云。旣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皇皇如有望而弗至。注云。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檀弓下云。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問喪篇云。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楚辭離世篇云。征夫皇皇其孰依兮。注云。皇皇。惶遽貌。廣雅釋訓云。惶惶。劇也。惶惶。卽皇皇也。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注公明儀。賢者也。而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注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注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稻也。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腯也。惟。辭也。言惟絀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不亦可弔乎。疏禮曰至衣服。○正義曰。禮記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注云。齊或爲粢。孟子所引之禮。蓋如是也。桓公十四年穀梁傳云。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又成十七年。穀梁傳云。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與孟子所言略同。然則犧牲不成以下。亦孟子述禮之文也。禮記曲禮云。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又王制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諸侯至祭服。○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宣王卽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又云。及期。王祼鬯。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注云。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蓋田名藉田。以借助於民。故名。天子先親耕。而後民終之。是躬耕謂率於民也。天子雖躬耕。不過三推而已。其餘收穫得共粢盛。實由民之助力。故云收其藉助也。是

耕爲躬耕。助爲民助。若禮記樂記云。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此耕藉專謂躬耕藉田。與孟子云耕
助不同。助雖與藉義同。然藉指田名。助爲民助也。粢稷。爾雅釋草文。桓公十四年。公羊傳注引
云。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說文皿部云。盛。黍稷器。所以祀者。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地官舂
人。祭祀共其齍盛之米。注云。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實。春官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
注云。齍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然則以器內之實言之。謂之齍卽粢也。稷爲穀長。
以統衆穀而名也。以諸穀在器言之。謂之盛。黍稷稻粱等皆在器。皆爲盛也。解者以黍稷曰粢。在
器曰盛。爲互釋。趙氏以黍稷曰粢。則是稻粱曰盛。故云。盛。稻也。其實黍稷在器亦名盛。稻粱
爲簠簋實。亦統名粢。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周禮一書。或兼言齍盛。若舂人肆師小祝是也。單
言齍。若大宗伯小宗伯大祝是也。單言盛。若饎人稾人是也。小宗伯逆齍注云。受饎人之盛以入。
然則齍盛可互稱也。甸師注云。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齍粢古今字也。毛詩甫田作齊。
亦作齍。用古文。禮記作粢盛。用今文。左傳作粢盛。則用今字之始。左傳曰。絜粢豐盛。毛傳云。
器實曰齍。在器曰盛。鄭注周禮。齍或專訓稷。或訓黍稷稻粱。盛則皆訓在器。是則粢之與盛別者。
齍謂穀也。盛謂在器也。許則云器曰齍。實之則曰盛。似與毛鄭異。蓋許主說字。其字從皿。故謂
其器可盛黍稷曰齍。要之。齍可盛黍稷。而因謂其所盛黍稷曰齍。凡文字故訓。引伸每多如此。說
經與說字。不相妨也。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
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此夫人蠶之事也。
又云。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
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注云。三盆手者。三淹也。凡
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此夫人繅之事也。O注。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
於北郊。以爲祭服。帥卽率也。是衣服卽祭服也。O注。不成至辭也。O正義曰。禮記曲禮云。豚
日腯肥。注云。腯亦肥也。腯充貌也。桓公六年。左傳云。吾牲牷肥腯。又云。故奉牲以告曰。博
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犧牲而云不
成。禮記中庸云。誠者自成也。誠之義爲實。則成之義亦爲實。故以不實解不成。呂氏春秋明理篇
云。五穀萎敗不成。又貴信篇云。則五種不成。高誘注並云。成。熟也。此不成亦卽不實。但五穀
之不實。謂其不熟。犧牲之不實。謂其不肥腯。故又申之以肥腯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成。盛也。
肥腯。爲充盛也。詩齊風。儀既成兮。箋云。成。猶備也。不成。亦爲不備腯也。文選羽獵賦云。
帝將惟田。於靈之囿。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惟。辭也。O注。牲必特殺故曰殺。O正義曰。儀禮
特牲饋食禮。爲諸侯大夫士祭祖禰。少牢饋食禮。爲諸侯卿大夫祭祖禰之禮。以少牢特牲名篇。少
牢禮。主人朝服卽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
宗人告備。乃退。注云。刲擊皆謂殺之。特牲禮。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夙興。主人立于門外。
東方南面。視則殺。注云。側殺。殺一牲也。此皆特殺之事也。O注。皿所以覆器者也。O正義曰。
說文。皿。飯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讀若猛。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謂汲古閣本。飯作飲。

誤。孟子牲殺器皿。趙注皿所以覆器者。此謂皿爲幎之假借。似非孟意。廷琥按皿本無覆器之訓。皿讀若猛。古音冥孟同爲一部。孟津亦曰盟津。揚子太元經。冥者。明之藏也。皿幎假借。段說是也。段又謂趙氏覆器之訓。似非孟意。豈以器之有幎。無關禮制乎。說文。幎。幔也。周禮有幎人。幎即冪。亦作冪。冪亦與鼏通。公食大夫禮。甸人陳鼎設扃鼏。鼏若束若編。少牢饋食禮皆設扃冪。冪即鼏。此覆鼎之冪也。以其覆鼎。故字作鼏。鼎鼏以茅爲之。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有豕鼎魚鼎。庶人魚炙之薦無鼎。則亦無鼏。此不待言。周禮天官冪人注云。以巾覆物曰冪。小爾雅廣服云。大巾謂之冪。冪即巾也。以其冪物。故亦謂之冪。用布。或用葛。大射儀膳尊兩甒。冪用錫。若絺。鄉飲酒禮。尊綌冪。鄉射禮。尊綌冪。燕禮。公尊瓦大兩。冪用綌若錫。少牢尊兩甒於房戶之間。同棜。皆有冪。所以覆尊者也。特牲禮。覆兩壺卒奠冪。所以覆壺者也。特牲禮。籩巾以綌。纁裏。所以覆籩者也。士昏禮。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所以覆豆者也。公食大夫禮。簠有蓋冪。有司徹。簠有蓋冪。所以覆簠者也。尊壺籩豆簠簋皆有冪。故趙氏以覆器二字締之。而上下等殺由此分焉。天子祀天地。則以疏布巾冪八尊。祭宗廟。則以畫布巾冪八彝。冪人凡王巾皆黼。則諸侯大夫士之巾不黼矣。賈公彥鄉射禮疏。凡用醴不見用冪。質故也。醴用酒。亦無冪者。從禮于質也。或以尊厭卑亦無冪。燕禮君尊有冪。方圓壺則無冪。昏禮尊于室故有冪。尊于房戶外。爲媵御賤。故無冪。陳用之云。人君尊也。故燕與大射之冪用葛若錫。冬夏異也。人臣卑也。故鄉飲士昏喪祭之冪用葛而已。冬夏同也。是冪之有無。分乎文質。即分乎尊卑貴賤。庶人分卑。魚炙之薦。質而無文。則其無冪也宜矣。燕禮公尊瓦大兩有冪。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尊壺。非旅食于門西。兩圜壺。注。尊方壺。爲卿大夫士也。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方圜壺無冪。亦是爲庶人不用冪之一證。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大夫降於諸侯。即不用巾。孔疏謂此削瓜當在公庭。則不用巾者。亦以尊厭卑。又巾冪等級之可考見者也。士之祭禮用冪。禮有明文。孟子謂士無田云云。蒙上禮字。若皿是飯食之器。則本文器字。已可該括。故趙氏以幎字假借解之。曰牲殺。殺即所以用牲也。曰器皿。皿即所以覆器也。殺字與牲字一貫。皿字與器字一貫。趙氏之訓。未必非孟意也。○注。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下云。喪亦不可久也。又云。喪人無寶。注云。喪謂亡失位。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注云。自謂亡人。

出疆必載質。何也。注周霄問出疆何爲復載質。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注孟子言仕之爲急若農夫。不可不耕。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注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爲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爲不急仕也。疏注。晉

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O正義曰。推趙氏注。似趙氏所據之本作晉人亦仕國也。我晉人也與晉人二字。亦仕辭亦仕國也四字。謂我爲晉人。亦仕於晉國也。乃相傳諸本俱作晉國亦仕國也。則趙氏注。我晉人也。爲無所附矣。近解謂晉國亦君子遊宦之國。

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注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疏媒妁之言。O正義曰。音義出媒妁云。音酌。丁云。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也。周禮地官媒氏注云。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名麴麩曰媒。說文女部云。媒。謀也。謀合二姓。妁。酌也。斟酌二姓人。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斟者。酌也。酌者。盛酒行觴也。斟酌二姓者。如挹彼注茲。欲其調適也。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注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疏注。是與鑽穴隙者何異。O正義曰。趙氏與字屬下讀。何異解類字。疑趙氏所據本。作與鑽穴隙類也。閩監毛三本作亦與鑽穴隙者無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與音歟絕句。此以與字屬上句讀。王氏引之經傳釋辭云。與。語助也。無意義。章指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于祿。踰牆之女。人之所賤。故弗爲也。疏苟容干祿。O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偸合苟容以持祿養身者。是謂國賊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注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衆多而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爲甚奢乎。疏後車數十乘。O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詩緜蠻箋義云。古人推尊貴有後車。微賤則無之。孟子後車。即弟子所乘者。不然。從者徒步矣。O傳食於諸侯。O正義曰。音義出傳食云。丁直戀切。言轉食也。按爾雅釋言云。馹。遽傳也。成公五年左傳云。晉侯以傳召伯宗。注云。傳。驛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傳。傳也。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轉相傳。無常主也。然則傳食謂舍止諸侯之客館而受其飲食也。O注。泰甚也。O正義曰。詩小雅巧言昊天泰憮箋云。泰言甚也。荀子王霸篇云。縣樂奢泰遊抗之修。注云。泰與汰同。奢泰連文。是泰亦奢也。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注簞。笥也。非以其道。一笥之食不

可受也。子以舜受堯天下爲泰乎。疏注。簞笥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注云。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儀禮士冠禮云。櫛實于簞。注云。簞。笥也。蓋雖有方圓之別。亦得通稱之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注彭更曰。不以舜爲泰也。謂士無功事而虛食人者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注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者。羨。餘也。疏注。周禮至其四者。○正義曰。見考工記。○注。羨餘也。○正義曰。毛詩小雅。十月之交。四方有羨。傳云。羨。餘也。趙氏以餘釋羨。明孟子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兩餘卽上以羨之羨。女以所羨之布。易農所羨之粟。兩相補。則皆無不足。雖不相補。則各有所餘。斯各有所不足矣。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注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順也。悌。順也。守先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子何尊彼而賤此也。疏注。悌順也。○正義曰。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弟。悌也。心順行篤也。是悌爲順也。由長而幼。不失次第之序。則順。若以幼陵長。則失其序而非順矣。○注。守先至俗者。○正義曰。上。尚也。尚德之士。解守先王之道。可以化俗。解以待後之學者。待無化義。儀禮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注云。古文待爲侍。周禮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杜子春云。待當爲持。書亦或爲持。蓋趙氏讀待爲持。謂扶持後之學者。使不廢古先之教。推守先道以扶持後學。所以有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注彭更以爲彼志於食。此亦但志食也。疏注。此亦但志食也。○正義曰。也字當作邪字。荀子正名篇云。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三也字。皆與歟邪同。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注孟子言祿以食功。子何食乎。曰。食志。注彭更以爲當食志也。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注孟子言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爲

也。然而其意反欲求食，則子食乎。疏注。孟子至爲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破。碎壞也。小爾雅廣言云。毀。壞也。孝經釋文引蒼頡篇云。毀。破也。說文石部云。破。碎石也。是毀瓦卽破碎瓦也。音義云。墁。張武安切。云與謾同。阮氏元校勘記云。謾必誤字。謾者欺也。於此文理不順。依注云墁滅。則當云與槾同。集韻墁槾墁三字同也。墁乃槾之俗。翟氏灝考異云。趙氏以毀瓦畫墁四字爲一義。則畫墁是畫脂鏤冰。費日損功之意。宋張芸叟著雜說一卷。名畫墁集。蓋取此。按爾雅釋宮云。鏝謂之杇。說文木部云。杇所以涂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槾。杇也。金部云。鏝。鐵杇也。或從木。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此器今江浙以鐵爲之。或以木。戰國策。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杅。曰欲爲智伯報仇。杅謂塗廁之杅。今本皆作扞。謬甚。刃其杅。謂皆用木而獨刃之。然則墁杅皆器名。論語八佾篇云。糞土之牆。不可圬也。王肅注云。圬。槾也。襄公三十一年左傳云。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注云。圬人塗者。塓。塗也。圬槾皆器。用以塗牆。則塗謂之圬。卽謂之槾。因而塗牆之人卽謂之圬人。塓卽墁。一聲相轉。推趙氏之義。蓋破碎瓦爲一事。卽謂將全瓦破碎之。非以破碎瓦畫地也。畫地則復墁滅之。別爲一事。說文云。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又刀部云。劃。等畫物也。謂物有差等。畫以爲界。趙氏謂田地已有界畫。而復將所界畫之迹。用泥涂而滅去之。瓦破碎則無能造屋。所畫界圬滅。則等差無所驗。是皆以有用爲無用也。若劃爲古文畫。說文刀部云。刉。劃傷也。務。刺也劃也。劃錐刀曰劃。依此則謂新圬墁之牆。而用錐刀務劃之。義亦通。曰。否。注彭更曰不然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注孟子曰。如是則子果食功也。章指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尙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爲素餐。疏移風易俗。○正義曰。語見孝經廣要道章。又禮記樂記云。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注問宋當如齊楚何也。疏今將至伐之。○正義曰。史記。宋世家云。偃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君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三分其地。按史記稱宋王爲桀紂。與萬章行王政之言迥別。或出於齊楚惡之之口。史非其實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去齊居休。旋歸於鄒。年六十餘矣。聞宋王偃將行仁政。往遊焉。會齊楚惡而伐之。萬章以國小爲慮。孟子以湯武之事告之。蓋以弔伐望宋王也。觀孟子與萬章問答。意其初政尙有可觀者。戰國策所謂射天笞地。世家所書淫於酒婦人。諸侯皆謂桀宋者。乃其晚節不終。時孟子去宋已久矣。齊楚之伐。國策

云。齊攻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許救而卒不至。齊因拔宋五城是也。策繫於剔成之世。鮑彪注因言孟子所稱審皆剔成矣。吳師道已譏其傅會。又史蘇秦傳。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劉之伐齊。亦正在殺子噲後。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注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疏注湯居亳。與葛爲鄰。○正義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寧陵。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山陽郡。薄。臣瓚曰。湯所都。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師古曰。瓚說非也。皇甫謐所云湯都在穀熟。事並不經。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云。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即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還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即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穀熟縣是也。其說精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皇甫謐以偃師爲西亳。而別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案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即引謐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所都。此蓋彪本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注之。云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於是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謐又以孟子湯居亳與葛鄰。葛在寧陵。去偃師八百里太遠。故知湯本居南亳穀熟。後乃還西亳偃師。與葛鄰。乃是居南亳時事。見帝告釐沃序疏。盤庚言而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一。水經注。汳水東經大蒙城北。大蒙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邱縣東南四十里。湯本居此。後還偃師。即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而封之。謐說似非無稽。但馬鄭推言湯會居商邱。商邱本不名亳。觀漢志但於偃師言湯都。而梁國蒙縣山陽郡薄縣不言是亳可見。謐因經言三亳。遂造北亳南亳配偃師而名三。其實蒙穀熟古但名商邱。不名亳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妄相附和。豈知班固鄭康成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既名三亳。宜遠近相等。對商邱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只數十里。分之無可分也。即如其說。只有東西二亳耳。奈何於數十里中强分爲二。欲以充數乎。其辨二也。商邱平衍。與成皋等地。大不類。何山陰之有。而云阪乎。其辨三也。漢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蓋諸郡國皆微子所封。社稷稱亳。當時人或以亳在宋地。班氏於此文下。又云昔堯遊成陽。舜漁雷澤。湯止於薄。則此爲湯嘗遊息之地。後人遂往往指稱亳在梁國泲陰山陽之間。而其實湯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涉也。蓋薄縣者。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分其地置蒙穀熟。與薄並改屬梁國。晉又改薄爲亳。且改屬泲陰。故臣瓚所謂湯都在泲陰亳縣者。即其所謂在山陽薄縣者也。亦即司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杜預所謂在蒙縣北亳城者也。而亦即皇甫謐所分屬於蒙穀熟者也。本一說也。薄薄也。非亳也。立改三亳。鄭辟爲還亳之民而分爲三亳。

本一耳。焉得有三。湯都定在偃師。而所謂偃師去葛太遠。不便代耕。不足辨矣。○注。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正義曰。僖公十七年左傳云。葛嬴生昭公。葛嬴爲如夫人之一。以衛姬鄭姬華子等例之。則葛爲國。嬴爲姓矣。說文女部云。嬴。帝少皞之姓也。春秋時秦徐江黃郯莒皆嬴姓。葛嬴猶徐嬴。齊桓時葛尚存歟。○注。放縱無道。○正義曰。楚辭離騷云。夏康娛以自縱。注云。縱。放也。

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注】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書。尚書逸篇也。仇。怨也。言湯所以伐殺葛伯。怨其害此餉也。【疏】注。童子至無狀。○正義曰。禮記曲禮云。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注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雜記稱陽童某甫注云。童。未成人之稱也。少儀童子曰聽事。注云。童子未成人。詩芄蘭。正義以十九歲以下皆是。漢書東方朔傳。竇太主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日。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按趙氏用無狀爲葛伯罪。當謂其醜惡無善狀也。○注。尚書至餉也。○正義曰。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考之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湯征中語。上引仇餉既言書曰。則中雖間以釋書。而其下引一征。則不復言書曰。至其下徯我后。則又加書曰。其非一篇甚明。桓公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是仇爲怨也。葛伯不當怨餉者。云仇餉。是謂其殺童子使餉者仇怨之。不云餉者仇葛伯。而云葛伯仇餉。古人屬文每如是也。下云爲匹夫匹婦復仇。則仇在匹夫怨葛伯也。葛仇殺餉。是葛伯以仇怨授餉者。故云仇餉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仇餉謂葛伯殺餉者。是仇此餉者矣。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注】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爲一夫報仇也。【疏】注。爲一夫報仇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宰夫諸侯之復注云。復。報也。是復讎即報仇。史記晉世家云。仇者。讎也。書作仇。孟子以讎釋之。趙氏以仇釋讎。明孟子言讎。即書仇餉之仇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注】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

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日待我君。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止不行也。不使芸者變休也。疏注。載始至國也。〇正義曰。載與哉通。爾雅釋詁云。哉。始也。故毛詩周頌載見辟王傳云。載。始也。梁惠王篇云。湯一征。自葛始。與此文略同。一卽始也。始卽載也。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孫炎注云。載取萬物終而復始。終而復始義爲再。故一說以載作再。載屬下讀。則湯始征自葛爲句。晩出古文尚書仲虺之誥作初征自葛。蓋本此一說也。隋書煬帝伐高麗詔云。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此又多於二十二。古書殘缺。未知所本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其蘇無罰互異。乃古人引經不拘處。猶上文易一爲始。易始爲載耳。〇注。不使芸者變休也。〇正義曰。爾雅釋詁云。休。息也。謂芸者本勤動。變而止息。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元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匪厥元黃。謂諸侯執元三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迎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疏注。從有攸至驗也。〇正義曰。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不類孟子之文。而大類尚書。雖不稱書曰。自是尚書文也。據孟子本文承大邑周之下。云其君子實元黃于匪。至取其殘而已矣。趙氏章指於而已矣下。乃云從有攸以下。道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是則統其君子以下云云。皆爲逸書文矣。詳繹其文。則其君子以下。乃孟子申說書意。非尚書文。攸。所也。爾雅釋言文。大戴記夏小正綏多士女傳。云綏。安也。綏厥士女。卽安天下士女也。爾雅釋詁云。惟。思也。詩惟天之命序。釋文引韓詩云。惟。念也。云小人各有所執往。解有攸二字。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不惟。惟也。猶不顯顯也。不承承也。故以無不解不字。詩商頌有截其所箋云。所。處也。孟子云。無處而餽之。此有攸卽有所。有所卽有處。因下言其小人簞食壺漿。小人卽士女。故通下而言有所執往也。謂其執往非無處也。其有所處也。卽惟念執臣子之節也。有攸不惟臣。乃小人故申言東征綏厥士女。謂士女所以有所惟臣者。以武王東征來安之也。趙氏倒解之耳。音義出匪厥云。丁云義當作篚。篚以盛贄幣。此作匪。古字借用。阮氏元校勘記云。說文匚部。匪似竹篋。引周書實元黃于匪。非借用。乃正字也。竹部篚訓車笭也。儀禮聘禮云。釋幣制元纁束注云。凡物十日束。元纁之率。元居三。

纁居二。賈氏疏云。言牽皆如是。元三纁二者。象天三覆地二載也。禹貢荊州厥篚元纁。說文糸部云。絳。大赤也。纁。淺絳也。蓋赤和以黃則淺。亦合黃爲纁。亦合黑爲元。故元黃卽元纁也。史記魯仲連列傳。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集解引郭璞云。紹介。相佑助者。趙氏以願見釋紹字。本此。凡請見必由介紹也。周禮秋官司儀。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注云。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是時諸侯匪厥元黃來請見。謂相者曰。其介紹我周王。傳我願見之意。使我得見休而臣附於大邑周也。曰我周王。親之也。曰大邑周。尊之也。二句乃述諸侯請見之辭也。以望釋見。以善釋休。以就釋附。惟臣卽不惟臣。亦念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注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之疆。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此於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疏注。太誓至古太誓。○正義曰。尚書序正義。引鄭氏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此趙氏云古尚書百二十篇所本也。史記儒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讀說之。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楚元王傳注。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惠氏棟古文尚書考云。二十八篇者。伏生也。二十九篇者。夏侯也。依伏生數增太誓一篇。蓋伏生所藏百篇。僅存二十八篇。已無太誓。其時列於學官二十九篇之太誓。乃民間於壁中得之。故云後得以充學也。此文明云太誓當時後得之。太誓無此文。故趙氏以爲是古太誓也。後得之泰誓。今亦不存。惟史記周本紀載之。近儒王氏鳴盛。江氏聲。孫氏星衍。皆掇拾成篇。然坊記引太誓曰云云。鄭氏注云。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太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鄭云。今太誓無此章。則亦以爲古太誓矣。馬融書敘云。泰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春秋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趙氏云。諸傳記引太誓。皆古泰誓。固馬氏說也。孔氏廣森經學巵言云。經典釋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按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有得泰誓於壁內者。陸謂本始中。非也。然其云太誓一篇者得之。蓋漢世僅見三篇之一。故語孟左傳所引太誓。皆適在其所未

見丽篇中。意時博士有附會書序。強分爲二者。乃適致馬融之疑耳。時維鷹揚。毛詩大雅大明第八章文。傳云。如鷹之飛揚也。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釋文引鄭注云。寵。光耀也。是光即寵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注】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爲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爲君。何畏齊楚焉。章指言。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雖欲不王。末由也已。【疏】修德無小。暴慢無強。○正義曰。韓非子內儲說衛嗣君曰。治無小而亂無大。亦此意。○民思湯武。○正義曰。淮南子道應訓云。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武。是其義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注】不勝宋臣。【疏】注。不勝宋臣。○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唐鞅蔽於欲權而逐戴子注云。戴讀而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驩也。按戴驩爲宋太宰。見韓非子內儲說上。楊倞以或曰別之。則不勝非驩矣。趙氏佑溫故錄云。戴不勝即戴盈之。一名一字也。宋之公族執政者。唯宋始終以公族爲政。左傳紀列最詳。至戰國晉分齊篡。而宋猶綫脈相延。不失舊物。本枝之道得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續邱謂孟子去齊適宋。當周愼靚王之三年。正康王改元之歲。宋始稱王是也。孟子不見諸侯。故問答止於梁齊。小國則滕而已。雖會游宋。而於康王無問答。則不足以定其見與否也。然所以游宋亦有故。蓋康王初年。亦嘗講行仁義之政。其臣如盈之如不勝。議行什一。議去關市之征。進居州以輔王。斯孟子所以往而受七十鎰之饋也。謂孟子在薛公時游宋。蓋是臆說。其考古最疏略。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注】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傅之邪。使楚人自傅相之邪。曰。使齊人傅之。【注】不勝曰。使齊人。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注】言使一齊人傅相。衆楚人咻之。咻之者讙也。如此雖日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疏】注。咻之者讙也。○正義曰。音義出讙也云。丁云按玉篇音囂。召呼也。今釋注意音歡爲便。蓋字讙譁同。阮氏元校勘記云。韓本作讙。考玉篇是。孔本盧本作讙。非。讙即今之諠譁字也。玉篇音囂。召呼也。此語甚誤。讙不得有囂音。

篇臣部蠹荒貫切。呼也。與嘆同。然則丁云按玉篇作蠹。韓寫誤作音蠹。O注。莊嶽齊街里名也。注O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六軌之道。反陳于嶽。注云。嶽。里名。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敗。注並同。閻氏若璩釋地。引炳燭齋隨筆與顧同。按宋費袞梁谿漫志解孟子莊嶽。即引左氏襄公二十八年傳。又云曹參爲齊相。屬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勿擾也。獄字合從嶽音。蓋謂嶽市。乃齊闤闠之地。姦人所容。故當勿擾之耳。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注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如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則王誰與爲不善也。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注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爲善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

疏獨如宋王何。O正義曰。獨猶一也。僅一居州。獨能如宋王何乎。此趙氏義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獨。猶將也。宣四年左傳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孟子滕文公篇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章指。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

疏白沙至衆也。O正義曰。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上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注云。古諺云。扶化之者衆。荀子勸學篇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云。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俱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說文水部云。涅。謂黑土在水中者也。黑土在水中。即圩泥耳。故廣雅釋詁三云。涅。泥也。故趙氏以涅代泥。文選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詩云。在涅則渝。注既引曾子白沙在泥與之俱黑。又引趙岐孟子章句云。白沙入泥。不染自黑。此泥字乃涅之誤。詩作涅。注並引曾子趙岐。明涅是泥。若均作泥。何以釋詩之涅矣。說苑作白沙入泥。李善蓋以是誤也。音義出涅字云。奴結切。是趙氏作涅不作泥也。說苑又作蓬生枲中。枲亦麻也。扶即輔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注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注古者不爲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疏注。不義而富且貴也。O正義曰。論語述而篇文。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注孟子言魏文

侯魯繆公有好義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以見之。疏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正義曰。史記老子列傳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裴駰集解云。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爲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魏世家云。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張守節正義引皇甫謐高士傳云。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牆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呂氏春秋下賢篇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然則其始雖踰垣避。其後亦見矣。○泄柳閉門而不內。○正義曰。閩監毛三本內作納。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不內作內。是也。○注。迫窄。○正義曰。說文竹部云。笮。迫也。辵部云。迫。近也。蓋謂君旣來近我。我則可以見之。窄即笮字。又通作迮。爾雅釋言云。迮。迫也。小爾雅廣詁云。迮。近也。是迮迫義亦爲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疏大夫至其門。○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此大夫禮也。乃引之以譏陽貨。向以此詢之座客。皆四顧駭愕。不知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大國命卿之臣之明稱也。故邑宰家臣。當時通稱大夫。如郈邑大夫。郕邑大夫。孔子父鄹邑大夫。此邑大夫也。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子欲伐邾。問之諸大夫。季氏之臣申豐。杜氏注爲屬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論語稱爲臣大夫。此家大夫也。然則陽貨大夫矣。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嘗考小戴記玉藻篇有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是乃敵體之降禮。陽虎若以大夫之禮來。何事矙亡。正惟以敵者之故。不得不出此苦心曲意。而乃謂其所行者爲大夫之故事。則不惟誣孔子。亦並冤陽貨也。或曰。然則孟子非與。曰孟子七篇。所引侖書論語及諸禮文。互異者十之八九。古人援引文字。不必屑屑章句。而孟子爲甚。孔子所行者是玉藻。非如孟子所云也。周氏柄中辨正云。旣拜受而又拜于其室者。禮謂之再拜。此記上言酒肉之賜弗再拜。孔疏云。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下言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云。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所謂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瞰亡而來。非以敵體之禮而然也。全氏讀禮不審。而反以孟子爲冤誣。妄矣。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注矙。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矙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

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疏。注。瞯視至見之哉。○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覸。瞯視也。玉篇廣韻並云。瞯。視也。集韻類篇。瞯又音時。引廣雅瞯覸也。釋言篇云。時。伺也。論語陽貨篇。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義與瞯同。覸與瞯字同。字亦作瞯。說文。瞯。望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瞯或作瞯。依說文則瞯是正字。趙氏佑溫故錄云。陽貨援大夫賜士之禮以嘗孔子。又瞯亡而饋。無禮已明。不得謂貨之能先也。亦瞯亡而往。乃孔子之以人治人也。終於不見。不得謂之往見也。孟子蓋即從往拜一事。原聖人不為已甚之心。以申迫斯可見之意。言以貨之悖慢。孔子猶往拜之。使是時貨果能先加禮如文侯繆公之來就見。孔子豈有必不見之如踰垣閉門之甚者哉。注似能體之。故云孔子瞯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明以不見為實事。而先為設辭。豈得二字。為反言以申之。不似俗解直以貨之饋為先而孔子之往拜為見也。蓋此兩篇。皆正答不見之義。以見之必待於先。段泄先猶不見。孔子不先不見也。不先而見。則小人而已矣。方言云。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西謂之彘。或謂之豕。其子或謂之豚。是豚非大豬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

注。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疏。注。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正義曰。詩大雅抑篇云。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箋云。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皆脅肩諂笑。以和安女顏色。文選揚雄解嘲注。引劉熙孟子注云。脅肩。竦體也。趙氏注與之同。竦竦字通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漢書外戚傳。上官太皇太后。霍后之姊子。故常霍后朝竦體敬而禮之。豈諂之謂乎。吳王濞傳。脅肩絫足。鄒陽傳。脅肩低首。師古注並云。脅。翕也。謂斂之也。揚雄傳則作翕肩。注則云。翕。斂也。蓋斂其兩肩為卑縮之。狀小人之事人者耳。按趙氏以為竦體者。脅翕聲相近。說文羽部云。翕。起也。翕肩。正是竦起其肩。蓋人低首為恭敬。則兩肩必竦起。吳王劉濞列傳。應高說膠西王曰。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絫足。猶懼不見釋。鄒陽列傳。公孫玃為齊北王。說梁王曰。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絫足撫衿。兩脅肩正言竦懼。則脅正是竦。鄒陽於脅肩絫足之間。加以低首二字。尤為明白。列女傳魯義姑姊云。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絫足無所履也。此正以卑諂言。謂雖卑諂。亦不吾與。師古不知翕訓為起。而徒以斂訓之。閻氏依以譏趙氏。未為得也。荀子脩身篇云。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莊子漁父云。希意道言謂之諂。因人之意為笑。是為諂笑。笑非由中。故是強也。脅肩者。故為竦敬之狀也。諂笑者。強為媚悅之顏也。○注。病極至之勤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適音篇云。以危聽清。則耳谿極。高誘注云。極。病也。又權勳篇云。竊子苦之。高誘注云。苦。病也。淮南子精神訓云。好憎者使人之心勞。高誘注云。勞。病也。是苦勞極皆病也。孟子言周正。則夏為夏之二月三月四月。趙氏以仲夏言。則周之五月。夏之三月也。史記貨殖傳云。千畦薑韭。楚辭離騷篇云。畦留夷與揭車兮。是畦為菜圃之埒也。何氏焯讀書記云。治畦。是先築土為行水之道。灌園則桔槔俯仰。引水注之。莊子天地篇敍。漢陰丈人方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告以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槔。日浸百畦。是其事也。

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注】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貌也。由。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疏】○注。未同至言也。○正義曰。淮南子說林訓云。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高誘注云。合。同也。易同人彖傳云。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上九傳云。同人于郊。志未得也。是同以志言。故未同爲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論語衞靈公篇文。赧。方言云。赧。愧也。晉曰𢘆。或曰𢙣。秦晉之間。凡愧而見上謂之赧。梁宋曰𢙣。說文赤部云。赧。面慙赤也。小爾雅廣名云。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戁。心慙曰恧。體慙曰逡。郭璞方言注引作面赤愧曰赧。赧戁音近古通也。不直失節。是心不正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注】孟子言由是觀曾子之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疏】注。以觀至邪也。○正義曰。孟子言所養。卽養浩然之氣。養氣在於持志。故可知謂志可知。脅肩諂笑未同而言皆不正。故云邪。章指。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矙亡得宜。正己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疏】不納於邪。○正義曰。隱公三年左傳石碏語。○赧然至畦也。○足利本脫此九字。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注】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疏】注。今年未能盡去。○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茲。年也。左傳僖十六年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杜注曰。今茲此歲。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史記蘇秦傳。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注】攘。取是。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爲喻。知攘之惡當卽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疏】注。攘取至物也。○正義曰。周書呂刑云。奪攘撟虔。鄭氏注云。有因而盜曰攘。淮南子氾論訓云。直躬其父攘羊。高誘注云。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之。章指。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爲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自新。速然後可也。【疏】罪重於故。○正義曰。論衡

嗇侮篇云。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某氏書傳云。不忌故犯。雖小必刑。說文支部云。故使爲之也。知而使之。卽知而爲之也。〇變惡自新。〇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新作心。非。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疏】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〇正義曰。廣韻公字注云。漢複姓八十五氏。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楚公子食邑於都。後氏焉。〇注。好辯至辯爭。〇正義曰。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云。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辯。爭辯者。作亂之所由興也。說文言部云。訟。爭也。淮南子俶眞訓云。分徒而訟。高誘注云。訟。爭是非也。又易訟卦釋文引鄭注云。辯財曰爭。是辯有爭義。孟子時。聖道壅塞。百家妄起。許行農家。景春周霄從横家。他如告子言性。高子說詩。愼到宋鈃。各騁所見。孟子均與辯論其是非。不獨楊朱墨翟也。故云楊墨之徒。

孟子曰。我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注】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爲邪說所亂。故辯之也。〇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注】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亂治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埤下者於樹上爲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爲窟穴而處之。【疏】注。埤下至處之。〇正義曰。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注云。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此上古之世。五帝時已有臺榭宮室牖戶。不爲巢窟。堯時洪水氾濫。民居蕩沒。故仍爲巢爲窟也。爾雅釋獸云。豕所寢橧。邵氏晉涵正義云。禮運夏則居橧巢。是上古穴居野處。橧亦爲人所居。旣有宮室。則橧爲豕所寢矣。方言云。其檻及蓐曰橧。今牧豕者積草以居之。旁爲之檻。按此緣夏月暑熱。故架柴爲闌檻。或依樹爲之。故稱橧巢。不必在樹上。此以水溢之故。埤下已沈水中。故必巢於樹上。如鳥之巢。呂氏春秋孟冬紀云。營邱壟之小大高卑。高誘注云。營。度也。高原水所未溢。而民無力爲屋。故鑿而爲窟。鄭氏以累土解營窟。則是於窟穴之上。又增累以土。淮南子氾論訓云。古者民澤處復穴。注云。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爲窟室。重窟。卽鄭所云累土。穴毀隄防。卽趙所云鑿岸。按說文宮部云。營。市居也。凡市闤軍壘周帀相連。皆曰營。此營窟當是相連爲窟穴。營度卽是爲。不得云爲爲窟矣。

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注】尚書逸篇也。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洪。大也。【疏】注。尚書至大也。〇正義曰。謂之逸篇。不知百篇中何篇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孟子釋此洚水。卽堯典所謂洪水也。孟子告子篇云。水逆行謂之洚水。說文水部云。洚水不遵其道。

故趙氏云水之逆行洚洞無涯。說文言部云。警。戒也。爾雅釋詁云。余。我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洪水。洚水也。从水共聲。洚水不遵道。堯典皋陶謨皆言洪水。釋詁曰。洪。大也。引申之義也。孟子以洪釋洚。許以洚釋洪。是曰轉注。水不遵道。正謂逆行。惟其逆行。是以絕大。洚洪二字。義實相因。淮南子原道訓云。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高誘注云。鴻。大也。洞。通也。讀與洪同。鴻洞即洚洞。馬融長笛賦云。港洞坑谷。李善注云。港洞相通也。港胡貢切。港洞亦即洚洞。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注】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爲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也。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疏】〇注。菹澤至爲菹。〇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居民山川沮澤。注云。沮謂萊沛。孔氏正義云。何允云。沮澤。下溼地也。草所生曰萊。水所生曰沛。言沮地。是有水草之處也。左思蜀都賦云。潛龍蟠於沮澤。李善注云。綦毋邃孟子注曰。澤生草曰菹。沮與菹通。然則孟子之菹。即王制之沮。綦毋邃作菹。黃公紹韻會引孟子作蒩。蒩即菹字。菹爲蒩之通也。〇注水流行於地而去之。〇正義曰。說文沝部云。㳅。水行也。重文流。越絕書篇敘外傳記云。行者去也。鄭氏注檀弓。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去釋行。是水由地中行。即水由地中流去也。〇注。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〇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消。盡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注】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壞民室屋。以其處爲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爲園囿。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其小人則放辟邪侈。故作邪僞之說。爲姦宼之行。沛。草水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墾。故禽獸衆多。謂羿桀之時也。【疏】注。暴亂也。亂君更興。〇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其次賞賢而罰暴。高誘注云。暴。虐亂也。易繫辭傳云。以待暴客。干寶注云。卒暴之客。爲奸宼也。故下暴行趙氏又以姦宼釋之。說文人部云。代。更也。代作。謂更代而作。非一君也。〇注。故爲邪僞之說。〇正義曰。文選西京賦云。邪贏優而足恃。薛綜注云。邪。僞也。呂氏春秋離謂篇云。辨而不當理則僞。高誘注云。僞。巧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其心愉而不僞。高誘注云。僞。詐也。巧詐則不正。故以邪爲僞。〇注。沛草至水也。〇正義曰。後漢書崔駰傳注。引劉熙孟子注云。沛。水草相半。

俗通山澤篇云。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僖公四年公羊傳云。大陷於沛澤之中。注云。
草蘙曰沛。沮洳曰澤。蓋分言之。則沛以草蔽茀名。澤以水潤澤名。故趙氏注與何休同。通言之。
則沛之草卽生於水。此劉熙釋名。亶以下而有水爲澤。注孟子又以水草相半爲沛是也。澤之水亦草
所生。此風俗通旣以草木屬沛。又云。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是也。○注。至衆至衆多。○正義曰。周
禮夏官大司馬注。鄭司農云。致。謂聚衆也。至與致通。故以至爲衆多。○注。謂羿桀之時
也。○正義曰。上云暴君代作。下云及紂之身。紂之前暴君著於書傳者惟羿桀。故舉之耳。及紂
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
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疏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於孟
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
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疏注。奄東至自奄。○正義曰。說文邑部云。鄣。周公所誅鄣國。
在魯。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玉篇作周公所誅叛國商奄是也。
奄鄣二字。周時並行。單呼曰奄。絫呼曰商奄。書序孟子左傳皆云奄。如踐奄歸自奄伐奄。昭元年
周有徐奄是也。左傳又云商奄。如昭九年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定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伯禽而封於
少皞之墟是也。大部云。奄。覆也。爾雅云。弇。蓋也。故商奄亦呼商蓋。墨子曰。周公旦非關叔
辭三公東處於商蓋。韓非子。周公將攻商蓋。辛公甲曰。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商蓋。卽商奄也。奄在淮北近魯。故詩云在魯。鄭注書序云。奄在淮夷之北。注多方云。奄在淮夷
旁是也。視說謂因商奄之民封魯者。桂云。或迸散在魯。是也。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縣城東二里有
奄城。云故奄國。卽括地志之奄里。此可證迸散在魯之說。豳風。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
蔡。商。奄也。商謂武庚。則此傳商奄爲二。按奄在淮夷旁。爲周所伐。是東方無道國也。若王伐
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詳見史記周本紀。然則三年討其君。指武王伐紂。伐奄與誅紂並言。
則亦此三年時事矣。秦本紀云。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
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
報得石棺。死遂葬於霍太山。然則武王未殺飛廉。但驅之海隅以戮辱之。故趙氏比諸舜放四罪而已。
或云。戮卽殺也。史記非其實。閻氏若璩釋地續云。說者謂武王誅紂。並殺惡來。飛廉獨以善走漏
網。竄伏海隅。以爲周無如我何。豈知聖人除惡務盡。於窮無復之之地。仍執而戮之。以彰天討。
此亦是隨文詮解。而皇甫謐云。河東彘縣十五里。有飛廉冢。民嘗祠之。酈道元云。霍太山上有飛
廉墓。皆與秦紀文合。蓋殺者一處。葬者又一處。其詳不可得聞矣。翟氏灝考異云。逸周書世俘篇
云。武王旣克殷。狩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熊羆鶩麈等若干。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
馘俘若干。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憝國。謂不願服國也。本九十有九。而滅止五十。蓋又宥其半也。

狩禽文但未及象。而呂氏仲夏紀。言象爲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樂以嘉其德。適補周書所缺。武周滅國驅獸二事。正經中不得明證。故邊旁之書。未可以駁雜而全置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滅國者五十。諸家無說。惟逸周書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殷獻民。遷於九里。熊盈之先。盈卽嬴。飛廉同姓。可備五十之一。孔氏廣森經學巵言云。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歸獸之事。蓋孟子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者。出於此篇。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鄭氏注云。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此自周公相成王時事。奄非武王所滅。故說者謂三年討其君。專指伐奄。則誅紂二字。當屬上周公相武王句。伐奄二字屬下三年討其君句。蓋三年討其君二句。不得既爲武王伐紂之三年。又爲成王踐奄之三年也。倪氏思寬讀書記云。據書所言伐奄。總在成王之時。故顧亭林曰。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武王。因誅紂而連言之耳。而毛西河又謂多方本文。明言至於再。至於三。舊儒亦明注再叛三叛。是以周公伐奄有三。一是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所云是也。一是周公攝政初年又伐奄。多士所云是也。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本文也。何得因他經書無考。而轉孟子伐奄。亦是成王時事。且據事理論之。當時助紂爲虐。惟奄爲最大之國。豈有旣誅紂而可以不伐奄之理。豈有討紂而可以不討奄君之理。反覆辨之。覺西河考訂之學。識有出於亭林之上者矣。按趙氏以伐奄與誅紂皆武王一時事。又引多方者。明奄爲大國耳。趙氏以孟子特以奄與紂並稱。而不復入五十國之內。故申明之。且五十國則滅矣。奄雖特伐而實未滅。故至周公攝位時。又嗾祿父請舉事。叛至再三。仍但遷之於蒲姑而已。終不滅也。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注 書尚書逸篇也。丕大。顯明。承纘。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

疏 注。尚書至功也。○正義曰。此引書亦不見二十八篇中。是逸書也。丕大烈光。爾雅釋詁文。禮記祭法云。顯考廟。注云。顯。明也。說文頁部云。顯。明飾也。毛詩秦風。不承權輿。傳云。承。纘也。豳或載纘武功傳云。纘。繼也。是承卽纘也。爾雅釋詁云。謨。謀也。文王所圖謨諸說。一如大禹皋陶。顯明帝王之道。故云大顯明王道。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光亦寵也。故云承天光烈。啓之義爲開。咸之義爲皆。缺之義爲虧。文王武王後人。是爲成王康王。邪說旣消。正道復著。周公輔相撥亂反之正。故咸以正也。僖公二十八年左傳云。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昭公三年左傳云。昧旦丕顯。注皆云。丕。大也。丕顯與此丕顯同。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玉篇曰。不。詞也。經傳所用。或作丕。顯哉承哉。贊美之詞。丕顯發聲也。趙注訓丕爲大。失之。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注】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王綱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疏】世衰至春秋乎。○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管子法法篇云。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此二語似孟子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之所本。然此是舊時春秋。非夫子春秋也。則意封建之世。多有此禍。特夫子以前簡策。總不傳耳。葛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暴行。卽弒父弒君是也。所謂邪說。卽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眞可弒。而己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旣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衞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人皆知春秋尊宗周。莫知春秋尊宗國。春秋以魯爲列國之宗而尊之。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董仲舒亦謂春秋有王魯之文。諸儒聞之。羣逆而譁。譊譊讙咋。以爲王魯誠不可。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可乎哉。且宗國之尊。非自春秋始也。古者太史采風。獻之天子。而魯不陳詩。故魯詩列於頌。次周頌而在商頌之上。則宗國之尊久矣。是以孔子獨尊之。以爲至尊無弒道。故不書弒而書薨。不地亦不葬。至尊之體當然。故曰魯王禮也。天子崩。諸侯薨。大夫卒。春秋諸侯薨皆書卒者。臨天下之辭。獨魯稱薨者。臨一國之辭。亦所以尊宗國。雖尊宗國之禮如尊宗周而爲僭焉。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四方亂獄。莫大於弒君。天王先命討士成之。成之者。斷之也。斷其孰爲首孰爲從。而後行刑。如負固不服。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或正之。或殘之。春秋九伐之法。不行於邦國。而討士亦失其官。故君子於宋督弒君。特著其法曰。會于稷以成宋亂。言宋之亂。天王不能成。而以成之之責予魯。明宗國亦得奉天王之命而往成之。自是宗周微而宗國亦微。顧往朝齊晉及楚而聽命焉。四方亂獄。莫有往而成之者矣。故春秋特一書不再書者。以此。莊公三十有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明弒子般者慶父也。文公十有八年子卒。季孫行父如齊。明弒子赤者。非獨襄仲。而行父亦與聞焉。春秋書法。有離而書者。事異而情亦異。有連而書者。事同而情亦同。慶父行父前後如齊。皆以子般子赤之卒連而書之者也。據經覈傳。前後若一。其情不更顯乎。或曰。魯桓非其人。曷爲以成之之責予之。曰。以成之之責予魯。非予桓公也。若夫桓公不能成。乃假成之之名而反取賂焉。春秋因直書之而不諱矣。春秋有書一事而兩義並見者。類此。春秋之初。四方亂獄。未聞告亂於宗周。猶來告亂於宗國。隱公四年春。衞州吁弒其君。衞人來告亂。蓋以魯爲列國之宗而來告也。隱公不能會諸侯往而成之。則宗國之微。自隱公始。桓公二年宋督之亂。亦來告。可知桓公乃假成之之名而取賂焉。由是宗國益微。不可復振矣。宋兩弒君。晉一弒君。凡三書及。所以差死難之臣也。弒君何爲或稱名。或稱國。稱國謂專國者。晉之專國者欒書。故稱國。欒書弒厲公。猶趙盾弒靈公。

盾直稱名。書獨隱其名而稱國。則晉之董狐失其官矣。董史失其官。曷爲孔子不正之。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然則其義安在。稱國者其義。不稱名者其文。仍其文而存其義。左氏雖虛張郤至之伐。仍不能揜其忠。雖盛稱欒書之美。仍不能揜其惡。春秋穀稱欒書帥師。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也。及厲公死。而書乃弒君之賊。其名卒不復見矣。穀梁謂弒君。賤者窮諸人。莒稱人者賤之。文公十有六年冬。宋人弒其君杵臼。杵臼者宋昭公。弒昭公者乃其君祖母王姬。使帥甸師攻而殺之。而謂之賤。可乎。宋平公殺其子。可直斥宋公。襄夫人殺其孫。不可直斥君祖母。直斥君祖母。則名不正而言不順。辭窮故稱人以賤之。以君祖母王姬之尊且貴。而與賤者同辭。此春秋之特筆。後世君母臨朝。而擅廢置其君之柄者。亦當以春秋爲鑒焉。文公十有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此未踰年之君也。曷爲直稱君。踰年稱君者。緣孝子之心。不忍當君位也。在朝之臣。固已北面稽首而君之矣。一國之人。亦莫不奉以爲君。其雖曰非君也。哀公四年春。盜弒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明弒蔡侯申者。公孫辰也。此達而書者。與魯慶父弒閔公。宋萬弒殤公同。而經稱盜何也。蔡人以盜赴。故稱盜。又蔡昭公將如吳。明不在國與而在塗。則其稱盜也亦宜。傳稱文之鍇殺公孫翩。經書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明皆辰之黨。而辰獨出奔。則譏失盜也。左傳謂蔡人逐之。則慶父亦魯人逐之。可知不殺之而逐之。是爲逸賊。宋萬出奔陳。宋人力不能討也。春秋猶書以示譏。魯季友力能討慶父。乃不討而緩追逸賊。使慶父出奔莒。君子謂季友有無君之心。當坐與聞乎弒之罪。雖酖叔牙。縊慶父。其功未足以揜其罪也。○注。設素王之法。○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知春秋者。無如孟子。天子。周天子也。孔氏憲章文武。學禮從周。爲下不倍。以周時之人。紀周時之事。豈有出於周外。先自爲倍。而猶以責人者。趙岐設素王之法一語。似孔子意中別設一天子。蓋從公羊家黜周王魯之說出。及宋以後。又多謂孔子改制行權。直以天子自處。當時之天子。聽其忽貶忽褒。其至以天自處。天子又不足言。惟明新鄭相國高文襄拱春秋正旨一卷可稱焉。首論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次論孔子必不敢改正朔用夏時。次論託之魯史者。以其尚存周禮。非以其周公之後而假之。次論王不稱天。乃偶然異文。滕薛稱子。乃時王所黜。聖人必無貶削天子升降諸侯之理。次論齊人歸三田小事。非聖人自書其功。深斥以天自處之文。次論哀十四年。乃孔子卒前二年。適遇獲麟。因而書之。非感麟而作。麟亦非應經而至。其後又述嘉靖己酉。鄭州生麟二事親見之。麟固有種。麟之時有時無。俱無關係。非天特生以示瑞。可謂迥出諸儒之上。素王本出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隱。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杜預左傳序。辨素王素臣。孔疏述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蓋皆以素王爲古皇之稱。趙岐所言由此。至鄭氏六藝論。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異矣。即杜所謂非通論。而孔亦引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非孔子自號。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謂春秋立素王之法。其以邱明爲素臣。又未知誰所說。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始雪之者也。若彼造莛庭虞記者。復有水精之子。生衰

周而爲素王之語。益妖妄不足道。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注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橫議於世也。疏注。言孔子至世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禁塞篇云。而無道者之恣行。高誘注云。恣。放也。說文心部云。恣。縱也。列子黃帝篇云。橫心之所念。釋文云。橫。放縱也。是放恣即縱橫也。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云。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注云。處士。謂不官朝而居家者也。橫音胡孟反。又賈山傳至言云。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注云。言貧賤之人也。布衣之士。即不仕家居之士也。故云布衣處士。荀子非十二子云。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爲俗。離縱而跂訾者也。士君子之所不能爲。注云。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跂訾。亦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按離縱跂訾。即橫議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議者。誼也。誼者。人所宜也。言得其宜之謂議。至於詩言出入風議。孟子言處士橫議。而天下亂矣。按從則順。橫則逆。故政之不順者爲橫政。行之不順者爲橫行。則議之不順者爲橫議。庖羲以前。無三綱六紀。人與禽獸同。既設卦觀象。定人道。辨上下。於是有君臣父子之倫。此人性之善。所以異於禽獸也。自楊墨之說行。至於無父無君。仍與禽獸等矣。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廏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注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廚。養犬馬。不恤民。是爲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注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疏注。言仁至甚也。○正義曰。無父是不仁。則無君是不義。無父無君之說。滿於天下。仁義之道不明。是仁義爲邪說所擠。故爲充塞仁義也。但知爲我。不顧民之飢害。故率獸食人。因而民亦但知爲我。互相殘害。故將相食。此似專指諸侯放恣。爲楊氏爲我之害。乃楊氏厚身而薄人。固人受其害。而墨氏厚人而薄親。夫以布衣處士。舍其親以施惠於人。此尤亂賊所爲。故其禍與楊等。當時楊墨之言滿天下。天下不歸楊則歸墨。必其言足以惑天下。故孟子切指之曰無父無君。且深斥之曰是禽獸。自有孟子。而後世乃知楊墨之非道也。小心齋劄記云。聖人之仁義。何以爲楊墨所塞。曰。聖人隨時順應。無可驚可喜。墨氏之仁。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爲之。是何如慈惠。聖

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反若多所分別。楊氏之義。至於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何知膚辯。聖人立必欲立人。達必欲達人。反若多所牽攬。故曰惡紫奪朱。惡鄭奪雅。豈惟亂之。又能奪之。何者。朱不知紫之豔。雅不知鄭之儇也。爲我兼愛之能充塞仁義亦若是。按孔子之道。乃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之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卽一陰一陽也。趙氏謂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卽此帝王相傳之道。載在六經者。莫有述而明之者也。孟子明於六經。能述孔子之道。卽能知伏羲以來聖人所傳述之道。故深悉楊墨之非。然則欲知言之邪正是非者。仍求諸六經可矣。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注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爲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疏注。閑習至距之。○正義曰。閑習。爾雅釋詁文。此字或訓防。或訓法。然非講習於六經。無以知其道。旣習之乃能知之。知之乃能法之。法之仍能防之。未習六經。空憑心臆而依附以爲先聖。此曰吾防衞乎道也。彼曰吾守法乎聖也。因而門戶各立。傾軋相加。不自知其身爲楊墨。而此楊墨者。又互相楊墨焉。天下國家。遂陰受其害而不知。是皆不習故也。孟子與楊墨辨。必原本於習先聖之道。習先聖之道。卽講習六經。不空憑心悟也。趙氏訓閑爲習。其義精矣。禮記哀公問云。淫德不倦。注云。淫。放也。周禮宮正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注云。淫。放濫也。楊墨不習六經。違悖先聖之道。作爲爲我兼愛之言。因而天下人亦不習六經。由楊墨之言。而又放濫之。遂成一無父無君之害。所謂淫辭也。孟子習六經先聖之道知此。無父無君之淫辭，起於楊墨。故先距之。距與拒通。論語子張篇。其不可者拒之。石經作距。淮南子本經訓。戴角出距之獸。高誘注云。距讀爲拒守之拒是也。旣拒楊墨以絕其原。於是放逐其依附淫泆之辭以絕其流。宣公元年穀梁傳云。放。猶屏也。說文攴部云。放。逐也。小爾雅廣言云。放。投棄也。蓋不啻舜之放驩兜。屏之遠方。投畀豺虎。深絕之也。詩大雅常武。王舒保作箋云。作。行也。使天下後世。深知其無父無君必亂天下。不復興起以行於世。皆習六經明先聖之道故也。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注說與上篇同。疏注。說與上篇同。○正義曰。上篇公孫丑上篇養氣章也。彼云生於其心。此云作於其心。彼云發於其政。此云作於其事。彼先言政後言事。此先言事後言政。彼此不同。互相發明。非偶然也。彼謂詖淫邪遁之辭。皆生於心之蔽陷離窮。而心之蔽陷離窮。則由於不習六經。不知先聖之道。憑己心之空悟而無所憑依。遂自以爲是。造作語言。其黠者以心爭心。則楊之外有墨。墨之外有楊。楊墨之外。又有似楊似墨之言。其鈍者以心襲心。則楊有歸楊之人。墨有歸墨之人。似楊似墨者。又有歸似楊似墨之人。皆未嘗習六經知先聖之道。其邪說由心而生。卽由心而作。故云生於其心者。習於其心也。作於其心。非述於其心也。惟習於其心。因而述於其心。故以其言措之於事。而事不悖。施之於政。而政不亂。乃不習不述。惟憑心之空悟。自道其道。自仁其仁。自義其義。未嘗不攀援古昔。附會聖賢。而已

論於無父無君之害。苟無習六經知先聖之道者出而距之救之。其說行於天下。以其言措之於事。而事害矣。述先聖之道以爲法。則事有所據。而非妄作。今不述先聖之道。而據諸心。則措之於事。無所法守。是爲作於其事矣。爲下者妄作其言。妄作其事。愚者惑之。黠者傳之。遂成一無父無君之天下。而君之政有爲所格拒而莫能行矣。故害於其政也。自下行其邪說於事。則害君上之政。自上用其邪說於政。則害士民之習。聖人治天下。教學爲先。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以六藝六儀。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賓興之。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習於詩書禮樂。則不致以邪說害政。孔子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古卽先王之道也。學卽詩書六藝之文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論語學而篇。曾子云。傳不習乎。注云。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不習而傳諸人。是生於其心。作於其心之言也。楊墨無所習而言爲邪說。孟子博學而習。故知其邪說而距之。舍六德六行六藝詩書禮樂。而以心悟爲宗者。皆亂天下之楊墨也。孟子本習述先聖之言。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吾言指此辨楊墨之言。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注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

疏○注。抑治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道。抑治也。抑洪水。卽道河道江道淮也。荀子成相篇云。禹有功抑下鴻。抑下鴻。是抑卽下。說文手部云。抑。按也。按之亦下之也。洪水高溢地上。道之使歸地中。是爲下鴻。亦卽所以治之也。○注。周公兼懷夷狄之人。○正義曰。荀子非相篇云。故君子賢而能容能。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上言容。下引詩言同。中言兼術。是兼同容三字義同。故楊倞注以兼術爲兼容之法。君子之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廣雅釋詁云。兼。同也。本諸此。容之義爲包。包之義爲懷。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下又云。耆昧。耆弱卽是兼弱。故孔穎達尚書正義解兼昧云。兼爲包之。包亦懷也。故趙氏以懷釋兼。○注。言亂臣至責也。○正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有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云。謂亂臣賊子懼者。第書其弑逆之名於策而懼乎。吾恐元凶碩及安處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於前。而彼不知懼也。且此亦夫人能書之。何待聖人。況人已成其篡弑。懼之亦復何益。聖人之作春秋。蓋有防微杜漸之道。爲爲人君父者言之。則書所云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是也。爲爲人臣子者言之。則禮所云齒路馬有誅是也。聖人嘗自發其旨於坤卦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按顧氏說未盡善。若謂作春秋爲爲人君父者言之。則孔子成春秋。非使亂臣賊子懼。是使君父懼矣。人之性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知有父子君臣也。淮邪說知師曠史墨之言。有以蔽之。則有所恃而不知懼。自孔子作春秋。直書其弑。邪說者曰。君無道可弑也。春秋則無論君有道無道。弑之罪皆在臣。邪說者曰。

君無道可逐也。春秋則無論君有道無道。逐之罪皆在臣。以爲可弑可逐。則有所借口而無懼。無懼則亂視爲固然。而世莫以爲怪。以爲不可弑不可逐。則無所借口而懼。春秋全爲邪說暴行而作。趙氏謂懼春秋之貶責是也。自孔子作春秋。而天下後世。無不明大義所在。宋劭梁珪。固即伏誅。即司馬師劉裕蕭道成高歡宇文泰之流。奸竊已成。而舉義師以討賊者。代不乏人。明成祖亦戮泰之類。即也。以靖難爲名。自飾以周公輔佐成王。一聞方孝儒卓敬等篡奪之言。遂怒而磔其身。夷其族。其怒也。即其懼也。伏羲之前。人不知有夫妻父子。自伏羲作八卦。而人盡知之。孔子之前。人不知弑父與君之爲亂臣賊子。自孔子作春秋。而人盡知之。謂亂臣賊子。夫人能言之。何待孔子。得毋曰夫妻父子。夫人能定之。何待伏羲。譬知五穀。神農未教之前。人不能知。既有神農教之。無論智愚。無不知五穀。豈曰五穀夫人能辨之。何待神農乎。伏羲定人道之後。不能無淫奔。然人人知其爲淫奔也而賤之。孔子作春秋之後。不能無亂賊。然人人知其爲亂賊也而誅之。易治未亂。春秋治已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戒天下後世辨之於早也。惟不能辨之於早。而臣已亂。子已賊。此時仍理早辨之說。譬諸病已危急。宜審其寒熱虛實。以大溫大寒大補大攻。挽回於俄頃。而仍徒徐徐責其不善調和保護。可乎。使春秋之作。仍不過履霜早辨之義。則孔子贊易。已足明之。何必又作春秋戒早辨。治未亂防其亂也。懼亂賊。治已亂懲其未亂也。余春秋左傳補疏中詳言之。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注】此詩已見上篇說。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注】是周公所欲伐擊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注】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注】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疏】注。徒黨也。○正義曰。淮南子俶眞訓云。分徒而訟。呂氏春秋報更篇云。與天下之賢者爲徒。高誘注並云徒黨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揚子法言。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此即距楊墨之言而推衍之也。王充論衡亦云。楊墨之道。不亂仁義。則孟子之傳不造。牟子理惑論。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定。人不得步。孟子闢之。乃知所從。陸倕答法雲書。昔者異學爭塗。孟子抗周公之法。於是楊墨之黨。舌舉口張。皆此意也。楊之學無傳。淮南子氾論訓云。全性保眞。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此可見其大略也。

章指。言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駢躓。周公仰思。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汙。聖賢若是。豈得不辯也。

【疏】禹稷駢躓。○正義曰。音義云。蒲田切。下張尼切。丁云。史記作胼胝。謂手足生胝也。此躓乃顛躓字。音致。宜依史記讀之爲是。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文子自然篇稱胼胝。史記李斯傳

禹手足胼胝。毛晃禮部增韻。引趙注作骿𩠐。韻會先韻骿字注云。胼胝。皮堅也。或作骿。一偏作
骿。引孟注爲證。支韻胝字注引廣韻云。皮厚也。又骿也。或作跰。亦作𩠐。其下亦引孟注。一似
胼骿𩠐胝之字。初無異義。然說文但有骿字。無胼字。胝訓爲腄。謂瘢胝也。竹尼切。𩠐訓爲踣。
引詩載𩠐其尾。言顯𩠐也。蒲刺切。則其音義固判然矣。呂氏春秋求人篇云。禹顏色黧黑。竅氣不
通。步不相過。荀子非相篇。禹跳湯偏。楊倞注引尸子云。禹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
相過。人曰禹步。尚書大傳云。禹其跳。其跳者踦也。所謂足不相過者。穀梁昭二十年傳有云。兩
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踦。衞謂之輒。陸德明釋文據劉兆云。綦。連併也。踦。聚合不解
也。輒本亦作縶。如見縶絆也。據此。則骿𩠐正言手足不仁。非直重繭明矣。蓋骿是攣局不分。與
左傳駢脅莊子駢指一例。列子楊朱篇。禹身體偏枯。手足骿胝。正作骿。其確證也。𩠐謂痿𤸬弱行。
列子說符篇。其行足𩠐株焰。焦貢易林。擒載含𩠐。踠跌右足。又跛𩠐未起。失利後市。皆此義。
其以骿𩠐爲胼胝。乃後人傳寫之誤。然顏師古注漢書胼字云。併也。猶不失其本。自字書不審本末。
輒云相通。去之遠矣。稷胼𩠐無可考。蓋因禹及之。猶論語禹稷躬稼。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
而不入也。〇周公仰思。〇正義曰。音義云。仰字書卬讀如仰。又離婁下章云。周公思兼三王。以
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是其事也。〇仲尼皇皇。墨突不
及汙。〇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仲尼皇皇。出揚子法言學行篇。文子自然篇。淮南子
脩務訓。並云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陸賈新語亦云。墨子皇皇。席不暇暖。仲尼栖栖。突不暇
黔。則黔突本係孔子事。自班固答賓戲。聖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始顛倒其語。
唐韓昌黎因之云。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其實非也。趙雖稍後於班。未必遽襲其誤。況本書
距揚墨以承三聖。墨安得與禹稷周孔並列。家語孔子厄於陳蔡。顏回仲田。炊於壞屋之下。有埃墨
墮飯中。回取食之。是墨突即塵甑之謂。去齊接淅。又孔子實事。故趙氏以此譬其皇皇耳。其改黔
爲汙。蓋以
協韻故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
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匡章。齊人
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餒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〇注。匡章。
齊人也。〇正義曰。匡章見於戰國策。一在齊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秦
兵大敗。一在燕策。齊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齊大勝燕。然則章子在齊。
歷仕兩朝。屢掌軍伐。當孟子在齊時。章年固亦長矣。趙氏但云。齊人。不以爲弟子也。呂氏春秋
不屈篇云。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高誘注云。匡章。孟子弟子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

章在孟門。所禮異於滕更。稱子有同樂正。謂爲著錄也宜。呂覽有匡章與惠王及惠施問荅。殆從遊於梁者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戰國策齊宣王與羣臣皆稱爲章子。蓋於人名下綴以子字。當時多有此稱。謂田嬰人稱爲嬰子。田文人稱爲文子。以及秦魏冉亦稱爲冉子。皆此類。莊子盜跖篇云。匡子不見母。釋文引司馬彪注云。匡子名章。齊人。諫其父。爲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按此事見孟子。是匡爲姓。章爲名。○注。陳仲子至餓也。○正義曰。陳仲子見於戰國策齊策。趙威后問齊使云。於陵子仲尙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周氏柄中辨正云。鮑彪注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稱。已是古八十年矣。愚按陳仲子。齊宣王時。趙威后。齊王建時。考六國表。自宣王元年至王建元年。凡七十有九年。仲子若壽考。何妨是時尙在。況云其率民而出於無用。明是孟子所稱。韓非子外儲說左云。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曰。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田仲即陳仲。不仰人而食。所謂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也。淮南子氾論訓云。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高誘注云。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以仲子爲孟子弟子。未詳所出。趙氏所不用也。○注。螬蟲至螬也。○正義曰。爾雅釋蟲云。蟦。蠐。螬。蝤、蠐、蝎。方言云。蠐螬謂之蟦。自關而東謂之蝤蠀。或謂之卷蠾。或謂之蝖蝮。梁益之間謂之蛒。或謂之蝎。或謂之蛭蛒。秦晉之閒謂之蠹。或謂之天螻。說文䖵部云。蠹。木中蟲。論衡商蟲篇云。桂有蠹。桑有蝎。蠐食李。即李木中蠹也。文選。劉伶酒德頌注。引劉熙孟子注云。螬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槽是螬字之譌。說文作䗂。蟦螬也。以背行駛於足。狀似酒槽。以齊俗所名。故謂之蠐螬也。按淮南子氾論訓。猶矛無擊。高誘注云。槽讀領如蠐螬之螬。螬槽固可假借。而蠐與蟦遺。皆與螬爲聲之轉。緩呼爲蠐螬。急呼則單爲螬。以爲齊俗名之。非也。又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章句云。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實。螬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下引劉熙日。陳仲子。齊一介之士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此注與趙氏略同。而章句則以實字連李字上。在螬字上。是時仲子匍匐而往。則必李實之墜於地者。然文選注引孟子。每有增損。未可爲據。蓋古人屬文。每多倒置。趙氏注亦須顛倒明之。故孟子實字原在食字下。而劉趙倒置於上。以明井上有李。指李實不指李樹也。爾雅釋言云。將。資也。謂匍匐而往井上。資此李實食之。說文口部云。咽。嗌也。劉熙釋名釋形體云。嚥。嚥物也。嚥即咽食物下於咽嗌。故即謂之嚥。三咽者。不及細嚼也。井上之李實非一。特取此螬食者。是目盲不知擇也。夫螬食之餘。匍匐就食。極形仲子之不堪。匡章非以仲子爲可尙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注 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蚯蚓之蟲也。

充滿其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疏注。巨擘至蚓也。O正義曰：曾氏之升據餘說云。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巨指。卽儀禮大射儀所謂左巨指鉤弦是也。孟子稱巨擘。亦稱大擘。鄭注右巨指。右手大擘是也。亦稱擘指。鄉射禮賈疏。以左擘指拓弓。右擘指鉤弦。是也。食指將指。俱見左傳。鄉射禮。凡交矢於二指之間橫之。鄭注二指。謂左右之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賈疏以左傳子公之食指動。釋第二指。是也。而以左傳闔閭傷於將指。釋第三指。則不然。第三指既夕禮亦名中指。蓋足以大指爲將指。手以中指爲將指。說文。拇。將指也。易。咸其拇疏。拇是足大指。闔閭所傷是足。故下云取其一屨。而賈誤以解手之中指。非也。無名指。僅一見於孟子。趙岐注以其餘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按大射儀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則第四指亦非竟無用也。鄭惟謂小指短不用。然敖氏繼公謂凡挾矢。有挾一矢者。有挾四矢五矢者。寡則挾以食指將指。多則以餘指分挾之。小指亦餘指也。又作季指。特牲饋食少牢食禮。挂於季指。注。季猶小也。而敖氏則直謂季指左手之小指是也。O注。蚓蚯蚓至蚓也。O正義曰。禮記月令孟夏蚯蚓出。仲冬蚯蚓結。淮南子時則訓。作蚯螾。單名之則爲蚓爲螾。荀子勸學篇云。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螾卽蚓也。大戴禮易本命云。食土者無心而不息。注云。蚯蚓之屬。不氣息也。郭璞爾雅讚云。蚯蚓土精。無心之蟲。故趙氏謂蚓無心。荀子以喻目不能兩視。耳不能兩聽。故言螾之心一。孟子以蚓喻仲子之不知仁義。故趙氏言無心無識也。大戴禮勸學篇作上食晞土。晞乃日暴乾之名。土乾則成塵。故荀子作埃土。埃卽塵也。土枯無屑。故孟子謂之槁壤。隱公元年左傳云。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注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黃泉至淸而無濁。槁壤至燥而無汙。充其操。必食此至淸至燥如蚓。乃可也。

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注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室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疏仲子至知也。O正義曰。蚓必至淸至潔而食。使仲子知蚓。則所居所食。必伯夷所築所樹乃可。若爲盜跖所築所樹。則不淸不潔。便不可居食。然築者樹者不可知。則不能決其爲至淸至潔矣。不可知而漫居之食之。是不能如蚓也。下是何傷哉。專指盜跖之所築所樹。知此是未可知也。專屬盜跖所築所樹而言。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注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纑以易食宅耳。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纑。故曰辟纑。疏注。緝績至辟纑。O正義曰。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劉熙孟子注云。仲子自織屨。妻紡

纑以易食也。辟纑其麻曰辟。練絲曰纑也。與趙氏略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枲莖之總名也。當云治莔枲之總名。下文云枲所治也。可證。趙岐劉熙注孟子妻辟纑。皆云辟績其麻曰辟。辟音劈。合俗語績麻析其絲曰劈。即擗也。糸部云。纑。布縷也。劉熙孟子注云。練絲曰纑。練絲。謂取所辟之縷湅治之也。練者湅也。湅者簡也。汏諸灰澈之也。已湅曰纑。未湅曰纅。廣雅曰。纅。綃也。綃是生絲。未湅之縷如生絲然。故曰綃也。郳成國謂已湅曰練絲。言布縷者。以別乎絲縷也。績之而成縷。可以爲布。是曰纑。禮經縷分別若干升以爲麤細。五服之縷不同也。趙岐曰。湅麻曰纑。麻部。纅。未湅治纑也。然曰湅治之乃曰纑。蓋縷有不湅者。若斬衰齊衰大功小功之縷皆不湅。緦衰之縷則湅之。若吉服之縷。則無不湅者。不湅者曰纅。湅者曰纑。統呼曰縷。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緝即績也。毛詩陳風。釋文。西州人謂績爲緝。按說文糸部云。緝。績也。績。緝也。二字轉注。趙氏緝績相疊者。蓋二字亦有別。爾雅釋詁云。緝。光也。續。纘也。先以爪劈而分則辟也。續其短者而連之使長。則績也。其績處以兩手摩娑之使不散。則緝也。故劉熙作緝績其麻。緝績即緝績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

注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爲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爲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竄於於陵。

疏注。兄名至於蓋。○正義曰。水經注濟水篇。引孟子云。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祿萬鍾。仲子非而不食。古人引書。每自增損。乃此去蓋字。則戴字連兄字。是爲其兄之名。用趙氏注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元李治敬齋古今黈讀兄戴蓋爲句。云戴蓋祇是乘軒。愚按蓋既爲王驩邑。不當又爲仲子兄邑。揚子八十一家務之次四日。見矢自升。升羽之朋。蓋戴車載。是李氏戴蓋之證。未爲無本矣。○注。竄於於陵。○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酈注魚子溝水。南出長白山。東抑泉口山。即陳仲子夫妻之所隱。唐張說石泉驛詩。自下自注於陵仲子宅。漢於陵故城。章懷太子賢曰。在今淄川長山縣南。與通典合。石泉非孟子所謂井者耶。江繙江發源長白山南。今章邱縣清河是。計於陵仲子家。離其母所居。幾二百里矣。

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

注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鵝而非之。己仲子也。頻顣不悅曰。安用是鶃鶃者爲乎。鶃鶃鵝鳴聲。

疏注。頻顣不悅。○正義曰。音義出己頻顣云。上音紀。頻亦作嚬。同。下子六切。易復卦六三頻復。釋文云。本又作嚬。嚬。眉也。鄭作顰。音同。又巽卦九三頻巽。李鼎祚集解。虞翻云。頻。頻也。王弼注云。頻。頻蹙。不樂而窮不得已之謂也。文選魯靈光殿賦云。憯嚬蹙而含悴。憯嚬即不樂。不樂即不悅也。說文云。頻。水厓。人所

所資藉。翠蹙不前而止。又翠步水翠蹙也。从頻卑聲。頻爲翠省。蹙爲顰省也。文選弔魏武帝文云。執姬女而嚬瘁。注云。孟子曰。嚬蹙而言。嚬蹙。謂人嚬眉蹙頞。憂貌也。此孟子舊注文傳寫譌誤。不辨何人。嚬蹙而言四字。即解已頻顣曰。而下又申明頻爲頻眉。顣爲蹙頞。顣即頞。莊子至樂篇云。髑髏深矉蹙頞。矉即頻字之假借。蹙頞連文。則深矉指頻眉可知。乃通俗文云。蹙頞爲矉。虞翻因以頻爲頞。失之矣。四書釋疑云。已當作己。上皆言仲子之文。未嘗間斷。至此不當又有已字謂稱仲子也。已頻顣亦不成文。從呂子說。初見其所饋生鵝。固已頻顣而惡之矣。他日偶食其肉。聞兄之言而哇之。則前後意有倫次。按此說非也。生鵝之饋。乃交際之常。人人不以爲怪。獨仲子一己以爲不是也。用一己字。正見其孤癖非人情。克己復禮爲仁。正克此己耳。○注鶃鶃鵝鳴聲。○正義曰。音義出鶃鶃云。丁五歷切。鵝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五歷切與鵝鳴聲。不相似。蓋孟子書本作兒。如今人之讀小童。與鵝聲相近也。俗人加鳥作鶃。則爲說文六鶃字。

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注】異日母食以鵝。不知是前所頻顣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鶃鶃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屨纑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尚能充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充其操也。

【疏】注。仲子出門而哇吐之。○正義曰。論衡刺孟子篇述此文。作出而吐之。以吐代哇。是哇即吐也。○注。孟子至操也。○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荅云。問諫仲子之生平。孟子極口詆之。國策中趙后亦詆之。厚齋王氏則又稱之。何也。曰。厚齋先生之言是也。仲子若生春秋之世。便是長沮桀溺荷蕢荷蓧楚狂晨門一流。然諸人遇孔子。則孔子欲化之。仲子遇孟子。則孟子力詆之。便是聖賢分際不同。須知仲子辭三公而灌園。豈是易事。孟子是用世者。故七篇之中。不甚及隱士逸民。較之孔子之惓惓沮溺一輩。稍遜之矣。平情論之。若如孟子之譏仲子。則母不食以兄不食。直是不孝不弟。然仲子豈眞不食於母。不過不食於兄。其兄之蓋祿萬鍾。雖未知其爲何如人。然諒亦未必盡得於義。故仲子孑然長往。但觀其他日之歸。則於寢門之敬。亦未嘗竟絕。孟子責之過深矣。故厚齋謂其清風遠韻。視末世徇利苟得之徒如腐鼠。乃公允之論。若趙后何足以知此。彼第生於七國之時。所謂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士。不特目未之見。抑亦耳未之聞。而以爲蝕民出於無用。亦豈知隱士逸民之有補於末俗。正在無用中得之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孟子以仲子爲齊之巨擘。自非徇利苟得之徒可比。何待厚齋發此公論。但其辟兄離母。不可爲訓。故孟子極詆之。而全氏謂兄蓋之祿。未必盡得於義。他日之歸。未嘗竟絕寢門之敬。以此爲仲子解說。則大不然。陳爲齊之同姓。

固公族也。蓋祿萬鍾。受之先君。傳之祖父。有何不義而汲汲去之。於陵在今濟南府長山縣西南。辟其母所養二百里。他日之歸。亦僅暫耳。篤窶門之敬者。固如是乎。孔子之語丈人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彼丈人猶知有長幼之節也。特以不仕無義。卽爲亂倫。而仲子辟兄離母。并長幼之節而廢之。故曰無親戚君臣上下。孔孟之言。若出一口。而全氏左袒仲子。拾王充刺孟之唾餘。沾沾焉動其喙。亦妄乎。不 章指。言聖人之道。親親尙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喩以蚯蚓。比諸巨擘也。疏可以激濁不可常法。〇正義曰。尸子君治篇云。水有四德。揚淸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漢書兩龔傳贊云。淸節之士。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所以不可常法也。僖公十六年公羊傳注云。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介者也。宋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古人不重耿介如此。

卷七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八章。

注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也。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卽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員。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題篇。

疏注。離婁至方員。〇正義曰。莊子天地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元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又駢拇篇云。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矣。釋文引司馬云。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見千里針鋒。孟子作離婁是矣。列子湯問篇云。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注云。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朱婁音近。朱之爲婁。猶邾人呼邾聲曰婁也。凡治器工必以目程之。故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然目必憑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望地之高下。眡景之出入。目爲之也。乃必水地以縣爲規而後審。則目雖明。不可恃也。此目必以規也。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其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爲積矩。周公曰。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正繩望高。測深知遠。皆目之明也。非平矩偃矩覆矩臥矩。目雖明無可恃也。此目必以矩也。所以離婁之明。必待規矩。乃成方圓也。孟子習先聖之道。爲

揚墨。放邪說。指其爲生於其心。作於其心。作於其心。則不習先聖之道。故此章首發明之。目雖明知離婁。耳雖聰知師曠。心雖仁知堯舜。不以規矩。則目無所據。不以六律。則耳無所據。不以先王之道。則心無所據。明人講學。至徒以心覺爲宗。盡屏聞見。以四教六藝爲桎梏。是不以規矩便可用其明。不以六律便可用其聰。於是強者恃其理以與世競。不復顧尊卑上下之分。以全至誠惻怛之情。弱者恃其心以爲道存。不復求詩書禮樂之術。以爲脩齊治平之本。以不屈於君父爲能。以屏棄文藝爲學。眞邪說誣民。孟子所距者也。孟子之學。在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道。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道。必誦其詩。讀其書。博學而詳說之。所謂因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觀於物。伏羲所因也。神農則因於伏羲。故云伏羲氏沒。神農氏作。黃帝堯舜則因於神農。故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惟其因乃有所變通。通其變使民不倦。通其所因。變其所因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神其所因。化其所因也。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損其所因也。益其所因也。先王之道。載在六經。非好古敏求。何以因。卽何以通變神化。何以損益。故非習則莫知所因。非因則莫知所述。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孟子云。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其義一也。彼但憑心覺者。眞孟子所距者也。趙氏引論語以證孟子。可謂深知孟子者矣。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注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疏注。公輸至之子。○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注云。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尙幼。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尙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般爲公輸若之族。則亦氏公輸。故稱公輸子。班與般同。戰國策宋策云。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高誘注云。公輸般。魯般之號也。蓋般爲魯人。故又稱魯般。當時有此號也。周氏柄中辨正云。事亦見墨子魯問篇。說者因謂有兩輸般。班固答賓戲。班輸摧巧於斧斤。顏師古注。魯班與公輸氏皆有巧藝。故樂府云。公輸與魯般。吳斗南謂墨子之書。恐非事實。未必有兩公輸般。一在春秋。一在戰國也。愚按公輸班。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未可信。而與季康子同時。則爲春秋時人無疑。墨翟亦生春秋之末。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蓋生稍後而實同時也。班爲楚攻宋。墨翟禦之。戰國策在宋景公時。景公卽位。在魯昭公二十六年。兩人正當其世。顏注固非。而斗南疑墨子不足據。亦未之考耳。

亦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注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疏注。師曠至至聰。○正義曰。襄公十八年左傳云。晉人聞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又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呂氏春秋長見篇云。晉平公鑄爲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

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皆其聽至聽之事也。○注。六律至羽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注云。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太蔟寅之氣。正月建焉。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主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太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尙書皋陶謨云。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鄭氏注云。舉陽從陰可知也。蓋舉六律以該六呂也。大師自子丑爲次。六律首黃鍾終無射。趙氏蓋依月令自夏時孟春數之。故始太蔟終黃鍾也。國語周語。王問伶州鳩曰。七律者何。注云。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爲音器。用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漢書律歷志引尙書在治忽三字作七始詠。李氏光地謂卽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也。然則七音自虞已有之。止云正五音者。吳氏鼎考律緒言云。音有萬而統之以五者。猶五星五行五常之理。不可減不可增。故二變兩聲。仍名之爲宮徵。所謂變化而不離乎五音者也。音旣七。律何以不止七。律旣不止七。又何故止於十二。惟七故十二也。蓋五音者。正宮正徵正商正羽正角之律。二變者。比宮比徵之律。旣有比宮比徵之律。則必有比商比羽比角之律。是故宮商之間有律焉。蕤賓所以生大呂也。徵羽之間有律焉。大呂所以生夷則也。商角之間有律焉。夷則所以生夾鍾也。羽宮之間有律焉。夾鍾所以生無射也。角徵之間有律焉。無射所以生仲呂也。蓋以五該七。猶以六該十二也。禮記禮運云。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仲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此卽韋昭國語注七律之說。不數變宮變徵。故止六十聲。以二變參之。則爲八十四聲。二變不可爲調。故謂止用六十。此六律五音之大略也。管子地員篇云。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成是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律呂正義云。絲之爲樂。其器琴瑟十絲徽。而弦音所應。以

不外乎十二律呂所生。五聲二變之音。夫十二律呂之管。既分音於長短。而不在圍徑。則絃音似亦宜分於長短。而不在巨細矣。不知絃之長短同者。分音於巨細。絃之巨細同者。分音於長短。而絲樂之中。用絃之多寡。又各不同。故必案各器之體製。而定其取分之大小焉。總之以各絃全分之音。與各絃內所分之音。互相應合爲律。是以不外乎十二律呂所生之七音也。管子淮南子司馬氏律書。此三者。絲樂絃音之大本也。又考之白虎通曰。八音法易八卦。絃離音也。盛德象火。其音徵。蓋謂絲之屬於卦爲離。其德象火。故其音含徵也。夫審弦音。無論某絃之全分定爲首音。因而半之。平分爲二。其聲既與首音相合。而爲第八音矣。次以首音之全分因而四之。去其一分而用其三分。其聲應於全分首音之第四音。此度乃全分首音與半分八音之間。又平分爲二分之度。是卽管子所謂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者也。先主一而三之者。以全分首音一分之度爲主。而以三因之。其數大於全分之度爲三倍也。四開以合九九者。以三倍全分之數。四分之而取其一。以合九九八十一之度。爲宮聲之分也。小素云者。素白練乃熟絲。卽小絃之謂。言此度之聲。立爲宮位。其小於此絃之他絃。皆以是爲主。故曰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也。以八十一三分益一。爲百有八爲徵。乃此絃首音全分之度也。於是以百有八三分去一爲七十二。是爲商。商之七十二三分益一爲九十六。是爲羽。羽之九十六三分去一爲六十四。是爲角。按司馬氏律書。徵羽之數小於宮。而管子徵羽之數大於宮者。用徵羽之倍數。所謂下徵下羽者也。其首絃起於下徵。卽白虎通絃音含徵之義。然而猶有不得不起於下徵之故焉。以下徵之百有八。取其四分之三爲八十一。所謂去其乘而適足也。若以宮之八十一取其四分之三。則爲六十分。小餘七五。比宮之變徵五十六則大。而比宮之角六十四則小。此所以絃音之度。必起於下徵而理始明也。又云。樂之節奏。成於聲調。而聲調之原。本自旋宮。聲也者。五聲二變之七音。而調也者。所以調七音而互相爲用者也。旋宮乃秦漢以前諧聲之法。聲調爲隋唐以後度曲之名。稽之於古六律五聲八音。聲自虞書。而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七音之名。見於左傳國策。至管子淮南子。始著五聲二變之數。禮運篇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此旋宮之義所自來也。迨及漢晉之世。樂經殘缺。律呂失度。雜以鄭聲。所見於經史注者。類多臆見。故旋宮之理。晦而不明。然周人遺書猶可考證。如管子徵羽之數大於宮。國語伶州鳩曰。宮逐羽音。卽此二者。旋宮之法可定焉。古旋宮之法。合竹與絲並著之。而自隋以迄于今。獨以弦音發明五聲之分。律呂旋宮。遂失其傳。夫旋宮者。十二律呂皆可爲宮。立一均之主。各統七聲。而十二律呂。皆可爲五聲二變也。聲調者。聲自爲聲。調自爲調。而又有主調起調轉調之異。故以轉調合旋宮言之。名爲宮調。五聲二變旋於清濁二均之一十四聲。則成九十八聲。此全音也。若夫八十四聲六十調。實皆生於弦度。以弦音七聲之位。遞配以十二律呂之分。則爲八十四聲。除二變不用。止以五聲之位。遞配以十二律呂之分。則爲六十調。此乃案分以命聲調。非旋宮轉調之法也。周禮大司樂未載商調。唐宋以來無徵調。夫以宮立羽位主調。則商當變宮不用。以羽立羽位主調。則徵不起調。所謂無商調與無徵調二者。名異而理則同也。主調起調。皆以宮位爲主。故曰宮調。然調雖以宮爲主。而宮又自爲宮。調又自爲

調。如宮立一均之主。而下羽之聲又大於宮。故爲一調之首。卽國語之宮逐羽音也。羽主調。宮立宮。一均七聲之位已定。則當二變者不起調。而與調首音不合者。亦不得履調。蓋調以羽起調。徵在其前。變宮居其後。二音與羽相近。得聲諸雜。故不相合。而變徵爲六音。亦與羽首音諸雜不合。此所以當二變之位。與五正聲中當徵位者。俱不得起調也。至於止調。亦取本調相合。可以起調之聲終之。當二變與徵位者。亦不用焉。按尚書堯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鄭氏注云。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爲和。國語周語伶州鳩云。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注云。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又云。聲以和樂。律以平聲。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音以和平爲正。以六律正五音。卽以律和聲。以律平聲也。律呂正義已得音之精微。近時學者研求實學。多有自得之解。略附於後。王氏坦琴音云。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蓋以六律六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理。正此五音也。黃鐘之長九十黍。爲分寸尺丈引曰度。以較匏竹之音。黃鐘之容千二百黍爲龠。合升斗斛曰量。以較土樂之音。黃鐘所容千二百黍之重爲銖兩斤鈞石。曰權衡。以較金石之音。因五聲之數以取聲。無迹可見。故用律呂相生之理。而象樂之長短多寡輕重。皆得其指歸。絲樂之取聲。雖與律呂之理相通。若聚其至要。用五聲相生之理。最爲簡便。絲聲之較以五聲而不用律呂。猶之衆樂較以律呂而不用五聲。都四德乾文氏黃鐘通韻云。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細詳孟子之言。五音有音無律。六律有律無音。以六律多寡之數。正五音輕重之聲。是知欲正五音。非六律不可。欲正六律。非管絃無憑。陽爲律。黃鐘爲陽律之本。在管爲第。內聲在琴爲第一弦。聲氣至重至低。六陰一陽。屬子。爲第一律。上升大呂丑爲二陽第二律。太蔟寅爲三陽第三律。夾鐘卯爲四陽第四律。姑洗辰爲五陽第五律。仲呂巳爲六陽第六律。陽極生陰。陰爲呂。蕤賓爲陰呂之本。在管爲極上孔。在琴爲第七絃。聲氣至輕至高。六陽一陰。屬午。爲第一呂。下降林鐘未爲二陰第二呂。夷則申爲三陰第三呂。南呂酉爲四陰第四呂。無射戌爲五陰第五呂。應鐘亥爲六陰第六呂。陽陰各六管。自當內聲上升至第五孔爲陽六律。自極上孔下降至第六孔爲陰六律。琴自第一絃前進至第六絃爲陽六律。自第七絃後退至第二絃爲陰六律。六律定。然後能正五音宮商角徵羽。五音必得律呂二聲合爲七均。方能循環一調。所以管有七聲。琴有七絃。左傳謂七音。漢前志謂七始。自黃鐘上升至蕤賓爲七均。自蕤賓下降至黃鐘爲七均。循環消長。共爲一調。十二律對待。則爲六律。錯綜則爲七均。七均合爲一調。若更插一聲。便不合管孔琴絃。管只有七管。琴只有七絃。不能分爲方圓。十二律以五音循環。加變宮變徵。只可將十二律錯綜爲七均。以五音來往爲循環。方能被於管絃。律呂各家。盡知七均爲一調。而俱不以陰陽六律錯綜爲七均。惟以五音加二變爲七均。不分陰陽各爲六律。而僅用陰陽十二律。不以黃鐘爲律本。而以黃鐘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五音不敷六律。乃以應鐘爲變宮。變宮猶不敷七均。乃以蕤賓爲變徵。變宮變徵。雖敷七均。而十二律中。猶虛五律。乃又以宮循環遁臨五律。以敷其數。致有高低奪倫。輕重失次者。又作變律半聲之例。猶知不用旋推用半。不以子

午月爲二至。卯酉月爲二分。惟德甲乙循環推算。其寒暑失節。春秋失序。亦理之所必至。況惟六律能正五音。五音不能正六律。若因五音不數循環十二律之故。以十二律作爲變宮變徵變律半聲。是五音能正六律矣。竊謂欲正五音。以黃鍾爲律本。以六律多寡之數。正五音輕重之位。宮居中。以五數論。宮居三位。自重至輕爲羽角宮商徵。自輕至重爲徵商宮角羽。以黃鍾爲律本。以羽角宮商徵爲五位。以蕤賓爲呂本。以徵商宮角羽爲五位。黃鍾屬子聲至低。蕤賓屬午聲至高。二律單用。其餘十律。同位同音。陰陽並用。律有十二。不曰十二律而曰六律者。只用一邊之故。一邊陽律合管。一邊陰律合琴。琴是六陰律用一陽律。管是六陽律用一陰律。陰陽六律。俱是各自相生。一宮爲土屬第四律。二商爲金屬第五律。三角爲木屬第三律。四徵爲火屬第六律。第六律是管之正中孔。琴之第六絃。與第一律黃鍾合律同聲。故只有六律五羽爲水屬第二律。第二律是管之極下孔。琴之第二絃。與第七律蕤賓合律同音。故只有七均。七均只有六律。六律只有五音。故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如四時。十二律如十二月。四時惟依寒暑。五音亦惟依高低。自寒至暑。俱是正律。並無變聲。蔡季通律呂新書有八十四聲圖。六十調圖。內注正律變律。正聲半聲之處。甚爲詳細。然止可施之於筆墨。不能被之於管絃。今之管絃七均。第一均八十一。第二均七十二。第三均六十四。第四均五十四。第五均四十八。第六均四十二。第七均三十六。至重至低之均八十一。至輕至高之均三十六。方成一調五十四。爲陰陽際會之中。理應爲宮。宮者中也。中聲定。其餘輕重高低之聲。皆依律數可定。是以五聲之中。以宮爲首。圖內所載七均。宮八十一。商七十二。角六十四。變徵五十六。正徵五十四。羽四十八。變宮四十二。四十二爲至輕至高之均。與今之管絃三十六不相合。少一輕六分之均。不能成調。是知變宮宮不成宮。變徵五十六。在太蔟六十四夾鍾五十四之間。與夾鍾止間得一分。多一間一分之律。管孔琴徵。又不見有相間一分之律。是知變徵徵不成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正徵五十四。變徵五十六。相間甚微。雖師曠之聰。亦未必易正。故前人有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之說。淩氏廷堪燕樂考原云。律者。六律六同也。其長短分寸有定者也。如黃鍾之長。不可爲無射也。應鍾之短。不可爲大呂也。聲者。五聲二變也。其高下相旋。於六律六同之中無定者也。如大司樂黃鍾爲角。又可爲宮。大徵爲徵。又可爲角。姑洗爲羽。又可爲徵。堯典律和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孟子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皆此義也。燕樂之字譜。即五聲二變也。蓋出於龜茲之樂。中外之語不同。故其名亦異。當其初入中國時。鄭譯以其言不雅馴。故假聲律緣飾之。其言曰。應用林鍾爲宮。乃用黃鍾爲宮。所謂林鍾者。即徵聲也。黃鍾者。即宮聲也。所謂宮者。則字譜之合字也。猶言應用徵聲爲合字者。乃用宮聲爲合字也。以聲配律。實始於此。黃鍾聲最濁。故以合字配之。又云。應用林鍾爲宮。則亦疑徵聲當爲合字。宮聲不當爲合字。至宋楊守齋以琴律考之。確然知宮聲非合字。乃以仲呂爲宮聲。燕樂以仲呂配上字。是以上字爲宮聲也。蓋琴律一絃爲黃鍾。三絃爲仲呂。正宮調一絃爲合字。故以合字配黃鍾。三絃爲上字。故以上字配仲呂也。何嘗以合字爲宮聲。上字爲角聲哉。宋人樂譜所注十二律呂。及四淸聲者。蓋即字譜高下之別名耳。不

可以稱謂之古。遂疑其別有神奇也。自學者不明律有定聲無定之理。遂泥定黃鍾一均不可移易。不論何均。遇黃鍾之律。則以爲宮聲。遇太蔟之律。則以爲商聲。遇姑洗之律。則以爲角聲。遇林鍾之律。則以爲徵聲。遇南呂之律。則以爲羽聲。遇應鍾之律。則以爲變宮聲。遇蕤賓之律。則以爲變徵聲。而旋宮之義遂晦。於是論燕樂者。以宮聲爲合字。而有一凡不當應鍾蕤賓之疑。論雅樂者。以七聲用七律。而有隋廢旋宮止存黃鍾一均之疑。論琴律者。以三絃獨下一徽。而有不用姑洗而用仲呂爲角之疑。而尙書周禮孟子諸書。舉不可讀矣。皆以聲配律之說啓之也。不知燕樂字譜。卽五聲二變也。非六律六同也。宋人以六律六同代字譜者。蓋緣飾之以美名。卽鄭譯之意也。以聲配律。始於鄭譯。成於沈括。皆無他奧義。後儒不追探求其故。遂怖其言若河漢之無極。苟明律與聲不同之故。則千古不解之惑。可片言而決矣。程氏瑤田通藝錄。論黃才伯樂典書云。古者一律一呂。各爲一聲。其每管設孔。備五聲二變之數。兼旋宮換調之法。乃後世樂器律呂之用也。未可以是推求制律之本。是書言吹無孔之管。則氣從下洩。無復清濁高下。五音何由而正。夫以律正音。卽今之吹笙定弦。其遺矩也。只以一律正一音。不聞無孔之管。不能正五音也。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注】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注】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爲後法也。【疏】注仁心性仁也。○正義曰。白虎通性情篇云。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又云。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性既有五。而獨言仁者。仁足以貫五性也。五藏心主禮。而趙氏以性仁解仁心者。淮南子原道訓云。心者。五藏之主也。雖或以心配土。或以心配火。而五藏實統以心。性之仁發諸心也。人性仁皆有惻隱之心。故白虎通亦云。心之言任也。任於恩也。任於恩卽任於仁矣。○注。仁聞至聞也。○正義曰。毛詩小雅車攻篇。有聞無聲。傳云。有善聞。又大雅卷阿篇。令聞令望。箋云。人聞之則有善聲譽。淮南子脩務訓云。聲施千里。高誘注云。聲。名也。是仁聞謂仁之聲名播於遠方也。人以仁惠之心所發有所施濟。其名亦可播於遠。然惠及一人。不能徧於人人。惠及一方。不能普於天下。且或恩及此而害在彼。祝在甲而詛在乙。此未習先王之道。不足爲後世法也。○注。乃可爲後世之法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閩監毛三本同。廖本無之字。孔本考文古本無世之二字。韓本足利本無之字也字。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注】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疏】注但有善至行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離俗篇云。惕然而寤。徒夢也。高誘注云。徒。但也。故徒善是但有善心。徒法是但有善法度。行仁政必有法。徒有仁心而無法。不可用爲政也。有法而不以仁心施之。仍與無法等。有善心而不

以法。與無善心以施行法。同一不行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既不行於無善心之人。又不行於有善心之人。孟子爲作於其心。不習先王之道者發。趙氏能發明之。易繫辭傳云。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非法無以爲通變神化之用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注詩。大雅嘉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也。疏注。詩大至過也。○正義曰。詩在大雅假樂第二章。毛傳云。假。嘉也。禮記中庸引作嘉樂。此作嘉樂。與中庸同。音義出嘉樂。則趙氏作嘉。閩監毛三本作假。蓋以詩改之也。箋云。愆。過也。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趙氏注略同。惟鄭以不愆不忘平對。趙氏以孟子下申言專指出過字。故以不愆爲不過差。而不忘別屬下。謂不可忘者。因其遵舊法而無過也。按鄭義是也。愆。過也。忘爲遺失。亦過也。孟子言過。兼該愆忘。遵用先王之法。乃不愆不忘。則孱棄詩書。專恃心覺者。其愆忘可勝言哉。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注盡已目力。續以四者。方員平直。可得而審知。故用之不可勝極也。疏注。盡已至極也。○正義曰。禮記大傳云。人道竭矣。注云。竭。盡也。說文系部云。繼。續也。文選神女賦云。不可勝贊。注云。勝。盡也。盡之言窮也。窮之言極也。若果無待於規矩準繩。則以聖人之聰明睿智。而既竭盡其力。可繼其目力以爲方圓平直矣。乃聖人既竭目力。仍必繼之以規矩準繩。規矩準繩。先王所制而用也。雖聖人不能不繼述之。惟其繼述規矩準繩。而目力所竭。乃能不窮其用。倘舍去規矩準繩。但準目力。方圓平直必不能以聽成之。而其用窮矣。不可勝用。猶云用之不窮。聖人原非全恃規矩準繩而不竭目力。然其通變神化。在耳目心思。而必繼述規矩準繩。而耳目心思所竭。乃能通變神化。運用不窮也。

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注音須律而正也。疏注。音須律而正也。○正義曰。易需卦彖傳云。需。須也。須。即待也。音必待律而正。方圓平直。必待規矩準繩而成。仁心必待先王不忍人之政而覆天下。可勿繼述之乎。

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注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疏注。盡心至仁也。○正義曰。楚辭招魂云。皋蘭被徑兮。注云。被。覆也。易繫辭傳九家注云。衣取乾。乾居上覆物。是被覆衣三字同義。經言仁覆天下。是聖人以仁衣苝天下。而天下皆被其澤。是天下被其所覆衣之仁也。不行先王之道。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今既有仁心。又能繼述先王之道。民被其澤可知也。不忍人之政。仁政也。即先王之道也。以仁心行仁政而法行。非徒法矣。法行而心之仁乃行。非徒善矣。徒法不能以自行。荀子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有治人。

卽有此。旣竭心思又繼述先王之道之人也。舍治法亦無治人矣。故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注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疏注云。言因至多矣。○正義曰。禮記禮器云。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注云。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夏至祭地在方澤之中。孟子引此二句。以起爲政必因先王之道。趙氏謂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是以爲高爲累土。爲下爲掘深。與鄭異義。因卽所云繼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注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疏注。仁者至人也。○正義曰。昭公三十年左傳云。將焉用自播揚焉。周禮春官大師。皆播之以八音。注云。播。猶揚也。謂之仁者。則不獨有仁心仁聞。乃實能因先王之道。違先王之法。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也。非徒善者也。不因先王之道。不能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則爲不仁。如下所云。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注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罔也。此亡國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疏注。言君至道也。○正義曰。國語吳語云。道將不行。注云。道。術也。賈誼新書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又云。術者。接物之隊。其爲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爾雅釋言云。揆。度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元亨利貞謂之四德。顯道神德行。全在能揆度以合天德。此通變神化。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也。若無道術。則不能揆度。不能揆度。則不能制而用之爲法。臣下遂無以守職奉命矣。揆度天意。乾健之不已也。守職奉命。坤順之承天也。奉命猶承天。故以守職爲奉命也。以揆度言爲術。以施行言爲德。皆道也。不以道揆。則不信道。故云朝廷之士。不信道德也。趙氏以工爲百工。以度爲度量。趙氏佑溫故錄云。工爲四民之一。特言之者。奇技淫巧之興。皆以蕩人心壞風俗也。按毛詩周頌。嗟嗟臣工。傳云。工。官也。國語魯語夜儆百工。尚書堯典允釐百工。百工卽謂百官。度。謂法度也。史記天官書。其入守犯太微。集解引韋昭云。自下觸之曰犯。淮南脩務訓云。犯津關。注云。犯。觸也。是犯義卽觸義。犯刑卽觸刑也。有道術而後知義。禁不以道術揆度。則不知義。故君子觸義之所禁而妄爲也。上旣不知義。則小人詐僞欺誣。無所不至。而愚人罹於密罔矣。此皆不能因先王之道。違先王之法者也。雖有仁心而不能以道揆。則下無法守。至於工不信度而犯義犯刑。亦

彷歸於不仁。孟子言因言繼。先王之道。在通變神化。因者。因此也。繼者。繼此也。不揆度。則徒法不能自行矣。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所。猶若也或也。國之所存者幸也。言國之或存者幸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注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疏注。言君至必亡。○正義曰。趙氏以下無學爲臣不學法度。近時通解。以下指民。趙氏佑溫故錄云。古之教者。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有塾。四閭爲族。五族爲黨。黨有庠。五黨爲州。州有序。大而六鄉六遂皆有序。日學。匪獨國有學也。學非特以教國子。國之貴遊子弟。國之俊秀也。舉彼耕甿雜作。至愚且賤。自六尺以上。皆比而使入其中。故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以登萬民。一日稼穡。十日學藝。終日服事。小司徒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以施政教。行徵令。鄉師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教。以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有所治。考其德行。察其道藝。有鄉射之禮。大比之禮。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歲時祭祀州社。亦如之。有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黨正各掌其黨。有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族師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以逮閭胥比長所掌。莫不設之學。董之官。其平日相保相受。既有以察知其衆寡之數。明其禁令。又擇夫仕焉而已者爲之大師小師。民自新穀既成。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出學。學有進。則由比閭而升之族黨。以次升於州學鄉學。民不皆選。司徒入太學。而已知禮樂詩書之文。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一國之中。貴賤賢否。等列有常。自其上世以來。習知賤之不可以干貴。愚之不可以敵賢。各循其分而不敢肆。侵淫黨庠。雖有桀黠不飭。一里老得而饑撻之。無有黨同相濟者。官長賢。易於治。官長不賢。亦難於亂也。蓋教學之功如此。降而春秋。此意亦既微矣。然而鄭存鄉校。魯聞弦歌。原伯不說學。則以取譏於時。理之者蓋非無人。故其民猶知先王之澤。一時相攻相取。皆強力之諸侯。卿大夫爲之。至於征役頻興。暴骨如莽。而罕聞有窮巷小民。起而相抗撓爲寇亂。如後世史書之事者。豈其民性之淳哉。由教化之積也。迨戰國遂以蕩然。其君方日尋干戈。遑問學校。民皆救死不贍。疾視其上。去從椎埋。孟子蓋逆知六國之必亡。暴秦之不終。而閭左之禍將作也。故爲歸本於上無禮。其於下也。不曰無義而曰無學。謂夫學也者。乃所以明義也。漢荀悅有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義。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斯言也。爲能洞於道揆法守。不可以老生之常談忽之。

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疏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

天方動女。無敢沓沓。但爲非義非禮。背棄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疏注。詩大至正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板篇之第二章。毛傳云。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呭。多言也。从口世聲。詩曰。無然呭呭。孟子毛傳皆曰。泄泄猶沓沓也。曰部云。沓。語多沓沓也。言部又云。詍。多言也。引詩無然詍詍。蓋四家之訓也。誻。譅誻也。譅譅。誻語相及也。誻與曰部沓字音義皆同。荀卿書。愚者之言。誻誻然而沸。注。誻誻。多言也。按蕩篇箋云。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亦以沓沓屬笑語。孟子以言則非先王之道爲沓沓。言則非先王之道。卽生於其心而爲詖爲淫爲邪爲遁之言。言不本諸詩書。道不揆諸先聖。徒以心覺心悟。自以爲是。一倡百和。眞沓沓矣。趙氏以無然爲無敢。鄭氏以然泄泄爲泄泄然。無然泄泄。卽無泄泄然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注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爲之事。使君勉之。謂行堯舜之仁。是爲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爲敬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爲賊其君也。疏注。人臣至君也。○正義曰。後漢書邪揮傳云。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彊其君之所不能。謂責難於君也。彊卽勉也。彊其君之所不能。卽勉其君之所能也。禮記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彊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難。憚也。人所忌憚也。難爲之事。憚爲之事也。說文貝部云。責。求也。定公元年穀梁傳云。求者請也。君所憚爲。臣請求之。使君勉強爲之。何以責難於君。卽陳善閉邪是也。君有邪心。故憚於爲善。呂氏春秋君守篇云。外欲不入謂之閉。乃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婞直以觸之。矯拂以爭之。言不可得而入。邪究不可閉塞。且激而成害矣。故欲閉其邪。惟婉陳其善道。善道明則邪心自絕。此所以爲恭爲敬。白虎通諫諍篇云。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禍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闚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而諫。此信之性也。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故曲禮曰。爲人臣者不顯諫。纖微未見於外。如詩所刺也。孔子取諷諫。則指與陷所不取矣。

章指。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國由先王。禮義爲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謟君不諫。故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疏國由先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國。小字宋本作因。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注至。極也。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

方員須規矩也。疏注。至極至矩也。○正義曰。至之爲極。彊訓也。人倫卽人事也。毛詩小雅節南山箋云。至猶舍也。故又以人倫之至爲人事之舍。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注堯舜之爲君臣道備。疏注。堯舜之爲君臣道備。○正義曰。禮記月令農事備收注云。備。猶盡也。君臣是人倫。堯舜是聖人。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注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注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謚之也。謚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疏注。甚爲桀紂不甚謂幽厲。○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暴其民句。甚不甚各爲句。以後之遺稱言。猶非以暴之有甚不甚。幽厲之暴。豈猶得爲不甚。按趙氏以甚指桀紂以下。引詩言厲王不能鑒紂。猶紂之不能鑒桀也。堯舜之道。仁其民者也。鑒于桀紂。則法堯舜。故盡引孔子之言。及詩之言以明之。○注。名之至其惡。○正義曰。逸周書謚法解云。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是名卽謚也。又云。壅遏不通曰幽。動祭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是幽厲爲章其惡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注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耳。以前代善惡爲明鏡也。欲使周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疏注。詩大雅至亡也。○正義曰。詩在大雅蕩第八章。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爲戒。爾雅釋詁云。監。視也。監與鑒通。亦作鑑。考工記輈人云。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注云。鑒。鏡也。是鑒爲視。亦爲鏡也。章指。言法則堯舜。以爲規矩。鑒戒桀紂。避遠危殆。名謚一定。千載而不可改也。疏法則堯舜以爲規矩。○正義曰。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循規矩。不能正方員。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也。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蓋孟子之學。在習先聖之道而行先王之法。故言稱堯舜。願學孔子。承前章而又申明之如此。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

者亦然。注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也。疏注。三代夏商周。○正義曰。失天下。謂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天下不奉天子之命也。故周自東遷以後。祚雖未改。亦爲失天下也。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注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强酒則必醉也。章指。言人所以安。莫若爲仁。惡而勿去。患必在身。自上達下。其道一焉。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注反其仁。己仁猶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反其敬。己敬猶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已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疏愛人至其敬。○正義曰。僖公二十二年穀梁傳云。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荀子法行篇引曾子云。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注則天下歸就之。○正義曰。廣雅釋詁云。歸。就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注此詩已見上篇。其義同。章指。言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改行飭躬。福則至矣。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注恒。常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也。疏注。恒常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注言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爲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爲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爲本也。章指。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雖曰常言。必須敬慎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注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

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疏注。巨室至善也。○正義曰。以巨室為大家者。尚書梓材云。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大家者。封建諸侯。使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為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所謂君之宗之。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即衛之大家。降至春秋。猶有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是也。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大家若伊巫之族。禮記少儀云。不願於大家。注云。大謂富之廣也。孔氏正義云。大家。謂富貴廣大之家。謂大夫之家也。趙氏佑溫故錄云。不得罪巨室。非徇巨室也。巨室之資力有餘。氣習深固。易為善亦易為惡。彼其謹厚世傳。為德鄉里。與或妄自尊大。武斷把持者。所在多有。古之為政。有行法不避貴戚大姓。為史書稱者。果其人積負不仁。如律所謂勢惡土豪。為世指疾。何足言一國之所慕。為政者自宜亟創懲之。為齊民先。而何得罪之與有。注故深體經文。以巨室為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惟賢故不愧為巨室。不可以得罪。能使一國慕之。天下慕之。而有裨吾德教也。不得罪奈何。日。禮而已矣。禮以類族辨物。無過也無不及也。後世政不古若。庸才下吏。專阿勢利而虐愚柔。固難促不足道。其有故持成見。務為刻深。偕樂得搢紳素封之事而文致之。不察其平居之望實。事理之是非。下以能致譽。上以弋能名。其亦為巨室者有以階之厲邪。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注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為君矣。沛然大洽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疏注。慕思至之內。○正義曰。楚辭懷沙云。邈不可慕兮。注云。慕。思也。政善則巨室善之。而一國隨其所善也。政不善則巨室惡之。而一國隨其所惡也。廣雅釋詁云。沛。大也。溢。滿也。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洽。徧徹也。徧徹亦盈滿之義。故以大洽釋沛然。大洽即是滿溢。滿溢即是沛然也。德教溢乎四海。然則巨室之所慕。慕其德教也。有此德教。即不得罪於巨室。而為政不難矣。章指。言天下傾心思。慕鄉善。巨室不罪。咸以為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注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為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注齊景公。齊侯。景。謚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

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爲強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爲婚。【疏】涕出而女於吳。○正義曰。說苑權謀篇云。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復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遂遣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云。闔閭謀伐齊。齊侯使女爲質於吳。因爲太子波聘齊女。注云。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涕出而女於吳。卽此也。翟氏灝考異云。左傳僖公七年。孔叔言於鄭伯曰。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景公言蓋本其意。○注。物事至事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烝民有物有則傳云。物。事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禮記文王世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注並云。物。猶事也。兩國相交之事。莫如朝聘。故以絕物爲不與通朝聘之事也。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注】今小國以大國爲師。學法度焉。而恥受教命。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疏】注。今小國至度焉。○正義曰。禮記學記云。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又云。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故趙氏以學釋師。謂師大國卽學大國也。書大傳云。學。效也。淮南子脩務訓。以趨明師。高誘注云。師所以取法則。法則卽法度。以大國爲師。卽是以大國爲法度。故疊以師學法度明之。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注】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治。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小國差之。故七年。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注】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祼鬯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疏】注。詩大雅至常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文王第四章。及第五章。四章毛傳云。麗。數也。盛德不可爲衆也。箋云。于。於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知德也。五章毛傳云。則見天命之無常也。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箋云。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趙氏義略同。方言云。麗。數也。注云。偶物爲麗。儷與麗同。

周禮夏官敍人注云。麗。耦也。小爾雅廣言云。麗。兩也。凡物自兩以上皆數也。其麗不億。謂其偶不止於億也。十萬爲億。億而偶。則二十萬也。謂不止二十萬也。鄭以侯于周服爲爲君於周之九服之內。是以君釋侯。以九服釋周服。趙氏此句無釋。而注侯服于周云。惟服于周。則是以惟釋侯。以服爲服從。乃鄭氏云善則就之。是以服于周爲就于周。與趙義不殊。微子封於微。趙氏舉此爲殷士。則亦以殷士爲殷侯。隱公五年公羊傳云。美。大之之辭也。毛詩小雅以奏膚公傳。亦云。膚。大也。大與美其義亦通也。敏爲疾。才識捷速。正其達也。音義出暢字。丁云謂鬯酒也。古鬯通作暢。禮記雜記云。暢臼以椈。春秋繁露執贄篇云。天子用暢是也。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注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爲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注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爲國誰能違仁而無敵也。疏注。詩大至敵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桑柔篇第五章。毛傳云。濯所以救熱也。箋云。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與趙氏義同。禮記內則云。炮取豚。及將塗。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孔氏正義云。手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皺矣。此執熱以濯之事也。章指。言遭衰遘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衆。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注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爲危者反以爲安。必以惡見亡。而樂行其惡。如使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也。疏注不仁者至之有。○正義曰。以上四章。示人反身改過之義。前言改其師大國者師文王。則轉弱爲強。化小爲大。此言不仁者改其不可與言而爲可與言。則國可不亡。家可不敗。此孟子發明周易之指也。危卽菑也。安之卽利之也。故趙氏於利其菑不復注。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注孺子。童子也。小子。孔子弟子也。清濁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喻人善惡見尊賤乃如此。疏注有孺子至我足。○正義曰。楚辭漁父云。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水經。

沔水過武當縣東北。注云。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
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
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
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郢。
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按歌出孺子。孔子所聞。遠在屈原之前。屈原取此假爲漁父之辭耳。
非其本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滄浪。蓋地名也。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善乎宋葉夢得言。
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以單舉者。若漢若濟之類是。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若黑水弱水之類是。
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是。胡氏渭禹貢錐指云。水名。或單舉。或配水
字。各有所宜。弱黑並配水。漾單舉。沇配水。皆屬辭之體應爾。非有他義。山海經凡山水二字爲
名者。其上必加之字。猶此滄浪之水也。亦古人屬辭之體。安見滄浪爲地名而非水名乎。王氏鳴盛
尙書後案云。水經夏水篇引鄭注下。即引劉澄之永初山水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也。
鄭云。今謂之夏水。意以今之所謂夏水。即古之所謂滄浪也。水經云。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
又東過華容縣南。即所謂又東爲滄浪者也。酈氏强以千齡洲改爲滄浪洲。以當禹貢滄浪之水。其說
誕甚。酈所指者。乃均州漢水中一小洲。即庾仲雍所云千齡洲。千齡滄浪音義全別。即屈原遊江潭
遇漁父。並不在均州之境。又恩念楚都而託歌滄浪。正當在古郢都。今江陵。故地說援此歌以爲楚
都之切證。酈乃云漁父歌之。不違水地。尤爲妄謬。張平子南都賦。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
。李善注引左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則是滄浪旋繞楚都。正當在江陵。盧氏
文弨鍾山札記云。倉浪青色。在竹曰蒼筤。在水曰滄浪。古詞東門行。上用倉浪天。天之色正青也。
艷歌何嘗行上顏滄浪之天。俱見晉宋書樂志。又呂氏春秋審時篇。麥後時者。弱苗而蒼狼。亦言其
青色。蒼倉滄三字並通用。非謂天之色如水。以滄浪相比況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文選注上
行。劉良注滄浪之水清兮。滄浪水色也。蘇子美於吳下作滄浪亭。正取此義。葉夢得避暑錄話。謂
滄浪地名非水名。非也。○清斯至自取之也。○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或云漢水本清。而滄浪
又去源未遠。名之滄浪者。惟其清也。則可以濯纓者。其本然。而濯足之辱。乃水自取之也。愚按
水經注。漢水自發源嶓冢。流至武當之滄浪洲。幾二千里。去源遠矣。襄陽縣志云。漢水重濁。與
大河相似。童承敘亦謂漢水至濁。與江河水合。其流必澄。故常填淤。然則漢水本濁。其時而清者。
正以合他水而流澄。安得言清者其本然乎。按滄浪是夏水。本以清得名。則其清是本然。濁乃習染。
下云自侮自毀自伐。俱從濁斯濯足相貫。是水本可濯纓。由自濁而濯足。人本可活。由自作孽而不
可活。周氏之辨非也。自作孽不可活。是本清而自變爲濁。由善而惡也。不仁而可與言。是既濁而
自改爲清。由惡而善也。清斯濯纓。承上濁斯濯足。起下尊而賤賤而尊。皆自取矣。○注孺子童子
也。○正義曰。錢氏大昕養新錄云。今人以孺子爲童稚之通稱。蓋本於孟子。考諸經傳。則天子以
下。嫡長爲後者。乃得稱孺子。金縢洛誥立政之孺子。謂周成王也。晉語里克先友杜原款稱申生爲
孺子。里克又稱奚齊爲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爲孺子。而舅犯亦稱之。是

時秦欲納之爲君也。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也。齊侯荼已立爲君。而陳乞鮑牧稱爲孺子。其死也。諡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欒盈爲晉卿。而胥午稱爲欒孺子。左傳稱孟莊子爲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洩。莊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也。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齹曰。孺子善哉。皆世嫡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亦貴者之稱。○注。雜檀弓載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爲童子通稱。與孟子同。○注。小子孔子弟子也。○正義曰。禮記少儀。小子走而不趨。注云。小子。弟子也。詩小雅思齊篇。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箋云。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論語泰伯篇。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吾知免夫小子。集解引周生曰。小子。弟子也。又子張篇。子夏之門人小子。集解引包曰。言子夏弟子。此小子自孔子呼之。是孔子弟子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注人先自爲可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爲可毀壞之道。故見毀也。國先自爲可誅伐之敵。故見伐也。疏注。人先至伐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遇合篇云。是侮也。高誘注云。侮。慢也。小爾雅廣言云。毀。壞也。荀子議兵篇。堯伐驩兜。注云。伐。亦誅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注已見上篇。說同也。章指。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天孽。敬慎而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栗也。疏如臨深淵戰戰恐栗。○正義曰。恐栗一本作恐懼。音義出恐栗。丁云。義當作慄。古字借用。趙氏本作栗也。毛詩小雅小閔篇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傳云。戰戰。恐也。後漢書注引太公金匱云。黃帝居民上。惴惴如臨深淵。禹居民上。慄慄如不滿日。史記樂書云。戰戰恐懼。說苑說叢篇云。戰戰慄慄。日慎其事。淮南子人間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愼一日。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注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注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疏注。欲得至與之。○正義曰。聚之義有二。禮記曲禮注云。聚猶共也。國語晉語云。聚居異情。注云。聚。共也。所欲與之聚之。即所欲與之共之也。左傳顏涿聚。說苑正諫篇作燭趨。是聚與趨通。易萃卦彖傳云。聚以正也。釋文云。荀本作取。劉熙釋名釋言語云。取。趣也。趣亦即趨。

是聚與趨趣取通。趙氏言聚其所欲而與之。卽是趨其所欲而與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與猶爲也。爲字讀去聲。所欲與之聚之。言之所欲則爲民聚之也。楚策曰。吾與子出兵矣。言吾爲子出兵也。漢書高帝紀。漢王爲義帝發喪。漢記爲作與。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宋以來儒者。擧凡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則名之曰人欲。故終其身見欲之難制。其所謂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過絕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絕。天下必無舍生養之道而得存者。凡事爲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爲矣。有欲而後有爲。有爲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爲。又焉有理。老莊釋氏主於無欲無爲。故不言理。聖人務在有欲有爲之咸得理。是故君子亦無私而已矣。不貴無欲。君子使欲出於正。不出於邪。不必無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於是讒說誣辭。反得刻議君子而罪之。此理欲之辨。使君子無完行者。爲禍如是也。以無欲然後君子。而小人之爲小人也。依然行其貪邪。獨執此以爲君子者。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其言理也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於是未有不以意見爲理之君子。且自信不出於欲。則曰心無愧怍。夫古人所以不愧不怍者。豈此之謂乎。不悟意見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堅。意見所非。則謂其人自絕於理。此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爲禍又如是也。夫堯舜之憂四海困窮。文王之視民如傷。何一非爲民謀其人欲之事。惟順而導之。使歸於善。今旣截然分理欲爲二。治己以不出於欲爲理。治人亦必以不出於欲爲理。擧凡民之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咸視爲人欲之甚輕者矣。輕其所輕。乃吾重天理也。公義也。言雖美而用之治人。則禍其人。至於下以欺僞應乎上。則曰人之不善。胡弗思聖人體民之情。遂民之欲。不待告以天理公義。而人易免於罪戾者之有道也。孟子於民之放辟邪侈無不爲以陷於罪。猶曰是罔民也。又曰。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無憾之爲理。今之言理也。離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顧之爲理。此理欲之辨。適以窮天下之人。盡轉移爲欺僞之人。爲禍何可勝言也。其所謂欲。乃帝王之所盡心於民。其所謂理。非古聖賢之所謂理。蓋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是以弊至此也。然宋以來儒者。皆力破老釋。不自知雜襲其言。而一一傅合於經。遂曰六經孔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難。數百年於茲矣。人心所知。皆彼之言。不復知其異於六經孔孟之言矣。世又以躬行實踐之儒。信焉不疑。夫楊墨老釋。皆躬行實踐。勸善懲惡。救人心。贊治化。天下尊而信之。帝王因尊而信之者也。孟子韓子闢之於前。聞孟子韓子之言。人始知其與聖人異。而究不知其所以異。至宋以來儒者之言。人咸曰。是與聖人同也。辯之是欲立異也。此如嬰兒中路失其父母。他人子之。而爲其父母。旣長不復能知他人之非其父母。雖告以親父母而決爲非也。而怒其告者。故曰破之也難。○注。爾近至得矣。○正義曰。爾與邇通。儀禮燕禮。南鄉爾卿。特牲饋食禮。祝命爾敦。爾字皆訓近。皆爲邇也。趙氏佑溫故錄云。爾讀爾也自爲句。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

爲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矣。注 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埤下。獸樂壙野。毆之則歸其所樂。獺獱也。鸇。土鸇也。故云諸侯好爲仁者毆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疏 注。民之至所樂。○正義日。埤與卑通。亦作庳。國語周語云。晉侯執玉卑。注云。卑。下也。說文土部云。壙。壍穴也。一日大也。其訓大者通於曠。毛詩小雅何草不黃篇。率彼曠野。傳云。曠。空也。昭公元年左傳云。居於曠林。賈注云。曠。大也。野空闊故大。大卽廣也。故字亦通於廣。趙氏以壙野釋之。讀壙爲曠也。說文馬部云。驅。驅馬也。从馬區聲。毆古文驅。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攴者小擊也。今之扑字。鞭箠策。所以施於馬而驅之也。故古文从攴。引申爲凡驚敺追逐之稱。周禮以靈鼓毆之。以炮土之鼓毆之。孟子爲淵毆魚。爲叢毆爵。爲湯武毆民。皆用古文。其實皆可作驅。與殳部之毆義別。○注。獺。獱也。○正義日。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猵。獺屬也。或從賓作獱。又云。獺如小狗。水居食魚。李善羽獵賦注。引郭璞三倉解詁云。獱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魚。呂氏春秋孟春紀。獺祭魚。高誘注云。獺獱水禽也。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淮南子兵略訓。畜池魚者必去猵獺。爲其害魚也。故鹽鐵論輕重篇云。水有猵獺而池魚勞。御覽引博物志云。獱。頭如馬。腰以下似蝙蝠。毛似獺。大可五六十斤。名醫別錄陶注亦云。獺有兩種。獱獺形大。頭如馬。身似蝙蝠。則獱乃獺之大者。而顏師古注漢書揚雄傳。以獱爲小獺。非也。○注。鸇土鸇也。○正義日。爾雅釋鳥云。晨風鸇。注云。鷂屬。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鸇爲鷹類。有生於土窟者。故亦謂之土鸇。詩疏引陸璣疏云。鸇似鷂。青黃色。燕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注。諸侯至得也。○正義日。好爲仁者當作爲好仁者。若此此指獺鸇。趙氏讀有好仁者則爲句。言湯武好仁。桀紂爲之毆民使歸之。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以湯武爲法。則今之諸侯皆爲之毆民。亦如桀紂爲湯武毆民矣。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注 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卻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而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爲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爲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疏 注。艾可至益善。○正義日。毛詩王風。彼采艾兮。傳云。艾所以療疾。名醫別錄云。艾葉味苦微溫。主灸百病。一名冰臺。一名醫草。阮氏元校勘記云。灸音久。亦音究。孫氏不爲音。俗譌作灸。說文火部云。灸。灼也。从火久聲。○注。以三年不畜藏之。○正義日。趙氏解爲爲何爲奚爲之爲。爲猶以也。故云以三年。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爲猶使也。亦假設之詞也。孟子離婁篇。苟爲不畜。又苟爲無本。告子篇曰苟爲不熟。皆言苟使也。

詩云。其何能

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注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爲善乎。但相與爲沈溺之道也。疏注詩大至道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桑柔第五章。箋云。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孔氏正義云。王肅以爲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趙氏與王肅同。章指。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敺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疏猶得沈溺。○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沈依說文當作湛。沈假借字。沉俗字。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注言人尙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爲。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注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哉。疏注曠空至傷哉。○正義曰。論衡藝增篇云。曠。空也。呂氏春秋無義篇云。則無曠事矣。高誘注云。曠。廢也。文選西京賦云。矢不虛舍。薛綜注云。舍。放也。放卽縱也。廣雅釋詁舍縱並訓置。則舍亦縱也。說文口部云。哀。閔也。國策秦策云。天下莫不傷。注云。傷。愍也。愍。卽閔也。章指。言曠仁舍義。自暴棄之道也。疏曠仁至道也。○正義曰。前言不能居仁由義。是自棄。則曠弗居舍弗由。承上仁義而言。乃自謂不能而曠之舍之。與非之以爲不足居不足由而曠之舍之。同一曠仁舍義也。故兼暴棄言之。或說下二節專指自棄者。以自暴者已不可與之言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注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苦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不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疏道在至天下平。○正義曰。自首章言平治天下。必因先王之道。行先王之法。反復申明。歸之於居仁由義。何爲仁。親親是也。何爲義。敬長是也。道卽平天下之道也。事卽平天下之事也。指之以在邇在易。要之以其親其長。親其親則不致於無父。長其長則不致於無君。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其爲人也孝弟。犯上作亂。未之有也。舍此而高談心性。辨別理欲。所謂求諸遠求諸難也。或說道可致而不可求。求便非易簡之道。蓋讀遠字難字爲句。謂道在邇不必他求也。若求諸則遠矣。事在易。不必他求也。若求之則難矣。邇。考古文本作爾。章指。言親親敬長。近取

諸己。則邇而易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注】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己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疏】居下位至身矣。○正義曰。禮記中庸篇與此同。鄭氏注云。獲。得也。言臣不得於君。則不得居位治民。言知善之爲善。乃能行誠。蔡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誠。實也。據中庸言之。所實者知仁勇也。實之者仁也。義也。禮也。由血氣心知而語於智仁勇。非血氣心知之外。別有智有仁有勇以予之也。就人倫日用而語於仁。語於禮義。舍人倫日用。無所謂仁所謂義所謂禮也。血氣心知者。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人倫日用。皆血氣心知所有事。故曰率性之謂道。全乎知仁勇者。其於人倫日用行之。而天下覩其仁。覩其禮義。善無以加焉。自誠明者也。學以講明人倫日用。務求盡夫仁。盡夫禮義。則其智仁勇所至。將日增益。以於聖人之德之盛。自明誠者也。質言之。曰人倫日用。精言之。曰仁曰義曰禮。所謂明善。明此者也。所謂誠身。誠此者也。質言之。曰血氣心知。精言之。曰智曰仁曰勇。所謂致曲。致此者也。所謂有誠。有此者也。言乎其盡道。莫大乎仁。而兼及義。兼及禮。言乎其能盡道。莫大於智。而兼及仁。兼及勇。是故善之端。不可勝數。舉仁義禮三者而善備矣。德性之美。不可勝數。舉智仁勇三者而德備矣。曰善曰德。盡其實之謂誠。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注】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故曰天道。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道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以爲獸不可親狎。故曰未有能動者也。【疏】誠者至動者也。○正義曰。禮記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注云。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趙氏佑溫故錄云。中庸言誠之者而下詳其目。故以愼思爲誠之一事。乃就所學所問而次第及之。然後進以明辨篤行。孟子渾括其辭。獨揭一思字加本句上。則統所知所行而歸重言之。明示人以反求諸身爲誠身之要。惟思故能擇善。惟思故能固執。君子無往而不致其思。無思而不要於誠。故曰君子有九思。曰思不出其位。孟子嘗警人之弗思而教以思。則得之先立乎大。程氏瑤田通藝錄誠學小記云。誠者。實有而已矣。天實有此天也。地實有此地也。人實有此人也。人有性。性有仁義禮智之德。無非實有者也。故曰性善也者。實有此善焉者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死乃無此人。未死則實有此人。實有此性。實有此性之善。

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者。能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之者。誠之者。自明誠者也。能自明誠。實有此能也。能由教人。實有此能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教。雖不謂之能。非不實有此性也。如不實有此性。則自誠明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有誠者無誠之者。雖有教無容也。惟人皆實有此性。故人人能擇善固執以誠之。而實有此教矣。非實有此人之氣質。亦安能實有此性之善乎。若夫未死先已。未終先終。不誠矣。惟不實有。故曰無物。是不誠之者也。非不能誠之也。是故不空之謂實。不無之謂有。皆指物而言。而二氏空之無之。是已無物矣。此不必與辨者也。今乃指其所謂空與無者。而曰雖空而實實。雖無而實有。此釋氏所謂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其語不反覺精妙邪。從空無下轉出實有。異乎吾學從物上致力焉者也。謹按由悅親而信友。由信友而獲上。由獲上而治民。皆人倫日用之常也。必反身而歸之於誠。必歸之以明善。蓋伏羲之前。未有人倫。不知有善。何以有誠。乃天旣授人以善性。此誠者天之道也。人性旣誠有此善。則自能明。故先覺者自誠而明。因以覺人。而人亦無不自誠而明。然未明患其不明。旣明矣。又患其不誠。故莫不知親之當悅也。友之當信也。上之當獲而民之當治也。亦莫不曰吾能悅親也。吾能信友也。吾能獲乎上而治乎民也。乃民不治。上不獲。友不信。親不悅。此非不明之故。而不誠之故。不誠者。非天不以誠授我也。是我未嘗思也。是以孟子旣由誠身而歸重於明善。又由明善而申言思誠。旣明矣又思其誠。誠身乃能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所謂動也。悅親而親悅。信友而友信。事上而上獲。治民而民治。至誠而動物也。不誠。則悅親而親不悅。信友而友不信。事上而上不獲。治民而民不治。所謂未有能動者也。惟天實授我以善。而我乃能明。亦惟我實有此善。而物乃可動。誠則明。明生於天道之誠。明則誠。誠又生於人道之思誠。人能思誠。由其明也。人能明。由其誠也。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自誠明謂之性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自明誠。謂之教也。曲者。明而不誠也。未明之先。則自誠而明以盡其性。旣明之後。則自明而誠以致其曲。致曲之功。仍在於明。蓋雖明而仍未明。所以曲也。何也。明於悅親。而未明誠於悅親也。明於信友。而未明誠於信友也。明於事上治下。未明誠於事上誠於治下也。故誠其身。仍必明其善矣。孟子此章。括中庸之旨而言之。○注。至誠至親狎。○正義曰。此本列子黃帝篇爲說。動金石者有一人。從石壁中出。子夏言遊金石蹈水火皆可是也。鳥獸不可親狎者。海上漚鳥舞而不下是也。張湛注云。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多怪。又云。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焦溺。涉木石而不悸嶮。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羣。韓詩外傳云。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呂氏春秋精通篇。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又具備篇云。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天。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凡

說與治之務莫若誠。章指。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爲貴也。疏曾子三省大雅矜矜。O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是章歸重誠身。故趙氏特引三省證之。下二句乃申贊之辭。詩序云。雅者。正也。雅詩皆正人君子所作。張揖謂小雅之材七十二人。大雅之材三十二人是也。因借言凡有美德者。皆稱大雅。史記孟子傳。不能尚德若大雅。文選西都賦。大雅宏達。李善注云。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漢書贊云。夫惟大雅。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趙氏於盆成括章亦言。大雅先人。又文選韋孟諷諫詩。矜矜元王。李善注引孔安國尚書傳曰。矜矜戒懼。則知趙意謂雅德君子。當自恐懼脩省。必以誠身爲貴也。班固幽通賦。盖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砥。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注伯夷讓國。遭紂之世。避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疏伯夷至老者。O正義曰。史記周本紀云。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顚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此伯夷歸文王之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來。句末語助也。孟子盍歸乎來。莊子人間世篇。嘗以語我來。又子其有以語我來。來字皆語助。O注。聞文王起興王道。O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趙注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王逸注。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則正引孟子文。而以興字句者。翟氏灝考異云。毛詩商頌正義。孟子說伯夷居北海之濱。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中論亡國篇。昔伊尹在田畝之中。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辟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毛西河之說良是。離騷章句外。更有詩疏中論可證。又子華子北宮子仕篇。王者作興。將以濯滌。用此作興二字。子華子雖似後人擬託。然猶唐以前書。亦可備一證也。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注太公。呂望也。亦避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疏太公至老者。O正義曰。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好周西伯。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史記列三說。是當以孟子爲斷。陶潛聖賢羣輔錄引尚書大傳云。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屬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王楙野客叢書云。淵明引此。謂出尚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辭。

○注。太公至東海。○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注未悉。又於後漢琅邪國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注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棘津城。辨其當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即是其家。漢崔瑗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碑。以為汲縣人者誤。伯夷。孤竹國之世子也。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余謂今永平府治。河入海從右碣石。正古之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亦是當日避紂處。去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為潍縣者亦誤。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注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耳。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將往也。疏注。子將安如。○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如。往也。廣雅釋詁云。歸。往也。韓本將往作歸往。閩監毛三本同。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注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為政矣。天以七紀。故七年。文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疏注。天以七紀。○正義曰。昭公十年左傳。鄭裨竈云。天以七紀。注云。二十八宿面七。按白虎通嫁娶篇云。七。歲之陽也。又云。陽數七。說文云。七。陽之正也。如日月五星為七政。周髀算經以日月運行之圓周為七衡。易復卦象傳云。七日來復。天行也。國語周語云。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北同。韋昭注云。鶉火之分。張十六度至。天駟房。五度。歲月之所在。從張至房七列。合七宿。謂張翼軫角亢氐房也。歲在鶉火五。辰星在天黿。子鶉火周分野。天黿及辰星。周所出。自午至子。其度七同。皆以七紀數也。不得二十八宿面七而已。乃尚書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馬融注云。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鄭氏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文武受命七年而崩。周公不敢過其數也。此言行文王之政。故以七年言之。周公成文武之德。七年而天下太平。諸侯效法文王。是可為證。遠徵天紀。或近迂矣。

章指。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為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善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

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爲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疏注。求孔
子至疾之也。○正義曰。論語先進篇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
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集解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也。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
聲其罪以責之也。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
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
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
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
月。用田賦。用田賦自是季氏。孔子直責冉有。謂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斥爲非吾徒。孟子言無
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賦粟倍他日。即指季氏用田賦。幾冉有爲其宰。不能改之使從善。則
季氏賦粟倍他日。即爲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皇侃論語義疏引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
能匡救。致譏於求。所以深疾季也。是也。邢昺疏以爲冉子聚斂財物。失之矣。季孫斯以哀公三年
卒。康子即位。用田賦。時正康子爲政。故知季氏爲季康子也。杜預注左傳用田賦云。邱賦之法。
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孔氏正義云。司馬法。四
邱爲甸。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爲革車一乘。今用田賦。賈逵以爲欲令一井之間。出一邱之稅。
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如此。則一邱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於常一十六倍。杜以如此則
非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邱賦一馬三牛。今別其田及家資各爲一賦。計一邱民之家資。令出一馬
三牛。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倍於常也。說文攴部云。攻。擊也。人部云。伐。擊也。是攻
即伐也。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釋例云。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經言鳴鼓而攻。
故趙氏以攻伐釋之。乃係假借用兵之鳴鼓而攻。其實孔子言攻。但爲責讓。故又以責讓釋之。論衡
順鼓篇云。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周禮春官大祝。
五曰攻。六曰說。注云。攻說則以辭責之。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
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
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注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況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之
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疏注。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正義曰。不仁之
君。解君不行仁政。富不仁之君。解而富之。
謂富此不行仁政之君也。趙氏於經文。每顛倒解之。荀子王制篇云。
不安職則弃。弃即棄也。如移之郊。移之遂。屛之遠方之意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
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注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

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任土。不務修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横之人也。【疏】注。孟子天道重生。○正義曰。韓非子解老篇云。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又云。禮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云。仁之美者在於天。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事功而已。終而復始。又云。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又煖燠孰多篇云。天之道出陽爲煖以生之。以陰爲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溧也不能有熟。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功畢。計其間陰與陽各居幾何。薰與溧其日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至於秋氣。溫柔和調。及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天於是時出溧下霜。出溧下霜而大降。物固已皆成矣。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於空。空者亶地而已。不速物也。此天道重生之說也。○注。上刑重刑也。○正義曰。方言云。上。重也。尚書呂刑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某氏傳云。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幷數。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服。治也。下服。減等也。上服。加等也。本在上刑之科。而情適輕。則減一等治之。本在下刑之科。而情適重。則加一等治之。按重刑。死刑也。上言罪不容於死。則上刑不得適輕。服上刑則不減等下服也。合從。蘇秦是也。連横。張儀是也。辟草萊任土地。商鞅等是也。井田之法。有萊田。有一易再易之田。有阡陌徑途。皆開墾。是爲辟草萊。呂氏春秋有任地篇。乃講耕耨蓄藏之術。專以富國爲事。則不務修德。善戰者。兵家也。連諸侯。從横家也。辟草任土。農家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廖本作辟草任土。孔本韓本作辟草任地。按音義出任土則作任地。非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連諸侯。是封建之將盡也。辟草萊任土地。是井田之將盡也。隳組綬爍犀解云。連諸侯而使之戰。闢草萊任土地而助之戰。均非身親爲戰者。姑次之。

章指。言聚斂富君。棄於孔子。冉求行之。固聞鳴鼓。以戰殺民。土食人肉。罪不容死。以爲大戮。重人命之民也。【疏】聚斂富君。○正義曰。韓本孔本作富。民非。○以爲大戮。○正義曰。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重人命之至也。○正義曰。漢書蕭望之傳云。獄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注】眸子。目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疏】注。眸子至惡也。○正義曰。荀子非相篇。堯舜參牟子。注云。牟與眸同。說文目部云。盲目無牟子。盧童子也。睞目。童子不正也。牟童皆不从目。劉熙釋名釋形體云。瞳子。瞳重也。膚幕相裹重也。子小稱也。主謂其精明者也。或曰。眸子。眸冒也。相裹冒也。荀子大略篇云。眸而見之也。注云。眸謂以眸子審視之也。[illegible]

存。存在也。說文土部云。在。存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必在視寒煖之節。注云。在。察也。趙氏以在釋存。而云存在人之善惡。章指云。存而察之。蓋以存爲在。即以在爲察。蓋察人之善惡也。

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注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疏注。瞭明至之貌。○正義曰。周禮春官眡瞭注云。瞭目明者。說文目部云。眊。目少精也。目少精。即是不明。劉熙釋名釋天云。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廣雅釋訓云。蒙蒙。暗也。眊蒙一音之轉。故趙氏以眊之不明。猶目之蒙蒙也。翟氏灝考異云。論衡本性篇。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又佚文篇同。白氏六帖述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目者。心之浮也。言者。事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矣。故日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蓋孟子此章所本。故既詳言眸子。下復兼聽言言之。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注廋。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哉。疏注。廋匿也。○正義曰。論語爲政篇云。人焉廋哉。集解引孔曰。廋。匿也。方言云。廋。隱也。故趙氏以匿釋廋。章指又以不隱釋之。

章指。言目爲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之道。斯爲審矣。疏目爲神候精之所在。○正義曰。白虎通性情篇云。肝。木之精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爲之候。此神候猶云精候耳。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精與睛通。目珠子也。魏志管輅曰。吾目中無守精。晉書顧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眼精是也。按精。即謂肝木之精。目既爲肝木之精之候。則精神即在此目矣。上言神。下言精。正是一事。大戴記曾子天圓云。陽子精氣曰神是也。不必爲目珠之睛所假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注爲恭敬者不侮慢人。爲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爲恭儉之行也。疏注。爲恭至取人。○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恭。敬也。呂氏春秋遇合篇。是侮也。高誘注云。侮。慢也。淮南子原道訓云。不以廉爲悲。高誘注云。廉猶儉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廉。斂也。自檢斂也。賈子道術篇云。廣較自斂謂之儉。說文大部云。奪手持隹鳥失之也。攴部云。敓。彊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奪取當作敓。經典通作奪。奪爲手持隹鳥失之。即脫去之脫也。奪乃敓之假借。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注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諂笑之貌強爲之哉。疏注。恭儉至爲之哉。○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儼。敬也。禮記曲禮云。毋不敬。儼若思。論語子張篇云。望之儼然。儼然即儼若。謂恭敬也。無欲。謂廉儉也。論語憲問篇云。公

繹之不欲。說文欠部云。欲。貪欲也。不貪欲。故爲廉也。儼然而恭。無欲而儉。恭儉之名。以儼然無欲取之。故云自取其名。賈子六術篇云。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白虎通禮樂篇云。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趙氏以和聲釋聲音。謂聲而音言其和也。貌。說文作皃。云。皃頌儀也。从人白。象人面形。君子樂然後笑。笑貌。則笑見於面。故趙氏以諂笑之貌釋之。趙氏前注諂笑云。強笑也。章指。言人若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侮奪之惡。何由干之而錯其心。

疏人臣恭儉明其廉忠。○正義曰。孟子言侮奪人之君。趙氏推及人臣。蓋孟子指當世諸侯。在兩漢則宰輔皆是也。趙氏習見當時張禹胡廣之流。故及此耳。史記魯世家。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注淳于髡。齊人也。問禮。男女不相親授。疏注淳于髡齊人也。○正義曰。戰國策齊策云。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又齊欲伐魏。淳于髡止之。史記孟荀列傳云。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云云。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又云。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滑稽傳云。淳于髡。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時。淳于髡說之以隱。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其侵地。威行三十六年。然則髡在齊仕威宣兩朝。又仕於梁惠王者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孟子與淳于髡問答僅兩章。後章是去齊之後不待言。前章似相值於梁惠王朝。何則。魏世家明云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孟子素不見諸侯。茲因惠王延禮。始至其國。又未嘗仕。眞有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之象。髡故發問。夫子何不援天下。不然。干齊。則仕矣。髡將譏其援之無效。與或力不能援。詎肯作是語。千載而下。殆可以情測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淳于髡見史記滑稽傳。威王八年。使之趙請救兵。至與孟子相見。年當耆老。而稱孟子爲夫子。自稱曰髡。知年相若也。○注。問禮男女不相親授。○正義曰。禮記曲禮云。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坊記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注云。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孟子曰。禮也。注禮不親授。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注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不邪。疏注則當以手牽援之。○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不援上。注云。援謂牽持之也。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注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出。是爲豺狼之心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注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疏○注。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桓十一年

公羊傳云。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疏云。權之設所以扶危濟溺。舍死亡無所設也。若使君父臨溺河井。豈不執其髮乎。是其義也。論語子罕篇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制而用之謂之法。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反而後至於大順。如反寒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四時乃爲順行。恒寒恒燠。則爲咎徵。禮減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爲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注晃曰。今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注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疏天下溺至天下乎。○正義曰。此孟子論權與道合之義也。權者。變而通之之謂也。變而通之。所謂反復其道也。孟子時。儀衍之流。以順爲正。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相習成風。此晃之所謂權也。孟子不枉道以見諸侯。正所以挽回世道。矯正人心。此即孟子援天下之權也。晃以枉道隨俗爲權。孟子以道濟天下爲權。晃譏孟子不枉道。是不以權援天下。不知孟子之不枉道。正是以權援天下。權外無道。道外無權。聖賢之道。即聖賢之權也。晃不知道。亦不知權矣。章指。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之指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注問父子不親教何也。疏君子之不教子。○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古人文字簡。須讀者會其意所指。如君子之不教子。子謂不肖子也。猶左傳叔向曰。肸又無子。子謂賢子也。不然。當日楊食我見存。觀孟子直承曰勢不行也。則知丑所問。原非爲周公之於伯禽。孔子之於伯魚一輩子言矣。孔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注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曰。父子反自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其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爲反夷矣。故曰惡也。疏注。夷傷也。○正義曰。易序卦傳云。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教之以正道。子違而不行。即繼以怒。求之太驟也。反夷有二解。一屬上讀。謂父之教子。本望其善。非傷之也。子

今繼以怒。反是傷之矣。一屬下讀。父旣繼之以怒。其子不受而心誹以報之。因父之傷己。而反以傷其父。下夫子敎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卽申上反夷之事也。趙氏言子之心責其父云云。而承之云敎此意。則爲反夷。是以反夷屬其子。卽指心責其父云云也。擧一說云。父子反自相非。謂父子本宜有恩。而反相非責。此解反字有不同。故以一說別之。父子相責怒。解父子相夷。則傷義矣。解則惡矣。惡謂傷義。經先言反夷。後言相夷。趙氏先解相夷。後解反夷。因反夷有反自相非之一說。故倒相夷在前。一說以夷爲夷狄。則反不得爲報。故爲反自相非也。莊子應帝王云。告我君人者以己出行。釋文引司馬注云。出行也。是未出於正。卽未行於正。不必形之於口。卽此心責而敎此意。卽爲反以相傷也。古者易子而敎之。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注易子而敎。不欲自責以善。父子主恩。離則不祥莫大焉。章指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敎。相成以仁。敎之義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注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注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疏孰不至本也。○正義曰。禮記哀公問孔子云。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又云。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孟子此義。蓋本於此。言不過辭。行不過則。則能守身不陷於不義矣。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注將徹請所與。問曾晳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爲至孝也。疏將以復進也。○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趙注云欲以復進曾子也。此似不然。曾元但不能養志耳。何至嗇歛食之費以數其親。趙注同下是所謂。且以[illegible]

之。既尚無餘。而復以餘進其父。能無疑乎。能無慾乎。夫曰亡矣者。乃實無也。曾子之必曰有。雖無亦曰有。所謂孝子嗜羽變。故父母安之者。曾元不能。但道其實而已。此與必曰有對文。而不云必曰亡。非實有言無明矣。蓋將以復進也。亦曾元之辭。言餘則無矣。若嗜之。將復作新者以進之爾。按孔氏之說是也。孟子深於易。悉於聖人通變神化之道。故此篇首言行先王之道。而要之以道揆。蓋不獨平天下宜如是也。人倫日用。均宜如是。既明揆天下以道。道何在。通變神化也。如父之教子。宜以正矣。有時而勢不行。則宜變通使易子而教。子之事親。宜其養矣。有時而問有餘。則宜變通使必曰有以養志。父子之間。且宜如是。何在而可不揆以道乎。於父之教子也。曰夫子未出於正。於子之事親也。曰守身爲大。不失其身。則出於正。未出於正。則失其身。父當如是以教其子。子當如是以事其父。又兩章互發明者也。章指。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注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閒。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訕。獨得大人爲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疏政不足閒。○○正義曰。諸本作政不足與閒也。音義出足閒二字。則趙氏本無與字。○注。適讁。過也。南楚以南。凡相非議人謂之讁。商頌殷武勿予禍適。箋云。適。過也。列子力命篇云。不相讁發。釋文云。讁謂責其過也。小爾雅廣言方言皆云。閒。非也。方言云。格。正也。僖公二十六年穀梁傳云。人微者也。莊公十七年穀梁傳云。人者。衆辭也。下言大人。上言人不足閒。則人兼微衆二義。故云時皆小人居位。小之言微也。皆之言衆也。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引韓詩章句云。尤。非也。訕與尤通。故趙氏以非釋閒。又以訕釋非。或作非訕。誤也。上二章言父子。此章言君臣。父子教子。必先自出於正。子之事父。必先不失其身。君之定國。必先正其心之非。而臣之輔君。必先自居於正。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臣之身無不正。以是輔君。而君心之非自格。君無不正。而國自安定。然則臣之德未至於大人。而徒見居位者皆小人而過責之。徒見政事之未善而非訕之。不自覺其未正。而剌剌焉言君之不正。其乖皆抵觸。不相激而成禍不止。卒之人相傾軋。政益乖違。猶自以爲直爲忠。而予君以非。是未讀孟子者也。願非在君心而能格之。既未嘗過責其所用之人。又未嘗非訕其所行之政。而曰能格。則是格也。非以言格之。非以貌格之。卽以自修其身成大人。故能格之也。然則未能格君心之非者。亦自反已未爲大人可耳。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注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疏君仁至定矣。○正義曰。何爲正。仁義而已。何以爲大人。居仁由義而已。章指。言小人爲政。不足閒非。賢臣

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間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毁。注虞。度也。言人之行。有不度其將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毁。若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其全節。而反有怯弱之毁者也。疏注。虞度至之譽。○正義曰。爾雅釋言云。虞。度也。莊子盜跖篇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釋文云。尾生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高誘以爲魯人。○注。求全至毁者也。○正義曰。太平御覽引韓詩外傳云。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漁者。聞君難。將往死之。飡則失哺。上車失軾。僕曰。敵在數百里外。今食則失哺。上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至門。聞鐘鼓之音。戰鬭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聞之曰。陳不占可謂志士矣。無勇而能行義。天下鮮矣。事亦載新序義勇篇。廣雅釋言云。占。瞻也。占與瞻古通。襄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崔杼之難。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杜預注謂侍漁爲監取魚之官。侍之言寺也。寺之言司也。侍漁即司漁。即所謂東觀漁者。申蒯音近。申蒯蓋即陳不占。占之爲蒯。猶覘之爲窺。周秦人姓氏。往往記錄有異同。以聲音求之。尚可仿佛耳。章指。言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求全受毁。未足懲咎。君子正行。不由斯二者也。疏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正義曰。易萃卦象傳云。戒不虞。襄公三年左傳云。不虞之不戒。戒猶備也。趙氏本此。謂此不虞之譽。非可豫備致之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注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疏注。人之至責也。○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易慢之心入之矣。注云。易。輕易也。說文訓責爲求。求之義不足以盡。故以咎釋之。說文人部云。咎災也。从人从各。各者。相違也。輕易其言。至於相違成災咎。則已晚矣。無責之時。先當自慎矣。章指。言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注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己未有可師而好爲人師者。惑也。疏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正義曰。禮記樂記論倫無患注云。患。害也。章指言不慎則有患。則訓患字。正與上章責字同。易其言則有災咎。好爲師則有患害。皆緣切言之也。易其言。即趙岐語韓非。凡好爲自相矜說

攻擊者皆是也。好爲師。如楊朱墨翟。凡立宗旨以傳授聚講者皆是也。章指。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不慎則有患矣。注 君子至言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四句似與本章不甚合。恐有誤。似宜在前駟不及舌句下。按故曰二字承上。則非有誤。蓋趙氏以爾章相貫而言。此好爲人師之人。即易其言之人。皆由於不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蓋未能博學詳說。習先聖之道。而執其一端。自以爲是。不顧其成。不知其害。用之於君父僚友。則輕易其言以爲寔直。不學者依附之。又輕易其言而高談心性。傳播宗旨。入主出奴。各成門戶。始則害乎風俗人心。繼則禍於朝廷軍國。而或且曰。此正人。此君子。則不虞之譽也。以上三章相貫。趙氏章連言之。爲知言矣。○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古本旁注。桐讀爲僮。音義云。與童字同。按二語出揚子法言學行篇。司馬光集注。桐。侗也。桐子侗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孔韓本哉並作乎。按左傳哀五年齊景公卒。五公子爭立。萊人歌曰。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此師字作衆字解。與此絕異。乎哉雖同一語助。不可改易。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注 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注 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亦來也。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注 樂正子曰。先生何爲非克而出此言。曰。子來幾日矣。注 孟子問子來幾日乎。疏 子來幾日矣。○正義曰下。趙氏以昔者爲數日之間。數日即幾日。是孟子已知樂正子來已幾日。此乃實詰之辭。曰。昔者。注 克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疏 注。昔者至間也。○正義曰。楚辭離騷云。昔三后之純粹。注云。昔。往也。公孫丑篇。昔者辭以疾。承上明日出弔言。故趙氏解爲昨日。此上承幾日。則不止昨日。故以數日之間解之。若昨日來今日見。尚不得爲遲之又久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注 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思深望重也。曰。舍館未定。注 克曰。所止舍館未定。故不即來。館。客舍。疏 注。館客舍。○正義曰。周禮委人。凡軍旅之賓客館焉。注云。館。舍也。樂正子雖從子敖之使而來。旣至齊。遂不相依而自投客舍。此語亦有意也。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注 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注 樂正子謝過服罪也。章指。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

樂正子好善。故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疏]責賢者備也。○正義曰。論語微子篇云。無求備於一人。求備責也。淮南子氾論訓云。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漢書王嘉傳。上疏哀帝云。惟陛下留神於釋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新唐書太宗紀贊云。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王草堂曰。樂正子不絕驩。或驩故以禮待之。未可遽絕。原非失身。趙氏云。孟子譏之。責賢者備。此爲得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注]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餔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餔啜也。[疏]注。學而至啜也。○正義曰。趙氏以食飲解餔啜。於章指又以沈浮釋之。則餔啜二字。乃假借之辭。非實指飲食也。楚辭漁父云。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王逸注淈泥云。同其風也。注揚波云。與沈浮也。注餔糟云。從其俗也。注歠釃云。食其祿也。然則餔啜卽與世推移同流從俗之意。向來說此章者。率謂驩本佞倖。樂正子必不從之以求爵位。欲見其師而資斧未充。因乘子敖之便。未免依附。又謂觀餔啜二字。當時必有優偓可憑藉者。顧樂正子孟門之賢者也。自魯之齊。亦非甚遠。何至以車馬資糧之乏而從子敖。且子敖雖便。豈能從端而從之。旣可相從。必爲相識。卽偶從一相識貴人之便。爲之師者。遂直揭其隱以爲飲食之人。何至於此。蓋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非偶然從其便也。是時孟子仕齊。出弔於滕。驩且嘗爲輔行。驩之在魯。必謬託爲孟子之交。此樂正子所以識之也。以孟子道行於齊。驩又招之以禮。故從子敖之齊。此實緣也。不知是時孟子雖仕齊。而道實不行。仕不受祿。久非其志。在孟子方將致臣而去。則樂正何爲賀賀而來。故以餔啜言之。謂此來但爲沈浮隨俗。不能行道匡正。非謂偶從子敖。遂爲飲食之人之可賤惡也。趙氏得之。趙氏佑溫故錄云。或疑不過附便偕行。因以得見長者。則亦可謂之因。不可謂之從。然旣爲長者來。卽當直造師門。何勞別定舍館。知其說有不然也。凡言從者。皆彼爲政而我從之。子敖有納交孟子之心。或欲假諸徒以致其師。必將有術以動樂正。樂正子與子敖或故或新。其來見必有欲自之辭。孟子則一見斥之。又明揭其從子敖。

章指。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兔罝窮處。餔啜沈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也。[疏]兔罝窮處。○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兔罝古本宋本足利孔本韓本並作兔罝。今從小字宋本。按詩周南肅肅兔罝鄭箋云。兔罝之人。賢者也。墨子曰。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正與詩意合。文選桓溫薦譙元彥表。兔罝絕響於中林。五臣注。劉良曰。兔罝。網也。詩曰。肅肅兔罝。喻殷紂之賢人。退於山林。網禽獸而食之。與世趙氏引此以見不當從餔啜之意。按趙氏謂仕所以行道。道不能行。則當隱處。不可沈浮隨俗。

推移。是不以餚饌爲口腹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注】於禮有不孝者三者。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注】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疏】注。舜不以告權也。○正義曰。孟子之書。全是發明周易變通之義。道不行而徒泥滯餚饌。不可變通者也。爲無後不告而娶。可變通者也。趙氏以權明之。是也。告則不得娶。至於無後。故不告與告同。謂告。禮也。道也。不告與告同。則亦禮也道也。告而得娶而不告。與告而不得娶而必告。皆非禮非道。於此量度之。則權之即禮即道明矣。章指。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舜受堯二女。夫三不孝蔽者所闇。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注】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疏】注。事皆至實也。○正義曰。仁義之名至美。慕其名者。高談深論。非其實也。孟子指其爲事親從兄。然則於此二者有未盡。雖日騖於仁義之名。皆虛妄矣。不知仁義之實。在此二者。非智之實也。知仁義之用。在斯二者。而不能力行。則所知仍虛而不實矣。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注】禮樂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而中心樂之也。【疏】注。禮樂至樂之也。○正義曰。太過則失其節。大質。則無禮敬之容。故文之。禮之爲節文。樂之爲樂。不待言者也。然節文在斯二者。樂在斯二者。乃爲禮樂之實。凡實字皆指事親從兄。仁義智禮樂之名。皆爲斯二者而設。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注】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哉。【疏】注。樂此至曲哉。○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文故言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注云。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歎之至也。詩序亦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然

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之事也。而必由事親從兄二者而生乃爲實。不從事親從兄二者而生。雖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乃非其實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古來聖人言語中。極言孝弟之量者。始於孔子。其論大舜。推原其大德受命之由。本於大孝。其論武周。推極於郊社禘嘗之禮樂。以爲達孝。曾子申之以上老老民興孝。上長長民興弟。爲平天下之大道。有子申之以孝弟則犯亂不作爲仁之本。其言之廣狹。各有所當。而義則一。而最發明之者爲孟子。日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日達之天下。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而尤暢其說於是章。綜羅五德。至於制禮作樂之實。不外乎此。河間獻王采樂記。亦引孔子之言。以爲宗祀明堂。所以教孝。享三老五更於太學。冕而總干。執醬執爵。所以教弟。皆是章之疏證也。如此解節文。解手舞足蹈。方有實地。蔡文成以爲舞蹈只是手足輕健之意。則是不過布衣野人之孝弟耳。孟子意中卻不然。雖有其德。苟無其位。則一身一家之中。手舞足蹈之樂。亦自在。而究未可以言禮樂之全量也。又云。孝弟之量。原未易造其極。故古今以來所稱孝弟。不過至知而弗去一層。其於禮樂二層皆未到。便到得知而弗去一層。已是大難。假如尹伯奇履霜之操。尹伯封彼黍之詩。天然兄弟。兄則事親。弟則從兄。皆是賢者。然吉甫非竟頑父也。不能化而順之。其餘如申生急子壽子。司馬牛臣章。皆值父兄之變。甚者以身爲殉。不然者。棄家蕉萃以終其身。其志節可哀。而使聖人處之。其節文之處。自有中道。諸君恐尚多未盡善處。是其於禮之實。尚待擬議。況樂乎。彼其纍寃悲怨。足以感動天地。然不足以語樂而生。生而至於舞蹈也。是非大舜不能也。故孟子下章卽及舜之事親而天下化。蓋以類及之也。其安常履順而極其盛。則武周矣。周公於管蔡之難。非不值其變也。然其成文武之德者大。破斧缺斨之詠。不足以玷其麟趾騶虞之仁也。是則禮樂之極隆者也。然則無位者之孝弟。至於曾閔。尚未足盡禮樂之實耶。曾子以晳爲之父。處其常。閔子乃處其變。然閔子竟能化其父母。便是足蹈手舞地位。曾子之養志。便是惡可已。章指。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況於歌舞不能自知。蓋有諸中形諸外也。疏仁義至外也。○正義曰。論語學而篇云。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見孝經感應章第十六。歌舞卽謂足蹈手舞也。言歌者。以樂記蹈舞爲歌言也。仁義智禮樂必本孝弟乃實。孝弟必依仁義智禮樂乃至。本末兼該。內外一貫。說仁義而不本孝弟。說孝弟而不極於禮樂。皆失之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注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爲樂。號泣于天。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注舜以不順親意爲非人子。厎。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

天下化之。爲父子之道者定也。[疏]注。舜以不順親意爲非人子。○正義曰。趙氏以不順乎親。所以不得乎親。故不順親意。兼括不得不順兩語。而並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兩語。爲爲非人子。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不得乎親。是不相能。如虐子敎子類。順則悅之矣。卽下文底豫。所謂底致豫悅是也。悅親之由。全在舜能盡其道。與中庸順乎親有道正同。○注。底致至定也。○正義曰。底。致也。爾雅釋言文。豫。樂也。爾雅釋詁文。致樂者。由不樂而至於樂也。皆以父之頑如瞽瞍。而舜盡事親之道。卒能至於豫樂。則是天下無難事之親。凡其親不能致樂者。皆人子於事親之道未盡也。夫以瞽瞍之頑而致樂。則天下之事親者。皆由是而化。亦由是而定。定者。人子不得疑於父母之難事而不盡其道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余嘗以五帝紀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瞽瞍。夔夔惟謹如子道。此方是瞽瞍亦允若。瞽瞍底豫時候。蓋舜之身爲庶人。僅云不格姦者。殊有淺深次第之不同。只觀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節。有爲不順於父母語。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節。有不得乎親語。此皆誠舜於畎畝之中事也。況前此雖云克諧以孝。舜猶不告而娶。以爲告則不得娶。是子不能得之於父也。堯亦知告焉則不得娶。是君並不能得於臣也。其頑至此。則旣娶之後。猶復欲殺之而分其室。萬章斷非傳聞。史遷斷非無據可知。而諸儒或疑之。或傳會之。殊未嘗設身乎處地。與爲按文切理者也。大抵親但不至于姦惡。其格淺。親能諭之於道。其格深。以舜之聖。年踰六十。始臻斯境。豈易言哉。按尚書堯典云。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江氏聲集注音疏。述其師惠松厓先生云。揚孟文石門頌曰。烝烝艾。是本諸尚書。則古尚書作艾也。艾養格至也。言舜能和於弟。孝於親。厚以奉養。使不致於姦惡。僞孔本艾作乂。訓爲治。正義云。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蓋孔穎達必見漢注有訓艾爲養者。故爲此言。由此知艾當訓養。此說是也。克諧以孝。則舜之和其兄弟以治父母。於此句見之。然徒以和孝之虛情。焉能變化其頑嚚之本質。故必厚以養之。姦。私也。瞽瞍蓋亦市井之人。營營於耳目口體之欲。故違於德義耳。旣厚以養之。則已得備所欲。豈尚與人爭利而無賴乎。所以不至於私。聖人變通神化之用。必從實處行之。可知舜之耕稼陶漁而號泣於窮人者。均坐此耳。迨至踐帝位以天下養。而又能夔夔齊慄。旣養其身。又悅其心。所以致樂也。今之孝者。能養而不能敬。固不可以爲大孝。舍厚養而但空言克諧。亦未必其卽諧也。菽水承歡。可以事賢父。未可以例瞽瞍。況以曾子養志於曾晳。且須酒肉。則所以事親之道。可於是參之矣。

章指。言以天下之富貴。爲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頑嚚。底豫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稱盛德者必百世祀。無與比崇也。[疏]故稱至崇也。○正義曰。昭公八年左傳。史趙云。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又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旣存矣。史記陳杞世家贊云。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居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注】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疏】注。生始至始也。○正義曰。荀子禮論篇云。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爾雅釋詁云。卒。終也。禮記曲禮云。大夫曰卒。孔氏正義云。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是畢了乎生。故曰卒也。檀弓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注云。事卒爲終。消盡爲澌。孔氏正義云。言但身終功名尚在。舜文王爲天子諸侯。不當稱卒。其稱卒。爲君子曰終之義。故以始終言之也。○注諸馮負夏至人也。○正義曰。諸馮不可攷。史記五帝本紀云。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作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集解引鄭康成云。負夏衞地。索隱云。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尙書大傳云。販於頓邱。就時負夏。孟子曰遷於負夏是也。翟氏灝攷異云。司馬遷伏生之意。似讀孟子遷字。如益稷篇懋遷之遷。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後漢書郡國志。濟陰郡定陶縣有三朡亭。三鬷即三朡。由鳴條遂伐三朡。則鳴條當亦不遠。其所在則未詳也。鄭康成以爲南夷地名。蓋檀弓謂舜葬於蒼梧之野。而孟子言卒於鳴條。又呂氏春秋簡選篇。言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淮南子主術訓。湯困桀鳴條。禽之焦門。修務訓。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南巢即焦門。在今江南巢縣。均與鳴條皆貢。故鄭意鳴條之在南也。趙氏佑溫故錄云。趙注不詳地所在之實而言名。又言負海。豈以爲經負字釋乎。必無之理也。負海也者。明其地之負海也。夷考負夏衞地。見檀弓注。鳴條見書序。史記則曰舜冀州之人也。古冀州直北位非東。亦未嘗近海。雖青徐揚三州禹貢並言海。而徐揚之海在東南。雖青居大東。海在其北。故郡稱北海。海在北如負之者然。趙氏蓋略聞諸馮之地之負海而未得其實。故渾而言之。今青州府有諸城縣。大海環其東北。說者以爲即春秋書城諸者。其地有所謂馮山馮村。蓋相傳自古。就疑近是。凡言人地以所生爲斷。遷卒皆在後。孟子亦據舜生而言東也。由此以推。則知歷山雷澤河濱。與夫負夏壽邱頓邱之皆東土。班班可攷。若河東之虞。蓋本舜祖虞幕之封。故書稱虞舜。史言冀州。猶後人稱祖籍標郡望耳。然自漢以來。皆專主河東。於是諸馮湮。注意隱矣。按孔本作負。負海也。上負字衍。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注】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酆鎬也。【疏】注。岐周至鎬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又云。大王徙郊。文王作酆。顏師古注云。郊今岐山縣是。酆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鄉豐水上是。文王生時尙未徙豐。岐在豐西而近於畎夷。閻氏若璩釋地續云。畎夷。

卽文王之所事者。采薇序。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是也。引書在太誓篇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此卽後出之太誓。合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九篇者也。趙氏時此篇尙存。故直引爲書曰云云。今見於毛詩周頌思文。正義所引僞孔傳所傳之太誓三篇。無此文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郢與程通。周書史記解曰。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畢程本商時國。爲周所滅。文王遂居之。大匡解曰。惟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是也。土地名字。後人多改从阝旁。其實仍當讀程。以別於郢楚之郢。文王旣伐于崇。作邑于豐。然其卒也。還葬畢程。故成王葬周公於畢。以爲從文王墓。孟子不言卒於豐。而言卒於畢郢。亦據其葬地言之耳。劉氏台拱經傳小記釋畢郢云。自來注孟子者。不詳郢地所在。漢書地理志右扶風安陵。闞駰以爲本周之程邑。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此邑中之地爲程也。其西有畢陌。一名畢原。皇甫謐所謂安陵西畢陌。元和郡縣志云。畢原卽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亦謂之畢陌。此邑外之地爲畢也。畢者。程地之大名。程者。畢中之小號也。杜佑云。王季都畢。通國內言之。春秋昭九年傳。周景王之言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言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是則岐也畢也。皆古之建國也。周者。大王所邑。而岐之小別也。故繫岐而言之。曰岐周。程者。王季所邑。而畢之小別也。故繫畢而言之曰畢程。呂覽具備篇云。武王嘗窮於畢程矣。畢程卽畢郢。周書史記解云。昔有畢程氏。則畢郢之名之所起遠矣。又按畢地有二。其一文王墓地也。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皇覽云。周文王武王周公冢。在京兆長安縣鎬聚東杜中。而括地志以爲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則唐亦謂之畢原。是故有咸陽縣之畢原。所謂文王卒於畢郢也。有萬年縣之畢原。所謂文王葬於畢也。一在渭北。一在渭南。異所同名。往往相亂。杜佑言畢初王季都之。後畢公封焉。此言在渭北者當矣。而以爲文王所葬則失之。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此則文武所葬不在畢陌明矣。是以裴駰辨之云。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張守節亦云。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羣書剖析。具有明文。惟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文王周公葬於畢。用畢陌爲釋。而杜亦云。然自茲以降。莫不謬指秦陵。誣稱周墓。傳之方志。載之祀典。誤所從來。非一世矣。趙岐注言畢文王墓。近於酆鎬之地。此言在渭南者當矣。而以訓畢郢則失之。文王始亦宅程。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其後作邑於酆。而先君宗廟。故居宮室。猶於是乎存。因是往來舊都。而末年仍卒乎此。以情事推之。昭然可見。卒於畢郢。不言爲葬。而趙以墓地當之。畢地旣誤。何郢之可言。闕而不究。其不以此乎。陸賈新語術事篇云。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此本孟子而以文王生東夷者對西羌言之。則岐周之地爲東也。鹽鐵論國病篇。賢良曰。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

聖後聖。其揆一也。【注】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玉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

【疏】注。土地相至外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文王所生之岐周。在西河之西。而未至流沙。舜所生之諸馮。在東河之東。而未至東海。約在二千里之內。一千里之外。故云千有餘里也。舜生於帝堯四十年內外。壽百有十歲。歷夏十七帝。並從之四十三年。共四百四十二年。文王生於商祖甲時。約五百二三十年。自舜之生至文王之生。約計一千一百年之內。趙氏言舜至文王千二百歲者。蓋自舜生之年。數至文王之卒。當商紂時也。周禮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秋官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然則符節乃六節中之一。而玉節亦掌節八節中之一。乃孟子言符節。而趙氏以玉節釋節字。又引周禮之六節何也。說文卪部云。卪。瑞信也。守邦國者用玉卪。守都鄙者用角卪。使山邦者用虎卪。土邦者用人卪。澤邦者用龍卪。門關者用符卪。貨賄用璽卪。道路用旌卪。竹部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蓋符與節爲瑞信之通名。說文玉部云。瑞以玉爲信也。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鄭注序官云。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符璽郎。又注其職云。瑞。符信也。節爲瑞信之名。則是玉節乃節之本。故掌守邦節。鄭氏注云。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此皆玉也。而八節亦首以玉。而角金竹附之。故趙氏直以節爲玉節。又以節之名通於角。金竹所爲。故申之云。周禮有六節也。玩說文。則節爲玉節之名。符爲竹節之名。鄭氏注掌節云。以金爲節鑄象焉。今漢有銅虎符。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注小行人云。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然則漢時金竹皆名爲符。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傅別。注云。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則符之名。不必專於門關之所用。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言黃帝合符釜山。蓋符與節皆信也。故或言節。或言符。或並言符節。實一而已。孟子所言。豈專指八節中之符節哉。荀子儒效篇云。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是大儒者也。注云。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晻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爲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揚氏以符節爲門關所用。與趙氏義異。乃荀子謂張法而度之。卽孟子所謂揆矣。揆者。通變神化之用也。陳組綬燕犀解云。符節言其驗也。揆言其度也。蓋指聖人之所以度量天下者言。事有古今。量度主焉。按圖索驥。膠柱鼓瑟。安有是處。夫孰知不一者爲之一。而至合者在至不合乎。不日得位而曰得志。位者所以行其志也。

章指。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可以爲百王法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注子產鄭卿。爲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疏注。子產至度之也。○正義曰。子產。子國之子公孫僑也。陳氏厚耀春秋世族譜云。襄公八年。代子皮爲政。昭公二十年卒。鄭卿多無諡。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昭云。成子。子產之諡也。其子思。思亦諡矣。豈以賢者之故邪。淮南子氾論訓云。聽天下之政。高誘注云。政。治也。周禮地官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注云。聽謂平察之。尚書大傳云。諸侯不同聽。鄭氏注云。聽。議獄也。趙氏以聽爲平察。故以政指訟獄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溱洧。二水名。說文引詩溱與洧作潧。曰潧水出鄭國。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注引括地志。以爲古新鄭城南。洧與溱合。水經亦云。余讀酈道元注。水於溱水相鄰者。若丹水役水潁水潩水渠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洧水。一則曰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再則曰又屈而南流。其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則洧水之宜置有梁。孟子言殊非無因。竊以諸葛武侯相蜀。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所至井竈藩溷。皆應繩墨。子產治鄭。何獨不然。此亦不過偶於橋有未修。以車濟人。而孟氏即其事以傑論之。禮記仲尼燕居云。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注云。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家語正論解。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謂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車即輿。鄭氏言乘車。此同之。乘車是所乘之車。音義音剩。則讀爲千乘萬乘之乘。非也。爾雅釋言云。濟。渡也。度與渡同。說苑致理篇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此所記與孟子異。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注以爲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爲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步度之功。周十二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疏惠而不知爲政。○正義日。此申明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之義。○注周十至梁也。○正義曰。國語周語單子云。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注云。天根。氐亢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九月雨畢。十月水涸。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禮記月令注。引王居明堂禮云。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孔氏正義曰。農既收則當運輦。故除地治道。水上爲梁。便利民之轉運。準此則季秋致梁。即十一月徒杠成。十月成梁。即十二月輿梁成。翟氏灝攷異云。爾雅釋宮注。引孟子歲十月徒杠成。疏曰。孟子十一月。此作十月恐誤。或所見本異。今注疏本趙注云。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步度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與爾雅

一注所引却合。然周正建子。夏正建寅。人人之所窺悉。安可以却是言之。舊本趙氏注。上自爲周十一月。下自爲周十二月。此舊書所以可貴。阮氏元校勘記云。周十月夏九月。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周十一月。推求文義。趙氏本作周十月夏八月。周十一月夏九月。而經文本作歲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後人亂之。而閩監毛本尙存舊迹。廖孔韓本則似是而實非也。周禮之例。凡夏正皆曰歲。凡曰歲終。曰正歲。曰歲十有二月。皆謂夏時也。凡言正月之吉。不曰歲。謂周正也。說詳戴震文集。孟子言歲十月十一月謂夏正。兩言七八月之閒則謂周正。正與周禮同例。趙注未解其例。今本則經注又皆舛誤矣。夏令曰。十月成梁。孟子與國語合。按趙氏注明作夏九月夏十月。則其時之本。自是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仲尼燕居正義引孟子。亦作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則據閩監毛三本之十月十一月。而改趙氏爲夏八月夏九月。恐亦無確證。備錄如右。識者參之。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榷。水上橫木所以渡者。橋。水梁也。梁。水橋也。釋宮云。石杠謂之倚。孟子歲十月徒杠成。趙岐釋爲步渡。郭釋云。步渡彴。然則石杠者。謂兩頭聚石。以木橫架之可行。非石橋也。凡直者曰杠。橫者亦曰杠。杠與榷雙聲。孝武紀曰。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水梁者。水中之梁也。梁者。宮室所以關舉南北者也。然其字本從水。則橋梁其本義。而棟梁其假借也。凡獨木曰杠。駢木者曰橋。大則爲陂陀者。曰橋梁之字。用木跨水。則今之橋也。孟子輿梁成。夏令十月成梁。大雅造舟爲梁。皆今之橋制見於經傳者。言梁不言橋也。若爾雅隄謂之梁。毛傳石絕水曰梁。謂所以偃塞取魚者。亦取亘於水中之義謂之梁。凡毛詩自造舟爲梁外。多言魚梁。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注】君子爲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爲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輒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疏】注。君子至足之也。○正義曰。淮南子時則訓。平詞訟。高誘注云。平。治也。禮記王制云。齊其政。注云。政謂刑禁。論語爲政篇云。道之以政。集解引孔曰。政。法教也。趙氏解平其政爲治政事刑法。以政卽刑禁法教也。橋梁不修。民苦冬涉。則政有違失矣。其道辟除人者。道字釋行字。說文辵部云。道。所行道也。鄭氏注禮記射義。儀禮喪服傳。皆云道猶行也。是也。音義出辟人云。丁張並音闢。亦如字。注辟除同。又出卑辟云音避。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注云。趨辟。趨而辟行人。秋官野廬氏。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注云。辟。辟行人。小爾雅廣言云。辟。除也。是辟人卽辟除人。謂屏人使避之。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僻。辟也。辟者。法也。引申爲辟人之辟。辟人而人避之亦曰辟。若周禮閽人。凡外內命婦出入。則爲之辟。孟子。行辟人可也。曲禮。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郊特牲。有由辟焉。包咸論語注。躩。盤辟貌也。投壺。主人盤旋曰辟。賓盤旋曰辟。大射儀賓辟注曰。辟。逡遁不敢當盛。他書辟人辟邪辟寒辟塵之類。語意大略

相似。自屛之者言。則闔人雜葉篇郊特牲是也。自退者言。則曲禮投壺諸語注所云是也。屛之言邊也。屛於一邊也。僻之本義如是。然則屛除人與卑屛尊。字同義亦同。音義雖兼存兩音。音兩而義一也。俗以屛除之屛作闢。屛尊之屛作避。非古義矣。以每人而悅之爲欲自如恩以悅其意者。莊子人間世。無門無毒。釋文毒。崔本作每。云貪也。漢書賈誼傳鵩賦云。夸者死權。品庶每生。蕭康云。每。貪也。說文貝部云。貪。欲物也。趙氏以每爲貪。以貪爲欲。每人而悅。是貪於悅人。故云欲自加恩以悅其意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此節正辨子產以乘輿濟人之無其事也。君子即謂子產。子產有君子之道者也。其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蓋能平其政。非務悅人。明矣。濟涉細事。本不足爲執政輕重。而當執政經臨。輿衛森嚴。肆吏祗候。即有往來喧囂。自當靜俟斥車。必無辱觀聽。而煩左右者。大夫之乘。非小人所得假。其人旣衆。豈一輿所能用。此必無之理。會子產而有之。而世徒妄傳失實。是則子產不知爲政也。是子產將不得爲君子也。章指。言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撫。是故子產渡人。孟子不取也。疏人君由天。○正義曰。音義云。丁云由義當作猶。猶如也。古字通用。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注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爲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疏注。芥草芥也。○正義曰。方言云。芥。草也。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哀公元年左傳。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注云。芥草也。又云。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然則土芥謂視之如土如草。不甚愛惜也。孟子本諸逢滑。○注臣緣至是也。○正義曰。趙氏以視爲心相視。非形相視。故曰心之所執若是。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注宣王問禮。舊臣爲舊君服喪服。問君恩如何則可爲服。疏注。禮舊臣爲舊君服喪服。○正義曰。儀禮喪服。爲舊君君之母妻。傳云。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云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舊君傳云。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然則有致仕之舊君。有去國之舊君。致仕則君恩本未絕。故不特爲君服。且爲君之母妻服。若已去國則不服。惟妻子仍居本國者服。雖特放於郊。自未去國。乃爲舊君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

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注】爲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竟。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仍收其田萊及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爲之服矣。【疏】注。若有至秦是也。○正義曰。成公十五年左傳云。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蕩澤爲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宮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文公六年左傳云。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七年左傳云。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十三年左傳云。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郤成子曰。賈季亂。其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有犯。其知使也。且無罪。此華元奔晉隨會奔秦之事也。○注。古之至服矣。○正義曰。昭公元年穀梁傳云。疆之爲言猶竟也。竟與境通。是出疆即出境也。廣雅釋詁云。往。至也。爾雅釋詁云。到。至也。是往即到也。史記酈生列傳云。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酈生謂之曰。吾聞沛公漫而易人。多大略。此眞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臣里中云云。即爲之先也。莊子秋水篇云。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釋文云先焉。先。謂宣其言也。此又先於其所往之先。與之同。故趙氏云。言其賢良。蓋先則有所宣之言。如二大夫之於莊子。騎士之於酈生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作乃收其田萊及里居也。孔本攷文古本作乃收其田萊及里居也。足利本作乃收其田里。田萊及里居。音義亦出田萊。萊當作菜。大夫菜地字。古書多或作萊。菜誤爲萊。作業則更誤矣。三者有禮。使人導之出疆。一也。又先於其所往。二也。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三也。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注】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疏】注。搏執至有乎。○正義曰。音義云。搏音博。說文手部云。搏。索持也。宀部云。𡩡。入家搜也。顏氏家訓引通俗文云。入室求曰搜。入其家室搜索而持執之。故知爲搏執其族親。族親指其父母妻子兄弟而言。故入其家而索之族親。正釋搏字。其義精矣。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

其桎梏。禁止姦。愼罪邪。務搏執。鄭氏不注。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愼戒有姦罪者博執之也。亦未詳䂮。按此姦邪。蓋指邪說左道之類。罪此邪人。必審愼得其實。旣審得其實。則必搜索其家。亦執而禁之。聖人於惑民致亂之姦邪。不姑息以遺患如此。孟子之搏執。非月令之搏執亦明矣。說文穴部云。窮。極也。論語堯曰篇云。四海困窮。集注引包曰。困。極也。極是困窮。極之於其所往。卽困之於其所往也。緣其所以困之之故。則云惡而困之也。尙書洪範云。鯀則殛死。釋文云。殛本作極。極鯀於羽山。亦是困之於羽山。鄭志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蓋置鯀於東海。永不復用。又收嗇之不許他往。所以困之窮之。使之終死於是。所謂極也。此極之於其所往。蓋旣不得如士會之復歸。又不能若賈季之從翟。且如商任之會。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則所以困之窮之者至矣。是時臣之心。惟恐償其荼毒。故擬之曰寇讎。非眞如與曲沃之甲。轉身爲亂賊也。禮記檀弓云。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注云。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爲兵主來攻伐曰戎首。孟子此章。正申明子思之義。章指。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表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與。諷諭宣王。勸以仁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注】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鵲蒙害。仁鳥曾逝。此之謂也。【疏】注。惡傷至謂也。○正義曰。士大夫爲類而六等上士一位。下於大夫。士農工商爲四民。是士與民爲類。士居四民之首。則民下於士。故爲下等也。引語者。漢書梅福傳云。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福上書曰。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顏師古注云。鳶。鴟也。音緣。禮記中庸引詩鳶飛戾天。釋文云。本又作鳶。阮氏元校勘記云。仁鳥增逝。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增作曾。作曾是。曾。高也。章指。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也。【疏】君子至濟也。○正義曰。易繫辭傳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某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注】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爲法。故必從之。【疏】君仁至不義。○正義曰。前言人臣格君心之非。明人臣當自脩其身。此言人君自格其心。明人君當自脩其身。章指。言君以仁義率衆。孰不順焉。上爲下效也。【疏】上爲下效也。○正義曰。[illegible]

三劉篇云。劉者殺也。
上爲之。下效之。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注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仇是也。此皆大人所不爲也。疏注。若禮至之也。○正義曰。若。猶似也。似禮非禮。似義非義。皆似是而非者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陳質疑是眞贄之義。董子繁露五行相勝篇云。營蕩爲齊司寇。太公問治國之要。曰。在仁義而已。仁者愛人。義者尊老。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此拜妻之證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本陳質。亦作賈。按孫志祖云。長讀長幼之長。長字句絕。按古事相傳。名姓往往各異。郭虞慶之爲高陽魋。孟胥之爲古乘。此營蕩之爲陳質。亦其類耳。○注。藉交報仇是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史記貨殖傳云。閭巷少年。借交報仇。篡逐幽隱。實皆爲財用耳。游俠傳云。郭解少時陰賊。以軀借交報仇。漢書朱雲少時。通輕俠。借交報仇。師古注。借。助也。音子夜切。孫公音義。藉。慈夜切。義與借同。則藉交即借交也。

章指。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爲中。是以大人不行疑禮。疏禮義人之所以折中。○正義曰。禮記仲尼燕居云。夫禮所以制中也。表記云。義者天下之制也。文選羽獵賦云。不制中以泉臺。注引韋昭云。制或爲折。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注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敎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己也。疏注。中者至謂之賢。○正義曰。白虎通五行篇云。中和也。中和居六德之首。周禮鄉大夫興賢者能者。注云。賢者有德行者。履中和之氣所生。則有德行。有德行故謂之賢。說文貝部云。賢。多才也。老子云。不尙賢。王弼注云。賢猶能也。然則中才皆得謂之賢。故下承言賢父兄。兼中與才而言也。趙氏以中爲賢。下亦云賢者養育敎誨不能。不能即不才。則賢者亦兼指才而言矣。○注。才者謂人之有俊才者。○正義曰。淮南子泰族訓云。天下雄俊豪英。注云。才過千人爲俊。禮記王制云。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月令云。命太尉贊桀俊。注云。桀俊。能者也。天官太宰。四日使能。注云。能。多才藝者。國語晉語云。夫敎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注云。能。才也。○注。有此賢者至己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注云。養。猶敎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說文𠫓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敎育子。馬融注堯典敎胄子云。胄。長也。敎長天下之子弟。爾雅釋詁云。育。長也。馬亦讀胄爲育。孟子言得天下英才而敎育之。敎育即堯典之敎育。敎育連文。育即是敎。此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即是中也敎不中。才也敎不才也。注云。樂父兄之賢以養己。即是樂父兄之賢以敎己也。故趙氏以育釋養。又以敎誨釋養育。下言訓導。訓導亦敎誨也。禮

記內則云。獻其賢者於宗子。注云。賢猶善也。以賢教不賢。是以善教不善。則不善者進之以善。賢既得兼才能而言。則以賢教不賢。亦是以能教不能。則不能者亦進之以能。上云有此賢者。下云教誨不能。進之以善。互發明之也。

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注】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疏】注不養至愚矣。○正義曰。諸本作不養其所以當養。廖本無以字。是也。子弟之不中不才。父兄下當教也。棄而不教。是未知當教也。以子弟爲父兄所當教而且不知。是亦近于愚矣。○注如此賢至分寸。○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覺作較。非。按音義出相覺。丁云義當作校。蓋覺卽校之假借字。古書往往用覺字。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覺有與校音義並同者。詩定之方中。正義引鄭志云。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異。趙岐注孟子中也養不中章。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又富歲子弟多賴章。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續漢書律秝志中。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愈遠。日月宿度相覺寖多。晉書傅元傳。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所覺過倍。宋書天文志。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凡此皆以覺爲校也。後人有不得其義而致疑者。更或輒改他字。故爲詳證之。說苑辨物篇云。十分爲一寸。趙氏連言分寸。明此寸謂十分之寸也。　章指。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注】人不爲苟得。乃能有讓千乘之志。【疏】人有至有爲。○正義曰。有不爲。是介然自守。行己有恥。趙氏以不爲苟得解之是也。義可爲乃爲之。義所不可爲則不爲。人能知擇。故有不爲者。有爲者。讓千乘仍是不爲苟得。趙氏以讓千乘爲有爲。故云義乃可申。荀子不苟篇云。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趙氏以不爲爲不爲非義。蓋本於此。

章指。言貴廉賤恥。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申。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注】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己乎。【疏】言人至患何。○正義曰。孟子距楊墨。比之爲禽獸。正所以息其無父無君之患也。若言人之不善。而轉貽將來之患。則患不在人之不善。而轉在吾之言矣。是當審而愼之。　章指。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注 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故不欲爲已甚泰過也。疏 仲尼不爲已甚者。○正義曰。孫奭孟子說辭云。孟子不見諸侯。而齊梁好士。未嘗不往。仕不受祿。而宋辭之饋。未嘗不受。道不苟合。而不爲小丈夫之悻悻。故去齊三宿。廩不苟取。而不爲陳仲子之矯情。故交際不辭。匡章得罪於父。不以人言而不加禮貌。貢之受學於墨。不以異端而吝其教誨。其告君也。園囿亦可。臺池鳥獸亦可。好貨好色亦可。故曰人不足責。政不足間。惟格君心之非而已。是故以臧倉之訴。不遇於魯而未怨其沮己。以王驩之佞倖。出弔於滕。而未嘗不與之朝暮。雖不悅於公行子之家。而從容片辭。辯疑立解。宛然若孔子待陽貨公伯寮氣象。豈非願學之深。有得於溫良恭儉讓之遺範者歟。是故以伯夷爲隘。柳下惠爲不恭。以仲尼爲不爲已甚。其所向慕可知。而世儒猶譏其辨鋒太露。何歟。章指。言論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子譏踰牆距門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注 果。能也。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疏 注。大人杖義。○正義曰。諸本作仗。孔本作杖。當爲杖。說文木部云。杖。持也。漢書高帝紀云。杖義而西。注云。杖亦倚任之義。○注。義有至隱也。○正義曰。論語子路篇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呂氏春秋當務篇云。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直躬者請代。將誅。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荊王乃不誅。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注。有不至友也。○正義曰。趙氏以能釋果。見梁惠王篇。禮記中庸云。果能此道矣。注云。果。猶決也。果能二字連文。是果即能。果義爲決。能義亦爲決。周禮春官大卜。五曰果德。一云果謂以勇決爲之。此云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疊能得果三字。不果行即不得行。不得行即不能行也。禮記曲禮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注云。爲忘親也。死爲報仇讎。孔氏正義云。親亡則得許友報仇。故周禮有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白虎通云。親友之道。不得行者。亦不許友以死耳。論語子路篇云。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集解引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爲之。陽貨篇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集解引孔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也。又云。惡果敢而窒者。章指。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注 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貞正大人也。疏 注。大人至大人也。○正義曰。前一說

是也。嬰兒無知。大人通變。其相異遠矣。趙氏雖存兩說。章指則以前一說爲定。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則誠意莫如赤子。而赤子非能格物以致其知者也。此可以見人性之善。而吾人之學。必先於格物以致其知者何也。蓋以意誠誠矣。意之誠誠。知赤子之无妄矣。而卒不得謂之爲明明德者也。明明德者。無所不知之誠。赤子之誠。一無所知之誠也。故赤子之誠。雖與聖人之誠。通一無二。而赤子之爲赤子。則不必其皆爲聖人。然則使赤子中有生而能爲聖人者。亦必不能不格物致知。而徒恃其一無所知之誠。以造乎其極也。此吾夫子所以終其身於格物致知。而至於七十。乃自信其從心所欲不踰矩也。此古昔聖人。所以緣人情以制禮。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必待其人而後行者。待此格物以致其知之人。乃能於獨見獨聞之時。愼之又愼以造其意而誠之。而於是乎能行此禮也。此之謂明明德。而大異乎赤子一無所知之誠矣。按程氏主後一說。而亦疑赤子之心不可以擬大人。故爲之分別而申言之。康誥言知保赤子。上承惟民其畢棄咎。下接惟民其康乂。孟子因墨者夷之。引此而解之。云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蓋以愚民無知比赤子無知。禮記大學引此。釋之云。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鄭氏注云。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皆以保之養之言。說苑貴德篇云。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此正所謂不失赤子之心也。荀子臣道篇云。若馭樸馬。若養赤子。若食餧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此且以比暴君。未聞赤子之心可以比大人也。孟子方言不爲已甚。爲義所在。所以發明聖人通變之旨。豈取一專一未變化之赤子而擬之哉。老子云。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我獨泊然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又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以嬰兒。此亦自比愚人之無知。擬聖人之樸散。爲老氏清淨之宗。與孟子正相反者。此趙氏又一說之義也。人之爲赤子。猶天地有洪荒。伏羲以前。無三綱六紀。飲食男女之事。與禽獸同。自伏羲定人道。而乃有君臣父子夫婦之倫。人道不定。天下大亂。可推而知也。莊子繕性篇乃云。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豈知渾芒澹漠之初。八卦未畫。四時何由而節。漁佃之利未興。弧矢之威未作。人與鳥獸相雜。其靈於鳥獸者凡幾。不知粒食。其疾病疢毒於鳥獸蟲蛇之肉者又凡幾。而謂之不傷不夭。不亦妄乎。赤子之無知。故匍匐可以入井。必多方保護之。教誨之。自桑弧蓬矢。方名六甲。就外傅。入小學。以至博學無方。乃能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若失而不教。則終於愚而無知。吾見若而人者。人詐之而莫悟。衆欺之而弗覺。衆共以爲愚。可謂不失其赤子之心矣。卒之文字不能通。農商不成就。衣食不能自力。父母不能養。妻子不能保。自轉死於溝壑。彼老氏之徒。乃以爲眞樸未散。不亦愼乎。夫老莊之徒。非不學者也。學而不能知聖人之道。故爲是詖辭耳。於是受其說者。以爲不必博文。不必好古。不必審問而明辨。篤靜其心。存其心。守其心。則不失乎赤子之心。而即爲大人。於是儈人匠賈。皆可自命爲聖賢。相習成風。其禍於天下。與虛無寂滅者等矣。夫孟子所謂大人。即易之利見大人也。前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

非。故申言其所以爲大人者如是。一則云。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再則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又云不失其赤子之心。後又云正己而物正。高出乎事君人安社稷。達可行於天下之人之上。而豈擬以無知之赤子哉。大人以先覺覺後覺。以先知覺後知。不以己之聖而忘人之愚。不以己之明而忘人之闇。如羲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是也。惟不失其赤子之心。所以正己而物正。孟子蓋深於易。而此其發明之者也。　章指。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行。不過是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注】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爲大事。送終加禮。則爲能奉大事也。【疏】養生至大事。○正義曰。由養志而申言之也。周禮倉人。凡國之大事。注云。大事謂喪戎。禮記雜記云。於士旣事成踊。注云。事謂大小斂之屬。少儀云。喪俟事不植弔。注云。事朝夕哭哭時。說文史部云。事。職也。謂人子之職。惟此爲大。　章指。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不違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注】造。致也。言君子問學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己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也。【疏】注。造致至有之也。○正義曰。鄭氏注禮記周禮儀禮。皆云造。至也。至。即致也。爾雅釋詁云。極。至也。國語吳語云。致。極也。楚辭蓼諫云。又何路之能極。注云。極。竟也。趙氏以致釋造。又以極釋致。以竟釋極。下資之深。辭爲得其根。則深爲深淺之深。異於略覩大意不求深解以終其學。趙氏以問學之法表明之。即下章博學詳說之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論語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然聞見不可不廣。而務在能明於心。一事豁然使無餘蘊。更一事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進於聖智。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又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凡此皆精於道之謂也。按易繫辭傳云。夫易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深造。即極深也。以道。即研幾也。自得則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反復變通者也。博學而不深造。則不能精。深造而不以道。則不能變。精且變。乃能自得。自得乃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爲至神也。非博學無以爲深造之本。非深造無以爲以道之路。非以道無以爲自得之要。非自得無以爲到用之權。讀書好古而能自得之。乃不空疏。不拘滯。而示之以深造以道。又申之以博學詳說。兩章互發。趙氏以問學之法標之。可謂知言矣。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

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注】居之安。若已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自得之也。【疏】○注。居之至之也。○正義曰。此節發明自得之義。小爾雅廣言云。諸。取也。禮記孔子閒居云。必達於禮樂之原。注云。原。本也。爾雅釋詁云。逢。遇也。雖生知之聖。必讀書好古。既由博學而深造之以道。則能通古聖之道而洞達其本原。而古聖之道與性相融。此自得之所謂如性自有之也。如性自有之。故居之安。凡之字皆指所學而言。未能自得。則道不與性融。不能通其變而協其宜。道與性融。性與道暌。故居之不安。既自得而居之安。則取於古聖之道。即取乎吾之性。非襲於口耳之間。非強擬於形似之迹。故資之深也。至於資之深。左取而左宜之。右取而右宜之。無不逢其原也。左右者。兩端也。取之左右逢其原。即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學而不思則罔。罔者。不能自得之也。思而不學則殆。殆者。空悟而本無所。居則不安也。深造德於心之虛。以道德於學之實。得之。得此道也。自得之。則學洽於思。居之。居此道也。居之安。則思習於學。舍學而言恃心。舍心而守學。兩失之矣。章指。言學必根原。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疏】注。學必至臻也。○正義曰。根原即根本也。孔本作根源。非是。物來能名。詩見公孫丑下篇。漢書儁不疑傳贊云。儁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管子弟子職云。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注】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疏】注。博廣至言之也。○正義曰。鄭氏注周禮儀禮。多以廣釋博。荀子修身篇云。多聞曰博。是也。說文心部云。悉。詳盡也。言部云。說。說釋也。詩衞風氓篇云。猶可說也。箋云。說。解也。淮南子主術訓。所守甚約。高誘注云。約。要也。少也。廣學則無不學。大戴記曾子立身云。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趙氏本此。以微言即詳說。微有二義。一幽隱。一幾細。言幽隱。則學淺者不易解。言幾細。則高簡者不屑解。悉其微言而說之。則盡其幽隱幾細之言而解釋之。要即根原也。不博學而徒德空悟者。非聖賢之學。無論也。博學而不能解說。文士之浮華也。但知其一端。則詖而非要。但知其大略。則淺而非要。故必無所不解。而後能知其要博。詳與約相反。惟博且詳。反能解得其約。舍博且詳而言約。何以能解。中鑒時事篇云。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趙氏云。不能盡知。則不能要言之。得之矣。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約謂得其至當。阮氏元曾子注釋云。孔門論學。首在於博。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達巷黨人以博學深美孔子。孔子又曰。博學之。審問之。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

先王遺文有一未學。非博也。按孔孟所以重博學者。卽堯舜變通神化之本也。人情變動。不可以意測。必博學於古。乃能不拘一端。彼徒執一理以爲可以勝天下。吾見其亂矣。章指。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注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文王治岐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疏注。以善至心服矣。○正義曰。趙氏解善服人爲善於服人。善養人爲善於養人。故以服爲威力。養爲仁恩也。兩善字皆虛活。近時通解善卽指仁義。以仁義求勝於人。卽有相形相忌之意。何能服人。章指。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論堯舜。其是違乎。疏五伯服人。○正義曰。音義出五伯云如字。丁云。伯者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亦音霸。諸本俱作霸。非趙氏舊矣。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注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義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于不善之實也。疏注。凡言至實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直言曰言。論衡書說篇云。出口爲言。言謂言語。言語中有所謂不祥者。恆言也。爾雅釋詁云。祥。善也。說文示部云。祥。福也。禮記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祥善福三字義相近。章指以蒙顯戮爲不祥。則以善釋祥。固以福爲善也。呂氏春秋孟夏紀云。必當其位。注云。當。直也。趙氏以實不祥三字連屬。謂人每言不祥。不過空泛言之。無有指實其所以不祥之處。故爲按之。不祥之實惟蔽賢者與相直也。蔽賢爲不善之實。猶養親爲孝之實。仁義爲善之實也。章指。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故謂之不祥也。疏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正義曰。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云。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亦見說苑叢說篇。鶡冠子道端篇云。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晏子春秋諫下篇云。國有三不祥。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亦見說苑君道篇。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注徐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

之取爾。〔注〕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疏〕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源作原。原正字。源俗字。上文取之左右逢其原。不从水。可以證从水之誤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混。豐流也。盛滿之流也。孟子曰。源泉混混。古音讀如衮。俗字作滾。山海經曰。其源渾渾泡泡。郭云。水濆涌也。衮咆二音渾渾者。假借渾爲混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汩乎混流。重言之則曰混混。荀子富國篇云。財貨渾渾如泉源。渾與混同。淮南子原道訓云。混混汩汩。○注。盈滿科坎。○正義曰。說文皿部云。盈。滿器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科。空也。史記張儀傳。虎賁之士。徒踢科頭。集解云。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也。亦空之義也。說文窠。空也。孟子離婁篇。盈科而後進。趙岐注云。科。坎也。義並相近。又云。窾水歐窨科各坑也。說文。阬。虛也。阬與坑同。坑之言康也。爾雅。康。虛也。康坑歐科渠。皆空之轉聲也。孟子離婁篇。原泉盈科而後進。盡心篇。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趙岐注並云。科。坎也。太元從次五。從水之科滿。科亦坎也。范望注以科爲法。失之。○注。放至至取也。○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注云。放。猶至也。至於四海。即注諸海入於海之海。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胡朏明執爾雅四海解。以解凡云四海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故爾雅此條繫釋地不繫水。余曾以書經質孟子放乎四海。焉以四海爲蠻。此得謂不以水言邪。大抵四海之義有二。有宜從爾雅解者。四海遏密八音是也。有宜從鄭康成周禮注四海猶四方也解者。如上云天下慕之。下云溢乎四海。上云中天下而立。下云定四海之民。蓋四海即天下字面也。按閻氏所云四海之義有二者。當一指水。一指地。而指地之中。又有此二義。一爲爾雅所云。一爲鄭氏周禮注所云也。況者。比也。譬也。以水之有原本者。比事之有原本者。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注〕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乾可立待者。以其無本故也。〔疏〕注。苟誠至故也。○正義曰。論語里仁篇云。苟志於仁矣。集解引孔曰。苟。誠也。禮記月令。季夏之月。水潦盛昌。大雨時行。仲秋之月。水始涸。是雨集在周八月夏六月也。乃孟秋之月。亦備水潦。蓋夏至之後五六月閒多大雨者常也。或秋霖不時而至。亦所當備。孟子舉周朔。舉其常耳。澮大於溝。此言大溝小澮當有誤。程氏瑤田溝洫疆理小記云。遂人職云。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鄭氏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按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畝。以爲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畎橫。畎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閒。故謂之夫閒。夫閒。東西之閒也。其南北之閒。則溝瀆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閒。

故變閒言夫也。溝經十夫。遂入于洫。洫之長如溝。縱承十溝。十溝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洫也。
洫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洫。而橫承十洫。洫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
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
上有路以達於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邪。其橫者則二萬夫間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
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
有涂焉。按畎在一夫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爲之南畝。畎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在田首。
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間。非夫間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但疆之
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爲一遂以受畎水。此所以別夫間而言田首也。而鄭氏混以遂者夫間小溝穿
之。遂非不在夫間。而記變是文者。蓋自有義。不宜襲用遂人之文矣。遂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
無溝。溝當兩井之間。故以井間命之。其長連十井。不據井間之稱。個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
屋間而受畎水者也。溝十之。含百井爲成一。十溝之水。咸入於洫。洫縱當兩成之間。故曰成間有
洫也。洫之長連十成。亦不據成間之稱。個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溝之在井間而受遂水者也。洫十之。
含萬井爲一同。十洫之水。咸入於澮。澮橫當兩同之間。故曰同間有澮也。澮達於川。川在山間。
命之曰兩山之間。以例澮在同間。洫在成間。溝在井間。其事相同。厥名斯稱矣。況夫間爲兩夫之
間。人所共知。遙相疏證。辨惑析疑。舊瑣舛互。詧安辭哉。是故萬溝之田一澮。界兩同之間。萬
夫之田十澮。納百洫之水。故一同之澮。獨著專達於川之文。而萬夫有川。但準溝水十遂之目。形
體之錯綜不同。標幟自爾殊致矣。賈公彥云。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余謂縱
橫無定法。視其畝之東南而爲之。如賈說是東畝法耳。左傳晉使齊盡東其畝。以晉伐齊必向東。東
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故曰惟吾子戎車之利也。此畎縱爲東畝。畎橫爲南畝之確證。遂
人匠人二法所同者。賈氏不明匠人於遂不命夫間之故。而以爲夫間縱者。但分其界而無遂又不明遂
人夫間之遂。亦於田首爲之。而以爲田首必在百畝之南。故必易其縱橫以遷其說。若然。是井田之制
必無南畝矣。豈其然乎。而後世辭斯記者。亦由不明田首之遂不命夫間之故。而以爲與遂人夫間之
遂同其實。而橫爲之於三夫相連之中。因置閒字之義。勿復深考。而強以屋間之遂。當井間之溝。
以井間之溝。當成間之洫。以成間之洫。當同間之澮。而以同間之澮。當兩山之間之川。而於是專
達於川之一澮。不得不十倍增之。而又或以爲九矣。神禹之治水也。濬畎澮以入於川。是故水之行
於地中也。小大之形。三者而已。故制字以象形。一水爲く。卽畎。二く爲巜。卽澮。衆巜爲川。
及其盡力於溝洫也。則以爲非多其廣狹淺深之等。不足以盡疏淪之理。而奠萬世農業之安。於是由
川而澮。又等而增之而洫。而溝。而遂。乃以承夫百畝中之畎。夫然後一旦雨集。以大受小。遞相
承焉。不崇朝而盡達於川矣。其承畎者名之爲遂。何也。慮其蓄而弗竭也。故遂之。易爲承之以溝
也。一縱一橫。乃見交錯之義。溝。構也。縱橫之說也。名之曰溝。所以象其形。象形曰溝。會意

日溢。溢字从皿。以溢承溝。謂是血脈之流通也。澮。會也。會上衆水以達於川。初分終合。所以盡水之性情。而不使有汎溢之害也。鄭氏注小司徒云。溝洫爲除水害。余亦以爲備潦非備旱也。歲歲治之。務使水之來也。其涸可立待。若以之備旱。則宜縮之。不宜濬之。宜蓄之。不宜洩之。今之遲廣而遲深也。是溝之法。非豬之法。是洩之非蓄之也。故使溝洫之制。存而不壞。豈惟原田之利。農無水潦之患。而天下之川。亦因之而治矣。夫川之淤塞也。有所以淤塞之者也。溝洫不治。則入川之水。皆汙濁之滓流。實足以爲川害。然則溝洫不壞。卽謂天下之川永無崩決之虞可也。爾雅釋詁云。涸。竭也。章指以不竭爲有本。是以竭釋涸也。呂氏春秋愼大篇云。商涸旱。高誘注云。涸。枯也。藝文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云。旱之言乾。廣雅釋詁云。胏。乾也。胏卽枯。乾枯皆燥。水竭故燥也。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注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久也。故君子恥之。章指。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疏虛聲過實。○正義曰。禮記大學云。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注云。情猶實也。故此以過實爲過情。○是以至如斯。○正義曰。論語子罕篇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注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善之間耳。衆民去義。君子存義也。疏注幾希無幾也。○正義曰。告子篇。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注云。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盡心篇。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注云。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此兩注互相訓詁。幾通作蟣。蟣與豈通。爾雅釋詁云。蟣。汔也。郭璞注云。謂相摩近。方言云。希。摩也。廣雅希蟣皆訓靡。靡摩皆通靡。幾者動之微。微靡義同無。幾希二字疊韻。幾訓近。希訓少。無幾卽甚近甚少之謂。以希爲遠。則幾爲豈。以幾爲近。則以希爲少。二義可互明。又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注云。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何異猶曰幾何。亦豈遠之意。○注。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正義曰。飲食男女。人有此性。禽獸亦有此性。未嘗異也。乃人之性善。禽獸之性不善者。人能知義。禽獸不能知義也。因此心之所知而存之。則異於禽獸。心雖能知之而舍而去之。則同於禽獸矣。庶民不能自存。必賴君子教而存之。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旨。而趙氏能明之。趙氏不愧通儒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注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彊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疏注倫序至堯舜。○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倫。輩也。一曰。道也。等輩則有類次。故趙氏以序釋倫。儀禮鄉飲酒記云。倫如朝服。禮記中庸云。毛猶有倫。注並云。倫。比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序。比也。倫此序義亦同也。一曰道。則人[illegible]

是人道。論語微子篇云。而亂大倫。集解引包曰。倫。道理也。則人倫又即人理。楚辭懷沙云。孰察其撥正。王逸注呂氏春秋功名篇云。不可不察。高誘注皆云。察。知也。知。即識也。庶物。即禽獸也。明於庶物。知禽獸之性情不可教之使知仁義也。同此飲食男女。人有知則有倫理次序。察於人倫。知人可教之使知仁義也。舜。君子也。庶民不能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故去之。舜能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故存之。性本知有仁義。因而存之。是由本知之仁義行也。若禽獸性本不知有仁義。而彊之行仁行義。則教固必不能行。威亦必不能制。故庶民不知仁義者。君子教之使知。則庶民亦能知仁義。庶民知仁義而行之。亦是由仁義行。非彊之以所本不能知。而使之行仁義也。此庶民所以異於庶物也。明庶物察人倫。始於伏羲氏。其時民全不知有人倫之序。同於禽獸。直可謂之眛。不可謂之去。人道既定。庶民雖愚。皆知有人倫矣。故其不仁義也。非眛也。是去之也。舜明之察之。通變神化。使之由仁義行。由即民可使由之之由。是時民皆知有仁義。而莫不日行仁。莫不日行義。以仁濟其不仁。以義濟其不義。蓋行仁義正所以去仁義也。由仁義行。則百姓日用而不知。乃正所以存仁義也。此孟子所以不稱伏羲氏而稱堯舜也。章指。言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避害。其間不希。衆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己也。疏人與至不希。○正義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漢書匈奴傳。孝文後二年遺匈奴書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蝡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注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讜言。疏注。旨酒至讜言。○正義曰。戰國策魏策云。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引書詳見公孫丑篇。

湯執中。立賢無方。注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爲相也。疏注。執中至相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左右就養無方。內則云。博學無方。注皆云。方。常也。荀子臣道篇云。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注云。齊。疾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聲。無方無常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此以無常爲不滯於一隅。則兼方所之義言之。論語八佾篇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此方固指方所。而鄭氏亦訓爲有常。趙氏以無方爲不問其從何方來。是以方爲方所之方。云惟賢速立之。即荀子應卒遇變齊給如響之謂。是兼以無方爲無常矣。蓋執中無權。猶執一之害道。惟賢則立。而無常法。乃申上執中之有權。無方當如鄭氏注之爲無常也。史記殷本紀云。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趙氏引伊尹。似謂自媵臣保伍中升之。仍無常之謂也。越絕書外傳枕中篇云。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儁之士。此即本孟子此言而衍之。以執中爲執中和。以無方爲收天下雄儁之士。亦以無方所

言。與趙氏同。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注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錄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疏注。視民至擾也。O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左傳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杜注。如傷恐驚動。與趙注雍容不動擾也正合。按呂氏春秋分職篇云。天寒起役恐傷民。注云。傷。病也。文王視民如有疾病。凡有疾病之人。不可動擾。故如傷為不動擾。因不動擾。故雍容不急迫也。O注。望道至紂也。O正義曰。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云。先生又見客。顏師古注云。見猶至也。白虎通歷述帝王之號。自伏羲定人道。祝融屬續三皇之道。顓頊專正天人之道。舜能推信堯道。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當明為中和之道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又云。王者受命。質家言天命己。使己誅無道。趙氏之意。謂紂無道。誅之所以致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望道而未至。道即命也。天命已在文王。而不代殷有天下也。近時通解有二。一謂文王以紂在上。望天下有治道而未之見。此仍趙氏義而稍變者也。一讀而為如。謂文王愛民無已。未傷如傷。望道心切。見如未見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注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疏注。泄狎至侯也。O正義曰。方言云。媟。狎也。說文女部云。媟。嬻也。荀子榮辱篇云。橋泄者。人之殃也。注云。泄與媟同。泄本發洩之洩。通於媟。故以狎釋之也。邇近。爾雅釋詁文。說文辵部云。遺。亡也。心部云。忘。不識也。詩邶風綠衣。曷維其亡。箋云。亡之言忘也。是忘即遺亡也。武王以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脩文王緒業。說苑載其問太公。賈子新書載其問王子旦。問鬻子。管子載其問癸度。觀兵孟津。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此皆不泄邇之事也。是邇謂朝臣也。故誓告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大傳言牧野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稷。奠于牧室。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史記言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封先聖王之後。封功臣謀士。此皆不忘遠之事也。是遠謂諸侯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注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不合。己行有不合也。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疏周公至待旦。O正義曰。細審此章之指。云兼三王。明三王不相沿襲可知也。云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則所以通變神化可知也。禹承堯舜之後。天下乂安。則易生驕佚。故惡旨酒好善言。以通其變。夏之末。必各執偏意。而用人拘以資格。故湯執中立賢無方以通其變。商紂之初。民傷已極。而天眷未更。故文王但愛民以韓敬之。守臣節以帥天下諸侯。則所以通其變於湯之放桀也。武王時。紂益無道。故不泄邇不忘遠。修己以安天下。則所以通其變於文王之服事也。凡三王之事。皆各有合。至周公相成王。成文

武之德。其時又異於禹湯文王之時。則所以合不合者。非思莫得也。三王四事。先王之法也。有不合則思所爲以通變也。堯舜以通變神化治天下。爲萬世法。孟子歷述禹湯文王周公以明之。皆法堯舜之變通神化者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言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伏生大傳。則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據此。則孟子所言三王謂天地人三統。四事。謂四時之事。是則帝王出政。必參乎三才。合乎四時。按參三才合四時。亦損益通變之義。○注。已行有不合也。○正義日。阮氏元校勘記云。已行有不合。世岳本廖本孔本攷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世作者。韓本作也。韓本是也。○注。仰而思之參諸天也。○正義日。易繫辭傳云。仰則觀象於天。詩大雅雲漢云。瞻仰昊天。列子黃帝篇云。中道仰天而歎。故以仰爲參諸天。按自下望上爲仰。自後觀前亦爲仰。此仰思。蓋即謂仰舉三王之事而思其合也。

章指。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注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疏王者至秋作。○正義日。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王迹拾遺序云。孟子日。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東遷以後。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然當春秋初年。齊晉猶未盛也。鄭伯虢公爲王左右卿士。鄭據虎牢之險。虢有桃林之塞。左提右挈。儼然三輔雄封。其時諸侯猶得假王號令以征伐與國。故鄭以王師伐郳。秦借王師伐魏。二邾本附庸也。進爵而爲子。滕薛杞。本列侯也。降爵而爲子伯。列國之卿。猶請命於天子。諸侯之妾。猶不敢僭同於夫人。虎牢已兼幷於鄭。仍奪之還王朝。曲沃以支子篡宗。赫然興師而致討。衛頻逆命。子突救衛書王人。樊皮叛王。虢公奉命誅不服。庶幾得命德討罪興滅繼絕之義。然鄭以懿親而且交質矣。曲沃之伐。不惟無功。日後荀賈且爲晉所滅。甚至射王中肩。列國無爲王敵愾者。而僖王之世。命曲沃爲晉侯。貪寵賂。獎篡弒。三綱盡矣。自後王室益微。迨至晉滅虢。而襄王復以溫原賜晉。舉崤函之險固。河內之殷實。悉舉而畀諸他人。自是王朝不復能出一旅。與初年聲勢大異矣。以文武成康維持鞏固之天下。而陵夷衰微至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惠襄以後。世有兄弟之難。子頹子帶子朝。迭亂王室。數數勤諸侯之師。蓋齊家之道有闕。政本不脩。皇綱陵遲。君子閔焉。獨能遹藉先靈。稽述祖制。折服強暴。若襄王拒請隧。定王詰鞏伯。而王孫滿以片言卻強楚於近郊之外。譬之以太阿授人。而欲以朽索控斯馳之馬。嗚呼。其難哉。楊氏椿與顧棟高書云。竊嘗論春秋家之弊。在於賤霸。謂春秋專治桓文之罪。桓文時天命未改。周室已衰。陵夷至於敬王。然後王迹熄者。桓文之力也。故孔子仁管仲而正齊桓。孟子生戰國。王者之不作已久。生民之憔悴已甚。齊宣有其地有其民。而不行王政。僅僅以桓文爲問。故孟子斥之爲不足道耳。要之桓文正未可輕貶者也。孟子日。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蓋自隱五年王師伐翼代曲沃。至莊六年救衛。未嘗無征伐之事。而是非倒置。喜怒失當。故號令不行。每戰輒敗。莊十四年。諸侯伐宋。齊桓請師於周。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自

是大盟會大征伐。必皆請王人主之。諸侯亦遂無敢抗者。定四年。劉子會召陵而後。成桓公之會侵鄭。單平公之會黃池。皆不復見於經。蓋霸者之事。即王者之迹。霸者亡而王迹熄矣。顧氏鎮虞東學詩迹熄詩亡說云。孟子歷敘羣聖之事。而以孔子作春秋繼之。迹熄詩亡。著明所以作春秋之義。蓋自鄭康成曰不能復雅之云。而范甯序穀梁。遂謂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然考趙岐注孟子。則曰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是漢儒原立兩義。後世鄭學盛行。遂遺趙說。李廷仲棄而存之。古義略具。是竊以為所欲究者。王迹耳。王者之迹。何預於詩。春秋之作。何預於迹。此義不明。則不得黍離降風。支辭莫據。即廷仲諸說。亦可存而不論。蓋王者之政。莫大於巡守述職。巡守則天子采風。述職則諸侯貢俗。太史陳之以考其得失。而慶讓行焉。所謂迹也。夷厲以來。雖經板蕩。而甫田京狩。鳥芾來同。撻伐震於徐方。疆理及乎南海。中興之迹。爛然著明。二雅之篇可考焉。洎乎東遷。而天子不省方。諸侯不入覲。慶讓不行。而陳詩之典廢。所謂迹熄而詩亡也。孔子傷之。不得已而託春秋以彰袞鉞。所以存王迹于筆削之文。而非進春秋於風雅之後。詩者。風雅頌之總名。無容舉彼遺此。若疑國風多錄東周。魯頌亦當僖世。則愚謂詩之存亡。繫於王迹之熄與不熄。不繫於本書之有與無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注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不用雅亡風降之說。獨為正大。而向來罕述之者。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注】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公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疏】晉之至之矣。○正義曰。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春秋書弒君。誅亂賊也。等而趙盾崔杼之事。時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此以變為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春秋亦曰趙盾弒其君。齊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春秋亦曰崔杼弒其君。此以因為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明。人道斯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左氏傳春秋而獲存晉乘楚檮杌。孟子論春秋而幸及當時。則書久則亡焉。懼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惡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賴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莒之弒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鮑與庚輿必不書人書偃。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可少哉。按昭公十二年公羊傳引孔子之言云。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某有罪焉爾。此與孟子所述略同。其云有罪者。謂若如其罪

之言。何休注云。其貶絕譏刺之辭有所失者。是某之罪與。趙氏注。罪我。爲詩人見彈貶者。義同公羊氏。以此當其義。則義指貶刺撥亂可知。孟子述孔子之言。特指出義字。義者宜也。舜之所察。周公之所思。皆此義。利者義之和。變而通之以盡利。察於民之故。乃能變通。即舜之察於人倫也。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百致而一慮。精義入神以致用。即周公之思兼三王也。舜察之。故由仁義行而不行仁義。周公思之。故知其有不合而兼三王。孔子當迹熄詩亡之後。作春秋以撥亂反正。亦由察之思之而知其義也。舜以王。周公以相。所變通在行在位。孔子不得位。所變通在言。亦變通趨時之妙也。○注。此三至諱辭爾。○正義曰。杜預春秋序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孔氏正義云。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脩之前。舊有春秋之目。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按墨子書稱吾見百國春秋。又云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則孔氏以爲同名春秋。似矣。乃孟子於晉楚明舉乘檮杌兩名。故趙氏以爲三大國史記之名。異孔氏春秋。正義又云。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是也。乘是兵車之名。管子書亦有乘馬臣乘馬乘馬數問乘馬等篇。本以一乘四馬。廣及陰陽地里農耕國筴之事。晉史之名乘。或亦同之。與于此。讀作于此也。文公十八年左傳云。顓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賈逵注云。檮杌。凶頑無儔匹之貌。是檮杌爲嚚凶之類。史記以檮杌名。亦譬鼎象物。使民知神姦之例。故云興於記惡之戒。說文木部作檮柮。一云斷木也。引春秋傳國語周語云。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注云。檮杌。鯀也。服虔引神異經云。檮杌狀似虎。毫長二尺。人面虎足豬牙。尾長丈八尺。能鬭不退。音義云。乘。丁音剩。云晉名春秋爲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檮杌。惡獸名也。楚謂春秋爲檮杌者。在記惡而興善也。惡獸。本服虔假獸之惡人之惡爲戒。其義亦同。惟檮杌皆從木。則爲斷木之定名。說文頁部云。頑。梱頭也。木部云。梱。梡木未析也。梡。梱木薪也。析。破木也。按薪有析者有不析。其未析者名梡。即名梱。縱破爲析。橫斷爲檮杌。斷而未析其頭。則名頑。是檮杌即頑之名。因其頑。假斷木之名以名之爲檮杌。亦戒惡之意也。孔氏春秋正義云。年有四時。不可徧舉四字以爲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爲所記之名。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四時之內。一切萬物生植孕育。盡在其中。春秋之書。無物不包。無物不記。賈逵云。取法陰陽之中。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賀道養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趙氏言二始舉四時。二始即春爲陽始。秋爲陰始。舉謂包舉。即舉春秋以包冬夏也。記萬事之名。即所謂無物不記也。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趙氏名記萬事之名以爲素王。亦本此爲說也。素王詳見滕文公篇。呂氏春秋知士篇云。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高誘注云。竊。私也。故以竊取爲私作。何休

以孔子稱有罪爲聖人德盛而謙。故自名。論語述而篇言竊比於我老彭。亦自謙之辭。此云某竊取之。既自名。又稱竊。故云亦聖人之謙辭也。章指。言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疏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正義曰。毛詩序云。發言爲詩。又云。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宣公十五年公羊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云。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致政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注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元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疏注澤者至而斬。○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澤。光潤也。毛詩小雅節南山國既卒斬傳云。斬。斷也。趙氏以君子爲大德。小人爲大凶。其善惡之氣。流于後世。猶水之潤澤。近時通解以君子爲聖賢在位者。小人爲聖賢不在位者。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注予我也。我未得爲孔子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也。疏注予我至人也。○正義曰。予我淑善。皆爾雅釋詁文。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言予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疏跌以陷汙。○正義曰。方言云。跌。蹷也。漢書鼂錯傳云。跌而不振。注云。跌。足失據也。又揚雄傳解嘲云。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注云。跌。足失厝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注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疏注三者至惡也。○正義曰。趙氏以出解無取無與無死。以入解取與死。一事可出可入。謂取可無取亦可。是事之兩可者也。既可取可與可死。故取與死亦非惡。但既可以無取。可以無與。可以無死。故取與死則傷廉惠勇之名。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則傷廉之名。此廉士所知也。亦人所共知也。若可以與可以無與。則忠厚長者。豈不以必與爲惠乎。若可以死可以無死。則忠臣烈士。豈不以必死爲勇乎。而不知其傷惠傷勇。正與傷廉者同。傷廉不得名爲廉也。傷惠傷勇。不得名爲惠名爲勇也。說苑權謀篇引揚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趙氏之義本此。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金仁山謂此必戰國之世。豪俠之習盛。多輕施結客。若四豪之類。刺客輕生。若荊聶之類。故孟子爲當時發耳。章指。言廉勇惠。人之高行也。喪此三名。則士病

諸。故設斯科以進能者也。疏云。列士病諸。○正義曰。韓本攷文古本作列。孔本作則。列是也。周髀算經
云。此列士之選智。說苑臣術篇云。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劉向有列士
傳二卷。見隋書經籍志。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注羿。有窮后羿。逢蒙。羿
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疏注。羿有至殺之。○正義曰。襄公四年左傳魏莊子云。夏
訓有之日。有窮后羿。注云。有窮國名。后。君也。羿。
有窮君之號。孔氏正義云。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爲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古司射之
官多名羿。故趙氏明此羿爲有窮后羿。非他司射者也。引春秋傳。即襄公四年左傳。傳云將歸自田。
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楚辭離騷云。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
貪夫厥家。注云。浞。寒浞。羿相也。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田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
使爲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是左
傳所云家衆即逢蒙。左傳不詳言其姓名。孔氏正義云。家衆。謂羿之家衆人反羿而從浞。爲浞殺羿
也。史記龜筴傳云。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集解云。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歆
七略有蠭門射法。荀子王霸篇云。羿蠭門者。善服射者也。注云。蠭門即逢蒙。學射於羿。呂氏春
秋具備篇云。今有羿蠭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高誘注云。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
善射。百發百中。蠭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淮南子原道訓云。重之羿逢蒙子之巧。高誘注云。
羿。古諸侯有窮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發百中。蓋蒙門一音之轉。蒙即門。裴駰引此作
逢蒙門子。衍一門字也。列子湯問篇云。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
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
人而已。乃謀殺飛衛。呂氏春秋聽言篇云。蠭門始習於甘蠅。與孟子所述事近而異。

亦羿有罪焉。注罪羿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孟子曰。是
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
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注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瘧疾。疏注。孺子至瘧疾。○正義曰。孺子爲
鄭人所使。故知是鄭大夫。庾公爲衛人所使。故知爲衛大夫。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衛公出奔齊。孫
氏追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
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
貫臂。注云。子魚。庾公差。孔氏正義云。孟子云云。其姓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

之身。有此二行。孟子辨士之說。或嘗假爲之辭。此傳應是實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事。左傳是孫林父追衛獻公事。非鄭侵衛而衛使追也。且是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非庾公差學射於尹公佗。其中或射或不射。即此事。而不甚合。大抵春秋戰國間。古說有難盡解者。其記事不同多類此。按此知孟子未見左傳。則左傳固晚出之書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孺子今日我疾作注。何必知是瘧疾。殆以言今則有昨。言作則有止。疾之以日作止者。瘧是也。然疾儘有偶然一作。與年月一作。多日不作而作者。安必其爲瘧乎。按書金縢王有疾弗豫。史乃祝册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某氏傳云。虐。暴也。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厲。作也。虐古瘧省。月令民多瘧疾。月令在孟秋。注云。瘧疾寒熱所爲者。今月令瘧疾爲厲疫。蓋瘧疾寒熱暴至。故名瘧。諸凡暴至之疾。均可謂之虐。昭公十九年左傳。許悼公瘧。此瘧亦是暴至之疾。與武王之遘虐疾正同。孺子若素有恆疾。則知其期。不當使來侵鄭。突然疾作。知是暴疾。故以虐疾明之耳。瘧即虐也。

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注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疏注。僕御也。○正義曰。毛詩小雅出車召彼僕夫傳云。僕夫。御夫也。文選思元賦云。僕夫儼其正策兮。舊注云。僕夫。謂御車人也。

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注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也。疏注。知我是其道本所出。○正義曰。莊子庚桑楚云。出無本。郭象注云。欻然自生爲無本。釋文云。出。生也。本。始也。董子對策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原即本也。凡授受相承。皆有其始。故斯學於他。他學於孺子。爲其所出之本始也。

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注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疏注。禮射至反兮。○正義曰。毛詩齊風猗嗟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傳云。四矢。乘矢。箋云。

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發乘矢而後反。反是還歸。庾斯發四矢而還歸於衞。不從孺子。故趙氏以去解之。云禮射四發而去。謂既去矢鏃。乃以禮射四發其矢而歸去。引詩以證四發爲禮射。至詩之反謂反覆其正鵠之故處。與反去不同。趙氏引之。非以詩之反即庾公之發四矢而反也。儀禮大射儀云。司馬師坐乘之。注云。乘四四數之。聘禮云。乘皮設。注云。物四曰乘。禮記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注云。乘壺。四壺也。方言云。四雁曰乘。凡四皆爲乘。是乘爲四也。章指。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善凶獲患。是故子濯濟難。夷羿以殘。可以鑒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注】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汙巾帽而蒙其頭也。面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掩鼻懼聞其臭。【疏】注。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正義曰。管子小稱篇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西施見管子。故趙氏以爲古之好女也。周氏柄中辨正云。西子即西施。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管仲在越與前二百餘年。而其書已云西施。豈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爲名邪。按傳元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人好事者所加。其稱加西施。或是後人附益。然莊子寓與西施。司馬彪注云。夏姬。夫越女名西施。夏姬亦稱西施。則又似古有此美人。而後世相習。借以相美。如善射者皆稱羿之類。○注蒙不至其臭。○正義曰。賈誼新書勸學篇云。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淮南子脩務訓云。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此本孟子而衍之。高誘注云。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也。趙氏言汙巾帽蒙其頭。亦本淮南爲說。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注云。蒙。冒也。說文曰部云。冒。蒙而前也。考工記韗人凡冒鼓。注云。冒。蒙鼓以革。劉熙釋名釋首飾云。帽。冒也。漢書雋不疑傳。著黃冒。注云。冒所以覆冒其首。是蒙爲冒。而冒即帽。故以巾帽釋蒙字也。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注】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淨潔。可以侍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爲善也。【疏】注。惡人醜類者也。○正義曰。書洪範六極。五曰惡。鄭氏注云。惡。貌不恭之罰。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莊子德充符云。衞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郭象注云。惡。醜也。釋文引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呂氏春秋去尤篇云。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高誘注云。惡。醜也。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鬷蔑惡。又云。昔賈大夫惡。皆指貌醜。此惡人對上西子。知爲醜類者也。章指。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脩飾。

惟義爲常也。【疏】注明當脩飾。○正義曰。鹽鐵論殊路章云。蒙以不潔。鄙人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注】言天下萬物之情性。常順其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失其利矣。若以杞柳爲桮棬。非杞柳之性也。【疏】注。言天至之性也。○正義曰。曲阜孔氏所刻趙氏注如此。其義明白可見。故即苟求其故之故。推步者求其故。則日至可知。言性者順其故。則智不鑿。易文言傳云。利者義之和也。荀子臣道篇云。從命而利君謂之順。脩身篇云。以善和人者謂之順。詩鄭風知子之順之箋云。順謂與己和順。利之義爲順。故虞翻易注謂巽爲利。是利爲順其故也。賈子道術篇云。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爲戾。仁爲性。反其仁則乖戾。故失其利也。湛園靜語云。莊周有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觀語氣自指汎言性者。與人之爲言彼所謂道語同。至以利爲本。然後斷以己意。因是時俗尙智計。多用穿鑿。故原有訓智者。淮南原道訓。不設智故。謂不用機智穿鑿之意。正與全文言智相合。是以孟子言天下言性。不過智計耳。顧智亦何害。但當以通利不穿鑿爲主。夫所惡於智。爲穿鑿也。如不穿鑿。則行水治秝。智亦大矣。按孟子此章。自明其道性善之指。與前異於禽獸相發明也。易雜卦傳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故謂已往之事。當時言性者。多據往事爲說。如云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及荀子性惡篇所云。曾騫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秦人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皆所謂故也。孟子獨於故中指出利字。利即周易元亨利貞之利。繫辭傳云。變而通之以盡利。彖傳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利以能變化。言於故事之中。審其能變化。則知其性之善。利者義之和。禮記表記云。道者義也。注云。謂斷以事宜。春秋繁露仁義法云。義者謂宜在我者。其性能知事宜之在我。故能變通。上古之民。始不知有父。惟知有母。與禽獸同。伏羲教以嫁娶。定人道。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夫婦父子。始食鳥獸蠃蛖之肉。飢則食。飽棄餘。神農教之稼穡。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火化粒食。是爲利也。於故之中。知其利。則人性之善可知矣。繫辭傳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云。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又云。又明於憂患與故。通者。通其故之利也。察者。察其故之利也。明者。明其故之利也。故者事也。傳云。通變之謂事。非利不足以言故。非通變不足以言事。諸言性者。據故事而不通其故之利。不察其故之利。不明其故之利。所以言性惡。言性善惡混。或又分氣質之性義理之性。皆不識故以利爲本者也。孟子私淑孔子。述伏羲神農文王周公之道。以故之利而直指性爲善。於此括全易之義。而以六字盡之。云故者以利爲本。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利不利之間。利不利即義不義。義不義即宜不宜。能知宜不宜。則智也。不能知宜不宜。則不智也。智。人也。不智。禽獸也。幾希之間。一利而已矣。即一義而已矣。即一智而已矣。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

也。注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疏注。惡人至養之。○正義曰。說文金部云。鑿。穿木也。成公十三年公羊傳云。公鑿行也。注云。鑿。猶更造之意。故趙氏以穿鑿鑿。又以改鑿之。改即更造也。趙氏以養物言。言當順其情性以養之。不可戾其情性以養之。按此智即人性之利也。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移謂變通也。禽獸無知。直不能移其性之不善。所以與人異。則人無論賢愚。皆能知即皆能轉移。愚者可以轉而善。智者可以轉而爲不善。此習所以相遠。智者何以轉而爲不善。爲其鑿也。惟其因智而鑿。故惡其智。蓋伏羲以前。人苦於不知。則惡其愚。黃帝堯舜以後。人不苦於不知。正苦於知而鑿其知。則聖人轉惡其智。故無爲而治。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鑿有二義。其一爲空。荀子哀公篇云。五鑿爲正是也。其一爲細。楚辭離騷云。精瓊靡以爲粻。注云。精。鑿也。凡物精之則細小是也。鑿其內則空。鑿其外則細。空虛細小。皆非大智。下言行所無事則智大。此孟子自明鑿字之意。行所無事。由仁義行也。然則行仁義則爲鑿。夫知其爲仁義。是巳智矣。乃假仁以濟其不仁。假義以濟其不義。用忠孝廉直以名。以行其巧詐雜奇之術。是鑿也。是智小也。知其爲仁爲義。是巳智矣。乃無所依據。憑巳之空見以爲仁。憑巳之空見以爲義。極精微奧妙之論。而不本讀書好古之實。是鑿也。是智小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注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疏注。禹之至之處。○正義曰。趙氏謂水性就下。宜行地中。故決江疏河。使由地中行。空虛謂地中也。水行地上。則失水之性。而水不能安于無事矣。胡氏渭禹貢錐指云。賈讓曰。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此鑿山之事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此穿地之事也。儒者蔽於一己之意見。凡耳目所不曾及。皆以爲妄。過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之言。謂禹絕無所穿鑿。殊不知堯之水災。非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尋常之行水。審知所云。則後世築堤置埽開渠濬水之人。皆得與禹功並垂天壤矣。鯀何以績用弗成。禹何以配天無極哉。按禹鑿山穿地。不能無事。正所以使水行所無事。若禹祗憑空論。無有實事。則水轉不能無事矣。聖人明庶物察人倫。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憂勤極矣。乃所以使民行所無事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云。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故陰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爲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使之備次陳守閉塞也。陰陽終始篇云。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虛。太陽乃得北就其類。而與水起寒。此謂寒水之性。宜居空虛無事。趙氏之言本此。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注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作事循理。若禹行水於無事之處。則爲大智也。疏如智至亦大矣。○正義曰。孟子以禹之行水。明大智者之行所無事。行所無事。即舜之無

爲而治也。禮記中庸云。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舜之大智。即舜之無爲。而舜之無爲。本於好問察言。執兩用中。好問察言執兩用中。則由仁義行。所以無爲而治。孟子恐人以行所無事爲老氏之清淨無爲。故以禹之行水例之。行水必決河疏江。鑿山穿地。而乃能使水行所無事。無爲而治。必好問察言。執兩用中。而乃能使民由仁義行。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率乎性則行所無事。自以爲智而用其智。則非率性。而天下亦不能行所無事。此智之大小所由分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注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歲日至之日。可坐知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疏天之至致也。○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云。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素問云。黃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也。曰。憑乎。曰。大氣舉之也。蓋地居中。天周其外。而地之去天。楚辭天問雖云圜則九重。而其里度實不可知。其高之無窮也。所可測者。日月星辰而已。星者。二十八宿也。辰者。十二次也。分天爲十二次。依於星象。天本無度。以星辰爲度。辰星本無度。以日行爲度。故測天者先測星辰。測星辰者先求日至。東方之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爲蒼龍。南方之宿。東井鬼柳七星張翼軫爲朱鳥。西方之宿。奎婁胃昴畢觜參爲白虎。北方之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爲元武。蔡邕月令章句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每次三十度。三十二分之十四。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雨水居之。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驚蟄春分居之。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立秋處暑居之。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立冬小雪居之。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元枵之次。小寒大寒居之。此十二次即爲十二辰。天每日左旋一周。日每日右行一度。天行赤道。日行黃道。黃道斜交於赤道。其交處爲春秋分。自春分交赤道之北。至夏至而極北。距赤道最遠。轉而南行。至秋分交赤道之南。至冬至而極南。距赤道最遠。又轉而北行。至春分復交於赤道。其道斜絡於二十八宿之間。故日之出入南北。皆以星辰爲識。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是也。日每歲環行於十二辰二十八宿之間。則此黃道之絡於星辰者。爲日躔之軌迹。即所謂故也。求其故。求日所行於星辰之度也。日所行之度即其故。而可知其所在。則兩分兩至定矣。日之行極於兩至。故以日至言之。張氏爾岐蒿菴閒話云。曆法每十九年爲一章。第一章之初年月日

時。俱會於甲子朔旦冬至。是爲蔀元。以後章首冬至必在朔旦。而非甲子日時。四章七十六年爲一蔀。朔旦冬至在夜半子。與第一章同。而日月非甲子。二十蔀爲一紀。凡一千五百二十年。冬至朔一日乃甲子日甲子時。而非甲子歲首。三紀共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日。而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如初矣。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正求此一元之初。年月日時俱會甲子朔旦冬至者也。梅氏文鼎秝學疑問云。造法者必有起算之端。是謂律元。然律元之法有二。其一寔溯初古。爲七曜齊元之元。自漢太初至金重修大明術各所用之積年是也。其一爲截算之元。自元授時不用積年日法。直以至元辛巳爲元。而今西法亦以崇禎戊辰爲元是也。二者不同。然以是爲起算之端。一而已矣。夫所謂七曜齊元者。謂上古之時。歲月日時皆會甲子。而又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取以爲造法之根數也。使其果然。雖萬世遵用可矣。乃今二十一史中所載諸家律元。無一同者。是其積年之久近。皆非有所受之於前。直以巧算取之而已。然謂其一無所據。而出於胸臆。則又非也。當其立法之初。亦皆有所驗於近事。然後本其時之所實測。以旁證於書傳之所傳。約其合者。既有數端。遂援之以立術。於是溯而上之。至於數千萬年之遠。庶幾各率可以齊同。積年之法所由立也。然既欲其上合律元。又欲其不違近測。時零分秒之數。必不能齊。勢不能不稍爲整頓。以求巧合。其始也據近測以求積年。其既也且將因積年而改近測矣。又安得以爲定法乎。授時術知其然。故一以實測爲憑。而不用積年虛率。上考下求。即以至元十八年辛巳歲前天正冬至爲元。其見卓矣。孟子千歲日至。趙注只云日至可知其日。疏則直云千歲以後之日至。可坐而定。初不言立元。方氏觀承五禮通考云。孟子此章極精。並無律元之說。立元至太初術始有之。孟子當時豈知後世將有太初之術而預言之。夫律豈無元。然隨代可立。不必追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耳。孟子所謂日至者。亦兼二至在內。非專指冬至也。周禮土圭反專重夏至。堯典觀象。亦兼永短二至。其專以冬至爲元者。亦始自太初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司馬遷作史。必欲追至黃帝。而穿鑿附會不少矣。按孟子以求之行所無事。比例率性者之行所無事。仍恐其不明也。故又例之以求日至。夫天之行亦道。日之行黃道。其所躔於星辰而爲分爲至。不容小智之鑿者也。談性者可以鑿空。求日至者斷不容鑿空。故孟子舉一必不容鑿空之日至以例言性。所以明性之不容鑿空也。何也。凡治秝者。極精微巧妙。必與實測相孚。稍一鑿空。便與天行不合。所以學問之事。至於測天。斷不容以小智妄說也。天之行如此。吾測之。吾求其故也。其至可致也。人之性如此。吾察之。吾求其故也。其利可知也。引喻之義。全在求其故。言性者雖以故爲說。實未嘗求其故。故不知以利爲本。言天者雖以故爲說。實未嘗求其故。故千歲之日至。不能坐而致。禮記禮器云。物產之致也精微。注云。致。致密也。樂記云。致樂以治心。注云。致。猶深審也。然則可坐而致。即可坐而密。亦即可坐而深審。凡治秝必求其密。密必由於深審。所以必深審而密者。則以天行不測。以變爲常。至於千歲。則不能不通其變。蓋不能辭其故而不能拘守其故。所以必求其故。求其故。即實測而深審之。斯其術乃可坐而知其密也。梅氏文鼎秝學疑問云。治秝者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爲合以驗天。若預爲一定之法。而不隨時修改以求無弊。是爲合以驗天乎。吾嘗徵之天道矣。日有朝有暮。有中有昃。有夜有晨。此歷一日而可知者也。

月有朔有生明。有弦有望。有生魄有下弦有晦。此歷一月而可知者也。時有春夏秋冬。晝夜有永短。中星有推移。此歷一歲而可知者也。乃若熒惑之周天。則歷二年。歲星則十二年。土星則二十九年。夫至於十二年二十九年而一周。已不若前數之易見矣。又其每周之間。必有過不及之餘分。所差甚微。非歷多周。豈能灼見。乃若歲差之行。六七十年始差一度。歷二萬五千餘年而始得一周。雖有期頤上壽。所見之差。不過一二度。亦安從辨之。迨其歷年既久。差數愈多。然後共見。而差法立焉。此非前人之智不若後人也。前人不能預見後來之差數。而後人則能盡考前代之度分。故愈久而愈明。法愈修而愈密。勢則然耳。問者曰。若是。則聖人之智有所窮歟。曰。使聖人爲一定之法則窮矣。惟聖人深知天載之無窮。而不爲一定之法。必使隨時修改以求合天。是則合天下萬世之聰明以爲其耳目。聖人之所以不窮也。按自黃帝迎日推策。致定日星。少皡立司分司至之官。顓頊制孫。由來尙矣。而堯典則紀嵎夷南交西朔方之宅。舜又有璇璣玉衡之在。周禮地官。用土圭之法。以測日景之長短。歷代皆用實測。未有鑿空以言者也。誠以寒暑晝夜有常。而其差則隨時而變。非卽其故而時時求測之。不易合也。人雖之舍。亦知寒暑晝夜之有常也。至其智之隨時而變。亦知天行之有歲差也。非卽其故而時時察之。不易言也。歲而無差。則故不必求。日至不千歲。則差不著見。孟子言日至而曰千歲。千歲二字。卽括歲差而言。舍故則日至不可知。泥其故而不能隨時以實測求之。則千歲之日至不可致。此孟子言秝之精。卽孟子言遲之精也。江氏永冬至權度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術家皆求冬至。且求千歲以上冬至證之。史傳或離或合。其故難言。元史有六術冬至。閒載魯獻公戊寅至元庚辰四十九事紀。大衍宣明紀元統天。重修大明授時時刻之異同。勿菴梅氏因之。作春秋以來冬至考。刪去獻公一事。各以其術。本法詳術。算術雖明。而未有折衷。永因梅氏所考定者。用實法推算。有不合者。斷其爲術誤史誤。俟知數者考焉。一論平歲實。太陽本天有平行。盡賁道一周爲平歲實。與月五星周平朔策合率同故。別有本輪均輪最高最卑之行。以視行有加減平行。二十四氣時刻多少。歲歲不同。而古今冬至。不能以一率齊之。是爲活泛之歲實。猶之月有實會。逐月不同。五星有實合。每周不同也。授時大統以前。太陽高卑之理未明。雖知一歲之行有盈縮。不悟盈縮之中爲平歲實。但求歲實於活泛之冬至。故一術必更一周率與歲實。然合今則辰古。合古又違今。統天術遂立距差躔差之法。暗藏消長。以求上下兩合。授時術本之。有百年長一消一之說。西法本回回。以春分相距。測定歲周。小餘五小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萬分通之。爲二四二一八七五。此爲平行之歲實小餘。而各節氣之定氣。則以均度加減定之。此不易之法也。然考往古冬至。當以平歲實爲本。算當年平冬至時刻。乃以定冬至較之。知其距最卑之遠近。或與今法有不合。則知其時本輪均輪之有半徑差。有相去之遠者。則知史傳所記非實測。所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此爲庶幾焉。倘以授時之歲實爲歲實。而以百年長一消一爲準。則非法矣。一論最卑行。太陽本輪最卑點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與月入轉五星入徵。皆有盈度理同。平冬至之改爲定冬至也。視此點之前後遠近。以加度而減時。減度而加時焉。至元辛巳間。最卑與平冬至同度。自是以前。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前。以後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後。最卑有行度故也。西法近率。

最卑歲行一分一秒十微。以遠年冬至考之。此率似微朒。大約當加二秒。上求古時定冬至。以此爲準焉。一論輪徑差。既卑既有行度矣。而太陽之體在均輪。均輪之心在本輪。本輪之心在本天。此兩輪半徑。古今又有不同。則距地遠近兩心有差。西法始定兩輪半徑。倂千萬分之。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六。而今又漸減。則古時必多於此半徑。大則加減差亦大。而以均度變時分。加減於平冬至者。視今時必稍羸焉。此差率出於恆差之外。家亦不能定者也。上考往古。又當以此消息之。

脩章指。言能脩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性命之指也。【疏】修性守故。O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脩。文選注作循。唐人書脩循二字多混淆。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注】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貴臣王驩。字子敖。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貴人也。【疏】公行子至言者。O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禮。父爲長子斬衰三年。故云公行子有子之喪。而孟子與右師及齊之諸臣皆往弔。毛氏奇齡經問云。或問公行子有子之喪。說者皆曰公行子喪親而身居子位。名曰子喪。謂有人子之喪也。然乎。曰。非也。公行子有子之喪。謂公行子喪其子。非身居子喪也。凡喪必有主。然有君爲臣主者。有父爲子主者。如小記云。父主子喪而有杖。又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是子喪父主。明有定禮。當時公行氏喪子。正身爲喪主。以受賓弔。一如檀弓所云子夏喪其子而曾子弔之。禮。凡稱有某喪。皆實指死者言之。謂其人之死喪也。若以指生者。則檀弓曾子有母之喪。子路有姊之喪。不成有人母人姊之喪乎。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公行子有子之喪。何以君命往弔。曰。儀禮喪服篇。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氏注云。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公行子當是爲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適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齒焉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爲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咸往會焉。周禮卿大夫士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即職喪之禁令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進。前也。此右師甫入門未即位時。趨迎揖之者。即所謂踰階也。與下就右師之位。皆人之進人之就。衆人皆往弔先集。而右師獨後至。書法特書右師往弔。亦似以右師主其事。孟子蓋不得已從衆也。O注。公行子齊大夫也。O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公行子之之燕注云。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趙岐注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廣韻公字注云。孟子有公行子著書。左傳。晉成公以卿之庶子爲公行大夫。其後氏焉。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注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疏是簡驩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驕恣篇云。自驕則簡士。高誘注云。簡。傲也。說苑脩文篇云。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又云。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簡則非禮。故孟子以禮言之。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注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爲簡易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疏禮朝廷至揖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孔氏正義云。位謂己之位也。於位而見前人。己所宜敬者。當離己位而鄉彼搖揖。禮以變爲敬。是以燕禮君降階爾卿大夫。鄭注云。爾。近也。揖而後移近之。明君臣皆須違位而揖也。陳祥道禮記講義云。此所言乃燕居之禮。孟子所言朝廷之禮。朝廷尙嚴。燕居尙和。言之不同。所主之禮異也。○注。反以我爲簡易也。○正義曰。趙氏以易釋簡也。閩監毛三本作異。非是。章指。言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疏阿意事貴。○正義曰。漢書劉向傳。武帝詔曰。周堪不能阿尊事貴。○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正義曰。說苑說叢篇云。水淳萬物。玉石留止。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注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必反之己也。疏注。存在也。○正義曰。趙氏以在釋存。蓋以在爲察。在心卽省察其心。下文自反皆察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注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己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爲以此事來加我。疏注。物事至加我。○正義曰。毛詩大雅蒸民有物有則傳云。物。事也。爾雅釋詁云。宜。事也。韓非子喩老篇云。事。爲也。是奚宜卽何爲也。至之義爲來。故云來加我。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注君子自謂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

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注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也。疏又何難焉。○正義曰。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注云。難相與爲仇讎。○注。妄人至知者。○正義曰。禮記儒行篇云。今衆人之命儒也妄。注云。妄之言無也。虞翻解易无妄云。妄。亡也。亡即無也。不知而作。是爲妄作。故妄作即猶禽獸之無知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簡選篇云。與惡劍無擇。高誘注云。擇。別也。又離謂篇云。其與橋言無擇。高誘注云。擇。猶異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注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疏是故至憂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忘之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鄭氏注以終身之憂爲念其親。無一朝之患爲毀不滅性。蓋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此二語嘗古有之。子思引以說人子之念親。孟子引之說君子之待橫逆。故下申言之。賈誼新書勸學篇云。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聞寬徇之智者。獨何與。然則舜僶俛而加志。我儃僈而弗省耳。此即用孟子之言而衍之。故下即言西子蒙不潔。亦用孟子語也。

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注憂之當如之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注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行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己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爲患也。疏注。故君子歸天。○正義曰。後漢書順帝紀云。令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注云。歸。猶委任也。此云歸天。委任於天也。

章指。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不足難矣。蹈仁行禮。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注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爲公卿憂民急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孟子以爲憂民之道同。用與不

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注】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亦然。不在其位。勞佚異矣。【疏】禹思至飢之也。○正義曰。音義於上章我由未免爲鄉人也云。丁云。由與猶義同。後皆放此。然則此由亦猶也。謝少宰墉謂由當讀如字。蓋已既爲司空。則天下之溺。由於已。已既爲后稷。則天下之飢由於已。讀爲猶。倘是譬況未合。此深得孟子之旨矣。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注】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閉戶而高枕也。【疏】注。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正義曰。說文糸部。纓。冠系也。劉熙釋名釋首飾云。纓。頸也。自上而下繫於頸也。急於戴冠。不及使纓攝於頭。而與冠並加於頭。是以纓爲冠。故云纓冠。趙氏此注精矣。○注。以冠纓貫頭。○廷琥曰。按劉熙釋名釋首飾云。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說文云。毋讀若冠。是冠有貫義。○注。顏子所以閉戶而高枕也。○正義曰。楚辭九辯云。堯舜皆有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韓非子守道篇云。戰如賁育。守如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戰國策魏策。張儀曰。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賈誼新書益壤篇。史記留侯世家。揚雄解嘲。皆云高枕。章指。言上賢之士。得聖一概。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疏】上賢之士得聖一概。○正義曰。揚子法言重黎篇序云。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概諸聖。○失其節則惑矣。○正義曰。易雜卦傳云。節。止也。失節謂不知止。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注】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孟子何爲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疏】注。又禮至貌也。○正義曰。荀子禮論篇云。情貌之盡也。注云。情。忠誠也。貌。恭敬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說苑脩文篇云。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荀子言禮貌屬君。則當爲尊嚴。孟子之禮貌在匡章。則當爲和親。故以爲顏色喜說之貌也。楚辭九章惜誦篇云。情與貌其不變。注云。志願爲情。顏色爲貌。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

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注情擗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是五不孝中也。疏好勇鬭很。○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說文彳部。很。胡懇切。不聽從也。懇也。犬部。狠。五還切。吠鬭聲。兩字截然不同。此鬭很字。必當如曲禮很毋求勝之很。而坊本多誤作狠。據廣韻很字下注云。俗作狠。蓋以狠代很。唐固嘗有之。然音與義悉大別。縱或俗行。不可施諸經典。荀子榮辱篇云。鬭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於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注云。蓋當時禁鬭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鬭。則以親戚徇一言而不顧之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注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也。疏注。遇得也。○正義曰。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傳云。遇者。志相得也。桓公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穀梁傳云。弗遇者。志不相得也。○注。章子至大也。○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章子之事。見於國策。姚氏春秋後語證之。所紀略同。吳禮部曰。孟子以爲子父責善而不相遇。恐卽此事。然必國策所云。何以言責善。況在威王時。頗疑與孟子不相接。答曰。章子見國策最早。當威王時。據國策。威王使章子將而拒秦。威王念其母爲父所殺。埋於馬棧之下。謂曰。全軍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章子對曰。臣非不能更葬母。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教而死。臣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軍行。有言章子以兵降秦者三。威王不信。有司請之。王曰。不欺死父。豈欺生君。章子大勝秦而返。國策所述如此。然則所云責善。蓋必勸其父以弗爲已甚。而父不聽。遂不得近。此自是人倫大變。章子之黜妻屏子非過也。然而孟子以爲賊恩則何也。蓋章子自勝秦以前。所以處此事者。本不可以言遇。然其勝秦而還。則王必葬其母矣。而章子之黜妻屏子。終身如故。是在章子亦以恫母之至。不僅以一奉君命得葬了事。未嘗非孝。而不知是則似於揚父生前之過。自君子言之。以爲非中庸矣。故孟子亦未嘗竟許之。而究之矜其遇。諒其心。蓋章子自是至性孤行之士。晚近所不可得。雖所行未必盡合。而直不失爲孝子。但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威王未嘗與秦交兵。齊秦之鬭。在宣王時。而伐燕之役。將兵者正是章子。則恐其誤繫於威王策中者。卽不然。亦是威王末年。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

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注】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爲妻子所養也。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注】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出妻子之意。以爲人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是章子之行已矣。何爲不可與言。【疏】注章子至之意。○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設。施陳也。弓部云。張施弓弦也。是設即張也。張則有彊義。昭公十四年左傳云。臣欲張公室也。國策西周策云。破秦以張韓魏。注皆以張爲彊是也。以此意張設於心。彊而莫改。故爲執持此意也。○注是章至與言。○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宋本古本有之。今並闕。章指。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己。衆曰不孝。其實則否。是以孟子禮貌之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注】盍。何不也。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疏】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愚按嘉祥縣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因南武山之城。遂附會爲曾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云。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鄪。是曾子所居即費縣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云南武城者。因清河有東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據漢人之稱耳。武城漢志作南成。後漢志作南城。至晉始爲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屬兗州府。又云。漢志越王句踐嘗治瑯琊。起館臺。攷春秋時瑯琊。爲今山東沂州府。魯費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武城在縣西南九十里。哀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境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又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觀此。是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塋壤。越滅吳而有其地。且徙治瑯琊。則與武城密邇。閻氏潛邱謂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是也。或云越寇季氏。非寇魯。此並無所據。左傳哀二十一年。越人始來。二十三年。叔青如越。越諸鞅來報聘。二十四年。公如越。二十五年。公至自越。二十六年。叔孫舒帥師會越人納衛侯。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聘。是年八月。公如越。越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以此觀之。越自滅吳後。與魯脩好。未嘗加兵。而哀公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武城近費。季氏之私邑在焉。說者因謂越寇季氏。非寇魯。亦臆度之言耳。趙氏佑溫故錄云。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言武城。而上獨別之以南。明是兩地。曾子居武城。自即今費縣之武城。爲子游子羽邑。而索隱直言

說爲曾子本邑者。若其本邑也。則家室在焉。邱墓在焉。即云爲師。亦黨庠里塾之儒。所謂鄉先生是矣。一旦寇難之來。方將效死從無出鄉。相守望扶持之義。而徒以舍去鳴高。豈賢人措。嘉祥今於曲阜爲西南。與鉅野縣皆古大野地。曾子祠墓存焉。質諸傳記。或離或合。要於魯有兩武城。武城地險多事。故見經屢。南武城沒不見經。而曾子自爲南武城人。非武城人。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注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室之壞者。我將來反。疏注。寓寄至來反。○正義曰。方言云。寓。寄也。齊衞宋魯陳晉汝潁荊州江淮之間。或曰寓。孔子廣森經學卮言云。按兩寇退文複。以前十一字皆曾子爲武城人語。言無毀傷我薪木。假令寇退。則急脩我牆屋。我猶反耳。此曰字義如曰爲改歲之曰。語辭也。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注左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爲曾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疏殆於不可。○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於猶爲也。禮記郊特牲。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又曰。於其質而已矣。皆謂爲其質不爲其文也。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如此而成於孝子也。言如此而後成爲孝子也。孟子殆於不可。言殆爲不可也。於與爲同義。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注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七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疏注。沈猶行曾子弟子也。○正義曰。廣韻二十一侵。沈。直深切。漢複姓。有沈猶氏。翟氏灝攷異云。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沈猶。蓋魯之著氏也。漢書楚元王傳。景帝封其子歲爲沈猶侯。晉灼注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千乘郡高宛。地與氏古應相因。地旣讀審。氏亦未必他讀。廣韻所收。惟備博聞而已。○注。時有作亂者曰負芻。○正義曰。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春秋有曹伯負芻。史記有楚王負芻。負芻爲人名審矣。子思居於衞。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注伋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衞君赴難。疏注。伋子至赴難。○正義曰。史記孔子世

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注孟子以爲二人同道。曾子爲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小也。又爲臣。委質爲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處同然。疏注。故去留無毀。○趙佑按說文土部云。毀。缺也。廣雅釋言云。毀。虧也。去留無毀。謂曾子處師位。去留皆可於道。無所虧缺也。章指。言臣當營君。師有餘裕。二人處義非殊者也。是故孟子紀之。謂得其同。疏謂得其同。○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同。小字宋本足利本並作宜。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注儲子。齊人也。瞯。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疏王使人瞯夫子。○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王使人瞯夫子。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同。監毛二本瞯作瞷。閩本注作瞷、按音義出瞯。本作瞷。蓋此正與滕文公篇陽貨瞯孔子同。字音勘。譌爲瞷。而以古莧切之。非也。下章同。○注。儲子至容乎。○正義曰。儲子見戰國策燕策。謂齊宣王破燕者。此亦言儲子爲相。是爲齊人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瞯之言間也。間。覗也。方言云。瞯。睇也。吳揚江淮之閒曰瞯。孟子離婁篇。王使人瞯夫子注云。瞯。視也。瞯與覸同。按趙氏以視釋瞯。自非瞯字。荀子非相篇云。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相即視也。周禮大司徒。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注云。相。古視也。趙氏蓋以齊王使善相人者相孟子之形狀也。下注言堯舜之貌。與凡人同。所以異。乃仁義之道在內。即荀子相形不如相心之說也。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注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章指。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員足方。善惡如一。儲子之言。齊王之不達也。疏頭員足方。○正義曰。大戴記曾子天員篇云。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注云。人首圓足方。因繫之天地。漢書刑法志云。人肖天地之貌。注引應劭云。肖。類也。頭員象天。足方象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盧氏說。本孝經援神契。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注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疏注。良人至名也。○正義曰。儀禮士昏禮云。媵御良席在東。注云。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見良人之所之。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良。長也。齊語云。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是良與長同義。婦稱夫曰良人。義亦同也。又云。郞之言良也。少儀負良綏。鄭注云。良綏。君綏也。良與郞聲之侈弇耳。猶古者婦稱夫曰良。而今謂之郞也。當時富貴之人。皆有姓名。其夫必悉言之。經傳括其辭云則盡富貴。故趙氏明之。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注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疏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祭義記燔燎羶薌。見以蕭光。又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注。見及見間。皆當爲覸字之誤也。燔燎羶香。覸以蕭光。取牲祭脂也。覸以俠甒。謂雜之兩甒醴酒也。正義曰。覸謂雜也。據意皆是覸雜之理。觀此可知。說文見部無覸字。覞部云。覸。很視也。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覸者。今孟子滕文公上。成覸謂齊景公曰。與離婁下瞷良人同字。然則覸即瞷之俗。說文覞。並視也。从二見。瞷从覞。故鄭訓爲雜。與說文義合。孟子將瞷良人之所之者。謂齊人妻。將雜並衆人之中。而視其夫所至也。趙氏祇訓爲視。語意未周。按鄭以覸爲雜者。讀覸爲間雜之間也。趙氏本讀自是瞷。故訓爲視。釋名釋姿容云。視是也。察其是非也。此不過察其是非。不必爲間諜也。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注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墦間。郭外冢間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疏注。施者邪施而行。○正義曰。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施。古衺字。史記賈生列傳。庚子日施兮。漢書作斜。邪斜音義同也。按施與迤通。淮南子要略訓云。接徑直施。注云。施。衺也。故趙氏以邪釋施。程氏瑤田通藝錄。溝洫疆理小記云。東郭墦間。墦之言墳也。以不墳者間之。則墦間亦猶兩者之間類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邱墦冢也。說文。冢。高墳也。墦之言般也。方言云。般。大也。山有墦冢之名。義亦同也。閻氏若璩釋地云。余每讀東郭墦間之祭者。趙注墦間。郭外冢間也。以爲此古墓祭之切證。不知何緣至東漢建寧五年。蔡邕從車駕上陵。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三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制曰。禮不墓祭。此言既與。下到今紛紛撰述。皆以墓祭爲非古。余謂孟子且勿論。請得徵之成陽靈臺碑。慶都僊歿。蓋葬於茲。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非墓祭之見於集乎。韓詩外傳。

會子曰。推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子乎。周本紀成王上祭於畢。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見於史乎。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非墓祭之見於經乎。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葬魯城北泗水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豈有非禮之祭。而敢飄上聖人之冢者哉。曹氏之升撫餘說云。何氏焯讀書記云。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墦間句。之祭者乞其餘句。不足句。又顧而之他句。上文瞯良人之所之。此卒之字。之祭者字。之他字。緊相貫注。按卒字句。之字屬下東郭。東郭之墦冢非一。不必冢間皆有祭者。則其之東郭墦間矣。再瞯之。乃之祭者乞其餘矣。趙氏言乞祭者所餘酒肉。固以之祭者乞其餘爲句。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注〕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訕毀之。〔疏〕注。妻妾至毀之。○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訕。謗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曰。訕。誹毀也。容齋二筆。謂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云云。反復數十百語。而以今若此三字結之。此諸左傳叔孫武叔使郈馬正侯犯殺郈宰云云。未以使如之三字結之。按孟子敘事。前云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必饜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複上文不嫌煩也。下云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蚤起下四十四字。上承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下接其妻歸告其妾。所瞯於目中者如此。所歸而告於妾者亦如此。用其妻告其妾六字括上四十四字。不須複述也。既告之後。乃復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若此。此字指上四十四字。已歸而告。故用此字指之。其妻歸告其妾六字句。不違曰字也。其下原有訕毀之辭。不復行之於文。而故於今若此三字下云。與其妾訕其良人。乃渾括之辭。與則盡富貴同。今若此三字。非結語也。而

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注〕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爲妻妾不知。如故驕之也。〔疏〕注。施施猶扁扁喜說之貌。○正義曰。音義云。施施。丁依字。詩曰。將其來施施。按毛詩王風邱中有麻傳云。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間。獨來見已之貌。趙氏皆不用。以爲猶扁扁者。詩小雅巷伯。緝緝翩翩。釋文云。翩字又作扁。張華鷦鷯賦云。翩翩然有以自樂也。施之義爲袤。偏之義亦爲袤。施施猶扁扁。卽猶偏偏。以轉注爲假借也。漢書敘傳云。魏其翩翩。顏師古注亦云。翩翩。自喜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注〕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由此良人爲妻妾所羞。爲所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疏〕

箋。由用也。○正義曰。毛詩王風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此由如字。故訓用。下由此見人之由。則爲猶之通借字。　章指。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猶羞。況於國人。著以爲戒。恥之甚焉。

卷九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注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篇。疏注。萬章至子也。○正義曰。齊乘云。萬章塍州南萬村有墓。齊人。孟子弟子。趙氏佑溫故錄云。萬章上卷皆以類相從。論次古帝王聖賢遺事。蓋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詩書傳記之稱述。或失其指歸。帝王聖賢之行事。徒便於依託。故恣橫議。而譌傳悠謬之談以滋。孟子獨得聖人之傳。深窺古人之心。與其徒相發明而是正之。萬子尤孟門高弟。故其辨難獨多。然則孟子識不在禹下。而萬章之功亦偉矣。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注問舜往至于田。何爲號泣也。謂耕於歷山之時。疏注。舜往至于田。○正義曰。禮記玉藻云。大夫有所往。注云。往。之也。呂氏春秋貴生篇云。必察其所以之。高誘注云。之。至也。是往卽至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往于田三句見孟子。不言是書辭。文似尚書而不稱書曰。說文日部引虞書云。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據許君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仁覆閔下則稱旻天。則日部所引虞書。乃古尚書說也。　孟子曰。怨慕也。注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注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疏父母至不怨。○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注云。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亦見大戴記。曾子大孝篇。尸子勸學篇引曾子云。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注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也。憂。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疏注。旻天至旻天。○正義曰。爾雅釋天云。秋爲旻天。劉熙釋名釋天云。秋曰旻天。旻。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禮記鄉飲酒義云。秋之爲言愁也。春秋繁露官制象天云。秋者。少陰之選也。說文心部云。憂。愁也。愁。憂也。憂愁卽閔傷。故云憂陰氣。閩監毛三本作幽陰。爾雅

釋言云。號。諄也。宣公十二年左傳。號申叔展。國語晉語。公號慶鄭。顏氏家訓風操篇云。禮以哭有言者爲號。此云號泣。則是且言且泣。故云訴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注恝。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爲言高息之相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恝恝然無憂哉。因爲萬章具陳其意。疏注。恝無愁之貌。○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說文心部無恝字。有忿字。云忽也。从心介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忿。據此知古本孟子作忿。今作恝爲俗字。忽忘於心。即是無愁。與趙氏義合。知本作忿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忿恝古今字。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注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己而悲感焉。疏我竭至何哉。○正義曰。此即代述訴天之言也。我雖竭力耕田。不過共子職而已。此外宜盡者甚多。則得罪於父母處亦甚多。不知父母之不我愛。是於何罪也。何哉。正言罪之多也。一說此申言上恝字。若恝然無愁。則以我旣竭力耕田共子職矣。尚有何罪而父母不我愛哉。孝子必不若是也。此說與經文不違。宜從趙氏。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注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妻女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饒。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敍。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疏注。帝堯至有之。○正義曰。堯舜皆稱帝。此使事舜者堯。知帝即堯也。二女事舜是妻舜。九男云事舜。自是事以爲師。周禮秋官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其饋禮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掌訝。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注云。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賈氏疏云。以委積有牛羊豕米禾芻薪之等。舍人掌給米禀。委人掌芻薪之委。是牛羊米粟。皆有官掌之。故云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饒。倉廩亦百官所致也。以周禮推之。堯時當亦然也。後云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則是爲舜所自有。故趙分別言之。言此牛羊倉廩爲百官所致者。乃初以賓禮饋舜之饒牽也。其舜得自有之者。則堯所賜也。○注。堯典至復見。○正義曰。虞書堯典云。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

女英。夫婦之道。人道之大倫。故堯欲以此觀舜。諧當正說言云。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是也。王氏鳴盛尚書後辨云。愼徽五典。與帝曰欽哉緊相承接。本係一篇。直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此伏生本。而孔安國所得眞古文與之合。安國於堯典之外。又有舜典。卽論語天之曆數。孟子稱載見瞽瞍。皆舜典文。但逸書不列學官。藏在秘府。人不得見。按趙氏言逸書有舜典之敍。亡失其文。是趙氏未見古文舜典。蓋疑九男事在所亡失之舜典中。史記五帝本紀云。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毛氏奇齡舜典補亡云。尚書有堯舜二典。出伏生壁中。謂之今文。漢司馬談作本紀時。采其文。依次抄入紀中。相傳亡舜典一篇。不知何時而亡。細檢其辭。則舜典尚存半篇在堯典後。徒以編今文者脫去書序。誤與堯典連篇。謂但有堯典而無舜典。而其在古文。則實亡舜典前截。未嘗全亡。而不曉舜典後截在堯典中。以致蕭齊建武間。吳人姚方興。得舜典二十八字於大桁頭。妄擬之釐降二女之後。愼徽五典之前。以爲舜典不亡。而不知愼徽五典以後。至放勳殂落。尚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春秋戰國間。諸書引經。凡稱堯典者。祗在愼徽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史記五帝本紀。則正載二典之全者。雖引援皆不用原文。然蹤跡可見。是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卽是堯典。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止。是舜紀。卽是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則尚有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因卽取帝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舜典之亡。雖其辭與本經不同。然大概可睹也。毛氏此說。則史記言九男。卽剌取舜典之文。正可申明趙氏注義。惠氏棟古文尚書考云。孟子趙岐注云云。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蓋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文之尚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爲堯典。不爲舜典。史記載愼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從安國問古文。其言亦未爲謬也。余嘗意舜往于田祗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惠氏略與毛氏同。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趙氏言皆堯典及逸書所載。此堯典乃舜典之誤。及字衍。傳寫之失也。此章及不告而娶章。及原原而來數語。及祗載見瞽瞍數語。皆當是舜典中語。蓋舜登庸以後事全見於堯典。登庸以前及家庭事。乃在舜典也。此注上文云逸書有舜典之敍亡失其文。則此正當作孟子所言。諸舜事皆舜典逸書所載。謂亡失文中語也。舜既讓堯。幾人乃又妄沾及字。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高誘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胄子。不在數中。趙氏於丹朱外稱八庶。不依呂覽。以丹朱在九子中。史記索隱引皇甫謐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也。此依呂覽爲說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丹朱之外尚有九庶。高誘亦以意推說耳。若據莊子堯殺長子考監明。則丹朱本以次長宜嗣。或當事舜之時長子已亡。惟有九男。丹朱仍得在數中。又未可定。謂丹朱獨見堯典者。堯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馬融注云。羲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疇言。若。順也。

釋詁。登。成也。周禮司勳。民功曰庸。若時登庸。順天時以成民。功也。史記本紀。於命羲和之下。即承云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胤子丹朱開明。此事指上羲和而言。馬氏正本此爲注。然則並非求禪。未知趙氏所本。趙氏佑溫故錄云。天下定於與子。本萬古之常經。自堯始變之。亦以得人如舜而然耳。然且至歷年多。施澤於民久而後定。若當俱求未作。天下方平。堯止應率其常。苟欲息肩。亦惟禪子。朱即不肖。擇在朝賢相以輔之可矣。萬不獲已。擇九男中之賢與之可矣。必無預設成心。急圖改計。求不知誰何之人。草之而爲次。是亂天下也。豈堯之所以爲堯哉。彼以疇咨爲求禪。不可不辨也。引晉獻公之事者。僖公二十四年左傳。介之推云。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君謂重耳。五人以事見於春秋者。重耳之外。若申生奚齊卓子是也。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注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爲不愛於父母。其爲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疏注。天下至悅之。○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呂氏春秋愼人篇云。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悅之。秀士從之。善士即秀士也。又云。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注。胥須至禪之。○正義曰。漢書敘傳上。集注引應劭云。胥。須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傳。索隱云。胥須古人通用。管子大匡云。姑少胥。其自及也。注云。胥。待也。待即須也。堯待天下悉平。謂既歷試諸艱。齊七政。類上帝。揖五瑞。作教刑四罪。而天下咸服。然後令舜攝行天子之政也。按爾雅釋詁云。胥。相也。方言云。胥。輔也。吳越曰胥。胥天下即輔相天下。易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也。史記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以利天下而授舜。即是輔相天下也。說文辵部云。遷。登也。登即升也。進也。謂進而升諸君位也。○注。順愛至往也。○正義曰。趙氏以不順於父母。即上云父母之不我愛。故以順爲愛也。論語堯曰篇云。四海困窮。廣雅釋詁云。困。窮也。歸。往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注欲。貪也。疏注。欲貪也。○正義曰。說文欠部云。欲。貪欲也。呂氏春秋大樂篇云。天使人有欲。論威篇云。人情欲生而惡死。高誘皆以貪釋欲。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注言爲人所悅。將見禪爲天子。皆不

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爲可以解己之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注】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人之情。【疏】注。艾美好也。○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程氏考古篇曰。經傳無以艾爲好之文。衢有士子陳其所見云。少當讀爲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當爲乂。艾卽衰減之義。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于孺子時也。按曲禮五十曰艾。疏謂髮蒼白色如艾也。蓋古但訓艾爲白。而白義含有二焉。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白皙言則謂之美。同取於艾之色也。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高誘注云。艾。美也。屈子九歌。竦長劍兮擁幼艾。王逸注亦以艾爲美好。晉語狐突語申生曰。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昭注以艾爲嬖臣。乃指男色之美好者。漢張衡東京賦。齊騰驤以沛艾。薛綜注以沛艾爲作姿容貌。程氏謂傳載中無以艾爲好者。豈誠然乎。說文蓺據魯頌曲禮訓爲長老。遺孟子國語國策等所用。一義不當。因以改讀孟子。翟氏說是也。然艾古通乂。亦通刈。說文云。乂。芟艸也。或从刀。是乂刈艾字同。書皋陶謨云。俊乂在官。馬鄭注並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以美好爲乂。猶以美才爲俊。卽猶以美士爲彥。乂爲芟艸。故義亦爲絕。宣公十五年左傳云。酆舒有三儁才。注云。儁。絕異也。儁卽俊。美好之爲艾。又知稱美色者爲絕色。彼以艾無美好之義者鄙矣。然亦非取於艾色之白也。○注。熱中心熱恐懼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禮樂交錯於中。注云。中。心也。故熱中爲心熱。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北方生寒。在變動爲慄。在志爲恐。宣明五氣篇云。五精所并。精氣并於腎則恐。王冰注云。心虛則腎并之爲恐。然則恐懼生於寒。不生於熱。生於心虛。不生於心熱。趙氏以不得於君。是不爲君所寵用。將被譴斥。故恐懼耳。近時通解以熱中爲躁急是也。腹中論云。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粱芳草石藥。石藥發瘨。芳草發狂。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粱。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又云。熱氣慓悍。藥氣亦然。此謂熱中之病。心不和緩。心不和緩。是爲焦急。孟子借病之熱中以形容失意于君者也。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注】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采之衣。爲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尙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在位時尙慕。故言五十也。【疏】注。若老萊至前也。○正義曰。舊疏引高士傳云。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荊蘭之衣。爲嬰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爲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爲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萊子。莫知所終。今皇甫謐高士傳無此文。馬氏驌繹史引列女傳云。老萊子孝養

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采斑斕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爲小兒啼。或弄雛烏於親側。今劉向列女傳亦無此文。○注。書曰至五十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三十在位。閩監毛三本三作五。考文古本作二。段玉裁曰。作五者非也。作三者亦未是。作二者是也。古文尚書舜生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馬融王肅姚方興本之。爲舜年百十二歲之說。今文尚書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大戴禮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皇甫氏帝王世紀皆本之。爲舜年百歲之說。王充趙岐皆從今文者也。論衡氣壽篇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趙注此章五十而慕云。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合三十二十。正是五十。乃爲五十而慕之證。今本作三十在位。何可通邪。今本論衡亦改二十在位作三十在位。使下文適百歲之語不可接。皆由不知今文古文之異也。鄭康成注古文。而用今文正古文。正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此正鄭說。三當作二。以今正古。故正義冠之以鄭元讀此經云六字。不則直曰鄭某云鄭云而已。未嘗有鄭元讀此經云之例。讀此經者。明此經之本不如是也。此所以爲王姚作三十在位。而鄭作二十也。　章指。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疏夫孝至先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孔韓本作夫。古本作大。白虎通孝道之美。百行之本也。漢書平當上言。稱孝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鄭康成論語注。孝爲百行之本。人之爲行。莫先於孝。漢書杜欽傳。欽對策白虎殿云。孝人行之所先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注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爲違禮不告而娶也。疏注。詩齊至娶也。○正義曰。引詩在南山篇第三章。傳云。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蓋詩爲文姜與魯桓公而發。時魯惠公及仲子俱歿。桓娶文姜。無父母可告。故傳以爲告廟。而箋則兼言生死以補之。舜之告則議於生者矣。近時通解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謂識如詩之所言。則告而娶宜莫如舜。詩在舜後。趙氏謂舜合信此詩之言。非其義也。　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注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懟於父母也。疏注。舜父至母也。○正義曰。父頑母嚚。尚書堯典文。史記五帝本紀云。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後焚廩揜井。亦其事也。爾雅釋言云。懟。怨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

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注】禮。娶須五禮。父母亢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也。何不告舜父母也。【疏】注。禮娶至告也。○正義曰。五禮者。蓋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也。儀禮士昏禮記納采之辭云。昏辭也。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記問名之辭云。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記納吉之辭云。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記納徵之辭云。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記請期之辭云。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對曰。某固唯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須敬。凡此皆父母亢答之辭也。史記酈生陸賈傳云。與天子抗衡。索隱引崔浩云。抗。對也。抗與亢通。亢答即對答。漢書高帝紀。沛公還軍亢父。注引鄭氏云。亢音人相抗答是也。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注】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疏】注。帝堯至不告。○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此言瞽義不可以違帝。而可以禁其子。帝力可以制瞽。而不可強舜為違父也。析義精審。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注】完。治也。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其井。以為死矣。【疏】注。完治至死矣。○正義曰。說文宀部云。完。全也。古文以為寬字。禮記祭統云。不明其義。君人不全。注云。全猶具也。蓋原有此廩屋。有破毀處。使舜登而補葺完全之。亦是治也。說文云。亩。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亩而取之。故謂之亩。从入回。象屋形中有戶牖。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呂氏春秋季春紀。發倉窌。高誘注云。方者曰倉。荀子榮辱篇云。有囷廩。注云。方曰廩。是倉廩通稱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階。梯也。如梯之有等差也。禮記喪大記云。虞人設階。注云。階所乘以升屋者。說文木部云。梯。木階也。蓋階與梯略有別。此完廩所用以升屋者。則是木階。故以梯釋之。以別乎東階西階之階也。說文手部云。捐。棄也。棄即去也。故云捐去其階。一說旋階者。訓捐為旋也。爾雅釋器云。環謂之捐。小爾雅廣言云。旋。還也。環還字通。捐為環。是即為旋也。捐階與出對言。出是入而即出。故以捐階是旋從階下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為築倉廩。予牛羊。瞽瞍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

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深入。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索隱引列女傳云。二女教舜鳥工上廩是也。正義引通史云。瞽叟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入井。瞽叟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也。按今列女傳但言舜往飛出。不言鳥工。蓋飛出卽所謂旋也。通史梁武帝撰。見隋書經籍志。或云使完廩者父母也。焚廩者瞽瞍也。只一瞽瞍。此舜所以得免。出從而揜之。此句尤明。蓋雖惑於後妻。而父子之恩。原不泯斷。到死生之際。自有以斡旋之。卽謂之慈父可也。史記集解引劉熙云。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注象。舜異母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其功也。疏注。象舜至功也。○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是象爲舜異母弟也。爾雅釋詁云。謨。謀也。釋言云。弇。蓋也。孫炎注云。蓋亦覆之意。襄公十七年左傳云。不知蓋之。服虔注云。蓋。覆蓋之。是蓋爲揜。卽爲覆也。爾雅釋詁云。都。於也。近時通解。謂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都君。趙氏謂有倉廩牛羊之奉。故謂之君。奉卽漢帝紀列侯幸得餐錢奉邑之奉。廣雅釋詁云。奉。祿也。旣食祿奉。則是尊官。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雖成都未嘗君之。故解都爲於。是時未知所處何等。故但以幸知爲君也。咸。皆也。績。功也。均爾雅釋詁文。阮氏元釋蓋云。爾雅釋言。蓋。割裂也。害曷盍未末古音皆相近。每加借旁。互相假借。若以爲正字則失之。書呂刑曰。鰥寡無蓋。蓋卽害字之借。言堯時鰥寡無害也。僞傳云。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失之矣。爾雅釋文蓋舍人本作害。孟子謨蓋都君。此兼井廩言之。蓋亦當訓爲害也。若專以謀蓋爲蓋井。而不兼焚廩。則咸我績咸字。無所著矣。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注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注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爲妻也。疏注。干楯至妻也。○正義曰。干楯戈戟。詳見梁惠王下。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通典引揚雄琴清英云。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是舜彈五弦之琴也。音義云。弤。都禮切。丁音彫。云義與弴同。趙氏讀弤爲彫。故以爲彫弓。毛詩大雅。行葦敦弓旣堅。傳云。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釋文云。敦音彫。孔氏正義云。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曰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得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敦弓。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按氐周皆訓至。說文車部云。韗。

抵也。鄭氏士喪禮注云。弴。畫也。畫彫字同。弴之爲抵。猶彫之爲弤矣。乃此時堯不當有賜舜之意。以弤爲天子之弓。於義未協。趙氏佑溫故錄云。弤或別一弓之名。舜所常用。亦如五弦之琴爲舜自作者耳。按廣韻引埤蒼云。弤。舜弓名。趙氏佑溫故錄之說。爲得之矣。廣雅釋器云。棲謂之牀。釋詁云。棲。歧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棲者。人物所棲也。即庋閣之意也。藝文類聚引尸子云。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列女傳母儀傳云。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漢書古今人表。女英作女罃。大戴禮記帝繫篇云。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匽。匽英一聲之轉也。荀子修身篇云。少而理曰治。呂氏春秋振亂篇云。欲民之治也。高誘注云。治。整也。使二嫂整理安息之處。猶云侍寢也。

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注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疏注。象見至情也。○正義曰。說文士部云。在。存也。存亡猶死生也。故以生釋在。史記五帝本紀云。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此與孟子略不同。按孟子之文。舜已出井而象乃揜蓋。是舜先已在宮。象揜畢而後來。未見舜。先已聞琴。故愕然反。愕與遻同。說文辵部云。遻。相遇驚也。漢書張良傳云。良愕然欲歐之。注云。愕。驚貌也。淮南子氾論訓云。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高誘注云。反。悔也。列子仲尼篇云。回能仁而不能反。注云。反。變也。謂悔其不當來而變易其初心也。史記以瞽瞍與象實土後。舜乃從匿空旁出。故以爲象先居舜宮鼓其琴。舜後入宮見之。若而。則象先不知舜未死。既居舜宮。必已彰其設扈之迹。則鬱陶思舜之言。何能自揜。史記非也。惟舜先從井出。潛自入宮。知象將來。故鼓琴以示之。既示其未死。且感以和。而象所以愕然而悔也。說苑建本篇云。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而起。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汝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然則舜之牀琴。非漫然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鬱。悠思也。晉宋衛魯之間謂之鬱悠。鬱。猶鬱鬱也。悠。猶悠悠也。楚辭九辨云。馮鬱鬱其何極。鄭風子衿篇云。悠悠我思。合言之則曰鬱悠。方言注云。鬱悠。猶鬱陶也。凡經傳言鬱陶者。皆當讀如皐陶之陶。鬱陶鬱悠古同聲。舊讀陶如陶冶之陶。失之矣。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云。爾雅釋詁篇。鬱陶。繇喜也。郭璞注引孟子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邢昺疏引孟子趙注云。象見舜正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慚。是其情也。又引下檀弓鄭注云。陶。陶鬱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爾。乃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孟子固已明言象喜亦喜。蓋統括上二段情事。其先言象憂亦憂。特以引起下文。非真有象憂之事也。因悉數諸書。以鬱陶爲憂思之誤。念孫按象曰鬱陶思君爾。則鬱陶乃思之意。非喜之意。言我鬱陶思君。是以來見。非喜而思見之辭也。孟子言象喜亦喜者。象見

舜而僞喜。自述其鬱陶思舜之意。故舜亦誠信而喜之。非謂鬱陶爲喜也。凡人相見而喜。必自道其相思之切。豈得即道其相思之切爲喜乎。趙注云。我鬱陶思君。故來。是趙意亦不以鬱陶爲喜。史記五帝紀述象之言。亦云我思舜正鬱陶。楚辭九辯云。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則鬱陶爲思。其義甚明。與爾雅之訓爲喜者不同。郭璞以孟子證爾雅。誤也。閻氏必欲解鬱陶爲喜。喜而思君爾甚爲不辭。既不達於經義。且以史記及各傳注爲非。傎矣。又按爾雅。悠傷。憂思也。悠憂思三字同義。故鬱悠既訓爲思。又訓爲憂。管子內業篇云。憂鬱生疾。是鬱爲憂也。說文。悠。憂也。小雅十月之交篇。悠悠我里。毛傳云。悠悠。憂也。是悠爲憂也。悠與陶古聲同。小雅鼓鐘篇。憂心且妯。衆經音義引韓詩作憂心且陶。是陶爲憂也。故廣雅釋言云。陶。憂也。合而言之。則曰鬱陶。九辯。鬱陶而思君。王逸注云。憤念蓄積。盈胸臆也。魏文帝燕歌行云。憂來思君不敢忘。又云。鬱陶。思君未敢言。皆以鬱陶爲憂。凡一字兩訓而反覆旁通者。若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臭之爲香。不可悉數。爾雅云。鬱陶。繇喜也。又云。繇。憂也。則繇字即有憂喜二義。鬱陶亦猶是也。是故喜意未暢謂之鬱陶。檀弓正義引何氏隱義云。鬱陶。懷喜未暢意是也。憂思憤盈。亦謂之鬱陶。孟子楚辭史記所云是也。暑氣蘊隆。亦謂之鬱陶。摯虞思游賦云。戚溽暑之鬱陶兮。余安能乎留斯。夏侯湛大暑賦云。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興熱是也。事雖不同。而同爲鬱積之義。故命名亦同。閻氏謂憂喜不同名。廣雅誤訓陶爲憂。亦非也。爾爲辭者。禮記檀弓。爾毋從從爾。注云。爾。語助。是也。方言云。忸怩。慙歰也。楚郢江淮之間謂之忸怩。或謂之𪱴咨。戴氏震方言疏證云。晉語。君忸怩顏。韋昭注云。忸怩。慙貌。趙岐注孟子云。忸怩而慙。廣雅。忸怩。𪱴咨也。忸怩𪱴咨並雙聲。廣雅疏證云。忸與恧同。恧字从心𦕊聲。忸怩𪱴咨。皆局縮不伸之貌也。釋言云。𦕊。縮也。縮與慙義相近。縮謂之𦕊。又謂之𪱴。猶慙謂之忸怩。又謂之𪱴咨也。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注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

疏注茲此至治事。○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茲。此也。惟。思也。庶。衆也。詩周頌維天之命序。釋文引韓詩云。惟。念也。汝其于予治。解爲汝故助我治事者。白虎通五行篇云。姑者故也。毛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傳云。姑。且也。汝其于予治。謂汝姑且于予治也。于與於通。爾雅釋詁云。於。代也。代予治。即是助我治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于。爲也。爲。助也。趙注女故助我治事是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孟子或問。著於淳熙丁酉後。其辭曰。林氏謂司馬公以爲是時堯將以天下禪舜。瞽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爲天子。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已。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爲舜之側微。既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說。程子以爲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辨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爲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爲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辯者哉。余謂世說舜以瞽瞍朝己。孟子則辯

其必無。誣舜以放象。則辯其未嘗有。凡於傳聞之迹。未有不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者。豈有知其不然。而故設言其理。若金氏謂意在發明聖人處變之心。苟得其心。則事迹有無。都不必辯。殆幾於戲矣。人固習而不察耳。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注】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之與。何爲好言順辭以答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注】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知象惡己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注】僞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爲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疏】注。僞詐也。○正義曰。淮南子本經訓云。其心愉而不僞。高誘注云。僞。虛詐也。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注】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爲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水趨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疏】注。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否。不也。不者。事之不然也。否者。說事之不然也。故音義皆同。孟子萬章曰。然則舜僞喜者與。孟子曰否。注。孟子言舜不詐喜也。又咸丘蒙問舜南面而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孟子曰。否。注言不然也。又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注堯不與之。又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孔子於衞主癰疽。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孟子曰。否然。注皆曰。否。不也。不知是也。注以不知是釋否然。今本正文皆誤作否不然。論語之語贅而注不可通矣。否字引伸之義。訓爲不通。如易之泰否。堯之否德。小雅之否難知也。論語之予所否者。皆殊其音讀符鄙切。○注。校人主池沼小吏也。○正義曰。校人見周禮夏官。掌馬政。鄭康成以爲主馬者。必仍校視之。賈氏疏以爲讀從曲禮與少儀效馬效羊。取效見義。此於畜魚之校人無涉。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天子校獵。顏師古注云。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爲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說者或以爲周官校人掌田獵之馬。因云校獵。亦失其義。養馬稱校人者。謂以爲闌校以養馬耳。故呼爲閑也。按師古解校人是也。廣雅釋木云。校。棷柴也。哀公四年公羊傳云。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地官媒氏注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是柴即棧。亦校即棧也。管子內業篇云。傳馬棧者。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淮南子道應訓云。柴箕子之門。注云。箕

子亡之朝歸。舊居空。故柴護之。蓋編木圍其四面。用之於亡國之社。則爲柴其下。用之以護箕子之居。則爲柴箕子之門。用於車上爲車籓。則爲棧車。亦爲柴車。用以畜馬。則爲馬棧。亦卽爲校爲閑。用以畜魚。則爲積柴。爲槮。卽亦爲校。爾雅釋器云。槮謂之涔。毛詩正義引孫炎云。積柴養魚曰涔。說文木部云。㯼以柴木壅也。郭璞江賦云。㯼澱爲涔。編木爲棧以養馬。因而主馬者稱校人。編木爲涔以養魚。因而主魚者稱校人。此校人所以爲主池沼小吏也。春秋左傳吳因邾子於樓臺。㯼之以棘。謂以棘柴㯼其下也。說文木部云。校。木囚也。以編木囚繫人。與以編木繫馬畜魚同。禮記禮運云。鳳皇騏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此郊棷。蓋卽校棷。卽所謂以木相貫穿爲闌校。以遊禽獸也。○注。圉圉至志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圉。禁也。圉與圄通。宣公四年左傳云。圄伯嬴。注云。圄。囚也。說文口部云。圉。囹圄。所以拘辠人。圉圉卽囹圄也。下洋洋爲舒緩搖尾。此時魚未改囹圄囚禁之狀。故爲圉圉。國語晉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注云。吾吾不敢自親之貌。苑。茂木貌。施謂鳥烏集於茂木則暇豫。里克不暇豫而集於枯。則吾吾不如鳥烏。吾吾爲集枯之狀。不能暇豫。故先云暇豫之欲其不吾吾也。此吾吾卽圉圉。不敢自親之貌。卽在水羸劣之貌也。毛詩大雅。牧野洋洋。傳云。洋洋。廣也。陳風。泌之洋洋。傳云。洋洋。廣大也。廣大則不局促。不局促故舒緩。哀十七年左傳云。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孔氏正義云。鄭衆以爲魚肥則尾赤。方羊遊戲。洋洋猶言方羊。魚遊尾動。故以搖尾狀其舒緩遊戲之情也。攸與悠同。爾雅釋詁云。悠。遠也。舍人注云。行之遠也。遠與深義同。逝如語詞逝者如斯夫之逝。陽貨篇。日月逝矣。皇侃疏云。逝。速也。走水趣深處解攸然。趣字解逝字。閩監毛三本。水趣二字倒。喜誤作喜。

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注】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言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爲僞喜也。【疏】注。方類至類欺。○正義曰。淮南子精神訓云。以萬物爲一方。高誘注云。方。類也。方之義爲比。類之義。亦爲比。凡事之荒誕非理者。則無所比類。校人之言。有倫有脊。實有此圉圉洋洋攸然而逝之情而比類之也。故不虞其欺耳。

章指。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也。不告而娶。守正道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注】怪舜放之何故。【疏】注。怪舜放之何故。○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韓非有云。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爲仁。則云象欲殺舜。猶其瞍之小焉者矣。萬章知無放瞍殺象之說。孟子力

辨其辨無之。則其餘邪說。悉不待辨而息已。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注】舜封象於有庳。或有人以爲放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注】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且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疏】舜流至咸服。○正義曰。此虞書堯典文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𢿱。塞也。讀若虞書竄三苗之竄。二竄本皆作𢿱。宋人所改也。竄三苗于三危。與言流言放言殛一例。謂放之令自匿。故孟子作殺三苗。卽左傳𥻍蔡叔之𥻍。𥻍爲正字。竄殺爲同音假借。殛爲極之假借。左傳曰。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劉向曰。舜有四放之罰。屈原曰。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周禮廢以馭其罪注。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此條釋文宋本殛紀力反可證。洪範鯀則殛死。釋文本又作極。多方我乃其大罰殛之。釋文本又作極。左傳昭七年。昔堯殛鯀於羽山。釋文本又作極。魯頌。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箋云。屆。極也。引書鯀則極死。又云。天所以罰極紂于商郊牧野。正義云。屆極虞度。釋言文。釋言又云。極。誅也。武王致天所罰。誅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殛紂於牧野。殛是殺。非也。小雅。後予極焉。毛曰。極。至也。鄭曰。極。誅也。正義曰。極至釋詁文。極誅釋言文。合魯頌小雅兩箋兩正義觀之。則釋言之爲極誅甚明。今爾雅作殛誅也。蓋誤以洪範多方殛字鄭作極例之。則知周禮注引極鯀於羽山。鄭所見尙書。自是極。不作殛也。假殛爲極。亦如孟子假殺爲竄。鯀因極而死於東裔。韋昭注晉語云。殛。放而殺也。此當作放而死也。高注呂覽云。先殛後死。此當作先極後死。若呂覽副之以吳刀。山海經殺鯀于羽郊。則言之不從。不可信矣。然則馬注尙書。趙注孟子。韋注國語。皆云。殛。誅也。何也。曰。此皆用釋文極誅也之文。謂正文殛當作極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史記云。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竄。塞也。謂塞之使不得通中國。周禮大司馬職云。犯令陵政則杜之。鄭注云。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亦此義也。殛誅。誅謂責遣之。非殺之也。按萬章以舜放象爲問。故舉四罪之放以例之。○封之有庳。○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水經注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後漢東平王蒼傳注。有鼻。國名。在今永州營道縣北。袁譚傳注。今猶謂之鼻亭。舜都蒲阪。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爲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有庳之在今永州府零陵縣。已成千古定所。經文。欲常常

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待一年之貢期。五年之朝期。以伸吾親愛情者。有兄居蒲阪。弟居零陵。陸距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兜放處。尤遠千里之程。且果零陵之國。比歲一至。則往返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奔走於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寧息。親愛弟者。固如是乎。蓋有庳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或曰。然則今零陵曷爲傳有是名也。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此爲得之。翟氏灝考異云。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畀。服虔注曰。畀音畀予之畀。師古注曰。音鼻。又武五子傳。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注曰。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後漢東平王蒼傳。昔象封有鼻。三國志樂陵王茂傳。亦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庳與鼻皆從畀與之畀。昔皆讀爲庇。故其字得通借。○注。舜誅四佞。○正義曰。書言四罪。趙氏謂之四佞者。明其罪在佞也。論衡答佞篇云。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人。君子也。佞人。小人也。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人。聖人刑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雄也。○注。仁人用心當如是乎。○正義曰。當與嘗通。萬章上篇。是時孔子嘗阨。說苑引作是孔子當阨。荀子君子篇。先祖當賢。注云。當或爲嘗是也。禮記少儀。焉不嘗秝。釋文云。嘗本亦作當。是當嘗嘗二字通。國語周語。固有之乎。注云。固。猶嘗也。禮記曲禮毋固注云。固。常也。固之義爲常。嘗即亦爲常。故趙氏以嘗釋之。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固猶乃也。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注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之欲使富貴耳。身爲天子。弟雖不仁。豈可使爲匹夫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注萬章問放之意。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注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庳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疏象不至民哉。○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象不得有爲。非舜禁之使不得也。乃或之見爲如是耳。蓋天子使吏治其國。即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事。古封建之本如是。後世始擅命自爲。然漢制諸侯王猶爲置傳相。蓋猶古意。舜固以之休逸象。優其賜入以奉養象。或者不察。遂妄意舜之禁象使不得有爲。故謂之放。就令如此。象亦豈有暴民之事

哉。是皆孟子推或言之意。又正答有庳之人何罪一語意也。故下復有雖然一轉。此時象久被舜烝乂之教。亦自不至於暴民。然舜之爲是。正不慮象之暴民。第欲其常常來見。唯使治國有人。賦入無缺。故象得輕身時來數聚。與他人必及朝貢之期者不同。又時以政事相接。使象得觀己所行以益進於善。此之謂也。與上故謂之相比照。謂舜之待象。當如此不當如彼也。蓋孟子所以發明仁人親愛之心。委婉詳盡如此。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注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疏注。欲常常見之無已。○正義曰。詩大雅文王箋云。長爲常也。說文云。長。久遠也。長而又長。故爲無已。○注。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謜。徐語也。从言原聲。孟子曰。故謜謜而來。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趙注如流水之與源通。據此。謜本作源。源古作原。蓋許引孟原原而來。證從原會意之指。○注。不及至恩也。○正義曰。虞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康成注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明年。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冬季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矣。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之朝。代爲四部。四年乃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孝經注。先儒疑非鄭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衍。亦得鄭意。按此所謂常禮也。常禮五年一朝。此不待朝貢常禮。故歲歲自至京師也。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者。詩鄭風緇衣序云。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孔氏正義云。武公旣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衛風淇澳序云。淇澳。美武公之德也。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孔氏正義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卒章傳云。卿士者。卿爲與事。公其兼官。在尚書如蘇公爲司寇。齊侯呂伋爲天子虎賁氏。皆以諸侯兼理京師之故事。推之於虞。當亦有然。有庳之君。不依朝貢常期。而歲歲自至。故若兼治京師政事。而天子以政事接見之也。經文直云以政接於有庳。則是實有政事。原非空至。襯上云使其于寻治。則象以諸侯兼治王朝政事可知。封象於有庳而兼掌朝政。所以不得有爲於其國也。人見其不得有爲於國。故謂之放。不知所以不得有爲於其國者。正有爲於天子之朝也。其非放也明矣。趙氏增若字。則以本非有政事矣。

此之謂也。注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之謂也。疏注。此常至謂也。○正義曰。趙氏蓋亦以此文在舜典中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據云此之謂也。則有庳以上。自是古書成文。當是尚書文矣。其欲常常句承雖然之下。雖然云者。承上轉下之詞。則欲常常二句。乃孟子之言。非古書成文矣。斷自不及貢始。以爲尚書逸文。庶幾近之也。章指。言懇誠

於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爲無道極矣。友于之性。忘其悖逆。況其仁賢乎。疏友于之性。○正義曰。後漢書袁紹傳云。友于之性。生於自然。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注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踖不自安也。孔子以爲君父爲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疏注。咸丘蒙。孟子弟子。○正義曰。廣韻丘字注云。漢複姓四十四氏。孟子有咸丘蒙隱居。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古人以所居之地得姓氏。不必定常於其地。如咸丘魯地。而蒙則齊人。是咸丘二字見爾雅左高曰咸丘。見春秋桓公七年焚咸丘。杜注。咸丘。魯地。高平國鉅野縣南有咸亭。咸丘複氏自以此。○注。其容至實然乎。○正義曰。趙氏連云蹙踖。蓋讀蹙爲曾西蹙然之蹙。即蹴踖也。楚辭離騷云。高余冠之岌岌兮。注云。岌岌。高也。高則危而不安。漢書韋賢傳云。岌岌其國。注引應劭云。岌岌。欲毀壞也。翟氏灝考異云。舜見瞽瞍。其容有蹙五句。墨子非儒篇。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瞍蹴然。此時天下圾乎。韓非子忠孝篇引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文選諷諫詩注引孟子曰。天下殆哉岌岌乎。按韓非所引之記。即咸丘蒙所引之語。蓋當時早有以此等說肇之於書者矣。蹙造二字古通。韓詩外傳。史魚死不於正堂治喪。衛君問知其故造然。召蘧伯玉責之。而退彌子瑕。淮南子道德訓。孔子觀宥卮。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並以造代蹙。殆哉岌乎。乃時人恆語。莊子天地篇述許由之言。亦云殆哉圾乎天下。音義曰。圾本又作岌。管子小問篇。桓公言欲勝民。管仲曰。危哉君之國岌乎。

孟子曰。否。注言不然也。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注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疏注。東野至事也。○正義曰。趙氏以東爲東作治農事。故引書堯典以證之。非東爲東方之東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趙氏注此章。於東字妙有體會。不然。何不云齊之西或北野人乎。至今濟南府齊東縣。則置於元憲宗三年。以鎮而名。於孟子無涉。

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

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注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爲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子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疏堯典曰。○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至四海遏密八音。今所行尚書在舜典中。按伏生尚書原只堯典一篇。無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以舊別有舜典。而其時已亡。故東晉梅賾獻尚書孔傳。亦無舜典。至齊建武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始分堯典爲二。以愼徽五典至末謂之舜典。而加二十八字於其中。此僞書也。故漢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巡狩。至章帝時。陳寵奏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皆是舜典文。而皆冠以堯典之名。即前漢王莽傳所引十有二州皆稱堯典。後西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上帝諸文。亦稱堯典。自僞書一出。而羣然改從。則是古書一篇。而今誤分之。非古書二篇而今誤合之也。今尚書作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孟子萬章上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春秋繁露煖燠孰多篇。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閼密八音三年。說文歺部。殂。往死也。虞書曰。放勛乃殂落。此可證尚書本作放勳。釋文引馬融注。以放勳爲堯名。孟子滕文公上。放勳曰。勞之來之。注。放勳。堯號也。此古義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按上文堯欲巽位。自言朕在位七十載。合二十八載。凡九十八年。史記與經合。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殂。往死也。从歺且聲。虞書曰。勛乃殂。二徐本皆如是。宋本說文及洪适所引皆可證。至集韻類篇。乃增放字。至李仁甫乃增之曰放勛乃殂落。或用改大徐本。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見孟子。春秋繁露皇甫謐帝王世紀所引皆如是。此作勛乃殂。據力部。勳者小篆。勛者古文。勳則許所稱眞壁中文也。而無放落二字。蓋孟子董子所稱者。皆今文尚書也。許所稱者。古文尚書也。孟子何以稱今文尚書。伏生本與孔安國本皆出周時。放勛何以但稱勛。或言放勛或言勛。一也。蓋當時臣民所稱不一也。殂落何以但言殂。云殂則已足矣。不必言殂落也。釋詁崩薨無祿卒殂落殪。死也。白虎通曰。書言殂落死者各自見義。堯皆憯痛之。舜見終各一也。此其所據。皆今文尚書。且爾雅無姤殂落二字各爲一句也。節古注王莽傳。引虞書放勳乃殂。則唐初尚書。尚有無落字者。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百姓義二。有指百官言者。書百姓與黎民對。禮大傳百姓與庶民對。是也。有指小民言者。不必夏代。亦始自唐虞之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是也。四書中百姓凡二十五見。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指百官。蓋有爵土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孟子已明注曰。舜帥諸侯以爲堯三年喪。喪並平聲。詩服日喪。如喪考妣三年。即檀弓方喪三年耳。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所引上言二十有八載。下云三年。則堯典之文。可載年皆有。僞孔氏因爾雅唐虞日載之文。改年爲載。且三年是喪考妣之期。當屬上爲句。不可改載而下屬也。此經下文別言四海乃謂民閒。則百姓自是羣臣矣。○注。放勳堯名。○正義曰。名號通稱。詳見滕文公篇。○注。如喪至甚也。○正義曰。趙氏言思之如父母。猶云親其

君知父母也。蓋謂百姓卽下四海之民。推如喪考妣。所以遏密八音也。故云八音不作。哀思甚也。而思字相貫爲一事也。遏。止也。爾雅釋詁文。說文言部云。謐。靜語也。一曰。無聲也。詩周頌夙夜基命宥密。禮記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云。密。靜也。賈子新書禮容篇引詩作宥謐。趙氏讀密爲謐。故云無聲也。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注〕曰二王。言不得並也。〔疏〕孔子曰至二王。○正義曰。禮記曾子問篇云。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坊記云。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大戴禮記本命篇云。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注〕不以堯爲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注〕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疏〕注。詩小雅至之臣。○正義曰。詩在小雅北山第二章。毛傳云。溥。大。率。循。濱。涯也。說文日部云。普。日無色也。水部云。溥。大也。孟子作普。是假借字。詩作溥。正字也。儀禮士虞。禮記云。普淖。注云。普。大也。詩大雅召旻。溥斯害矣。箋云。溥。徧也。周徧卽大也。率。循也。爾雅釋詁文。孔氏詩正義云。說文云。滸。水濱。廣雅云。滸。涯。然則滸濱涯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爲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爲九州。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在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注〕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疏〕此莫至勞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賢。勞也。小雅北山篇。我從事獨賢。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故毛傳云。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云。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並以賢爲賢才。失其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賢。多財也。賢本多財之稱。引伸之。凡多皆曰賢。人稱賢能。因習其引伸之義而廢其本義矣。小雅。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曰。賢。勞也。謂事多而勞也。故孟子說之曰。我獨賢勞。戴先生曰。投壺某賢於某若干純。賢。多也。按呂氏春秋愼人篇云。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

王士。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舜有之也。蓋當時相傳此詩爲舜作。故咸邱蒙引見爲問。孟子直據北山之詩解之。則詩非舜作明矣。六經之學。至戰國疏陋已極。孟子不獨詰舜。兼以明詩。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注】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志。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爲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爲王臣。謂舜臣其父也。

【疏】故說詩至得之。○正義曰。說文文部云。文。錯畫也。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宣公十五年左傳云。故文反正爲乏。國語晉語云。夫文蟲皿爲蠱。是文卽字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詈。意內而言外也。从司言。有是意於內。因有是言於外。謂之詈。意者。文字之義也。言者。文字之聲也。詈者。文字形聲之合也。詈與辛部之辭。其意迥別。辭者說也。从𤔔辛。𤔔辛猶理辜。謂文辭足以排難解紛也。然則辭謂篇章也。詈者。意內而言外。从司言。此謂摹繪物狀。及發聲助語之文字也。積文字而爲篇章。積詈而爲辭。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詈害辭也。孔子曰。言以足志。詈之謂也。文以足言。辭之謂也。大行人故書詩詈命。鄭司農云。詈當爲辭。此二篆之不可混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以意逆志說云。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而孟子之詔咸邱蒙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後儒因謂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又謂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道理。此論讀書窮理之義則可耳。詩則當知其事實。而後志可見。志見而後得失可判也。說者又引子貢之知來。子夏之起予。以爲聖門之可與言詩者如是。而後世必求其人鑿其事。此孟子所謂固哉高叟者。而非聖賢相與言詩之法也。不知學者引申觸類。六通四闢。無所不可。而考其本旨。義各有歸。如切磋本言學問之事。則凡言學問者。無不可推。而謂詩論貧富可乎。素絢本有先後之序。則凡有先後者。無不可推。而論詩論禮後可乎。斷章取義。當用之論理論事。不可用以釋詩也。然則所謂逆志者何。他日謂萬章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正惟有世可論。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今不問其世爲何世。人爲何人。而徒吟哦上下去來推之。則其所逆。乃在文辭而非志也。此正孟子所謂害志者。而烏乎逆之。而又烏乎得之。孟子之論北山也。惟知爲行役者之刺王。故逆之而得其嘆賢勞之志。其論凱風也。惟知七子之母。未嘗去其室。故逆之而得其過小不怨之志。不然。則普天率土。特悉主悉臣之恆談耳。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亦蓼蓼者莪匪莪伊蒿之同類耳。何由於去古茫茫之後。核事考情。而得其所指哉。夫不論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

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孟子若預憂後世將秘褻一切。而自以其察言也。特著其說以防之。故必論世知人。而後逆志之說可用之。○注。文詩至之辭。○正義曰。說文彡部云。彣。㦸也。有部云。㦸。有彣彰也。然則文章之文本作彣。省而作文。與文字之文義別。趙氏以文章釋文。是讀文爲彣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發動而成於文。高誘注云。文。文章也。禮記仲尼燕居云。文爲在禮。注云。文章所爲。皆以文爲彣。與趙氏同辭。則孟子已明指周餘黎民。靡有孑遺爲辭。卽普天之下四句爲辭。此是詩人所歌詠之辭。已成篇章者也。○注。文不顯乃反顯也。○正義曰。趙氏以文爲文章。是所引以與事。卽篇章上之文采。如我獨賢勞。辭之志也。莫非王臣。則辭之文也。說詩當以辭之志爲本而顯之。若不以意逆志。則志宜顯而反不顯。文不顯而反顯矣。文字於說詩非所取。故辭爲詩之文章。詩之文章。卽辭之文采也。○注。辭曰至父也。○正義曰。雲漢詩在大雅序言宣王遇災而懼。每章首言旱既太甚。知詩人之志。在憂旱災也。毛傳云。孑然。遺失也。箋云。黎。衆也。周之衆民。多有死亡者矣。幸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餓病也。孔氏正義云。孑然。孤獨之貌。言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拔遺失。失卽佚。遺佚卽遺漏。無有遺漏。是皆不免於死亡。下云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箋云。天將遂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然則靡有孑遺。乃虛設之辭。謂旱災如此。先祖若不助我恐懼使天雨。則昊天上帝。旣不欲使我民有遺留。周餘黎民。必將飢饉餓病。無有孑遺也。不逆胡不相畏之志。則周眞無遺民。不逆我從事獨賢之志。則溥天之下。眞莫非王臣。趙氏言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與毛鄭義異。白虎通有王者不臣篇。言王者所不臣者三。謂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是王者有所不臣也。妻之父母且不臣。而轉臣父乎。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注尊之至。瞽瞍爲天子父。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謂也。注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爲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疏注。詩大至謂也。○正義曰。詩在大雅下武篇第三章。毛傳云。則其先人也。箋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爲孝。義與趙氏異。趙氏以孝思爲孝道者。說文亼部云。侖。思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侖下云。侖。理也。大雅毛傳云。論。思也。論者侖之假借。思與理義同也。呂氏春秋察傳篇云。必驗之以理。高誘注云。理。道理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喜怒剛柔。不離其理。高誘注云。理。道也。是思亦道也。大王王季文王。皆明哲可法。故毛以則爲則其先人。舜之父頑。未可法則。故趙氏不從毛義。而云爲天下則法也。箋解永言配命。以爲武王言。趙氏以此永言爲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則與鄭同。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注書。尚書逸篇。

祇。敬。載。事也。夔夔齋栗。敬愼戰懼貌。舜旣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是解咸丘蒙之疑。疏注。書曰至之疑。○正義曰。此引書不見二十八篇之中。故爲逸篇。蓋亦舜典文也。祇。敬也。爾雅釋詁文。周書諡法解云。載。事也。國語楚語云。爲齋敬也。禮記內則云。進退周旋愼齊。是齊爲敬愼也。論語八佾篇云。使民戰栗。毛詩秦風黃鳥。惴惴其慄。傳云。慄。慄懼也。栗通慄。是爲戰懼也。趙氏以夔夔爲齊栗之貌。故云敬愼戰懼貌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炳燭齋隨筆曰。夔。一足之物也。凡人之立。常時則兩足舒布。有所畏則兩足緊並。有若一足之物。故曰夔夔也。史記。使天下之士。重足而立。亦此意。按酷吏義縱傳。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語尤顯白。爾雅釋詁云。允。信也。趙氏以瞽瞍亦信知舜之大孝。釋瞽瞍亦允。是讀允字句。若字屬下。爲孟子說書之辭。近讀允若爲句。從晚出古文大禹謨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孟子旣引此經。遂言曰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趙氏讀允字絕句。若字屬下。入孟子語中。似不合孟子語意。故聲裁節之而別爲之辭。允。誠也。若。善也。舜敬事瞽瞍。見之必敬愼戰栗。瞽瞍化之。亦誠實而善。所謂烝烝乂不格姦也。章指。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執子之政也。此聖人之軌道。無有加焉。疏孝莫大於嚴父。○正義曰。見孝經聖治章第九。執子之敬。一本作執子之政。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注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孟子曰。否。注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注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疏注。堯曰至是也。○正義曰。文見論語堯曰篇。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注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注孟子言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注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疏注。萬章至之乎。○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諄。告曉之孰也。从言臺聲。讀若庉。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大雅詩爾諄諄。左傳年未盈五十而諄諄如八九十者。孟子諄諄然命之乎。大雅諄諄。鄭注中庸引作純純。云純純。懇誠貌也。其中懇誠。其外乃曉告之孰。義相足也。按告曉之孰。則有聲音。故云天有聲音也。爾雅釋詁云。命。告也。命之卽是告曉之。諄諄然命之。則懇誠而孰告之也。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注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注萬章欲知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

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注】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注】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注】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注】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為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注】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丹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疏】三年之喪畢。○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程氏逸箋。言後漢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此舜居堯喪之實事。○而居堯之宮。○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而猶如也。易明夷象傳。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虞。注云。而。如也。詩君子偕老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毛傳云。尊之如天。審諦如帝。都人士曰。垂帶而厲。箋曰。而厲如鞶厲也。孟子萬章篇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而字並與如字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詩都人士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曰。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孟子離婁篇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注。南河至中國。○正義曰。史記集解引劉熙云。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又云。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於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括地志。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濮北臨漯大川也。河

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即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虞也。按禹貢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指豫州北之河。濮在豫河之東南。固可謂之南河之南。九河在兗州。濮亦適當其南。故劉熙以為九河之最南者。所謂南河不同。而其指濮則一也。曹濮之間。春秋時為戎狄雜處。則以為南夷。似亦可。乃趙氏稱遠地南夷。則不同閻說矣。蓋遠在豫河之南。戎狄之地也。濮去冀州固非遠地矣。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古帝王之都。皆在冀州。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邑。安邑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在大河之北。其河之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避堯之子於此。得毋亦如左氏所云越竟乃免乎。禹避於陽城。益避於箕山之陰。皆此意。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云。獄訟違魏。謳歌適晉。注引孟子萬章。作天下朝覲獄訟者。又云。舜曰天也。夫然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史記五帝本紀云。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與文選注所引同。劉熙言於是遂反。則熙所據之本。正作歸中國。故以反釋歸。然則趙本作之中國。與劉異。周禮地官大司徒云。凡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注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賈氏疏云。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獄訟相對。故獄為爭罪。訟為爭財。若獄訟不相對。則爭財亦為獄。其義具在秋官。按秋官大司寇。言諸侯之獄訟。卿大夫之獄訟。庶民之獄訟。小司徒聽萬民之獄訟。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以五聲聽獄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士師察獄訟之辭。鄉士遂士縣士聽其獄訟。辨其獄訟。禮記月令。孟秋決獄訟。淮南子氾論訓云。有獄訟者搖鞀。皆稱獄訟。文選注所引。正與之同。趙氏本作訟獄。故解云獄不決其罪。故訟之。是以訟獄為訟此獄。劉熙釋名釋宮室云。獄。确也。言實确人情偽也。獄不決其罪。則不能确人情偽。故爭訟之也。蓋士獄訟自有其官。惟士獄者不能決。乃上就舜而訟之。如後世叩閽擊登聞鼓。此趙氏之義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注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疏注。泰誓至欲也。○正義曰。泰誓辭見前。此二語今文尚書無之。阮氏元校勘記云。宋九經本咸淳衢州本泰作大。廖本孔本韓本作太。注同。泰太皆俗。古祇作大。

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注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疏人有言至於子。○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新序節士篇。禹問伯成子高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至公也。舜亦猶然。今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野處也。韓非子外儲說。潘壽對燕王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以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

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萬章所謂人言。蓋此等言也。故孟子姑援別典之說。明益方避啓。而未嘗貪其位。啓順人心即位。而未嘗奪於益。以絕其尤甚之謬妄。而禹德盛衰。不暇更置辨也。

孟子曰。否。不然也。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疏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並有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八字。注疏本無之。有者是也。因此可正今本經文之誤。經文本作孟子曰否然也三字一句。無不字。故注之云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孟子之否然。即今人之不然也。他否字皆不注。獨此注者。恐人之誤斷其句於否字句絕。則然也不可通矣。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注言隨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注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處也。疏注。丹朱至亦不肖。○正義曰。闞氏若璩釋地續云。漢厤志引帝系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丹淵雖有。范汪荆州記。魏王泰括地志。各言所在。恐未可據信。蓋世遠也。因思堯在位七十年。放齊曰胤子朱啓明。注曰朱。未有國也。及後三載。薦舜於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奔父喪在平陽耳。丹朱貍姓。在周爲傅氏。見國語。燕犀解引徐自廣云。二子不肖。但不似父之神聖耳。使果大不肖。則且起而與舜禹爭天下。安能成父之志。昔人稱丹朱自託於傲以成禪讓。眞無愧爲堯之子。○注。陽城至處也。○正義曰。史記夏本紀云。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集解引劉熙云。今潁川陽城是也。本紀又云。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集解云。孟子陽字作陰。劉熙曰。崇高之北。閻氏若璩釋地云。陽城山名。漢潁州有陽城縣。以山得名。洧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幾隔三十里。安得即云嵩山下之深谷。與箕山爲嵩高之北。而張守節云。箕

山一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括地志又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括地志又云。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足互相證明。斷斷其非一山也。酈道元注。先敍太室山。次五渡水。並屬崇高縣。又敍禹避商均於此。及周公測日景處。次箕山及上有許由冢。並屬陽城縣。雖同見潁水條內。而山固區以別矣。趙氏所以誤者。注書在藏於複壁時。想無多書冊可討尋。又無交遊以質問。虛理或可意會。實跡豈容臆度。地理多譌。正坐此爾。周氏柄中辨正云。箕山之陰。史記作箕山之陽。山北曰陰。陽城在箕山之北。故張守節云陰即陽城也。史記作陽。則爲箕山之南。與孟子不合。故張守節疑史記箕字是嵩字之譌。蓋陽城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爲嵩山之陽也。趙注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閻百詩非之。其說良然。但謂箕山爲嵩高之北。此本劉熙語。是謂北字疑譌。括地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嵩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箕山又在陽城之南。非北也。

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注】莫。無也。人無所欲爲而橫爲之者。天使爲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祿也。【疏】注。莫無至祿也。○正義曰。毛詩大雅抑篇。莫捫朕舌。傳云。莫。無也。荀子致士篇云。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愼之。注云。流者。無根源之謂。不官。謂無主首也。衡讀爲橫。橫至。橫逆而至也。此言橫爲之。猶荀子言衡至。從爲順。橫爲逆。從所欲爲而爲。順也。無所欲爲而爲。故爲橫也。是其命祿也。閩監毛三本作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注】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注】繼世以有天下。○正義曰。趙氏屬上。近時遙解屬下。

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注】益值啓之賢。伊尹值太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注】大丁。湯之大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大丁之弟

也。大甲。大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己。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疏]注。大丁至子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為帝太甲。趙氏所本也。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成湯之歿久矣。于此言成湯既歿者。蓋三篇皆尊述成湯。故推本之耳。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則成湯之歿。距太甲元年。中隔兩君。歷有年所。非湯歿之後。即為太甲元年也。○注。伊尹至位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書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周氏柄中辨正云。當以書序為正。蓋居桐在諒陰時。自史記以放桐在既立三年後。於是霍光將廢昌邑。田延年遂以伊尹廢太甲以安社稷為辭。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鄭康成所傳真古文。原有伊訓。其書雖亡。猶見於漢書律厤志所引。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蓋劉向歆父子領校秘書。親見古文。歆撰三統厤載伊訓。故班固采入律厤志。的確可信。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先卒。外丙立二年崩。仲壬立四年崩。乃立太甲。趙岐注甚明。史記殷本紀及律厤志說並同。真伊訓所云太甲元年。乃仲壬崩之明年。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既者。追溯之辭。不可泥。商人以丑月為正月。則十二月是子月。據劉歆以三統曆推是年為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至朔同日。厤家以為厤元。伊尹祀於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故也。律厤志既引此文而解之云。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且無論太甲繼仲壬不繼湯。即為繼湯。湯必以去年崩。至踰年正月。太甲改稱元年。至此十二月朔。乃行郊祀之禮。十二月是元年末。非元年初也。乃僞作者并朔字去之。改為即位除訓。遂捨卻至朔同日之事。以改祀先王為奠殯告即位。并謂此時湯崩方踰月。果如此。則崩年即改稱元年矣。崩年改元。亂世之事。會謂伊尹為之乎。又云。如僞書。則是自湯崩太甲立。不率教即被放。後改悔。復迎歸復位。其事皆在二十六月之內。悖謬極矣。放君大變之事。伊尹豈輕有是舉。不明則訓之。冀其改悔。不改則又誡之。至再至三猶不改。然後不得已而放之。計始立至被放。必不在一二年之內。即放後亦必令其動心忍性。徐徐熟察。實見其能改。方始迎歸。必不乍放乍迎。如置棊然也。史記殷本紀首三年字。指初即位後。下三年字。指被放後。蓋前後共六年。最為明白。書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既之為言。可該久遠。不必在一二年內。古文簡略。省首三年字耳。與史記不乖剌也。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據文似在桐有六年之久。孟子行文取便。要其為六年則同。奈何作

儒者竟謂太甲卽位未久。卽被放廢。放後未幾。又卽復位。伊尹之無人臣禮。一至於此。傳致害義。不可不辨。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鄭康成書序注。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初不指爲湯葬地。余以後漢書梁國虞縣有桐亭。太甲所放處。應卽在於此。虞今歸德虞城縣。距湯都南亳。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旣攝國政。復時時往訓大甲三年。不然。如人言湯亳爲偃師。去虞城八百餘里。尹豈有縮地之法。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穀熟縣爲是。周氏柄中辨正云。湯都實在偃師。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據此。則太甲放處。密邇湯都。閻氏指桐亭爲放處。而移湯都於穀熟以就之。非也。尙書後案云。趙岐注桐爲邑。亦不云葬地。緣孔傳欲傳會大甲居近先王。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憂字。並謂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非關放廢。願特孟子。尤爲怪矣。毛詩召南殷其靁莫敢遑處。小雅四牡不遑啓處。傳皆云。處。居也。遑。徙也。乂。治也。並爾雅釋詁文。艾乂字通。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注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疏孔子至一也。○正義曰。義得宜也。孟子私淑孔子。全得其通變神化之學。故於此明之。

章指。言篤志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丹朱商均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注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疏注人言至之否。○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墨子尙賢篇。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親爲庖人。湯得而舉之。莊子庚桑楚。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史記殷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呂不韋書有本味一篇。言有侁氏得嬰兒於空桑之中。令燀人養之。是爲伊尹。湯請有侁爲婚。有侁以伊尹爲媵送女。尹說湯以至味。極論水火調劑之事。周舉天下魚肉之美。菜果之美。和之美。飯之美。水之美者。而云非爲天子不得具。割烹要湯之說。無如此篇之詳盡者。其文若某之美者。箕山之東有盧橘。應劭史記注引之。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秬。許愼說文引之。所稱書曰。俱不曰呂覽曰。伊尹。考班固藝文志有伊尹二十七篇。列於小說家。蓋呂氏聚斂羣書爲書。所謂本味篇。乃剟自伊尹說中。故漢人之及見原書者。猶得著其原目如此。夫小說之怪誕猥鄙。何足挂齒。而其時枉己辱身之徒。援以自衞。津津樂道。至襲轉傳聞於孟子之門。又烏可不辨論哉。馬遷自命良史。殷紀中雜陳二說。且文孟子正說於後。又作孟子傳而云牛鼎之意。近世學者。不復料前古有小說。而但奉遷史爲信書。則雖經孟子明辨。猶其惑未盡袪也。愚故追索其根株以實抉之。曰是說也。但本伊尹說也。伊尹說。乃怪誕猥鄙之小說也。

孟子曰。否。不然。注否。不是也。疏否不然。○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字衍文。說見上注。否。不是也。當同前。後章作否不也。不如是也。奪三字。

伊尹

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注】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覩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眄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疏】注。有莘國名。○正義曰。大戴記帝繫篇。鯀娶於有莘氏之女。謂之女志氏。漢書古今人表。女志。鯀妃。有莘氏女。此唐虞以前之有莘。未知所在。列女傳湯妃有莘者。有莘氏之女也。又大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氏之女。於大姒別之曰禹後姒氏。而湯妃稱曰有莘氏。史記殷本紀云。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正義引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侁氏採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元和郡縣志。汴州陳留縣故莘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於莘之墟。此即湯妃所生之國。伊尹耕於是野者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汴州陳留縣。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亳。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大姒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道途遙遠矣。○注。雖以至人也。○正義曰。祿之以天下。謂爲天子也。故曰以天子之祿加之。說文頁部云。顧。還視也。書多方云。開厥顧天。鄭氏注云。顧。由視念也。還視謂回首而視。心念之不能舍也。說氏見部云。覩。欲也。欲與念義同。故以覩釋顧也。詩鄭風清人。駟介旁旁。箋云。駟。四馬也。千駟。是爲四千匹。禮記曲禮云。毋淫視。注云。淫視。睇眄也。以眄釋視。謂欣慕此千駟而淫視之也。方言云。芥。草也。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趙氏讀介爲芥。故以草釋之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注】湯聞其賢。以玄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疏】注。囂囂至貌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囂。閑也。注云。謂囂然閑暇貌。淮南子本經訓云。閑靜而不躁。高誘注云。閑靜。言無欲也。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注】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爲堯舜

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疏】注。囂反也。○正義曰。音義云。囂。張云與嗸同。荀子彊國篇云。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注云。反音翻。翻然。改變貌。囂然即翻然。翻然即反然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注】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疏】注。覺悟也。○正義曰。說文見部云。覺。寤也。寤悟字通。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注】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己推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其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厄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注】枉己者尚不能以正人。況於辱己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矣。【注】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云焉能浼我也。歸於絜身不汚己而已。【疏】聖人至而已矣。○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孔子之栖栖皇皇。爲天下也。然而爲己而已。道至於贊化育參天地。始完得盡己之性也。沮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諸人。考其言論。察其舉止。豈石隱者流哉。其爲己也。亦豈絕不爲人謀乎。故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矣。潔身者。豈獨善其身而不兼善天下之謂哉。窮則獨善。沮溺丈人之行也。達則兼善。大聖人之志也。是志也。蓋隱居之所求。而行義以達之者也。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明乎此而君子爲己之學。與爲仁由己不由人之義。不昭然若揭乎。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注】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爲王。不聞以割烹牛羊爲道。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注】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

天而誅也。疏注。伊訓至誅也。○正義曰。伏生今文二十九篇無伊訓。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有伊訓。次咸有一德典寶之後。爲今文所無。故爲逸篇。惠氏棟古文尚書考云。鄭康成注書序典寶。引伊訓云。載孚于亳。又云。征是三朡。則此篇漢末猶存。崔寔政論曰。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則伊訓之篇。子眞曾見之矣。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牧宮桀宮者。言天誅之所自。則自是桀宮。下又別言自亳。亳是殷都。則牧宮是桀宮矣。朕我。釋詁文。云謂湯也。則未然也。詩周頌序云。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故云。載。始也。書序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故云。亳。殷都也。此篇是伊尹訓太甲之文。朕載自亳之語。無以見是述湯言。古人朕字上下通稱。安見伊尹不稱朕乎。聲謂伊尹自謂也。按趙氏以作釋造。謂桀自造作可攻討之罪。故天誅之。自之訓由。由通猶。猶卽猷。爾雅釋詁云。猷。謀也。故趙氏以謀之於亳釋自亳。兩自字義別也。晚出古文伊訓作造攻自鳴條。某氏傳訓造爲始。趙氏不訓造爲始者。湯始征自葛載。其後又伐韋伐顧伐昆吾。而後乃伐桀。牧宮旣爲桀宮。不得爲始攻自桀也。若鳴條尤不可言始矣。所與謀者。順天救民之事。非割烹也。湯謀之於亳。非伊尹以割烹要之。此孟子引書之意。謂伊尹攻桀自亳。與孟子引書不合矣。章指。言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枉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疏不枉道而取容。○正義曰。史記白起王翦傳贊。偷合取容。朱建傳云。行不苟合。義不取容。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衞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注有人以孔子爲然。癰疽。癰疽之醫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衞君齊君之所近狎人。疏注。有人至狎人。○正義曰。孟子對云。不然。故注言或以孔子爲然也。戰國策衞策云。衞靈公近雍疽。高誘注云。孟子有其人。蓋醫之幸者。翟氏灝考異云。說苑至公篇述此章文。孔子上無或謂二字。癰疽作雍雎。侍作寺。瘠作脊。史記孔子世家。雍渠爲驂乘。韓非子作雍鉏。輾轉相推。雍鉏雍雎爲一人。而癰疽亦卽雍渠。均以聲同通借字耳。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之祝藥。腫瘍。氣聚而不散者。潰瘍。血盜而將破者。雖癰發於疽。而二瘍皆有之。戰國策衞靈公時。癰疽彌子瑕專君之勢。以蔽左右。蓋亦下士之職云。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孔子世家。衞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衞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卽孟子所稱癰疽。趙氏以爲癰疽之醫者。似是臆說。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注否。不也。不如是也。好事毀人德行者爲之辭也。疏否不然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字衍文。於衞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衞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

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注顏讎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爲主。彌子。彌子瑕也。因子路欲爲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爲無義無命也。

疏孔子進至有命。○正義曰。張氏爾岐蒿菴閒話云。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富貴賤得失生死之有所制而不可強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當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卽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嘗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邀之。知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衆人之於命。亦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衛卿。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爲辯而重爲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不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注。顏讎由至孔子主。○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漢書古今人表。以顏濁鄒爲顏涿聚。濁鄒子路妻兄。見史記孔子世家。索隱疑其與孟子不合。其實無所爲不合也。孔叢子言讎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裒金以贖之。或疑其私於所暱。而孔子白其不然。則於妻兄有證。是讎由卽濁鄒也。孔子在衛主伯玉。亦主讎由。則讎由之賢亞於伯玉。因東道之誼而列於門牆。固其宜也。至涿聚則齊人也。呂覽言其少爲梁父大盜。而卒受業於孔子。得爲名士。亦見莊子。然則於衛之讎由無豫矣。涿聚死事於齊。見左傳犂邱之役。然則顏涿聚者。顏庚也。非濁鄒也。張守節附會於字音。更不足信。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顏讎由。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彌子瑕見主其妻兄之家。遂謂主我衛卿可得。語亦非無因云。翟氏灝考異云。彌子欲借重於孔子。孔子拒之。此文甚明。呂氏愼大覽。乃云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淮南泰族訓亦云。孔子欲行王道。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當時謗孔子者。且不僅造爲癰疽瘠環言矣。按癰疽與彌子瑕同幸於衛君。二人專君之勢。以蔽於左右。韓非子說難云。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閒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然則彌子之寵甚於癰疽。彌子有子路之親。且自求結交於孔子。孔子且以義命拒之。則主癰疽必無之事矣。蓋因參乘之事而傳會之耳。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

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注】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衞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謚爲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於衞。齊無阨難。何爲主癰疽瘠環也。【疏】注。孔子至過宋。○正義曰。不爲苟合取容。故不悅。趙氏以道不合明之。是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孔子遂行。宿乎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衞。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此不悅於魯之事也。又云。衞靈公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衞。將適陳。過匡。月餘反乎衞。主蘧伯玉家。居衞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於是醜之。去衞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微服過宋之事也。○注。司城至臣也。○正義曰。趙氏此注甚詳明。上言宋桓司馬。已標國名。司城貞子蒙上宋字爲宋臣。爲孔子在宋時所主也。過宋則不在宋而適陳。故下明標陳侯周。言孔子適陳。爲陳侯周之臣也。惟史記以司城貞子爲孔子適陳所主。是貞子爲陳卿非宋卿。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趙氏云。司城貞子。宋卿也。下又云。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則司城仍似陳卿。蓋順經意。明是陳人。特膠於司城當爲宋官。故依違兩說之。愚謂陳之司寇。可放楚官名司敗。安見其司空不可效宋官亦名司城邪。若以左傳子展入陳。司空致地之文爲疑。則服注以三司爲陳官者。固不若劉炫謂爲鄭官之說善也。且司城亦不定是貞子之官。檀弓有司寇惠子。司徒敬子。鄭注云。司徒。官氏也。惠子雖官司寇。至其子虎。則亦以司寇爲氏。見於世本。宋華向之族奔陳者非一。而司城師之後仲佗。即宋人之在陳者。安知非有以先世宋官爲其族氏者乎。宋大夫皆遵殷之制。以字爲謚。通在傳世。本未有舉子而配謚者。今據稱貞子。即決非宋卿。愚故竊信史記世家曰。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爲讀孟子不誤也。近儒有謂夫子在陳。不得謂之爲臣者。此尊聖而過耳。羈旅之臣。是亦臣也。還以孟子之言證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所至之國皆不爲臣。不且終歲無君乎。但世家載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楚圍蔡。蔡遷於吳。此魯哀公二年之事。而又云居陳三歲。陳常被寇。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曰。苟毋適衞。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衞。衞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校其年歲。靈公殁已久矣。考先聖生平。嘗再至陳。十二諸侯年表。陳湣公六年下云。孔子來。是初如陳也。主司城貞子者。再如陳也。過蒲要盟。則初至陳而去陳時事。太史公誤著之於此耳。

先聖年譜。率多附會失實。唯嘗以世家近古爲最可據。然頗復踳駮。竊其敍歸與之歎。主蘧伯玉之事。及蔡之請遷於吳。皆前後兩見。非複爲整比。條理棼然。竊按世家先聖自二十五歲以前。皆居魯。嘗爲乘田。爲委吏。昭公二十五年。三家攻昭公。魯亂。始適齊。聞韶。學之三月。是其時事。故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而檀弓記先聖在齊。嘗觀季札葬子於嬴博之閒。此可證者也。顧世家旣誤以孟僖子不能相禮之歲。爲其死歲。故倂南宮敬叔之隨子適周。亦舉而置諸適齊之前。考左傳孟僖子實卒於昭二十四年。將死乃命敬叔來學。比敬叔服闋。魯已無君矣。知所謂言於魯君。與之一車兩馬者。必定公非昭公也。子在周時。家語有劉文公論聖人之語。定公四年。文公卽卒。元二兩年。未歿昭公之喪。訪樂萇宏。又非攸宜。前後推校。則適周其在定之三年歟。世家云定公九年。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會於夾谷。攝相事。十三年。墮三都。十四年。與聞國政。三月。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遂行。此並與左傳合。且定公十四年。春秋經不書冬。公羊師說。亦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世家云。孔子遂適衞。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居頃之。去衞。將適陳。過匡。匡人止孔子。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衞。按此過蒲之下。卽當以後文會公叔氏以蒲畔云云。至作爲陬操以哀之。六百六十四字移置其閒。蓋過匡至陳。去陳過蒲。自蒲如衞。去衞如晉。臨河而返。乃復至衞。主蘧伯玉家。尋以醜南子之行。會靈公禮貌衰。又復去衞。世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四十七字。則又當移於於是醜之之下。去衞過曹。是歲魯定公卒之上。檢子國注論語問陳章。卽云孔子去衞過曹。如曹。曹不容。又之宋。與世家云去衞過曹。去曹適宋。桓魋欲殺孔子。去適鄭。遂至陳者正合。其所以在陳絕糧者。或如子國所言吳伐陳。陳亂乏食之故。抑或就以微服避難。倉卒喪其所齎。皆未可知。要與異日在蔡被圍之事。不可混合爲一也。旣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於是有對肅愼矢之語。有桓僖廟災之語。最後有歸與歸與之語。實哀公之三年。而陳侯周之十年也。世家又云。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於野。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其秋楚昭王卒。於是孔子自楚返乎衞。由是推之。定公十四年以前。仕魯時也。哀元年以迄六年。居陳蔡時也。自六年返衞。以迄左傳所載魯人以幣召夫子之歲。則恆在於衞。孟子所謂於衞孝公公養之仕者也。子之去魯。所謂大夫以道去君者。非有君命召。則終不可復歸。夫豈出入自如。而好爲旅人哉。其見衞靈公。主顏讎由。畏于匡。畏于蒲。歷曹鄭杞宋。遭宋桓司馬之難。則皆在定末哀初一二年間也。是爲先聖出處大端。敬徵審而備識之。云陳侯周。陳懷公子者。史記陳世家云。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然則陳侯周有諡矣。又名越。與孟子異。阨古厄字。詩谷風箋云。厄難勤苦之事也。是阨卽難也。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注 近臣當爲遠

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爲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爲聖人。章指。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違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也。疏君子大居正。○正義曰。隱公三年公羊傳文。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公之相。實然否。疏注。人言然否。○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百里奚事。趙岐注謂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賣已物以養人牛。貧而不吝。可以爲要響之具。此依文度事。其解不過如此。實則百里五羊。有必不可解者。奚舊稱五羖大夫。其人全以此得名。是必有一五羊實事。旒傳人間。乃言人人殊。如扊扅之歌曰。百里奚。新娶我令五羊皮。是聘物也。又曰。西入秦。五羊皮。則攟作客貲者也。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以五羊之皮贖之歸秦。是又贖奚物也。其不可憑如此。若謂得五羊之皮。爲之食牛。從來無此說。且此亦何足要譽。趙氏去古未遠。或有師承。趙氏佑溫故錄云。百里奚有五羖大夫之稱。孟子亦言其擧於市。則鬻牛之言非無據。但謂以要秦繆公非耳。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當讀賣字爲句。賣下五上疑一得字。後儗奚自有羊賣之。反爲人牧。理所必無。毛西河不審而妄爭。周氏柄中辨正云。朱竹垞五羖辨。言趙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蓋言衣此食牛也。扊扅之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羖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細五羊爲裘。毛之最豐。而賤者所服也。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詩云。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爲一裘。猶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爲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羔裘。其製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說竟與余合。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遂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五羖其素所被服。繆公慮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五羖微物。楚人豈貪之乎。按扊扅歌乃僕詞賦家所爲。本不足據。其以史記贖奚事爲證亦非是。史記言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者。此卽齊欲請管仲於魯。而桓公謂知吾將用之。必不與我矣之意。故其謂楚人曰。吾媵臣。微之也。請贖以五羖羊皮。示其無足重輕也。所以杜楚人之疑。而使之不忌也。若謂以此取信於楚。則奚之素所被服。楚人烏得知之。史記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擧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遷所傳。已自相矛盾。則幷贖奚之事。亦屬傳疑不足信也。至所引范處義釋詩之說。則尤爲不根。夫五紽五緎五總。絲數非縫數也。戴侗六書故曰。紽緎總俱以五言。皆絲之量數。更證之西京雜記云。五絲爲䋿。倍䋿爲升。倍升爲緎。是緎爲絲數。益無可疑。范氏謂合五羊爲一裘。則羔羊。皃羊也。豈有皃羊而五皮而可以成裘者哉。嘗考韓詩外傳云。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自賣五羊皮爲一轂車入秦。[illegible]。百里奚

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說苑。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養牛。又臣術篇云。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皮。使將盬車之秦。又善說篇云。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繆公得之。諸說並以五羊皮爲自鬻之直。竹垸所云。則昔人未有此解者。惟莊子庚桑楚篇云。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陸德明音義。既引史記贖奚事。又曰。或云百里奚好五色皮裘。此頗合於竹垸之解。而又不能引據。徒割截趙注以就其說。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百里奚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夫曰虞人也。址貫見矣。不諫之秦。行蹤見矣。年已七十。齒已見矣。又曰舉於市。仕宦見矣。得秦之號爲五羖大夫。傳至孝公時。猶嘖嘖於趙良之口。則當以秦本紀補之。蓋其由虞之秦。不知又何故亡秦走宛。宛今南陽府南陽縣。秦繆公時地屬楚。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繆公釋其囚。授之國政。故有五羖大夫之號。其云吾媵臣。亦襲記詞以誑楚。左氏媵秦穆姬者。乃虞大夫井伯。非百里奚也。漢表以次之於各等矣。或問謂之舉於市者何故。余曰。諸語市脯注云。市。買也。說文云。買。市也。孟子蓋謂百里奚從買得來耳。細讀孟子合左傳。奚之去虞。當於僖二年宮之奇諫不聽之日。不待僖五年宮之奇復諫以其族行之日。故日先云。安得有如史記奚爲晉虜以媵於秦之妄說。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注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爲之設此言。疏否不然。○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字衍文。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注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假晉道。疏晉人至奇諫。○正義曰。事見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左傳。及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傳。閻氏若璩釋地云。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虢。西虢國。宏農陝縣東南有虢城。余謂河南之陝州也。名雖二省。而界相逮。裴駰引賈逵注云。虞在晉南。虢在虞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爾時爲晉獻公十九年。正都於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注。垂棘至所生。○正義曰。僖公二年公羊傳白璧注云。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垂棘出美玉之地。玉以尙白爲美。徐氏疏云。謂屈產爲地名。不似。服氏謂產爲產生也。閻氏若璩釋地云。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爲石樓縣。但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地自非。垂棘又見成五年。杜但注晉云地。

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

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注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爲汙。是爲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干秦爲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注人自鬻於汙辱。而以傳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尙不肯爲也。況賢人肯辱身而爲之乎。疏百里奚至爲之乎。〇正義曰。趙氏以百里奚不諫冠此兩篇之首。蓋謂奚所以不諫者。知虞公之不可諫也。下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卽申此二句之義。知卽智矣。於其間反入不智一層。此孟子屬文之法。故用而字轉捩。若曰百里奚不諫。乃是知其不可諫也。知其不可諫而卽不諫。是其智也。而去之秦。年已七十。會不知以食牛干秦繆爲汙。可謂智乎。錯綜言之也。又因其一智。推而爲三智。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一智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二智也。知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三智也。三智從三知字而出。智屬知。賢屬能。但知而不能。不可爲賢。故又實能相其君以顯於天下。是非獨智而且賢矣。前以知斷其不知之非。後以能斷其不爲之是也。一說晉時强大。可與晉敵者莫如秦。奚故去虞入秦。三置晉君。正是爲虞報仇。所以不諫而去之秦者以此。翟氏灝考異云。戰國時。處士橫議。蔑人倫。廢禮義。以爲親可怨。弟可放。夫婦可苟合也。竊威福之柄。萌篡逆之心。以爲君臣無定分。禪繼無定命也。枉己辱身。營營富貴。利達之途。以爲苟賤可甘。近倖可援也。爰是造爲事端。託諸舜禹伊孔。謂聖人且有然者。欲假以濟其私而掩其醜。孟子懼焉。故特設爲門弟子疑難問答。著諸簡編。以徹扶其撥蔽。好辨章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者。正於此篇詳盡見之。風俗通言孟子退與萬章之徒作書。而舉好辨章文爲旨。萬章之徒。非就此篇實據之歟。故此篇雖若泛論往事。而實爲孟子一書之領要。觀孟子論百里奚已無所據。惟以事理反覆推之。則列國之信史。若輩惡其害己。並早滅於秦火前矣。觀馬遷爲史。凡孟子所既辨斥。仍多取爲實錄。則時之邪說惑人。深幾於杯水車薪之不可熄矣。使非此篇之傳。雖舜禹伊孔。且無以見白於今日。其他是非之顚倒者。可勝言乎。

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爲苟合而違正也。疏不爲苟合。〇正義曰。史記封禪書云。阿諛苟合之徒。

卷十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注】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爲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絜。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疏】伯夷至立志。○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伯夷叔齊。論語每言之。必兼二人。而孟子則獨舉伯夷。史記之言伯夷。以讓國以恥周也。而孟子則言其辟紂。且屢言之。此章與前伯夷隘章。極言其惡惡。非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豁是辟紂意。於恥周有可通。於讓國則絕無與也。若以史傳爲不實。則非讓國。何爲子貢援以問衞事。論語言餓於首陽。言逸民。明是恥粟採薇事。史即可爲經注也。孟子何獨有異。竊以伯夷當紂之時。親爲其暴。至於臏蹈無罪諸侯。爲從古所未有。廉來之助惡。皆非可以力爭。而自以遠國疏臣。欲諫正之不得。徒苟奉職貢而以爲恥。固久有欲辟之心矣。而不忍言。因生事之既終。有遺命之可託。遂以不顧而逃。叔齊與兄同志者也。亦以有託而逃。叔齊特從兄也。孟子故不及之。爲其舉兄可以見弟也。其事從讓國起。而其心實從辟惡起。史傳據事書之。孟子原心論之也。然而曰待天下之清。則夷惟辟紂之惡。未嘗不待紂之改。辟之已耳。其於君臣之大義。未嘗有他志也。故以諫武王。武誅紂。遂以恥周粟。而孔子特表之曰。不念舊惡。是則伯夷之所以爲伯夷者。其行事甚委曲。其用心甚平直。第求無汚於己。而非必有苛於人。故得爲聖之清。○注。若夏姬之比也。○正義曰。列女傳孼嬖篇云。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頌曰。夏姬好美。滅國破陳。走二大夫。殺子之身。殆誤楚莊。敗亂巫臣。子反悔懼。申公族分。○注。頑貪之夫更思廉絜。○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頑夫廉。頑字古皆是貪字。漢王吉傳。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晉書羊祜傳亦曰。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尙也。南史稱任昉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志。臧氏琳經義雜記云。韓詩外傳云。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引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又後漢書王龔傳云。聞伯夷之風者。

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丁鴻傳論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列女傳曾世叔妻云。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李注引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又藝文志隱逸下。引魏王粲弔夷齊文曰。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當亦用孟子。孟子萬章盡心皆作頑夫廉。趙氏於萬章下注云。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於盡心下注云。頑貪。是趙本作頑矣。據下文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皆以相反者言之。則作貪爲是。趙氏以頑訓貪。未詳其所出。而兩漢及唐人。皆引作貪。知必非無本矣。孟子漢有劉熙注。梁有綦毋邃注。作貪者或斷於二家之本與。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頑。鈍也。如淳注漢書陳平傳云。頑頓。謂無廉隅也。頓與鈍同。孟子萬章篇云。頑夫廉。按王氏說是也。頑之義爲鈍。廉之義爲稜。稜則有隅角。鈍則無鋒鍔。二者正相對。呂氏春秋愼大篇云。暴戾頑貪。是頑亦貪也。諸書引作貪。亦頑訓貪之證。國語晉語。少懦於諸侯注云。懦。弱也。說文心部。懦。駑弱者也。故以懦爲弱。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注說與上同。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注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

疏注鄙狹至深厚。○正義曰。周禮地官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劉熙釋名釋州國云。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鄙家也。愛類篇云。墨子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高誘注皆云。鄙。小也。又君守篇云。魯鄙人遺宋元王閉。高誘注云。鄙人。小人也。小卽狹也。對下寬言之。故不訓小而訓狹也。賈子道術篇云。優賢不逮謂之寬。詩大雅瞻卬維其優矣箋云。優。寬也。是寬卽優也。淮南子齊俗訓云。煩擎澆淺。高誘注云。淺。薄也。是薄卽淺也。毛詩邶風北門王事敦我傳云。敦。厚也。薄旣是淺。則厚卽是深。故云深厚。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注淅。漬

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疏】注淅漬米也至亟也。○
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滰。浚乾漬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滰淅而行。淅。汏米也。段氏玉裁說
文解字注云。毛詩傳曰。釋。淅米也。爾雅。溞溞。淅也。孟子注。淅。漬米也。凡釋米淅米漬米
汏米滫米淘米洮米漉米。異稱而同事。淅箕謂之𥮾。自其方漚未淘言之曰漬米。不及淘抒而起之曰
滰。萬章篇今滰作接。當是字之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浚滰。逯也。說文。湑。莤酒也。一曰
浚也。鄭興注周官甸師云。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歆之。故謂之縮。
縮。浚也。說文。滰浚。乾漬米也。引孟子孔子去齊滰淅而行。今本滰作接。所見本異也。滰之言
竟。謂漉乾之也。今俗語猶謂漉乾漬米爲滰乾矣。西漢叢語
云。異聞集引李吉甫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滰淅。唐本作滰字。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
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
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
也。【注】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
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
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疏】注振揚至不撓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振。舉救也。
一曰奮也。揚。飛舉也。呂氏春秋必己篇云。盡揚播
入於河。高誘注曰。揚。動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共工振滔洪水。高誘注云。振。動也。是振與揚
同義也。程大昌演蕃露云。管子曰。玉有九德。叩之其音清專徹遠。純而不殺亂也。此諸家之言孔
子玉振者。曰其謂終條理者。爲其叩之其聲首尾如一。不比金之始洪終殺。是爲終條理。按始條理。
音義云。本亦作治條理。下同。玩趙氏言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則趙氏本正作治條理也。下文始
條理者。智之事也。注云。智者知理物。理物即治物。以理字解治字。正作治條理者智之事也。玉
終其聲之聲。指金聲。金聲有殺。以玉振揚之。所謂治之使條理也。殺則細。振以終之。則其聲不
細矣。金音音字解聲字。近時通解。謂金。鎛鐘也。聲以宣之於先。玉。特磬也。振以收之於後。
條理是節奏次第。金以始此條理。玉以終此條理。所爲集大成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中庸振河
海而不洩。鄭注云。振。猶收也。孟子萬章篇云。金聲而玉振之也。周官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
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斂振皆收也。故鄭注云。振。猶抍之。檢也。廣雅卷三
云。抍。收也。孟子梁惠王篇注云。檢。斂也。賈疏云。以財與之謂之抍。知其足剩謂之檢。皆失
之。秦風小戎篇。小戎俴收。毛傳云。收。軫也。正義曰。軫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軫與振亦

聲近義同。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注智者知理物。聖人終始同。疏始條至事也。○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孟子稱孔子之謂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智至孔子而極其盛。不過舉條理以言之而已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簡。以易知。知一於仁愛平恕也。以簡能。能一於行所無事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若是者智也。天下事情條分縷析。以仁且智當之。豈或爽失幾微哉。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鄭康成注云。理。分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古人所謂理。未有如後儒之所謂理者矣。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注以智。譬由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由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不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疏注以智至中也。○正義曰。說文工部云。巧。技也。故以技釋巧也。章指云。言聖人猶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與此注相發明。趙氏以巧比三子。以力比孔子。三子可學。孔子不可及也。然則兩爾字宜皆指三子。其至如清任和。爲三子之力所可至。其中如孔子聖之時。爲三子之力所不可至。至中俱承上力字。至爲三子之力。中爲孔子之力。乃注云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意殊矛盾。不可詳知。又云。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似謂孔子之時。三子力不能及。故改而用巧。爲清任和。則中字轉屬三子之清任和矣。又似謂孔子以時爲中的。三子各以清任和爲中的。三子自知不能爲孔子之中的。因思改而用巧。爲三子之中的。故各用清任和也。是孔子以力中的。三子不以力而以巧中的也。以力。則但能至不能中也。趙氏本義。未知何如。姑擬之以質知者。近時通解。智巧。卽靈明不昧。妙乎神也。聖力。卽造詣獨到。因乎應也。聖知兼備。而唯智乃神。巧力並用。則唯巧乃中。此孔子所以獨爲聖之時。或云。巧力之喻。是孟子自擬作聖之功。由射於百步之外。望道之比也。孔子之聖。非力可擬。力則人。巧則天也。

章指。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故不可階。他人丘陵。丘陵由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注北宮錡。衞人。班。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疏

注。班列也。○正義曰。方言云。班徹。列也。北燕曰班。東齊曰徹。戴氏震方言疏證云。趙岐孟子注。孟子班爵祿云。班。列也。春秋昭公二年左傳。送從逆班。杜預注云。班。列也。任昉奏彈曹景宗曰。驟高列侯。李善注引方言。列。班也。所引即此文。詩大雅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毛傳徹。治也。鄭箋云。治者。正在井牧。定其賦稅。亦於班列之義爲近。廣雅。列。班布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注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己之所爲。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略。麤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

疏注。詳悉至存也。○正義曰。詳悉見離婁下。荀子非相篇云。詳則舉小。注云。詳。周備也。故又以備釋詳也。周禮地官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注云。主班祿。賈氏疏云。在此者其職既闕。未知所掌云何。但班祿者。用粟與之。司祿職次倉人。明是班多少之官。故鄭云主班祿。○注。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正義曰。禮記正義云。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鄭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周禮春官內史。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鄭司農鄭康成皆引王制以注之。趙氏佑溫故錄云。自嘗以孟子爲正。不必與周禮規規求合也。與孟子合者惟王制。猶不免有不合者。由其又在孟子後。雜采遺文所致。即孟子亦第言聞其略也。鄭康成於王制與周禮不合處。輒謂之夏殷制。皆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而已。即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孟子明言周室。得謂之夏殷然歟。于是又以開方法兩圓之。然子二百里。男百里。又何法。又豈所謂同一位者歟。唯其不必求合而必求合也。然則。奚其不合。蓋注以周禮司祿官無其職。爲諸侯去籍證。周禮本不完之書。司祿之亡。猶他官之闕。未必去籍獨去此。即去亦其中一端。就孟子王制所言之與周禮不合。初非獨此班爵祿事矣。是不足以定也。若謂盡去其合而獨存其不合。則是周禮一書。已自有不能盡合之失。更不足以定也。彼其放恣橫議之習已久。秦至敢於燔燒三代之書。諸侯皆秦也。何憚於竄易一朝之制。去者既全去之。其姑存者。寧以意增損之。上下相蒙。若爲故然。豈所必至。不待劉歆之徒也。恐劉歆亦定負此枉於千古也。然則。宜其不合之多矣。文景時去古尤近。諸儒纂輯王制。何不就其所據書名人代。明白標準。而一擬彈同。使後學者莫別其由然。斯則前儒之過歟。翟氏灝考異云。周禮司祿之官。今無其職。趙氏據此爲戰國諸侯去籍之證。孟子於典籍既亡之後。側聞其略。自不能劃若畫一。且有憚於時君之孳斜無厭也。故於所聞異詞中。寧信其數之少。而不肯失之多。若王制。乃漢文帝敕令博士諸生。採集傳記。斟酌損益以成其篇。制祿爵節。明屬採自孟子。時周禮未顯於世。諸博士猶不及見之。故雖以孟子一書爲本。其所以微有異同。正博士之所斟酌損益。何可轉據之譏孟子乎。

天子一

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注 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疏 天子至等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彼言王者之制。故不數天子。與此異。白虎通爵篇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伯者。白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意。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以下矣。○注公謂至後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又云。王之三公八命。注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賈氏疏云。三公八命。出封皆加一等。謂若周公太公有德。封於齊魯。身雖在王朝。使其子就國。亦是出封加命爲上公九命者。白虎通爵篇云。春秋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亦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也。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注 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也。疏 君一至六等。○正義曰。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諸侯卽君也。王制五等不連諸侯。孟子六等連君。不連君猶不連天子也。白虎通爵篇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諸侯所以無公爵者。下天子也。故王制曰。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謂諸侯臣也。大夫但有上下。士有上中下何。明卑者多也。爵皆一字。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或曰。大夫爵之下者也。稱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禮經曰。士見於大夫。諸侯之士也。王制曰。王者八十一元士。沈氏彤周官田祿考云。周天子具六官。官之爵六等。曰公。曰孤卿。曰中大夫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庶人在官者屬焉。凡天子之官之爵。其有常數可周知。而見本經及注者。公三人。孤三人。卿五官。官一人。又地官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則六人。凡十一人。中大夫。天官四人。地官五人。又州長每州一人。三十州則三十人。遂大夫每遂一人。六遂則六人。春官五人。夏官十四人。秋官四人。凡六十八人。下大夫天官十二人。地官十五人。又黨正每黨一人。百五十黨。則百五十人。縣正每縣一人。三十縣則三十人。春官二十四人。夏官三十人。秋官八人。凡二百六十

九人。上士天官四十六人。地官四十八人。又族師每族一人。七百五十族。則七百五十人。鄙胥每鄙一人。百五十鄙。則百五十人。春官五十三人。夏官六十七人。又僕夫十人。秋官二十人。又象胥每翟一人。六翟則六人。凡千一百五十人。中士天官百一十八人。地官百四十八人。又閭胥每閭一人。三千閭則三千人。鄰長每鄰一人。七百五十鄰。則七百五十人。春官百五十八人。夏官百五十八人。秋官百五十二人。又象胥每翟二人。六翟則十二人。凡四千四百九十六人。下士天官百七十九人。又寺人五人。地官二百七十二人。又比長五家一人。萬五千比。則萬五千人。里宰每里一人。三千里則三千人。司門每門二人。王城十二門。則二十四人。司關每關二人。王畿十二關。則二十四人。場人每場二人。九穀九場。則十八人。春官二百七十五人。夏官二百四十三人。又馭夫二人、趣馬百九十二人。庾人每閑二人。天子十二閑。則二十四人。秋官百九十三人。又條狼氏八人。象胥每翟八人。六翟則四十八人。凡萬九千五百有七人。其不見經注而數皆可推者。上士爲郊之縣正。十一縣則十一人。中士爲郊之鄙師。野之縣正。郊五十五。鄙野九百五十三。縣人各如縣鄙之數。凡千有八人。下士爲郊之酇長。野之鄙師。郊二百七十四。酇野四千七百六十五。鄙人各如鄙酇之數。凡五千有三十九人。通計三萬一千五百六十五人。若內諸侯之官之爵。由經注及他傳記所見推之。則在公四等。自卿而下。在孤卿三等。自大夫而下。在大夫二等。自上士而下。其數。公之卿二人。下大夫五人。上下士各若干人。孤卿之大夫二人。上士五人。下士若干人。大夫之上士二人。下士五人。其縣鄙之士。皆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公七縣。三十三鄙。孤卿二縣八鄙。大夫二鄙。上下士各皆如縣鄙之數。通計爵數之可知者。在公四十七人。在孤卿十七人。在大夫九人。若外諸侯之官之爵。則在上公六等。自孤而下。在侯伯五等。在子男四等。皆自卿而下。在大其數。公之孤一人。卿三人。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中下士各若干人。侯伯之卿大夫士如之。子男之卿大夫亦如之。士則上二十七人。下若干人。無中。此皆見於經注及他傳記。其無所見而可推知者。上公爲大國。三卿三遂。卿。鄉大夫三人。下大夫州長十五人。遂大夫三人。凡十八人。上士黨正七十五人。縣正十五人。凡九十人。中士族師三百七十五人。鄙師七十五人。凡四百五十人。下士閭胥千五百人。酇長三百七十五人。凡千八百七十五人。其野二百二十六縣。千一百三十鄙。中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皆各如縣鄙之數。侯伯爲次國。二鄉二遂。卿。鄉大夫二人。下大夫州長十人。遂大夫二人。凡十二人。上士黨正五十人。縣正十人。凡六十人。中士族師二百五十人、鄙師五十人。凡三百人。下士閭胥千人。酇長二百五十人。凡千二百五十人。其野。侯百四十四縣。七百一十九鄙。伯七十二縣。三百六十一鄙。皆中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各如其縣鄙之數。子男爲小國。一鄉一遂。卿。鄉大夫一人。下大夫州長五人。遂大夫一人。凡六人。上士黨正二十五人。縣正五人。凡三十人。下士族師百二十五人。鄙師二十五人。凡百五十人。其野。子三十一縣。百五十五鄙。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皆各如縣鄙之數。男一鄙。下士爲鄙師。如其數。通計爵數之可知者。在上公三千八百二十八人。在侯二千五百二十二人。在伯二千有九十二人。在子四百有八人。在男二百二十三人。周官之爵。曰公。曰孤。曰卿。曰中大夫。曰下大夫。曰上士。

日中士。日下士。凡八等。而合孤卿爲一等。中下大夫爲一等。何也。曰。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不別言三孤命數。則幷孤於卿矣。云其大夫四命。則大夫不以中下殊矣。爵與命之等常相因。故二者皆合爲一等也。且考工記稱九卿。鄭康成以六卿三孤注之。則孤亦名卿。而爲一等。孟子王制序。大夫皆止一等。是又不分二等之明證也。經何以無上大夫。曰。上大夫即孤卿也。大戴記盛德篇云。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少謂三孤。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天子亦然。凡內外諸侯之官。其爵等人數。何以定之。曰。大宰云。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謂衆士。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輔。府史庶人在官者。此外諸侯官爵等人數之大略也。何以知上公之一孤也。曰。典命公之孤四命。注以爲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也。何以知子男之無中士也。曰。襄十一年公羊傳云。古者上士下士。明中士非周官初制也。若子男而有中士。則田祿不皆以四爲差。而國亦不足於用矣。公羊所云。乃通指諸侯。今獨歸之子男何也。曰。惟子男不當有中士耳。謂公侯伯而亦無中士。傳之誤也。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注 凡此四等士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

疏 天子至附庸。○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注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者。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與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孟子一則公侯皆方百里。再則大國地方百里。證以周公太公。其封齊魯。不過方百里耳。而孟子時魯地且五倍之。以爲有王者作。魯必在所削。安得有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之說哉。爲此說者。乃明堂位篇中多誣。不可勝舉。余嘗上稽周易。雷聞百里。公侯國制。厥象取此。下徵魯頌。革車千乘。惟百里國數適相應。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同。方百里也。今晉地多數圻矣。皆侵小故。管仲曰。昔賜我先君履。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山名。今在沂水縣。無棣庸名。今爲海豐慶雲兩縣。南北相距七百里。亦應是後來侵小所至。周氏柄中辨正云。封國之制。孟子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王制同。周官大司徒。則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孟子異。鄭康成謂孟子所言。周初制。周公斥大九州之地。始皆

益之。此說最謬。後儒陸農師易山齋金仁山輩。並言周之福員。不廣於虞夏。安得加封若此。且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二十餘。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必不然之事。唐仲友謂古之封國。有軍有賦。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自賦言之。則公之國方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伯之國方一百四十里、而具六百乘。男之國方百里。而具三百乘。子下同於男。侯上同於公。自是而外。則山川土田附庸。皆在封疆之內。然皆非出車制賦之壤。孟子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周官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內也。於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皆省文而互見。詳而考之。未有不合者。按唐氏此說。極爲支離。即以周禮解之。自諸公至諸男。封疆之數。遞爲降殺。各以百里爲等差。今忽分二解於公侯伯子。則以爲兼虛封。於諸男。則以爲舉實封。此在周禮先不可通。而以牽合孟子之說。其誰信之。陳氏禮書。謂孟子三等之地。正封也。周官五百里四百里云云者。則所統之附庸。葉少蘊又謂兼山林川澤而言。汪武曹駁之云。方五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二十五也。豈公之正封。止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方百里者二十四乎。方四百里者。爲方百里者十六也。豈侯之正封。止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方百里者十五乎。即合山林川澤言之。亦不應如此之多。則其說又難通矣。惠氏據尚書大傳。謂諸侯受封。必有采地。封五百里與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里。封二百里與百里者。其采五十里。采則全入於其君。而封爲天子之土。故天子得而食之。王制言采。周官言封。二者必合而相備。按大傳言百里諸侯之國。以五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此說合於孟子。而異於周禮。惠氏假借傳會。以調和其說。以巧則巧矣。而非其實也。李剛主謂百里專言土田山川附庸。則量功而錫。不在百里內。孟子曰。天子巡狩有慶。慶以地。是初封百里。而其後慶地何算。故周禮約其數曰。公不過五百里。侯不過四百里。伯子男不過三百里二百里。此說亦本之唐仲友。按周禮明言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則五百里四百里。乃其疆域。於建國之初已定之。豈有豫約慶地之數。而爲之制其域者。果如其說。本文何以不云公之地無過五百里。侯之地無過四百里邪。任鈞臺又疑大司徒文誤。當是方百里五。方百里四。此亦不然。職方氏明言千里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方四百里封侯。則六侯。若止方百里五。則千里當封二十公。方百里四。則千里當封二十五侯。職方之制。合於大司徒。其非誤文可知矣。然則孟子與周禮決不可合。自當以孟子爲正。或反據周禮以疑孟。不亦謬哉。○注。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正義曰。白虎通爵篇云。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同。盧氏文弨校云。御覽載援神契曰。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梁云。周禮小司徒注。十終爲同。同方百里。疏云。謂之爲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易震正義。雷之發聲。聞乎百里。古帝王制國。公侯地方百里。故以象焉。○注。小者至庸也。○正義曰。白虎通爵篇云。人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隱公元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云。庸者。通也。此趙氏所本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

其名通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酅爲齊附庸。酅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相合。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注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疏天子至子男。○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王制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不合。當以孟子爲正。蓋古者三公不必備。常以六卿兼之。卿兼公孤。亦止食卿之祿。公孤之爵不爲位。故無祿。則受地當自卿始。此孟子是而王制非也。內臣之命。降於外諸侯。而祿必視乎外。故以六命之卿。視九命之公侯。四命之大夫。視七命之伯。三命之元士。視五命之子男。皆卑其命而崇其祿者。元士之命。不下於附庸。而受地視附庸。則非卑其命而崇其祿之義。與卿大夫不一例矣。此又孟子是而王制非者也。吳氏禮記纂言。反謂孟子當諸侯去籍之時。但以意言其大略。不若王制所記爲得之。顛倒甚矣。沈氏彤周官田祿考云。上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見大司徒之經。而孟子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大都之地方八十里。加爲百里。小都方四十里。加爲五十里。家邑方二十里。加爲二十五里。本載師及小司徒之經注。而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說並殊於周官。何也。曰。孟子因籍去而僅聞其略。此所云。並周所沿夏商之制耳。考諸周官。畿內外皆無七十里之國。王制有七十里之國。注疏以爲夏商之制。而湯國七十里。即見孟子書。由是以觀。而其他之沿於夏商亦明矣。王制謂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之說又殊。何也。曰。王制蓋別有所據。然要非周所定制也。其曰田者。即孟子之地。篇末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則未去三之一而已稱田矣。或以爲皆實田。誤也。周公於畿內外之國。既各別差其里數。而尚存夏殷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豈得遽行。苟前代諸國。無故而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之。周公別差諸國之里數。畿內視夏商則減。畿外則大增。何也。曰。畿外諸國。夏商以來。蠶相吞併。廓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辜者。而又以待封大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室。故大增。若畿內諸國。本無權力。又象賢而世守者少。周公因稍更焉。以就井田。以四上下之差。故減也。然則孟子於畿外諸國。謂齊魯俱封百里。而以今魯方百里者五爲當損。何也。曰。此孟子即所傳聞以論當時之地域。意在風止其戰伐耳。若論封疆之實。則必如晏子春秋內篇。謂太公受地五百里。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謂伯禽康叔各四百里者。乃與周公之制合也。後人將以孟子駁周官。否則強傳會之。皆未及深考者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諸侯[illegible]卿大夫之采地。無明文可證。惟雜記疏引熊氏云。公大都之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

方五十里。子男大都方二十五里。中都無文。小都一成之地方十里。今按公之采地當三等。侯伯子男采地當二等。公之孤方百里。卿方五十里。大夫方十里。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方二十五里。大夫方十里。據周禮大國有孤。如天子三公。天子之公采地與卿異。則大國之孤。亦當與卿異。侯伯子男無孤。誰有卿大夫。故采地當但分二等。不必有中都也。侯伯之卿。采地與公之卿俱方五十里者。以其命數同也。子男之卿。異於公侯伯者。以子男國小地狹。故卿降而爲方二十五里。大夫仍方十里不降者。據孟子言班祿之制。大小國大夫之祿不殊。而卿以上各異。則知侯國之大夫。采地皆一成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注 公侯之國爲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疏 注。庶人至士者也。○正義曰。會士旅食食。謂未得正祿者。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按士旅食。謂未得爵命之士。疏以爲府史胥徒。非也。王制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日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上士中士下士。此正爵也。下士食九人以上。此正祿也。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論定後官。而未得正爵正祿者。則羣食於公。謂之旅食。檀弓所謂仕而未有祿者。司士職所謂以久奠食。即此。但未得正爵。故謂之庶人在官者。趙岐注孟子。亦云。庶人在官。未命爲士者。非謂府史胥徒也。若府史胥徒。官長所除。不命於國君。當爲燕之所不及。安得與諸臣相獻酬乎。又云。古者有未得爵命之士。謂之士。旅食其祿。與庶人在官者等。亦謂之庶人在官者。周禮序官。若地官鄉長。賈公彥云。鄉長是不命之士爲之。是也。孟子云。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此正爵也。謂之命士。若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而未有命者。則先試之以官。俟其任官。然後以正爵命之。所試之官。則如鄉長之類。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凡天子下士之官。諸侯當使不命之士爲之。但無正爵。則亦未得九人以上之正祿。故此諸府史以下。庶人在官者。兼不命之士。方爲賅備。大夫以上。有采地者。其祿取於采地。無則以公田所入之稅祿之。士無采地。其祿一受於公。故周禮有司祿主班祿。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國語云。大夫食邑。士食田。韋注云。受公田也。此足證諸侯之士無地矣。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注 伯爲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

分之一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注】子男爲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疏】大國至耕也。○正義曰。王制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周氏柄中辨正云。安溪李文貞公曰。諸侯之卿。不命於天子者。其祿秩與大夫等。命於天子者。不論大小國。其祿皆當四大夫也。但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故視大夫四倍。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其一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總較。惟三倍耳。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其二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相較。惟二倍耳。故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當大夫者。皆非命卿也。祿既相當。祿亦相等明矣。考王制言大國之卿四大夫祿。食二百八十八人。次國之卿三大夫祿。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之卿倍大夫祿。食四百四十四人。孔疏卿祿重。故隨國之大小爲節。則謂命於天子者。其祿皆當四大夫。非也。王制又云。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孔疏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者。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卿命于其君者爲賤。祿不可等天子命者。故視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則謂不命於天子者。與大夫同祿。亦非。況諸侯有大夫五人。但以三大夫與三卿相較尤不合。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注】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爲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疏】耕者至爲差。○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注云。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墽者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爲糞。翟氏灝考異云。孟子自君卿順序。王制自農夫倒序。文有繁省。義未有鉏鋙也。惟一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一云下士視下農夫。小異。蓋庶人在官。有府史胥徒四等。其祿以農之五等爲差。則爲府者當視上農。而史暨胥徒。以次視中下矣。下士與爲府者同。故雖兩說之。而義仍一。周禮小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禮記讀

義云。周禮農夫之等。三等而巳。孟子則五等者。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
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而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巳。管子揆度篇。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呂覽上容篇。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
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周氏柄中辨正云。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
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孟子王制
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爲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是故三說本同。當以孟子王制爲主。而參觀
周禮之說。蓋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殊。左氏異義。自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而外。又有二而當一。以至
九而當一者。此大司徒遂人授田。所以有多寡之差也。孟子王制言一夫百畝。則周禮不易之地。左
傳衍沃之地。舉其最上者以定賦也。至小司徒之法。亦具於遂人中。遂人云。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
之田野。蓋人有生耗。即田有予取。故稽而授之。或以小司徒之說爲疑者。未考遂人歲時稽授之法
也。○注。獲得至吏也。○正義曰。史記春申君傳。集解引韓嬰章句云。獲得也。毛詩齊風無田甫田。
釋文云。無田音佃。孔氏正義云。上田謂墾耕。下田謂土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
食。古之遺語也。按說文人部。佃。中也。支部畋。平田也。多方正作畋。此注云佃。乃畋之假借。
而通作田也。周禮地官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畮。注云。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趙
氏本此爲說也。按夫之名從人起。亦從田起。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此夫指地而言。緣
一夫授田百畝。故百畝之地。即以一夫名之。此上言耕者所獲。下言上農夫食九人。則以人言也。
同受此百畝之田。而其所得穀。或足以食九口。或足以食八口。或足以食七口。以至僅能食六口五
口。所以多寡不一者。以糞種培漑之有殊也。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與宜而爲之種。凡
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
輕爂用犬。秋官薙氏掌殺草。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注云。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巳而水
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此皆糞饒之事
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
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
是爲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
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顏師古引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一說
斗食者。歲奉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後漢百官志。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
月八斛。與名秩簿同。劉昭引漢書音義云。斗食祿日以斗爲計。此師古所引或一說也。趙氏
舉其時奉祿。有斗食佐史兩目。用以除吏。吏即有秩。三老。嗇夫。游徼。亭長。五者也。章指。言
聖人制祿。上下差敍。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記。言其大綱。以答北宮子之問。疏貴有常尊賤有
等威。○正義曰。宣公十二年左傳。隨會之言也。○諸侯僭越滅籍從私。○正義曰。漢
書藝文志云。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

萬章問曰。敢問友。注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注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爲友。謂相友以德也。疏注兄弟兄弟有富貴者。○正義曰。趙氏以挾貴爲挾在己身之富貴。挾兄弟爲挾兄弟之富貴。兄弟即包上貴字而言。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古人以昏婣爲兄弟。如張子之於二程。程允夫之於朱子。皆有中表之親。旣爲友則有師道。不可謂我與彼爲婣親。有疑不肯下問也。挾兄弟而問。與挾故而問相似。俗解謂不挾兄弟多人而友。兄弟多人。有何可挾乎。須辨別之。趙氏佑溫故錄云。兄弟等貴之稱。必其人之與己等貴而後友之。則不肯與勝己處。不能不恥下問矣。兄弟有富貴者。則仍挾貴意耳。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注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疏注獻子至而就之也。○正義曰。陳氏厚耀春秋世族譜云。孟孫叔孫季孫。俱出桓公。謂之三桓。公子慶父生公孫敖。公孫敖生文伯。魯語稱孟文子。文子生孟獻子。仲孫蔑。文十五見。襄十九卒。國語晉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注云。鬬臣。扞難之士。未知即此五人否。漢書古今人表。孟獻子樂正裘牧中。並居第四等。是以其德同也。禮記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左傳唯卿備百邑。鄭志以爲邑方二里。據小司徒四井爲邑言之。其說自確。百邑即方二十里之縣。小國之卿采地也。此免餘主辭邑。故據卿祿之少者言之。自卿以上乃有百邑。則大夫不得備百邑。故惟一成方十里也。周禮司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又云。惟加田無國正。諸凡云百乘者。當據采地之外有加賜者言之。如左傳魯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晉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是也。杜預解百邑。以爲一乘之邑。百邑即百乘。說無所據。趙氏以無獻子之家爲賢人無位。有獻子之家爲富貴而復有德。舊疏云。此五人如亦有獻子之家富貴。則不與獻子爲友。無他。以其兩貴不能以相下故也。獻子與之爲友。則以貴下賤故也。近時通解無獻子之家。謂視之若無。不敢挾之也。有獻子之家。謂有之爲重也。五人知有獻子之家。則知有貴。知有貴。則獻子不與之友。知有獻子之貴。則獻子不與友。獻子之不挾貴可知。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

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注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

疏注。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襄公十八年。楚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於襄賁。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郯邳。殆所謂泗上十二諸侯者邪。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爲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閻氏若璩釋地續云。余更博考之。呂氏春秋。言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劉向說苑。言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爲季氏之羼僭。以私邑爲國號。殆無復疑。毛氏奇齡經問云。或問孟子有費惠公。且曰小國之君。按戰國並無費國。有謂費在春秋。係魯都。或是魯君。則魯此時爲魯繆公。並無惠公。且魯有惠公。未有子孫與祖宗可同謚者。有謂費本季氏嚴邑。或即季氏子孫世居費者。遂於此僭稱公歟。曰。俱不然。魯國無恙。固無有降而稱費國之理。即季氏子孫世爲魯卿。亦斷無有出居於費者。大夫有采邑。但其收賦税而不居其地。故孟孫之郕。叔孫之郈。季孫之費。皆他人居之。春秋公斂處父居郕。侯犯居郈。南蒯公山弗狃陽虎。皆居費。是也。季氏宗卿。焉得居費。若謂魯惠費惠不嘗同謚。則衞有兩莊公。燕有三桓公。祖宗謚法。何嘗禁同。而以此立說。則又誤矣。大抵春秋戰國間。凡都邑之長。皆與有地之君相比。原有邑宰都君之稱。以長於其地也。此所稱國。猶顓臾邾極各爲君臣。因亦得以公名之。此不特楚僭稱王。始有申公葉公之稱。即以齊言之。在春秋有棠公。在戰國有薛公。其稱邑以公皆是也。況魯在戰國方五百里。則費或稍寬。其得以都君而僭國君。容有然耳。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滑國都於費。謂之費滑。水經注緱氏縣故滑費。春秋滑國都。莊公十六年同盟於幽。滑伯與焉。滑一名費。猶宋一名商。孟子所謂費惠公者。滑伯之後也。自秦人滅滑。而滑或屬周。或屬鄭。或屬晉。屬周者曰爲滑。見定公六年傳。屬晉者曰虛滑。見成公十七年傳。屬鄭者曰費滑。見襄公八年傳。蓋滑介於鄭周之間。仍爲附庸於晉鄭。故至戰國而郯邳鄒費。猶號小國之君。說者不知春秋有費滑。遂謂戰國無費。而以魯之費當之。誤矣。按漢書古今人表。費惠公顏敦王順長息同列第四等。敦殺形近而譌。邈愼字通。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注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唐。晉

賢人也。隱居陋巷者。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疏】注「大國至而已」。○正義曰：太平御覽引皇甫士安高士傳云：「亥唐者，晉人也。晉平公時，朝多賢臣，祁奚、趙武、師曠、叔向，皆爲卿大夫。唐獨不官，隱於窮巷。平公聞其賢，致禮與相見而請事焉。平公待於門，唐曰入，公乃入；唐曰坐，公乃坐；唐曰食，公乃食。唐之食公也，雖蔬食菜羹，公不敢不飽。」史記晉世家云：「悼公卒，子平公彪立。」抱朴子欽士篇云：「晉文接亥唐，踟躕而坐不敢正。」此文爲平之譌。其逸民篇云：「晉平非不能吏亥唐也，然尊而肆之，貴而重之，誠以百行殊尙，默默難齊，樂尊賢之美稱，恥賊善之醜迹。」亥唐一作期唐。亥之爲期，猶箕之爲荄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史趙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蓋以亥爲絳縣人之名，即孟子之亥唐。韓非子言晉平公於唐亥云云，或孟子傳寫倒其名氏也。」詩大雅召旻「彼疏斯粺」，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蔬與疏通。趙氏佑溫故錄云：「晉平承悼公復伯之烈，而不能繼興。悼之末年，已不免弛，平益替焉。溴梁盟而大夫張，平邱盟而諸侯散，自是天下變亟，六卿稱成，方且違叔向築虒祁，其不知求賢輔國亦甚矣。區區禮一亥唐，不過取快佚遊，苟圖虛譽，非有示我周行之誠。唐復無可表見，即使不終於此，而與共職位，豈遂能破相疑之勢，樹疏逖之勳哉？孟子特以爲友道證，未暇深論晉本末也。」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注】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尊賢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也。舜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注】尙，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迭爲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之友匹夫也。【疏】注「尙上至夫也」。○正義曰：尙與上通。論衡須頌篇引尙書或說云：「尙者，上也。」儀禮覲禮云「尙左」，注云：「古文尙作上。」是也。說文貝部云：「貳，副益也。」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是貳室即副宮也。趙氏以堯館舜於貳室，則舜饗堯之所設。堯亦就往舜宮，饗舜之所設，是爲更迭爲賓主也。詩小雅彤弓「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周禮秋官大行人「饗禮九獻」，注云：「饗，設盛禮以飲賓也。」是以酒食待賓客爲饗。趙氏以饗舜爲堯就饗舜之所設，則謂舜設盛禮饗堯，而堯就饗其所饗，此饗當解作受。哀公十五年左傳云「其使終饗之」，注云：「饗，受也。」是也。小爾雅廣詁云：「迭，更也。」故以更釋迭。一說亦饗舜，是以祿養舜，即上共天祿意。以君臣之禮更爲賓主之禮，謂降上下而交際往來，非堯爲主則舜爲賓，舜爲主則堯爲賓也。爾雅釋詁云：

妻之父爲外舅。又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鄭氏注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壻爲甥。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是也。用上敬下。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注〕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尙。故云其義一也。章指。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爲法者也。〔疏〕大聖之行千載爲法。○正義曰。襄公三十一年左傳云。文王之行。至今爲法。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注〕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爲可者。〔疏〕注。際接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際捷也。捷與接通。說文手部云。接。交也。是際亦交也。執。持也。操也。謂諸侯以禮儀幣帛與士相交接。其道當操持何心。孟子曰。恭也。〔注〕當執恭敬爲心。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注〕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疏〕注。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正義曰。音義出却之云。正體卻字。下皆同。或作卻。誤。此謂當从卩作卻。不當從邑作卻也。文選東京賦云。卻走馬以糞車。薛綜注云。卻。退也。呂氏春秋知接篇云。無由接固卻其忠言。高誘注云。卻不用。退其所交接之禮物而不用。即不受也。曡言卻之卻之者。卻之至再。堅不受也。萬章以不受亦是廉以律己。何以爲不恭。一說卻之是萬章問。卻之爲不恭。是孟子答。何哉又是萬章問。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注〕孟子曰。今尊者賜己。己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疏〕注今尊至卻之也。○正義曰。已問解曰字。趙氏以曰是問之之詞。問此所賜之物。義不義。彼必以義對。故受之也。若不義則卻之矣。尊者賜而問其義不義。是輕慢之也。輕慢故不恭。故不問其義不義而不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注〕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注〕孟子言其來求交己以道理。其接待己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言可受也。〔疏〕其交至之矣。○正義曰。以道。謂所賜有名。如餽贐聞戒。以禮。謂儀及其物。一云受之矣。不問其義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

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注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己。斯可受乎。疏注。禦人至之貨。○正義曰。尚書牧誓。弗禦克奔。鄭注云。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然則禦人於國門之外。即暴人於國門之外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詩大雅蕩云。曾是彊禦。毛傳。彊禦。彊梁禦善也。崧高不畏彊禦。疏亦云。彊梁禦善之人。趙岐注禦人以兵。古者扞人以兵曰禦。以兵傷人。亦曰禦也。受禦。謂受此所禦得之貨。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之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注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封康叔。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譈。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則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疏注。康誥至康叔。○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趙氏以爲周公戒成王封康叔者。康誥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鄭注云。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成王即位年十三。至是六年十八矣。十八爲孟侯。此伏生書傳略說義也。彼文云。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見周禮秋官大行人疏。伏生書傳。秦火以前先師遺義。故鄭用之。文王世子篇。仲尼曰。昔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又云。成王幼不能踐阼。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是周公居攝。以世子禮教成王。呼成王爲孟侯。不足異也。趙岐注孟子。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而作。是亦以孟侯爲成王可知。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鄭康成注伏生大傳云。孟。迎也。孟侯呼成王也。○注。越于至之者也。○正義曰。尚書康誥云。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譈。趙氏以越于皆於者。爾雅釋詁云。粵于。於也。史記宋世家集解引馬融云。越。於也。越粵通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越于也。于猶取也。凡民所由得罪。以寇攘姦宄殺人取貨也。殺于人取其貨。冒冒然不畏死刑。凡民無不怨之。此言不待教而誅者也。七月詩云。一之日于貉。毛傳云。于貉。謂取狐貍皮也。故于猶取也。孟子萬章篇。引殺越人。趙氏以爲殺于人。據其解越爲于。則越乃假借字。當以粵爲正。孟子說此經云。是不待教而誅者也。上文義刑義殺勿庸以即。言當先教後殺。此言殺人取貨。則彊暴之人不可教訓者。明不在先教之列。說文攴部云。暋。冒也。周書曰暋不畏死。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本爾雅。暋。強也。盤庚不昏作勞。鄭注昏讀爲暋。勉也。似鄭所據爾雅。與今本不同。康誥暋不畏死。孟子作閔。立政其在受德暋。心部作忞。王氏鳴盛後案云。冒昧爲惡。自彊爲惡。義亦同。

按趙氏以不知畏死解閔。然則。謂其冒昧無知。顯殺人取貨。罪犯不赦。豈有不知者。惟知之而故犯之。乃爲自彊。閔爲愍之假借。知其不當爲而强爲之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憝。惡也。說文。憝。怨也。康誥罔不憝。傳云。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篇引書作譈。荀子議兵篇云。百姓莫不敦惡。法言重黎篇。楚燉羣策而自屈其力。李軌注云。燉惡也。譈燉敦並與憝同。凡人凶惡亦謂之憝。康誥云。元惡大憝。逸周書銓法解云。近憝自惡是也。方言。諄。憎所疾也。宋魯凡相疾苦謂之諄憎。若秦晉言可惡矣。諄與憝聲亦相近。按趙氏訓譈爲殺。以爲凡民無不得殺之。與訓怨訓惡不同。譈字說文所無。莊子逍遙遊云。越人斷髮文身。釋文云。司馬本作敦。云敦。斷也。又說劍篇云。試使士敦劍。釋文引司馬注云。敦。斷也。說文斤部云。斷。截也。釋名釋言語云。絕。截也。如割截也。然則。敦有割截斬斷之義。趙氏讀譈爲敦。故以爲殺也。禮記樂記云。故樂者天之命。注云。命教也。是教亦命也。說文辵部云。遭。遇也。言部云。誅。討也。趙氏以不待教而誅。爲孟子解說。凡民罔不譈之義。既凡民無不得殺之。則不待教即是不待君之教命。遭遇此殺人取貨之人。人即得而誅討之。不待教命而誅。故不須辭問。國語魯語云。魯大夫辭而復之。注云。辭。請也。不須請問。極言其當討也。國語晉語云。君有烈名注云。烈。明也。管子心術篇云。殺戮禁誅謂之法。鹽鐵論刑德篇云。法者所以督姦也。於今爲烈。趙氏以爲烈烈明法。謂此不待教而誅之法。三代傳之。至今猶明顯也。遭遇此等之人。方且誅討之。奈何受其餽。以烈烈解烈字。又以明字解烈烈。猶毛詩傳以洸洸潰潰解洸潰。樂記以肅肅雍雍解肅雍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注〕萬章曰。今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畝彊求。猶禦人也。苟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且受。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疏〕注萬章至人也。○正義曰。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楊氏疏引徐邈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私田本不當稅。今履而稅之。是爲強求。孟子時諸侯橫斂。有不止於稅畝者矣。趙氏第舉此一端以爲例耳。

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注〕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爲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十五而已。知後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

取之者爲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爲盜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爲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尚猶可爲。況受其賜而不可也。疏注。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正義曰。音義出將比云。丁讀失切。云比地而誅。猶言比屋而誅也。亦毗志切。禮記樂記云。比於慢矣。注云。比猶同也。後漢書鄭康成傳注云。比臏。猶連臏也。比而誅之。即同而誅之。比地而誅之。即連地而誅之也。○注。謂非至比於禦。○正義曰。呂氏春秋重己篇云。味衆珍則胃充。高誘注云。充。滿也。楚辭離騷云。蘇糞壤以充幃兮。注云。充。猶滿也。呂氏春秋求人篇云。至。勞也。高誘注云。至。大也。詩小雅巧言昊天泰憮箋云。泰言甚也。泰與大同。是至即甚也。故趙氏以甚釋至。又以大過釋至。禮記緇衣云。行無類也。注云。類。謂比式。方言云。類。法也。什一而稅。此法式也。充類。謂已盈滿其法式。乃於法式之外又多取之。則是充類而又大甚。是爲充類至。充類至。則是爲義之盡。義者宜也。盡亦至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當字解義字。取稅於民。本爲義禮。但於所當取之法式爲太甚。故爲義之盡。趙氏以大釋盡。明盡與至。其義一也。與盜爲非類。故不可比於禦。湛因辭語云。充類至一句。義之盡也一句。是也。近時通解。夫謂非其有而取之即爲盜者。乃充不取之類。至於義之至極而後爲然也。○注。獵較者至世也。○正義曰。張氏爾岐蒿菴閒話云。古人田獵既畢。擇取三等中殺者。每等得十。以充君庖。其餘則與士衆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蓋田時各奮武勇。及既獲則公之。辭讓而後取也。若夫獵較者。不復習射。唯以所獲之多少。爲所取之多少。當其獵時。自互相攫奪。此亦古法變壞之一端。然皆用以祭其祖先。殊無大過。周氏柄中辨正云。王罕皆謂較奪禽獸以祭。正與下正祭器相應。趙義爲長。是謂不特此也。周禮獲禽者取左耳。及弊田。植虞旗致禽而珥焉。言致禽於旗下取耳。以較所獲之多少。則獵而較獲。正禮之所有。不得爲弊俗。故趙說爲長。楊文采曰。還與盧令。齊俗也。猶但以便捷輕利相稱譽。魯俗重禮教。君戾泮宮。而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何至公行攘奪。會齊俗之不若乎。其意蓋在貴四方之異物。所得之多且異者。則於獻禽時誇耀於衆。謂人莫已若耳。非獨較多寡。亦較珍異也。楊氏此說亦自近理。然孟子引此。正以較奪禽獸。與取非其有一例。故舉以相形。若作比較解。則與取民猶禦。毫無干涉。下文不當云獵較猶可。況受其賜矣。嘗推求獵較之故。大抵出於魯之三家。非田獵之百姓相鼓奪也。襄三十年傳。鄭豐卷將祭。請田。子產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因祭而獵。惟諸侯得行之。而大夫不與焉。魯自三家僭竊。禮則侵於君。祀則豐於昵。務以多品異物爲觀美。於是有田獵鼓奪之事。若謂魯人之習俗如是。則孔子爲政。能使市不飾賈。塗不拾遺。而獨不能變此陋習乎。且庶民有何祭器。庶民之祭。豈得用四方之食。而煩孔子之獵正耶。如此。則無疑於趙氏鼓奪之說矣。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言魯人獵較。孔子爲政。亦參之而不禁耳。非亦從而身爲之也。

焦氏袁熹此本新四書說云。此魯人。皆士大夫奉祭祀者也。習俗已然。本非禮所得用。而孔子不違。以小同於俗。不傚傚於更張也。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

事道與。注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與。疏注。非欲事行其道與。○正義曰。韓非子喻老篇云。事。爲也。禮記樂記云。事蚤濟也。注云。事。猶

爲也。檀弓云。不仁而不可爲也。注云。爲。猶行也。呂氏春秋愛類篇云。無不行也。高誘注云。行。爲也。行事爲二字義同。故以行釋事。事道即行道也。曰。事道也。注孟

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事道奚獵較也。注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曰。孔子先

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注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先爲

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乏絕則爲

不敬。故獵較以祭也。疏注。孔子至祭也。○正義曰。趙氏以孔子仕衰世。不可遽然矯戾改變其俗。先此宗廟祭祀之器。且有不正者。不得獵較也。若一時既正其祭器。又禁其獵較。

則卒暴難行。故正之以漸。先簿正其祭器。不即禁其獵較也。音義出簿正云。丁步古切。本多作薄。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經典無簿字。惟孟子有先簿正祭器一語。孫奭音義云。本或作薄。則北宋本猶

不盡作簿也。唐美原神泉詩碑篆。書主簿字从艸。是唐人尙識字。按簿書之簿。即帷薄之薄。劉熙釋名釋書契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簿。言可以簿疏物也。

畢氏沅釋名疏證云。簿俗字也。據漢夏承碑爲主簿督郵韓勅碑。主簿魯薛陶。武榮碑。郡曹史主簿。古薄字皆从艸明矣。然諸史書並从竹。如籍藉之類。亦互相通。古用笏。漢魏以來謂之簿。即手版

也。蜀志稱秦宓以簿擊頰即此是已。書之於簿謂之簿。故先爲簿而書之。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也。獵較皆取國中所備。若不獵於國中。而取珍食於四方。四方遠在魯國之外者也。則恐難常有。而不

免有時乏絕。謂爲不敬。孔子所以不禁其獵較也。近時通解。則以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即是陰止其獵較之術。張氏爾岐蒿菴閒話云。夫子欲革其俗。故先簿正祭器。使上下尊卑。祭有

常器。器有常品。用三鼎五鼎者乃有豐贍。庶人只用特牲。則所獲兗麋之屬。皆不得用。而人將漸知顯禮。覺其較奪之非。此則四方指魯國中之四方。若是。則孔子簿正祭器。正是禁止其獵較。不

待云亦獵較矣。惟正祭器是一事。禁獵較又是一事。二者相度。則祭器不可不正。故先正之。不以四方難得之食供簿正。恐其乏絕不敬。則獵較尙不爲無說。故姑容之。此聖人權衡之當。而先正漸

正之宜也。所以對奚獵較之義。謂因此所以亦獵較也。曰。奚不去也。注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爲不去。曰。爲之兆也。兆

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注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爲之

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見用。占其事始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疏注。兆始至治之。○正義曰。哀公元年左傳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注云。兆。始也。兆其謀承上始有一成一旅而言。是兆之義爲始也。廣雅釋詁造本皆訓始。故以始釋兆。又以正本造始申言之。始亦先也。先簿正祭器。爲之正本造始也。以斷止其獵較。是欲以次治之也。○注。而不至而退。○正義曰。此二句解而不行而後去。不見用是不行也。儀禮士冠禮鄉飲酒禮注。皆云退去也。是去卽退也。謂雖不見用。亦示以可行之兆而去。如吉雖未形於事。而龜筮先見其兆。周禮春官占人注云。占蓍龜之卦兆吉凶。經言兆。故趙氏以占言之。○注足以至去矣。○正義曰。此順解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也。而後去。不遠去也。雖不行必爲之兆而後去。故不遠也。孔子亦獵較。已是道不行。而必先簿正祭器以爲之兆。而後乃退去。爲之兆原在不行之後。經先言爲之兆。故趙氏屈曲申明之。此趙氏解經之妙也。萬章問云。道不行奚爲不去。曰不行而不去者。爲之兆也。所以爲之兆者。以示兆足以行。兆足以行而君不行。所以爲之兆而後去也。不行在爲之兆之前已然。非爲之兆而君不行也。經文臭折。趙氏得之。○注。終者至去者也。○正義曰。詩大雅瞻卬譖始竟背箋云。竟。猶終也。說文音部云。樂曲盡爲竟。爾雅釋詁云。淹。久也。宣公十二年左傳云。二三子無淹久。注云。淹留也。故以三年淹爲留而不去。淹留至於終竟三年。則得竟事一國。未嘗終竟三年之留。是未嘗得竟事一國也。謂爲之兆而後乃去。雖不遠去。而亦未嘗久留終於三年。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衞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衞孝公。公養之仕也。注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衞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衞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故宿留以答之矣。疏注。行可至道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是所爲行可之仕也。桓子以定公五年秉國政。嘗穿井得土缶。中若羊。以問孔子。孔子爲司寇。溝昭公墓而合之。家語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以不臣。然則是時季桓子實能聽用孔子之言。定公十年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注云。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十二年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世家云。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幷矣。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

陳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然則孔子之仕魯。以季桓子不違。去魯。以季桓子之受女樂。故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注。際接至見之也。○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孔子在衛。衛靈公致粟六萬。此國公養之實據。然以其接遇有禮。不徒能養。故曰際可之仕。則非公養之仕矣。○注。衛孝公至答之矣。○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春秋史記並無孝公。惟夫子於衛靈死後。在哀七年。當出公輒時。亦會至衛。但出公並不諡孝。然舍此又別無他公往來。疏謂仍是靈公。史記春秋年表。衛靈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又孔子世家。衛靈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此正公養之實據。然明明有孝公字。豈可不信孟子。而反信史記。惟趙岐注衛孝公以國公養賢之禮養孔子。故孔子爲宿留以答之。其曰養賢之禮。曰宿留。似古原有成文。而鄒鄭引之者。漢去古未遠。必有師承。未可以今世所見疑古人也。翟氏灝考異云。衛輒使石曼姑率師距蒯聵於戚。公羊傳云。固可以距之也。輒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以家事辭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檀弓正義謂衛輒拒父。而公羊以爲孝子。後儒之論且然。則當時臣下之諡以掩非。想自有之矣。若其一人兩諡。更無足怪。蒯聵諡莊公。漢書人表謂之簡公。則亦嘗有兩諡。趙氏佑溫故錄云。諡法解無出。衛孝公之即出公輒無疑。出公者。特當其出奔在外之稱。及後返國稱後元年。二十一年卒。而諡爲孝。史不備耳。經每有可以正史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蓋出公繼立時。孔子又嘗過衛。大約其致粟仍襲靈公之舊。而禮遇不衰。故第爲公養之仕耳。宿留詳見公孫丑篇。章指。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注 仕本爲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老而仕者。娶妻本爲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妻而娶者。疏 注。仕本至娶者。○正義曰。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歿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列女傳賢明篇。周南之妻云。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注 爲貧之仕。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

平。抱關擊柝。注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夜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疏注。監門之職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注云。監門門徒。荀子榮辱篇云。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楊氏注云。監門。主門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史記信陵君列傳云。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既云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又云嬴乃夷門抱關者也。故趙氏以監門為抱關擊柝者。○注。柝門至於邾。○正義曰。說文門部云。關以木橫持門戶也。趙氏辭柝有二。一為門關之木。謂即此橫持門戶者也。一為行夜所擊木。周禮天官宮正。夕擊柝以比之。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秋官挈壺氏。縣壺以序聚欜。野廬氏。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鄭司農云。欜。兩木相敲行夜時也。引傳云。魯擊柝聞於邾。哀公七年左傳文。行夜即巡夜。阮氏元校勘記云。行字如月令出行田原之行。經典釋文皆下孟反。秋官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注云。夜士主行夜徼候者。賈氏疏云。行夜徼候者。若宮伯掌受八次八舍。注云。於徼候便也。則行夜往來周旋。謂徼候者也。按趙氏以抱關擊柝為監門之職。則柝即是關。若以柝為行夜所擊。則是抱關為一職。擊柝又為一職。柝欜守備也。為門關之木。則擊為椎之使固。為行夜之木。則擊為敲之使有聲。義亦別矣。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注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生長貌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為己之恥。是以君子祿仕者。不處大位。疏注。委吏至少而已。○正義曰。周禮地官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邦之委積。注云。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少曰委。多曰積。又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注云。主斂甸稍芻薪之賦。以共委積。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注云。止。猶殺也。殺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然則委積為遺人。委人。倉人。所共掌。故以委吏為主委積倉廩之吏也。說文入部云。會。合也。言部云。計。會也。算也。天官小宰聽出入以要會。注云。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宰夫乘其財用之出入。注云。乘。猶計也。賈氏疏云。計者。算法乘除之名。出於此也。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注云。會。大計也。然則是算之為計。總合算之為會。說文旨部云。嘗。口味

值也。呂氏春秋孟夏紀云。必當其位。高誘注云。當。直也。直值同。直其多少無差。故不失也。孫氏星衍平津館文稿委吏解云。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史記所言。正足證孟子。周禮遺人。掌邦及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之委積。地官司徒之屬。是其事也。司會則逆委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冢宰之屬。孔子正爲遺人之官。稱季氏史者。時季氏秉國政。得專司徒之事，孔子爲其屬。故季氏史亦魯臣。非仕於私家也。會計是司會之事。所云當者。讀如奏當之當。謂料量委積。上之司會。適當國家會計之數。不爲季氏求贏餘也。故史記則云料量平。說文料字解量也。料量猶言擬量。以擬平斗斛無𡖍入也。此正對求也爲季氏聚斂附益言之。不獨辭尊居卑。亦辭富居貧之一端。若止以供職爲當。則人人能之。且國家亦不容有不供職之吏也。○注。乘田至者葭。○正義曰。周禮地官圃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注云。囿。今之苑。趙氏苑囿之吏。似指此。周氏柄中辨正云。毛大可曰。苑囿。圃人所掌。祇游觀爲獸之事。並無牛羊。亦並不芻牧。考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樴。杙也。所以繫牛。凡牧人掌牧六牲。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必授職人芻豢之。史記謂之司職吏。其又名乘田者。以公牛芻豢皆甸田中事也。愚按古乘與甸通。毛說良是。引詩者。毛詩召南騶虞篇文。傳云。茁。出也。說文艸部云。茁。艸初生出地貌。詩曰。彼茁者葭。爾雅釋詁云。壯。大也。茁爲草本生出之名。借以形容牛羊。故以肥好解之。然後引詩以明其本義。音義云。長。張丈切。呂氏春秋論大篇任數篇。高誘注皆云。長。大也。故以大釋長。長是生長。茁是生長之貌。茁壯。言其貌之肥好。而以長字承之。猶言其生長則茁壯肥好也。　章指。言國有道。則能者取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注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於所託之國也。疏注。託寄至國也。○正義曰。方言云。託。寄也。凡寄爲託。儀禮喪服傳。齊衰三月章。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毛詩邶風式微序云。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箋云。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孔氏正義云。此被狄所逐而云寄者。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郲寄衛侯是也。喪服傳失地之君。謂削地盡者。與此別。　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注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爲寄公也。疏注。士位輕。○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古之上士中士下士者。皆有爵之人也。其未仕而讀書講道者。通謂之儒。周禮儒以道得民。魯論女爲君子儒是也。間亦稱士。如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之類。春秋而後。有游士處士。則皆無位而客游人國者矣。孟子所言士。亦有二。萬章之不託諸侯。彭更之無事而食。及王子墊所問。此無位者也。答北宮錡。及士以旂。大夫以旌。前以士。後以大夫。則並指有位者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

【注】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受之乎。曰。受之。【注】孟子曰。受之也。受之何義也。【注】萬章曰。受粟何意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注】氓。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乏。況於士乎。【疏】注。氓民也。○正義曰。詳見公孫丑篇。不言君之於民而言氓者。氓是自他國至此國之民。與寄之義合。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注】萬章言士窮。君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周者。謂周急稟貧民之常科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疏】注。周者至科也。○正義曰。周與賙通。周禮地官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注云。囏阨。飢乏也。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賈氏疏云。讀從論語周急不繼富之周。又司祿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注云。賙稟其艱阨。說文禾部云。稟。賜穀也。廣雅釋詁云。稟。予也。稟貧民之常科。謂因民貧乏。以穀給予之。此常法也。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注云。周。謂給不足也。呂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則云。周。賜也。蓋周與賜義亦通。而並舉。則各別也。○注。賜者謂禮賜橫加也。○正義曰。橫加。謂不當賜而賜也。曰。不敢也。【注】孟子曰。士不敢受賜。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注】萬章問何爲不敢。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注】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爲不恭。故不受也。【疏】注。有職至受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祿位以馭其士。注云。祿若今月奉也。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在官皆有祿。呂氏春秋懷寵篇云。皆益其祿。高誘注云。祿。食也。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注云。祿所受食。故以祿解食於上之食也。既不仕。即不當食其祿。不仕而受其賜。即是受其祿也。不仕而受其祿。即是以士而託於諸侯。不恭。即非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注】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將之也。【疏】曰君至繼乎。○正義曰。前章言餽也以禮。則孔子受之。是君餽之則受之。不待復問矣。故直以可常繼爲問耳。前云爲貧而仕。惡乎宜乎。抱關擊柝。謂仕有常職以受祿也。蓋賜爲餽與祿之通稱。前云尊者賜之。賜即餽也。賜之可受者也。此云君餽之粟則受之。又云無常職而賜於上。以爲不恭。賜非餽也。賜之不可受者也。蓋仕有常職。則可受其祿。不仕無常職。則可受其餽。不可受其祿。君餽之。以惠及氓則爲周。以禮下賢則爲交際。皆可受者也。合上二章。其義備矣。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

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疏】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君命煩。故不悅也。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摽。麾也。麾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犬馬畜伋。伋。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臣臺。從是之後。臺不持餽來。繆公慍也。慍。恨也。【疏】鼎肉。○正義曰。禮記少儀云。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注云。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注。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卒。終也。儀禮燕禮云。卒受者以虛爵降。奠於篚。注云。卒猶後也。故以末後解之。據自是臺無餽。則此爲末後也。據孟餽。則此爲復來也。○注。摽麾至不受。○正義曰。音義云。摽音杓。又音拋。莊十三年公羊傳云。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注云。摽。辟也。時曹子端劍守桓公。已盟。乃摽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離。釋文云。摽劍。普交反。辟也。辟劍置地。劉兆云。辟。指也。此音與孟子同。毛詩邶風柏舟寤辟有摽傳云。辟。拊心也。摽。拊心貌。釋文云。摽。符小反。與公羊傳音異。而摽辟同爲拊心。則摽正即是辟。與公羊注同矣。毛詩召南摽有梅傳云。摽。落也。此摽乃莩字之假借。因思曹沫摽劍。此摽亦莩。謂墜落其劍於地也。哀公十三年左傳云。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此摽亦莩也。木之長者既枯斃。久之枝格必墜落。杜氏注摽爲擘。失其義矣。說文手部擘。撝也。撝。裂也。一曰手指撝也。摽。旌旗所以指麾也。麾即俗攠字。攠通撝。撝訓擘。擘即寤辟有摽之辟。摽訓麾。猶訓辟也。禮記禮運云。捭豚。釋文云。捭又作擘。孔氏正義云。捭析豚肉。析即分裂之義。說文手部又云。拊。揗也。揗。摩也。則拊心是以手揗摩其心。云擘云摽。則當是以兩手分擘。蓋怨憤悲鬱之極。用手開解之。辟亦闢也。闢亦開也。蓋自上分而落於下爲摽。自近分而屛於遠亦爲摽。其義可引申而見。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自近分而屛於遠也。是可推而通矣。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周禮吉拜是拜而後稽顙。凶拜是稽顙而後拜。則凡先稽首後再拜。凶拜之類也。先再拜後稽首。吉拜之類也。吉拜拜之常。故主于受。凶拜拜之異。故主不受。說文手部云。𢷎。首至手也。古文從二手。揚雄說從兩手下。首部云。𩠐。𩠐首也。頁部云。頓。下首也。段氏玉裁釋拜云。拜者何也。頭至手也。頭至手。故經謂之拜手。凡經或言拜手。或單言拜。一也。周禮大祝謂之空手。鄭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何休注公羊宣六年傳。頭至手曰拜手。某氏注尚書召誥曰。拜手。首至手。皆其證也。何以謂之頭至手也。說文解字曰。跪者。所以拜也。既跪而拱手。而頭俯至于手。與心平。是之謂頭至手。荀卿子曰。平衡曰拜是也。頭不至于地。是以周禮謂之空首。曰空首者。對稽首頓首之頭著地言也。拜本專爲空首之稱。引申之則稽首頓首肅拜皆曰拜。稽。說文作𩠐。稽首者何也。拜頭至地也。既拜手而拱手下至於地。而頭亦下至于地。荀卿子曰。下衡曰稽首是也。白虎通姓名篇。鄭注周禮大祝。何注公羊宣六年。某氏注尚書召誥。皆曰拜頭至地曰稽首。拜重手。故字從

手。皆重首。故字從首也。頓首者何也。頭叩地也。叩者何。敂也。敂者何。擊也。既拜手而拱手下至於地。而頭不徒下至地。且敂觸之。是之謂頓首。稽首者。言乎首稽遲至於地也。頓首者。言乎首急遽至於地也。是稽頓之別也。周禮言頓首不言稽顙。禮經十七篇。禮記羣經言稽顙。不言頓首。稽顙與頓首有二歟。曰。無二也。何以知其無二也。鄭注周禮頓首曰。頭叩地也。注士喪禮曰。稽顙。頭觸地也。又檀弓注云。稽顙者。觸地無容。叩地觸地之非有二。可知矣。至地者。以首不以顙。敂地者必以顙。故謂之稽顙。亦謂之顙。公羊昭二十五年再拜顙何。曰顙猶今叩頭矣。亦謂之頓顙。吳語。諸稽郢行成於吳曰。頓顙於邊。何言乎稽顙。稽之言至也。其至地與稽首同。其以顙與稽首異也。荀卿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是即鄭君之頭至手曰空手。頭至地曰稽首。頭叩地曰頓首也。周禮大祝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此三者。蓋拜之經歟。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此六者。其舉前三者。權其吉凶輕重之宜而用之歟。他經曰拜手。曰拜。無曰空首者。故知空首即拜手也。拜者。拜手之省文也。禮經十七篇。禮記曰稽顙。無言頓首者。故知周禮之頓首。即稽顙也。凡言拜手稽首。言拜稽首。言再拜稽首。皆先空首而後稽首也。言拜而後稽顙者。先空首而後頓首也。言稽顙而後拜者。先頓首而後空首也。言稽顙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拜者常禮。稽首者。敬之至也。稽顙者。哀之至也。凡祭必稽首。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國君稽首。於鄰國之君稽首。于君夫人鄰國君夫人稽首。禮有非祭非君而稽首者。特牲饋食禮。宿尸。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少牢饋食禮。宿尸祝賓主人再拜稽首。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此皆未入廟之尸也。而再拜稽首者。鄭重之至。以定其爲尸也。士昏禮。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妻之父非君也。以逆女之事至重。稽首主爲授女。故主人不答拜。聘禮郊勞。賓用束錦儐勞者。儐者再拜稽首受。注云。尊國賓也。又受饔餼儐大夫。大夫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受幣。注云。尊君客也。下文皆云賓再拜稽首送幣。又下文大夫餼賓。賓再拜稽首受。是亦猶上文尊國尊賓君客之再拜稽首也。凡行禮必拜手。凡敵者拜手。卿大夫互相於一也。凡諸侯相於拜手。凡臣於君。君於臣。皆拜手。凡喪必稽顙以拜賓。即頓首也。何以謂之振動也。鄭曰。戰栗變動之拜也。有不必拜手而拜手者。有不必稽首而稽首者。有不必頓首而頓首者。如文三年晉侯享公。公降拜。襄四年穆叔如晉。歌鹿鳴之三。三拜。如雒誥成王拜手稽首於周公。襄九年。魯襄公稽首於晉君。如昭二十五年季孫意如稽顙於叔孫昭子。昭八年陳無宇稽顙於欒施。公羊昭二十五年。昭公子家羈再拜顙於齊侯。是皆謂之振動。振動者。言非常也。因事制宜之謂也。吉拜者何也。謂拜之常也。當拜而拜。當稽首而稽首。是吉拜也。吉拜對凶之辭也。凡稽首未有用於凶者也。凶拜者何也。拜而後稽顙。稽顙而後拜。皆凶拜也。凡頓首未有不用于凶者也。奇拜者何也。謂一拜也。奇者不耦也。凡禮經言拜不言再者。皆謂一拜也。經者明言一拜者。士相見禮曰。君答一拜。聘禮曰。公一拜送几。又賓不降一拜。稽首頓首。則經未嘗有言再者。褒拜者何也。謂再拜已上也。褒者。大也。有所多大之辭也。凡禮經聘禮少牢饋食禮特牲饋食禮言三拜。及僖十五年左傳言三拜稽首。襄四年言三拜。定四年言九頓首。以及婦人之俠拜皆是也。肅拜者何謂也。[illegible]

首下手之拜也。婦人之拜也。少儀曰。婦人雖有君賜。肅拜。是則肅拜爲婦人之常。稽拜手爲男子之常也。婦人以肅拜當男子之空首。以手拜當男子之稽首。以稽顙當男子之頓首。○注。臺賤至恨也。○正義曰。臺即儓也。方言云。儓服。農夫之醜稱也。南楚凡罵庸賤謂之田儓。或謂之服臺。爲賤稱。故官之賤者名臺。引傳者。昭公七年左傳芋尹無宇曰。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服虔云。臺。給臺下微名也。臺次輿隸僚僕之下。是賤官主使令者。故引此以證也。論語學而篇云。人不知而不慍。鄭氏注云。慍怨也。說文心部云。恨怨也。怨恚也。毛詩大雅緜篇不殄厥慍。傳云。慍恚也。是慍恨怨恚四字義同。趙氏以臺無餽爲繆公心不平子思之言。而不使之餽。故以爲慍。又以恨明之。阮氏元校勘記云。慍恨也。玩此三字。似經文有奪。抑注文作繆公慍恨也五字。今本衍二字耳。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注】孟子譏繆公之雖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疏】注又不能優養終竟之。○正義曰。趙氏以繆公慍恨子思之言。不使臺餽食爲不能優養終竟之。近時通說繆公因子思不悅自愧。故臺無饋。此不能養指上亟問亟饋事。非指臺無餽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注】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疏】敢問至養矣。○正義曰。此因孟子言不能養而問也。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注】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廚宰之人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爲鼎肉使己數拜故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疏】注。將者至道也。○正義曰。毛詩傳以行釋將。不一而足。趙氏所本也。爾雅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注云。行之送也。是將有行送二義。以君命將之。亦即是以君命送之。故繼粟繼肉。皆以送字明之。廩人繼粟。廩人送之。不以君命送之也。庖人繼肉。庖人送之。不以君命送之也。周禮地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天官庖人。共賓客之禽獻。胡氏匡衷侯國官制考云。周禮廩人下大夫二人。據少牢大夫有廩人。則諸侯當亦有之。國語云。敵國賓至。廩人獻餼。是諸侯有廩人也。禮記祭統云。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胞者。肉吏之賤者也。詩簡兮疏云。胞即周禮庖人。漢書百官公卿表有胞人。師古曰。胞人主掌宰割者。胞與庖同。天子庖人。中士。諸侯當下士爲之。凡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趙氏兼言倉廩之吏者。粟藏于倉。倉人

主之。廩人之粟。亦取之自倉。故兼言倉廩之吏也。桓公四年公羊傳云。三日充君之庖。注云。庖。廚也。淮南子說林訓云。治祭者庖。注云。庖。宰也。是庖人爲廚宰之人也。說文二部云。亟。敏疾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人亟分入聲去聲。入之訓急也。去之訓數也。古無是分別。數亦急也。非有二義。趙氏以亟拜爲數拜。又云欲使賢者不答。以數所以優之也。毛詩大雅瞻卬維其優矣箋云。優。寬也。國語魯語云。獨恭不優。注云。優。裕也。優裕是不急數。使之亟拜。非所以優裕之矣。說文丵部云。菐。瀆菐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瀆菐疊韻字。瀆。煩瀆也。菐如孟子書之僕僕。煩猥猶煩瀆也。廣雅釋詁云煩勞也。釋言云。猥頓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注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疏堯之至者也。○正義曰。此因養以及舉也。雖能養。仍必舉之乃爲尊賢。百官即廩人庖人之屬。牛羊倉廩備。則繼肉繼粟。不能瀆矣。加之上位。謂慎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納于大麓。極而至於登庸攝政也。　章指。言知賢之道。舉之爲上。養之爲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宏。疏下刺繆公之不宏。○正義曰。廷琥按孔本宏作閎。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注問諸侯聘請而夫子不見之。於義何取。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注在國謂都邑。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臣。在野。野居之人。莽亦草也。庶。衆也。庶衆之人。未得爲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爲臣則不敢見之。禮也。疏注。在國至之屬也。○正義曰。儀禮士相見禮云。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注云。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此宅者。指已仕而罷官之人。與孟子言庶人未仕之人有別。按宅者謂士之家居而未仕者也。可以孟子之言證。疊所云若去官致仕。終不可爲庶人矣。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後漢劉寵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之廳事也。此可證。市井貼在國都言。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淮南子本經訓云。射莽白素。泰族訓云。食莽飲水。注皆云。莽草也。草莽。猶草茅也。庶。衆也。爾雅釋詁文。釋

名蒋書契云。傳。轉也。轉移所在。執以爲信也。是傳有執義。音義云。贄。丁讀如贄。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腒。執贄請見。必由將命者傳之。故謂之傳贄。禮云。見於君。執摯。至下容彌蹙。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賈氏疏云。此不言民而言庶人。則是庶人在官。即府史胥徒是也。然則自卿大夫士以至庶人在官。皆得執摯見君而爲臣。孟子所謂庶人。未在官者也。庶人之摯用鶩。趙氏擬舉見君之摯。故云執雉之屬。括執禽執鴈執鶩而言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注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事。君召之見。不肯往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注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召之也。疏注。庶人法當給役。○正義曰。禮記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周禮地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賈氏疏云。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若田獵。五十則免。是以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若征伐。六十乃免。是以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此皆法當給役之事也。言分則爲庶人。言德則爲士。往役爲庶人之分。往見則失士之節。故有義不義之分也。君以庶人待之。即召之役。義所當往。君而欲見之。則是待之以士。乃不師之友之而召之。此士所以不往也。

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注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注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注魯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友。況乎可召之。疏古之人至云乎。○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此外惟公羊莊公二十四

年傳。然則曷用。褰裳云乎。服修云乎。何休注曰。云乎。辭也。接云乎是辭。則但云古之人有言曰。事之。豈曰友之。語意自了。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注】已說於上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注】萬章問招虞人以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注】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帛也。因章曰旃。旂。旌有鈴者。旌。注旄竿首者。【疏】注。皮冠弁也。○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司服。凡甸。冠弁服。鄭注。冠弁委貌。此田獵之冠也。薛氏禮圖。以冠弁即皮弁。又以皮弁即皮冠。此說非是。襄十四年傳。衛獻公射鴻於囿。孫寧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孔疏謂敬大臣宜去皮冠。若皮冠即弁。則衛獻之不釋皮冠。正自應爾。孫寧二子。何爲而怒乎。然則皮弁者。禮服之冠。皮冠蓋加于禮冠之上。田獵則以禦塵。亦以禦雨雪。楚靈狩於州來。去皮冠而與子革語。必非科頭也。可見去皮冠而仍有禮冠矣。以其爲田獵所有事。故招虞人以之。而禮冠中不數也。或云天子田獵服委貌。諸侯服皮冠。亦是臆說。○注。旃通至首者。○正義曰。周禮春官司常云。交龍爲旂。通帛爲旜。析羽爲旌。爾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有鈴曰旂。因章曰旃。鄭氏注司常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郭氏注爾雅云。以帛練爲旒。因其文章。不復畫之。趙氏解旃。旣云通帛。又云因章。兼周禮爾雅言之也。郭氏注旂云。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是兼司常交龍言之。鄭氏注旌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竿首也。是合爾雅注旄首言之。趙氏言注旄干首爲旌。於爾雅增干字。言旌有鈴爲旂。於爾雅增旌字。蓋旌則注旄於干。旂則繫鈴於干。以旌明旂。謂旂繫鈴於干。猶旌注旄於干。非謂旣析旄。又繫鈴也。周氏柄中辨正云。毛大可曰。此爲孟子解。當據司常大閱文。凡大閱治徒役。必爲諸侯卿大夫士。及州里庶人。願士未有位。惟諸侯得召之。而侯車載旂。故即以旂招士。孤卿可招庶人。而孤卿載旃。故即以旃招庶人。懸撥斿車載旌。斿車者。五路中之木路。田獵乘之。巾車云。木路以田是也。王正田獵。則建大麾。小田獵。則建旌。故即以旌招大夫。此正所謂以所招之人之物。與旂招士旃招庶人一例也。陳氏禮書曰。孤卿建旃。庶人。孤卿之所治者也。故招以旃。諸侯建旂。士。君之所禮也。故招以旂。斿車載旌。大夫從斿燕之樂者也。故招以旌。以此解孟子。何不可焉。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余既篤信左傳。亦問以孟子較之。則以孟子爲據。知昭二十年齊侯田於沛是也。傳言招虞人以弓。不合孟子者一。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不合孟子者二。不引志士不忘在溝壑二語。而撰守道不如守官爲仲尼曰。爲柳子厚之所駁。不合孟子者三。此三者旣不可信。則言昔我先君田。各招大夫士以其物。又豈可信哉。皮冠者。諸侯田獵之冠。故即以皮冠招掌田獵之人。虞人旣至。先示以期日。即告以田於某所。庶幾虞人芟除其草萊。爲可障之地。招之須及早。若庶人士大夫。皆從公于狩之人。周禮大司馬至期。立熊虎之旗于期所以集

衆。故曰以旗致民。又曰。質明弊旗。誅後至者。此豈待招而後至者哉。孟子蓋答虞人以皮冠。遂連類而及庶人士大夫平日之招。以明各有等威。據左傳而謂四招者皆田制。拘矣。廷琥按趙氏旄竿首者。孔本竿作干。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注 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況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不以禮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注 欲人之入而閉其門。可得而入乎。閉門猶閉禮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注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效君子守死善道也。疏 注。詩小至道也。○正義曰。詩在小雅大東第一章。底詩作砥。孔氏正義云。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砮丹。以砥石能磨物使平。矢則幹必直。砥言周道。則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通也。翟氏灝考異云。說文厂部。厂。底柔石也。重文作砥。並職雉切。广部。底。山居也。下也。都禮切。底實砥之本字。故禹貢底柱析城。漢書底礪其節。底礪名號。皆以底爲砥。今坊刻經文。多上加點。與底下字無別。讀者殊誤音如邸。並詩之砥字。或亦誤爲邸音。按底從氐聲。義異而音則通。禮記王制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雜記云。妻視叔父母姑姊妹。注並云。視。猶比也。廣雅釋詁云。視。效也。效即法。法即則。故既以比釋視。又以則效解之。守死善道。論語述而篇文。趙氏以引詩君子所履。謂君子之由是路。小人所視。謂虞人之非其招不往。按毛詩本意。周道謂周家貢賦賞罰之道。如砥。言其均平。如矢。言其不偏。君子所履。謂君子效法而履行之。小人所視。謂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所履所視皆謂周道。非謂小人比效君子。然則孟子引詩以周道如底其直如矢。證義之爲路。禮之爲門。禮義即道也。不獨君子履此道。小人亦視此道。故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也。君子履此道。故君子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抑君子履之。故召之則不往見之也。小人視之。故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諸侯也。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注 俟。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爲之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注 孟子曰。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人無

位。而君欲召見也。疏注。孔子至見也。○正義曰。仕於朝則有爵次之位。周禮天官大宰。祿位以馭其士。是也。禮記樂記云。樂之官也。注云。官猶事也。淮南子俶眞訓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官職義皆爲事。故云位有官職之事。事以位別。名以事起。司某事則以某官爲名。故君以官名召之也。引詩者。齊風東方未明之篇。箋云。羣臣促遽。顛倒衣裳。趙氏引此。謂孔子不俟駕而朝。猶齊臣顛倒衣裳而朝。其促遽以應召一也。無位則無官職之事。故不可召見之。趙氏佐盟故錄云。此言亦孟子權以答問。而於孔子事君之正。固未盡發。何也。孟子之不見諸侯。皆君非其君。孟子又仕而不受祿。可以不應其召。若孔子仕魯。乃本國之君。即不當事有官職。本有可召之義。所惡乎往見者。爲其無因而妄干耳。是以庶人不傳贄爲臣。所以循其爲庶人。若君欲見之而召之。方勤邱園之賁。豈效孜上之辭。吾知孔子必不爲已甚也。即孟子亦不爲已甚也。

章指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不禮。亦不苟往。於禮之可。伊尹三聘而後就湯。道之未洽。沮溺耦耕。接輿佯狂。豈可見乎。疏接輿佯狂。○正義曰。楚辭九章涉江云。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注云。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佯狂也。史記范雎傳云。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云。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論語微子篇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集解孔子。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注鄉。一鄉之善者。國。國中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也。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爲疇匹也。疏注。鄉一至匹也。○正義曰。趙氏以一國之善士爲國中之善者。而以國中解國字。閩監毛三本則作國。一國之善者。此誤國中爲一國也。推之鄉一鄉之善者。亦是鄉鄉中之善者。以鄉中解鄉字。猶以國中解國字也。鄉爲鄉中。國爲國中。故天下爲四海之內。蓋取善無窮。在一鄉則友一鄉。在一國則友一國。在天下則友天下。趙氏謂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爲疇匹。謂一鄉之善士。與一鄉之善士友。一國之善士。與一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與天下之善士友。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注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極其善道。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頌之故曰頌。讀其書。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爲上。在五帝之世爲次。在三王之世爲下。是爲好上友之人也。

疏注。好善至人也。○正義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因而上友古人。此互明友一鄉則進而友一國。友一國未足。則進而友天下。友天下猶未足。則進而友古人也。惟一鄉斯友一鄉。惟一國斯友一國。惟天下斯友天下。何也。同在一鄉。乃知此一鄉之善士也。同在一國。乃知此一國之善士也。同在今世之天下。乃知今世天下之善士也。若生今世而上友古人。則不同世。何以知其人之善。故必頌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惟頌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乃可以今世而知古人之善也。上下兩節互明如此。周禮春官大師注云。頌之言誦也。頌其詩即誦其詩。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諷。誦也。誦。諷也。讀。籀書也。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倍同背。謂不開讀也。誦則非直背文。又爲吟咏。以聲節之。周禮經注析言之。諷誦是二。許統言之。諷誦是一也。竹部籀。讀書也。庸風傳曰。讀。抽也。方言曰。抽。讀也。蓋籀抽古通用。史記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字亦作紬。抽擇其義趣。至於無窮。是之謂讀。故卜筮之辭曰籀。謂抽繹易義而爲之也。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諷謂背其文。籀謂能繹其義。太史公作史記曰。余讀高祖侯功臣。曰。太史公讀例侯至便侯。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余讀諜記曰。太史公讀春秋譜諜曰。太史公讀秦記。皆謂紬繹其事以作表也。漢儒注經。斷其章句爲讀。如周禮注鄭司農讀火絕之。儀禮注。舊讀昆弟在下。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是也。擬其音曰讀。凡言讀如讀若皆是也。易其字以釋其義曰讀。凡言讀爲讀曰當爲皆是也。人所誦習曰讀。如禮記注云。周田觀文王之德。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是也。諷誦亦爲讀。如禮言讀賵讀書。左傳公讀其書皆是也。諷誦亦可云讀。而讀之義不止於諷誦。諷誦止得其文詞。讀乃得其義蘊。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則互文見義也。趙氏佑溫故錄云。三皇之世爲上。五帝之世爲次。三王之世爲下三語。當有成文。其即上古中下古之謂邪。然經言詩書固古。不必遠追書契以前。據古人各生一時。則其言各有所當。惟論其世。乃不執泥其言。亦不鄙棄其言。斯爲能上友古人。孟子學孔子之時。得堯舜通變神化之用。故示人以論古之法也。趙氏先解頌其詩。而以論世屬之讀其書。似頌詩不必論世。大戴記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孔氏廣森補注云。詩世者。誦其詩。論其世也。周禮曰。諷誦詩世奠繫。然則詩書俱宜論世。趙氏蓋亦以論世兼承頌其詩讀其書。而先解頌字繫頌詩下耳。章指。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是以仲尼曰。毋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注王問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注孟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有德命爲三卿也。

疏注。貴戚至卿也。○正義曰。貴戚之卿。以親而任。故云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以賢而任。故云有德命爲三卿也。

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注問貴戚

之卿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注】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疏】君有大過則諫。○正義曰。貴戚必待大過方諫。餘則有異姓卿在也。○注。更立親戚之賢者。○正義曰。孔本作立親戚之貴者。非。王勃然變乎色。【注】王聞此言。愠怒而驚懼。故勃然變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注】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正義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注】王意解顏色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也。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注】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不從。去而待放。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疏】注。諫君至國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公羊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傳云。放之者何。猶云無去是云爾。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白虎通諫諍篇。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惓惓也。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菑咎將至。無爲留之也。臣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也。鄭康成詩檜風羔裘箋。三諫不從待放而去。與此趙注俱用此事。按儀禮喪服舊君注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賈氏疏云。此以道去君。據三諫不從。在境待放。得環則還。得玦則去。禮記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云。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有義則離。又云。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孔氏正義云。此大夫士三諫而不從。出在境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於君命。若與環則還。與玦便去。隱義云。去國當待放也。若士不待放。又云。所以待放必三年者。三年一閏。天道一變。因天道變。望君自改也。然在竟未去。聽君環玦。不謂待歸而謂待放者。既已在竟。不敢必還。言惟待君見放乃去也。此云遂不聽之者。謂賜玦也。故去而之他國。荀子大略篇云。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注云。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皆所以見意也。

章指。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伊發有莘。爲殷興道。故云成湯立賢無方也。【疏】或遭殃禍。○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句疏證云。正義作禍殃與韻協。○伊發有莘爲殷興道。○正義曰。音義云。丁云言伊尹有莘之賸臣。發迹於草萊。爲殷湯興其王道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疏證云。越絕書殷湯臣伊尹。伐夏放桀而王道興躍。史記伊尹爲有莘氏賸臣。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按趙氏之意。謂以貴戚爲嫌。致于易位。是爲禍殃。不若任賢。以異姓爲嫌。三諫而去。無易位之禍也。引伊尹者。言異姓出自草萊。有益於國。良於親近貴戚也。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凡二十章。【注】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

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之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疏注告子至題篇。○正義曰。趙氏以告子名不害。蓋以爲卽浩生不害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浩生複氏。不害其名。與見公孫丑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者。自各一人。趙氏偶於告子篇。誤注曰名不害。且臆度其嘗學於孟子。執弟子問者。毛氏奇齡亦以趙氏爲錯。胡氏煦篝燈約旨云。告子。孟子之弟子也。後來荀揚知性惡混善惡混之說。皆各執一見。終身不易。而告子則往復辨詰。不憚煩瑣。又且由淺入深。屢易其辭。安知最後無復有言。不旣曉然於性善之旨乎。今人謂告子諸章。皆告子之言。其言固屢易其說矣。安有自謂知性。曾無定論。猶向他人屢易其說者也。屢易其說。則請益之辭也。今觀其立言之敍。其始杞柳之喻。疑性善爲矯揉。此卽性僞之說也。得戕賊之喻。知非矯揉矣。則性中有善可知矣。然又疑性中兼有善惡。而爲湍水之喻。此卽善惡混之說也。得搏激之說。知性本無惡矣。則疑生之謂性。此卽佛氏之見也。得犬牛之喻。知性本善矣。則又疑仁內而義外。及得耆炙之喻。然後知性中之善。如是其確而切矣且備也。今知讀書窮理。以文章取功名止耳。求寢食不忘。諄諄性學如告子者。幾無人矣。告子之未可量也。顧乃以孟子爲闢告子何邪。翟氏灝考異云。管子戒篇。仁從中出。義由外作。墨子經下篇。仁義之爲內外也。愛利不相爲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爲內外。其爲仁內也義外也。擧愛與所利也。告子仁內義外之言。遠本管子。而近受自墨子。墨子公孟篇。二三子曰。告子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墨子曰。不可。告子言談甚辨。言仁義而不吾毀。又告子受教於墨之實驗。趙氏云。告子兼治儒墨。非僅泛度爲言。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注告子以爲人性爲才幹。義爲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爲桮棬也。杞柳。柜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桮棬。桮素也。

疏注。告子至素也。○正義曰。杞柳植物有枝幹。故趙氏以人性爲才幹。桮棬是器。故趙氏以義爲成器。杞柳本非桮棬。其爲桮棬也。有人力以之也。以喻人性本非仁義。其爲仁義也。有人力以之也。非人力則杞柳不可以爲桮棬。非人力則人性不可以爲仁義。爾雅釋木云。援。柜柳。郭氏注云。未詳。或曰。柳當爲柳。柜柳以柳皮可煑作飲。陶隱居本草別錄云。欅樹削取裏皮。去上甲煎服之。夏日作飲去熱。此欅樹卽柜柳。柜卽欅也。寇宗奭本草衍義云。欅木。今人呼爲欅柳葉。謂柳非柳。謂槐非槐。本最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二三人抱。湖南北甚多。然亦不材也。不堪爲器。嫩枝取以緣栲栳與箕唇。緣栲栳箕唇。卽爲桮棬之類。故趙氏以杞柳爲柜柳也。毛詩鄭風無折我樹杞。傳云。杞。木名也。陸璣毛詩草木疏云。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粗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是杞柳亦是木名。毛傳以樹杞之杞爲木名。正指杞柳。趙氏言一曰木名。引詩以證之者。詩在小雅南山有臺第三章。傳不釋何物。卽指樹杞也。而釋文引草木疏。則云其樹如樗。一名狗骨。

陳氏大章詩名物集覽云。狗骨。即今絲棉樹。撥絲棉樹與杞柳固殊。此趙氏所以分別之與桮棬者。爾雅釋木檴落。郭氏注亦云。可以爲桮器素。詩正義引某氏云。可作桮圈。圈即棬。邢氏疏云。素。謂樸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樸木素也。素猶質也。以木爲質未彫飾。如瓦器之坯然。士喪禮周禮槀人。皆云獻素獻成。注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是也。蓋桮醆之類。飾以彫漆。華以金玉。未飾未彫之先。以杞柳等木爲之質。故爲素也。禮記玉藻云。母歿而桮棬不能飲焉。注云。圈屈木所爲。謂巵匜之屬，已可用爲飲。則非未成之樸矣。方言云。桮其通語也。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盧辯注云。杯。盤盎盆盞之總名也。蓋桮爲總名。其未彫未飾時。名其質爲棬。因而桮器之不彫不飾者。即通名爲棬也。翟氏灝考異云。趙氏訓桮棬爲桮素。孫氏音桮爲柸。蓋素與㮄。柸與坯。雖以木作土爲別。字體音義則並同也。說文繫傳曰。杼即孟子所謂桮棬也。以柸作杯。殊失趙氏訓素本意。又云。荀子性惡篇。工人斲木而成器。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木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又曰。檃栝之生於枸木也。繩墨之起於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皆與告子此說正同。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注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子能順完桮柳。不傷其性。而成桮棬乎。將斧斤殘賊之。乃可以爲桮棬乎。言必殘賊也。疏注。戕猶至賊也。○正義曰。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穀梁傳云。戕猶殘也。趙氏引春秋傳者。襄二十八年左傳云。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是也。彼注亦云。戕。殘落也。易豐卦傳云。自藏也。釋文引鄭氏注作戕云。戕傷也。故又以傷明之。傷殘則不能完全。故以順爲完。說文亾部云。完全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以全天爲故者也。高誘注云。全猶順也。是完即順也。賊害也。義與傷同。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注孟子言以人身爲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桮棬也。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注以告子轉性以爲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歎辭也。疏注以告至之言。○正義曰。金匱婦人雜病篇云。轉胞不得溺。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云。令胞中略轉。略轉猶了戾。方言云。軫。戾也。郭璞注云。相了戾也。廣雅以轉戾釋軫軫。是轉即軫。義皆爲戾。了與戾一聲。軫與轉一聲。轉木謂矯戾其本。轉性謂矯戾其性矣。呂氏春秋孟春紀、無變天之道。高誘注云。變猶戾也。故章指云。殘木爲器。變而後成。變亦謂矯。戾與轉同義。非變通轉運之謂。蓋人性所以有仁義者。正以其能變通。異乎物之性也。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則仁也。知其不宜。變而之乎宜。則義也。仁義由於能變通。人能變通。故性善。物不能變通。故

性不善。豈可以草木之性。比人之性。杞柳之性。必戕賊之以爲桮棬。人之性。但順之卽爲仁義。故不曰戕賊性以爲仁義。而曰戕賊人以爲仁義也。比人性於草木之性。草木之性不善。將人之性亦不善矣。此所以禍仁義。而孟子所以辨也。杞柳之性可戕賊之以爲桮棬。不可順之爲仁義。何也。無所知也。人有所知。異於草木。且人有所知而能變通。異乎禽獸。故順其不能變者而變通之。卽能仁義也。杞柳爲桮棬。在形體不在性。性不可變也。人爲仁義。在性不在形體。性能變也。以人力轉戾杞柳爲桮棬、杞柳不知也。以教化順人性爲仁義。仍其人自知之自悟之。非他人力所能轉戾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順。循也。循其理也。爾雅釋詁云。率。循也。故周書大匡云。州謂侯咸率。孔晁注云。率。奉順也。孟子所謂順性。卽中庸所云率性。胡氏煦篝燈約旨云。性相近云者。第知云不遠云爾。後說上智下愚。不說賢不肖。原指天資明昧而言。蓋賢不肖皆有爲立事之後所分別之品行。而智愚則據性之所發而言也。人初生便解飲乳。便解視聽。此良知也。然壯年知識。便與孩提較進矣。老年知識。便與壯年較進矣。同爲此人。一讀書一不讀書。其知識明昧。又大相懸絕矣。同爲受業。一用心一不用心。其知識多寡。又大相懸絕矣。則明之與昧。因習而殊。亦較然矣。聖人言此。所以指明學者達天。徑路端在學習。有以變化之耳。又以見習染之汙。偏而不知返者。非其本性然也。○注。夫歎辭也。○正義曰。句末用夫字。與論語曰是夫善夫等句同。故知爲歎辭。

章指。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爲器。變而後成。告子道偏。見有不純。內仁外義。違人之端。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疏順天自然。○正義曰。孔本作順天。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注湍者。圜也。謂湍湍瀠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疏注。湍者至性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湍。急瀨也。急則有所分、告子以喻人性之無分善不善。則不取其急。故趙氏以圜訓之。廣雅圓圖皆訓圓。圖或作篅。說文竹部云。篅以判竹。圜以盛穀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圖以草作之。圓圓然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云。篅讀顓頊之顓。漢書賈捐之傳云。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顏師古注云。顓與專同。專專圓貌也。趙氏讀湍爲圖。湍湍。猶顓顓也。惟水流回旋。故無分東西。此以無上下者而言。趙氏體告子之意以爲訓。精矣。毛詩周南葛藟縈之傳云。縈。旋也。音義云。縈字書作瀠。余傾切。波勢回貌。按瀠卽縈也。隨物而化。謂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也。乃人性有上智下愚之不移。則不得謂隨物而化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注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於有善。猶水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顙額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爲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爲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疏注。躍跳至善也。○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跳。蹶也。一曰躍也。是躍爲跳也。方言云。中夏謂之頟。東齊謂之顙。是顙即頟也。趙氏言人以手跳水。手字釋搏字。音義云。搏。張補各切。云以手擊水。丁作摶。音團。通俗文云。摶黍爲手團。蓋掬其掌以超騰其水。義亦可通。以杞柳爲桮棬。比以人性爲仁義。而以人之善由戕賊而成也。不順也。孟子則明示以順其性爲善。以水無分於東西。比人性無分於善不善。是以人之善不善皆由決而成也。皆順也。孟子則明示以不順其性乃爲不善。兩章互相發明。搏而躍之使過顙。激而行之使在山。猶戕賊杞柳爲桮棬也。不順也。順其性則善。不順其性則可使爲不善。而人性之善明矣。且水之東西無分優劣。而人之善不善。則判若天淵。決東決西。本不足以比人性之善不善。決東則東流。東必下。決西則西流。西必下。此但可喩人性之善。故云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告子始以不順其性爲善。既知順其性爲善矣。又並以順其性爲不善。云杞柳。云湍水。皆儗不於倫也。章指。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眞。是以守正性者爲君子。隨曲拂者爲小人也。疏失其至人也。○正義曰。莊子刻意篇云。能體純素。謂之眞人。淮南子精神訓云。所謂眞人者。性合於道也。趙氏言素眞。郭象所謂不假於物而自然者也。眞之義同於正。故上言素眞。下言正性。詩皇矣篇四方以無拂箋云。拂猶佹也。言無復佹戾文王者。曲。邪也。邪則不正。佹戾則非自然。搏躍過顙。非水之自然。故爲曲拂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注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疏生之謂性。○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白虎通性情篇云。性者。生也。論衡初稟篇云。性生而然者也。說文心部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从心生聲。性從生。故生之謂性也。○注。凡物至同性。○正義曰。物生同類者。謂人與人同類。物與物同類。物之中。則犬與犬同類。牛與牛同類。人與物不同類。則人與物之性不同。趙氏蓋探孟子之指而言之。非告子意也。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注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也。曰。然。注告子曰然。白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注孟子以爲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疏注。孟子至同邪。○正義曰。文選雪賦注。引劉熙注云。孟子以爲白羽之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告子以爲三白之性同。與趙氏此注同。告子但言生之謂性。未見其非。若如趙氏說。凡同類者性同。則不同類者性不同。是性之不同。亦知三白之不同也。故孟子先詰之。得其報而後辨。

曰。然。注告子曰然。性以爲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注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疏注。孟子至欲乎。○正義曰。孟子此章。明辨人物之性不同。人之性善。物之性不善。蓋渾人物而言。則性有善有不善。專以人言。則無不善。故首章不曰戕賊性以爲仁義。必明之曰戕賊人以爲仁義。次章不曰性無有不善。而曰人無有不善。惟告子亦云。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性上明標以人。故孟子必辨之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性上亦必明標以人。人性之異乎物。已無待言。此章則明辨之也。禮記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人欲卽人情。與世道全是此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以所欲所不欲爲仁恕之本。人生而靜。首出人字。明其異乎禽獸。靜者未感於物也。性已賦之。是天賦之也。感於物而有好惡。此欲也。卽出於性。欲卽好惡也。物至知知二句。申上感物而爲欲也。知知者。人能知而又知。禽獸知聲不能知音。一知不能又知。故非不知色。不知好妍而惡醜也。非不知食。不知好精而惡疏也。非不知臭。不知好香而惡腐也。非不知聲。不知好清而惡濁也。惟人知知。故人之欲異於禽獸之欲。卽人之性異於禽獸之性。趙氏以欲明性。深能知性者矣。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劉璣。字季文。號靜春。其自爲論云。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豈物之所得而擬哉。凡混人物而爲一者。必非識性者也。孟子道性善。亦第謂人而已。假如或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知告子之言。李氏光地榕村藏稿自記云。孟子所謂性善者。人性也。故既言人性異於犬牛。又言犬馬與我不同類。又言違禽獸不遠。可見所謂性善者。惟指人性爲說。人性所以善。以其陰陽之交。五行之秀氣。孔子所謂天地之性人爲貴也。夫以其稟陰陽五行之全而謂之善。則孟子論性。已兼氣質矣。謂孟子專以天命言性。遺却氣質。與孔子言相近者異。豈其然乎。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性者。分於陰陽五行。以爲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舉凡既生以後。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爲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滋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之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氣化曰陰陽曰五行。而陰陽五行之成化也。雜糅萬變。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凡分形氣於父母。卽爲分於陰陽五行。人物以類滋生。皆氣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曰天命。大戴禮記曰。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之謂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一言乎分。則其限之於始。有偏全厚薄淸

濁昏明之不齊。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也。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詰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不可混同言之也。凡有生卽不隔於天地之氣化。陰陽五行之運而不已。天地之氣化也。人物之生生本乎是。由其分而有之不齊。是以成性各殊。是以本之以生。見乎知覺運動也亦殊。氣之自然潛運。飛潛動植皆同。此生生之機。肖乎天地者也。而其本受之氣。與所資以養之氣則不同。所資以養之氣。雖由外而入。大致以本受之氣召之。五行有生克。遇其克之者則傷。甚則死。此可知性之各殊矣。氣運而形不動者。卉木是也。凡有血氣者。皆形能動者也。由其成性各殊。故形質各殊。則其形質之動而爲百體之用者。利用不利用亦殊。知覺云者。如寐而寤曰覺。心之所通曰知。百體皆能覺。而心之知覺爲大。凡相忘於習。則不覺。見異焉乃覺。魚相忘於水。其非生於水者。不能相忘於水也。則覺不覺亦有殊致矣。聞蟲鳥以爲候。聞雞鳴以爲辰。彼之感而覺。覺之而聲應之。又覺之殊致有然矣。無非性使然也。若夫鳥之反哺。雎鳩之有別。蜂蟻之知君臣。豺之祭獸。獺之祭魚。合於人之所謂仁義者矣。而各由性成。人則能擴充其知。至於神明。仁義禮智。無不全也。仁義禮智非他。心之明之所止也。知之極其量也。知覺運動者。人物之生。知覺運動之所以異者。人物之殊其性。孟子言人無有不善。以人之心知異於禽獸。能不惑乎所行之爲善。且其所謂善也。初非無等差之善。卽孔子所云相近。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所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卽孔子所云習。至於相遠。不能盡其才。言不擴充其心知而長惡遂非也。彼悖乎禮義者。亦自知其失也。是人無有不善。以長惡遂非故。性雖善。不乏小人。孟子所謂梏之反覆。違禽獸不遠。卽孔子所云下愚之不移。孟子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又言動心忍性。是孟子矢口言之。無非血氣心知之性。孟子言性。曷嘗岐而二哉。問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而人之精爽。可進於神明。論語稱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不待習而相遠者。雖習不足以移之。豈下愚之精爽。與物等與。曰。生而下愚。其人難與言禮義。由自絕於學。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懷惠。一旦觸於所畏所懷之人。啓其心而憬然覺悟。往往有之。苟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日進於智矣。以不移於爲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爲。知不善而爲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誥學小記云。有天地然後有天地之性。有人然後有人之性。有物然後有物之性。有天地人物。則必有其質有其形有其氣矣。有質有形有氣。斯有是性。是性從其質其形其氣而有者也。是故天地位矣。則必有元亨利貞之德。是天地之性善也。人生矣。則必有仁義禮智之德。是人之性善也。若夫物則不能全其仁義禮智之德。故物之性。不能如人性之善也。使以性爲超乎質形氣之上。則未有天地之先。先有此性。是性生天地。天地又具此性以生人物。如是。則不但人之性善。卽物之性亦安得不善。惟指其質形氣而言。故物之性。斷乎不能如人性之善。雖虎狼有父子。蜂蟻有君臣。而終不能謂其性之善也。

何也。其質形氣。物也。非人也。物與物雖異。均之不能全乎仁義禮智之德也。人之質形氣。莫不有仁義禮智之德。故人之性。斷乎其無不善也。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異於其質形氣而已矣。自不知性者。見夫質形氣之下愚不移。遂以性爲不能無惡。而不知質形氣之成於人者。無不善之性也。後世惑於釋氏之說。遂欲超乎質形氣以言性。而不知惟質形氣之成於人者。始無不善之性也。然則。人之生也。有五官百骸之形以成人。有清濁厚薄之氣質。不能不與物異者。以成人品之高下。卽有仁義禮智之德。具於質形氣之中以成性。性一而已。有善而已矣。如必分言之。則具於質形氣者。爲有善有惡之性。超乎質形氣者。爲至善之性。夫人之生也。烏得有二性哉。氣質之性。古未有是名。必區而別之曰此氣質之性也。蓋無解於氣質之有善惡。恐其有累於性善之旨。因別之曰有氣質之性。有理義之性也。雖然。安得謂氣質中有一性。氣質外復有一性哉。且無氣質則無人。無人則無心。性具於心。無心安得有性之善。故翻人性於未生之前。此天地之性。乃天道也。天道亦有於其形其氣。有天之形與氣。然後有天之道。主於其氣之流行不息者而言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道在於天。生生不窮。因物付物。乃謂之命。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若夫天人賦稟之際。賦乃謂之命。稟乃謂之性。所賦所稟。並據氣質而言。性具氣質中。故曰天命之謂性。豈猶然賦之以氣質。而必先諄然命之以性乎。若以賦稟之前而言性。則是人物同之。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何獨至於人而始善也。故以賦稟之前而言性。釋氏之言性也。所謂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也。是故性善斷以氣質言。主實有者而言之。人之氣有清濁。故有智愚。然人之智故不同於犬牛之智。人之愚亦不同於犬牛之愚。犬牛之愚。無仁義禮智之端。人之愚。未嘗無仁義禮智之端。是故智者知正其衣冠矣。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鄙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智愚。其智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其心。及欲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焉。此習於善則善之事也。章指。

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赤子入井以發其誠。告子一之。知其麤矣。孟子精之。是在其中。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注】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疏】注食色至內也。○正義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在是。性卽在是。人之性如是。物之性亦如是。惟物但知飲食男女。而不能得其宜。此禽獸之性所以不善也。人知飲食男女。聖人教之。則知有耕鑿之宜。嫁娶之宜。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也。人性之善所以異於禽獸者。全在於義。義外非內。是人性中本無義矣。性本無義。將人物之性同。告子始以仁義同比桮棬。則仁亦在性外。此分仁義言之。管子戒篇云。仁從中出。義從外作。朱長春云。仁內義外昉於此。告子亦有本之言。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注】孟子怪告子是言也。【疏】何以至外也。○正義曰。易文言傳云。義以方外。告子所云義外。或同此意。故詰之。曰。彼長而

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注】告子言見彼人年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於我也。猶白色見於外也。【疏】注。告子至外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諭大篇云。萬夫之長。高誘注云。長。大也。禮記祭義云。立敬自長始。彼長之長。指彼人之年長。故以大釋之。我長之長。指我因其長而敬之。故以敬明之。長大之年。在彼不在我。故云非有長於我。彼在我之外。是長大之年在彼。卽是外也。非有長於我。卽是從其長於外。從其白於外。卽是非有白於我。互文相例也。近解非有長於我。謂非我先預有長之心。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注】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者爲有義乎。將謂敬老者爲有義乎。敬老者己也。何以爲外也。【疏】注。長異至外也。○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趙氏讀異於白爲句。此荅告子。猶彼白而我白之語意。言長之說異於白之說。不相猶也。不必拘拘定以白馬與白人相偶。若必謂白字當屬馬上。或絕異字爲一句。下乃言人之於白馬之白。無以異於白人之白。文義亦通。先斷之曰異。而後申其所以異之處。正同他章每先曰否。而次詳其所以否之實也。按孔氏說是也。異字斷句。卽趙氏長異於白之謂也。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所謂白馬白人。同以爲白可也。白無異於白。長則有異於長。此長之所以異於白也。儀禮鄉飲酒禮云。衆賓之長升。注云。長其老者。國語晉語云。齊侯長矣。韋昭注云。長。老也。是長卽老也。告子以長爲義。而不知以長之爲義。故先以白馬白人不異。別出長馬長人不同。言長人之長。必用我心長之。分明權在長之者。而不在長者。長之旣在我心。則權度悉由中出。安得以義爲外乎。長之權全在我。安得云非有長於我也。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注】告子曰。愛從己則己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老者在外。故曰外。【疏】吾弟至外也。○正義曰。此告子再申義外之說也。孟子詰之以長者義長之者義。告子固不得云長者義也。故又以弟與長分別言之。義雖屬長之者。乃長之者因長者而生。故仍以爲外耳。弟同而愛與不愛異。是愛之權在我。長同則長之權不同。是長之權在彼。權本不足。難以槪然。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注】孟子曰。耆

炙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己情往敬之。雖非己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疏】注。耆炙至遠也。○正義曰。耆猶愛也。告子以愛不同明長同。孟子則以耆之同。明長同愛不同。權固由我。耆炙同情亦出中。耆同則情出於中。豈長同而情在於外乎。愛之長之。皆是以我爲說。秦人之弟非吾弟。以其親不同故不同愛。楚人之長非吾長。以其長同故同長。秦人之炙非吾炙。以其美同故同耆。物亦有然。謂炙之同美。猶長之同長也。知吾所以耆之者。由心辨其美。則知吾所以長之者。由心識其長。若謂義之同長爲外。則食之同美。亦可謂之外乎。告子既知甘食爲性。故孟子以耆炙明之。孟子告子居齊。故以秦楚爲遠。音義云。耆本亦作嗜。章指。言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注】季子亦以爲義外也。【疏】孟季子。○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趙注未有孟字。而疏直以季任當之。知當時所據經文。實亦未有孟字。蓋此與任人食色之問。同在一時。觀兩章文勢書一可見也。竊嘗疑季子爲孟子弟。有所疑問。何不親詣孟子。孟子亦何不詔之面命。而必輾轉於公都子。又疑宋政和五年。詔以樂正子享孟子廟。孟仲子封新泰伯。與公孫丑萬章等十七人皆從祀。惟季孫子叔之在疑似間也。未嘗缺失。而何獨無孟季子。今乃知孟子書中。本不云孟季子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而學於孟子。則孟季子當亦其倫。何至執告子之言。重相敵難。全背孟子。殆別一人。故注無文與。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注】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言內。曰。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注】季子曰。敬誰也。曰。敬兄。【注】公都子曰。當敬兄也。酌則誰先。【注】季子曰。酌酒則先酌誰。曰。先酌鄉人。【注】公都子曰。當先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注】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疏】注。果猶竟也。○正義曰。國語晉語。果喪其田。韋昭注云。果。竟也。果猶竟也。呂氏春秋忠廉篇云。果伏劍而死。高誘注云。果。終也。終與竟義同。果在外非由內。謂終竟是義外非內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注】公都子無以答季子之問。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

鄉人。注孟子使公都子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在賓位。故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也。疏注。言弟至人也。○正義曰。孟子教公都子折破季子先酌鄉人之說。假其說以難之也。弟不在尸位。則叔父之敬。無時可易。鄉人不在賓位。則伯兄之敬。無時可易。庸敬斯須之敬。因事轉移。隨時通變。吾心確有權衡。此眞義內也。庸常。爾雅釋詁云。趙氏佑溫故錄云。古禮之繇。可識莫如祭必用尸。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爲子行也。而北面事之。則父且敬子。何況兄弟。此不言子獨言弟。特取與敬兄對文。蓋舉儀禮嗣舉奠之禮。祭自君夫人。賓三獻既行。則有上嗣舉奠以獻尸。而後行酬。既辭之朋友。謂衆賓。君子有孝子。謂主祭者長嗣也。則尸用衆子或從子。是其弟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爲之裁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酌鄉人敬尸二事。皆禮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迹。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眞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董子曰。宜在我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此與孟子之言相發。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注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疏注。隨敬至在外。○正義曰。季子謂敬因人轉移。而中無所主。則前言所辨。終竟不易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注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疏注。湯水至外也。○正義曰。湯水之異。猶叔父與弟之異。冬則欲其溫。夏則欲其寒。是飲食從人所欲。非人從飲食爲轉移也。故飲湯飲水。外也。酌其時宜而飲者。中心也。敬叔父敬弟。外也。酌其所在而敬者。中心也。孟子言位。公都子言時。義之變通。時與位而已矣。孟子舉孔子之時。而闡發乎通變神化之道。全以隨在轉移爲用。所謂集義也。而告子造義外之說。不隨人爲轉移。故以勿求於氣勿求於心爲不動心。與孟子之道適相反。義外之說破。則通變神化之用明矣。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嗜食在內。與敬長在外正對。此何足辨。亦何足以服告子。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與嗜秦人之炙二句相反。使難者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果在外。非由內也。何以辭之。嘗以二者問先仲氏。先仲氏一日。敬長無人我。以長在人耳。今嗜炙亦無人我。此非人也。物也。且其無人我而必長人者。以長在外耳。今嗜炙主愛。而亦無人我。而惟外是愛。此非長在外。即愛亦在外也。上言長馬之長。異乎長人之長。則人物有別矣。此緊承長楚人之長二句。愛在外與嗜炙在內大別。此借仁內以敵義外也。一日。以在位而易其敬。猶之以在時而易其飲也。此以義外敵仁內。夫嗜食甘飲者。愛也。愛亦在外矣。嗜炙是同嗜。此是異飲。嗜炙以仁內敵義外。不同。章指。

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之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注】公都子道告子以為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疏】注人性在化。O正義曰。化。變化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注】公都子曰。或人以為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為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注】公都子曰。或人以為人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為君。象為臣。不能使之為善。瞽瞍為父。不能化舜為惡。紂為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此二子為不仁。是亦各有性也。【疏】或曰性可至比干。O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王充論衡本性篇云。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按公都子此問。即其說也。漢藝文志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七十子之弟子。韓非子八儒。有漆雕氏之儒。世子或其徒與。蓋或人二說。皆原於聖門。而各得其一偏。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者也。古論語傳曰。辟如堯舜。禹稷契與之為善。則行。鯀驩兜欲與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為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為惡。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詳見漢書古今人表。與或人舜象之喻略同。O注。紂為君至不仁。O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以紂為弟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翟氏灝考異云。陸象山集與周元忠書曰。以紂為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史記微子是紂庶兄。皆帝乙之子也。比干則但云紂之親戚。太史公亦莫知為誰子也。今據公都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比干為帝乙之弟。而紂於二人為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按史記以微子為紂庶兄。溯其所原。乃屬呂氏春秋。呂氏言宜難深信。殷王兄終弟及者十四。其後之傳及兄子。惟沃甲一人。則凡前王子未弱立者。其孫會中之嫡系。詎不得當元子稱邪。箕子稱微子曰王子。孟子書兩稱王子比干。二人稱謂同。或其行輩亦同。故趙氏謂紂與微比皆有兄弟之親。若言於紂父皆兄弟也。此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象山言最為超卓。孟子所聞。必當實於史記。讀孟子者。似不必因史記生疑也。

今日

性善。然則彼皆非與。注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非邪。

疏今日至非與。○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聞告子言生之謂性。言性無善無不善。言食色性也。仁內義外。朱子以爲同於釋氏。其杞柳湍水之喻。又以爲同於荀楊。然則荀楊亦與釋氏同與。曰。否。荀楊所謂性者。古今同謂之性。卽後儒稱爲氣質之性者也。但不當遺理義而以爲惡耳。在孟子時。則公都子引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言不同。而所指之性同。荀子見於聖人生而神明者。不可概之人人。其下皆學而後善。順其自然。則流於惡。故以惡加之。論似偏與有性不善合。然謂禮義爲聖心。是聖人之性獨善。實兼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揚子見於長善則爲善人。長惡則爲惡人。故曰人之性也善惡混。又曰。學則正。否則邪。與荀子論斷似參差而匪異。韓子言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此卽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會通爲一。朱子云。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皆不甚相遠。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也。直會通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解論語矣。程子云。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此與有性善有性不善合。而於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亦未嘗不兼。特彼仍其性之名。此別之曰氣稟耳。程子又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釋之云。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止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據樂記人生而靜。與感於物而動對言之。謂方其未感。非謂人物未生也。中庸天命之謂性。謂氣稟之不齊。各限於生初。非以理爲在天在人異其名也。況如其說。是孟子乃追遡人物未生未可名性之時而曰性善。若就名性之時。已是人生以後。已墮在形氣中。安得斷之曰善。由是言之。將天下古今。惟上聖之性。不失其性之本體。自上聖而下。語人之性。皆失其性之本體。人之爲人。舍氣稟氣質。將以何者謂之人哉。是孟子言人無有不善者。程子朱子言人無有不惡。其視理儼如有物。以善歸理。雖顯遵孟子性善之云。究之孟子就人言之者。程朱乃離人而空論夫理。故謂孟子論性不論氣不備。若不視理如有物。而其見於氣質不善。卒難通於孟子之直斷曰善。立說似同於孟子。而實異。似異於荀子。而實同也。孟子不曰性無有不善。而曰人無有不善。性者。飛潛動植之通名。性善者。論人之性也。如飛潛動植。舉凡品物之性。皆就其氣類別之。人物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舍氣類更無性之名。醫家用藥。在精辨其氣類之殊。不別其性。則能殺人。使曰此氣類之殊者。已不是性。良醫信之乎。凡植禾稼卉木。畜鳥獸蟲魚。皆務知其性。知其性者。知其氣類之殊。乃能使之碩大蕃滋也。何獨至於人。而指夫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者。曰此已不是性也。豈其然哉。自古及今。統人與百物之性以爲言。氣類各殊是也。專言乎血氣之倫。不獨氣類各殊。而知覺亦殊。人以有禮義。異於禽獸。實人之知覺大遠乎物則然。此孟子所謂性善。而荀子視禮義爲常人心知所不及。故別而歸之聖人。程子朱子見於生知安行者罕覯。謂氣質不得槪之曰善。荀揚之言固如是

也。特以知是則悖於孟子。故截氣質爲一性。言君子不謂之性。截理義爲一性。別而歸之天。以附合孟子。其歸之天不歸之聖人者。以理爲人與我。是理者我之所無也。以理爲天與我。庶幾湊泊附著。可融爲一。是借天爲說。聞者不復疑於本無。遂信天與之得爲本有耳。彼荀子見學之不可以已。非本無何待於學。而程子朱子亦見學之不可以已。其本有者何以又待於學。故謂爲氣質所汙壞。以便於言本有者之轉而如本無也。於是性之名移而之理。而氣化生人生物。適以病性。性譬水之清。因地而汙濁。不過從老莊釋氏所謂眞宰眞空者之受形以後。昏昧於欲而改變其說。特彼以眞宰眞空爲我。形體爲非我。此仍以氣質爲我。難言性爲非我。則惟歸之天與我而後可。謂之我有。亦惟歸之天與我而後可。爲完全自足之物。斷之爲善。惟使之截然別於我。而後雖天與我完全自足。可以咎我之壞之。而待學以復之。以水之清喻性。以受汙而濁。喻性墮於形氣中汙壞。以澄之而清喻學。水靜則能清。老莊釋氏之主於無欲主於寂靜是也。因改變其說爲主敬。爲存理。依然釋氏教人認本來面目。教人常惺惺之法。若夫古聖賢之由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以擴而充之者。豈徒澄清已哉。程子朱子於老莊釋氏。既入其室操其矛矣。然改變其言。以爲六經孔孟如是。按諸荀子差近之。而非六經孔孟也。謹案禮記樂記云。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注云。理猶性也。以性爲理。自鄭氏已言之。非起於宋儒也。理之言分也。大戴記本命篇云。分於道之謂命。性由於命。卽分於道。性之猶理。亦猶其分也。惟其分。故有不同。亦惟其分。故性卽指氣質而言。性不妨歸諸理。而理則非眞宰眞空耳。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注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曰。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眞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爲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

疏乃若至罪也。○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孟子以情驗性。總就下愚不移者。指出其情以曉人。如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爲仁義禮智之端。謂人皆有之者。下愚不移者亦有也。故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正謂下愚不移者皆知是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若者。轉語也。卽從下文若夫字生根。其情者。下愚不移者之情。卽下文爲不善者之情也。曰可以爲善者。可不可未可知之辭。然而未嘗不可以爲善也。若夫爲不善。乃其後之變態。非其情動之初。本然之才便如此也。性善之義。至孟子言之。乃眞透根之論。卽今日人人可自驗。人人可自信其性之無不善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專論習也。習與性對言。性自性。習自習。習相遠。愈見性之相近也。習之相遠也。遠於智愚之相殊也。性之相近也。愚者之性。未嘗遠於智者也。蓋氣稟受質而成人之形。其心卽具人之性。人與物異。故性無不善也。而不能無智愚之殊者。以氣質不能不分高下厚薄。因而知覺不能不分差等。其上焉者智也。等而斷下。則不智而愚矣。愚非無其智也。鬱其智而不達。則愚。智愚雖分。性未始不相近。相近云者。弗無其善之云也。然知覺既有智愚

之殊。而薰習復有邪正之異。於是智者習於善。則愈遠於愚。即愚者習於善。亦可遠於本然之愚。若智者習於惡。則可遠於其本然之智。而愚者習於惡。則愈遠於智。智有等差。習而移之。下達者可至於下愚。移而智者。性達而性之善見。移而愚者。性不達而性之善不見。夫豈性有不善哉。不見其善而已矣。然則相遠者。因習而移其智愚。非移其相近之性也。智愚每因於習之所移。見人不可不謹所習。而不得以此罪性也。惟夫生而上智之人。知覺獨異。雖與不善者相習。不能移而轉之乎愚。其本非上智而移而至於上智者。亦若是則已矣。而生而下愚之人。知覺極庸。雖與善者相習。亦不能移而轉之乎智。其本非下愚而移而至於下愚者。亦若是則已矣。其不移者。非其性之善。本有加於人。本有損於人也。其移焉者。非其性之善。忽有加於人。忽有損於人也。夫性未有不相近者也。何以知其然也。仁義禮智之性。其端見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者。雖下愚之人。未嘗不皆有也。由是言之。孟子性善之說。以情驗性之指。正孔子性相近之義疏矣。情。其善之自然而發者也。才。其能求本然之善而無不得者也。性善故情善。而才亦善也。誠意之功。在毋自欺。而毋自欺之事。曰慎獨。意非私意之謂。乃眞好眞惡之情發於性者。此眞好眞惡之情。人皆有之。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者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公都子問性列三說之與孟子言性善異者。乃舍性而論情。偏舉善之端爲證。彼荀子之言性惡也。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導。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是荀子證性惡。所舉者亦情也。安見孟子之得。而荀子之失與。曰。人生而後有情有欲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給於欲者。聲色臭味也。而因有愛畏。發乎情者。喜怒哀樂也。而因有慘舒。辨於知者。美醜是非也。而因有好惡。聲色臭味之欲資以養其生。喜怒哀樂之情感而接於物。美醜是非之知極而通於天地鬼神。聲色臭味之愛畏以分。五行生克爲之也。喜怒哀樂之慘舒以分。時遇順逆爲之也。美醜是非之好惡以分。志慮從違爲之也。是皆成性然也。有是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故有喜怒哀樂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後欲得遂也。情得達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達。斯已矣。惟人之知。小之能盡美醜之極致。大之能盡是非之極致。然後遂己之欲者。廣之能遂人之欲。達己之情者。廣之能達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無不遂。人之情無不達。斯已矣。欲之失爲私。私則貪邪隨之矣。情之失爲偏。偏則乖戾隨之矣。知之失爲蔽。蔽則差謬隨之矣。不私。則其欲皆仁也。皆禮義也。不偏。則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不蔽。則其知乃所謂聰明聖知也。孟子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謂之心。不謂之情。首云乃若其情。非性情之情也。孟子不又云乎。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情猶素也。實也。孟子於性。本以爲善。而此云則可以爲善矣。可之爲言。因性之等差而斷其善。則未見不可也。下云乃所謂善也。對上今日性善之文。繼之云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爲猶成也。卒之成爲不善者。陷溺其心。放其良心。至於梏亡之盡。違禽獸不遠者也。言才則性見。言性則才

見。才於性無所增損故也。人之性善。故才亦美。其往不美。未有非陷溺其心使然。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才可以始美而終於不美。由才失其才也。不可謂性始善而終於不善。性以本始言。才以體質言也。體質戕壞。究非體質之罪。又安可究其本始哉。譏按孟子性善之說。全本於孔子之贊易。伏羲畫卦觀象。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俾天下萬世。無論上智下愚。人人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此性善之指也。孔子贊之。則云利貞者。性情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禽獸之情。不能旁通。即不能利貞。故不可以爲善。情不可以爲善。此性所以不善。人之情則能旁通。即能利貞。故可以爲善。情可以爲善。此性所以善。禽獸之情何以不可爲善。以其無神明之德也。人之情何以可以爲善。以其有神明之德也。神明之德在性。則情可旁通。情可旁通。則情可以爲善。於情之可以爲善。知其性之神明。性之神明。性之善也。孟子於此。明揭性善之旨在其情。則可以爲善。此融會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言。而得其要者也。說文心部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情陰而有欲。故貪淫爭奪。端由此起。荀子謂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是也。情欲之爲不善。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即能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此孟子所謂可以爲善也。荀子據以爲性惡。荀子但知禮而不通易者也。孟子據以爲性善。孟子深通於易而知乎禮之原也。孔子以旁通言情。以利貞言性情。利者變而通之也。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己之好貨。而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因己之好色。而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如是則情通。情通。則情之陰已受治於性之陽。是性之神明。有以運旋乎情欲。而使之善。此情之可以爲善也。故以情之可以爲善。而決其性之神明也。乃性之神明。能運旋其情欲。使之可以爲善者。才也。孔子贊易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爲三才。有此才乃能迭用柔剛。旁通情以立一陰一陽之道。才以用言。旁通者情。所以能旁通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才也。通其情可以爲善者。才也。不通情而爲不善也。無才也。云非才之罪。猶云無才之罪也。蓋人同具此神明。有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爲善。有不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爲善。此觀乎才與不才。才不才則智愚之別也。智則才。愚則不才。下愚不移。不才之至。不能以性之神明運旋情欲也。惟其才不能自達。聖人乃立教以達之。其先民不知夫婦之宜別。上下尊卑之宜有等。此才不能自達也。伏羲教之。無論智愚。皆知夫婦之別。皆知上下尊卑之等。所謂通其神明之德也。使性中本無神明。豈教之所能通。民之不知有父但知有母。與禽獸同。聖人教民。民皆知人道之宜定。而各爲夫婦。各爲父子。以此教禽獸。仍不知也。人之性可因教而明。人之情可因教而通。禽獸之性。雖教之不明。禽獸之情。雖教之不通。孔子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可以無大過。即是可以爲善。性之善全在情。可以爲善。情可以爲善。謂其能由不善改而爲善。孟子以人能改過爲善。決其爲性善。伏羲之前。人同禽獸。其貪淫爭奪。思之可見。而伏羲能使之均歸於倫常之中。瞽瞍之頑。象之傲。亦近乎下愚矣。而舜能使之底豫。信乎無不可以爲善之情也。可以爲善。原不謂順其情即善。乃若宜如程氏瑤田之說。趙氏以順釋若。非其義矣。○注。若順至性也。○正義曰。若順。爾雅釋言文。

情發於外。性藏於內。故相表裏。性之善。不爲情欲所亂。性能運情。情乃從性。則情可爲善。引孝經者。喪親章第十八。云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趙氏謂孝子仁於其親。由於天性。而情即從其性之仁爲哀戚。是性善勝情。情則從之之證也。趙氏以若其情爲順其情。故反言不順其情。是隨人而強作善者。則情非從性矣。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注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消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譬如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疏注。仁義至我也。○正義曰。前以情之可以爲善明性善。此又以心之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明性善也。惟性有神明之德。所以心有是非。心有是非。則有惻隱羞惡恭敬矣。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孟子言性。舉仁義禮智四端。與孔子之舉智愚有異乎。曰。人之相去。遠近明昧。其大較也。學則就其昧焉者牖之明而已。人雖有智有愚。大致相近。而智愚之甚遠者蓋鮮。智愚者遠近差等殊科。而非相反。善惡則相反之名。非遠近之名。知人之成性。其不齊在智愚。亦可知任其愚而不學不思。乃流爲惡。愚非惡也。人無有不善明矣。舉智而不及仁禮義者。智於天地人物事。爲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則。仁有不至。禮義有不盡。可謂不易之則哉。發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無異也。說文金部云。鑠。銷金也。國語周語云。衆口鑠金。史記索隱引賈逵云。鑠。消也。消鑠我。猶云戕賊人。以仁義禮智爲由外鑠我。當時蓋有此言。如莊子言純樸不殘孰爲仁。故孟子直斥其非。而以爲我固有之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爾雅釋詁云。鑠。美也。仁義禮智。得之則美。失之則醜。然美在其中。非由外飾成我美者也。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注。譬如至昏也。○正義曰。國語晉語。胥臣曰。僮昏不可使謀。韋昭注云。僮無知。昏闇亂也。此與籧篨戚施僬僥侏儒矇瞍嚚瘖。同爲八疾。又云。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此言僮昏之人。不可教之以善。故趙氏引以證下愚不移也。周禮秋官司刺。三赦曰惷愚。注云。惷愚生而癡騃童昏者。禮記禮器云。譊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生而癡騃童昏。既列於八疾。則與譊不備同。故爲被疾不成之人。趙氏以下愚爲此癡騃童昏之人。則是不移由有疾

所以不移也。無此疾者。固無不可移者矣。尤與性善之旨合。譬如者趙氏自謙未定。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注】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夷。夷。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善也。【疏】注。詩大至善也。○正義曰。詩在大雅烝民篇第一章。蒸。詩作烝。夷。詩作彝。傳云。烝。衆。物。事。則。法。彝。常。懿。美也。箋云。秉。執也。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趙氏義與毛同。不釋秉義。嘗亦同箋訓執持也。趙氏既以法釋則。又以有物有則爲人法天。是以有物指天。有則指人之法天。蓋亦如箋物象之說。性爲天所命。性之有仁義禮智信。卽象天之木金火土水。故以性屬天。以六情從五性。是以人之情法天之性。卽前性善勝情情則從之之義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天分以與人。而限之於天者謂之命。人受天之所命。而成之於己者謂之性。此限於天而成於己者。及其見於事爲。又有無過無不及之分以爲之則。是則也。以德之極地言之。謂之中庸。以聖人本諸人之四德之性。緣於人情而制以與人遵守者言之。謂之威儀之禮。蓋卽其限於天成於己者之所不待學而可知。不待習而可能者也。亦卽其限於天成於己者之所學焉而愈知。習焉而愈能者也。是之謂性善。孔子釋詩增必字也字故字。而性善之義見矣。

章指。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相懸。賢愚舛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疏】善惡異衢。○正義曰。荀子勸學篇云。行衢路者不至。楊倞注云。衢道。兩道也。今秦俗猶以兩爲衢。古之遺言與。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注】富歲。豐年也。凶歲。飢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以飢寒之阨。陷溺其心使爲惡者也。【疏】注。富歲豐年也。○正義曰。論語顏淵篇。富哉言乎。集解引孔安國云。富。盛也。呂氏春秋當染篇。弟子彌豐。高誘注云。豐。盛也。是富卽豐也。故富歲爲豐年。○注。賴善。○正義曰。呂氏春秋離俗篇。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誘注云。賴。利也。一曰善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贏。賈有餘利也。賴。贏也。高帝紀。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愼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爲亡賴。按今人云無賴者。謂其無衣食致然耳。方言云。賴。讎也。南楚之外曰賴。賴。取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衛策云。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小雅采菽篇。亦是戾矣。毛傳云。戾。至也。正義云。明王之德能如此亦是至美矣。鄭注棐誓云。至猶善也。是戾與善同義。

又鄭注大學云。戾之言利也。利與善義亦相近。故利謂之戾。亦謂之賴。善謂之賴。亦謂之戾。戾賴。語之轉耳。阮氏元云。富歲子弟多賴。賴即嬾。按說文女部云。嬾。懈也。從女賴聲。一曰墾也。貝部云。賴。贏也。從貝賴聲。禮記月令云。不可以贏。注云。贏。猶解也。解即懈。贏賴解同義。然則富歲子弟多賴。謂其粒米狼戾。民多懈怠。月令不可以贏。即是不可以嬾。而子弟多賴。即是子弟多懈也。賴與暴俱是陷溺其心。若謂豐年多善。凶年多惡。未聞溫飽之家皆由禮者矣。阮氏說是也。〇注。非天至惡者也。〇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才者。人與百物各如其性以為形質。而知能遂區以別焉。孟子所謂天之降才是也。氣化生人生物。據其限於所分而言。謂之命。據其為人物之本始而言。謂之性。據其體質而言。謂之才。由成性各殊。故才質亦殊。才質者。性之所呈也。舍才質安覩所謂性哉。以物譬之器。才則其器之質也。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各殊。則才質因之而殊。猶金錫之在冶。冶金以為器。則其器金也。冶錫以為器。則其器錫也。品物之不同如是矣。從而察之。金錫之精良與否。其器之為質。一如乎所冶之金錫。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如是矣。為金為錫。及其金錫之精良與否。性之喻也。其分於五金之中。而器之所以為器。即於是乎限。命之喻也。就器而別之。孰金孰錫。孰精良與孰否。才之喻也。故才之美惡。於性無所增亦無所損。夫金錫之為器。一成而不變者也。人又進乎是。自聖人而下。其等差凡幾。或疑人之才非盡精良矣。而不然也。猶金之五品。而黃金為貴。雖其不美也。莫與之比貴也。況乎人皆可以為賢為聖也。後儒以不善歸稟氣。孟子所謂性所謂才。皆言乎氣稟而已矣。其稟受之全。則性也。其體質之全。則才也。稟受之全無可據以為言。如桃杏之性。全於核中之白。形色臭味無一弗具。而無可見。其萌芽甲坼。根幹枝葉。桃與杏各殊。由是為華為實。形色臭味。無不區以別者。雖性則然。皆據才見之耳。成是性斯為是才。別而言之。曰命。曰性。曰才。合而言之。是謂天性。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遠乎物。然而於人之道不能無失。是不踐此形也。猶言之而形不踐。是不踐此言也。踐形之與盡性盡其才。其義一也。趙氏以與之異釋爾殊。蓋以爾字為助詞。與之異但釋殊字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爾猶如此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言非天之降才如此其異也。凡後人言不爾乃爾果爾聊復爾耳者。並與此同義。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注】麰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麰。言人性之同。如此麰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足。地之有肥磽耳。磽露也。

【疏】播種而耰之。〇正義曰。說文木部云。櫌。摩田器也。從木憂聲。論語曰。櫌而不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五經文字曰。經典及釋文皆作耰。鄭曰。耰。覆種也。與許合。許以物言。鄭以人用物言。齊語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韋曰。耰。摩平也。齊民要術曰。耕荒畢。以鐵齒鎒楱再徧杷之。漫擲黍穄。勞亦再徧。即鄭所謂覆種也。

詩云麿田。嘗兼此二者。賈又曰。春耕尋手勞。秋耕待白背勞。古曰耰。今曰勞。勞。郎到切。集韻作撈。謹按撈。今俗所謂抄也。土初耕倚粗成塊。以鐵齒耙之。則細。屢耙則愈細。所謂抄也。先耙其土令細。是摩平也。既布種又耙之。是覆種也。摩平覆種二事。而皆用此耰。覆種亦是摩田。而摩田不皆覆種也。此播種而耰。當是覆種。論語耰而不輟。方在耦耕之後。蓋始摩平其粗塊。不必即覆種矣。音義引丁云。音憂。蘊苗根也。時方播種。尙未生苗。種已生苗。詎容摩平。丁說非是。○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日至之時。謂仲夏日至。管子輕重乙曰。九月種麥。日至而穫。輕重己曰。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趙氏佑溫故錄云。孟子兩言日至。千歲之日至。冬日至也。至於日至之時。夏日至也。割麥無過夏至。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乃大槪言之。然有先四月熟者。有後四月熟者。要及夏至則無不熟。故言皆熟。乃舉最遲者以盡其餘。而下別言不同。此時有不熟。則無可復待。有盡去爲晚禾地矣。○注。麰麥至來麰。○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九穀考云。來。小麥也。麰。大麥也。王禎農書載雜陰陽書曰。大麥生於杏。二百日秀。秀後五十日成。小麥生於桃。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生於杏生於桃。並指秀時也。農桑輯要載崔寔曰。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二書言大小麥。皆宿麥也。漢書武帝紀注。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成。故云宿麥。呂氏春秋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高誘注。大麥。旋麥也。按旋之言疾也。與宿麥對言。是謂大麥爲春麥。玉篇。麰。春麥也。蓋同之矣。余居北方。見種春麥者多矣。然皆小麥也。崔寔曰。正月可種春麥。盡二月止。亦不分大小麥。廣志。旋麥。三月種。八月熟。出西方。似亦言小麥。而非高氏注之旋麥。玉篇。穬。大麥也。今考崔寔言種大小麥。並以白露節爲始。惟穬麥早晚無常。是大小麥之外。復有穬麥。說者以穬麥爲大麥類。然則穬爲大麥之別種。非謂大麥盡名穬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草。大麥。麰也。周頌思文云。貽我來牟。傳云。牟。麥也。箋云。武王渡孟津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貽我來牟。又臣工於皇來牟箋云。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是不以來爲麥也。漢書劉向傳引詩作釐麰。而釋之云。釐麰。麥也。始自天降。則來牟俱是麥。於文義爲允也。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引詩云貽我來麰。又云。齊人謂麥爲秾。秾與來通。又云。麰來。麰麥也。則亦以來麰爲麥。與劉向同。但不言大小耳。李善注典引。引韓詩薛君章句云。麰。大麥也。麰與麰同。來麰對文。麰爲大則來爲小矣。古者大爲牟。御覽引淮南子注云。牟。大也。大麥故稱牟也。○注。磽薄也。○正義曰。說文石部云。礊。堅也。确。礊也。磽。礊也。毛詩王風邱中有麻傳云。邱中墝埆之處。墝埆即磽确也。一切經音義。引孟子注云。磽确。薄瘠地也。又引通俗文云。物堅硬謂之磽确。蓋地土肥則和柔。堅硬則五穀不生。故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注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蓋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

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注龍子。古賢者也。雖不知足大小。作屨者猶不更作蕢。蕢。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疏注。蕢草器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注云。惟草木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蕢為草器。蓋即草工所職。凡葦竹所編者是也。論語憲問篇。有荷蕢。太平御覽引鄭氏注云。蕢。草器也。說文艸部云。蕢。草器也。臾古文蕢。象形。論語曰。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又子罕篇云。譬如為山。未成一簣。集解引包曰。簣。土籠也。簣與蕢通。草器。蓋即盛土之籠。於臾之象形。可知其狀矣。晉書音義云。蕢本作蒯。蕢本與蒯通。檀弓杜蕢。左傳作屠蒯是也。今俗呼竹籃之小者為蒯子。猶古之遺稱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注人口之所耆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疏口之至似也。○正義曰。僖十七年左傳云。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注云。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孔氏正義云。此人為雍。宜名巫而字易牙也。戰國策魏策云。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此易牙知味之事也。孟子此章。特於口味指出性字。可知性即在飲食男女。曰其性與人殊。可知人性不同於犬馬。同一飲食。而人能嗜味。鳥獸不知嗜味。推之同一男女。人能好色。鳥獸不知好色。惟人心最靈。乃知嗜味好色。知嗜味好色。即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悅心是性善。悅口亦是性善。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注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為知聲之微妙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注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疏注。子都至狂且。○正義曰。引詩在鄭風山有扶蘇。毛傳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孔氏正義云。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然則孔氏不以子都為人名。乃孟子深於詩。其稱子都正本於詩。而與易牙師曠並舉。則子都實有其人矣。趙氏引詩以證是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子都。古之美人也。亦未詳為男為女。杜氏注左有之。於隱十一年傳云。子都鄭大夫公孫閼。故鄭風當昭公時。遂以為國中美男之通稱。曰不見子都。荀子非相篇云。古者

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姣與美連文。是姣卽美。又咸相篇云。君子由之佼以好。佼亦姣也。是姣卽衞風碩人箋云。長麗佼好。齊風還篇子之昌兮。毛傳云。昌。佼好貌。釋文皆云佼本作姣。好也。呂氏春秋達鬱篇云。侍者曰。公姣且麗。高誘注云。姣麗皆好貌也。韓詩外傳云。以爲姣好邪。則太公年七十二。齳然而齒墮矣。鹽鐵論殊路篇云。毛嬙。天下姣人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注言人之心性皆同也。疏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正義曰。毛氏奇齡賸言補云。至於心獨無所同然。承上同耆同聽言。謂同如是耳。與前惟耳亦然諸然亦相應。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注心所同耆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草食曰芻。穀食曰豢。疏心之至我口。○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當孟子時。天下不知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紛出。以亂先王之法。是以孟子起而明之。人物之生。類至殊也。類也者。性之大別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詰告子生之謂性。則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蓋孟子道性善。非言性於同也。人之性相近。皆善也。明理義之爲性。所以正不知理義之爲性者也。是故理義性也。由孟子而後。求其說而不得。則舉性之名而曰理也。是又不可。耳之於聲也。天下之聲。耳若其符節也。目之於色也。天下之色。目若其符節也。鼻之於臭也。天下之臭。鼻若其符節也。口之於味也。天下之味。口若其符節也。耳目鼻口之官。接於物而心通。則其心之於理義也。天下之理義。心若其符節也。是皆不可謂之外也。性也。耳能辨天下之聲。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臭。口能辨天下之味。心能通天下之理義。人之才質得於天。若是其全也。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惟據才質而言。始確然可以斷人之性善。人之於聖人也。其才非如物之與人異。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無節於內。各遂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踐乎中正。其自然則協天地之順。其必然則協天地之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語於此。孟子道性善。察乎人之才質所自然。有節於內之謂善也。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不辨人之大遠乎物。槪之以自然也。告子所謂無善無不善也者。靜而自然。其神沖虛。以是爲至道。及其動而之善之不善。咸目爲失於至道。故其言曰。生之謂性。及孟子詰之。非豁然於孟子之言而後語塞也。亦窮於人與物之靈蠢殊絕。犬牛類又相絕。遂不得漫以爲同耳。主才質而遺理義。荀子告子是也。荀子以血氣心知之性。必教之理義。逆而變之。故謂性惡。而進其勸學修身之說。告子以上焉者無欲而靜。全其無善無不善。是爲至矣。下焉者理義以梏之。使不爲不善。荀子二理義於性之事能。儒者之未

謂道也。告子貴性而外理義。異說之害道者也。凡遠乎易論語孟子之書者。性之說大致有三。以耳目百體之欲爲說。謂理義從而治之者也。以心之有覺爲說，謂其神獨先沖虛自然。理欲皆後也。以理爲說。謂有欲有覺。人之私也。三者之於性也。非其所去。貴其所取。彼自貴其神。以爲先形而立者。是不見於精氣爲物。秀發乎神也。以有形體則有欲。而外形體。一死生。去情欲。以安其神。冥是非。絕思慮。以苟語自然。不知歸於必然。是爲自然之極致。動靜胥得。神自安也。自孟子時以欲爲說。以覺爲說。紛如矣。孟子正其遺理義而已矣。心得其常。耳目百體得其順。純懿中正。如是謂之理義。故理義非他。心之所同然也。何以同然。心之明之所止。於事情區以別焉。無幾微爽失。則理義以名。專以性屬之理。而謂壞於形氣。是不見於理之所由名也。問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是理又以心言。何也。曰。心之所同然。始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凡一人以爲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謂同然。舉理以見心能區分。舉義以見心能裁斷。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則。名曰理。如斯而宜。名曰義。是故明理者。明其區分也。精義者。精其裁斷也。不明。往往界於疑似而生惑。不精。往往雜於偏私而害道。求理義而智不足者也。故不可謂之理義。自非聖人。鮮能無蔽。有蔽之深。有蔽之淺者。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見執之爲理義。吾懼求理義者。以意見當之。孰知民受其禍之無所終極也哉。六經孔孟之言。以及傳記羣籍。理字不多見。今雖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然則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也。於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慴。口不能道辭者。理屈。嗚呼。其孰謂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即其人廉潔自持。心無私慝。而至於處斷一事。責詰一人。憑在己之意見。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方自信嚴氣正性。嫉惡如讎。而不知事情之難得。是非之易失於偏。往往人受其禍。己且終身不寤。或事後乃明。悔已無及。天下智者少而愚者多。以其心知明於衆人。則共推之爲智。其去聖人甚遠也。以衆人與其所共推爲智者較。其得理。則衆人之蔽必多。以衆所共推爲智者與聖人較。其得理。則聖人然後無蔽。凡事至而心應之。其斷於心。輒曰理如是。古聖賢未嘗以爲理也。不惟古聖賢未嘗以爲理。昔之人、異於今人之一啓口而曰理。其亦不以爲理也。昔人知在己之意見。不可以理名。而今人輕言之。夫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未有不以意見當之者也。今使人任其意見則謬。使人自求其情則得。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治國平天下。不過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以位之卑尊言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以長於我與我長言也。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以等於我言也。曰所欲。曰所惡。不過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盡於此。惟以情絜情。故其於事也。非心出一意見以處之。苟舍情求理。其所謂理。無非意見也。未有任其意見而不禍斯民者。問以意見爲理。自宋以來。莫敢致斥者。謂理在人心故也。今日理在事情。於心之所同然。洵無可疑矣。孟子舉以見人性之善。其說可得聞與。曰。孟子言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

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明理義之悅心。猶味之悅口。聲之悅耳。色之悅目之爲性。味也。聲也。色也。在物接於我之血氣。理義在事。而接於我之心。知血氣心知有自具之能。口能辨味。耳能辨聲。目能辨色。心能辨理義。味與聲色在物不在我。接於我之血氣。能辨之而悅之。其悅者。必其尤美者也。理義在事。情之條分縷析。接於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悅之。其悅者。必其至是者也。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曾子言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蓋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臭。口之知味。魄之爲也。所謂靈也。陰主受者也。心之精爽。有思輒通。魂之爲也。所謂神也。陽主施者也。主施者斷。主受者聽。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則思。是思者。心之能也。精爽有蔽隔而不能通之時。及其無蔽隔無弗通。乃以神明稱之。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鉅細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謬也。所不照則疑謬承之。不謬之謂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遠。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遠近也。光之及又有明闇。故於物有察有不察。察者。盡其實。不察斯疑謬承之。疑謬之謂失理。失理者。限於質之昧。所謂愚也。惟學可以增益其不足而進於智。益之不已。至於其極。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則聖人矣。此中庸雖愚必明。孟子擴而充之之謂。聖人神明之盛也。其於事靡不得理。斯仁義禮智全矣。故理義非他。所照所察者之不謬也。何以不謬。心之神明也。人之異於禽獸者。雖同有精爽。而人能進於神明也。理義豈別若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進於神明。豈求諸氣稟之外哉。問後儒以人之有嗜欲。出於氣稟。而理者。別於氣稟者也。今謂心之精爽。學以擴充之。進於神明。則於事靡不得理。是求理於氣稟之外者非矣。孟子專舉理義以明性善何也。曰。古人言性。但以氣稟言。未嘗明言理義爲性。蓋不待言而可知也。至孟子時。異說紛起。以理義爲聖人治天下具。設此一法以強之從。害道之言。皆由外理義而生。人徒知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之爲性。而不知心之於理義。亦猶耳目鼻口之於聲色臭味也。故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蓋就其所知以證明其所不知。舉聲色臭味之欲。歸之耳目口鼻。舉理義之好歸之心。皆內也非外也。比而合之。以解天下之惑。俾曉然無疑於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庶幾可以息矣。孟子明人心之通於理義。與耳目鼻口之通於聲色臭味。咸根於性。非由後起。後儒見孟子言性。則曰理義。則曰仁義禮智。不得其說。遂於氣稟之外。增一理義之性。歸之孟子矣。問聲色臭味之欲。亦宜根於心。今專以理義之好爲根於心。於好是懿德固然矣。抑聲色臭味之欲。徒根於耳目鼻口與。心。君乎百體者也。百體之能。皆心之能也。豈耳悅聲。目悅色。鼻悅臭。口悅味。非心悅之乎。曰否。心能使耳目鼻口。不能代耳目鼻口之能。彼其能者各自具也。故不能相爲。人物受形於天地。故恆與之相通。盈天地之間。有聲也。有色也。有臭也。有味也。舉聲色臭味。則盈天地之間者。無或遺矣。外內相通。其開竅也。是爲耳目鼻口。五行有生克。生則相得。克則相逆。血氣之得其養失其養繫焉。資於外。足以養其內。此皆陰陽五行之所爲。外之盈天地之間。內之備於吾身。外內相得無間。而養道備。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自古及今。以爲道之經也。血氣各資以養。而開竅於耳目鼻口以通之。既於是通。故各成其能而分職司之。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

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之所為不一。舉凡身之嗜欲。根於氣血。明矣。非根於心也。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非喻言也。凡人行一事有當於理義。其心氣必暢然自得。悖於理義。心氣必沮喪自失。以此見心之於理義。一同乎血氣之於嗜欲。皆性使然耳。耳目鼻口之官。臣道也。心之官。君道也。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否。理義非他。可否之而當。是謂理義。然又非心出一意可以否之也。若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何異強制之乎。是故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別有理義也。有物必有則。以其則。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別有理以予之而具於心也。心之神明。於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則。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其照不謬也。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者。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即為我之血氣。非復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氣言。昔者弱而今者強。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者狹小而今也廣大。昔者闇昧而今也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故曰雖愚必明。人之血氣心知。其天定者。往往不齊。得養不得養。遂至於大異。苟知問學。猶飲食則貴其化。不貴其不化。記問之學。入而不化者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我之心知極而至乎聖人之神明矣。神明者。猶然心也。非心自心而所得者藏於中之謂也。心自心而所得者藏於中。以之言學。尙為物而不化之學。況以之言性乎。問宋以來之言理也。其說為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故辨乎理欲之界。以為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今以情之不爽失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然則無欲亦非與。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明乎欲不可無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乎無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顧者。不仁也。不仁實始於欲遂其生之心。使其無此欲。必無不仁矣。然使其無此欲。則於天下之人。生道窮促。亦將漠然視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無是情也。然則謂不出於正則出於邪。不出於邪則出於正。可也。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不可也。欲其物。理其則也。不出於邪而出於正。猶往往有意見之偏。未能得理。而宋以來之言理欲也。徒以為正邪之辨而已矣。不出於邪而出於正。則謂以理應事矣。理與事分為二。而與意見合為一。是以害事。夫事至而應者。心也。心有所蔽。則於事情未之能得。又安能得理乎。自老氏貴於抱一。貴於無欲。莊周書則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此老莊之說。非中庸雖愚必明之道也。有生而愚者。雖無欲亦愚也。凡出於欲。無非以生以養之事。欲之失為私不為蔽。自以為得理。而所執之實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與蔽二端而已。私生於欲之失。蔽生於知之失。欲生於血氣。知生於心。因私而咎欲。因欲而咎血氣。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心。老氏所以言常使民無知無欲。彼自外其形骸。貴其真宰。後之釋氏。其論說似異而實同。宋儒出入於老釋。故雜乎老釋之言以為言。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為同於聖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聖賢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為怪。而及其責

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嗚呼。雜乎老釋之言以為言。其禍甚於申韓如是也。六經孔孟之書。豈嘗以理為如有物焉。外乎人性之發為情欲者。而強制之也哉。孟子告齊梁之君。曰與民同樂。曰省刑罰薄稅斂。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曰仁政如是。王道如是而已矣。問樂記言滅天理窮人欲。其言有似於以理欲為邪正之別。何也。曰。性譬則水也。欲譬則水之流也。節而不過。則為依乎天理。為相生養之道。譬則水猶地中行也。窮人欲而至於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譬則洪水橫流。汎濫於中國也。聖人教之反躬。以己之加於人。設人如是加於己。而思躬受之之情。譬則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惡汎濫而塞其流也。惡汎濫而塞其流。其立說之工者。且直絕其原。是遏欲無欲之喻也。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此後儒視為人欲之私者。而孟子曰性也。繼之曰有命焉。命者。限制之名。如命之東則不得而西。言性之欲之不可無節也。節而不過。則依乎天理。非以天理為正。人欲為邪也。天理者。節其欲而不窮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窮。非不可有。有而節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可謂之非天理乎。試以人之形體與人之德性。比而論之。形體始乎幼小。終於長大。德性始乎蒙昧。終乎聖智。其形體之長大也。資於飲食之養。乃長日加益。非復其初。德性資於學問。進而聖智。非復其初明矣。人物以類區分。而人所稟受。其氣清明。異於禽獸之不可開通。然人與人較。其材質等差凡幾。古聖賢知人之材質有等差。是以重問學。貴擴充。老莊釋氏謂有生皆同。故主於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問學以擴充之。在老莊釋氏。既守己自足矣。因毀訾仁義以伸其說。荀子謂常人之性。學然後知禮義。其說亦足以伸。陸子靜王文成諸人。同於老莊釋氏。而改其毀訾仁義者。以為自然全乎仁義。巧於伸其說是也。程子朱子尊理。而以為天與我。猶荀子尊禮義。以為聖人與我也。謂理為形氣所汙壞。是聖人而下。形氣皆大不美。即荀子性惡之說也。而其所謂理。別為湊泊附著之一物。猶老莊釋氏所謂眞宰眞空之湊泊附著於形體也。理既完全自足。難於言學以明理。故不得不分理氣為二本而咎形氣。蓋其說雜糅傅合而成。令學者眩惑其中。雖六經孔孟之言具在。咸習非勝是。不復求通。嗚呼。吾何敢默而息乎。○往。理者得道之理。○正義曰。易說卦傳云。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道德性命。指出理字。此孟子所本也。道者行也。凡路之可通行者為道。則凡事之可通行者為道，得乎道為德。對失道而言也。道有理也。理有義也。理者分也。義者宜也。其不可通行者。非道矣。可行矣。乃道之達於四方者。各有分焉。即各有宜焉。趨燕者行乎南。趨齊者行乎西。行焉而弗宜矣。弗宜即為失道。趨燕者雖行乎北。而或達乎趙。趨齊者雖行乎東。而或止乎魯。行焉而仍弗宜矣。弗宜則非義即非理。故道之分有理。理之得有義。理於義者。分而得於義也。惟分故有宜有不宜。理分於道。即命分於道。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以理義明性。即孔子以理於義明道也。趙氏以得道之理明之。得道之理。即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也。後儒言理。或不得乎孔孟之指。故戴氏詳爲闡說是也。說者或並理而斥言之。則亦甚乎未聞道矣。○注。草食曰芻。穀食曰豢。○正義曰。禮記月令仲秋案芻豢注云。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說文艸部云。芻。刈草也。飼牛羊以草。故卽稱牛羊爲芻。樂記云。夫豢豕爲酒。注云。以穀食犬豕曰豢。是犬豕穀食者也。故卽稱犬豕爲豢。大戴記曾子天圓篇云。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牷。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食作牲。　章指。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於悅者同。或爲君子。或爲小人。猶麰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孟子言是。所以勗而好之。疏人稟性俱有好憎。○正義曰。好憎卽好惡。孟子以悅心悅口言性。悅卽是好。趙氏兼言好惡。好惡情也。仍申明可爲善之義也。凌氏廷堪好惡說云。人之性受於天。目能視則爲色。耳能聽則爲聲。口能食則爲味。而好惡實基於此。大學言好惡。中庸申之以喜怒哀樂。蓋好極則生喜。又極則爲樂。惡極則生怒。又極則爲哀。過則失於情。反則失其性矣。性者。好惡二端而已。大學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然則人性初不外乎好惡也。受亦好也。故正心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齊家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皆不離乎人情也。大學性字。祇此一見。卽好惡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太叔對趙簡子曰。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此言性。卽食味別聲被色者也。又云。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蓋喜怒哀樂。皆由好惡而生。好惡正。則協於天地之性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注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木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疏注。牛山至之貌。○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牛山。齊之東南山。是趙氏在複壁中所注。方向少錯。無論今目驗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唐臨淄縣南二十一里。括地志所謂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是。酈道元注。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梁劉昭不知引何人孟子注云。南小山曰牛山。晉左思齊都賦云。牛嶺鎮其南。列子力命篇。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夫臨曰北。正以山實在南。邑外謂之郊。爾雅釋地文。息之義與生同。生亦長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息長也。息與息通。繫辭傳云。君子尚消息盈虛。消息卽消長也。毛詩言

濯者二。大雅靈臺箋鹿濯濯。傳云。濯濯。娛遊也。崧高箋鉤膺濯濯傳云。濯濯。光明也。濯是洗滌潔條之名。物經滌濯。則垢汙悉去。故光明爲濯濯。山有草木。則陰翳不齊。草木盡去。不異洗濯者然。故趙氏以濯濯爲無草木之貌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注 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山之有草木。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疏 注。存在至遠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存。存在也。是存即在也。良之義爲善。良心即善心。善心即仁義之心。放者。存之反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高誘注云。旦。朝也。旦旦猶云朝朝。亦即日日也。旦旦言非一日也。日日放其良心。猶日日伐其山木。山木由此不美。人心亦由此不良。良亦美也。其日夜之所息。趙氏解爲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息之義爲生。長所息。指生長此心之仁義。仁義不能無端生長。破趙氏以思欲明之。蓋雖放其良心。其始陷溺未深。尙知自悔。雖爲不仁而思欲尙轉而及仁。雖爲不義。而思欲尙轉而及義。此思欲之所轉。即仁義之心所生長。相近。即性相近之相近。放失之後。其平旦之氣。好惡尙與人相近。則性善可知矣。趙氏以人爲賢人。謂能存仁義之心。未放失其良者也。其實與人相近。正謂與禽獸相遠。謂之爲人。性原相近。但日放一日。則日遠於人一日。日遠於人一日，即日近於禽獸一日。而其日夜所息。則仍與人近而不遠。此孟子以放失仁義之人。明其性之善也。旦旦伐之。而所習仍相近。則良心不易亡如此。此極言良心不遽亡。非謂良心易去也。故趙氏以幾希爲不遠也。或以息爲歇息。非是。以幾希爲甚微。亦失之。趙氏佑溫故錄云。豈希言不遠。與前注幾希無幾也異。蓋亦隨文見義與。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注 旦晝晝日也。其所爲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梏之反覆。利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以爲未嘗有善才性。此非人之情也。疏 注。旦晝至情也。○正義曰。說文日部云。旦。明也。晝日之出入與夜爲界。宣公八年穀梁傳。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注云。旦日。猶明日也。漢書高帝紀。旦日合戰。注云。旦日。明日也。趙氏言晝日也。是以日釋晝也。旦晝猶云明日。謂今日夜所息平旦之氣。才能不遠於人。及明日出

見紛華所悅。而所息者乃梏亡矣。音義云。丁云梏古沃切。謂悔吝刺害也。言利害之亂其性。猶桎梏之刑其身。此梏從木。書棐誓今惟淫舍牿牛馬。鄭氏注云。牿。桎梏之梏。是桎梏之梏通作牿。故梏亡作牿亡也。趙氏云。其所爲萬事有牿亂之。則是以亂釋梏。毛詩小雅何人斯云。祇攪我心。傳云。攪。亂也。詩大雅抑篇有覺德行。禮記緇衣引作有梏德行。是梏與覺古通。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梏羽羣。注云。梏。諸家並古酷反。案字書梏從手。卽古文攪字。謂攪擾也。捁牿梏同。趙氏讀梏爲攪。故訓爲亂。丁氏以爲桎梏。非其義也。何氏焯讀書記云。有梏之有當讀去聲。讀去聲則爲又。謂才有所生息。又梏亂而亡失之也。反覆卽反復。息而梏。梏而又息。息而又梏。其始息多於梏。久則梏多於息。息則仁義之心存。梏則利害之見勝。梏之不已。則心但知有利害。不復能思欲息長仁義。是利害之邪。干犯仁義之良。故夜氣不足以存也。至梏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乃違禽獸不遠。然則人之不遠於禽獸。亦非一日所遽至也。坤文言傳云。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繫辭傳云。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又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旦旦伐之。梏之反覆。卽當積之謂也。當其日夜所息。好惡尚與人近。是時早辨。尚不至於梏亡。此聖人設教。所以恥之以仁。畏之以義。勸以利而懲以威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注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在。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以喻居也。猶心爲若是也。疏注誠得至是也。○正義曰。楚辭離騷云。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注云。苟誠也。故以誠釋苟。人之自治。必以問學。聖人治人則以禮樂。皆以法度於仁義也。息仁義必以思欲。養仁義必以法度。趙氏深能發孟子之旨。或謂靜以任其自然。非其義也。說文水部云。消。盡也。故以盡釋消。手部云。操。把持也。禮記曲禮操右契注云。操。持也。故以持釋操。舍卽放。放卽縱。論語雍也篇。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集解引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論語里仁篇。里仁爲美。擇不處仁。集解引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鄉大於里。而皆爲民之所居。故云鄉猶里。以喻居也。惟猶獨也。衎讀鄉爲向。釋名釋州國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向也。衆所向也。鄉里之鄉。本取義於向。則其義通矣。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直接惟心之謂句。分明指心言。蓋存亡卽出入也。惟心是一可存可亡可出可入之物。故操舍雖命。若無出入。則無事操存矣。大易憧憧往來。往來者。出入也。大學心有所不在。有所不在。亦出入也。是心原可出入。舍者。則斷其出之入之也。

章指。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

伐牛山。山則木茂。人則稱仁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注】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疏】注。王齊王也或怪也。○正義曰。孟子仕齊久。下云吾見亦罕。吾退而寒之者至。則是孟子仕齊。雖乃有是語。故知王為齊王也。呂氏春秋審為篇云。世必惑之。高誘注云。惑。怪也。或與惑同。

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注】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芽生也。【疏】注。種易至生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暴。曬也。說文日部云。曬。暴也。日光所曬故溫。草木五穀。雖有經冬而生者。然其種必得溫和之氣。乃能萌動。今農人清明後浸稻種。既發芽矣。設遇風霜。則必枯萎。是陰寒以殺之也。爾雅釋詁云。希。罕也。毛詩鄭風大叔于田。叔發罕忌傳云。罕。希也。故罕見即希見也。說文艸部云。萌。草芽也。芽。萌芽也。牙與芽通。故幼小稱童牙。萌牙即萌蘖也。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注】奕。博也。或曰圍棊。論語曰。不有博奕者乎。數。技也。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疏】注奕博至奕者乎。○正義曰。方言云。簙謂之蔽。或謂之箘。秦晉之閒謂之簙。吳楚之閒。或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之簙毒。或謂之夗專。或謂之匿璇。或謂之棊。所以投簙謂之枰。或謂之廣平。所以行棊謂之局。或謂之曲道。圍棊謂之奕。自關而東齊魯之閒。皆謂之奕。戴氏震疏證云。簙博古通用。說文云。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簙箘。簙。棊也。局博所以行棊。奕。圍棊也。荀子大略篇云。六貳之博。楊倞注云。即六博也。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楚辭招魂篇。崑蔽象棊。有六簙些。王逸注云。崑。玉也。蔽。簙箸。以玉飾之也。投六箸。行六棊。故謂六簙也。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今寧子視君不如奕棊。廣雅。簙箸謂之箭。夗專。簙也。廣平。枰也。曲道。梮也。圍棊。奕也。皆本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梮通作局。韓非子外儲說云。秦昭王以松柏之心為博箭。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云。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棊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為之。二人互擲。采行棊。棊行到處即豎之。名為驍。棊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一牽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為大勝也。廣平為博局

之枰。取義於平也。說文云。枰。平也。韋昭博奕論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小爾雅廣服棊局謂之奕。宋氏翔鳳訓纂云。說文奕。圍棊也。廣雅釋言。圍棊。奕也。奕通作亦。大戴禮小辨篇。夫亦固十棊之變由不可既也。亦即奕字。文選博奕論注。引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後漢書張衡傳。奕秋以棊局取譬。注云。奕。圍局也。棊。即所執之子。按博奕皆用棊。奕爲圍棊。博爲局戲。說文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法與圍棊異。按謂博與奕異是也。博蓋即今之雙陸。奕爲圍棊。今仍此名矣。以其局同用枰平承於下。則皆謂之枰。以其同行於枰。皆謂之棊。史記日者列傳。旋式正棊。劉徽九章算術句股冪。用諸色棊別之。凡用以布列者之通名。而博之棊。上高而銳如箸。今雙陸棊俗謂之錐。倘可考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奕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班固奕旨云。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雖有雌雄。不足以爲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祈。因敵爲資。應時屈伸。此分別博奕甚明。蓋奕但行棊。博以擲采而後行棊。後人不行棊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博與奕益遠矣。趙氏以論語博奕連言。故以博釋奕。其實奕爲圍棊之專名。與博同類而異事也。引論語在陽貨篇第十七。○注。數技至得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察賢篇。任其數而已矣。淮南子原道訓。貴其周於數。高誘注並云。數。術也。禮記鄉飲酒義。古之學術道者注云。術猶藝也。坊記倘技而賤車。注云。技猶藝也。技術皆訓藝。數之爲技。猶數之爲術。即數之爲藝。禮記少儀游於藝注云。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九數爲六藝之一。故數可稱藝。其實數之名。漢書律歷志云。一十百千萬是也。九數之用。其爲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其用大矣。而一枰之閒。方罫之內。勝負視乎多寡。所以商度而計較者。亦數之類也。故云小數。致之言細密也。用志不細不密。則負矣。故專一其心以細密其志也。致是細密。細密即是精。趙氏章句不解致志。而章指云。不精不能。不精即解不致志。不能即解不得也。趙氏注中所略。每於章指補之。

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注】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奕。曰奕秋。使教二人奕。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念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爲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慧亦若是。【疏】思援弓繳而射之。○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援。引也。淮南子說山訓云。好弋者先具繳與矰。注云。繳。大綸。說文糸部云。繳。

生絲縷也。文選文賦李善注引說文云。謂縷系矰矢而以隿射也。矢部云。矰。隿射矢也。隹部云。隿者。繳射飛鳥也。詩鄭風女曰雞鳴箋　齊風盧令箋。皆云弋。繳射也。孔氏正義曰。以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繳射。說文系部又云。繳。釣魚繁也。然則繁爲生絲縷之名。可用以繫弓弋鳥。亦可用以繫竿釣魚。○日非然也。○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有一人之言而自爲問答者。則加日字以別之。孟子爲其智弗若與。日非然也是也。爲與謂同義。言謂是其智弗若也。趙注云。爲是。謂其智弗如也。分爲與謂爲二。失之。○注。有人至奕秋。○正義曰。古之以技傳者。每稱之爲名。如醫和卜徒父是也。此名奕秋。奕是技名。故知秋爲其名。因通國皆謂之善奕。故以奕加名稱之也。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云。弈思之微。秋儲無以競。考注云。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儲。謂儲蓄精思也。儲字承上思字。儲蓄精思。正是專心致志。李善注是也。王應麟以儲行善奕之人。非是。藝文類聚引尸子云。鴻鵠在上。扞弓彀弩以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日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此文殘闕。當即孟子此文之意。俱學者。俱習也。智即性之神明也。弗若章指。言奕爲小者。智相遠也。非然者。非性本相遠也。此章以智明性。與前章以仁義明性互見之。

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智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疏 詩云至謂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濟濟二句。左傳成二年楚子重引之云。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荀卿韓福王褒。皆以爲文王頌多士以寧。獨管子云。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澤利。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以濟濟指文王言。賈誼新書又云。輔翼文王。則身必已安也。以寧指多士言。二解並異。按此詩爲大雅文王篇第三章。傳云。濟濟。多威儀也。孔氏正義云。釋訓云。濟濟。容止也。孫炎云。濟濟。多士之容止也。少儀云。朝廷之儀。濟濟翔翔。與此同。濟濟與多士連文。自指多士。趙氏引以與二人善之相對。多士則寧。一人則不智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注 熊掌。熊蹯也。以喻義。魚以喻生也。疏 注。熊掌熊蹯也。○正義曰。周禮秋官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注云。蟄獸。熊羆之屬。賈氏疏云。謂熊羆之皮及熊蹯之等。文公元年左傳云。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注云。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宣公二年左傳云。宰夫胹熊蹯不熟。宣公六年公羊傳。熊蹯不熟注云。蹯。掌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

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注】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爲耳。【疏】注莫甚至爲耳。○正義曰。趙氏謂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是不知好義之人也。不知好義。乃苟求得生。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是不知惡不義之人也。不知惡不義。乃苟於辟患。是指喪失其良心者而言。於下由是云云不貫。近時通解。則以此爲反言以決人性之必善必有良心。以爲下人皆有之張本。欲生惡死。人物所同之性。乃人性則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此其性善也。此其良心也。何以見其欲有甚於生。於其不爲苟得見之。何以見其惡有甚於死。於其患有所不辟見之。惟其有此良心。乃能知是。使本無良心。則惟欲生而已。惟惡死而已。所欲無有甚於生。則何以不爲苟得。所惡無有甚於死。則何以患有所不辟。反復以明人必有此良心。或謂此言生死之權度。所欲有甚於生。則不苟得此生。所惡有甚於死。則不苟於辟患。此舍生而取義之事也。使無義可取。則此時所欲莫甚於生。則又以得生爲是。此時所惡莫甚於死。則又以辟患爲是。生而不義。則不苟生。生而義。則亦不苟死。不爲苟得。患有所不辟。爲貪生亡義者言也。可以得生何不用。可以辟患何不爲。爲輕生不知義者言也。義不在生。亦不在死。當死而死。當生而生。聖人之權也。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注】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爲。不爲苟惡而辟患者。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亡之也。【疏】由是至喪耳。○正義曰。趙氏以由是以下爲一節。蓋以兩由是與是故二字相呼吸。○注不爲苟惡。○正義曰。苟惡。謂不肯苟且爲惡也。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注】人之餓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嘑爾。猶呼爾咄啐之貌也。行道之人。道中凡人。以其賤己。故不肯受也。蹴。蹋也。以足踐蹋與之。乞人不絜之。亦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疏】注嘑爾至貌也。○正義曰。音義云。嘑。呼故切。咄。丁都忽切。叱也。啐。七內切。呼也。呼與嘑通。文公元年左傳。江芊怒曰。呼役夫。注云。

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怒而稱以賤者。而先發聲爲呼。則呼是怒聲。文選登樓陟陽侯詩。注引倉頡篇云。咄。啐也。曹植贈白馬王彪詩。注引說文云。咄。叱也。說文口部。叱。訶也。咄叱。怒也。言部云。訶。大言而怒也。嘑之訓爲號。趙氏以與嘑爾之義不合。故用左傳呼字讀之。又解以咄啐。明其爲怒也。或以嘑爲召呼。乃行道之人。招之使食。未見其必不肯受。下云道中凡人。以其賤己。正用呼役夫之意也。道中卽路中。○注。蹴蹋至絜之。○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蹴。躡也。蹋。踐也。躡。蹈也。蹈。踐也。蹴躡蹋踐蹈五字相轉注。以足踐履之。則汙而不絜。毛詩邶風谷風不我屑以傳云。屑。絜也。絜與絜同。不屑。是不以爲絜也。

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注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不。鍾。量器也。萬鍾於己身何加益哉。己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爲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疏注。言一至乏者。○正義曰。嘑爾蹴爾。無禮者也。不受不絜。貴禮也。萬鍾或以禮或不以禮。以禮則義可受。不以禮則義不可受。此宜辨別者也。不辨則有非禮而受者矣。音義云。辯丁本作變。云於義當爲辯。辯別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周易坤釋文由辯。荀作變。是辯變古字通用。按今本作變。五經文字云。辯。理也。辨。別也。經典或通用之。昭公三年左傳云。釜十則鍾。考工記。㮚氏量之以爲鬴。鬴卽釜。是鍾爲量器也。釜爲六斗四升。鍾爲十釜。是六斛四斗也。淮南子修務訓。蝡蝡然日加數寸。注云。加。猶益也。人日食幾何。故於己身何有加益。昭公六年左傳。奉之以仁注云。奉。養也。廣雅釋言云。供。養也。故以供釋奉。說文人部云。供。設也。一曰供給。謂蓄妻。妻則給以養之。奉。卽祿食也。詩大雅瞻卬篇君子是識箋云。識。知也。得字趙氏無釋。而云施與。音義出得我與云。張云平聲。亦如字。以施釋與。則趙氏讀與如字。得我與。謂得獲我之所施與也。讀與爲平聲。則得我不可爲得獲之得。哀公二十四年左傳云。公如越。得大子適郢。注云。適郢。越王大子。得。相親悅也。得與德通。禮記樂記云。德者得也。國策齊策云。必德王。秦策云。必不德王。此得我卽德我。所知之人窮乏。而我施與之。則彼必以我爲恩德而親悅我也。近時通解如是。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注鄉者不得簞食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爲此三者爲之。是亦不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也。章指。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

子則否。所以殊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注】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憫哉。【疏】注可哀憫哉。○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哀。閔也。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注】人知求雞狗。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疏】注。學問所以求之。○正義曰。前言放其良心。失其本心。操則存。舍則亡。賢者能勿喪。蓋所以放之失之舍之喪之者。由於不能操之。所以不能求之也。何以操之。惟在學問而已。學問。即中庸所云博學之。審問之。論語所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孔子所云好古敏求。孟子所云誦詩讀書。聖人教人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者。無有他意。不過以此求其放心而已。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日。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日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罫之方。悉雁行之勢。亦必不能從事於奕。趙氏佑溫故錄云。注學問所以求之一語精義。然求放心非學問不為功。須兼到乃盡耳。求放心即是求仁義而全乎人也。

章指。言由路求心。為得其本。追逐雞狗。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疏】由路至詳矣。○正義曰。求心在於知義。知義在於學問。趙氏深得孟子之旨。通儒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注】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秦楚。為指不若人故也。【疏】注。無名至故也。○正義曰。無名指。詳見滕文公篇下。楚辭招魂云。敬而無妨些。王逸注云。妨。害也。故害事為妨害於事。但不信則非疾痛。或雖不疾痛而以不信妨事。尚須慮之。而又為無名之指。非手之所常用。則不信亦不妨害事。可不慮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注】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

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疏】注。類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達鬱篇云。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高誘注云。類。事也。禮記學記云。九年知類通達。注云。知類。知事義之比也。章指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嚮於道。是以君子惡之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注】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也。【疏】注。拱合至名也。○正義曰。尚書序云。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史記集解引鄭氏注云。兩手搤之曰拱。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共與拱通。僖三十二年傳。爾墓之木拱。杜預曰。合手曰拱。呂覽季夏紀制樂篇載此事。高誘注亦云。滿兩手曰拱是也。說文手部云。把。握也。莊子人間世云。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釋文云。拱。恭勇反。把。百雅反。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毛詩鄘風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箋云。樹此六木於宮。謂桐梓與榛栗椅漆為六。是桐梓皆木名。爾雅釋木云。榮。桐木。注云即梧桐。又云椅。梓。注云即楸。是也。齊民要術有種桐梓法。章指言莫知養身而養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以戒未達者也。【疏】而養樹木。○正義曰。孔本樹上有其字。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韓本衍其字。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注】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疏】注。人之至相及也。○正義曰。趙氏之意。以身對心而言。心身皆人之體。愛心亦兼愛身。則養心亦兼養身。故先言人之所愛則養之。渾括身心而言。次言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明養身由養心而兼及之也。膚為肌肉。屬身言。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注】考知其善否。皆在己之所養也。【疏】注。考知至養也。○正義曰。考與致同。周禮夏官大司馬。以待致而誅賞。注云。考謂考校其功。詩大雅文王有聲篇。考卜維王。箋云。考猶稽也。養身為養心之所兼。則大小顯然可見。善則為大人。不善則為小人。欲知其為大人小人。則不必致校稽察於他事。即其所養在何體則知之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注】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

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養賤者也。務口腹者爲小人。治心志者爲大人。【疏】注。養小至大人。○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大貴小賤。無可易也。注以大謂心志。小謂口腹。是已。忽增出貴謂頭頸。賤謂指拇。則支矣。按頭頸貴者以下十八字。於上下文義不貫。恐非趙氏原文。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注】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園也。梧桐檟梓皆木名。樲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疏】注。場師至師也。○正義曰。周禮地官載師。以場圃任園地注云。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場人每場下士二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注云。場。築地爲墠。季秋除圃中爲之。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場爲納禾稼而築。故云場。以治穀。場爲圃中之地。園圃乃樹草木。今言養其樲棘。故連圃言之。爾雅釋言云。師。人也。蓋場師卽場人也。場人稱師。猶工師醫師漁師之屬。爾雅釋木。櫬梧與櫬榮木別。楢山榎與椅梓別。蓋梧雖與桐異而爲一類。故梧亦稱梧桐。梓雖與榎異。考工記注云。梓榎屬。以其屬統言之。則梧亦桐也。榎亦梓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檟。楸也。釋木。槐小葉曰榎。郭云。槐當爲楸。楸細葉者爲榎。又大而皵楸。小而皵榎。郭云。老乃皮粗。皵爲楸。小而皮粗皵爲榎。又楢山榎。郭云。今之山楸。榎者檟之或字。阮氏元校勘記云。樲棘。古書皆作樲棗。爾雅遵。羊棗。注引孟子養其樲棗。古本爾雅皆同。唐宋人本草注。亦作樲棗。毛傳云。棘者棗也。統言之也。故羊棗雖小而得稱棗。樲棘小棘。此是樲棗小棗之誤。不可不正。小棘之語。尤爲不適。說文解字注云。釋木曰。樲。酸棗。孟子曰。舍其梧檟。養其樲棗。趙曰。樲棗。小棗。所謂酸棗也。孟子本作酸棗。宋刻爾雅及玉篇廣本草。又本草圖經皆可證。今本改作樲棘。非是。樲之言副貳也。爲棗之副貳。故曰樲棗。本草經曰。酸棗味酸。平。主心腹寒熱邪結氣聚。四肢酸疼。濕痺煩心不得眠。諸家皆云似棗而味酸。按齊民要術種棗第三十三云。孟子曾曰樲棗。藝文類聚引孟子作養其樲棗。則樲棘宜作樲棗。是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爾雅樲酸棗。不聞樲棘爲小棗。梧檟二物。則樲棘必非一物。樲爲酸棗。棘卽荊棘之棘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注】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爲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疏】注。謂醫至人也。○正義曰。尋常養身。卽但養一指。不致失其肩背。惟疾病隱於肩背而見於一指。醫但見其指有疾。而不能知疾之在肩背。徒治其指。而轉有傷害於肩背。老子云。輕則失本。王弼注云。失本。謂喪身也。易東北喪朋。釋文引馬注云。喪。失也。國語晉語而先紂喪。韋注云。喪。敗也。國策秦策云。紛彊欲敗之。高誘注云。敗。害也。是失喪敗害四字轉注。失卽害也。趙氏讀狼疾爲狼藉。而以亂釋之。漢書劉屈氂傳云。辜籍籍如此。注云。籍籍。猶紛紛也。呂氏春秋愼大篇。高誘注云。紛紛。猶亂也。楚辭憂苦篇。心紛錯而不受。王逸注云。

紛錯。憒亂也。狼藉猶紛錯。害而不知。此醫之昏憒昏亂者矣。滕文公上篇狼戾。趙氏以爲猶狼藉。又云饒多狼藉。捐棄於地。凡饒多則紛錯。故爲亂。而饒多亦爲豐盛。故史記陸賈傳。名聲藉甚。漢書注引孟康云。言狼藉之甚。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言狼藉甚盛。盛與亂之訓不同。而皆本於饒多則一也。注中醫養人疾。不知治疾。兩疾字與經文疾字無涉。經文疾字。趙氏以藉字讀之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注】飲食之人。人所以賤之者。爲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爲肥長尺寸之膚邪。亦爲懷道德者也。【疏】注。如使至德者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適。往也。國策秦策云。疑臣者不適三人。高誘注云。適音翅。翅與啻同。不啻猶云不但也。然則適如字。則爲之往之義。謂如翅。則爲啻。但之詞。趙氏既云存仁義以往。是以往釋適字。又云口腹豈但爲肥長尺寸之膚邪。直以但字代適字。然則趙氏兼存兩義也。飲食之人。不以虛來爲恥。故其往食也人賤之。存仁義而往。如大烹亦養聖賢。則不家食吉。利有攸往矣。謂其往因行仁義。非因貪口腹。故不爲尺寸之膚。爲仁義而飲食。則亦豈但爲口腹。兩讀皆可通。此所以兼存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說文適從辵啻聲。適啻聲相近。故古字或以適爲啻。章指。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也。【疏】是以君子至禮也。○正義曰。國語楚語藍尹亹謂子西曰。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昭公三十二年左傳云。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注】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疏】注。鈞同也。○正義曰。僖公五年左傳均服振振。賈注服注皆云。均。同也。說文金部云。鈞。三十斤也。土部云。均。平徧也。同爲平徧之義。鈞爲均之通借字。故訓同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注】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注】公都子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注】孟

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爲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爲小人也。比方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疏注。人有至不能奪。○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緣天官。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疾養滄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又天論篇云。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呂氏春秋貴生篇云。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高誘注云。四官。耳目鼻口也。制。制於心也。制於君也。呂氏以耳目鼻口爲四官。心爲君。官。制於君。說文𠂤部云。官。吏事君也。此心不在官之列也。荀子天論以耳目鼻口形爲天官。以心爲天君。此義與呂氏同。其正名篇之天官。卽此天官。五官。卽此耳目鼻口形。不連心言。故五官簿之不知與心徵之無說對言。是不列五官也。楊倞以耳目鼻口心爲五官。失荀子意矣。孟子稱耳目爲官。亦稱心爲官。蓋心雖能統耳目。而各有所司。心不能代耳司聽。代目司視。猶耳目能聽能視而不能思。耳目不能思。須受治於心之思。心不能司聽司視。而非心之思。則視聽不能不蔽於物。廣雅釋詁云。官。君也。以其能治耳目之所司則爲君。以其各有所司。則君亦是官。禮記聘義云。精神見於山川注云。精神。亦謂精氣也。大戴記曾子天員云。陽之精氣爲神。精氣在心爲思。在耳爲聽。在目爲視。以其各有所主爲官。以其各有所施爲事。洪範敬用五事是也。物之義爲事。耳目之視聽。事也。外來之利慾。亦事也。物交物。謂以外來之利慾。交於耳目之視聽。非時若不以心之思治之。則視聽之事。蔽於利慾之事。視聽之事所以蔽於利慾之事者。緣利慾之事。交接於視聽之事。因而引誘此視聽也。甲乙經云。鼻者。肺之官。目者。肝之官。口者。脾之官。舌者。心之官。耳者。腎之官。肺合大腸爲傳道之府。心合小腸爲受盛之府。肝合膽爲清淨之府。脾合胃爲五穀之府。腎合膀胱爲津液之府。少陰屬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爲中瀆之府。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此六府之所合也。心屬五藏。耳目屬五官。而耳目與五藏相表裏。心與六府相表裏。孟子以心與耳目同爲官。故趙氏舉五官連六府以明之。周禮春官大師注。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故以比爲比方。阮氏元校勘記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廖本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此作比。按朱子文集云。舊官本皆作比字。注中此乃亦作比方。又集注云。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趙注既云比方。安可因近本之誤而疑之。上文官有二。故比方之。而先立乎其大者。文意甚明。漢書賈誼傳。比物此志也。如淳曰。比。比方也。今多誤爲此物。公羊傳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

今本比亦誤此。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廖本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此乃作比方。按此方是。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此字舊本作比。倣舊本比方之中。卽含下大小分列之義。孟子此節。詳辨耳目之官心之官。原取比方之意。舊本自不可易。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說文曰。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曰。比。皆也。孟子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家大人曰。言耳目心思。皆天之所與我者。而心爲大。趙注以比爲比方。謂比方天所與人情性。失之。或改彼爲此。改趙注比方爲此乃。尤非。謹按孟子之意。自以大者指心。小者指耳目。小者不能奪。是思則得也。趙氏以大者指性善。小者指情慾。情慾卽耳目之蔽於物。緣性善故心能思。立其大者。則心之思有以治耳目之聽視。不立其大者。則耳目之聽視有以奪心之思。趙氏以性情言之。蓋小固屬耳目。大亦不離耳目。以心治耳目。則能全其善性。卽爲養其大體。以耳目奪心。則蔽於情慾。卽爲養其小體。趙氏恐人舍耳目之聽視而空守其心思。故不以心與耳目分大小。而以善性情慾分大小。此趙氏深知孟子之恉。有以發明之也。善勝惡卽解立字。非謂天以善性與人。卽是立。不待操存。自能使小者不奪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其見於思乎。思誠則立乎其大矣。耳目之官不思。物之未交。沖虛自然斯已矣。心之官異是。人皆有天德之知根於心。自誠明也。思中正而達天德。則不蔽。不蔽則莫能引之以入於邪。自明誠也。耳之能聽也。目之能視也。鼻之能臭也。口之知味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也。心之精爽。馴而至於神明也。所以主乎耳目百體者也。聲之得於耳也。色之得於目也。臭之得於鼻也。味之得於口也。耳目百體之欲不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小者也。理義之得於心也。耳目百體之欲之所受裁也。不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大者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雖犬之性。牛之性。當其氣無乖亂。莫不沖虛自然也。動則蔽而罔。罔以行。人不求其心不蔽。於是惡外物之惑己而強禦之。可謂之所以異乎。是以老聃莊周之言尙無欲。君子尙無蔽。尙無欲者。主靜以爲至。君子達天德。秉中正。欲勿失之盈以奪之。苟焉以求靜。而欲之翦抑竄絕。君子不取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孟子謂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謂心能主乎耳目。非離乎耳目之官。而專致力於思。然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舍視聽言動。無下手處也。不知循物。寂守其心。此異學之所以歧也。吾學則不然。吾於物之不當爲者。而斷乎其不爲。此吾志之定於其先。而立乎其大者。而至於耳目交物之時。而果能造不爲之意。此之謂無惡於志。此之謂愼獨。　章指。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注】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注】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

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也。疏注。要求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勸學篇。以要不可必。又直諫篇。將以要利矣。高誘注並云。要。求也。終亦必亡而已矣。注棄善忘德。終必亡之。章指言古脩天爵自樂之也。今求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注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耳。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故曰非良貴也。趙孟晉卿之貴者。能貴人能賤人。人之所自有者。他人不能賤之也。疏注。凡人至賤之也。○正義曰。良之訓爲善。毛韓之傳詩。鄭氏之注禮記周禮箋詩。何氏注公羊傳。韋氏注國語。高氏注呂氏春秋。許氏說文解字。張氏廣雅。司馬氏注莊子。某氏傳尚書。孟康如淳注漢書。孔晁注周書。無不然。故良心卽指仁義之心。謂善心也。此良貴。趙氏明指仁義廣譽。則亦當訓爲善。謂貴之善者也。人所貴者富貴。富貴之貴。不如仁義之貴良也。易文言傳云。元者。善之長也。元有善義。亦有首義。故爾雅釋詁云。元良首也。良訓善。因亦爲元首。此善於彼。則此居彼上。故左傳所云良醫。卽周禮所云上醫。若曰此醫之善者。亦卽醫之首也。山海經西山經。瑾瑜之玉爲良。注云。良言最善也。最善。善之最。卽善之長。善之長。卽善之甚。故趙氏解良知良能爲甚知甚能。皆由善之義引申者也。人人所自有。此是解人人有貴於己者。言仁義不待外求。富貴則趙孟能貴能賤。此仁義之貴。比校富貴之貴。所以爲良。非良字有自有之訓也。良貴猶云最貴。非良貴猶云非最貴也。自儒者誤以良爲自有之訓。遂造爲致良知之說。六書訓詁之學不明。其害如此。周氏柄中辨正云。孫奕示兒編。晉有三趙孟。趙朔之子曰武。諡文子。稱趙孟。趙武之子曰成。趙成之子曰鞅。又名志父。諡簡子。亦稱趙孟。趙鞅之子曰無恤。諡襄子。亦稱趙孟。按吳斗南云。趙盾字孟。故其子孫皆稱趙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注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粱矣。膏粱。細粱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疏注。詩大至服也。○正義曰。引詩在大雅既醉篇第一章。素問生氣通天論云。高粱之變。王冰注云。高。膏也。粱。粱也。又腹中論云。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粱。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粱。是不合其心。注云。高膏。粱米

也。國語晉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也。韋昭注云。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食肥美者率多驕放。此與素問義合。言富貴之人不徒食精米。必兼以肥。肉。故左傳曹劌云。肉食者鄙。肉即膏。食即粱也。禮記喪大記云。不辟粱肉。肉即指膏也。說文肉部云。膏。肥也。米部云。粱。米名也。與分爲二。趙氏言細粱如膏。則專指粱米而言。周氏柄中辨正云。趙注膏粱。細粱如膏者。此猶山海經之膏菽。膏稻。膏黍。膏稷。郭注謂味滑如膏者也。按膏粱對下文繡。文是衣。繡是裳。則膏粱亦當是二物。謹按禮記月令仲秋文繡有恆注云。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孔氏正義云。尚書咎繇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是衣畫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裳繡也。畫色輕。故在衣以法天。繡色重。故在裳以法地也。此周氏所本也。乃趙氏云文繡。繡。衣服也。亦不分爲二。劉熙釋名釋言語云。文者。會集衆采以成錦繡。會集衆文以成詞誼。如文繡然也。又釋采帛云。繡。修也。文修修然也。是文繡不分也。說文糸部云。繪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繪會疊韻。今人分皋陶謨繪繡爲二事。古者二事不分。統謂之設色之工而已。繢謂畫。繪謂繡。絲繡文如聚細米也。繢謂畫也。今皋陶謨作粉米。許見壁中古文作黺絲。黹部云。黺。畫粉也。此云絲繡。文如聚細米也。皆古文尚書說也。孫氏星衍五服五章。今文論云。大傳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說文黝。微黑色。黲。女黑色。義皆爲黑。會繡此四色於元衣。合爲五色。故於黑色。獨云作繪也。大傳又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璪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璪火山龍。子男。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龍。士山龍。自天子至士皆服山龍。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是下士亦服袞龍之證。周時沿古制也。士山龍亦在元衣。故禮器云。士元衣纁裳也。爾雅云。袞。黻也。廣雅云。山龍。彰也。說文黹字解云。以山龍華蟲爲袞衣。袞爲畫龍之衣。山龍爲五等共有之章服。故爾雅廣雅章舉之。以該華蟲等五章服色。天子備五色。得服華蟲。大戴禮五帝德。稱帝嚳服黃黼黻衣。言天子有華蟲。獨得服黃。說文黹黼黻三字皆從黹。黹即刺繡。黼爲白與黑相次文。黻爲黑與青相次文。黺爲畫粉絲爲繡。文如聚米。又繡爲五采備也。是黺黼絲黻皆繡文。說文云。繪。會五采繡也。言元衣黑衣。會山龍青。華蟲黃。宗彝白。璪火赤。而成五采云。彝從糸。糸。綦也。綦。言繡文如彝器之博綦文而艾白色云。璪玉飾如水藻文者。言繡文如冠玉之文。謂之藻火。即色赤而文似藻。史記夏本紀。以文繡二字。釋山龍至絺繡經文。文亦畫也。大戴禮稱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孟子稱舜被袗衣。趙氏注。袗。畫也。被畫衣黼黻絺繡也。史記五帝本紀云。賜舜絺衣與琴。以袗衣爲絺衣者。刺繡於絺。說文以袗爲元服可證。元衣加繪繡。故亦謂之元袞。五帝本紀稱堯黃收純衣。純衣即黃黼黻衣。言其元質則曰純。言其畫采有華蟲。則曰黃。刺繡之事。以絺葛之精細者爲質布。畫山龍等五章於上而繡之。所謂畫衣。蓋畫而繡之。經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五色。畫也。五采。繡也。故月令云。命婦官染采。以黼黻之文。刺於山龍等五章空隙之處。復分畫其界域。俾五色不能相亂。故謂之爲黺。視其文如聚米也。荀子正論篇。論天子則服五采。雜間色。重文繡。云五采。如今文說山龍等五色也。間色。如黼黻各有二色相間

也。重文繡。謂衣裳俱用之重襲也。經文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在上者。因刺繡必先布畫五章。而後刺粉米黼黻之文。衣則以黼黻加山龍以下五等。裳則黃質而有赤色。稱爲纁裳。僅用粉米黼黻而已。王制正義引鄭注易下繫云。南方色赤。黃而兼赤。故爲纁也。合之考工記及說文。黼爲白黑相次。黻爲黑青相次。纁裳不必有五章。而五色已備。詩人謂之繡裳。繡是備五采之名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說文黹部。黺。畫粉也。衛宏說糸部䋛。繡文如聚細米也。蓋繡必先畫以粉。畫爲聚米之形。乃後依其畫粉而刺之。故謂之黺䋛。但黺䋛實爲一章。若用畫粉爲解。似分黺䋛爲二。故不別解黺義。而合爲黺䋛也。然則繡皆先用粉畫之。獨於絲言黺者。舉一以見例也。章指。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己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注水勝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勝一車薪之火也。以此謂水不勝火。爲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亡猶無也。亦終必無仁矣。疏注「爲仁至仁矣」。○正義曰。亦若是者。因杯水之仁。不能救輿薪之不仁。則謂之不仁勝仁也。儀禮士昏禮記云。我與在。注云。與。猶兼也。廣雅釋詁云。兼。同也。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卽此又同於不仁之甚者也。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卽則同作不仁之甚者也。此讀爲預。近解作助。則讀如字。國策秦策云。不如與魏以勁之。高誘注云。與。猶助也。惟其信不仁而屈仁。則足以助不仁。惟其助不仁。則雖有杯水之仁。亦同於不仁之甚。而此所有杯水之仁。且終亦歸於不仁。則不特同之而已。說文亡部云。無。亡也。亡無二字相通。惟其喪亡。所以無也。趙氏讀亡爲無。以爲終必無仁。蓋旣自以爲仁不勝不仁。則爲仁之心沮。而爲不仁之意萌。久而並此杯水之仁而亦喪之。則終於無仁而已矣。然則當不能勝之時。須自知仁之本微。發憤而充之擴之。則不勝進而爲勝。何至於亡乎。章指。言爲仁不至。不反諸己。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爲道不卒。無益於賢也。疏「無益於賢也」。○正義曰。荀子正論篇云。今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不知其無益則不知。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將以爲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趙氏以孟子言與於不仁之甚。猶荀子言與無益於人。故用此語以明與字之義。宋子言見侮之不辱。將以爲有益於人。不知同於無益於人。此言仁不勝不仁者。自以爲有仁。不知同於不仁之甚也。趙氏每以注中未辯者。於章指補明。若此尤甚顯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注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不如荑稗之草。其實可食。爲仁不成。猶是也。疏注。熟成至是也。○正義曰。呂氏春秋明理篇。五穀萎敗不成。又貴信篇。則五種不成。高誘注並云。成。熟也。是熟卽成也。齊民要術種穀篇。引孟子不如稊稗。古從夷從弟之字多通。爾雅釋草云。蕛苵。注云。蕛。似稗。布地生穢草。邵氏晉涵正義云。蕛一名苵。孟子云不如荑稗。荑卽蕛也。莊子知北遊云。道在蕛稗。李氏以爲二草名。蕛有米而細。故別於秕。秋水篇云。似蕛米之在太倉。司馬彪云。稊米。小米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注云。黃似稗。布地穢草也。今之稗子是也。按蕛似稗耳。說文稗。禾別也。蕛與稗俱堪水旱。種無不熟。北方農家種之以備凶年。程氏瑤田通藝錄九穀考云。說文稗。非卽稗也。稗似禾而別於禾之穀。余見京東州縣農家種之。莖勁穗不下垂。略似粟。但穀色近黑耳。宋靖康之亂。沒爲奴婢者。使供作務。人月支稗子五斗。舂得米八升。由是言之。稗斗才得米三升六合耳。而農人種之者。所以備凶年。氾勝之云。稗堪水旱。種無不熟是也。又說文䅟。黍屬。䅟音卑。今穀名中無卑音者。余以意斷之。曰禾別。曰稗黍別。曰䅟。而未敢信也。丙申歲居京師。庭中芑種後生一本數十莖。貼地橫出。至生節處乃屈而上聳。節如鶴膝。莖淡紫色。葉色深綠。每一莖又節節抽莖成數穗。穗疏散。至大暑後而穀熟。光澤如黍。余以爲此必䅟也。見農人問之。則曰稗也。余曰。農家所種稗似粟。與此殊不類。則對曰。此野稗也。亦曰水稗。余乃檢玉篇廣韻中䅟。皆有稗音。䅟爲黍別無疑也。稗䅟並宜卑溼地。又視禾黍爲卑賤。故字皆從卑。梁太清三年。鄱陽王範屯濡須。糧乏。采菰稗菱藕以自給。其所謂稗。卽野稗也。曹植七啓云。芳菰精稗。亦指野稗。謂之精者。修辭家之美稱。與召旻詩。毛氏傳所云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稗者異義。謹按不如稊稗。猶孔子言博弈猶賢。孔子非教人學博弈。孟子非教人種稊稗也。解者謂是理猶物長之喩。不如黃稗。是天理之牿梏。不勝人欲之長旺。非孟子義也。

章指。言功毀幾成。人在愼終。五穀不熟。荑稗是勝。是以爲仁必其成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注羿。古之工射者。彀。張也。張弩向的者。用思專時也。學也志道。猶射者之張也。疏必志於彀。○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必志於彀。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志作至。下同。盧鑑云。志誤至。翟氏灝考異云。注疏本志俱作至。宋刻九經下一志字作至。南軒孟子說。上一志字作至。按章句曰。張弩向的。用思專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則原本宜皆志字。南軒注羿教人使志於彀。則其上一正文亦不應作至。○注。羿古至張也。○正義曰。說文弓部云。弩。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論語曰。弩善射。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邑部窮下云。夏后時諸侯。夷羿國也。羽部

羿下云。亦古諸侯也。皆即此。芎帝嚳射官爲諸侯。自鉏遷於窮石。所謂有窮后羿也。芎與羿古蓋同字。而堯時射師羿十日者。高誘云。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按說文弓部又云。彀。張弩也。弩。弓有臂者。周禮四弩。夾弩。庾弩。唐弩。大弩。毛詩小雅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傳云。的。質也。禮記射義引此詩注云。的。謂所射之識也。弓弩既張。則心用於中的。故志專向於的。趙氏謂用思專於張弩之時。非謂用志於張弩也。商書盤庚上云。若射之有志。鄭氏注云。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此經云必志於彀。與書義同。趙氏注亦與鄭同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張弩向的。所謂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注大匠攻木之工。規所以爲圓也。矩所以爲方也。誨。教也。教人必以規矩。學者以仁義爲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疏注。規所以爲圓也。○正義日。孔本無也字。○注。誨教也。○正義日。說文言部云。誨。曉教也。○章指。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彀張規矩。以喻爲仁。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注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爲重。疏注。任國至爲任重。○正義日。閻氏若璩釋地云。任。國名。太皞之後。風姓。漢爲任城縣。後漢爲任城國。今濟寧州東任城廢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三十里。宜屋廬子明日即可往問。禮稱宰我無宿問。違不誠有予之風哉。翟氏灝考異云。廣韻盧字下注云。孟子有屋廬著書。鄭樵通志氏族略云。晉賢人。屋廬子著書。言彭聃之法。按屋廬子未聞著書。即在當時有之。孟子之徒。豈應言彭聃之法。或爲別一人與。曰。禮重。注答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注重如上也。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注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待禮乎。疏以禮食。○正義日。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所謂禮食者。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按襄公三年左傳云。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國語晉語。亦有此文。韋昭注云。禮食。公食大夫之禮。孔氏左傳正義云。與之禮食者。若公食大夫禮。以大夫爲賓。公親爲之特設禮食。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公立于序內西鄉。注云。不立阼階上。示親饌。又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

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公設之于醬西。又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湆西。此卽親饋之禮也。又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閒祭云云。又賓坐席末取粱。卽稻祭于醬湆閒。此卽主人親饋。則客祭之禮也。○親迎。○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親迎之禮。自諸侯至士庶皆行之。天子之親迎。則禮無明文。左氏謂天子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後儒或從左氏。或從公羊。愚竊取唐陸淳會纂無二上。不當親迎之說。以爲定論。或言無禮文可徵。不知禮固有卽此可以喩彼者。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迎。若宗子父母皆歿。則不親迎。以無命之者也。由此推之。則天子之不親迎可知矣。或問。然則諸侯卽位而娶。無命之者。亦不親迎乎。曰。是不然。諸侯雖無父命。有王命。古者諸侯之娶。告於天子。天子命之。故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始也。夫有天子之命。則親迎焉。宜也。若天子則眞無命之者也。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注】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爲不可答也。【疏】注。於音至答也。○正義曰。說文云。烏孝烏也。孔子烏吁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於象古文烏。省於卽於字。然則烏於本一字。後人以於還于。故趙氏音烏。音烏。猶讀爲烏也。以爲歎辭。卽爲呼之辭也。論語里仁篇。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何氏注云。何有。言不難也。雍也篇。於從政乎何有。皇氏疏引衞瓘云。何有者有餘力也。若以雍也篇。於從政乎何有。則於如字。不讀烏。若曰。於答此任人之說。何難之有。趙氏言。何有爲不可答也。則謂任人設難爲不可答。正與何氏解何有爲不難者相反。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引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注云。何有言若無有。此似與趙氏之意相近。蓋趙氏謂揣本齊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可言卽可答。此歎其不可答。謂未能揣本齊末。知其大小輕重也。以何有爲不可答。故斷於字爲句。而以爲歎辭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注】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使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鉤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疏】注夫物至山邪。○正義曰。方言云。度高爲揣。昭公三十二年左傳云。揣高卑。杜預用方言解之。度與量義同。揣量卽揣度也。說文立部云。竱。等也。從立專聲。春秋傳曰。竱本肇末。等者。齊簡也。故凡齊皆曰等。齊語竱本肇末。韋昭注云。竱。等也。肇。正也。謂先等其本。以

正其末。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揣蓋傳之假借字。趙注揣量。似失之。木部椯下云。一曰度也。孟子正當從木作椯。讀書謂稱量曰敁敠。丁兼丁括反。即揣語之轉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岑。高也。爾雅。山小而高岑。孟子告子篇。可使高於岑樓。趙岐注云。岑樓山之銳嶺者。釋名。岑嶄也。嶄嶄然也。岑嶄聲相近。故呂氏春秋審忌篇。齊攻魯。求岑鼎。韓非子說林篇。作讒鼎。讒與岑皆言其高也。說文。㠑。崟也。又云。嵒。山巖也。讀若吟。僖三十三年穀梁傳云。必於殽之巖唫之下。楚辭招隱。士嶔岑碕礒兮。上音欽。下音吟。又云。狀貌崟崟兮峨峨。張衡思元賦云。冠嵒其映蓋兮。合言之。則曰岑崟。說文。山之岑崟也。漢書。司馬相如傳。𡵧岑崟參差。史記作岑巖。揚雄傳。玉石嶜崟。蕭該音義引字詁云。嶜。古文岑字。張衡南都賦。幽谷嶜岑。上音岑。下音吟。嵇康琴賦。崔嵬岑嵒。並字異而義同。釋邱。培塿冢也。方言云。冢。秦晉之閒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堬。或謂之埰。或謂之埌。或謂之壠。自關而東謂之邱。小者謂之塿。大者謂之邱。培亦高貌也。風俗通義云。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閒。田中少高卬者。名之爲部。義並與培同。塿亦高貌也。趙注。岑樓山之銳嶺者。義與塿同。方言注云。培塿亦堆高之貌。因名之也。培塿語聲之轉也。冢謂之堬。亦謂之培塿。罌謂之甂。亦謂之瓿甊。北陵謂之西陰。小山謂之部婁。義並相近也。趙氏謂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節其數。謂但以一木爲節。累積。譬如岑樓高一丈。則累積此木百餘。即高過於一丈矣。方寸之木。本不能高於岑樓。今累積之。故可使高也。猶食色本不能重於禮。今變通之。故可使之重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寸木高於岑樓。猶韓非子所謂立尺材於高山之上。按近時通解如是。與趙氏義異。○注。一帶鉤之金。○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晏子春秋曰。大帶重半鈞。鳥屨倍重。鄭君說。東萊稱以大半兩爲鈞。然則帶鉤金半鈞。才重三分兩之一。○注。翅辭也至重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翅。辭也者。翅是語辭。即不啻也。說文口部云。啻語時不啻也。奚翅不啻。猶史漢之言夥頤。或析翅字訓佀。誤矣。注云。若言何其重也。正謂食色之重者。後人添不字。遂不可解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㾎病不翅也。翅同啻。口部啻。下云。語時不啻也。倉頡篇曰。不啻。多也。世說新語云。王文度弟阿至惡乃不翅。晉宋閒人。尙作此語。古書或言不啻。或言奚啻。啻皆或作翅。國語云。奚翅其聞之也。韋注云。奚何也。何啻。言所聞非一也。孟子奚翅色重。趙注。翅。辭也。若言何其重也。今刻本作何其不重也。誤。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注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疏注。紾戾至輕者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抮。盭也。抮。玉篇音火典切。引。戾也。方言。軫。戾也。郭璞注云。相了戾也。江東音善。說文紾。轉也。考工記弓人老牛之角紾而昔。鄭衆注云。紾讀如抮縛之抮。釋文。紾。劉徒展反。

許慎。角展反。角絞縛之意也。孟子告子篇。紾兄之臂而奪之食。趙岐注云。紾。戾也。音義。紾。張音軫。又徒展反。淮南子原道訓。扶搖抮抱。羊角而上。高誘注云。抮。抱了戾也。抮。讀與左傳感而能眕者同。釋訓云。軫。轉戾也。並聲近而義同。說文。戾。曲也。盭。弼戾也。盭與戾通。音義云。摟音婁。文選琴賦注引劉熙注云。摟。牽也。趙氏與劉同。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毛詩魏風。山有樞。弗曳弗婁。傳云。婁。亦曳也。釋文引馬云。牽也。楚辭怨思篇。曳彗星之皓旰兮。注云。曳。引也。摟之爲牽。即婁之爲曳也。爾雅釋詁云。摟。聚也。郭璞注云。摟猶今言拘。摟。聚也。說文手部云。摟。曳聚也。許之言曳聚。猶郭言拘。摟聚曳聚者。牽引使聚合也。摟必兼曳聚二義。而爾雅言聚以見曳。毛傳言曳以見聚。說文備其義耳。文選射雉賦云。來若處子。徐爰注云。處子。處女也。莊周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綽約若處子。含日。司馬兵法曰。始如處女。莊周見逍遙遊。彼釋文云。處子。在室女也。易咸九三傳云。咸其股。亦不處也。虞翻注云。巽爲處女。士與女未用。皆稱處矣。凡章指。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爲先。食色爲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屋廬子未達。故譬摟紾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注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疏注。曹交至名也。○正義曰。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滅曹於哀之八年。後見於哀之十四年。宋向魋入於曹以叛。杜注。曹。宋邑。非也。曹伯爵而嘗甸服。故曰曹爲伯甸。其國雖小。豈徒一邑哉。蓋宋雖滅。曹仍爲附庸於宋。故至戰國。而尚有曹君。趙岐注孟子曰。曹交。曹君之弟。然則曹與滑皆滅而仍存者也。故春秋言入不言滅者以此。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郯。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郯實爲楚所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鄒。費。郯。邳四國。則郯係重封者。薛任姓雖未知爲誰所滅。而齊湣王三年以封田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史記並稱薛公後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非滅薛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於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於趙惠文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知何年復國。及何以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載世家列傳者班班也。安知曹滅如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交爲其介弟。觀其言。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儼然滕更挾貴之風。孟子則麾而去之。故趙岐以爲曹君之弟。非無謂也。按二說。一以爲曹雖滅而仍爲附庸。一以爲曹滅後有國於曹者。皆以爲實有曹君。交實爲曹君之弟。與趙氏注相引申。而辨王氏曹亡久矣之說。毛氏奇齡經問云。盛唐問孟子曹交。趙岐注曹君之弟。按春秋哀八年。宋人入曹。左傳竟云滅曹。執曹伯以歸。如此則孟子時已無曹矣。其曰曹君之弟何居。得非經祇書入。原未嘗滅乎。曰。經有書滅而並未滅者。定六年鄭師滅許是也。有書入而即是滅者。此宋人入曹

是也。史記曹世家載曹伯陽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則曹此時信亡矣。趙岐之注。不知何所本。當是誤耳。然則孟子之曹交何如。曰。此張南士會辯之。當是曹姓而交名者。何以言之。其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鄒者魯縣。鄒即邾。春秋注。邾本曹姓。爲顓頊之後。則曹交者與鄒君同姓。故得見鄒君而假館焉。或即鄒君之弟。戰國寖衰。不分宗。不別氏。弟得以其戚戚君。故兄弟同姓。未可知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春秋之末。曹已爲宋所滅。曹交非曹君之弟。或是曹國之後。以國爲姓。或是鄒君之族人。鄒本邾國。邾本姓曹。故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蓋欲於其同宗之爲君者。假館也。傾有挾貴之意。此二說。則仍王氏之說。而又爲曹鄒同姓之說。按以曹君之弟。假館於鄒君。不必定爲同宗。至以交爲鄒君之弟。則交明云。得見鄒君。此豈親弟口吻。則趙氏之說。未可非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曹之復事在春秋後。趙氏蓋嘗有所案據。惟是曹交已知問堯舜憂食粟請受業。不可謂非有志。而孟子告之甚直且諄。即其言鄒君。言假館。亦情事所有。未足遂爲傑怪。而孟子復詔以歸而求之。有餘師。蓋舉在身體力行。不在口說。古人從師。非必朝夕一堂。始爲受業也。非棄之也。故注無譏辭。自僞疏好逞臆於注外。遂以曹交挾貴而問。孟子辭之。然謂不屑教誨。則既明明教誨之矣。而何與滕更之不答同哉。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注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何。疏注交聞至則可。○正義曰。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錫姓爲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爲姒氏。至禹生。發於背。形體長。長足肵疾。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爲子氏。至湯體長專小足。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然則湯九尺。文王所云長專也。十尺。所云博長也。皆天授。故曹交舉而言之。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云。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注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爲之。乃爲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之人。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矣。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爲烏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爲之耳。疏注何有於是言乎。○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奚。何也。是奚有即何有。趙氏釋答是也。何有猶不可答。則是以有奚爲無有。

是。亦是無有於是。蓋謂其不必如是說也。按何有亦宜辭作不辭。是字指文王錫之能爲堯舜。謂不雞於錫文之爲堯舜也。O注。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O正義日。音義出匹雛云。匹。張知字。丁作疋云。注云。疋雛。小雛也。匹不訓小。而訓詁及諸書。疋。訓耦。訓小無文。今按方言。疋。少則小也。音節。蓋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疋少也。物多則大。少則小。故方言云疋小也。廣韻蠛疋小也。方言注作蠛蠓。孟子告子篇。力不能勝一匹雛。趙岐注云。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孫奭音義。謂疋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按孫說是也。玉篇。鶵。小雛也。鷚與疋通。小雞謂之鷚。猶小蟬謂之蠽。爾雅。蠽。茅蜩。注云。江東呼爲茅蠽。似蟬而小。說文。鬣。束髮少小也。張衡西京賦云。朱鬢鬣髽。比鷚蠽鬣。並音姊列反。其義同也。方言謂小雞爲鸐子。鸐鷚一聲之轉。廣韻。吠。姊列切。鳴吠吠也。吠吠猶啾啾。亦一聲之轉也。按禮記曲禮。云。庶人之摯匹。注云。說者以匹爲鶩。釋文云。匹依注作鶩。音木。玉篇集韻有鳴字。以此通之。孟子似匹雛。即鶩雛。乃鄭云。說者謂匹爲鶩者。白虎通瑞贄篇引曲禮而解之云。匹謂鶩也。鄭所云說者指此。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贄。庶人執鶩用以相摯。故白虎通以匹爲鶩。匹之訓爲偶。爲雙。不知何物而擬之云。此所云匹者。謂鶩。謂兩鶩也。非匹有鶩訓。鄭云。說者以匹爲鶩。即與匹謂鶩同義。訓詁之體。凡謂之云者。皆非定稱。釋文音匹爲木。孔氏正義直云。匹。鶩也。皆非是。至造爲鳴字尤非矣。張氏讀匹雛如字。亦義爲偶。爲雙。力不能勝一雙雛。則是兩雛。說文隹部云。雛。雞子也。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以雛嘗黍。淮南時則訓注云。雛。新雞也。然則雛爲雞之名。讀匹爲此。則此雛即是小雞。讀匹如字。則匹雛是即雙雞。曲禮單云匹。故擬之爲鶩。此已違稱匹雛。不得又援禮注以匹爲鶩也。讀匹如字。學者以匹爲鶩。轉忘乎雛爲雞矣。O注。烏獲至爲之耳。O正義日。史記秦本紀云。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是烏獲爲古之有力人。韓非子觀行篇云。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是烏獲能舉千鈞也。國語魯語云。不能任重。韋昭注云。任。勝也。論衡效力篇云。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脈絕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論胸中之恩。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又云。夫一石之重。一人舉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舉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此所云任皆勝也。烏獲能移舉千鈞。此烏獲之任也。人亦能移舉千鈞。則是舉烏獲之任。能舉烏獲之任。即爲烏獲。此亦爲之爲。與上爲無力人。爲有力人二爲字。同上兩爲字。趙氏俱以謂解之。是人稱謂之此爲烏獲。亦是人見其能舉烏獲之任。即稱謂之爲烏獲而已。烏獲之力。不能強舉。故必視能舉其任。而乃可謂之烏獲。若一匹雛。則斷無不能舉之人。今日不能勝。此豈足患。由不肯爲耳。弗爲耳之爲。解作行爲。與上三爲字不同。趙氏之意。以孟子勝一匹雛。比人之爲堯舜。謂人之爲堯舜。非如爲烏獲。必能舉烏獲之任。人之爲堯舜。第知舉一匹雛。人人不患其不勝。特患其不爲。自解者以爲烏獲。比爲堯舜。則移舉千鈞。詎容僥致。閻氏若璩釋地三續。引陳幾亭之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不聞人皆可以爲烏獲。以此譏孟子言辭小失。由未知孟子之旨。亦未審趙氏之注也。不勝原即不能勝。故以不勝爲患。即是以不能勝匹雛爲患。以不能

舉烏獲之任爲患。則拔山超海語人曰。我不能也。以不能勝匹雛爲患，則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也。爲堯舜。非舉烏獲之任也。乃舉一匹雛之力也。何也。堯舜之道。不過孝弟。人之於孝弟。未有不能勝者也。故儒生能說百萬章句。連句結章。篇至百十。作春秋。刪五經。秘書微文。無所不定。此烏獲之任也。非人人所能爲也。孝弟之道，人人能爲。一匹雛之勝也。此趙氏之義也。又按鹽鐵論能言篇。大夫曰。夫坐言平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竊謂此卽本孟子。牧童卽力不能勝匹雛之人。若不行而徒言。則自言能舉百鈞。卽可謂之烏獲矣。然則必能舉烏獲之任。乃可爲烏獲。力不能勝一匹雛之人。而徒空言。自詡其舉百鈞。豈得眞爲烏獲乎。此於孟子今日一字，體會而出。烏獲不可以空言冒。堯舜不可以形體求。不可舉堯舜之任。但形體似堯舜。不可爲堯舜。猶不能舉烏獲之任。但口稱能舉百鈞。不可爲烏獲。此又一義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或疑不勝匹雛。如何可以至烏獲。因遂譏孟子爲妄說。不知不勝匹雛與舉百鈞。皆必無之事。皆代其人摹寫之辭。並非正論。有人於此。於衆方角力之時。而彼獨逡巡退縮曰。吾之力。雖一匹雛。不能勝也。力雖薄。亦何至不勝匹雛。然出其頹靡之習。則必終爲無力之人矣。今或不然。於衆皆畏憚之事。而彼獨毅然不顧曰。吾之舉不至於百鈞不止也。力雖果。亦豈能遂舉百鈞。然竭其邁往之材。久之固亦得爲有力之人矣。天下之稱有力者莫如烏獲。其所任皆舉之而莫能勝也。然試思彼亦人耳。安在烏獲之途絕於天下也者。設使若人者勵而致之。而一旦遂至於烏獲。則亦一烏獲而已矣。人於堯舜。何獨不然。吾故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然則人且曰。吾弗勝者。何也。凡事必歷乎其途。然後可以知其難易。今之人直未一身歷焉。而遽以不能勝自諉也。此何異於不勝匹雛之說也。惡知夫堯舜之可爲。更非若烏獲之不可強而至哉。本文意甚縣密。學者粗心讀之。未免以辭害意。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注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爲也。疏注。長者至爲也。○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齊侯長矣。注云。長。老也。廣雅釋詁同是。長者。卽老者也。荀子修身篇云。端慤順弟。漢書蕭望之傳云。前單于慕化。鄉會稱弟。蘇林云。弟。順也。顏師古云。弟爲悌。阮氏元校勘記云。孝悌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悌作弟。按悌者俗字。徐行舉一匹雛也。疾行不能勝一匹雛也。故云人誰不能徐行者。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注孝弟而已。人所能者。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弟之行。桀服譎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也。爲堯似堯。爲桀似桀。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

願留而受業於門。注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注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此學也。疏注。孟子至學也。○正義曰。史記平津侯主父傳云。較然著明。又伯夷傳云。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漢書谷永傳云。白氣較然。起乎東方。張安世傳云。賢不肖較然。皆言其明白易見也。呂氏春秋權勳篇云。豎子苦之。賞卒篇云。皆甚苦之。高誘注並云。苦。病也。是病即苦也。呂氏春秋辨士篇云。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高誘注云。餘。猶多也。多即不少也。論語子張篇云。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述而篇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皆有餘師之謂也。

章指。言天下大道。人並由之。病於不爲。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疏蓋詩至蔽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言在思無邪而已。蓋歇後語。東漢已有之。韓退之論語筆解云。蔽。猶斷也。李翺云。詩三百斷在一言。終於頌而已。或趙氏亦取一言斷之義。以爲道在於爲而已。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疏注。高子至小人。○正義曰。公孫丑篇。高子以告。注云。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盡心篇。孟子謂高子。注云。高子。齊人。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此注則但稱齊人。毛詩序云。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孔氏正義云。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翟氏灝考異云。韓詩外傳。又稱高子與孟子論衛女之詩。此人似長於孟子。以叟稱之。與尹士滕蘁二章之高子蓋有別。趙氏佑溫故錄云。前已有高子以告。注。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此又論詩。後論聲樂。毛詩序亦有高子曰之文。疑即釋文所述。吳人徐整言子夏授高行子。是亦一傳詩者。蓋本學於子夏。而後又從孟子。則其齒宿矣。故得聞稱叟。而曰固。曰茅塞。是後注所謂鄉道未明者。然毛詩以小弁爲平王事。故得言親之過大。以所關在天下國家之大。故較之凱風失在一身者。則爲小矣。足明孟子所主詩說與毛同。高子亦未嘗不同。特其見理未精。得孟子析言之而後明。遂爲毛詩授受所從出。注則以爲伯奇之詩。是見琴操尹吉甫愛後妻子。而棄其適子伯奇者。或以爲韓詩說。蓋趙注言詩。往往從韓。如引摽有梅之摽。作莩解。以御于家邦之御爲享。與毛異趣。以鴟鴞詩爲刺邠君。並違尚書。孫氏音義。聞有證明。而此獨闕。第觀注云。父虐之。其辭甚輕。則亦與母不安其室者。均爲人子所遭之不幸。不足深較大小。適足以見所傳之不確。此毛詩所以單行至今。而三家多放失也。按琴操云。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周上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

吉甫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伯奇見妾有美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試置妾空房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綴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伯奇編衣荷而衣之。采楟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太平御覽引韓詩云。黍離。伯封作也。曹植令禽惡鳥論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此伯奇之事。而不言其爲小弁之詩。漢書中山靖王勝傳云。斯伯奇之所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此上言伯奇。下引小弁之詩。乃中閒以比干。則未必以小弁爲伯奇所作。惟論衡書虛篇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則或者當時有伯奇作小弁之說也。毛詩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孔氏正義云。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其首章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傳云。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白。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白。將殺之。末章。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傳云。念父孝也。引孟子此文。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注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父之爲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意甚也。

疏注。固陋至甚也。○正義曰。論語述而篇。儉則固。集解引孔氏云。固。陋也。荀子修身篇云。少見曰陋。所見寡少。不能通達。故又云不達。詩人之意不達。正是固。禮記曲禮云。君子謂之固。注云。固謂不達於禮也。堅守一說而不能通。是爲固也。廣雅釋親云。叟。父也。故以高叟爲高父。音義出爲。詩云。丁云。爲。猶解說也。按論語陽貨篇云。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皇氏疏云。爲。猶學也。爲。本訓治。學之即是治之。治之則必解說之矣。音義出關弓云。丁張並音彎。文選三都賦。劉逵注。引孟子此文作彎。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抓之言弙也。說文。弙滿弓有所鄉也。字亦作扜。呂氏春秋壅塞篇。扜弓而射之。高誘注云。扜。引也。古聲並與抓同。彎亦抓也。語之轉耳。說文。彎持弓關矢也。昭二十一年左傳豹則關矣。杜預注云。關。引弓也。史記陳涉世家。士不敢貫弓而報怨。漢書作彎。彎。關。貫並通。道。言也。大戴記曾子制言中云。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道之謂戒其不可射也。然疏則言之和。故談笑。親則言之迫。故號泣。號泣則欲其言之必受也。廣雅釋詁云。親戚近也。說文。戚爲斧鉞之名。與慼通。故爲親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小弁首章之文。毛氏傳云。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孔氏正義云。

毛意蓋謂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大舜尙怨。故太子亦可怨也。趙氏特引此句。以明小弁之怨。同於舜之號泣。而特不以爲宜臼之詩。而言伯奇仁人。而父虐之。蓋以宜臼非仁人。不得比於舜之怨。故取他說也。曹氏之升摭餘說云。此章只是論詩。不是論平王。詩原非平王作也。忘平王既立。遣師戍申。是但知有母。不知有父。但知申侯立己爲有德。而不知申侯弒父爲可誅。忘親逆理如此。則謂宜臼爲小人。幷其詩而斥爲小人之詩。何不可者。故孟子曰。何以言之。而不虞其以怨爲小人也。蓋宜臼之不仁。全是不怨而愈疏。宜臼不怨。而其傅道之以怨。明示以親親之道。而感動其固有之仁。奈何。反以其怨爲小人哉。劉氏始興詩益云。孟子親之過大。據此一語。可斷其爲幽王太子宜臼之詩。蓋太子者。國之根本。國本動搖。則社稷隨之而亡。故曰親之過大。若在尋常放子。則己之被讒見逐。禍止一身。其父之過。與凱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等耳。何得云親之過大哉。又詩二章曰。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此有傷周室衰亂之意。若尋常放子。其於國家事何有焉。

曰。凱風何以不怨。注詩邶風。凱風之篇也。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疏注。詩邶至不怨。○正義曰。毛詩序云。凱風。美孝子也。衞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孝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箋云。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其孝子自責之意。是凱風亦孝子之詩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注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尙或墐之。而曾不閔。已知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爲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怠。稱曰孝之至矣。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爲不得矣。疏注。凱風至不孝也。○正義曰。趙氏說虐謂放之於野。以此爲過大。故以凱風之母。但心不悅。母心不悅。視虐放於野爲小。故引詩語以明大小之義。蓋亦不用凱風詩序不安其室之事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先仲氏曰。齊魯韓三家。以凱風爲母責子詩。予向取其說以說國風。既讀孟子。則尤與不可磯合。弁幽王逐子。尹吉甫殺子義合。彼皆戕害其子。故過大。此但責子過惰。故過小。若不安室。則過不小矣。此即趙氏義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宋晁說之以道詩序之論曰。孟子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詩者曰。衞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過孰大焉。孟

子之言，安與。孟子之言不安。則序詩非也。黃大沖亟取其說。載孟子師說。余按序又曰。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成志。成母守節之志。非如鄭箋指孝子自責言。因檢孔疏。亦言母遂不嫁。爲之快絕。復憶東漢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焉。歎作詩者能安母於千載之上。感詩者亦能安母於千載之下。詩之有益人倫如此。當日採風者親覩其事。序詩者申美其事。遂不爲聖人所刪。序曷可非也。蓋七子之母。徒有欲嫁之志云爾。若果嫁矣。則負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是之謂惡。豈僅僅過而已哉。周氏柄中辨正云。從一而終者。婦人之大節。而孟子以凱風爲親之過小。豈小其失節哉。當即不可磯之義求之。蓋曰。一念雖差。過而未遂。斯爲小矣。人子當此。惟有負罪引慝。積誠號諭。可以挽回。若遂呼天怨讟。則己心未盡。奚以悟親之心。或反至激怒而成之。故曰。不可磯。亦不孝也。謹按周氏解大小二字是也。蓋小大猶云微著。母不安室。與父亂德政。其過同。但母志未著。則微而可以感猶。父亂已成。則著而不容膜視。趙氏以激釋磯。蓋非讀磯爲激。不可即不可激也。楚辭招魂云。激楚之結。王逸注云。激。感也。趙氏讀磯爲激而釋之爲感。故云。孝子感激。親怨其親。謂母以不悅激發其子。子因其激而遂怨。是不可耐此激發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可磯。按段玉裁曰。注中訓磯激也。但於雙聲求之。磯與杚磯字古音同。謂摩也。故毛詩音義云。磯。居依反。又古愛反。古假借字耳。近人以石激水解之。殊誤。說文固無磯字。按說文木部云。槩。所以杚斗斛也。杚。平也。易月幾望。荀爽作月既望。周禮犬人幾珥。注云。幾讀爲刉。從旣從气。與從幾原可相通。廣雅釋詁云。杚。摩也。摩之即所以平之。然則不可磯。即不可杚。亦即不可平。因母不安其室。心不能平。因而怨讟。與不可激之義亦相近。或磯即事父母幾諫之幾。顯露其親之過。是不可幾也。廣雅釋水云。磯。磧也。磧石在水中。晉書音義云。磯。大石激水也。此因磯之讀激。而附合於磯之爲磧。故有此解。趙氏則無之也。爾雅釋詁云。愈。益也。愈即古愈字。詩小雅小明篇。政事愈蹙。箋云。愈猶益也。益疏謂疏之甚也。蓋溫柔敦厚。詩教也。凡臣之於君。子之於親。朋友相規。兄弟相戒。均宜纏綿愷惻。相感以情。而不可相持以理。宜相化以誠。而不可相矜以氣。是以詩可以興觀羣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如凱風之孝子。以至誠之情自責。以感動其母。此詩教之常也。高子既授子夏之詩。習知其義。而小弁之詩，情辭憤激。殆非凱風可比。實與詩教相背。故以爲小人之詩。不知讒妻已煽。讒口已成。周室將亡。殊非小故。爲臣子者。竟惟以低聲緩步談笑處之。則視君父不啻路人。不亦疏已甚乎。高子但守其常。不通其變。故孟子以固譏高之。然臣子事君父之道。究以凱風爲正。事猶未著。失亦無多。不難平心號諭。誠有未便。惟宜載睍睆之音。樂棘心之義。消之於未形。乃直指其非。自沽其直。以激其君父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家國。是則不可磯之爲不孝也。故孟子雖譏高子爲固。而仍以不可磯切言之。則高子者。蓋不失爲經師者也。舜之五十而慕。正與凱風七子同。母不安室。七子自責以慰安之。而母即不嫁。父頑母嚚。舜自責以乂養之。而瞽瞍即底豫。然則天下無不可事之君父。故諫有五。而知患禍未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是爲諷諫。孔子獨從之。孟子引舜之五十而慕。以證凱風之不怨。非引其

證怨也。小弁之章指。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疏】生之至於親。〇正義曰。儀禮喪服傳。世父母叔父母傳云。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胖合也。昆弟四體也。白虎通諫諍篇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呂氏春秋精通篇云。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注】宋牼。宋人名牼。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問欲何之。【疏】注。宋牼至名也。〇正義曰。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眞天下之好。宋鈃。尹文子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敎。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云。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揚倞注云。宋鈃。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愼到同時。孟子作宋牼。牼與鈃同音。口莖反。又天論篇云。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注云。宋子名鈃。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爲過也。據此說。則是少而不見多也。鈃。音形。又胡泠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又藝文志名家者流有尹文子一篇。顏師古引劉向云。與宋鈃俱遊稷下。禮記曲禮云。從於先生。注云。先生。老人敎學者。國策衞策云。乃見梧下先生。注云。先生。長者有德者稱。齊策云。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注云。先生。長老先己以生者也。牼蓋年長於孟子。故孟子以先生稱之而自稱名。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孟子固嘗與宋牼有雅。故於齊別去。久之。忽邂逅石邱。呼以先生。詰其所之。殆非未同而言者比也。石邱。趙氏但云地名。或以爲宋地。蓋以牼爲宋人也。張氏宗泰孟子諸國年表說云。當孟子時。齊秦所共爭者惟魏。若楚雖近秦。時方強盛。秦尚未敢與爭。惟梁襄王元年癸卯。有楚與五國共擊秦不勝之事。而獨與秦戰。則在懷王十七年。先是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惠王患之。乃使張儀南見楚王。王爲儀絕齊。而不得秦所許。故分楚商於之地。懷王大怒。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大敗。虜大將軍屈丐等。遂取漢中。王復怒。悉國兵襲秦。戰於藍田。又大敗。韓魏聞之。襲楚。至鄧。楚乃引兵歸。此事恰當孟子時。孟子是年因燕人畔去齊。疑孟子或有

事於宋。而自宋至薛。因與宋牼遇於石邱。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注牼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疏構兵。○正義曰。國策秦策云。秦楚之兵。構而不離。又齊策。秦楚構難。高誘注云。構。連也。呂氏春秋審爲篇云。民相連而從之。高誘注云。連。結也。又勿躬篇云。車不結軌。高誘注云。結。交也。構與冓通。交結連構四字義同。構兵即交兵也。說文冓部云。冓交積材也。木部云。構。蓋也。杜林以爲椽桷字。椽桷亦以交於楣㮰得名。由冓之交取義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注孟子敬宋牼。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願聞其指。欲如何說之。疏願聞其指。○正義曰。指與旨同。禮記王制云。有旨無簡不聽。注云。有旨有其意。漢書河間獻王德傳云。文約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注牼曰。我將爲二王言興兵之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注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舉國尙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亡矣。疏注。則舉國至仁義。○正義曰。大戴記保傅篇云。接給而善對。注云。接給。謂應所問而給也。又文王官人篇云。取接給而廣中者。注云。接給。謂應所問而對。周禮天官太府以待王之膳服。外府而待邦之用。注並云。待猶給也。接待即接給也。劉熙釋名釋喪制云。終。盡也。呂氏春秋音律篇。數將幾終。高誘注亦云。終。盡也。終去仁義。是盡去仁義。故云舉國尙利忘仁義。舉國皆忘是盡去也。亡與忘通。禮記少儀云。有亡而無疾。注云。亡。去也。故以去仁義爲忘仁義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

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注以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仁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爲名也。章指言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失而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愼其所以爲名也。疏俗化至名也。○正義曰。文子精誠篇云。見其俗而知其化。荀子正名篇云。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愼率民而一焉。昭公三十一年左傳云。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此。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注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未報也。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孟子。受而未答也。疏注。任薛至國也。○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東平國任城。故任國太昊後。風姓。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左傳云。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孔氏正義引世本氏姓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又引譜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任。風姓。薛。任姓。非同姓之國。趙氏蓋誤以任爲任姓。與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國君之弟。以國氏守當在國下。春秋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於蔡。蔡侯弟也。莊二年紀季以酅入於齊。紀侯弟也。依春秋例。季任當爲任季。傳寫顛倒耳。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平陸爲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既相。必朝夕左右爲王辦政事。非奉王命。似亦未易出郊外。何必孟子望其身親至六百里外之下邑。方爲禮稱其幣。既思范雎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東縣至湖關。湖今閿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故曰。儲子得之平陸。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注連。屋廬子名也。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閒隙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爲相。故輕之邪。疏注。俱答二人。○正義曰。趙氏以之任之齊。即是答其幣交之禮。但答

季子則見之。答儲子則不見。所異在見不見。而答則同是也。若謂不見儲子。即是不答。詎有遠以幣交。既受其禮而至其地不答者乎。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注】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爲相故不見。尚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不見也。【疏】注。尚書至享禮。○正義曰。書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此文云。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鄭氏注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享。獻也。言當識別諸侯之享與不享。孟子告子篇。引此經。趙岐訓物爲享。不若鄭注義長。據孟子所引。無惟字。惟不役志于享。故謂之不享。凡民亦惟謂是不享也。趙氏以孟子自以不成享解經文。故以不及享爲有闕。有闕即是不成享。淮南子精神訓云。可以爲天下儀。高誘注云。儀。法也。趙氏以法訓儀。謂享獻之禮。宜多儀法。今儀法有闕。即是不成享獻。儀不及物。謂享獻所當具之儀法。儀法所當行之事。今不足也。趙氏以不足解不及。素問天元紀大論云。各有太過不及也。王冰注云。不及。不足也。鄭氏以儀爲威儀。物即指所享之物。謂享獻宜多威儀。今儀不及物。是儀少而物多。意雖與趙亦略同。然儲子以幣交。幣。即物也。得之平陸而不自往。是威儀不及幣物也。鄭氏之義尤與孟子引經之旨爲切矣。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多如漢書袁盎傳皆多盎之多。享多儀。享以儀爲多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注】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而服。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爲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但遣交禮。爲其不尊賢。故答而不見。【疏】注。聞義而服。○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閩本作聞義服。監本服上剜增而字。毛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監本。按當作聞義則服。用弟子職語。

章指。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也。【疏】亢答不差。○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古本亢作允。似誤。亢謂不見儲子。答謂見季子。按周說非也。趙氏明言答而不見。則不見非不答也。漢書高帝紀云。沛公還軍亢父。注引鄭氏云。亢。音人。相抗答。亢猶當也。當。即應也。亢答猶云應答耳。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

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注淳于姓。髡名。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也。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遠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疏注。齊大至中矣。○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孔氏正義云。大國謂公與侯也。翟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孟子之世。七國官制尤草草。國策中惟魏會有司徒之官一見。亦不足信。大抵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但未嘗有司徒等名。樂毅初入燕。乃亞卿。是其證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其一爲客卿。而上下本無定員。亦猶周氏稱中辨正云。國策魏王使司徒執范痤。鮑注云。本周官。此主徒衆者。然芒卯爲魏司徒居中用事。此魏有司徒之證。楚襄王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此楚有司馬之證。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四年。公子成爲相。李兌爲司寇。此趙有司寇之證。又楚有司馬名尊。周有司寇名布。皆見國策。豈可謂七國時無此官。但三官並設者甚少。則以上卿亞卿下卿爲三卿。其說自不可易。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注伊尹爲湯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此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三人雖異道。所履者一也。疏注。伊尹至一也。○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曰。孟子稱伊尹五就桀。蓋屢言之。以明聖人去就不常。非定以爲五也。胡氏謂無五就之事。而古凡頻屢之辭。云三者多。云五未別見也。鬼谷子忤合篇。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鬼谷與孟子並時。其言合符。則孟子所得於傳聞者當實云五。禮記曲禮云。帷薄之外不趨。注云。步而張足曰趨。劉熙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期也。禮記表記云。處其位而不履其事。注云。履猶行也。國語晉語云。下貳代履。韋昭注云。履。步也。趨與履義相近。故以其趨爲所履也。一者何也。注髡問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注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履仁而已。髡譏其遠去。故引三子以喩意也。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注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伋也。二人

爲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何用賢爲。【疏】注。公儀休爲執政之疏。○正義曰。史記循吏列傳云。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鹽鐵論相刺章大夫曰。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此卽因孟子而演焉者也。盧氏文弨羣書拾補云。子原說苑雜言篇。作子庚乃泄柳字。呂氏春秋觀表篇云。魏國從此削矣。高誘注云。削。弱也。此之削弱。由於彼之奪取。故去削奪。又申之云。亡其土地。說文水部云。滋。益也。公孫丑上。則弟子之惑滋甚。趙氏以益甚釋之。此訓爲多。土地之亡。日見其多。斯所存乃見其削弱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注】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注】王豹。衞之善謳者。淇水名。衞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衞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衞之聲也。緜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緜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國俗化之。則效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尙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爲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爲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知之。【疏】注。王豹至善歌。○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毛詩魏風。園有桃。我歌且謠。傳云。曲合樂曰歌。楚辭大招云。謳和揚阿。王逸注云。徒歌曰謠。然則。謠歌同一長言。而歌依於樂。謠不依於樂。此所以分也。說文欠部云。歌。詠也。言部云。謠。齊歌也。齊歌之說有二。漢書高帝紀。皆歌謳思東歸。注云。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假令齊聲而歌。則當曰衆歌。不曰齊歌。李善注吳都賦。引曹植妾薄相行曰。齊謳楚舞紛紛。太平御覽引古樂志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豔。淫歌曰哇。若楚辭。吳歈。蔡謳。孟子河西善謳。則不限於齊也。謹按。謳有衆義。說文。區。从品。在匸中品衆也。爾雅釋器云。玉十謂之區。考工記㮚氏四豆爲區。皆取積聚

之名。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軀。區也。是衆名之大總。若區域也。聚衆聲而爲謳。故云謳和入揚阿。
謳齊聲相和也。漢書地理志。河內郡共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
史記河渠書云。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
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
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勃海。載之高地。卽鄴東也。溝洫志。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
下。東北去。周譜。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
不可復補。宜却從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賈讓云。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
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橫言緣西山足乘高地。卽太史公言載之高地。讓言西薄太
山。卽橫所謂隨西山下。此卽鄴東大河故道。由黎陽北行。故洪水至黎陽入河。若黎陽之河旣竭。
不北行入海。則洪水已合於淸河矣。惟河水至黎陽北流。故衞風碩人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左
傳稱齊先君所履。西至於河。是齊在河東。衞在河西。故衞稱河西也。河水北流。淇水全在衞地。
故云。衞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蓋趙氏當東漢時。鄴河久竭。河徙東行。衞地不在河西。而
淇水不濱衞地。故兩引詩以明古河與淇之所在。此趙氏地學之精也。胡氏渭禹貢錐指云。詩。衞風。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逕朝歌之東。故謂之北流。史記衞世家。封康叔爲
衞君。居河淇閒故商墟。商墟卽古朝歌城。淇水逕其西。河水逕其東。是爲河淇之閒。故淳于髡曰。
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是也。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有高唐。地在齊國之西。西在右。故其地爲齊
右也。韓詩外傳云。淳于髡曰。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高商蓋卽高唐。揖封蓋卽緜駒。臧氏
琳經義雜記云。文選陸士衡樂府吳趨行。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唐劉良注。齊娥。齊后也。善
爲謳歌。人皆採以爲曲。李善注。齊娥。齊后也。孟子淳于髡曰。昔緜駒處高唐。而齊后善歌。今
孟子作齊右善歌。趙注。高唐。齊西邑。緜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則趙注本不作后字。而李劉注
文選。皆以齊娥爲齊后。李注又引孟子證之。蓋有別本作后字者。按作后字非也。河西齊右。言其
相化者衆。若善歌僅一齊后。非髡之旨也。○注。華周至其哭。○正義曰。襄公二十三年左傳云。
齊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
死。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
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用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
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禮記檀弓亦載此事。言杞梁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
是華周卽華旋。杞梁卽杞殖。旋與還同。乃皆言杞梁死。杞梁之妻哭。按左傳載華周之言。則周志
在死決矣。古人之文。每用互見。蓋周之言。梁亦同之。梁之死。周亦同之。梁妻以有對君之言而
傳。不必周之妻不哭也。列女傳貞順篇云。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旣無所歸。乃枕其
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此亦專言杞梁。乃說
苑善說篇。孟嘗君曰。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阤。又立節篇
云。杞梁華舟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閒。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

難者。其去盜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伏楯伏歲。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伐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周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鬭。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此與孟子合。且足以發明左傳舟周古字通。趙氏言城爲之崩。本列女傳說苑所記也。論衡感虛篇云。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於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然則城崩之說。由來久矣。詩大雅皇矣。不識不知。識亦知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注孟子言。孔子爲魯賢臣。不用。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膰炙者爲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解祭之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爲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爲爲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爲。誠欲急去也。衆人固不能知君子之所爲。謂冕不能知賢者之志。

疏孔子爲魯司寇。○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司寇。魯官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爲之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大卿。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然司寇魯有以初命之大夫爲者。孔子是。韓詩外傳猶載孔子爲魯司寇。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無大字。有以再命之卿爲之者。臧孫紇是。襄二十一年。季孫謂武仲曰。子爲司寇。及後二年。出奔邾也。書於經以爲卿。故若孔子雖與聞國政。實止大夫而非卿。故經沒而不見。不然。齊來歸鄆讙龜陰田。聖人未嘗以己功而諱之。豈有孔子出奔。載諸策書。修春秋時。竟削之哉。毛氏奇齡經問云。陳佑問。司空司寇。皆卿名也。魯之三卿。則三家並爲之。何有於夫子。此豈三家之外。夫子別爲一卿乎。抑亦即此三卿而夫子代爲其一乎。且三卿之名。止司徒。司馬。司空也。若增司寇一名。即六卿矣。侯國焉得有六卿也。且司寇。卿名也。近淮南閻氏謂孔子初命爲大夫而非卿。不知何據。又謂侯國無大小卿。魯國焉得有大司寇。則是夫子爲司寇。或有之。曰大則未也。曰。魯國三卿。季氏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左傳文無可疑者。特夫子由司空爲司寇。則或代孟孫爲之。或別設一官。皆不可考。惟禮注崔氏說禮云。二卿周制。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則似

冢宰。宗伯、司寇。皆司徒。司馬。司空兼官。不必別設。孟孫旣爲司寇。則不當又有司空。夫子旣爲司空。不當又進爲司寇。而予謂不然者。據春秋傳。臧孫紇爲司寇。夏父弗忌爲宗伯。皆非孟孫叔孫兼官。且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以求太宰。是時羽父已掌兵柄。見爲司馬而尙求太宰。且不求司徒而求太宰。則太宰非兼官。且非司徒之兼官。抑可知矣。嘗讀書大傳。謂天子三公。皆六卿爲之而分爲三等。一冢宰司徒。二宗伯司馬。三司寇司空。而三等之中。又取每等之下者以爲名。故曰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而其餘不然。世但知三公爲三官。而不知六卿皆公也。由此推之。則侯國三卿必倣其制。雖六卿皆備而祇以三官爲名。抑或設冢宰時闕司徒。設司寇時闕司空。皆未可知。是六卿雖具。而仍不復爲三卿。天子之公。與諸侯之卿。其制一也。若謂孔子祇初命大夫而非卿。則六官者卿名也。六官在朝名官卿。在鄉名鄉卿。在軍卽名軍卿。卿可名大夫。大夫不得名卿也。或者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魯本次國。而夫子又異姓之卿。不必爲天子所命。而命於魯君。則容有之。然魯君所命。歷有明據。韓詩外傳云。孔子爲魯司寇。其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此是命卿之辭。非命大夫之辭也。至謂侯國無大小卿。魯但有司寇。不當有大司寇。則又不然。王制侯國三卿。俱有下大夫五人。其所云下大夫者。卽小卿也。所謂五人。則公羊謂司徒二人。司空二人。司馬止一人。統爲五人。其以此爲舍中軍之解。或未可信。然其爲小卿。則說同也。故翟氏禮注。謂司徒以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空以下。有小司空小司寇二人。推司馬下。祇小司馬一人。爲五人。是有小卿有大小者大夫。則大者卿矣。夫子爲司空。或是小卿。故其進爲司寇。則加大以別之。此正由大夫而進爲卿之明證。若謂夫子自稱從大夫後。則季氏何嘗非魯大夫乎。周氏柄中辨正云。春秋之例。大夫名見於經者皆卿也。魯臧宣叔爲司寇。而經書臧孫許及晉侯盟。又書臧孫許帥師。其卒也。書臧孫許卒。則儼然卿矣。臧武仲爲司寇。而經書臧孫紇出奔。又儼然卿矣。卿則非小司寇。謂之大焉可矣。至於相。則當國執政之稱。執政必上卿。而孔子以司寇當國。故謂之攝。知齊有命卿國高。而管仲以下卿執政。鄭有上卿子皮。而子產以介卿聽政是也。成十五年公羊傳云。臧孫叔者。相也。宣叔爲司寇。謂之爲相。此孔子攝行相事之證。或以爲攝夾谷之相者非也。○注。從魯至去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注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說文肉部云。胙祭。福肉也。僖公九年左傳云。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此賜胙之事也。燔與膰同。說文作鐇云。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鐇焉以饋同姓諸侯。詩小雅楚茨正義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生民傳曰。傳火曰燔。瓠葉傳曰。加火曰燔。對遠炙者爲近火。故云傳火。加之燔。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傳火卽膊炙。卽傳火也。劉熙釋名釋飲食云。膊。迫也。薄椓肉迫著物使燥也。迫著卽近意。膊炙謂近而炙之。卽傳火也。考工記廬人重欲傳人注云。傳。近也。傳膊聲同義同也。引詩在大雅鳧鷖第五章。毛傳皆以祭宗廟之明日。設禮以燕尸。故引以明宗廟之祭有燔肉。鄭氏以燔炙爲褒味。乃祀門戶小神之用。趙氏所不取也。史記孔子世家云。齊陳女樂。季桓子微服往觀。怠

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江氏永鄉黨圖考云。孔子世家。誅少正卯。三月大治。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考十二諸侯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八年當魯定公十三年。蓋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閒。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趙氏不用史記。而言從魯君祭於宗廟。蓋以春秋書郊在定公十五年夏五月辛亥。時孔子已去魯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郊本魯之僭。不當在常事得禮不書之例。魯蓋有時舉。有時不舉。故經有書有不書。膰者。祭肉之名。不必獨以郊。是也。賜大夫胙。禮也。不得膰肉。是君失賜胙之禮。知者與不知者所見略同。特一以肉。一以禮。而皆歸過於君。乃孔子以不欲歸罪於君。而自以微罪行。何也。膰肉不至於大夫。固君之疏。亦從祭者之不備也。我亦從祭者。使君失賜胙之禮。凡從祭者。均不能無過。則我黨皆有微罪。我亦不免於微罪。故以此罪行。為聖人之妙旨也。趙氏此解。從史記夫子則非罪一言悟人。蓋孔子當時臨行。必自稱此罪。故師己曰。夫子則非罪也。知與不知。皆莫測夫子妙旨。故云。衆人不識。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去魯曰。遲遲吾行也。正道路低回欲絕語。何故前此助祭反舍。未及稅所著之冕亟行。以適他國。不幾悻悻乎。與接淅曷異乎。蓋孔子為魯司寇。既不用其道。宜去一。燔俎又不至。宜去二。其去之之故。天下自知之。但孔子不欲其失。總在君相。己亦帶有罪焉。其所為有罪。即在不稅冕而行一句。蓋冕原祭服禮。大夫冕而祭於公是也。今也轟於道路閒。尚非罪乎。故當時不知者。以孔子為為肉。纔在知者。亦孔子為為無禮。乃孔子之意。則欲以己不稅冕之罪行。不欲為苟去。苟去猶言徒去。空空而去。無以已一點不是處。是為徒去。樂毅報燕王。尚云。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況孔子乎。又禮大夫士去國。不說人以無罪。注云。己雖遭放逐。不自以無罪解說於人。過則稱己也。史記世家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觀此。似孔子當日自認一罪名而行。師己則送而解之。千載而下。猶可以情測云。或云。以膰肉不至遂行。無乃太甚。此之謂以微罪行。魯人為肉。為無禮之譏。正惬孔子微罪之心。章指。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雖辯。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注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疏注。五霸至楚莊是也。○正義曰。白虎通號篇云。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氏。豕韋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春秋

日。公朝于王所。於是知晉文之霸也。尙書曰。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楚莊圍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蔡侯無罪而拘於楚。吳有憂中國心。興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宋襄伐齊。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霸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稱五霸。趙岐注。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此是漢儒之言。按荀子王霸篇。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謂之五霸。此戰國時所定。與後漢不同。故明盧東元謂秦穆公用之而霸。此據春秋傳。秦用孟明。遂霸西戎語。未霸中國。此言良然。若丁公著以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合齊桓晉文。爲五霸。則於桓公爲盛。就當時盟會。較量優劣。爲未合矣。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崑山顧亭林炎武謂五伯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杜元凱注。左傳成二年者。是有春秋之五伯。趙臺卿注。孟子五霸章。是孟子止就東周後言之。而以桓爲盛。知巖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伯更起者也。然亭林欲去宋襄而進勾踐。亦未允。襄雖未成霸。然當時以其有志承桓。故並數爲五。有是稱謂云爾。豈惟趙氏。卽董仲舒亦云然矣。仲舒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五伯。夫惟宋襄輩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稱。不然。勾踐也。霸且不出仲尼後哉。按趙氏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爲五伯。本春秋說。○注。三王至是也。○正義日。白虎通號篇云。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風俗通皇霸篇云。禮號諡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尙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按易稱湯武革命。尙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于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爾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諡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尙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謹按三王。或列周武王。或列周文王。故應氏並列二說。而辨其宜列武王也。白虎通不言禹湯而專詳文王。正以禹湯稱王。不待詳說。惟三王列文王。不列武王。故引詩明文王卽政立號也。趙氏列文王不列武王。蓋卽本尙書說。詩說。春秋說與白虎通同。閻監毛三本。趙注作周文武。非是。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注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侯臣總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

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注】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掊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至三。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摟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罪人也。【疏】注。慶賞至地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慶。賀也。說文貝部云。賀。以禮相奉慶也。賞。賜有功也。詩小雅。楚楚者茨。孝孫有慶。箋云。慶。助也。淮南子時則訓云。行慶賞。高誘注云。賞。賜予。賞慶皆訓賜。則慶即賞。儀禮士喪禮注云。賀。加也。加。亦益也。故趙氏以賞釋慶。又以益釋賞也。禮記王制云。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加地即賀以地。賀以地即慶以地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王制方千里者。封方百里之國三十云云。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則孟子所謂慶以地。即於此一州之內也。故當其慶有所慶。天子不見其不足。或慶有所削。天子亦不見其有餘。蓋原在王畿千里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焉。○注。掊克至讓之。○正義曰。毛詩大雅蕩篇。會是掊克。傳云。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孔氏正義云。自伐解掊。好勝解克。定本。掊。作倍。倍。即掊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已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箋云。女會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惡人即不良之人。音義云。掊丁薄侯切。深也。聚斂也。蓋謂深克殿民之人。與毛傳不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掊。把也。史漢皆言掊視得鼎。師古曰。掊。手把土也。大雅。會是掊克。定本掊作倍。孟子書亦作掊克。趙注但云。不良也。毛意謂掊爲倍之假借字。掊有聚意。與捊音義近。有捊取意。則不同捊。毛詩釋文云。掊克。聚斂也。此謂同捊也。方言曰。掊。深也。郭注云。掊克深能。以深釋掊。以能釋克。此亦必古說。但皆非毛義。方言掊訓深。與許說合。國語周語云。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注云。讓。譴責也。○注。移之至命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義賞篇云。賞重則民移之。高誘注云。移。猶歸也。廣雅釋詁云。就。歸也。荀子大略篇云。移而從所仕。楊倞注云。移。就也。是移之即就之也。六師本在王畿。移而就此。是爲移之。即爲就之。李太青云。不朝者三。則非方伯連帥能制其命。亦非折簡可致。故須以天子六師移之。見先王武備之豫。紀律之嚴。兵出於國都而此無徵發之勞。威行於侯服而彼無震驚之患。如以物加移之而已。作移易者恐非。說文言部云。誅。討也。討。治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發其紛糾而治之曰討。秦風傳云。蒙。討羽也。箋云。蒙。尨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尨伐。據鄭所言。則討者亂也。治討曰討。猶治亂曰亂也。論語。世叔討論之。馬曰。討。治也。學記。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醜或作討。凡言討論探討。皆謂理其不齊者而齊之也。侯國亂。天子治之。故討爲上討下。此

之辭。上討下即上治下。禮記王制云。辟者君討。是也。隱公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公羊傳云。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白虎通誅伐篇云。討。猶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弒君之賊也。何氏本之。曲禮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除賊。亦治賊也。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杜預春秋釋例云。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蓋諸侯奉王命以聲諸侯之罪。既伐之。當必告於王以治之。五霸不奉王命。而牽摟諸侯以伐諸侯。所以爲三王之罪人。摟之爲牽。詳見前。五霸不上稟天子之命。而以其命牽引諸侯。蓋伐之即專治之矣。

五霸。桓公爲盛。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注齊桓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邱。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也。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爲嫡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賓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爲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立之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誅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曲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搆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

疏葵邱之會諸侯。○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春秋有二葵邱。一齊地。近在臨淄縣西。連稱管至父所戍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郡外黃縣東。有葵邱聚。齊桓公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葵邱有三。其一在齊。其一在陳留之外黃。其一在晉。見於水經注。然宰孔論桓公之盟。以爲西略。則似非陳留之外黃也。答云。杜預以爲外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邱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預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竊以爲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於晉地以致之。亦霸者之用心也。翟氏灝考異云。春秋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邱。左傳。齊侯盟諸侯於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

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穀梁傳。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管子大匡篇。桓公問管仲何行。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公許諾。乃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既已。管仲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又請曰。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問管仲曰。將何行。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加之政矣。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無專予祿士庶人。毋專弃妻。毋曲隄。毋貯粟。毋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饗國四十有二年。又霸形篇。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之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毋置妾以爲妻。按春秋三傳無如孟子之詳。管子大匡。雖其文極參錯。而事語實相當。其云適子不聞孝者誅。卽誅不孝也。云君有善者以幣賀之。臣有善者以璽問之。卽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也。云愛其弟。敬老國良。卽敬老慈幼也。云弛關市之征。及問病臣。卽無忘賓旅也。云爲賦祿之制。卽士無世官。官事無攝也。云士庶人有善不進者罰。卽取士必得也。云無國勞。毋專予祿。卽無有封而不告也。餘如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無專殺大夫。無曲防。無遏糴。更較然著同文矣。其曰既行之。又請云云。又問云云。亦與孟子初命至五命相值。謹按孟子五命。乃葵邱之會所命。次第如此。與管子不同。○注。束縛至負也。○正義曰。毛氏奇齡經問云。問孟子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載書謂載其盟書於牲上也。趙岐注。有曰。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則旣載而又加。不其複與。曰。載非加也。載書者。盟載書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謂盟有載事。因而爲書。其法則殺牲取血。坎其牲而加書於上以埋之。故左傳襄十六年。伊戾誣太子痤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是也。穀梁傳云。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此加字並不訓載字。然猶恐相混不分別。故趙氏云。但加載書。則瞭然矣。蓋載書有用牲者。有不用牲者。襄九年。鄭與晉盟。晉士莊子爲載書。荀偃曰。改載書。此用牲者也。若襄十年。鄭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則但作書以示諸侯受職聽訟之法。此時未嘗用牲也。又襄二十二年。臧武仲據防出奔。季孫召外史掌惡者而問載書之首章。則逐臣示戒當用牲乎。然則用牲曰載。不用牲亦曰載。牲且無有。加於何所。故曰載者。事也。非加也。此明著者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襄九年。晉士莊子爲載書。杜注。載書。盟書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注云。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可見載書二字是實字。非如今人解以載爲加。趙氏注。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得之矣。毛氏閻氏二說略同。蓋以趙氏但加載書。解爲但加盟書也。按趙氏解經之例。每以疊字爲訓。說文車部云。載。乘也。淮南子氾論訓云。强弱相乘。高誘注云。乘。加也。是載

之訓爲加。趙氏疊加載二字。即以加釋載。猶疊束縛二字。即以縛釋束。但加載書。謂但加載此書。非謂但加此載書也。若載不訓加。第是載書。則經稱束牲盟書爲不辭。趙氏加字爲無涉於經文矣。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注云。載盟辭也。四字爲句。謂經言盟載。是載此盟辭也。非是以盟辭解載字。下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此解盟字。則盟字即孟子此文之書字。下云。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此解載字。書辭於策爲盟。即爲書加載於牲上爲載書。即爲盟載。鄭注甚明。賈氏疏云。載者。正謂以牲載此盟書於上。故謂之載也。趙氏此注與穀梁傳同。與鄭氏注亦同。毛氏閻氏未識趙氏疊字爲訓之例。亦未識鄭氏注司盟之義。而謂趙氏不以載爲加。失之甚矣。莊公二十七年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寧母。九年會葵邱。僖公九年傳云。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注云。所謂無歃血之盟。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豭。楊氏疏云。衣裳之會。皆不歃血。而此會獨言之者。以此會桓德極盛。故詳其事實。餘盟亦不歃血耳。八年洮會云。約血與鄭伯者。彼兵車之會故也。徐邈云。陳牲者不殺埋之。陳示諸侯而已。加於牲上者。亦謂活牲。非死牲。此不歃血之事也。○注。不得專誅至易也。○正義曰。孔本作得專誅不孝。毛氏汲古閣本作不得專誅不孝。依毛本。則與經文。誅不孝似相戾。宜孔本是也。乃既云得專誅不孝。又云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如當時晉殺其世子申生。固以歸胙於公而寘毒也。以歸胙寘毒殺。即以不孝誅矣。夫已立之世子。將廢立之。必以不孝爲之罪。然則誅不孝。無易樹子二事。殊相牴牾。蓋趙氏以誅不孝無易樹子七字作一句。謂子之不孝者當誅。但已立爲世子。不得以其不孝而專誅。而擅易之。須公論而後誅之。方言云。樹。植立也。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凡言置立者。謂之樹植。僖公三年公羊傳云。無易樹子。注云。樹。立也。趙氏與之同。不得擅易。然則世子誠不孝。亦當白之天下。公論誅之。無易樹子。是無擅易樹子。則誅不孝。亦是公誅不孝。公誅不孝。即是不得專誅不孝也。桓公命諸侯不可云毋專誅不孝。亦不可云毋易不孝之樹子。故爲互辭。趙氏探其恉。一云不得專誅。一云不得擅易。實能斡旋經文。而彌縫其闕隙也。且實能禁當時假不孝之名。以擅易樹子也。○注。尊賢至之人。○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育。養也。彰與章同。書堯典云。平章百姓。鄭氏注云。章。明也。○注。敬老至忽也。○正義曰。賈子道術篇云。親愛利子謂之慈。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注云。慈幼謂愛幼少也。其二曰養老。三曰振窮。注云。窮者有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此命言敬老慈幼。故趙氏連類言恤矜孤寡也。說文心部云。忽。忘也。○注。仕爲至僚也。○正義曰。大戴禮千乘篇云。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官之不遂。孔氏廣森補注云。古者有世祿。無世位。故春秋譏尹氏也。大夫不世。苟有能者。必官之。無失人。書皋陶謨云。無曠庶官。僚亦官也。王肅注云。不可不得其人也。曠之言空。不得其人。則空虛其職。論語八佾篇。管氏官事不攝。包氏注云。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幷兼事。大而兼攝之。則必空曠其事。故引書文以明之也。○注。無敢至禁也。○正義曰。管子所言無曲隄。然則防即隄也。謂曲設隄防以障遏水泉。使鄰國

受水旱之害。趙氏言曲意設防禁。則盡指王法而言。謂王法所不禁。而曲意以禁之。是爲違王法。周禮秋官序。官使帥其屬而掌邦禁。注云。禁所以防姦者也。故以防爲禁也。然隄爲防之正訓。僖公三年公羊傳云。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障谷即曲防也。何氏注云。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蓋所以障之者防也。僖公九年穀梁傳則云。毋壅泉。注云。專水利以障谷。此以公羊傳之障谷解壅泉。所以壅之則防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葵邱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爲谿而不難。以鄰國爲壑也。○注。無以私至主也。○正義曰。僖公二年城楚邱。左傳云。諸侯城楚邱而封衞焉。公羊傳云。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此言不得專封。謂不待天子之命而桓公自封之。此五命之告。若指告天子。則桓公封衞。轉是自犯其禁矣。故趙氏以爲不告盟主。此五霸之惑。亦即五霸所以爲三王之罪人也。其後十四年。城緣陵以遷杞。宣公十一年。楚莊王封陳。皆自以爲盟主。得專封也。衞。杞。陳。皆亡滅而復封。存亡繼絕。即示私恩。其成公十八年伐宋彭城。公羊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昭公四年公羊傳云。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襄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昭公四年左傳云。使屈申圍朱方。注云。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然則防即朱方。徐氏公羊傳疏云。慶封往前已封於防爲小國。楚取宋邑封魚石。吳以己邑封慶封。與齊桓封衞。楚莊封陳異。而同爲以私恩擅封。故公羊傳。於楚邱緣陵彭城防。皆以專封言之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郝京山解無曲防三句。以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配之日以喪禮哀。死亡即有封。必告也。封必告。死葬相助也。又曰。封與窆同。窆。悲驗切。葬下棺也。禮記縣棺而封是。凡諸侯告薨。則同盟皆弔。五月而葬。則同盟皆會。此獨言葬者。葬則有賵。有賻。有贈。有襚。春秋天王葬且不會。如武氏子來求賻之類。友邦可知矣。無不告者。告則會也封建大事。豈贅之末簡。無不者甚多之辭。命與恤災同。其爲死葬甚明也。余謂左傳諸侯城楚邱而封衞焉。國語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何嘗無封國。第少耳。無不者甚多之辭也。蓋三者皆屬交鄰國之事。無尊王在內解自勝。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注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而導君爲非。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疏注。君有至小也。○正義曰。君有惡命。即上云犯此五禁者也。音義云。長。丈切。丁又如字。舊讀皆音大義。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長辱之術。高誘注云。長。讀

澤大澤。此長如字也。詒大誥云。萬夫之長。高誘注云。長。大也。此長。張丈切也。長讀張。詩大雅韓奕孔修且張。傳云。張。大也。禮記樂記云。長言之也。注云。長言之。引其聲也。國語周語云。宣所以施教也。謂張施其命而循布之。故以大釋長。又以宣申明之。距逆此惡命。則不敢施行於外。趙氏蓋讀長如字而爲張大之義也。○注。逢迎至罪大。○正義曰。方言云。逢。逆迎也。自關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趙氏所本也。荀子修身篇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讇。莊子漁父篇云。希意道言謂之讇。鬼谷子權篇云。諂。先意承欲者也。讇。古諂字。君心之惡未發。而臣先其意導之。所爲以不善先人也。所謂希意道言也。襄公三十年左傳云。稱其讐。不爲諂。注云。諂。媚也。君先有意而臣張布之。是順從也。君未有意而臣先導之。是迎合也。故以迎訓逢。又以諂媚申明之。又以導字申明之。章指。言王道寖衰。轉爲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匡時君也。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注】愼子嘗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愼子能使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疏】注。愼子嘗用兵者。○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天論篇云。愼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非十二子篇云。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愼到。田駢也。莊子天下篇云。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悅之。又云。愼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史記孟子列傳云。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愼到趙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愼到著十二論。徐廣云。今愼子。張守節正義云。愼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漢書藝文志。法家者流。有愼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愼到與孟子同時。此愼子宜即是到。乃史但言其學黃老。爲法家者流。不嘗使爲將軍。故趙氏不以爲到而以其使爲將軍。則以爲善用兵者耳。○注。是使民有殃禍也。○正義曰。說苑君道篇云。殃者。禍之先者也。○注。就使至陽也。○正義曰。山南曰陽。僖公二十八年穀梁傳文。閻氏若璩釋地云。左傳。晉於是始啓南陽。杜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謂即今太行山之南。河內濟源修武諸縣地。孟子遂有南陽。趙注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插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問。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

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爲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爲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爲南陽即汶陽。其說果何所據。答云。此以漢地志及水經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知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陽尙屬魯。及莊公之末。則已似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尙未盡失。而魯頌之祝之。以居嘗與許。嘗亦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之。蓋汶水出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贏縣。桓三年公會齊侯於贏者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流經泰山。又東南流經龜陰之田。即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流經明堂。又西南流經徂徠山。又南流經陽關。即左氏襄十七年逆臧孫之地。又南經博縣。即左氏哀十一年會吳伐博者也。又南經龍鄉。即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者也。又南經梁父縣之菟裘城。左氏隱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過剛縣。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爲遂。左氏莊十三年齊所滅也。又西南爲下讙。左氏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郕。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按左氏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即南陽乎。故愼子欲爭南陽。亦志在復故土。孟子則責其不教民而用之耳。

愼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注滑釐。愼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疏注。滑釐愼子名。○正義曰。趙氏以愼子自稱滑釐不識。則滑釐是愼子之名。愼子名滑釐。故不以爲到也。按釐與來通。詩。周頌思文。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作飴我釐麰是也。爾雅釋詁云。到。至也。禮記樂記云。物至知知。注云。至。來也。到與來爲義同。然則愼子名滑釐。其字爲到與。與墨子之徒禽滑釐同名。或以愼子即禽滑釐。或以愼子師此禽滑釐。稱其師滑釐不識。皆非是。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注孟子見愼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地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尙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

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爲會在所損之中邪。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爲無傷害。仁者尙不肯爲。況戰鬭殺人以求廣土地乎。疏注。諸侯至文也。○正義曰。上言不足以待諸侯。謂朝覲聘問。備其燕享賜予之禮。故此宗廟典籍。趙氏卽舉諸侯朝聘言也。其賓天子諸侯所用多矣。不止是也。爾雅釋詁云。典。常也。故以典籍爲常籍。說文竹部云。籍。簿書也。周禮。秋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注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孫炎注爾雅云。典。禮之常也。國語周語云。省其典圖形法。注云。典。禮也。儀禮士昏禮云。吾子順先典。注云。典。法也。然則典籍卽禮籍。禮籍爲名位尊卑之書。卽是法度之文。典籍受之天子。傳自先祖。藏諸宗廟。宗廟之典籍。卽先祖之典籍也。以先祖爲宗廟。猶後世稱先君爲某廟也。說文丌部云。莊都說典大冊也。則典籍猶言册籍。○注。周公至損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儉。約也。淮南子主術訓。所守甚約。高誘注云。約。少也。趙氏以儉爲少。故以爲不能滿。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天子之地方千里。諸侯皆方百里。其地字。王制改作田字。田。卽地也。但地有山林川澤城郭宮室陵谷塗巷種種。而田則無有。故田畝之地。則每里減三分之一。是地有千里者。田未必有千里矣。旣云班祿。祿出於田。當紀實數焉。得以三分減一之地。而强名千里。漢後儒者所以不能無紛紛也。不知孟子所云地字。亦只是田字。魯欲使愼子爲將軍章。周公之封於魯也。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又曰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則畝量千百惟恐不足。當必是實數可知。而按其上文仍是地字。固知地卽田耳。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伯禽初封曲阜。漢書地理志云。成王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今爲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後益封奄。隱二年入極。十年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僖十七年滅項。三十三年伐邾。取訾婁。文十年伐邾。取須句。宣四年伐莒。取向。宣九年取根牟。十年伐邾。取繹。成六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二十一年邾庶以其漆閭邱來奔。昭元年伐莒。取鄆。四年取鄫。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十年伐莒。取郠。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哀二年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三年城啓陽。哀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言邾田。二月盟於平陽。平陽在兗州府鄒縣西南。本邾邑。爲魯所取。魯在春秋。實兼九國之地。極項鄟邿根牟魯所取也。向須句鄫鄆則邾莒滅之而魯從而有之者也。余讀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歐陽子曰。西狩言遠也。余往來京師。親至兗州魚臺縣。訪隱公觀魚處。詢之士人云。距曲阜不二百里。又北至汶上。爲齊魯接界。俱計日可到。其西南則宋鄭衞及邾莒杞鄫諸國地。犬牙相錯。時吞滅弱小以自附益。務益之鄭。防取之宋。須句取之邾。向鄆取之莒。而邾則空其國都。致邾衆退保嶧山。與莒爭鄆無休日。逮晉文。分曹地則有東昌府濮州西南。而越旣滅吳。與魯泗東方百里。地界稍稍擴矣。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注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當正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愼子輔君以仁。疏文。注。牽引其君。○正義曰。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是

引。章也。卽章指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及其用兵。廟勝爲上。戰勝爲下。明賤戰也。〔疏〕招攜至戰也。〇正義曰。僖公七年左傳云。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注云。攜。離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作義勝爲上。云。古本義作廟。孔韓同。按管子霸形篇。霸王之形。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孫子云。夫未戰而廟勝者。得算之多者也。二字俱有所本。從義爲長。漢書趙充國奏略田便宜日。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注〕辟土地。侵鄰國也。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者。於古之法爲民賊。傷民。故謂之賊也。〔疏〕注。傷民故謂之賊也。〇正義曰。荀子修身篇云。害良曰賊。楚辭沈江云。覽私微之所傷。注云。傷。害也。傷民。卽害良也。君不鄕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注〕爲惡君聚斂以富之。爲富桀也。謂若夏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注〕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也。君不鄕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注〕說與上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注〕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疏〕注。今之至位也。〇正義曰。道爲道德之道。上云君不鄕道是也。道之訓亦爲行。今之道。猶云今之行。國語周語云。由是第之。韋昭注云。由。從也。一人行之。人人從之則爲俗。廣雅釋詁云。漸。漬也。謂漬染而成惡俗也。太元元告云。更變而共笑。是變之更改。謂更改其害良而志於仁也。禮記樂記云。居。吾語汝。注云。居。猶安坐也。不能一朝居。卽是不能一朝安。謂其危亡之速也。陳氏說書云。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何也。其國雖富強。而民心先已失。孟子之言。至於秦而驗矣。章指言善爲國者。以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疏〕變俗移風非樂不化。〇正義曰。孝經廣要道章第十一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注〕白圭。周人也。飾以貨殖。欲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疏〕注。白圭至稅一。〇正義曰。史記貨殖列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

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趙氏以孟子白圭。即此人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史記貨殖傳。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子白圭。此一白圭也。其名丹。圭則字爾。先後殊不同時。趙氏傳會爲一人。吾嘗斷之曰。此兩人也。韓非書白圭相魏。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幾存。倘能爲國築隄防。治水害乎。毛氏奇齡說與閻氏同。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宋人鮑彪已嘗言之。但魏人當昭王時。是孟子之後輩。見國策。不知厲耶何以不引。及鮑彪謂當是孟子所稱者。周氏廣業孟子時地出處考云。閻百詩毛初晴並言有兩白圭。今考韓非子有云。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故無水難。呂氏春秋載白圭與惠施折辯二條。新序有孟嘗君問白圭之文。則其爲則一人。似無可疑。乃史又稱白圭自言。吾治生產猶商鞅行法。則正與孟子同時。戰國策昭王時。白圭始見而拔中山者。言樂羊不言白圭。史及鄒陽之說。又恐誤以武侯爲文侯。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注】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所言也。【疏】注。貉夷至服者也。○正義曰。說文豸部云。貉。北方貉。豸種也。周禮夏官。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鄭司農云。北方曰貉狄。書禹貢云。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胡氏渭禹貢錐指云。畢言蠻則爲四裔之通稱。蠻在荒服。知貉即在荒服也。○注。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正義曰。考工記云。摶埴之工二。陶。旊。注云。摶之言拍也。埴。黏土也。呂氏春秋愼人篇云。陶於河濱。高誘注云。陶作瓦器。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注】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注】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也。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疏】注。貉在至之也。○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九穀考云。黍之不黏者。其熟最疾。播在黏者之後。穫在黏者之前。孟子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以貉地生物之氣。時日最短。故必中土熟之最疾者。播乃有秋。然則孟子之所謂黍。蓋黍之不黏者。所謂穄也。後漢書烏桓列傳。其土地宜穄。三國志烏丸傳注。引王沈魏書。烏丸地宜青穄。唐書北狄傳。奚稼多穄。奚即烏桓也。烏桓地東連鮮卑。其西爲匈奴。又西爲烏孫。匈奴烏孫。當中土之正北。地極寒。漢書匈奴傳云。居於北邊。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雖於屠貳師之年云。年穄不熟。顏師古曰。以爲亦種黍穄。實則以畜牧爲事。故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耳。又按匈奴傳。孝文帝時。以匈奴處北。殺氣早降。詔遺單于秫糵金帛緜絮。武帝時。單于遺書。

欲取稷米五千斛。亦可見其不事農業。即黍稷亦未必能生矣。烏桓諸國在匈奴東。地氣稍暖。故能生稷。吾疑其地、殆即孟子所謂貉與。且貉亦非盡不生五穀者也。貉之地甚廣也。周官職方氏所掌有九貉。鄭志答趙商問云。在東方。漢書高帝紀有北貉。而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地。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又可見貉地亙秦之北皆是矣。謂可致其物以為用。其非以貉為界又可知。後漢書句驪亦名貊耳。是貉之一國亦必非不生五穀之貉也。又載諸國在鮮卑東者。皆言其宜五穀。然則五穀不生之貉。居貊耳鮮卑之西北。所謂烏桓宜穄。奚穄多穄之地無疑矣。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穈。穄也。穄。穈也。按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為禾屬而黏者。非為禾為黍屬而不黏者也。是故禾屬之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穈。對文異。散文則通稱。經傳中見黑黍白黍黃黍亦黍。不見黑穈白穈黃穈亦穈。以是知散文通稱黍也。飯用米之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為餌餈酏粥之屬。故簠簋實穈為之以供祭祀。故又異其名曰穄黍之不黏者獨有異名。祭命黍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注】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敘。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為道。今欲輕之二十稅一者。夷貉為大貉。子為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為大桀。子為小桀也。【疏】注。無君子之道。○正義曰。趙氏以去人倫無君子為一事。去人倫則舉國不知禮義。皆小人而無君子矣。故言無君子之道。謂無君子者。無君子之道也。近時通解。以君子即指百官有司。○注。堯舜至桀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羊傳云。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注云。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何氏本孟子注公羊傳。趙氏即本公羊傳注孟子。徐氏疏云。夏桀無道。重賦於人。今過什一。與之相似。若十取四五則為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為桀之小貪。若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為大貉行。若十二十三乃取一則為小貉行。徐氏解大小。不取趙氏。尚書大傳說多方云。古者十稅一。多於什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什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貊與貉字通。伏氏以小桀大桀小貊大貊明多方小大二字。政者。正也。尚書今作正。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胥謂繇役。繇役亦賦也。故曰胥賦。蓋胥賦即稅。正。即謂什一。中正。謂胥賦之輕重一本於中正。小之不致為小桀小貉。大之不致為大桀大貉。徐氏解公羊傳。義與此同。

章指。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惰。二十而稅。貉道有然。不足為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

以王制也。【疏】什一供貢。下富上尊。○正義曰。二句見漢書敘傳述食貨志。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注】丹名。圭字也。當諸侯時有小水。白圭爲治除之。因自謂過禹也。【疏】注。丹名至除之。○正義曰。說文。丹部云。丹。巴越之赤石也。說苑修文篇云。圭者。玉也。考工記。匠人注云。圭之言珪。絜也。絜者絜白也。玉之白者爲圭。石之赤者爲丹。赤熾盛而以絜白滑之。此名字所以取與。韓非子喻老篇云。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白圭無水難。此白圭治除小水之證也。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注】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海爲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爲之。自以爲愈於禹。子亦甚過矣。【疏】注。禹除至甚矣。○正義曰。水之道。猶云水之路。謂水所行之路而禹順導之耳。說文谷部云。𧮫。溝也。讀若郝壑。或從土。是壑即溝也。害水猶云災水。谿即谿類之谿。不使水歸四海而歸鄰國。則非水之道。非水之道。則水不順行而逆行矣。逆之爲洚。猶逆之爲逢。見其逆行。谿類而長之。即是禹時之洪水。禹治洪水使不爲後世害。圭放洪水使爲鄰國害。圭且爲仁人所惡矣。悖乎禹。豈愈於禹與。章指。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疏】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正義曰。本襄公三十一年左傳子皮語。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注】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爲君子之道。舍信將安執之。【疏】注。亮信至執之。○正義曰。亮。信也。爾雅釋詁文。與諒同。說文言部云。諒。信也。諒即亮也。引易者。繫辭上傳云。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引此以見君子之道。不外乎信。故爲君子之道。舍此焉執乎。趙氏以安訓惡。音義云。惡。音烏。是也。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問此惡字作平聲。還作去聲。答曰。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也。爲其賊道也。章指。言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也。【疏】論語至至也。○正義曰。所引在論語。顏淵第十二集解引孔氏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

治邦不可失信也。乃論語又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蓋好信不好學。則執一而不知變通。遂至於賊道。君子貞而不諒。正恐其執一而蔽於賊也。友諒兼友多聞。多聞由於好學。則不至於賊。又云。言必信。硜硜然小人哉。孟子此章正發明孔子不諒之指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注】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於國。【疏】注。樂正子克也。○正義曰。文選。褚淵碑文云。孟軻致欣於樂正。注引劉熙曰。樂正。姓也。子。名克。　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注】喜其人道德得行。爲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注】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疏】注。丑問至能乎。○正義曰。強猶果。有知慮猶達。多聞識猶藝。孔子稱此三者。於從政乎何有。從政宜才。執政宜德。此章亦與論語互相發。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注】丑問無此三者。何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注】孟子言樂正子之爲人也能好善。故爲之喜。好善足乎。【注】丑問人但好善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注】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采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虞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疏】注。好善至治乎。○正義曰。優。即足也。乃足則僅足而已。優則饒裕有餘矣。禮記中庸篇云。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亦云。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是舜樂聞善言而采用之也。舜以此治天下而有餘。克以此治魯國。豈不足乎。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槪。與此相發明。○注。訑不好善至來也。○正義曰。音義出訑訑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丁云。此字音怡。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詑者。音怡。詑詑自足其智。不耆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訑。即不合注意。當借讀爲詑音怡。阮氏元校勘記云。訑訑字作詑者。今諸本皆作訑。按說文作詑。方

言作訑。皆訓欺。孟子是此字。注自足其智。不耆善言。訑。義之引伸。丁壺音義皆瘖。一自訑詡詫。乃氣系音。而孫氏又爲曲說不可從。謹按說文言部云。訑。沇州謂欺曰訑。從言它聲。一切經音義引纂文云。兗州人以相欺爲訑人。音湯和反。訑。遊也。訑即訑。訑即訑。訑爲詑之俗。訑爲詑之譌也。戰國策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又云。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惟訑者耳。蘇代之言。訑爲欺謾不實明矣。男女未必誠美。而媒者謾以爲美。此訑也。欺也。已本無所知。而以爲予既已知之。亦訑也。欺也。訑訑既爲自足其智。不耆善言之貌。則曰訑訑者。不得爲不好善者之言。上云。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云云。此云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將曰之將。與將輕之將同。人見此不好善之人。而狀其貌曰訑訑。又述其言曰。予既已知之矣。既。猶盡也。予盡知之。謂人之言。不足以益之。是賤人之言也。趙氏云。其人謂與相親近之人。惟與相親近。故見其聲音笑貌如此。賤他人之言。解予既已知之也。訑訑是見顏色。予既已知之。是發聲音。人狀其貌。述其言。如是。是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是不獨道術之士。而道術之士聞人言如此。豈肯至乎。是其訑訑之聲音顏色。有以拒止之也。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注懷善言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得乎。疏注。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正義曰。莊子漁父篇云。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惡謂之讒。呂氏春秋貴因篇云。讒慝勝良。高誘注云。讒。邪也。此趙氏以邪釋讒也。荀子修身篇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不善即惡也。此趙氏以惡釋諂也。說苑臣術篇云。從命病君謂之諛。此趙氏以順意釋面諛也。說文言部云。諛。諂也。諂。諛也。諂謂或從臽。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諛者所以爲諂。諂者未有不諛。按諛但順意而已。長君之惡也。諂則道之爲不善。逢君之惡也。讒則因道之爲不善。而除去不便己意之人。讒因於諂。諂因於諛。諛因於訑訑不好善也。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禹聞讜言。答之而拜。訑訑吐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此之謂也。疏詩曰至謂也。○正義曰。引詩小雅角弓之篇。序云。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漢書劉向上封事云。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詩云。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趙氏本諸此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注陳臻問古之君子得何禮可以仕也。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

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注】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爲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疏】周之至已矣。○正義曰。音義云。周與賙同。救贍也。翟氏灝考異云。柳柳州集上李中丞啓曰。孟子書言諸侯之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用賙字。接大之既不能行道。又不能從其言。所以不去者。飢餓不能去也。受其所周即是就。云可受。亦就之可者也。但免死而已。既不死。可以出門戶。則仍去。故云權時之宜。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章指。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爲下矣。備此三科。亦無疑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注】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傅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爲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爲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爲臣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爲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繆公舉之於市而以爲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

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不能行。疏○注。舜耕至舉庸。○正義曰。見書堯典及史記五帝本紀。傳說至爲相。○正義曰。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作說命三篇。馬融注云。高宗始命爲傳氏。鄭氏注云。得諸傳巖。高宗因以傳命說爲氏。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傳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傳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徐廣曰。尸子云。傳巖。在北海之洲。張守節正義云。地理志云。傳險卽傳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七里。卽虞國虢國之界。按墨子尙賢篇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州。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傳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墨子。尸子。皆同時人。其言傳巖在北海。當有所據。閻氏若璩釋地云。傳氏之巖。在虞虢之間。今平陸縣東三十五里是。俗名聖人窟。爲說所偕隱止息處。非於此築也。巖東北十餘里。卽左傳之顚軨阪。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軨橋也。說身負版築。爲人所執役。正於此地。至今猶呼沙澗。水去傳巖一千五里。墨子。尸子。並以傳巖在北海洲者大非。閻氏本張守節之說。其云顚軨阪云云。則水經注文也。然後世之地。附會古人之迹甚多。墨子以爲築城。稱其庸築。則但傭工。爲人版築。史記言胥靡。晉灼漢書注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漢書賈誼傳服虔云。傳說胥靡。迺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傳巖。武丁以爲己相。然則說之版築。由於被刑矣。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荀子非相篇云。傳說之狀。身如植鰭。楊倞注云。植。立也。如魚之立。然則說形本自有異。故可以形求也。○注。膠鬲至臣也。○正義曰。膠鬲事詳見公孫丑上篇。魚鹽則別無可證。趙氏佑溫故錄云。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文王之舉膠鬲。乃進之於紂。與伊尹五就桀。爲湯進之。桀不復進用至五者同。故得與微箕並稱紂諸相。而注言文王舉之所以爲臣。背矣。紂猶知用膠鬲而仍與不用同。此紂之終於亡也。然久而後失之。則鬲之功亦不細。故雖不得如傳說諸人發名成業之盛。而同謂之天降大任。迨後殷命再黜。鬲之去從顯晦。迄無可見。亦足概矣。○注。士獄至相國。○正義曰。書堯典云。士。作士。史記集解引馬氏注云。士。獄官之長。周禮地官大司徒云。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注云。士。謂主斷刑之官。莊公九年左傳云。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此舉於士之事也。○注。孫叔至令尹。○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趙氏注。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此亦是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王時。楚南境京境去海尙遠。而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荀子呂氏春秋並以爲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寢邱。卽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傳十世不絕。其得爲令尹也。史記說苑列女傳。謂進自虞邱子。呂氏春秋謂沈尹莖力。新序謂楚有善相人者。招聘之。皆無起家海濱說。蓋孟子所據之書籍。今不可考矣。又考孫叔敖卽宣十一年令尹蔿艾獵。乃蔿賈之子。賈字伯嬴。宣四年官司馬。爲子越椒所惡。因而殺之。

意者子遂式微。竄處海濱。不七八年莊知其賢。擢爲令尹與。但蔿賈乃蘧呂臣之子。呂臣繼子玉。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爲楚郢人。何得遠在期思之鄙。意在叔敖子實不才。使世守封土。莫顯於朝。後人遂以其子孫之占籍。上繫諸先人與。毛氏奇齡經問云。張燧問孫叔敖舉於海。淮安閻氏謂孫叔敖。即宣十一年楚令尹蔿艾獵。此可信與。曰孫叔敖自是處士。凡荀子。呂覽。史記。以及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皆明載其人。趙岐舊注。原是有據。以愚考之。則實楚之蓼國人。及楚莊滅蓼。而後薦而舉用之。史記孫叔敖傳。謂叔敖楚之處士。虞邱相薦於王而代爲楚相。未審爲何所人也。惟荀子呂覽皆有孫叔敖。爲期思之鄙人語。考期思本蓼國地。即春秋之寢邱也。漢名寢縣。東漢名固始。楚子於宣八年滅蓼。而宣十二年即有孫叔敖之名見於策書。則以蓼名期思。必蓼滅而後期思之鄙人。始得用虞邱之薦而舉爲令尹。此固按之春秋。互證之他書而顯有然者。況史記滑稽傳又云。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莊王聽優孟之言。封其子於寢邱。其封寢邱者。亦正以寢邱即期思。本叔敖故居。因封之。則是所居所封皆蓼國者其爲蓼人無疑也。若云楚公族。則公族世爵。未有身爲令尹而爲子負薪者。又未有止封以地。而不即予以爵者。此其誤始於服虔。杜預之注左傳。而孔氏正義不能辨正。左傳宣十一年。有令尹蔿艾獵城沂事。其明年晉楚戰於邲。又有令尹孫叔敖不欲戰。而楚王命之戰。事以爲兩年相距不甚遠。而止此令尹。必屬一人。而不知隔歲易官。在列國多有之。況左氏行文。必名字兼稱。既曰。令尹孫叔敖不欲。又曰。若事得捷。則孫叔爲無謀矣。則一稱敖名。一稱叔字。是必氏孫。字叔。而敖其名。與蔿賈之子。明屬兩人。其所大謬者。則以戰邲時。隨武子稱有蔿敖。而杜氏以爲即兼稱也。武子以爲楚雖與戰。其平時討鄭入鄭。軍政秩然。且以爲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云云。此言平時也。其時蔿敖不在軍也。杜氏既疑令尹屬一人。而蔿敖一名。則又氏本蔿獵而名近孫叔。是必一人而兼稱者。遂公然以叔敖當之。殊不知一軍之中。叔敖既帥師。又使叔敖典軍制。勢必不能。此蔿敖是宰。楚制有令尹大宰二官。令尹極尊。太宰極卑。策書。太宰伯州犂是也。孫叔令尹。豈得與蔿敖太宰合作一人。侍人賈舉。非死者賈舉。名雖連稱。人實有兩也。襄十五年蔿子馮爲司馬。此蔿艾獵之子也。世本亦不識叔敖出處。然不敢謂叔敖艾獵是一人。但蔿艾獵者。叔敖之兄。故其注蔿子馮。則曰叔敖從子。今杜氏謂艾獵與叔敖一人。則實子馮爲艾獵子。即叔敖子矣。乃其注是傳。亦曰。叔敖從子。則何說焉。閻氏謂蔿賈官司馬時。爲子越椒所殺。故其子叔敖竄處海濱。則又不然矣。宣四年。蔿賈爲工正。與鬬椒共譖殺令尹鬬般。而椒爲令尹。賈爲司馬。既而椒復惡賈。囚賈而殺之。因之攻王。王遂滅鬬氏。是賈以譖殺。並非國法。且王滅鬬氏。隨取殺賈者。而盡滅之。有何讐患。而竄處遠地。至於式微。然則其曰舉於海。何居。曰。此正所謂期思之鄙人者也。蓼本楚外國。而期思又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之北而東注於海。禹貢。淮與海並稱。地志。淮虞與海虞並稱。居淮之濱。即居海之濱。以淮匯於海也。是以從來稱淮地。多稱海疆。如魯詩。來淮夷。則曰。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江漢。伐淮夷。則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蓋海不必在彼濤間矣。況國語於吳。曰。奄有東海。於越。曰。濱於東海之陂。而蓼介楚外。原屬吳越。春秋楚子滅蓼時有云。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則正以期思以東。皆在吳越。

爲國中也。與越名海。則期思亦海矣。要之。孟子嘗不悉耳。周氏柄中辨正云。叔敖避仇遠竄。此
情事所或有。閻說近之。僖二十四年傳。凡蔣邢毛胙祭。杜注。蔣在弋陽期思縣。水經注。期思縣。
故蔣國周公之後。楚滅之。然則非蓼國也。文五年傳。楚滅蓼。杜注。蓼今安豐蓼縣。然則非期思
也。判然二地。毛說非是。按毛氏四書改錯云。孫叔蔣之期思人。其地與蓼近。又云。蔣蓼楚外國。
期思之爲蔣地。毛氏固已自知。自改正矣。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毛檢討作經問。及四書索解。力
辨叔敖非楚公族。並非蔿氏。乃蓼國期思之處士。余按宣十一年。楚令尹蔿艾獵城沂。杜注云。孫
叔敖也。十二年。邲之戰。隨武子云。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云云。又云。令尹孫叔敖
弗欲戰。南轅反旆。又云。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軍事以車爲重。而令尹實主之。則士會所稱蔿
敖。非卽叔敖乎。則其爲一人。爲蔿氏。實無可疑。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篇。知分篇皆云。叔敖薳
賈之子。薳卽蔿也。服虔注左傳云。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杜氏從之。總之。左氏蔿敖一言。
可爲蔿氏之確證。與其信諸子也。不如信傳。孫氏星衍孫叔敖名字考云。蔿敖。字孫叔。古人名。
與字配孫。當讀爲遜。與敖相輔也。左傳宣十二年。晉隨武子曰。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下云。
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加字於名上。猶稱孔父嘉之例。下文參曰。孫叔爲無謀矣。下文
又云。孫叔曰。進之。可證孫叔爲敖之字。孔穎達引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孫
叔敖。楚大夫蔿賈之子是也。蔿賈蓋有二子。一蔿艾獵。一蔿敖。字孫叔。敖既稱叔。宜尙有兄矣。
服虔杜預以蔿敖蔿艾獵爲一人。與世本異。敖字孫叔。既兩見傳文。何得又名艾獵。以此知世本之
說最古。可從矣。漢碑以爲名饒。饒與敖音相近。當據古書有作孫叔饒者而言。碑云字叔敖則誤。
謹按古人事迹。非可臆斷。右諸說各有所是。故備錄之。乃孟子言舉於海。則與期思之鄙人近。毛
氏之說。未可非也。○注。百里至相也。○正義曰。奚事詳見萬章上篇。周氏柄中辨正云。毛大可
云。食牛養牲在田宅。而不在市。以市宜販畜。不宜牧畜也。舉市與史記鬻奚正相合。按字書市訓
買。鬻亦訓買。故市貨稱鬻貨。舉於市。猶言舉於鬻買閒也。按毛氏信秦本紀鬻奚之說。不信商君
傳舉之牛口之下之說。故以市爲鬻買。大抵養牲販賣。初非二事。說苑秦穆公使賈人載鹽。賈人以
五羊皮買。奚使將鹽車往。穆公視鹽見牛肥曰。任重道遠而牛肥。何也。奚對曰。食之以時。使之
不暴。有險先之以身。穆公知其賢。以爲上卿。然則百里奚爲人養牲。卽爲人販賣。以養牲言。則
日舉之牛口之下。以販賣言。則曰舉於市。非有二也。謹按毛氏訓市爲買。與閻氏說同是也。周氏
以爲販牲於市。固爲臆說。說苑言賈人以五羊皮買。奚因以說秦穆公。此正好事者所造。自鬻於秦。
以干秦穆公事也。孟子所斥之矣。閻氏說已見前。○注。言天至能行。○正義曰。爾雅釋言云。降。
下也。釋詁云。勞。勤也。文選東京賦。與徒不勞。薛綜注云。勞。苦也。趙氏以苦卽是勞。以勤
釋勞。卽釋苦。內而心志。外而筋骨。皆繇之以身。故以勤勞其心。解苦其心志一句也。餓則羸瘠。
餓其身體。則瘠形於肌膚矣。呂氏春秋季春紀云。振乏絕。高誘注云。行而無資曰乏。周禮地官遺
人疏引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後漢書賈逵傳云。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
山矣。注云。空。乏也。空卽是乏。空乏是無資。故以絕糧解之。空乏猶乏絕也。淮南子主術訓云。

豈能拂道理之數。高注云。拂。戾也。漢書杜欽傳云。言之則拂心逆指。注云。拂謂違戾也。拂戾則逆。逆即不順。從之言順也。故以戾釋拂而解之。以所行不從也。所爲即所行。所行拂戾。於是亂其所爲矣。易說卦傳云。震。動也。彖傳云。震驚百里。警遠而懼邇也。故以驚釋動。文選高唐賦。使人心動。注亦云。動。驚也。廣雅釋言云。忍。耐也。說文心部云。忍。能也。能與耐同。廣雅釋詁云。能。任也。孟子道性善。仁義禮智生於心。即本於性。任其性。即仁以爲己任也。故云。堅忍其性。使不違仁。若不能任其性。則將戕賊其性。蹶亡其性。而違仁矣。堅者。彊也。毛詩鄭風。將仲子兮。無折我樹檀。傳云。檀。彊韌之木。孔氏正義云。檀材可以爲車。故云彊韌之木。彊韌即彊忍。謂其材性能勝任。不易損壞也。以性之仁自任。不使爲外物所誘。喪其仁以失其性。是爲忍性。荀子儒效篇云。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性情。然後能修。非十二子篇云。忍性情。綦谿利跂。荀子以性爲惡。故楊倞注云。忍謂違矯其性也。孟荀同言忍性而義不可混。違其性而後能修。是荀之指也。楊氏得之。任其性而後能仁。是孟之指也。趙氏得之。性殊善惡。則忍判從違。蓋忍原有兩義。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忍之義堅行止。敢於殺人。謂之忍。敢於不殺人。亦謂之忍。荀子忍性。敢於違其性也。孟子忍性。敢於任其性也。或以荀之忍性。爲孟之忍性。以性爲嗜欲血氣而持之禁之。非孟子之義。亦失趙氏堅忍之義。趙氏以堅忍其性解忍性。而申以使不違仁。趙氏循循儒也。音義云。張云。曾與增同。丁云。依注曾讀當作增。依字訓義亦通。按趙氏謂素所不能行者、即仁也。因己之勞苦空乏。推之於人。則有以動其不忍之心。而任其安天下之性。故向有所不能者。曾增益而能矣。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注 人常以有繆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爲。以不能爲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胸臆之中。而後作爲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

疏 注。人常至能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恆。常也。禮記樂記云。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注云。過。猶誤也。仲尼燕居云。不能詩。於禮繆。注云。繆。誤也。是繆即過也。思誤則行誤。因致愆咎。故不得福。更。即改也。始以繆而不得福。一更改即能得福。是以不能爲能也。呂氏春秋不廣篇云。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高誘注云。舟不能陸。車不能水。然更相載。○注。困瘁至說也。○正義曰。廣雅釋言云。困。悴也。悴與瘁古字通。荀子大略篇云。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毛詩陳風衡門之下。傳云。衡門。橫木爲門。考工記弓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大戴記曾子大孝篇云。夫孝。置之則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注云。衡。猶橫也。是橫與塞義相近。禮記樂記云。號以立橫。注云。橫。充也。充。亦塞也。故讀衡爲橫。而又以塞釋之。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陳丞相世家云。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趙氏謂作爲奇計異策。指此類與。云憤激之說。

似指蘇秦去秦而歸事。夜發書伏讀。引錐自刺其股。可謂困心衡慮矣。朞年揣摩成。用說當世之君。當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則所謂奇謀異策也。太史公自序云。屈原放逐著離騷。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是則趙氏所云憤激之說邪。然儀秦事。孟子全譏。近時通解作為興起。謂心之謀慮阻窒不通。然後乃奮興而為善也。此遁之窮蹙於己者。徵色謂為人所忿疾。發聲謂為人所誚讓。然後乃徵悟通曉也。此則遁之暴著於人者。○注。徵驗至怪之。○正義曰。書洪範云。念用庶徵。鄭氏注云。徵。驗也。楚辭漁父第七云。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王逸注云。怪屈原也。○注。發於至異之。○正義曰。呂氏春秋舉難篇云。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燔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高誘注以為歌碩鼠。列女傳辯通篇云。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趙氏所本也。商歌蓋謂其音悲楚。即此碩鼠三章。疾歌而為商音也。藝文類聚。引琴操則別有商歌云。南山矸白石爛云云。則後人所僞造。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注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拂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業怠惰。使人亡其知能也。疏注。輔拂之士。○正義曰。音義云。拂。音弼。荀子臣道篇云。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說苑臣術篇。引此文拂作弼。賈子保傅篇云。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大戴記保傅篇載此文。上二拂字作弼。說文。弜部云。弼。輔也。重文作㢸。手部云。拂。過擊也。然則弼為本字。以擊从弗聲同拂。故假借拂也。○注。故知至能也。○正義曰。音義出知生字云。丁依注。音智。注同。陸如字云。言憂患者以生全。安樂者得死亡也。趙氏讀知為智。故以知能明之。即德慧術智。恆存乎疢疾之義。乃知能可言生。不可言死。故以死為亡。謂死於安樂。即是安樂怠惰。亡其知能。然按經文之意。然後二字。終不可違。以死為亡。究為曲說。陸氏讀如字是。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此正發明孟子此文之義。

章指。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慮。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叙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注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絜也。我不絜其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爲仁義。是亦我教誨之一道也。疏注予。我也。屑。絜也。○正義曰。予。我也。爾雅釋詁文。屑。潔。詳見公孫丑上篇。方言云。屑。潔也。章指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疏注或折或引。○正義曰。戰國策西周策云。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注云。折。屈也。引謂引而信之也。或折或引。即或屈或信。折一本作抑。

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凡四十七章。注盡心者。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題篇。疏注。人之至法天。○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心者。形之君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云。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淮南子原道訓云。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精神訓云。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敦志勝而行不僻矣。敦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此心爲精氣主之說也。馳騁於是非之境。而行之不僻。即思慮可否。然後行之之謂也。猶與由通。慮所以然者。由人之從善。故其心能變通。以天爲法則也。莊子天運篇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楚辭天問篇云。斡維焉繫。王逸注云。維。綱也。文選長笛賦注。引字林云。維。持也。詩周頌。執競武王。箋云。執。持也。儀禮鄉射禮云。下綱不及地。武注云。綱持。舌綱也。執持維綱四字同義。趙氏取莊子此文。而以執持爲維綱。莊子以天之運轉。孰維綱而使之推行。趙氏以天之運。其所以維綱者北辰。而引論語以證之。周禮。春官馮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秋官硩蔟氏掌二十有八星之號。注云。星謂從角至軫。爾雅釋天云。壽星角亢也。天根氐也。天駟房也。大辰心尾也。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星紀斗牽牛也。元。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營室謂之定。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昴也。西陸昴也。濁謂之畢。咮謂之柳。柳。鶉火也。此二十八舍之星。角亢氐房心尾箕爲東方蒼龍之宿。斗牛女虛危營室東壁爲北方元武之宿。奎婁胃昴畢觜參爲西方白虎之宿。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

訾為南方朱鳥之宿。爾雅於北號危。於西號胃。胃訾。於南止有鶉首。舉其宜舉者。餘從略也。而承之云。北極謂之北辰。孫炎注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趙氏本於此。故謂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二十八舍東西南北分主四時。正四時。卽正二十八舍矣。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爾雅。約舉二十二舍十二次。而總以北辰者。以其為衆星所拱也。屈原賦天問。斡維焉繫。天極焉加。戴氏震注云。天極。論語所謂北極。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是為左旋之樞。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紐星為不動處。梁祖暅測紐星離不動處一度奇。元郭守敬測離三度奇矣。趙氏以心比北辰。以四體五官等比二十八舍。二十八舍環拱於北辰。則正而不忒。四體五官聽令於心。則善而不惡。法天卽所以事天也。引論語在為政第二。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注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為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疏注。性有至善者也。○正義曰。禮記表記云。義者。天下之制也。注云。制謂裁制人之心。能裁度得事之宜。所以性善。故仁義禮智之端。原於性而見於心。心以制之。卽所謂思慮可否。然後行之也。惟心為正。謂心能裁度以正四體五官也。卽天之北辰。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也。呂氏春秋明理篇云。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高誘注云。盡。極也。禮記大學篇云。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注云。極。猶盡也。故盡其心。卽極其心。性之善。在心之能思行善。故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謂知其性之善也。天道貴善。特鍾其靈於人。使之能思行善。惟不知己性之善。遂不能盡極其心。是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者。知其性之善也。知其性之善。則知天道之好善矣。趙氏之義如此。戴氏震原善云。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資之以養。所謂性之欲也。原於天地之化者也。是故在天為天道。在人咸根於性而見於日用事為為人道。仁義之心。原於天地之德者也。是故在人為性之德。斯二者一也。由天道而語於無憾。是謂天德。由性之欲而語於無失。是謂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歸於必然也。歸於必然。適全其自然。此其為自然之極致。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常。好是懿德。凡動作威儀之則。自然之極致也。民所秉也。自然者。散之普為日用事為。必然者。秉之以協於中。達於天下。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人道德。靡不豁然於心。故曰盡其心。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注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注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殀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殀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

以立命之本也。疏注。貳二至本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喪事不貳。注云。貳之言二也。國語周語云。百姓攜貳。韋昭注云。貳。二心也。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心能制義曰度。一度而已。不改易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此殀若顏淵之說也。論衡氣壽篇云。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大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又云。傳稱邵公百八十。此壽若邵公之說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云。心者。身之主也。萬物皆備於吾之身。物則即具於吾之心。而以爲吾之性如是。而心可不盡乎。曷爲而可謂之盡其心也。由盡己之性而充極之。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心盡矣。是非先有以知其性不能也。曷知乎爾。格物以致其知。斯能窮盡物則以知其心所具之性。而因以盡其心。然則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夫是性也。天之分與我者也。性不異乎天。而天豈異乎性。知性知天非二事。亦無二時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夫然而心可不存乎。不存則放。夫然而性可不養乎。不養則戕。父母生我以身。而不毀傷其身者。能事親者也。天分我以心與性。而能不放之不戕之。非所以事天乎。故苟能存其心而養其性。則必其明物察倫。以致其知者。既詳且盡。而見之於行。必能居仁由義。以盡其道。而其功之盛。必將有以副致夫參天地贊化育之能。任則至重也。道則至遠也。死而後已者也。夫然後天之所以與我以爲性而具於心者。是我所受之命。而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矣。豈非所以立命乎。按程氏說是也。盡其心。即伏羲之通德類情。黃帝堯舜之通變神化。惟知人性之善。故盡其心以教之。知性即是知天。知天而盡其心以教之。即所以事天。所以盡其心者。不過存其心。養其性也。盡其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所以成天之能。猶人臣贊君之治。以成君之功。聖人事天。猶人臣事君也。天之命有殀。壽。窮。達。智。愚。賢。不肖。而聖人盡其心以存之養之。存之養之即所以修身。使天下皆歸於善。天之命雖有不齊。至是而皆齊之。故爲立命知性。知天窮理也。盡其心以存之養之修之。盡性也。立命至於命也。孟子此章。發明易道也。

章指。言盡心竭性。所以承天。殀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爲珍。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注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爲受其正也。疏注。莫無也至正也。○正義曰。詩。周頌。時邁莫不震疊。韓詩云。莫。無也。莫。無。聲相近。趙氏以無釋莫是也。非命二字相連。即下非正命。韓詩外傳云。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非命二字與此同。莫非命。禁戒之辭。謂不可非命而死也。順受其正。乃爲知命。不知命。或死於巖牆之下。或桎梏而死。是即死於非命。死於非命。即不能順受其正。即是不知命。知是則篇章一氣貫注。趙氏謂人之終無非命。蓋以命有三名。人之終不出乎受命。遭命。隨命。三命中。惟行善得善。乃爲順受正。襲諸孟子之旨。固不知是三命之說。音義云。丁云三命。事出孝經援神契。按禮記祭法注云。司命主督察三命。孔氏正義引孝經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

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白虎通受命篇云。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夭絕人命沙鹿。崩於受邑。是也。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衡命義篇云。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白虎通論衡小有異同。趙氏與白虎通合。乃下節注云。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巖牆之下。恐厭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此以壽終爲正命。而本之以修身。則仍行善得善之義。蓋分隨命中之善報。合諸受命之年壽。而以惡報獨爲隨命。論衡全本孝經緯以年壽。得諸自然。不由善報。與趙氏爲異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注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巖牆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爲得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注長壓溺死。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疏注。長壓至命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注云。謂輕身忘孝也。注畏云。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注厭云。行止危險之下。注溺云。不乘橋船。厭即壓覆也。呂氏春秋孟夏紀勸學篇云。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兩事相比。回何敢死。正是回何敢畏。高誘注。畏爲死。謂由畏而死。即檀弓死而不弔之畏矣。以畏而死。則子必不死。故知子在以畏而死。則不可死。故顏子不敢死。即曾子安敢畏立巖牆之下。恐其壓。壓而死。猶畏而死。俱爲非命。孟子此文。與子在。回何敢死相發明。子在者。聖人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回何敢死者。大賢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孟子言不立巖牆之下。不桎梏而死。示人知命之學。不可死於非命也。故莫非命之莫。讀如易莫夜有戎。莫辜之之莫。莫即無。無即毋。說文女部云。毋。止之也。非命二字相違。莫字不與非字違也。論語言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又云死生有命。又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既云。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此章又詳言之。又云。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皆發明孔子知命之說也。死生窮達。皆本於天命。當死而營謀以得生命。當窮而營謀以得達。非知命也。命可以不死。而自致於死。命可以不窮。而自致於窮。亦非知命也。故子畏於匡。回不敢死。死於畏。死於桎梏。死於巖牆之下。皆非命也。皆

非順受其正也。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然則立巖牆之下。與死於昃。死於桎梏。皆爲不知命，昧。色、聲。臭。安佚。聽之於命。不可營求。是知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必得志乃可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行。命也。不得位。則不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廢。命也。君子以行道安天下爲心。天下之命。立於君子。百姓之飢寒囿於命。君子立命。則盡其心。使之不飢不寒。百姓之愚不肖囿於命。君子立命。則盡其心。使之不愚不肖。口體耳目之命。已溺已飢者聽之也。仁義禮智之命。勞來匡直者主之也。皆盡其心也。故已之命。聽諸天。所謂脩身以俟之。而天下之命任諸己。所謂盡心。所謂立命也。於己則俟命。於天下則立命。於正命則順受。於非命則不受。聖賢知命之學如是。俗以任運之自然爲知命。將視天下之飢。寒。愚。不肖而不必盡其心。且自死於昃。自死於桎梏。自死於巖牆之下。而莫知避也。阮氏元校勘記云。昃。壓。溺死。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無死字。按無者非。【注】章指。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注】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注】謂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修天爵者。或得或否。故言得之有命也。祿爵須知己。知己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也。【疏】注。祿爵須知己。○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云。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故須知己而後祿爵可得也。翟氏灝攷異云。兩是求字。皆作一讀。其上二語。皆古語常言。荀子不苟篇云。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文子符言篇云，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章指。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注】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爲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疏】注。物事至大焉。○正義曰。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禮記月令。兼用六物。注皆云。物。猶事也。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說文戈部云。我施身自謂也。禮記祭義云。成人之道也。注云。成人既冠者。成人已往。男子年二十已上也。是時知識已開。故備知天下萬事。我本自偁之名。此我既指人之身。即指天下人人之身。故云。普謂人。人有一身。即人有一我。未冠。或童昏不知。既冠，則萬事皆知矣。既知則有所行。

故云。嘗有所行矣。淮南子說林訓云。其鄉之誠也。高注云。誠。實也。禮記禮運云。此順之實也。注云。實。猶誠也。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注嘗自強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爲近。疏注。嘗自至爲近。○正義曰。淮南子脩務訓。功可彊成。高誘注云。彊。勉也。反身而誠。卽忠恕之道也。宜勉行之。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蓋人能出於己者必忠。施於人者以恕。行事如此。雖有差失亦少矣。凡未至乎聖人。未可語於仁。未能無憾於禮義。如其才質所及。心知所明。謂之忠恕可也。聖人仁且智。其見之行事。無非仁。無非禮義。忠恕不足以名之。然而非有他也。忠恕至斯而極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恕。仁也。從心如聲。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矣。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則爲仁。不外於恕。析言之。則有別。渾言之。則不別也。謹按此章。申明知性之義也。知其性而乃盡其心。然則何以知其性。以我推之也。我亦人也。我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人之情卽同乎我之情。人之欲卽同乎我之欲。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卽反身而誠也。卽強恕而行也。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亦近取諸身而已矣。章指言每必以誠。恕己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注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於其所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爲善也。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爲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疏注。人皆至人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詁云。著。明也。楚辭懷沙篇云。孰察其撥正。呂氏春秋功名篇云。不可不察。王逸高誘注。並云。察。知也。其實察與著義同。禮記。中庸。言其上下察也。注云。察。猶著也。毛詩王風。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著。察。知。三字義同。趙氏以不知其道。爲不究其道者。究之義爲窮爲極。蓋以察深於著。而知則察之極也。說苑脩文篇云。安故重遷。謂之衆庶。文選鵩鳥賦云。斯衆兆之所惑。曹大家注云。衆。庶也。衆庶謂凡夫也。趙氏謂凡夫但能以仁義施於所愛之妻子。而不能擴充推之於大事。所以不能爲君子。但爲衆庶也。按孟子此章亦所以發明易道也。行習卽由之也。著察卽知之也。聖人知人性之善而盡其心以教之。豈不欲天下之人皆知道乎。所以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則以行而能著。習而能察者。君子也。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者。衆庶也。則以能知道者君子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庶也。衆庶但可使由不可使知。故必盡其心通其變。使之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自首章以下。章雖分。而義實相承。玩之可見。易上繫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日用而不知。卽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百姓卽衆庶也。道卽君子之道。一陰一陽者也。惟其性善。所以能

由。雖其能由。所以盡其心以先覺覺之。其不可知者。通變神化。而使由之。盡其心。顯諸仁也。不能使知之。藏諸用也。聖人定人道。雖凡夫無不各以夫妻父子爲日用之常。日由於道之中而不知其爲道也。此聖人知天立命之學也。聖人知民不可使知。則但使之行習。而不必責以著察。說者乃必以著察知道。責之天下之凡夫。失孟子之意矣。章指。言人有仁端。達之爲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爲寶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注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曰。行己有恥。疏注。人不至有恥。○正義曰。國語周語云。蔑禮爲羞。注云。羞。恥也。說文心部云。恥。辱也。禮記緇衣云。惟口起羞。或承之羞。注並云。羞。猶辱也。故下注以辱釋恥。此以羞釋恥也。引論語。在子路篇第十三。集解引孔子云。有恥有所不爲也。

無恥之恥。無恥矣。注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爲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疏注。人能至累也。○正義曰。無恥二字。承上無恥。則無恥即謂無所羞恥也。無所羞恥而之於恥。是改無恥爲恥。惠氏棟後漢書補注云。光武紀注。秀之字曰茂。伏侯曰。漢高祖諱邦。荀悅曰。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爲否也。棟謂之猶適也。適則變矣。繫辭傳云。惟變所適。京房論卦有通變是也。避諱改文。與卦變同。故云之。按此無恥之恥。謂由無恥改變而適於恥。趙氏以改行解之。正以之爲之字之卦之之也。章指。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爲憂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注恥者。爲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爲也。今造機變穽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爲一切可勝敵也。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疏注。恥者至之心。○正義曰。易彖傳。每以正大連言。大之義爲長。正之義亦爲長。趙氏以大之義近於正。恥之於人大矣。猶云恥之於人正矣。故云。正人之所恥爲。章指云。不慕大人。何能有恥。固以正人爲大人矣。正人之所恥。必是不正。故云爲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爲也。墨子公輸篇云。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故以機變之巧。指攻戰言。九設攻城之機變。篇中止言爲雲梯一事。備有其八備。城門篇云。禽滑釐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附。轒轀軒車凡十二。又云。問穴土之守邪。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急壍城內穴直之穿井城五步一井。傅城足高地丈五尺埋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爲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輅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又有備穴篇。穴即穽陷也。此皆攻城之機變。趙氏總舉穽陷以概其餘耳。

書。樂毅云。敵乃窮。然則王者攻戰之正道。不用窮路。故此機變窮路之巧。非古之正道也。漢書翟方進傳云。奏請一切增賦。張晏云。一切。權時也。路溫舒傳云。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如淳云。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後漢書王霸傳云。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李賢注云。一切。猶權事也。此云一切可勝敵。謂權時取勝敵而已。不計正不正也。正人既以不正為恥。此非古之正道。而苟且為之。是不以不正為恥。非正人矣。故云宜無錯於廉恥之心。音義云。錯。音措。說文手部云。措。置也。近時通解機變。謂機械變詐。按淮南子原道訓云。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高誘注云。機械。巧詐也。是不必指攻戰言之。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注不恥不如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疏注。不恥至名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注意謂取法乎上。乃得乎中也。閩監毛三本聖人賢人。並作聖賢。章指。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嘆庶幾之云。疏隰朋至之云。○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叔牙隰朋以為佐。列子力命篇。管夷吾有病。小白問惡乎屬國而可。對曰。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又見莊子徐無鬼篇。文與列子同。文選張華勵志詩。隰朋仰慕。予亦何人。李善注引作莊子是也。又呂氏春秋貴公篇云。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高誘注。醜其德不若黃帝。又管子小匡篇。於諸侯使隰朋為行尹。知章注。行。行人也。賈誼新書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說苑。管仲治內。隰朋治外。數書皆出周秦西漢。故趙氏據以為說。易繫辭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虞翻注云。幾者。神妙也。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孔穎達亦云。顏子庶於幾。王充論衡。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皆聖。顏淵獨慕舜者。知已步驟有同也。亦可為慕舜之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注樂善自卑。若高宗得傅說而稟命。疏注。樂善至稟命。○正義曰。傅說詳見告子下篇云。稟命者。蓋謂傅說三篇也。但此三篇。伏氏孔氏皆無。惟禮記文王世子學記緇衣等篇。引兌命曰。鄭氏注云。兌當作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國語楚語云。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為三公。而使朝夕規諫。稟命即稟令。趙氏本此也。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注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疏注。若許由洗耳。○正義曰。史記伯

夷列傳云。說者云。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正義引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注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堯舜之道。不致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臣之。

疏注。亟數也。○正義曰。音義云。亟，去吏切。數。音朔。說文二部云。亟。敏疾也。爾雅釋詁云。數。疾也。疾。速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人亟分入聲。去聲。入之訓急也。去之訓數也。古無是分別。數亦急也。非有二義。○注。作者七人。隱各有方。○正義曰。論語憲問篇云。作者七人矣。集解引包氏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義疏引鄭氏注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之誤。此云隱各有方。謂辟世。辟地。辟色。辟言之不同。而晨門。儀封人隱於吏。丈人。沮。溺。隱於耕。接輿隱於狂。是亦各有方矣。　章指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疏以貴下賤。○正義曰。易屯初九。傳文。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注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囂囂。自得無欲之貌。疏注。宋姓至之貌。○正義曰。宋句踐姓名未見他書。趙氏佑溫故錄云。注。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按道德非遊具。蓋觀孟子進而歎之。其亦有異於縱橫捭闔者流與。傳云。囂囂見萬章上篇。按囂囂見於經籍者。義多不一。大抵皆由假借也。詩大雅板篇。聽我囂囂。傳云。囂囂猶警警也。箋云。女反聽我言。警警然不肯受。此囂囂爲警警之假借。小雅。十月之交。讒口囂囂。釋文引韓詩作嗸嗸。嗸嗸即警警。楚辭九思怨上篇云。令尹兮警警。王逸注云。警警不聽話言而妄語也。是也。法言君子篇云。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爲囂囂。吳秘注云。若信是言。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爲囂囂之虛語耳。又云。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與。吳祕注云。囂囂然。方士之虛語耳。此以囂囂爲虛。故廣雅釋訓云。囂囂。虛也。文選養生論云。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注云。囂然。飢意也。此囂乃枵之假借。爾雅釋天云。元枵虛也。孫炎注云。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是也。莊子駢拇篇云。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郭象注云。橫其囂囂。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

囂乎。釋文云。囂囂。許橋反。又五羔反。崔云。憂世之貌。漢書王莽傳贊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顏師古注云。囂然。衆口愁貌也。說文口部云。嘵。衆口愁。詩曰。哀鳴嘵嘵。然則此囂囂。乃亦嘵嘵之假借也。說文㗊部云。囂。聲也。氣出頭上。周禮秋官。司虣禁其鬭囂者。注云。囂。讙也。成公十六年左傳云。在陳而囂。杜預注云。囂。喧譁也。詩小雅車攻篇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傳云。囂囂。聲也。然則惟此囂囂爲囂之本義。爾雅釋言以閑釋囂。此囂爲閑之假借。囂囂即閑閑也。楚辭湘君篇。告余以不閒。王逸注云。閒。暇也。招魂篇。待君之閒些。注云。閒。靜也。暇則自得。靜則無欲。章指云。內定常滿。禮記大學云。定而後能靜。周書謚法解云。大慮靜民曰定。定亦情靜也。自得無欲。則廣博而盛。莊子齊物論云。大知閑閑。釋文引簡文云。廣博之貌。廣雅釋訓云。閑閑。盛也。是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孟子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言人自得無欲。如氣上出悠閑也。此以囂字氣出頭上爲閒。乃趙氏自讀囂囂爲閒閒。非取囂字本義。爲自得無欲也。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注】句踐問何執守可囂囂也。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注】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疏】注。尊貴也。○正義曰。大戴記本命篇云。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尊貴義近。故以貴釋尊。易。上繫傳云。天尊地卑。虞翻注云。天貴故尊。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注】窮不失業。不爲不義而苟得。故得己之本性也。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注】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疏】注。見立至操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適威篇云。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高誘注云。立。猶見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德無所立。高誘注云。立。見也。趙氏注孟子訓詁多與高氏同。蓋見之義爲顯。不得志不可云顯。故解爲立也。按說文云。見。視也。視即示。修身以示於世。亦所以教也。伯夷柳下惠爲百世師。非示於世乎。

章指。言內定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修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注】凡民無自

知者也。故須文王之大化。乃能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身正行。不陷溺也。【疏】注。凡民至溺也。○正義曰。宋本孔本。作無異知者也。閩監毛三本作自知。按自知是也。不能自知。故必待文王之化而與起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俶。輕也。俶之言浙也。方言。俶。輕也。楚凡相輕薄謂之相俶。或謂之僄也。孟子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凡亦與俶通。按說文云。凡。最括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凡草生藏。高誘注云。凡草。庶草也。以此準之。則凡民猶云庶民。趙氏前以庶解衆。又以凡夫解之。此不解釋凡字。蓋以為庶民也。最括亦衆數之稱。故凡又訓皆。鄭氏注儀禮以為非一。注周禮以為無常數。凡通於汎。汎亦有衆義。因汎之本訓為浮。浮則輕。故俶僄。猶汎僄也。還以俶汎之輕浮通凡之義。亦為輕浮。則緣其為衆庶而輕微之。又引申之義耳。惟凡民是衆民無常數之稱。而才過千人為豪。萬人為傑。則有常數。故趙氏云。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豪傑千萬於凡人。是凡即此千人萬人之縣稱矣。趙氏訓釋字義。每於互見之。可謂精矣。呂氏春秋孟秋紀。高誘注云。才過萬人曰桀。鶡冠子能天篇云。德千人者謂之豪。故云。千萬於凡民。爾雅釋言云。與。起也。與於善為與。與於不善亦為與。呂氏春秋義賞篇云。姦偽雜亂。貪戾之道興。是也。故趙氏以起釋與。一則云趨善道。再則云以善守身正行不陷溺。蓋有所作而行為與。有所守而不行亦為興也。章指。言小人待化。乃不辟邪。君子特立。不為俗移。故稱豪傑自興也。【疏】乃不辟邪。○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孔韓本作邪辟。左傳子產曰。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注】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欲然不以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疏】注。附益至遠矣。○正義曰。漢書諸侯年表云。設附益之法。張晏注引律鄭氏說云。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故趙氏以益釋附也。以益釋附。益為增益。故云人自有家。復益以韓魏百乘之家也。益之自外。仁義之道。根之於心。但視外所附。則見其富貴。自視其中之所有。故欿然知不足也。自知由於自視。自視仁義之心。不移於富貴。益於外不能益於中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欿。欲得也。從欠臽聲。讀若貪。孟子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張鎰曰。欿。音坎。內顧不足而有所欲也。玉裁按孟子假欿為坎。謂視盈若虛也。大元書推欿窴即坎窞也。今本大元欿字僞不可識。晏子春秋問下云。鑑然不備。孫氏星衍音義云。玉篇。鑑。丑甚切。此當為欿然之假音。章指。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若能欿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絕乎凡也。【疏】人情富盛。莫不驕矜。○正義曰。老子云。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定公十三年左傳史鰌云。富而不驕者鮮。晏子春秋雜下云。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注】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時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類也。故曰不怨。【疏】注。若亟其乘屋之類。○正義曰。詩見滕文公上篇。趙氏彼注云。言農民之事無休已。故引爲勞之證。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注】謂殺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疏】注。謂殺至故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書呂刑云。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徐氏文靖管城碩記云。犯法者。事有可疑。則赦之。而又不徑赦之也。罰之以示懲。若乃簡閱其情。實無可疑者。其罪之實與疑對。罪與赦對。實則不疑。罪則不赦也。大辟之法亦然。疑則赦之使贖。實則罪之不赦也。豈謂贖之以金。雖大辟亦許其贖免哉。是大辟之罪。閱實則殺之也。周禮秋官司刑。掌五刑之法。殺罪五百。注云。殺。死刑也。書傳曰。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然則大辟之罪。不止坐殺人。趙氏略舉之耳。荀子正論篇云。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又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也。章指。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讟也。【疏】則民無怨讟也。○正義曰。方言云。讟。謗也。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君無怨讟。昭公元年左傳云。民無謗讟。說文言部云。讟。痛怨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注】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非不教。故殺之人不怨也。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餒之老。而民不知。猶是王者之功。修其庠序之教。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爲之者。言化大也。【疏】注。霸者至之也。○正義曰。音義云。驩虞。丁云。義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耳。翟氏灝攷異云。文選張景陽詠史詩。朝野多歡娛。注引孟子霸者之民。驩虞如也。云娛與虞古字通用。又蘇子卿詩。歡娛在今夕。注云。孟子。霸者之民。歡娛如也。按漢書魏相傳。君安虞而民相睦。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虞悉通娛。按說文女部云。娛。樂也。虞爲假借字。故白虎通號篇云。虞者。樂也。說文欠部云。歡。喜樂也。馬部云。驩。馬名。驩亦假借字。荀子大略篇云。夫婦不得不驩。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驩古歡字。驩虞即歡娛。故趙氏云。樂之也。○注。王者至見也。○正義曰。音義云。張云。皞與昊同。說文胡老切。義與浩同。古字通用。趙氏讀皞皞爲浩浩。說文日部云。皞。皓旰也。夰部云。昊春爲昊天。元氣昊昊。皓旰即浩浩瀚瀚。淮南子俶眞訓高誘注云。浩浩瀚瀚。廣大貌也。詩王風黍離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浩。昊。皓。

皞古字皆通。蓋水之廣大爲浩浩。天之廣大則爲皞皞。故趙氏以道大法天解之。則仍以皞皞爲元氣廣大。以浩浩明之耳。天氣廣大故難見。王者道大法天。其廣大。故亦難見。所以廣大難見。則下申言之。○注。庸功也。○正義日。周禮夏官司勳云。民功日庸。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注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成。人知其小補益也。疏注。君子至益也。○正義曰。君子爲聖賢之通稱。故云通於聖人。法言道術篇云。樂道者謂之君子。禮記哀公問云。君子者人之成名也。易上繫傳云。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虞翻注云。君子謂文王是也。隱公六年公羊傳云。首時過則書。何休注云。過。歷也。過此世謂生於此世也。存在此國。以在釋存也。過以世言。則生死也。存以國言。判彼此也。知堯舜在唐虞。則唐虞之民皆化。孔子在魯國。則魯國三月大治。成人詳見前。閩監毛三本無成字。音義云。陸云。言君子所過人者在於政化。存其身者。在於神明。此與趙氏義異。按易序卦傳云。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過之義爲動爲行。所過者化。猶云所行者化也。所動者化者。行動著於外。存者運於中。所行動者。民即變化。由於所存者神也。民日遷善爲化。不知爲之者則神也。易下繫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神而化之也。能通其變爲權。霸者亦知乘時運用。以得人心。而遠乎聖人之道者。未能神而化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神化者通其變而民不知也。殺之之威刑也。利之之善政也。惟聖人有所裁成輔相於威刑善政之中。即有所盈虛消息於威刑善政之外。此全繫乎一心之運用。所謂脩己以敬。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所謂爲政以德。所謂無爲而治。恭己正南面。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謂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皆以言乎以存者神也。威刑善政。則所行所動也。民日遷善化也。不怨不庸。由所存者神而不知爲之也。所過有定。而所存無定。夫行而無定者。水流也。故云。與天地同流。天地變化。人不可知。聖人成天地之能。人亦不可知。不可知。故不可使知之。民日遷善。則可使由之也。說文衣部云。補。完衣也。完全也。衣有不全。補全之則必有所增益。故補之義爲益。荀子臣道篇云。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楊倞注云。補謂彌縫其闕。僖公二十六年左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然則小補。謂霸者之民所由驩虞也。有闕則望補者切。有災則思救者殷。而彌縫之。匡救之。恩澤暴見。民所以樂也。王者裁成輔相。則不待其闕而先斂運之。不使有闕。不待其災而豫防禦之。不使有災。此所以神。所以不知。且補闕者。益於此。或損乎彼。支於左。或詘於右。一利與而一害即由此起。故爲小補。王者之治。德施於曾。變化於微。天下受其福而無能名。識知天之元氣皞皞而無已也。荀子議兵篇云。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楊倞注云。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此則一義。與孟子言同而指異。

章指。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道。

霸者德小民人竦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感人心之深也。疏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正義曰。詩小雅彤弓受言藏之。箋云。言者。謂王策命也。禮記曲禮士載言注云。言謂會同盟要之辭。是國家命令謂之言。故以仁言爲政教法度之言。章指云。明法審令。民趨君命。以令命申釋言字。法即法度。謂以法度載之於言。以示民使民趨於善。是爲仁也。○注。仁聲至深也。○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聲。音也。禮記月令。去聲色。注云。聲謂樂也。呂氏春秋高誘注此語云。聲。五聲也。宮商角徵羽爲五聲。故以聲爲樂聲。樂記云。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又云。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雅頌之聲。能深感人心。是仁聲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注善政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疏注。善政至得也。○正義曰。趙氏以仁言爲政教法度之言。然則此又於仁言中分別其政不知教也。下。申言所以不知。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注畏之不違怠。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章指。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注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疏注。不學至能也。○正義曰。良。甚之義。詳見告子上篇。良能猶言甚能。良知猶言甚知。甚能甚知。即最能最知。最能最知。即知之最。能之最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注孩提二三歲之間。在繈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疏注。孩提至抱者也。○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咳。小兒笑也。孩古文咳。是孩爲笑也。說文手部云。提。挈也。挈。縣持也。淮南子俶眞訓云。提挈天地。高誘注云。一手曰提。劉熙釋名釋姿容云。提。地也。臂垂所持。近地也。禮記曲禮。長者與之提攜。注云。提攜將行。趙氏以二三歲之童。未可牽行而提挈。故以抱解之。說文抱作褱。在衣部云。褱。裹也。論語陽貨篇。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集解引馬氏注云。

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是一二歲之兒宜抱也、國策秦策云。是抱空買也。高誘注云。抱。持也。然則持可通稱爲抱。則抱亦可通稱爲提。音義云。襁褓。說文負兒衣也。博物志曰。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於背上。聲類曰。襁者。小兒被子也。按論語子路篇云。襁負其子而至矣、集解引包氏云。負者以器曰襁。說文糸部別有繈字云。觕纇也。緥。小兒衣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呂覽明理篇。道多繈緥、高注。緥。小兒被也。繈。褸格上繩也。又直諫篇繈緥。注云。繈。縷格繩。緥。小兒褔也。褸即縷。格即絡。織縷爲絡以負之於背。其繩謂之繈。高說最分明。博物志云。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乃謂其絡。未及其繩也。凡繩執者謂之繈。又衣部云。褔褓也。詩曰。載衣之褔。段氏玉裁注云。小雅斯干曰。載衣之裼。毛傳曰裼緥也。此謂裼即褔之假借也。又以衣部褔字爲後人所增。若許氏本有此字。當與褔字相屬。謹按今毛詩傳作褓。箋云。褓。夜衣也。釋文云。韓詩作褔。齊人名小兒被爲褔。孔氏正義云。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褓。縛兒被也。故箋以爲夜衣。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在强葆之中。索隱云。强葆即襁褓。古字。少假借用之。正義云。強。闊八寸。長八尺。用約小兒於背而負行。葆。小兒被也。漢書宣帝紀。曾孫雖在襁褓。李奇云。襁。絡也。以繒布爲之。絡負小兒。褓。小兒大藉也。孟康曰。緥。小兒被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藏繈謂繦貫錢。故繈謂之繈耳。孔子云。四方之人。繈負其子而至。謂以繦絡而負之。故謂繈緥耳。然則緥爲小兒被名。襁爲繩名。緥不必負。趙世家云。衣以文葆是也。繈不必褓。論語襁負其子是也。繈可用繩。亦可用繒布。褓可藉於下。亦可覆於上。藉則李奇云大藉是也。覆則禮記月令正義云保即襁保。保謂小被。所以衣覆小兒是也。文選嵇康幽憤詩注引韋昭云。緥若今時小兒腹衣。腹衣蓋今俗兜子是也。亦被之類。而稍別焉者也。被爲夜間所藉覆。故亦云夜衣。說文以緥爲小兒衣。以襁爲負兒衣。與繈字爲觕纇者別。古者衣被通稱織縷。廣八寸。長二尺。亦被形。其旁有繩。以便負。故云負兒衣。與繈字專爲觕纇者不同。段氏謂襁字非許氏原有。恐未然矣。段氏謂博物志但言織縷。未及其繩。余謂段氏直以繩爲緥。而未及其縷。絡繈從糸。專爲繩名。襁從衣。則合織縷與繩。而爲負兒衣之名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注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爲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推之天下人而已。

疏注。人仁至人而已。○正義曰。呂氏春秋重己篇云。理塞則氣不達。高誘注云。達。通也。孟子前言衆庶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此則言所知也。所不知者道。所無不知者愛親敬長。聖人因其有此知。故以仁義之道。達之天下。所以以仁義之道達之天下者。以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仁可達矣。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則義可達矣。有此親親敬長之心者。性善也。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推之天下人者。聖人之盡心也。自聖人盡其心爲天下立命。其智者益知之。其衆庶雖不能知之而亦可由之矣。此一章仍申明知性知天之旨也。孫氏星衍原性篇云。何以言性待教而爲善。易言天道陰陽。地道柔剛。人道仁義。后以裁成。輔相左右民。禮記言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書言剛克柔克正直。[illegible]

屬性。柔屬情。平康之者。教也。禮記謂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脩道謂教。教者何。性有善而教之。以止於至善。故禮記之言明德也。日新民。日止至善。止者如文王止於仁敬孝慈信。即性中之五常。必教而能之。學而知之也。孟子以孩提之童。愛其親敬其長是也。然童而愛其親。非能愛親。慈母乳之而愛移。敬其長。非能敬長。嚴師扑之而敬移。然則良知良能不足恃。必教學成而後眞知愛親敬長也。故董仲舒之言性待教爲善是也。謹按孟子言良能爲不學而能。良知爲不慮而知。其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不言無不能愛其親也。其言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則不言無不能敬其兄也。蓋不慮而知。性之善也。人人所然也。不學而能。惟生知安行者有之。不可概之人人。知愛其親。性之仁也。而不可謂能仁也。知敬其兄。性之義也。而不可謂能義也。曰親親。則能愛其親矣。仁矣。故曰。親親。仁也。曰敬長。則能敬其兄矣。義矣。故曰。敬長。義也。何以由知而能也。何以由無不知而無不能也。無他。有達之者也。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達之天下也。章指。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己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注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之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注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一善言則從之。見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辟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疏注。沛然至欲行。○正義曰。孟子言沛然。梁惠王上篇。沛然下雨。此言大雨傾物。故趙氏以傾釋之。離婁上篇。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此言德教滿溢。故趙氏以大釋之。此言沛然莫之能禦。謂舜舍己從人。取人爲善。有所聞見。即取而行之。故趙氏以行釋之。楚辭湘君篇。沛吾乘兮桂舟。王逸注云。沛。行貌。文選吳都賦。常沛沛以悠悠。劉逵注云。沛沛。流行貌。廣雅釋訓云。沛沛。流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沛。水波流也。流之義亦同於行。此沛然。上承若決江河。是爲水流。即爲水行。以水之行。狀舜之行。而云沛然不疑者。不疑。能決也。承上若決之決。江河決則莫能禦止其行。舜決亦莫能禦止其行。趙氏解經。精密如此。章指。言聖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謂也。疏聖人至小同。○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揚子法言。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班固賓戲。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又關尹子云。若龍。若蛟。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爲之。所謂小同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注無使人爲己所不欲爲者。無

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每以身況之。如此則人道足也。疏注。無使至足也。○正義曰。詩王風。揚之水。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
鄭風羔裘。彼其之子。韓詩外傳。作彼己之子。曹風候人。彼其之子。國語晉語。作彼己之子。是
其與己字通。故趙氏以其所不欲爲己所不欲也。荀子儒效篇云。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
有也。不可以執重有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故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積德於身即是
誠此。故趙氏注云。此。身也。趙氏云。每以身況之。如此亦以身字釋此字。如此即是如身。如身
即是如己。故云。無使人爲己所不欲
爲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也。章指。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注人所以有德行智慧道術才智者。在於有疢
疾之人。疢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疏注。人所至成德。○正義曰。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注
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論衡書說篇云。實行
爲德。德行並舉。義有別。單舉德亦是行。故以行釋德也。方言云。知或謂之慧。禮記樂記。不接
心術。注云。術。猶道也。賈子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末者謂之術。又云。術也者所從制
物也。動靜之數也。墨子經上篇云。知。材也。老子云。絕聖棄知。王弼注云。聖智才之善也。淮
南子主術訓云。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云。才。智也。蓋德慧蘊於內。術智見於外。故以智
釋慧。又以才釋智。慧爲心之明。才則用之當矣。慧術知皆本於德。故以成德包之。詩小雅小弁。
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箋云。疢。猶病也。釋文云。疢本作疹。下言孤臣孼子。此云疢疾。蓋即本
於小弁之
疢疾也。獨孤臣孼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注此即人之疢疾也。自以孤微。
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爲仁義。故至於達也。疏注。自以至達也。○正義曰。襄公二十七年公羊傳云。
是則臣僕庶孼之事也。何休注云。庶孼。衆賤子。猶
樹之有孼生。此以衆釋庶。以賤釋孼。華嚴經音義引王肅尚書注云。微。賤也。趙氏言自以孤微。
孤謂孤臣。微謂孼子也。說文歺部云。殆。危也。危部云。危。在高而懼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而
殆於蹞蹞。高誘注云。殆。猶畏也。國策西周策云。竊爲君危之。高誘注云。危。不安也。有所畏
懼。故心不能安。趙氏以殆釋危。又以懼釋之。其義備矣。在高而懼者。畏其傾敗也。呂氏春秋壹
行篇云。強大行之危。高誘注云。危。傾隕也。驕恣篇云。不知化者舉自危。高誘注云。危。敗也。
廣雅釋詁云。殆。壞也。傾隕敗壞。所以可患。因而慮之。且深慮之。求所以避此患而免此危者。
惟有勉爲仁義而已矣。書堯典云。明四目。達四聰。通達則
明顯。故章指以顯釋達。謂以忠孝之名。顯於天下後世也。章指。言孤孼自危。故能顯達。膏粱難正。多用
沈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注事君。求君之意。爲苟容以悅君而已。疏注。事君至君而已。○正義曰。呂氏春秋似順篇云。夫順令而取容者。衆能之。高誘注云。容。悅也。容悅二字同義。相疊爲雙聲。毛詩曹風蜉蝣傳云。掘閱。容閱也。邶風谷風。我躬不閱。傳云。閱。容也。容閱即容說。後漢書陳蕃傳上疏云。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亦容悅二字連綴。趙氏分言之。以說君明苟容。亦以悅釋容。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注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悅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注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疏注。天民至而止。○正義曰。孟子引伊尹自稱。我天民之先覺者也。則天民指伊尹太公一流矣。莊子庚桑楚云。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郭象注云。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二者皆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列子楊朱篇。稱舜禹周公爲天人。稱孔子爲天民之遑遽者。稱桀爲天民之逸蕩者。紂爲天民之放縱者。當時稱天民者別有異說。故孟子明之。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注大人。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天不可言而萬物化成也。疏注。大人至成也。○正義曰。大人之稱有二。論語季氏篇云。畏大人。儀禮士相見疏引鄭氏云。大人爲天子。諸侯爲政教者。何晏論語注云。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昭公十八年左傳。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此大人指原伯魯。故注云。大人。在位者。管子幼官篇云。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尹知章注云。大人謂天子三公四輔。此鄭氏之義也。易稱利見大人。大人虎變。虞翻謂乾稱大人。此何氏之義也。孟子離婁下篇兩云大人。其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趙氏云。大人杖義。是以德言也。其一不失其赤子之心。趙氏云。大人謂君。是以位言也。此注以大丈夫解之。大丈夫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亦不以位言。乃下云。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此則非不得志者。史記索隱引向秀注易乾卦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此解易之言大人是也。而孟子之言大人。蓋即謂此。孟子傑於易。此大人即學易之大人而解之也。正己物正。篤恭而天下平也。惟黃帝堯舜通變神化。乃足以當之。故又進於天民一等也。章指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科。優劣之差。疏凡此四科。○正義曰。說文禾部云。科。程也。從禾從斗。斗者。量也。程。品也。十髮爲程。十程爲分。十分爲寸。有優劣之差。則有品次。故謂之科。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公羊傳疏春秋設三科。科者。段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

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注】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怍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疏】注。兄弟無故無他故。○正義曰。儀禮士昏禮記云。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注云。非他故。彌親之辭。覲禮云。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注云。言非他者親之辭。詩小雅頍弁云。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趙氏以無他故解無故。謂兄弟相親好也。○注。育養至以道。○正義曰。說文𠫓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是育爲養也。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猶施伯謂管子曰。天下才。司馬懿謂諸葛武侯曰。天下奇才也云爾。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注】孟子重言。是美之也。章指。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賢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疏】一章再云也。○正義曰。周氏廣業云。董子繁露。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即一章再云之義也。左傳范獻子。曰夫子實云。襄二十三年傳季孫再三云。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注】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樂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謂性仁義也。【疏】注。樂行禮也。○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又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是行禮者。天子之事。君子不以大國諸侯爲樂。而樂於中天下而立。是王者故知所樂爲行禮也。禮運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亦王者行禮之謂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注】大行。行政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疏】注。大行至不變。○正義曰。大行。即所謂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也。易序卦傳云。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故以不失解不損。音義云。分。扶問切。禮記禮運云。故禮達而分定。荀子王制篇云。分均則不偏。分者蓋所受分於道之命也。既分得人之性。自有人所當爲之職分。自有人所不易之分。主是爲分也。故謂之分定。君子所性。仁義禮

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注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睟然。潤澤之貌也。盎。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綱。口不言。人以曉喻而知之也。疏注。四者至知之也。○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孟子仁義禮智根於心。亦謂根之於心。猶言本諸身。非謂作心之根也。根於心。猶下云盎於背。若云仁義禮智。作背之盎。則亦無是理。按趙氏言根生於心。是以生於心解根於心。廣雅釋詁云。根。始也。荀子禮論篇云。生者。人之始也。趙氏注離婁下篇。舜生於諸馮。亦云。生。始也。生與根同有始義。故以生釋根。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色。顏氣也。顏者。兩眉之間也。心達於氣。氣達於眉間。是之謂色。顏氣與心。若合符節。故其字從人卪。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又曰。戎容盛氣。顛實揚休玉色。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生色而後見於面。所謂陽氣侵淫。幾滿大宅。許曰。面。顏前也。是也。魯頌載色載笑。傳曰。色。色溫潤也。大雅令儀令色箋云。善威儀。善顏色也。內則云。柔色以溫之。玉藻云。色容莊。色容顛顛。色容厲肅。論語曰。色難。色思溫。色勃如也。正顏色。引申之爲凡有形可見之稱。音義云。睟。音粹。華嚴經音義引孟子注云。睟。面色潤也。未知何人注。與趙氏略同。睟字孟子外。法言大元經有之。法言君子篇云。牛元騂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注云。色純曰睟。宋咸曰。宗廟之牛貴純毛。如黑赤白三色各純粹。而角握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德。然則睟即粹。淮南時則訓云。視肥臞全粹。高誘注云。粹。毛色之純也。法言之睟。即時則之粹矣。其君子篇又云。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吳祕注云。淪。瑩澤也。純淪溫潤四字連言。趙氏蓋本此。以睟爲純。又以純淪即溫潤。故以睟然爲潤澤之貌。大元經以睟準乾。故元衝云。睟。君道也。即取文言傳純粹精之義。論語八佾篇云。從之純如也。鄭氏注云。純如。咸人之貌。何氏注云。純如。和諧也。荀子禮論篇云。故說豫娩澤。發於顏色者也。楊倞注云。說。讀爲悅。豫。樂也。娩。媚也。澤。顏色潤澤也。豫樂猶和諧。娩澤即潤澤。凡憂戚則憔悴。豫樂則光澤。是和諧與潤澤。義亦可通矣。玉篇目部云。睟。思季切。視也。又潤澤貌。孟子曰。其色睟然。周氏廣業孟子逸文攷云。此睟然當連上讀。按趙氏云。色見於面。固以睟然屬色。讀其生色也睟然句。可也。音義云。盎。烏浪切。又烏痕切。陸云。盎於背。如負之於背。按爾雅釋器云。盎謂之缶。說文皿部云。盎。盆也。此陸氏所以言如負之於背。然如盆缶之器。負之於背。何以見仁義禮智之盛。莊子德充符言。甕盎大癭。說齊桓公。陸其謂是乎。盎即盎字。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三。曰盎齊。注云。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劉熙釋名。釋飲食云。盎齊。盎。滃也。滃滃然濁色也。說文水部云。泱。滃也。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來聘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注云。泱泱。宏大之聲。史記吳世家載此。裴駰集解引服虔云。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索隱云。泱泱。猶汪汪洋洋。美盛貌也。呂氏春秋古

樂篇云。其音英。高誘注云。英。和盛貌。詩小雅白華篇。英英白雲。釋文云。韓詩作泱泱。盎溢於泱。即溢於英。爾雅釋草云。榮而不實者謂之英。呂氏春秋務大篇云。其名無不榮者。高誘注云。榮。顯也。然則盎於背。即英於背。英於背。即榮於背。榮於背。即顯於背。趙氏言盎盎然盛。正是泱泱然盛。視其背而可知。則顯之謂也。此但言其仁義禮智之生於心者。在前則見於面。在後則顯於背。陸氏不明聲音假借之學。而以爲如負。望文生意。失之甚矣。韓詩外傳云。姑布子卿相孔子曰。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此盎盎謂前不謂後。則盎豈負於背之名乎。論語爲政篇。施於有政。集解包氏云。施。行也。書古大誓。流之爲鵰。馬氏注云。流。行也。禮記中庸篇。君子和而不流。注云。流。猶移也。史記萬石張叔傳云。劍人之所施。易知傳云。施讀曰移。是施與流義同。故施於四體。即流於四體。易文言傳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虞翻云。體謂四支。四支謂股肱。美在中。即仁義禮智根於心。先暢四支而乃發於事業。事業者。匡國之謂也。故四體爲匡國之綱。詩大雅假樂篇云。抑抑威儀。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又抑篇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威儀者。足容重。手容恭。趨以采齊。行以肆夏。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無非見於四體。即此爲四方之綱。維民之則。亦所爲匡國之綱。曹風鳲鳩篇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正是四國。即匡國也。疊言四體者。謂即此四體。人見之。巳喻其仁義禮智之所施。不俟敎令淸明而天下皆樂仰之。趙氏恐人似不言。謂四體不能言。特標明云。口不言。蓋不必俟仁義禮智之形於口而人已喻也。形於口則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之謂。其喻益可知矣。孟子立言之妙。趙氏能闡明之。廣雅釋言云。喻。曉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人自曉喻而知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自作以。按以即已字。禮記檀弓注云。以與已字本同是也。不言已喻。正言其形於言也。自字非是。　章指。言臨蒞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

仁義內充。身體履方。四支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

疏仁義至無容。○正義曰。此申言施於四體之義也。淮南子本經訓。戴圓履方。方謂地。趙氏此云履方。蓋以方爲禮記經解。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之方。方亦正也。荀子脩身篇云。禮者。所以正身也。此身體履方之謂也。音義云。蟠。音盤。辟。音闢。禮記投壺篇云。主人般還曰辟。賓般還曰辟。釋文云。般。步干反。還。音旋。辟。音避。孔氏正義云。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般蟠古字通。然則辟當音避。不音闢也。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頌。蘇林云。漢舊儀有二。即爲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顏師古云。頌。讀與容同。何武傳云。召見檠辟雅拜。服虔云。行禮容。拜也。蟠辟則進退有容。趙氏以施於四體爲威儀。致密無所失。前云匡國之綱。此直以蟠辟明之。義互見矣。又反言心邪意溺。則無容。明仁義內充。施布於四體。爲有容也。呂氏春秋先己篇云。琴瑟不張。高誘注云。張。施也。趙氏又以用張互釋施字也。論語鄉黨篇云。足躩如也。集解包氏云。盤辟貌也。先進篇云。師也辟。子張篇云。堂堂

乎張也。又云。吾友張也。爲難能也。包氏云言子張容儀之難。及廣雅釋訓云。堂堂容也。此聖賢嫌於西歸之事。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注】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注】天下有若文王者。仁人將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注】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疏】足以無飢矣。O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宋九經本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足。誤可。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注】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疏】不煖不飽。謂之凍餒。O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無帛肉之不煖飽。與無衣食之不煖飽稍差。饑不煖不飽。尚未即凍餒。而已謂之凍餒矣。謂之者。文王謂之也。章指。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二老聞之。歸身自託。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亦斯類也。【疏】衆鳥不羅。翔鳳來集。O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漢書路溫舒上言曰。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即此意。楚辭宋玉九辯。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注】易治也。疇。一井也。教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疏】注。易治也。O正義曰。音義云。易。以豉切。毛詩小雅甫田篇。禾易長畝。傳云。易。治也。呂氏春秋辯士篇云。[illegible]

夫知其田之易也。高誘注云。易。治也。易讀如易緇之易。○注。疇一井也。○正義曰。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氏注云。一井爲疇。九夫爲一井。趙氏所本也。說苑辨物篇云。疇也者何也。所以爲麻也。史記天官書。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如淳引蔡邕云。麻田曰疇。韋昭注國語周語齊語皆云麻地曰疇。說文田部則云。疇。耕治之田也。按易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云。疇者。類也。荀子勸學篇。言草木疇生。書洪範言。洪範九疇。國語齊語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皆以儔類。言一井八家。所共相與爲疇。故名爲疇。呂氏春秋愼大篇云。農不去疇。即農不去井也。麻田之說。趙氏所不取。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注】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何有不仁者也。【疏】注。至饒至若是。○正義曰。足爲手足之足。而或訓爲止。此云至足。與論語百姓足之足同。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足。續也。言續脛也。足有饒續之義。故得爲饒。小爾雅廣詁云。饒。多也。賈子新書憂民篇云。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然則有九年之蓄。謂之足矣。有九年之蓄。則饒多矣。故以饒釋之。又以多申之。章指。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疏】正義曰。語出管子。○倉廩實知禮節。○牧民篇。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注】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正義曰。宏明集宗炳明佛論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周氏廣業孟子逸文攷云。論又有云。昔仲尼恬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巓。而天下與魯俱小。此並用孟文也。今作孔子登東山。攷魯無東山之名。論語顓臾爲東蒙主。注。孔云。使主祭蒙山也。皇侃邢昺二疏。並云。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魯頌。奄有龜蒙。毛傳。龜山。蒙山也。正義亦云。論語疏云。顓臾主蒙山。水經注。琅邪郡臨沂縣有洛水。出太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一名武水。東流過蒙山。下有蒙祠。又東南逕顓臾城。即孔子稱顓臾爲東蒙主也。史記。蒙羽其又。索隱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然則孟子之東山。當作蒙山。宗少文必非無據也。即令云東山。其爲蒙山固無可疑。按閻氏若璩釋地云。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孟子云。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指此。疑近是。然則蒙山一名東山。宗炳蓋以蒙山代東山。古人引經。原有此例。依宗論以東山爲蒙山可也。以爲孟子本作蒙山。則失之矣。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注】瀾。水中大波也。【疏】注。瀾水中大波。○正義曰。爾雅釋

水云。河水清且瀾漪。大波爲瀾。說文水部云。漣瀾或從連。劉熙釋名釋水云。風行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注容光。小卻也。言大明照幽微。疏注。容光至幽微。○正義曰。音義云。卻丁去逆切。義與隙同。說文𨸏部云。隙。壁際也。禮記三年問釋文云。隙本作卻。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左傳曰。牆之隙壞。誰之咎也。際自分而合言之。隙自合而分言之。引申之。凡坼裂皆曰隙。假借以卻爲之。按隙之假借爲邑部。卻其邑部。卻乃卻之卻之爲不恭之卻。或寫從邑。非也。音義作郤，廣韻十九鐸云。郤俗從𨸏。張有復古編云。卻別作郤。非隙。爲坼裂之名。故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氏注云。隙。釁也。釁則隙之小者。惟遮隔其光而已。苟有絲髮之隙可以容納。則光必入而照焉。容光非小隙之名。至於小隙。極言其容之微者。以見其照之大也。故以小卻明容光。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注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學必成章。乃仕進也。疏注。盈滿至進也。○正義曰。盈科詳見離婁上篇。禮記儒行篇云。上通而不困。注云。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達與通義同。故文選顏延年拜陵廟詩云。晚達生戒輕。李善注云。達。宦達也。故以達爲仕進。廷琥云。坎。孔本作欿。

章指。言闓大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者志大。宜爲君子。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注蹠。盜蹠也。蹠舜之分。以此別之。疏注。蹠盜蹠也。○正義曰。音義云。張云。蹠與跖同。之石切。莊子有盜跖篇云。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釋文云。按左傳。展禽是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爲友。是寄言也。李奇注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

章指。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注楊子。楊朱也。爲我。爲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爲也。疏注。楊子至爲也。○正義曰。列子有楊朱篇。張湛注云。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是篇載楊朱之言云。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

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呂氏春秋不二篇云。陽生貴己。高注云。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楊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貴己即爲己。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注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己樂爲之也。疏注墨子至之也。○正義曰。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後附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武氏億授堂文鈔跋墨子云。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注呂氏春秋愼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即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於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蓋墨子居於魯陽。疑嘗爲文子之臣。觀魯問一篇。言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翟之尊文子爲主君。意其屬於文子也。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則翟實當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故太史公一云。並孔子時。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益爲推衍。至如畢氏據本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貉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竊以翟既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歷一百九十餘年尚未即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何可依也。音義云。突。丁徒忽切。穿突也。襄公二十五年左傳。宵突陳城。注云。突。穿也。此丁公著所本。乃城可言穿。頂不可言穿。莊子說劍篇云。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荀子非相篇。孫叔敖突禿。楊倞注云。突。謂短髮可陵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鬢。突禿聲轉。突即禿。楊氏解爲短髮是也。趙氏以突明摩。謂摩迫其頂。髮爲之禿。丁氏以突爲穿。失趙義矣。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又任昉奏彈曹景宗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據此。則趙劉所有之本。注並同矣。困學紀聞言選注。引趙岐作致於踵。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孫宣公音義。放踵。下據丁氏云。方往切。至也。是唐宋本。已皆作放。今攷文選劉峻廣絕交論。皆願摩頂至踵。注引孟子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同在一書。所引互異。可見趙氏注本。唐世已有其二。非至宋始作放踵也。又文選洞簫賦。注引毛氏詩傳。顏叔子納鄰之釐婦。使執燭。放乎平旦。事下引趙岐孟子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今推放乎琅邪。注有放至也三字。無方往切。摩頂放踵。注直云摩突其頂。下至於踵。爲致爲放。莫可究詳矣。翟氏顥攷異云。風俗通十反篇。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放字與今孟子同。江書任彈兩注所引致於踵者。疑當時劉注本猶如是。任彈下趙岐二字。當亦爲劉

興傳寫者譌誤爾。謹按墨子有兼愛三篇。無摩頂放踵語。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稱道曰。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而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以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孟子推其兼愛兼利。生勤死薄之道。而擬之為摩頂放踵。即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之意耳。

子莫執中。【注】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疏】注。子莫至一者也。○正義曰。子莫未詳。或謂莊子有云。儒墨楊秉四。秉別無所聞。恐即當時子莫執中一家之說。音義云。陸云。言子等無執中。此異於趙氏。非也。孔子稱堯咨舜執中。孟子稱湯執中。此句下云。執中為近之。何遽戒人莫執中也。陸氏穿鑿。不足以易趙也。

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注】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得時變也。【疏】注。執中至變也。○正義曰。白虎通五行篇云。中央者。中和也。說文丨部云。中。和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是為時。執中者。但取不寒不暑也。聖人之道。以時為中。趨時則能變通。知變通則權也。文公十二年公羊傳云。惟一介斷斷兮無技。注云。一介猶一槩。此云執一介。即執一槩也。不知權宜一槩。如此所以猶執一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權。所以別輕重也。凡此重彼輕。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則顯然共見其千古不易之重輕。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變也。變則非智之盡能辨察事情而準。不可以知之。孟子之闢楊墨也。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今人讀其書。孰知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安在哉。孟子又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今人讀其書。孰知無權之故。舉一而廢百之為害至鉅哉。孟子道性善。於告子言以人性為仁義。則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今人讀其書。又孰知性之不可不明。戕賊人以為仁義之禍何如哉。老聃莊周無欲之說。及後之釋氏所謂空寂能脫然不以形體之養。與有形之生死累其心。而獨私其所謂長生久視。所謂不生不滅者。於人物一視而同用其慈。蓋合楊墨之說以為說。由其自私。雖拔一毛可以利天下不為。由其外形骸。貴慈愛。雖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為之。宋儒易老莊釋氏之所私者而貴理。易彼之外形體者而咎氣質。其所謂理。依然如有物焉。宅於心。於是辨乎理欲之分。謂不出於理。即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雖視人之飢寒號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無非人欲。空指一絕情欲之感者。為天理之本然。存之於心。及其應事。幸而偶中。非曲體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不幸而事情未明。執其意見。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人受其禍。大之天下國家受其禍。徒以不出於欲。遂莫之或寤也。凡以為理宅於心。不出於欲。則出於理者。未有不以意見為理而禍天下者也。人之患。有私有蔽。私出於情欲。蔽出於心知。無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絕情欲以為仁。去心知以為智也。是

故聖賢之道。無私而非無欲。老莊釋氏。無欲而非無私。彼以無欲成其自私者也。此以無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者也。凡異說皆主於無欲。不求無蔽。重行不先重知。人見其篤行也。無欲也。故莫不尊信之。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後篤行。則行者行其人倫日用之不蔽者也。非如彼之舍人倫日用。以無欲爲能篤行也。人倫日用。聖人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權之而分理不爽。是謂理。古今不乏嚴氣正性疾惡如讎之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執顯然共見之重輕。實不知有時權之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其是非輕重一誤。天下受其禍而不可救。豈人欲蔽之也哉。自信之理。非理也。然則孟子言執中無權。至後儒又增一執理無權者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注所以惡執一者。爲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疏注。所以至道也。○正義曰。易繫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塗既殊則慮不可不百。慮百則不執一也。執一則不百慮。不百慮故廢百矣。楊子爲我。執一於爲我也。墨子兼愛。執一於兼愛也。孟子所以距楊墨。距其執一也。故舉一執中之子莫。然則凡執一者。皆能賊道。不必楊墨也。楊子惟知爲我而不復慮及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復慮及爲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復慮及有當爲我當兼愛之事。楊則冬夏皆葛也。墨則冬夏皆裘也。子莫則參乎裘葛之中。而冬夏皆袷也。不知趨時者。裘葛袷皆藏之於篋。各依時而用之。即聖人一貫之道也。聖人之道。舍與人同。執兩端以用其中。故執中而非執一。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退則反。薪木亦戒其毀傷。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楊子之爲我者。不執一也。禹治水。勞身焦思。至於信枯胝胼。薵蔞不通。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易地皆然。則不執一。同道者。一致也。易地皆然者。百慮也。執一則爲楊墨。不執一則爲禹稷顏會。孟子學堯舜孔子之道。知道在變通神化。故楊墨之執一不知變通則距之。距之者。距其悖乎堯舜孔子之道也。不然。楊朱屛氣虛名。齊生死。固高曠絕俗之士。至墨翟以救世爲心。其言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沉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讀其書豈不謂之仁人君子。非孟子深明乎變通神化之道。確有以見其異乎堯舜孔子之權。安能反復申明以距之哉。學者尙有申墨子之說者。不知道者也。章指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惟義所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注飢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疏注。令人強甘之。○正義曰。飢渴者急欲得飲食。以不甘爲甘。故爲強甘。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注爲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

人不爲憂矣。【注】人能守正，不爲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不及遠人，猶爲君子，不爲善人所憂患也。【疏】注。人能至患也。○正義曰。說文又部云。及。逮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堯舜之聖不能及。高誘注云。及。猶如也。不及人即不如人。趙氏謂人之貧賤者所爲之事。不能及富貴之人爲利所動。不能守正。必爲強奪詐取之事。以傷害善人。則善人憂患之。使不爲利欲所害。雖不及富貴之人。亦不肯爲禍於善人。故善人不爲所憂患。強奪詐取。猶飲食之不甘者也。以飢渴而甘其所不甘。則因富貴不如人。亦將爲其所不可爲。此何必貧賤富貴之懸殊者也。同一貧賤而彼稍遜。則已妬而傷之。同一富貴而彼稍加一等。已百計排毀而傾軋之。皆心害也。受其害者。必善人也。害善人者必小人。非君子也。故云。猶爲君子不爲善人所憂患。近時通解不爲憂。謂已不憂不及人。章指。言飢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爲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注】介，大也。柳下惠執宏大之志，不恥汙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疏】注。介大至量也。○正義曰。介。大也。爾雅釋詁文。毛詩大雅。生民攸介。攸止小明。介爾景福。介。傳皆訓大。趙氏以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爲大量。是也。柔上不及人而言之。士師之職不及三公之榮。若少存豔羨之心。則辭小官而不居矣。是心之淺隘也。音義云。陸云。介謂特立之行。文選注引劉熙注云。介。操也。陸氏蓋本此。章指。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賤爲貴也。【疏】無可無否。○正義曰。法言淵騫篇云。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注】有爲，爲仁義也。軔，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爲者中道而盡棄前行也。【疏】注。軔八尺也。○正義曰。音義云。軔丁音刃。云義與仞同。借用耳。先儒以七尺爲仞。注云。八尺曰軔。程氏瑤田通藝錄。七尺曰仞。說云。仞之數小。爾雅云四尺。漢書食貨志注引應劭云五尺六寸。此其謬易見也。說文云。仞。人伸臂一尋八尺。王肅聖證論趙岐孟子注。曹操李筌孫子注。郭璞山海經注。顏師古司馬相如傳注。房元齡管子注。韋昭楚國語注。並曰八尺。而鄭康成周官儀禮注。包咸論語注。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大招招魂。李謐明堂制度論郭璞注。司馬相如賦見司馬彪說。則皆以爲七尺。莊子步仞之邱。陸德明釋文。亦曰七尺。淮南子原道訓注八尺曰仞。而覽冥訓注。則云七尺曰仞。其注百仞。亦曰七百尺也。是書有高誘許愼二人之說。證以說文則八尺者當爲許氏所記。雜高誘注中者證以呂氏春秋注。則七尺者誘之說也。近世方密之顧亭林皆篤信八尺之說。瑤田以爲仞七尺者是也。揚雄方言云。度廣以尋。杜預左傳仞崩𧪡注云。度深曰仞。二書皆

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廣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故尋爲八尺。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胸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玉篇云。度深曰側。說文解側字曰。深所至也。側之爲言側也。余之說仞字以爲伸手度深。必側其身焉。義與此合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程氏甚精。仞說可定矣。考工記。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倘其度同八尺。何不皆曰二尋。如上文廣二尺深二尺之例也。謹按仞爲七尺。程氏段氏之言定矣。管子地員篇云。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瀆田。悉徙。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赤壚歷彊肥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黃唐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斥埴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黑埴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陘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之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鑿之二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曰泉英。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然則鑿地之度。以七尺爲準。仞與施其數同也。自二尺至八仞言之。原不必九仞而已可得泉。但水土深淺不齊。必極之以二十施。則九仞僅有其半。故趙氏以中道言之。九仞而不及泉。明及泉者有不待九仞也。猶爲棄井。明九仞功方得半也。不考管子。未知其恉。

章指。言爲仁由己。必在究之。九軔而輟。無益成功。論之一簣。義與此同。疏論之一簣。〇正義曰。音義云。論。謂論語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注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疏注。性之至侯也。〇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如其生生自然之資謂之性。周髀算經云。此天地陰陽之性自然也。故以性爲自然好仁也。廣雅釋親云。體。身也。大戴禮曾子大孝篇云。身者。親之遺體也。淮南子繆稱訓云。身。君子之言信也。高誘注云。身君子之言。謂行君子之言也。以體行解身字。與趙氏此注同。是身之即體之也。行仁謂以德得及人。視之若身。謂不異身受之也。說文人部云。假。非眞也。儀禮少牢饋食禮假爾大筮有常注云。假。

借也。行仁視之若身。則實行之矣。五霸假借行仁之名，以正諸侯。非其實能行仁也。大戴記曾子立事云。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盧辯注云。自彊謂其身不爲。太上謂五帝。其次謂三王。其下謂五霸。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注五霸若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也。疏注。五霸至有也。○正義曰。五霸假借仁義之名。旋復不仁不義。不能久也。假而能久。仁亦及人。究殊乎不能假而甘爲不仁者也。

章指。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疏用而不已。實何以易。○正義曰。呂氏春秋順說篇云。以之所歸。高誘注云。歸。終也。僖公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注云。終。猶已也。此云。用而不已。即是假而不歸。以已釋歸也。實即指湯武身之。謂與身之何以易。曹風。下泉所以思明王賢伯矣。考文古本無已字。落之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注公孫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疏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正義曰。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自是尚書文而不稱書曰。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注人臣秉忠志。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章指。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注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疏注。詩魏至素餐。○正義曰。詩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毛傳云。素。空也。空之言虛也。無功受祿。是虛得此餐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注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君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爲不可以食祿。章指。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何素餐之謂。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注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爲事也。疏注。齊王至事也。○正義曰。孟子仕齊久。此稱王子。故知爲齊王之子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穀梁成公元年傳亦云。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化飭八材。計亦無多人爾。武王作酒誥之書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謂農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爲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爲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爲輕重。文者爲儒。武者爲俠。嗚呼。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彭更之言。王子墊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

孟子曰。尚志。注尚。上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疏注。尚上至志也。○正義曰。儀禮覲禮云。尚左。注云。古文尚作上。釋文序錄引書贊云。孔子撰書。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尊之猶貴之。故以上釋尚。又以貴釋上。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尚志。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注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爲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爲上。所由者義爲貴。大人之事備也。疏大人之事備矣。○正義曰。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云。萬物皆備於我。我者。己也。尚志者。居仁由義之謂也。不殺無罪曰居仁。不取非其有曰由義。尚志之時。雖曰士也。然豈待爲大人而後謂之大人哉。蓋大人之事。天生己時已備之矣。　章指。言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注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爲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爲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疏注。仲子至受之也。○正義曰。仲子不義其兄之祿而處於陵。此實事也。不義而與之齊國而不受。無此事。人虛擬之也。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猶萬鍾之不受也。處於陵猶簞食豆羹之不受也。亡親戚君臣上下。是不知禮義之大者。若能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則宜知親戚君臣上下矣。仲子既不知有親戚君臣上下。又何能

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也。此趙氏義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鄒陽上梁王書。稱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皇甫謐高士傳載其事。愚謂果有此事。自是廉之實蹟。臣章何以不稱於孟子之前。孟子又何以設言與之齊國而弗受。而反不及其辭楚相邪。嘗考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徇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此北郭先生之事。而高士傳以爲陳仲子。夫鄒陽所云辭三公者。豈特言其不願爲三公耳。固不必實有一卻聘之事。而士安附會其說。遂以北郭事移而屬之仲子。豈可信乎。且於陵齊地。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高士傳稱陳仲子適楚。居於陵。楚王聞其賢而聘之。以齊地爲楚地。傳會改易。灼然可知。而左袒仲子者。猶以辭三公爲美談。夫亦未之考耳。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注】人當以禮義爲正。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敘。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爲大哉。【疏】注。人當至大哉。○正義曰。經言亡親戚君臣上下。趙氏言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敘。不言君臣者。以上下卽君臣也。避兄離母。是不知親戚。不義蓋褻。是不知君臣。親戚屬仁。君臣屬義。故不知仁義。書。惇敘九族。是親戚有敘也。周禮春官。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注云。謂先尊後卑。是上下有敘也。賈子新書六術篇云。人之戚屬。以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從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此六者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爲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然則親戚專指同姓。呂氏春秋論人篇云。論人者。又必有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高誘注云。六戚。六親也。有父則有母。有子則有妻。與賈子之說互相備也。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云。君親無將。注云。親。父母也。父母。六親所由始也。故專得其稱。禮記祭義。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注云。親長。父兄也。此親專屬父。儀禮喪服記。親則月算如邦人。注云。謂在五屬之內。周禮。秋官掌親。凡殺其親者焚之。注云。緦服以內也。天官大宰。一曰親親。注云。親親。若堯親九族也。書。堯典以親九族。馬氏鄭氏注皆云。上自高祖下至元孫爲九族。凡稱親皆謂父族。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云。親者。謂舅所生。此以舅之生母爲親。仍六親中之母也。毛詩大雅行葦。戚戚兄弟。傳云。戚戚。內相親也。箋云。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孔氏正義云。戚戚猶親親。禮記大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正義云。戚。親也。是戚亦與親同。指同族而言。爾雅釋親。先釋宗族。六親之正也。次因母而及母黨。因妻而及妻黨。因子而及昏姻。是達類而推

及之。秋官大司寇。一曰。議親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而賈氏疏兼以外親有服者言之。非其義也。乃曲禮。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孔氏正義。謂親言族內。戚言族外。國語鄭語云。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韋昭注云。親謂支子甥舅。昭公二十五年左傳云。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杜預注云。六親相睦。蓋自漢以來。有尙書歐陽夏侯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黨二。夫同姓稱宗族。母妻稱黨。自混黨於族。遂亦稱黨爲親。漢儒說經。尙無以親戚指異姓。而韋昭杜預生於漢末。其時外戚之盛。踰於宗族。預又爲司馬懿之女壻。其以姻亞爲親宜矣。然左傳言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數雖有六。原無親名。故孔氏正義辨之云。老子云。六親不和。焉有孝慈。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則以杜氏所云六親爲不然也。鄭語非親二字。承上文支子母弟甥舅。故韋昭注云。其實親字祇屬支子母弟。如小雅頍弁序云。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而未章。連言兄弟甥舅。不得謂甥舅亦同姓九族也。趙氏以親戚指母與兄是矣。仲子辟兄離母而親其妻。是親戚之敍失矣。翟氏灝攷異云。王氏翼注云。此作一句讀。言人之罪莫有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者。苟卿不苟篇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不如盜也。又非十二子篇云。仲𧟩刻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韓非子外儲說。載宋屈穀。謂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於人之國。蓋堅瓠之類也。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則言其率民而出於無用。何爲至今不殺乎。仲子康廉矯義。不惟人不信之。且多厭惡之矣。倫特因孟子之大聲一呼。而仲遂敗其僞。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焉。猶於也。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言莫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也。　章指。言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注桃應。孟子弟子。皐陶爲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皐陶如何。疏注。皐陶爲士官主執罪人。○正義曰。書堯典云。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馬氏注云。士。獄官之長。鄭氏注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禮記月令。孟秋命理瞻傷。注云。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士爲刑官之長。故士執有罪之人。孟子曰。執之而已矣。注孟子曰皐陶執之耳。疏注。皐陶執之耳。○正義曰。皐陶既主執罪人。故執殺人者。然則舜不禁與。注桃應以爲舜爲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注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爲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疏注。夫辭至禁之也。○正義曰。周禮秋官司烜。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鄭司農注云。夫發聲。夫是爲語辭也。趙氏以舜之天下。受之於堯。故不得禁皐陶執殺人之罪人。惠氏士奇春秋說云。

有所受之也。惡乎受之。曰。受之舜。殺人者死。天之道也。皋陶既受之舜矣。而舜復禁之。是自
壞其法也。自壞其法。不可以治一家。況天下乎。且受之舜。猶受之天。受之天者。非諄諄然命之
也。謂其法當乎天
理。合乎人心而已。然則舜如之何。【注】應問舜爲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
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注】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蹝。蹝。
草履可蹝者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之爲貴也。【疏】注。舜視至不惜。○正義曰。
說文廾部云。棄。捐也。手部
云。捐。棄也。捐棄二字轉注。故以捐釋棄也。文選北山移文注。引劉熙注云。蹝。草屨可履。趙
氏云。草履可蹝。可蹝猶可履也。說文履部云。屨。履也。履。足所依也。故可稱草履。亦可稱草
屨。毛詩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傳云。履。踐也。以其可踐。故名履。呂氏春秋長見篇云。視釋
天下若釋躧。高誘注云。釋。棄也。觀表篇云。視舍天下若舍屣。高誘注云。屣。弊履也。莊子讓
王篇云。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又云。曾子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釋文云。縰。三蒼解
詁作躧。云躧也。聲類或作屣。通俗文云。履不著跟曰屣。李云。縱履謂履無跟也。王云。躧之
能躡舉而曳之也。然則躧。屣。縰三字同。說文足部云。躧。舞履也。革部云。鞻。鞮屬。鞮。革
履也。周禮春官鞮鞻氏注云。鞻讀如屨。鞮屨四夷舞者所屝也。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屝。史記貨
殖傳云。躡利屣。徐廣云。舞屣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躡一作跕。跕。吐協反。地理志跕躧
臣瓚曰。躡跟爲跕。按舞不納履。故凡不著跟曳之而行曰躧。屣如雋不疑傳長門賦皆是也。西京賦
說舞曰。振朱屣於盤樽。薛曰。朱屣。赤絲履也。謹按說文。躧鞻雖分兩字。而鞻爲鞮屬。鞮爲舞
者所屝。躧爲舞履。則躧與鞻原爲一物。故呂氏春秋同載侯謂吳起之言。一云躧。一云屣。屣即是
鞻。爲舞者無跟之履。蓋舞履名鞻。以其無跟。履之敝壞者。不可以納。但爲躡舉而曳之。如原憲
之縰履。曾子之曳縰。不必爲舞履。以其無跟而亦稱縰。此高誘所以訓屣爲敝履也。而皆非草履之
名。乃劉趙並以草履釋之者。劉熙釋名釋衣服云。齊人謂草屨曰屝。於是杜預注僖公四年左傳。屝
屨云屝草屨。因鞮鞻氏注言舞者所屝。屝既爲草履之稱。鞮既是蹝。故以屣爲草履耳。閻氏若璩釋
地又續云。蹝其實止解履也。與史記虞卿躡蹻之蹻別。徐廣曰。蹻。草履也。又屝亦草履。按屝爲
齊人稱草履之名。而屣實無此稱。釋名又云。屩。草履也。屩。蹻也。出行著之。蹻蹻輕便。因以
爲名也。然則草履名屩。舞履名屣。閻氏謂其有別。是也。趙氏云。敝。喻不惜者。釋名於齊人謂
草履曰屝之下。又云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齊人云搏腊。搏腊猶把作麤貌也。
荊州人曰麤。絲麻韋草皆同名也。古今注云。不借者。草履也。說文糸部云。緉。一曰不借緉。儀禮
喪服傳。繩屨者。繩菲也。注云。繩菲。今時不借也。齊民要術雜說第三十。引崔寔四民月令云。
十月可拆麻緝績布縷作白履不惜。注云。草履之賤者曰不惜。然則不惜即不借。不借即屝。趙氏既
以蹝爲草履。故以其稱敝者爲喻不惜也。○注。舜必至貴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濱。水

涯也。古者海之濱。便爲政令所不及。故舜竊父處於此。伯夷太公辟紂居於此。因悟敎之而已矣。卽尙書盡執拘以歸於周之敎。非指法言。音義云。訢。音忻。爾雅釋詁云。欣。樂也。史記趙世家苟欣。漢書古今人表作苟訢。說文欠部云。欣。笑喜也。言部云。訢。喜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萬石君傳。僮僕訢訢如也。晉灼引許愼曰。訢古欣字。蓋灼所據說文。訢在欠部欣字下。似與今本不同。

章指。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如此。孟子之言。揆聖意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注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歎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愼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皆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

疏注。范齊至食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語是以受隨范。是又卒屬魯。後漢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卽莊三十一年築臺於秦。地道志在縣西北是也。孟子時則屬齊趙。注云。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蓋齊王之子。生長深宮。賜第於康衢。貴仕於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爲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於薛乎。○注。孟子至是也。○正義曰。以經言自范之齊。則是在范望見王子。至齊乃言。故云之范見王子之儀。還至齊。謂諸弟子。說文人部云。儀。度也。賈子新書容經云。容貌可觀。聲氣可樂。又云。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此儀卽謂容儀威儀。經言望見。遙而望之。故見其儀。儀字從望字推之。梁惠王上篇。望之不似人君。故注云。望之無儼然之威儀是也。劉熙釋名釋天云。氣。愾也。愾然有聲而無形也。下云。居移氣。云聲氣。亦卽本容。經聲氣可樂之語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高涼。按涼字與亮同。古字通用。趙氏以亮者明也。乃聲之高明。由於志之高明。志之高明。由於居之尊貴。故旣言聲氣。又云氣志。養移體。爲比喩之辭。故云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說文食部云。養。供養也。蓋下專言居。故以養爲喩也。夫居尊爲居。居仁亦爲居。以居仁與居尊較。則居仁爲大矣。故云。大哉居乎。當愼所居。猶云術不可不愼同。是居宜擇。而居其大者必以居仁爲大也。卽以居勢言之。則居尊者高。居下者卑。居下者之氣。不如居尊者之高。而居勢者之小。又不如居仁者之大矣。同是子。而王子異於凡人。亦同是人。而君子異於小人。可相觀而喩矣。孟子之言。含蓄不盡。趙氏注與章指互發明之。凡人卽凡民。謂衆庶。詳見前。

章指。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衆品也。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注】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況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疏】注。仁義在身不言而喻。○正義曰。詳見前。謂仁義根於心。其施於四體者。威儀容度。益有可觀。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注】垤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疏】注。垤澤至發聲。○正義曰。音義云。呼。丁火故切。閻氏若璩釋地云。垤澤。即襄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氏注。宋東城南門是也。或曰。得無爲貢盟諸澤名其門乎。按盟諸澤。在故宋國微子所封之東北。此自爲南門耳。又云二衡。毛氏曰。呼。喚也。凡歎息招呼則平聲。小爾雅鳴呼吁嗟。醫書一呼一吸。爲一息之類也。叫號而呼則去聲。詩。式號式呼。左傳。倉葛呼之類也。果爾。魯君於垤澤之門。自應如趙注云。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之呼爲平聲。不應音去聲。爲叫號之呼明矣。近講又云。有作魯君自呼之聲者。陋甚。試看呼於門。於字是呵護傳呼。來於垤澤之門。尤非人之聲音關乎貴賤。呵護傳呼。乃賤者之役。聲可習之而能。若魯君與宋君。聲爲居高養優所移。豈他人能似。勿屬倉卒自呼。故爲監門者所疑。按字義古不以音分。呼喚號呼。雖有不同。而皆爲聲。趙氏以發聲解之者。文公元年左傳云。江芊怒曰呼。注云。呼。發聲也。禮記月令云。雷乃發聲。樂記云。其聲發以散。注云。發。猶揚也。國語周語云。士氣震發。鬼谷子摩篇云。怒者。動也。國語周語云。怨而不怒。韋昭注云。怒作氣也。蓋發聲者。奮作其氣而揚厲其聲之謂也。魯君夜至宋城。監門者不肯開納。故魯君怒而發聲。呼於門外。魯君之呼。即猶江芊之呼。其聲震動。故守者聞之。發聲二字解怒之呼。與杜氏同。杜氏當亦有所受也。因其不肯。所以發怒。注義甚明。正見處之可畏。與王子儀之可象。同一居尊勢所移。若謂慮其夜不開城門。因而君預自請開。顯魯君之來。守者豈不知。所以不肯開者。正以乘夜而來。詎非襲我。豈魯君自呼。以表其非他人而門即啓乎。鄭衛守上東城門。帝至見面於門。且不受詔。豈異國之君。自請於門。遂可信而納之乎。且呼評。說文在言部。作評號。嘑在口部。作嘑。此呼字。說文口部云。外息也。呼嘑評三字不同。外息謂出其氣。出其氣正是震發其氣。凡人氣息和則呼吸相均。忿而爲怒。則呼長而吸小。故象其發怒之聲。而以爲呼也。此呼正呼吸之呼。與呼評號嘑自別。無煩以平去分也。趙氏注嘑爾而與之讀嘑爲呼。而訓爲幽嘑。此以嘑爲呼之假借。幽嘑爲呼。正與此相發明矣。章指。言與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居仁由義。盎然內優。胸中正者。眸子不瞀也。【疏】眸子不瞀。○正義曰。音義

云。瞀。丁云案開元文字音茂。目不明也。張亡角反。玉篇目部云。瞀。莫蓬亡角二切。目不明貌。荀子非十二子云。世俗之溝猶瞀儒。楊倞注云。瞀。闇也。闇亦不明也。瞀與眊一音之轉。趙氏以瞀與優韻則讀若茂。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注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疏注。且恭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注云。行之送也。周禮春官。大史及將幣之日。注云。將。送也。賈氏疏云。幣謂璧帛之等。禮記少儀云。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注云。將猶奉也。孔氏正義云。將命謂傳辭出入。通主客之言語者也。將之義為送為奉。而將幣將命。皆是行禮。故將為行。趙氏之義。蓋謂以幣行禮。必以命行之乃為實。若但以幣。將未以命。將則為無實。不可以虛致君子。說文手部云。拘。止也。毛詩大雅抑篇。淑慎爾止。魯頌泮水篇。魯侯戾止。傳並云。止。至也。至即致。故以致釋拘。近時通解謂幣帛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乃是其實。若幣行時方恭敬。即是虛文。君子不可以虛文拘留之。章指。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愛敬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注形。謂君子體貌嚴尊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曰。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疏注。形謂至人也。○正義曰。禮記樂記。在地成形。注云。形。體貌也。書無逸。嚴恭寅畏。鄭氏注云。恭在貌。禮記大傳。收族故宗廟嚴。注云。嚴。猶尊也。洪範。商書篇名云。二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恭肅。即尊嚴也。說文色部云。色。顏氣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妖。妍也。妖麗謂女子容色妍美。引詩鄭風。有女同車篇。毛傳云。舜。木槿也。太平御覽引傅子云。蕣。華麗木也。謂之日給。或謂之給容。或謂之愛老沛。舜為麗木。故以比顏色之美好。趙氏謂體貌尊嚴。與顏色妖麗。皆天之所生。故謂天性。阮氏元校勘記云。十行本舜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作蕣。按音義出蕣字。依說文則舜古字。蕣俗字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注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後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色。主名尊陽抑陰之義也。疏注。踐履至義也。○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踐。履也。形而言踐履。故以居之明之。禮記。明堂位言。周公踐天子之位。即居天子之位也。引易者坤六五。文言傳文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

而暢於四支。蓋以幾形爲居體也。春秋繁露。有陽尊陰卑篇云。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丈夫雖賤皆爲陽。婦人雖貴皆爲陰。趙氏以男子生有美形。宜以正道居之。女子生有美色。亦宜以正道居之。乃上並稱形色。下單言踐形。不言踐色。是尊陽抑陰。猶數晝不數夜。達宋公不達紀侯之母也。主名者。聖人爲男子踐形者之稱。然則居色者之主名。其聖女與。禮記大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注云。異姓謂來嫁者也。立於母與婦之名耳。趙氏以居色者爲婦女。故假借此二字也。按此章乃孟子言人性之善。異乎禽獸也。形色即是天性。禽獸之形色不同乎人。故禽獸之性不同乎人。惟其爲人之形。人之色。所以爲人之性。聖人盡人之性。正所以踐人之形。苟拂乎人性之善。則以人之形而入於禽獸矣。不踐形矣。孟子此章言性至精至明。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遠於物。而於人之道不能無失。是不踐此形也。猶言之而行不逮。是不踐此言也。又原善云。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血氣心知之得於天。形色其表也。由天道以有人物。五行陰陽。生殺異用。情變殊致。是以人物生生。本五行陰陽。徵爲形色。其偏全厚薄。勝負雜糅。能否精粗。淸濁昏明。煩煩員員。氣衍類滋。廣博襲僢。閎鉅瑣微。形以是形。色以是色。咸分於道。以順則煦以治。以逆則毒。性至不同。各呈乎才。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從生而官器利用以取。橫生去其畏不暴其使。智足知飛走蠕動之性。以馴以豢。知卉木之性。良農以蒔刈。良醫任以處方。聖人神明其德。是故治天下之民。民莫不育於仁。莫不條貫於禮與義。

章指。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柚梓。是以聖人。乃堪踐形也。

疏有表無裏。謂之柚梓。○正義曰。音義云。柚梓。丁云上以究切。似橙而酢。下音榛。從木。華字亦作榛。榛似栗而小。引此二物者。皆謂內不稱外。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案樺字宋本及韻會榛字。注引此文並同。攷說文。亲。果實。如栗。榛木也。其字從亲。從木。廣雅作辛栗。脫木字。陸璣詩疏本草圖經作華。謂是栗之一種。則改從華。今此作樺。木與草兩岐。恐亦譌體。古本作梓尤非。柚皮厚味甘。實酢不中啖。榛肉作胡桃味而實[illegible]者少。故江南諺云。十榛九空。趙氏以喻有表無裏。殆以此邪。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注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爲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朞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注紾。戾也。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爲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之爲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今欲

行其期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疏注。且徐徐云爾。○正義曰。毛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傳云。姑。且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齊宣王欲短喪。意在變今。非變古。蓋當時久不行三年之喪。直已而已矣。齊王殆聞孟子之教。知己之不可。而又以三年爲過。故欲酌易而從期。不知天下無得半之理。既知其非。不求其是。而小變之以爲安。終身無望於是矣。故孟子於戴盈之請輕稅則喻之攘雞。而公孫丑問短喪則喻之紾兄。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注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傅爲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疏注。王之庶至之何。○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以經解經。莫合於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章。以解王子爲其母。此厭於父在本無服。權爲制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而除之服。鄭康成曰。不奪其恩也。無厭於嫡母之說。厭嫡母說自趙岐。沿於孔疏。明初。大明令載庶子爲其所生母齊衰期。注曰。謂嫡母在室者。後孝慈錄成。益定制。讀自製序文。眞有冠履倒置之歎。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陳氏暘謂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於嫡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邠卿。謂王之庶夫人死。迫於嫡夫人。不得行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故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期。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蓋公之庶子雖父已先卒。猶厭於父之餘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公羊傳。母以子貴。故春秋於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薨葬。曰夫人。曰小君。成其爲君母也。雖嫡母在。則不得伸其母。然則天子諸侯爲其生母。謂厭於嫡母可也。公子爲其母。謂厭於嫡母不可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不爲者也。注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疏注。王子至譏之。○正義曰。喪服傳云。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此子之禮也。今公子厭於父。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注云。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然則僅喪三月。視期少九月。是不能終子禮也。其傅請數月之喪。蓋卽此三月既葬而除之喪。數月者。三月也。公子厭於父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則君於庶夫人。無一日之喪者也。則公子亦宜不敢有一日之喪。然制禮者權情度義。不奪其母子之恩。故爲制此三月之服。乃雖有此制。必請之於君。得恩由君出。此傅所以爲之請也。請之。蓋舊例如此。若本無數月之喪之制。安容妄請乎。若由君

所。不服子不敢服之祿。則當已而得有此推恩三月之禮。是加於已。故云雖加一日愈於已。若無此制。孟子豈知是言乎。夫以當已之喪。而尙加三月。以伸母子之恩。而三年之喪。降而爲期。何以伸孝子之志。同一愈於此爲有所禁而加。彼爲無所禁而短。或得或失。不待智者知之矣。章指。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期之。故譬以紾兄徐徐也。疏 禮斷三年。○正義曰。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注 教民之道有五品。有如時雨化之者。注 教之漸漬而浹洽也。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注 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疏 高注。私獨至差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孝行篇。身者。非其私有也。高誘注云。私。猶獨也。書堯典。烝烝乂。史記。五帝本紀作烝烝治。是乂即治也。洪範。恭作肅。從作乂。詩小雅小旻篇云。或肅或艾。是艾即乂也。君子獨善其身。原未施教於人。但人以其仁爲法。即不異親受其教。趙氏以獨善解私淑。則私淑指獨善其身之人。艾字指人之法其仁以自治。按離婁下篇云。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趙氏以爲我私善之於賢人。則私淑屬法其仁之人。與此注義異。然私淑艾三字殊不易達。國策秦策賞不私親近。注云。私。猶曲也。楚辭離騷。皇天無阿私兮。王逸注云。竊愛爲私。曲竊皆不直之義也。說文又部云。叔。拾也。從又尗聲。汝南人名收。芋爲叔。又。手也。叔从又。故爲拾取之正訓。毛詩豳風七月。九月叔苴。傳云。叔。拾也。是也。淑與叔通。詩陳風。彼美淑姬。釋文云。本亦作叔。詩周南葛覃。是刈是濩。釋文云。刈本又作艾。韓詩云。刈。取也。禮記祭統。草艾則墨。注云。草艾謂艾取草也。是艾之義爲取。與叔之義爲拾同。蓋私淑諸人。即私拾諸人也。淑艾二字義相疊。私淑艾者。即私拾取也。親爲門徒。面相授受直也。未得爲孔子之徒。而拾取於相傳之人。故爲私。私淑猶云竊取也。彼言私淑諸人不必又疊艾字。其義自足。此疊艾字以足其句。其實私淑艾猶私淑也。德恐其惑而不定。故成之。財即才也。才恐其礙而不通。故達之。義易明。故趙氏不注。音義云。陸云。達財。周愉之。一本說云。以有善才就開其性理也。開其善才。此正義也。韓附諸後而取陸之說。陸直以財爲貨財。全不知古人六書通借之學。鄙不足議。況淑之爲叔拾乎。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注 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章指。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倦。其惟誨人乎。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

而日孳孳也。【注】丑以爲聖人之道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疏】注。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正義曰。說文。子部云。孳孳。汲汲生也。又支部云。孜孜。汲汲也。周書曰。孜孜無怠。孜孳二字。古多通用。前孳孳爲善者。音義引張云與孜同。古字通用。下文同。下文即指此章也。自勉與無怠。義亦相近。僞孔甸書傳云。孳孳。勸勉不怠。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顏子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今謂人倫日用。舉凡出於身者謂之道。但就此求之。得其不易之則可矣。何以茫然無據。又若是哉。曰。若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謂人人由之。如爲君而行君之事。爲臣而行臣之事。爲父爲子而行父之事。行子之事。皆所謂道也。君不止於仁則君道失。臣不止於敬則臣道失。父不止於慈則父道失。子不止於孝則子道失。然則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非智仁勇不能也。質言之。曰達道。曰達德。精言之。則全乎智仁勇者。其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舉其事而亦不過謂之道。故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極言乎道之大如是。豈出人倫日用之外哉。以至道歸之至德之人。豈下學所易窺測哉。今以學於聖人者。視聖人之語言行事。猶學弈於弈秋者。莫能測弈秋之巧也。莫能遽幾及之也。顏子之言又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中庸詳舉其目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而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蓋循此道。以至乎聖人之道。實循此道。以日增其智。日增其仁。日增其勇也。將使智仁勇。齊乎聖人。其日增也。有難有易。譬之學一技一能。其始日異而月不同。久之人不見其進矣。又久之。己亦覺不復能進矣。人雖以國工許之。而自知未至也。顏子所以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之所至也。李氏光地榕村藏稿云。丑非欲孟子貶其高美。欲孟子使已幾及其高美耳。又非以其立教之高，而謂如天不可幾及。正謂其立教之循循有序。而苦於高美者。遽至之無期。如天之不可幾及耳。故孟子告之云云。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注】大匠不爲新學拙工故爲之改鑿廢繩墨之正也。羿不爲新學拙射者變其彀率之法也。彀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以待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疏】注。彀弩至取之也。○正義曰。告子上篇。必志於彀。注云。彀。張也。張弩向的者。用思專時也。此云弩張向表率之正體。則表率之正體。即指向的而言。正體謂正鵠之體。表即標也。周禮夏官射人。注云。考工梓人職曰。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畫此五采。以爲標識。即以爲法率。故趙氏以表釋率而以爲正體也。小雅賓之初筵。發彼有的。毛傳以質釋的。禮記射義注。以所射之識釋的。所射之識。猶云標也。望之極思用巧之時。即所謂用思專時也。按禮記緇衣引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厥度則釋。注云。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於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機張即孟子所謂彀也。淮南子覽冥訓云。以治日月之行律。高誘注云。律。度也。律與率同。行度可云行率。則孟子所云率正。即省括於度之度也。繩墨兩事。彀率亦是兩事。彀謂張弩。率謂省括於度。趙氏言極思用巧。即是省而率則。不必專指正之體耳。音義云。丁云。率。循也。謂彀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於表。陸云。率。法也。近是躍如。心願中也。能者從之。當勤求也。則讀爲律。丁訓率爲循。非其義。陸讀爲律。訓法。矣。說文弓部云。引。開弓也。淮南子說林訓。引弓而射。高誘注云。引。張弓也。引爲張弓。故趙氏即以彀弩釋引弓。引弓不發。即猶張弩不發。故云引弓彀弩而不發。音義云。丁云。躍如猶如卓爾。陸云。躍如心願中。陸是也。心願中。故不發以待彀之偶。爾雅釋詁云。偶。合也。謂所張之彀。合乎所擬之率。則釋之乃必中也。待其合而後發。故不遽發者。必願中也。躍如猶云躍躍。爾雅釋訓。躍躍。迅也。釋詁云。迅。疾也。言手雖不發。心則躍躍疾去也。論語。子罕篇。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鄭氏注云。卓爾。絕望之辭。詩周頌。天作高山。箋云。卓爾與天合其德。丁氏之說。擬不於倫。趙氏以君子於射喻君子於道。引而不發。以待其偶。中道而立。以待其從。雖以彀弩釋引弓。與上變彀率。意不同也。章指。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宏道。非欲下之非也。疏曲高和寡。○正義曰。新序。宋玉對楚威王曰。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注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者也。疏注。殉從也。○正義曰。文選通幽賦。豈余身之足殉兮。注。引項岱云。殉。從也。史記。屈原賈生傳。貪夫殉財。索隱引臣瓚云。亡身從物謂之殉。莊子駢拇云。小人則以身殉利。釋文引崔注云。殺身從之曰殉。章指。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顧。守者所慎。故曰。金石獨止。不殉人也。疏金石獨止。○正義曰。說苑說叢篇云。水浮萬物。玉石留止。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也。

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注挾，接也。接己之貴勢，接己之有賢才，接己長老，接己嘗有功勞之恩，接己與師有故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矣。疏注挾接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挾，俾持也。」楚辭天問「何馮弓挾矢」，王逸注云：「挾，持也。」廣雅釋詁云：「接，持也。」是挾與接義同也。儀禮鄉射禮「兼挾乘矢」，大射儀「挾乘矢」，注並云：「方持弦矢曰挾。古文挾皆作接。」是挾與接字通也。挾為俾持，接為方持，義有不同，而為持則同。故云「挾，接也」。昭公十九年左傳「以持其世而已」，釋文云：「持，本作恃。」莊子徐無鬼「恃源而往者也」，釋文云：「恃，本亦作持。」持恃同聲，義通。挾之為持，即為恃。故趙氏既以接釋挾，又云恃此五者。挾貴、挾賢、挾長、挾有勳勞、挾故，即持貴、持賢、持長、持有勳勞、持故，亦即恃貴、恃賢、恃長、恃有勳勞、恃故也。

章指：言學尚虛己，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注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不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疏注已棄至慎也。○正義曰：論語公冶長篇「三已之」，對上「三仕」，則已為罷黜。昭公二十九年左傳「水官棄矣」，杜預注云：「棄，廢也。」是已即棄也。趙氏以無罪而黜，則凡仕者皆自危，故云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注於義當厚至安矣。○正義曰：何不薄，猶云何人不為所薄。素與親厚者，本不憂其薄。今見其自薄於所當厚，則人人不安，而親厚不可恃也。○注不審至之何。○正義曰：莊子天下篇云：「銳則挫矣。」郭象注云：「進躁無崖為銳。」進之太過，故以過進解其進銳也。越其倫，即卑踰尊，疏踰戚，故引翔而後集，與梁惠王下篇故國章章指同。論衡狀留篇云：「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為國謀，因為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後漢書李固傳：陽嘉二年，固對策云：「先帝寵遇闓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會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李賢注云：「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按李固自是引孟子，宜以謝承書為是。范蔚宗本司馬彪之誤為老子耳。老子無此文也。趙

氏注義與王充李固同。然則漢時解孟子此文。皆以刑賞用人言。趙氏蓋有所自也。章指。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孝文三思。何後之有。【疏】賞僭至所紀。○正義曰。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說苑善說篇云。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祁奚見范宣子曰。善爲國者云云。文與此同。荀子君臣篇。作賞僭則利及淫人。刑濫則害及君子。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注】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如人仁。若犧牲不得不殺也。【疏】注。物謂至殺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宰夫凡失財用物辟名也。注云。物。畜獸也。說文牛部云。物。萬物也。牛爲大物。故從牛。勿聲。下言犧牲。則物可以養人。謂六畜牛羊之類也。禮記樂記云。仁以愛之。荀子大略篇云。仁。愛也。故親。韓詩外傳云。愛由情出謂之仁。說苑說叢云。愛施者。仁之端也。是愛與仁義亦通。故廣雅釋詁云。愛。仁也。此云愛之而弗仁。是仁與愛別。蓋有愛物之愛。有愛人之愛。愛人之愛。則謂之仁。春秋繁露仁義法云。愛在人謂之仁。愛在人乃謂之仁。然則愛在物不謂之仁矣。愛物者。第養育之不同於愛人之爲仁。故云當愛育之不如人仁。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天官。庖人辨六畜之名物。注云。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是犧牲。先養育之而後殺也。於民也。仁之而弗親。【注】臨民以非己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疏】注。臨民至同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仁。親也。親即是仁。而仁不盡於親。仁之在族類者爲親。其普施於民者通謂之仁而已。仁之言人也。稱仁以別於物。親之言親也。稱親以別於疏。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注】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也。【疏】親親至愛物。○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人有恆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父攘子證。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私。果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乎。公也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爲。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而弟私其兄。自人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人人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必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曰昆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爲。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夜不眠。

豈可謂無私乎。嗚呼。是乃所謂公也。是父子相隱者之爲吾黨直躬也。不得大公之名。安有營私之舉。天不容僞。故愚人千慮必有得焉。誠而已矣。　章指。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注】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賢也。【疏】注。知者至賢也。○正義曰。說文力部云。務。趣也。知所務。知所當趣向也。務愛賢以愛襯親。宜急趣於愛賢也。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注】物。事也。堯舜不偏知百工之事。不偏愛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一二自往。親加恩惠。【疏】注。物事至恩惠。○正義曰。物之爲事。詳見前百工百官也。急親賢爲務。則知所當務。即知急親賢也。知急親賢。因即以親賢爲務。所以不必偏知百官之事。不必自往加惠於民。閩監毛三本。一二自往。作一一自往。按一二猶云再三。儀禮鄉射禮。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注云。三拜示徧也。少牢饋食禮。主人西面三拜餕者。注云。三拜旅之示徧也。一二自往即徧義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注】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緦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歠。長歠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飯。大飯長歠。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舍大譏小。若此之類也。【疏】注。放飯至過耳。○正義曰。禮記曲禮。毋放飯。毋流歠。又云。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注云。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大歠嫌欲疾。決猶斷也。乾肉堅宜用手。孔氏正義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者。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篚。無篚棄餘於會。會謂簋蓋也。毋流歠者。謂開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濡肉齒決者。濡。溼也。溼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決而食之。乾肉。腊屬也。堅肕不可齒決斷之。故須用手擘而食之。按趙氏以流歠爲長歠。與鄭同。而以放飯爲大飯。與鄭異。大飯。猶長歠也。呂氏春秋審分篇。無使放悖。高誘注云。放。縱也。又適威篇。故流於憂。注云。流。放也。是放飯猶流歠也。文選上林賦。流離輕禽。注引張揖云。流離。放散也。蓋歠。歠之也。則飯。飯之也。流歠謂流離而歠之。放飯謂放縱而飯之。以孟子證曲禮。則飯讀飯黍。飯。飧。飯。疏食之飯。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飯。食也。食也者。謂食之也。此飯之本義也。引申之。所食爲飯。今人於本義讀上聲。於引申之義讀去聲。古無是分別也。然則鄭云去手餘飯。則以飯爲所食之飯。即指饋餾之粒與歠爲不類。而訓放爲去。去手之餘飯。何以見其必爲反本器。設去之。反於篚。反於會。亦可

云放飯也。放不得專爲反本器之稱。則不如趙氏之義爲的矣。問無齒決者。蓋食濡肉而以手決之。責問其何以不齒決也。章指。言振裘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爲要也。疏 振裘持領。正羅維綱。○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意林載桓譚新論云。舉網以綱。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趙氏正用其語。

卷第十四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注 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加所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疏 注。梁魏都也以用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浚儀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應劭曰。魏惠王自安邑徙此。號曰梁。按大梁爲魏都。自惠王三十一年始。自是惠王遂稱梁王焉。說文巳部云。巳。用也。巳即以字。公孫丑問曰。何謂也。注 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注 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疏 糜爛其民。○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𪎭。爛也。孟子盡心篇。糜爛其民而戰之。越語。靡王躬身。韋昭注云。靡。損也。𪎭糜靡並通。楚辭招魂。𪎭散而不可止些。王逸注云。𪎭。碎也。九歎。名靡散而不彰。注云。靡散猶消滅也。並與𪎭散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石部云。碎。𪎭也。米部曰。𪎭。碎也。二篆爲轉注。𪎭。各書假靡爲之。孟子假糜爲之。碎者破也。𪎭者破之甚也。王逸注離騷瓊靡云。靡。屑也。靡即𪎭字。廣雅靡字二見。曰。糜。饘也。與說文同。曰。糜。碎也。即說文之𪎭碎也。凡言粉碎之義當作𪎭、又云。𪎭。爛也。古多假糜爲之。糜訓糝。𪎭訓爛。義各有當矣。孟子糜爛其民而戰之。文選答客難至則糜耳。皆用假借字耳。按淮南子說山訓。爛灰生蠅、

高誘注云。爛。腐也。劉熙釋名釋飲食云。糜。煮米使糜爛也。糜即粥。比飯爲爛。故糜即爛。義與糜通也。章指。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戒人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注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不得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不得其正者也。疏正義曰。春秋至有之矣。○正義曰。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春秋之法。凶年不脩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凶年脩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又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此即發明孟子無義戰之義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皆御世之權。其足以取威制勝。使人攝服而屈從之。尤莫如征伐。故欲知春秋大勢者。當於諸國之侵伐觀之。據公羊傳例。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以是按之。經傳終春秋。惟魯君將稱公。諱之或稱師。稱及。大夫將稱氏名。微者不言將。列國之師。自隱至文君將恆稱爵。略之或稱師稱人。大夫將悉稱師稱人。無有書氏名者。大夫將書氏名。自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救江始。竊疑公羊例未合。王氏沿曰。處父書氏名者。政在諸侯。則大夫皆稱人。政在大夫。故稱氏名以罪之也。處父盟魯侯。改蒐於董易軍班。今救江而伐楚。專之甚者也。故始之也。陳君舉亦曰。大夫帥師於是始。大夫始強也。趙子常因二說而通之曰。公羊之例，當時史法也。夫子脩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治在諸侯也。征伐在大夫。則大夫將稱大夫。治在大夫也。惟內大夫悉從其恆稱以見實也。於乎。可謂盡發不傳之祕矣。蓋史官有一定之法。夫子有筆削之權。史法以徵事實。筆削則顯世變。執事以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勢。瞭然於心目間矣。內大夫何以悉稱氏名。春秋。魯史也。春秋無義戰。敵國不相征。凡書侵伐皆罪也。滅入遷取。罪之尤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古者王巡守。大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於是救無辜。伐有辜。所以威天下而行其禁令焉。環人掌四方之故。揚軍旅降圍邑而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是故伐也。侵也。圍也。救也。皆王者之師。不虐五穀。不伐樹本。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兵之來也。

除民之辟。順天之道而已。公羊曰。精者曰伐。觕者曰侵。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者曰侵。輕者襲。鐘鼓言其器也。精觕言其情也。穀梁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不義孰甚焉。此春秋之侵伐。豈王者之師哉。要而論之。大曰伐。小曰侵。侵之輕且密者曰襲。遲日圍。急曰救。故伐者伐其君。侵者侵其地。襲則掩之。圍則合之。救則分之。行師之道備矣。周室既卑。征伐不出乎天子。皆出自諸侯及其大夫。故春秋無義戰。莫如莊六年王人救衛爲尤甚。先是宋公不王。諸侯以王命討之。故公會齊侯於防。而謀伐宋。其不會王命者。蔡人衛人郕人而已。及鄭伯不朝。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則諸侯猶知有王命也。陳蔡鄰於楚。楚之屬國。是時楚方平漢陽。未暇謀中夏。故陳蔡猶得從王。君子以爲近正。及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公羊以爲得罪於天子。故稱名以絕之。則似未得其實。蓋宣公殺急子壽子。皆朔搆而殺之。故國人怨朔而悲二子。遂出朔而立公子黔牟。似請命於天王而立之。說者以爲出朔而立黔牟者。衛之左右二公子也。未聞有天王之命。如其然。則五國共伐衛而納朔。王人何爲獨救黔牟。明黔牟乃王命立之。五國逆王命而伐衛。吾聞狄伐邢而齊人救邢。義也。諸侯伐衛而王人救衛。則王人責於齊人。而中國皆戎翟矣。君子傷諸夏之無君。故一出一入皆稱名。一伐一救皆稱人。人諸侯者辠之。人子突者微之。此天子之使也。曷爲微之。以天王之使而不能救黔牟。爲尊者諱恥。故微之。然則何以知王命立黔牟。以左傳知之。傳曰。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不殺之而放之。且放之於周。則王命立黔牟明矣。立之者周也。故放之於周。若曰以黔牟付王人云爾。黔牟立於桓十六年。放於莊六年。前後八年在位。春秋曷爲闕而不書。且衛之叔武。及公孫剽皆嘗在位而不終者也。春秋皆書於冊。曷爲獨闕黔牟。諱之也。諱有三。一曰爲天王諱。二曰爲魯諱。三曰爲中國諱。曷爲爲中國諱。王人救衛。未聞中國有一人從王者。君子恥之。故春秋不得不褒二霸之功。齊之霸始於莊。終於僖。晉之霸始於僖。終於定。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推戴繼持。皆齊桓晉文之力。春秋實以二霸爲始終焉。隱桓之時。互相侵伐者惟東諸侯而已。西則晉爲大。南則楚爲雄。桓二年。蔡鄭會於鄧。始懼楚。楚熊通自立爲武王。桓六年。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人讓王而伐隨。始開百濮之地。由是南諸侯皆服於楚。其子熊貲是爲文王。當魯莊之十年。始敗蔡師於莘。蔡本東諸侯。至是始屬楚。而楚遂有虎視中原之志。十五年。齊始霸。十六年。同盟於幽。始與鄭成而荆伐鄭。蓋楚與中原爭鄭自此始。楚成王時。令尹子文當國。楚益盛。僖元年。荆始改號爲楚。自元年至四年。楚人再伐鄭。一侵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則齊桓實能以德綏之也。自荆敗蔡師於莘。惟十三年。蔡人與於北杏之會。自是會盟征伐。蔡皆不與焉。蓋役屬於楚。負楚之固而不服於齊。故僖四年。齊桓會七國之師侵蔡。所謂負固不服。則侵之也。說者謂潛師掠境曰侵。失之矣。會而侵則非潛師矣。侵而潰。則非掠境也。欲伐乃侵。先潰蔡。既侵遂伐。卒帖荆。自此至十五年。楚人一滅弦。一圍許。一伐黃。一伐徐。一敗徐。其氣未息。焉在其能帖荆哉。帖荆者以其不復能爭鄭也。且齊桓之於楚。以文服。以力服。召陵之役。雖以兵車而不傷一卒。不折一矢。無異衣裳之會。故春秋善之。莊十三年。齊人伐山戎。是時伐翟並興。中國不絕若綫。齊方救邢戍衛。奔命不遑。山戎病燕。猶邪衛

也。邪衛近而燕遠。豈以其遠而棄之。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乎。抑貶之乎。曰。否。善之也。善之則曷爲稱人。稱人者。以桓公能急人之急。病人之病。故譽千里而不愛一身。齊侯來獻戎捷。禮與。曰。禮也。左氏曷爲謂之非禮。左氏言當獻於王。不當獻於魯。獻於王不書。獻於魯則書曰來獻。尊宗國也。穀梁子曰。軍得曰捷。戎捷者。戎菽也。周書。王會有山戎菽。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與戎菽。布之天下。桓公以此遺魯而尊之曰獻。猶由以禮獻栗獻米云爾。齊桓歿而楚氛益熾。敗宋伐陳。而魯衛亦靡然從之。僖二十七年。遂合陳蔡鄭許以圍宋。而晉文勃興。釋宋圍而敗楚師於城濮。由是楚氛息矣。君子謂晉文之功。大於齊桓。然齊桓以德。諸侯愛之。晉文以力。諸侯畏之。自是楚不敢復爭鄭者十有五年。秦晉搆兵。始於殽之戰。其後兵連不息。報復無常。而秦遂合於楚。卒爲晉患。故春秋於殽之戰。狄秦而徵晉交譏之。與晉爭中原者楚也。秦晉甥舅之國。城濮之戰。秦有功焉。合秦以敵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背殯而要秦於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春秋諸儒以秦誓編於書。故盛稱穆公之德。而春秋獨於秦穆無善辭。學者疑之。秦用孟明。所謂仡仡勇夫也。既喪師於殽。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於彭衙。秦穆誠能詢茲黃髮。焉用此仡仡勇夫而大辱國哉。故君子有取於秦誓。所謂不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顧。故無善辭。文三年。秦伯伐晉稱人。四年。晉侯伐秦稱爵。安見其尊秦也。令狐之役。曲在晉。兩稱人。及十年。秦伐晉。康公自將。春秋不書爵。不稱人。直以秦爲狄矣。蓋自殽之戰。秦穆之毒晉尤深。思天下可以敵晉者惟楚。於是遣楚囚歸克求成。共謀伐晉。始作秦誓。旋遣楚囚。誠所謂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者。其心忌克。惟圖報復而已。秦楚合而晉霸少衰矣。及晉厲公立。合諸侯伐秦。且先使呂相絕秦。是時秦桓與晉厲。既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舉其辠以討之。於是諸侯朝王。仍自京師從劉康公成肅公伐秦。君子謂是師也。名之正。辭之順。春秋書之特詳。明以厲公以復霸也。故吾謂厲公非無道之主以此。其後悼公三駕伐鄭。而楚不能復救鄭。鄭遂屬晉。襄十四年。晉悼伐秦。棫林之役。遷延而退。爲諸侯笑。遠不如晉厲麻隧之師。諸侯皆睦於晉。春秋諸儒褒悼而貶厲。非公論也。〇注。孔子至秋也。〇正義曰。春秋繁露王道篇云。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說苑至公篇云。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豪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紂。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疏春秋至反正。〇正義曰。哀公十四年公羊傳云。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史記太史公自序引此。又云。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勿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注】書。尚書。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於上帝。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於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求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逸書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鬬殺人。血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也。【疏】

注。書尚至信之哉。O正義曰。書者。文字之名。說文解字序云。著於竹帛者謂之書。書者。如也。周禮地官大司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書即保氏六書。於是凡典籍統謂之書。論語正說篇云。五經總名爲書是也。禮記經解。以詩教。書教。樂教。易教。禮教。春秋教並稱。此書專指尚書。趙氏以上言書。下言武成。故知書。尚書也。尚書在孟子時有百篇。舉武成以爲例。所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非專指武成而言。故趙氏廣而推之康誥甫刑梓材諸篇也。康誥云。惟時怙冒。聞於上帝。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冒聞於上帝爲句。古讀也。趙氏注孟子吾於武成節引此。君奭篇亦有此句。則知古有此語矣。冒有上進意。故云。冒。聞也。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司農云。上帝。元天也。冒聞於上帝。即是聞於天。故云人不能聞天。甫刑即呂刑。呂之稱甫。猶唐之稱晉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鄭氏注云。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王伯厚曰。皇帝始見於呂刑。趙岐注孟。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棟按孔傳云。君帝。帝堯也。是孔氏本作君帝。謹按孔傳。以君帝稱皇帝。而亦以爲堯。不以爲天也。趙氏所見呂刑無皇字固矣。蓋趙氏讀帝清二字相連。帝爲王天下之名。而古亦稱天爲帝。文選吳都賦。廻曜靈於太清。劉逵注云。太清爲天也。吳賦亦云。飄遊雲於太清。蓋趙氏以帝清猶太清。單稱帝不必是天。稱帝清則必非天子。故以帝清問下民。爲天問民也。閩監毛三本。依呂刑增作皇帝清問下民。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無皇字。按無者是。困學紀聞所引正同。按閩監毛三本增皇字。因又增云。天子不能問於民。而諸本亦無子字。且天子問民。何不能也。梓材云。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O注。武成至取也。O正義曰。書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鄭氏注云。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孔壁所得眞古文本有武成。因其不列學官。藏在祕府。故謂之逸書。建武是光武帝紀年。武成至此時又亡。其逸文殘缺者。僅存八十二字。見漢書律歷志。又後辨云。梅鷟謂趙岐孟子盡信書一章注云云。平正無疵。甚得孟子口氣。而晚出武成則言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衆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血。其言可謂巧矣。然孟子非不達文義之人。何至讀書誤認紂衆自殺以爲武王虐殺哉。鷟說會矣。

而未盡也。紂衆倒戈。自相攻殺。事見荀子儒效篇。成相篇。史記殷本紀。淮南子泰族訓。劉向列女傳。孽嬖傳。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非盡出安造。孟子在魏晉間不甚重。不過諸子中之一耳。縱錯會經文。亦何損。而武王之爲仁人。爲王者師甚著。豈不可力爲回護。去其虐殺以全吾經。此則作僞者之微意耳。但孟子親見百篇舍書。必不認誤。王充論衡語增篇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武成亡於建武之際。仲任猶及見之。詳其意。彼眞本武成。必不以倒戈事與流杵事爲一。蓋此語自是兩敵相爭描摹至此。若徒黨自相翦屠。何必加以此語。故晚出武成雖敢與孟子違。而猶陰爲孟子地。孔傳云。血流漂舂杵。甚之言。非含不可盡信之意乎。賈誼過秦論云。秦追亡逐北。流血漂鹵。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伊闕。流血漂鹵。此等爲殺人多之恆辭。故孟子特爲武王辨。按論衡藝增篇云。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士崩瓦解。安肯戰乎。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按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賫盛糧。或作乾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是杵爲杵臼之杵。故趙氏言血流舂杵。說文木部云。杵。舂杵也。章指。言文之有美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云。詩亦有言。嵩高極天。則百斯男。亦已過矣。【疏】嵩高極天則百斯男。○正義曰。莊公四年公羊傳云。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何休注云。百世。大言之耳。猶詩云。嵩高維嶽。峻極於天。君子萬年。毛詩大雅思齊篇。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太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然則文王宜有百子。故周南螽斯亦美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此與百世不同。李德詩經講義云。詩中言多則曰則百斯男。言少則曰靡有孑遺。言廣則曰日辟國百里。言狹則曰一葦杭之。皆甚辭也。是又因趙氏章指推言之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注】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爲後我。已說於上篇。【疏】北夷。○正義曰。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夷作狄。石經此字漫漶。案僞疏引作北夷。作夷是也。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注】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

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安用善戰陳者。疏注。革車至乘也。○正義曰。禮記明堂位。革車千乘。注云。革車。兵車也。周禮春官巾車云。革路以即戎是也。夏官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虎士八百人。注云。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趙氏謂武士爲小臣。引書立政證之。蓋立政言亦越文王武王。則此虎賁爲文武時官。於武王伐殷時較切。周禮則爲天子後所制矣。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顧命狄設綴衣。正義云。綴衣是黼扆之類。以周禮考之。即幕人也。幕人掌帷幄。虎賁司宿衞。皆左右親近者也。以勇力爲左右近臣。故云武士爲小臣者也。贅衣立政作綴衣。綴贅古字通也。毛詩召南鵲巢。百兩御之。傳云。百兩。百乘也。孔氏正義云。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虎賁。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三百人當爲三千人。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司馬法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曰。虎賁之士說劍。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翟氏灝考異云。書敘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風俗通義皇霸篇。引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墨子明鬼篇。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周書克殷解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旣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孔晁注云。戎車三百五十乘。則有虎賁三千五百人。按每車一兩。當有虎賁十人。孟子言自無誤。諸書未可信也。戰國策。蘇秦說魏王。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又說趙曰。武王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呂氏春秋仲秋紀。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戰。言皆與孟子合。周氏柄中辨正云。有兩司馬法。一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云。成出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孔仲達成元年邱甲。正義云。一士二徒者。鄉遂之兵。一士二十四徒者。都鄙之兵。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由此推之。武王所用正是鄉遂之兵。呂氏春秋云。武王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韓非子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與紂戰。虎賁安知不指戰士言。或謂據周禮虎賁非甲士。必以虎賁配一車。則書序是。孟子非矣。是謂周禮虎賁不離王之先後。又豈以一人配一車而戰者邪。○注。武王至地也。○正義曰。武王之言必由傳命宣喻之。故云令也。爾雅釋詁云。畏。懼也。畏。恐也。易震彖傳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驚即恐懼也。故以無畏爲無驚也。毛詩周南葛覃。歸寧父母。傳云。寧。安也。爾雅釋詁云。安。止也。故以寧爾爲安止爾也。漢書諸侯王表。漢諸侯王厥角䭫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邱遲與陳伯之書云。朝鮮昌海。蹶角受化。李善注引孟子此文。趙岐注云。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於此注增以也二字。義尤明暢。文選羽獵賦。蹶浮麋。應劭亦云。蹶。頓也。是厥蹶古字通。故李善直以厥角注蹶角。然則厥角猶頓首。故云厥地也。釋名釋形體云。角者。生於額角也。國語鄭語云。惡角犀豐盈。韋昭注云。角犀謂顏角有伏犀。趙氏以額釋角。又以犀申言之。額犀二字。皆釋角字也。厥角。是以角蹶地。若崩者。狀其厥之多而迅也。白虎通云。崩之言崩然僵伏。

說文山部云。崩。山壞也。山壞則自高僵仆於地。毛詩小雅無羊云。不騫不崩。傳云。崩。羣疾也。蓋一羣之羊全病。僵仆不起。詩人以山之壞狀之。此殷民歸周。以頟角犀厥地。其狀若僵仆。而加若崩二字。極狀其人之衆多。如山之下墜。如羊之羣疾而僵仆。方顯寧爾之令。猝然下伏也。旣伏地。又稽首拜命。其聲其狀。可於若崩二字見之。厥本又作屈。屈其頟角犀於地。猝然厥地。故云亦以首至地也。音義云。丁云。頟即額字。犀音西。義與棲遲同。息也。久也。字從尸下辛。或作犀。牛字誤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孔本韓本。犀作犀。段氏玉裁云。丁說殊誤。字當作犀從牛。國語云。角犀豐盈。國策曰。眉目准頞。犀角權衡偃月。今人謂之天庭。古謂之犀角。相書云。伏犀貫頂。即其理也。按說文尸部。犀。犀遲也。從尸辛聲。爾雅釋詁云。棲。遲息也。此丁氏所本。然棲遲義爲遊息。於此不切。丁氏蓋不知厥即蹶。而以厥地爲其地。故改犀爲犀。而以爲止息其地也。不知上云若崩。下云稽首。則一時衆聲之囂然。而首之上下不已。何止息之有。丁氏之誤。誠誤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厥。發石也。引申之。凡有撅發皆曰厥。山海經曰相柳之所抵厥。郭云。抵觸。厥掘也。孟子若崩厥角稽首。晉灼注漢書曰。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按厥角者謂額角。如有所發。角部觿字下云角。有所觸發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應劭云。厥者。頓也、晉灼云。厥。猶豎也。二義小有不同。應說近之。○注。各欲至之國。○正義曰。廷琥云。毛本無各字。章指。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疏周師歌舞。○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業稽耀嘉曰。武王與師誅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商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鬱搖。見藝文類聚。又蜀志先王謂龐德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注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不以成器也。章指。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善人脩道。公輸守繩。政成器美。惟度。是應得其理也。疏雖誦至守繩。○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文子道德篇云。守其法籍。行其憲令。荀子。公輸不能加於繩。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離婁督繩。公輸削墨。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注糗。飯乾糒也。袗。畫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爲天子。被畫衣。黼

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疏飯糗。○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米部云。糗。熬米麥也。周禮。籩人之實。糗餌粉餈。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元謂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按先鄭云。熬大豆及米。後鄭但云熬大豆。注內則又云。擣熬穀不同者。黍粱尗麥皆可為糗。故或言大豆以包米。或言穀以包米豆。而許云熬米麥。又非不可熬大豆也。熬者。乾煎也。乾煎者。鬻也。鬻米豆舂為粉。以坋餌餈之上。故曰糗餌粉餈。鄭云擣粉之。許但云熬。不云擣粉者。鄭釋經。故釋粉字之義。許解字。則糗但為熬米麥。必待粱之而後成粉也。費誓峙乃糗糧。某氏云。糗糒之糧。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趙云。糗。飯乾糒也。左傳為稻醴粱糗。廣韻曰。糗。乾飯屑也。此皆謂熬穀米粉者也。糒。乾飯也。釋名曰干飯。飯而暴乾之也。周禮廩人注曰。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干飯今多為之者。謹按說文鬲部云。鬻。熬也。鬻。尺沼切。一切經音義云。炒。古文鬻焣𪎊四形。崔寔四民月令作炒。然則熬米麥。即是炒米麥。今農家米麥豆皆炒食。米即謂之炒米。豆即謂之炒豆。炒米可以沸水潰之當飯。大麥小麥炒之。又必磨之為屑。用沸水和食謂之焦麵。所謂糗也。糒乃今之飯乾。與此不同。而皆可為行糧。雖農食樸儉。皆蒸煮之費。往往炒米麥為飯。是則舜之飯糗耳。○茹草。○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茹。食也。吳越之間。凡貪飲食者謂之茹。郭璞注云。今俗呼能麤食者為茹。按大雅烝民篇云。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是食謂之茹也。禮運云。飲其血。茹其毛。孟子盡心篇云。飯糗茹草。是食麤食者謂之茹也。麤與疏義相近。食麤食者謂之茹。故食菜亦謂之茹。故所食之菜亦謂之茹。莊子人間世篇。不茹葷。漢書董仲舒傳云。食於舍而茹葵。是食菜謂之茹也。食貨志云。菜茹有畦。七發云。秋黃之蘇。白露之茹。是所食之菜亦謂之茹也。茹草二字。趙氏皆無訓草者。史記陳丞相世家云。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漢書音義云。草。粗也。索隱云。戰國策云。食馮諼以草具。如淳云。菜草麤惡之具也。范睢列傳云。使舍食草具。索隱云。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草具謂麤食。草菜之饌具也。然則茹草猶云茹麤矣。○被袗衣鼓琴。○正義曰。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孟子被袗衣鼓琴。趙岐注。袗。畫也。黹黻絺繡也。夫鼓琴。宴居時也。舜於養老朝燕。僅服白布深衣。而燕居則服黹黻絺繡。非所以明質。故袗衣當非畫衣也。史記。堯乃賜舜絺衣與琴。與舜被袗衣鼓琴。事適相會。然則袗衣或即絺衣與。賜予止用絺葛布衣。可知當時之質。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袗。非畫也。義即袗絺綌之袗。史記本紀。堯賜舜絺衣與琴是也。孔氏任氏引史記說之是也。絺綌為袗。故孟子謂之袗衣。得被袗衣者。以堯賜絺也。得鼓琴者。以堯賜琴也。二女所以侍者。帝釐降二女也。以耕夫一旦膺天子之知。賜賚若此。明其榮顯也。若徒袗絺綌而鼓琴。則不過習為山人耳。趙氏以袗衣黹黻絺繡本尚書皋陶謨。乃鄭氏讀絺為黹。此以絺繡為袗綌絺之絺。與鄭氏異。以袗訓畫。則以繪與繡互見。非袗有畫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衣部。袗。禪衣也。一曰盛服。裖袗或從辰㐱。本訓稠髮。凡㐱聲字多為濃重。上林賦。磐石振崖。孟康曰。振。袗致也。以石致川之廉也。是振與㐱稹字義同。孟子被袗衣。袗衣亦當為盛服。趙云。畫衣者。不

得其說。姑依臯陶謨作繪言之耳。錢氏大昕養新錄云。錢塘梁侍講同書。嘗告予云。古書袗訓單又訓同。皆無盛服之意。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有云。舜承堯禪。被袗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此必用孟子之文。袗衣。當是珍裘也。○二女果。○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說文女部。婐。婉也。一曰女侍曰婐。讀若騧。一曰若委。從女果聲。孟軻曰。舜爲天子。二女婐。據此知孟子本作二女婐。今作果者是婐之省。趙氏訓爲侍。與說文合。　章指。言阨窮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虞舜所隆。聖德所以殊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注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其重也。一閒者。我往彼來。閒一人耳。與自殺其親何異哉。疏注。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正義曰。大戴記曾子制言上云。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禮記檀弓云。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阮氏元曾子注釋云。居仇之說。檀弓曲禮周官地官調人。及此曾子所言。互有異同。然周禮孔子曾子之言。三者同義。惟曲禮錯出。不可從。周禮調人云。凡過而殺傷人。以民成之。凡和難。父之仇。辟諸海外。兄弟之仇。辟諸千里之外。此專言過殺。非本意殺。故調人得以使之遠避。平成之。與孔曾所言。有意辱殺之讎不同。又調人曰。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仇之者。此言謀殺一人。恐此人子弟報仇。因復殺其子弟也。又調人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仇。仇之則死者。此謂殺其謀殺君父之人爲義。其殺人君父之人之父兄子弟不得再以此人爲仇。仇之則罪當死也。故周禮與孔曾合。以爲不合者。誤解之耳。若曲禮言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及公羊復百世之仇。則太過。不合聖賢之道矣。趙氏言此者不同天。不同國。可知其必報。故云。以惡加人。人必加之。其情重大。非可平成之者也。列子天瑞篇。釋文云。閒。隔也。閒一人。猶云隔一人也。翟氏灝考異云。墨子兼愛篇。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人能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必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此言略與孟子言似。然孟子特戒人惡害人父兄已耳。不必定愛利之也。故儒墨之言。大要在有無差等之別。　章指。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焉。將以爲暴。注古之爲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今之爲關。反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爲暴虐之道也。疏注。譏閉非常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注云。謂

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幾御譏也。易復象傳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章指。言脩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懼將爲暴。故載之也。疏脩理關梁。〇正義曰。禮記月令。季冬之月。謹關梁。玉藻云。年不順成。關梁不租。注云。此周禮也。殷則關但譏而不征。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注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也。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況他人乎。章指。言率人之道。躬行爲首。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疏論語至不從。〇正義曰。引論語在子路第十三。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注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疏注。周達。〇正義曰。周有達義者。劉熙釋名釋船云。舟。言周旋也。易繫辭傳云。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舟取義於周。是周有達義也。趙氏謂達於取利。則凡苟得之利。皆營求之。故雖凶荒之年。有必計足以趨生。故不死。不達於德則不能行。達而行之。則志定不爲邪世所亂。近時通解。周爲徧市。謂積蓄無少匱也。積於利故不困於凶年。積於德故不染於邪世。章指。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注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子臧季札之儔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子公染指黿羹之類是也。疏注好不至儔是也。〇正義曰。襄公二十四年左傳云。范宣子曰。古人有言。死有不朽。何謂也。叔孫穆叔日。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陸賈新語輔政篇云。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故以好名爲好不朽之名。諸本作伯夷季札之儔。宋本作子臧季札之儔。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伯夷聖之淸者。豈好名之人。晉孫盛泰伯三讓論云。三以天下讓。言非常讓若臧札之倫者也。潘岳西征賦云。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蓋季札自言願附子臧。故後人每並稱之。今依宋本史記吳世家云。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此子臧季札。輕讓千乘之事也。宣公四年左傳云。楚人獻黿於鄭靈公。

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牛。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是因飲食致禍也。阮氏元校勘記云。染指黿羹之類。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黿作䬧。音義出䬧羹云。左傳作黿。此則注文本用䬧字。改爲黿。非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亦惡人之不好名。名謂不朽之名也。不好名。亦專於好利。雖簞食豆羹。且不能讓。況千乘乎。按明人陳子龍已云。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非其人者。謂非好名之人也。如此解爲當。章指。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注]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敍泯亂。無善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不足。[疏]注。不親信仁賢。○正義曰。不信則疑之。不親則疏之。疑由於疏。疏亦由於疑。故以親信連言之。○注。則上下之敍泯亂。○正義曰。書呂刑云。民興胥漸。泯泯棼棼。周書祭公解云。泯泯棼棼。孔晁注云。泯。棼亂也。泯亦訓滅。毛詩大雅桑柔篇。靡國不泯。傳云。泯。滅也。是也。泯亂。亦滅亂也。爾雅釋詁云。滅。絕也。釋水云。正絕流曰亂。是亂有絕義。與滅同。泯爲滅。亦爲亂矣。○注。無善至不入。○正義曰。賦出於農。不教人農時。則田野荒蕪。水旱無備。故貢賦不入也。章指。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爲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爲急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注]不仁得國者。若象封有庳。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商均。天子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也。章指。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不能世祀。不爲得也。[疏]注。王者當天。○正義曰。賈誼新書數寧篇云。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摻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按趙氏於不仁得天下。前舉丹朱商均。此舉桀紂幽厲。皆非得天下之人。似乎所引未切矣。觀此云雖得猶失。不以

曾幾云。雖承桀紂幽厲。蓋是時。曹操假然無人臣之節。趙氏寓意荆州。此數語實指操而言。然不仁得國。取象及管蔡。皆宗室同姓之得國者。蓋當時如袁紹公孫瓚皆不仁得國者也。故有所忌諱。不言異姓也。玩其取賈子當天二字。固以此似是而非者。終於無狀。而謬託丹朱商均。桀紂幽厲。實以秦皇斥操耳。而亦有所忌諱不明言之也。知人論世。表而出之。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注】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丘。十六井也。天下丘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殷湯周文是也。【疏】注。丘十六井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小司徒。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一邑四井。四邑故為十六井。然則丘民猶言邑民鄉民國民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丘。衆也。孟子盡心篇。得乎丘民而為天子。莊子則陽篇云。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為風俗也。釋名云。四邑為丘。丘。聚也。皆衆之義也。**得乎天子為諸侯。**【注】得天子之心。封以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注】得諸侯之心。諸侯封以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注】諸侯為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疏】注。諸侯至侯也。○正義曰。孝經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反是則為危社稷之行矣。說文攴部云。變。更也。呂氏春秋當務篇云。而不可置妾之子。高誘注云。置。立也。則變置即更立也。**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注】犧牲已成肥腯。粢盛已成絜精。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也。【疏】注。犧牲至置也。○正義曰。犧牲貴肥腯。故以肥腯為成。國語周語。祓除其心精也。韋昭注云。精。潔也。又楚語。玉帛為二精。注云。明潔為精。故以絜釋精。禮記月令。季冬之月。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之祀。此社稷用犧牲也。郊特牲云。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此社稷用粢盛也。白虎通。社稷篇云。祭社稷用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何。宗廟太牢。所以廣孝道也。社稷為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又云。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盧氏文弨校云。今月令無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之文。而御覽五百三十二引禮記月令。仲春仲秋皆有之。並注云。賽秋成也。元日。秋分前後戊日。陳祥道禮書云。先王之祭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而歌載芟。秋報而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上變置為更立賢諸侯。此變置社稷亦是更立社稷。以諸侯例之。自是更立社稷之主。故舊疏云。自顓頊以來用句龍為社。柱為稷。及湯之旱。以棄易柱。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自顓頊至周。水旱不一。

而易祀者止一柱。似亦未可爲據者。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嘗以疏說爲是。蓋古人之加罰於社稷者有三等。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乃暫停其祭。是罰之輕者。又甚則遷其壇壝之地。罰稍重矣。又甚則更其配食之神。罰最重。然亦未嘗輕舉此禮。蓋變置至神祇。所關重大。故自湯而後罕有行者。嘗謂國家之有水旱。原恃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聽於神。陰陽不和。五行失序。於是有恆雨恆暘之咎。不應於社稷之神是咎。且亦安知社稷之神。不將大有所懲創於國君而震動之。使有以知命之不常。天之難諶。而吾乃茫然於其警戒之所在。反以人跋扈之氣。責報於天。文過於已。是取滅亡之道也。乃若聖王則有之。聖王之於天地。其德相參。其道相配。而其自反者。已極盡而無憾。故湯之易稷是也。夫天人一氣也。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爲曠職。雖斷之非過矣。但是可爲賢主道。而不可爲慢神之主道也。魯穆公暴巫焚尫。縣子尚以爲不可。況其進於此者。疏說變置是也。而未可輕言之也。北夢瑣言。載澶州馬希聲。以旱閉南嶽廟事。可爲慢神之戒。李陽冰令縉雲。大旱告於城隍之神。五日不雨。焚其廟。此乃行古禮也。及期。雨合霑足。陽冰乃與耆老吏民。自西谷遷廟於山巔。以答神休。此蓋因前此焚廟之禱。據其得罪於神。而更新之。不爲罰而爲報。是亦變通古禮而得之者。左氏昭公十有七年。鄭大旱。使屠擊等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夫斬木是古禮。亦變置之意也。子產以爲非者。即未可輕言之意也。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正與八蜡不通之說並行不悖。未有毅然以蔑絕明神自任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趙氏謂毀其社稷而更置之。不言如何更置。陳無已謂遷社稷壇壝於他處。如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葛充宗則謂水旱之方。就此方之社稷。以示薄殺。如郊特牲所云年不順成。八蜡不通。穀梁所謂大祲之歲。鬼神有禱無祀之意。如陳說則古者立社。必在庫門內。夏左。殷右。周復左。此一朝定制。未聞有遷之他處者。如葛說則與變置之字義又不合。此變置與上節變置同義。則當爲更立之意。不但殺其祭禮而已也。任鈞臺曰。變置必是毀其壇壝。以致責罰之意。明春復立耳。此說得之。章指。言得民爲君。得君爲臣。民爲貴也。先黜諸侯。後毀社稷。君爲輕也。重民敬祀。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言之。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注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概也。疏注。聖人之一概也。○正義曰。毛詩衞風載馳傳云。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概之義。孔氏正義云。一概者一端不曉變通。然則聖人之一概。猶云聖人之一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注〕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諭聞尚然。況於親見勳炙者乎。〔疏〕奮乎至起也。○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一氣不斷。古文排句。辭例如此。言與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世之下連下讀。則失辭例矣。漢王吉傳云。孟子云。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按論衡知實篇引云。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百世之下固屬下讀。與親炙相對。親炙。則百世之上。與夷惠同時之人矣。毛說非也。○注。諭聞至炙者乎。○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聞。知聲也。廣雅釋言云。諭。曉也。曉聞猶知聞也。毛詩大雅。雲漢。憂心如薰。傳云。熏。灼也。孔氏正義云。熏灼俱焚炙之義。阮氏元校勘記云。毛本作熏。孔本作薰。韓本作勳。按音義出勳炙云。字與熏同。則作薰熏。並非古本。章指。言伯夷柳下。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注〕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疏〕仁也至道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仁。親也。從人二。中庸曰。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相人耦為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耦。詩匪風箋云。人偶能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意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為禮儀皆同也。按人耦猶言爾我親密之詞。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從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能行仁恩者。人也。又曰。人心也謂仁。乃是人之所以為心也。與中庸語意皆不同。章指。言仁恩須人。人能宏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注〕遲遲接淅注義見萬章下首章。〔疏〕去他國之道也。○正義曰。萬章下篇無此句。章指。言孔子周流不遇。則之他國遠逝。惟魯斯戀。篤父母國之義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注〕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之道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厄於陳蔡之閒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

無所交接。故戹也。疏注。孔子至戹也。○正義曰。音義云。戹或作厄。同。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戹。困也。呂氏春秋知士篇云。靜郭君之交。高誘注云。交。接也。廣雅釋詁云。接。持也。淮南子修務訓云。援豐條。高誘注云。援。持也。趙氏以上指君。下指臣。上無賢君。下無賢臣。皆不與孔子合。故無援以至於困戹。故既以接釋交。又以援釋交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此孔子戹於陳蔡之事也。說文食部云。䬪。飢也。從食戹聲。戹於陳蔡之間。謂絕糧。戹當讀䬪。謂飢於陳蔡之間也。荀子宥坐篇云。孔子南適楚。戹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下數句。正申解戹字。上下無交。卽指大夫相謀。章指。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注貉姓。稽名。仕者也。爲衆口所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疏注。貉姓至賴也。○正義曰。音義云。丁云。貊鑄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鑄。纂文曰。俗人姓也。張。亡百切。說文云。北方人豸種也。按下自稱稽。則稽自是名。貉當是姓矣。御覽引風俗通氏姓篇序云。姓有九。或氏於號。或氏於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國。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此貉非號謚官爵。故以爲俗人姓也。張以爲貉人名稽。則不以爲姓。與趙異。以爲衆所訕。知是仕者。說文人部云。俚。聊也。國策秦策云。百姓不聊生。注云。聊。賴也。廣雅釋言云。俚。聊也。俚。賴也。理俚聲同。字通。國語晉語。君得其賴。韋昭注云。賴。利也。不理於口。猶云不利於人口也。隱公四年公羊傳云。吾爲子口隱矣。言出於口。故以人言爲人口。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注審己之德。口無傷也。離於凡人而爲士者。益多口。疏注。離於至多口。○正義曰。趙氏以憎爲增之假借。故以益釋之。爾雅釋言云。增。益也。是也。荀子大略篇云。士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賈子新書道術篇云。守道者謂之士。是士離於凡人。觀章指凡人卽凡品。士卽指孔子文王也。憎。方言訓惲。說文訓惡。廣雅訓苦。潛夫論交際篇云。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稱闇闇。言惟謹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此爲憎惡。與趙氏義不同。翟氏灝攷異云。理。兼條分脩治之義。離騷令蹇脩以爲理。五臣注云。令之以通辭理。稽曰不理。蓋自病其言之無文。故纂文有俗人之稱。潛夫論有士貴有辭之說也。孟子云。憎多口。卽論語禦人口給。屢憎於人之意。謂徒理於口。亦爲士君子所憎惡。惟能以文王孔子之道。理其身心。卽有憎其口之不理者。特羣小輩耳。於己之聲聞。無隕越也。引詩斷章取兩慍字申達憎義。趙氏佑溫故錄云。憎如字讀。自明上理字乃分辨之意。不必依舊訓賴。求理於口。徒茲多口。有道之士所不取也。此讀茲爲滋。謂士憎惡以辨諍。益滋多口。故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

也。注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緜之篇曰。肆不殄厥慍。殄。絕。慍。怒也。亦不殞厥問。殞。失也。言文王不殄絕畎夷之慍怒。亦不能殞失文王之善聲問也。疏注。詩至苦也。○正義曰。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衞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毛氏傳云。慍。怒也。悄悄。憂貌。箋云。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孔氏正義云。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詩非爲孔子作。孟子引以況孔子。謂孔子嘗日爲羣小非議。有知此詩。論與倫通。禮記。中庸。毛猶有倫。注云。倫。比也。孔子倫此詩。謂孔子比擬此詩。則知叔孫武叔之毀。見論語子張篇。是羣小之口。亦孔子之所苦也。○注。大雅至問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緜傳云。肆故今也。慍。恚。隕。墜也。箋云。小聘曰。問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恚。猶怒也。箋以絕釋殄廢墜。與失義亦相近。惟鄭氏以問爲聘問。趙氏讀問爲令聞之聞。以爲善聲聞則不合。趙氏說詩。每殊於鄭。毛氏但訓隕爲墜。鄭箋原不必同毛。趙氏未詳所受耳。下云。混夷駾矣。混夷卽畎夷。故云不殄絕畎夷之慍怒。箋以不殄慍。慍在文王。趙以慍在畎夷。孟子引此以證多口。則畎夷之慍。畎夷之多口也。而文王不必殄絕之。亦不因其慍而失令聞。在孟子義宜如是也。因念慍于羣小。亦當是爲羣小所慍。卽羣小之多口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云。惟是憂心之悄悄。常懼禍至之無日。而羣小之申申者。方慍怒之不殄。詩意宜如是也。章指。言正己信心。不患衆口。衆口讙譁。大聖所有。況於凡品之所能禦。故答貉稽曰。無傷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注賢者治國。法度昭昭。明於道德。是躬化之道可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使他人昭明。不可得也。疏注。賢者至得也。○正義曰。楚辭雲中。君爛昭昭兮未央。王逸注云。昭昭。明也。故云。明於道德。廣雅釋訓云。惛惛。亂也。毛詩大雅召旻篇。無不潰止。傳云。潰。亂也。故以昏昏爲潰亂之政。呂氏春秋有度篇云。不昏乎其所已知。高誘注云。昏。闇也。又誣徒篇云。昏於小利。高誘注云。昏。迷也。故章指以闇迷釋昏昏。章指。言以明招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遵。譏今之非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

茅塞子之心矣。注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爲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爲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比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疏注山徑至心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蹊邸嶺。陘。阪也。陘之言徑也。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間。介然。趙岐注云。山徑。山之領。法言吾子篇云。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馬融長笛賦云。膺陗阤腹陘阻。並字異而義同。嶺之言領也。嶺通作領。列子湯問篇云。終北國中有山。名曰壺領。程氏瑤田通藝錄。溝洫疆理小記云。孟子山徑之蹊間。一蹊字之義。一見於月令。孟冬塞蹊徑。鄭氏注。蹊徑。禽獸之道也。呂氏春秋。淮南子並作蹊徑。一見於鄭氏注周易。徑路爲山間鹿兔之蹊。又左傳。牽牛以蹊人之田。漢書貨殖傳。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蹊隧。然則蹊者獸跡之所經。無垠埒。非有一定之跡可踏指者也。今乃介然用之而成路。是路之成。成於蹊間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趙注以介然屬上句。愚讀長笛賦。間介無蹊。疑古讀有以間介絕句者。間介蓋隔絕之意。徑。路也。蹊。足跡也。言雖有足跡隔絕之處。然人苟由之。皆可以成路云爾。趙氏佑溫故錄云。介亦分別意。如字讀。舊惟以介然屬上句非耳。山徑之蹊間。謂小道叢雜處。介然用之。謂人力開除之。謹按荀子脩身篇云。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楊倞注云。介然。堅固貌。介易曰介如石焉。漢書律秝志上云。介然有常。注云。介然。特異之意。說文人部云。介。畫也。蹊無一定之跡。則不可以成路。蓋山領廣闊。原可散亂而行。縱橫旁午。不相沿踐。今介然專行一路。特而不散。自畫而不亂。此蹊間所以能成路。蹊間之成路。全在特行而不旁騖。此介然二字定屬下用之。卽荀子律秝志之介然專行一路。所以有常而堅固也。方言云。用。行也。介然用之。卽是介然行之。爲間不用。卽是爲間不行。下云當遂行之。趙氏以行釋用也。趙氏注滕文公上篇。夷子憮然爲間。云爲間。有頃之間也。此云爲間。有間也。按有間之義數端。各不同。呂氏春秋去私篇。居有間。高誘注云。間。頃也。此言須臾之時。所謂有頃之間也。以時言也。昭公七年左傳。晉侯有間。杜預注云。間。差也。此有間謂病愈。方言云。南楚病愈者或謂之間是也。淮南子俶眞訓云。則醜美有間矣。高誘注云。間。遠也。謂醜與美相隔之遠也。國語晉語。使在有間隙。韋昭注引間隙。璺釁也。昭公十三年左傳云。諸侯有間者。注云。間。隙也。大抵間爲隔別之義。所隔者少則爲頃。所隔者多則爲遠。無病與有病別。則間爲愈。相怨與和好別。則間爲隙。故史記蘇秦傳。以行他道爲間道。此爲間不用。謂別行他路。遂與此路隔別而不行。趙氏謂高子去而學於他道。正此爲間之喻也。若有頃之間。何遽遂爲茅塞。蓋廢此不行。以別有行處。爲他歧之惑也。

章指。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常常被服。舍而不脩，猶茅是塞。明爲善之不可倦也。疏常常被服。○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當當。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注高子以爲禹之尚貴聲樂過於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疏注。禹之尚貴聲樂過於文王。○正義曰。以貴釋尚。以樂釋聲。俱詳見前。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禹之聲尚文王之聲。此聲字。卽鳧氏爲聲之聲也。考工記。前言鳧氏爲聲。後言鳧氏爲鍾。可知聲卽是鍾。蓋聲以鍾爲主。故卽以鍾爲聲。鄭注聲鍾錞于之屬是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此解尚字。與禮記殷人尚聲義同。

曰。以追蠡。注高子曰。禹時鍾在者。追蠡也。追。鍾鈕也。鈕擊齧處深矣。蠡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鍾不然。以禹爲尚樂也。疏注。追鍾至貌也。○正義曰。說文金部云。鈕。印鼻也。此以追爲鍾鈕。卽爲鍾鼻矣。淮南子要略訓擊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高誘注云。擊。分也。文選西京賦。擘肌分理。注引周禮。鄭注云。擘。破裂也。周禮鄭注謂考工記。廬人鬠墾。薜暴不入市。注云。薜。破裂也。薜擘古字通也。淮南子人間訓。劍之折。必有齧。高誘注云。齧。缺也。趙氏以擘齧二字解蠡字。謂破裂缺齧也。緣其破缺之深。故欲絕。說文虫部云。蠡。蟲齧木中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蠡之言剺也。如刀之剺物。楚辭。覽芷圃之蠡蠡。又借爲禾黍蠡蠡字。孟子以追蠡。趙注曰。追。鍾鈕也。鈕擊齧處深矣。蠡蠡欲絕之貌。此又以蠡同蠡。同劙。方言曰。劙。解也。又曰。蠡。分也。皆其義也。不知假借之指。乃云。鍾鈕如蟲齧而欲絕。是株守許書之辭。而未能通許書之意矣。蠡蠡旣通於禾黍之蠡蠡。楚辭思古云。會哀懷欲。心蠡蠡兮。注云。蠡蠡。剝裂貌。此蠡蠡欲絕之貌。正本諸蠡蠡之剝裂也。抑黍實下垂其蔕之系。微細欲絕。亦有如鍾之下垂。其鈕欲絕。所以稱蠡蠡矣。程氏瑤田通藝錄考工創物小記云。鍾縣謂之旋。所以縣鍾者。設於甬上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其設旋處也。孟子謂之追蠡。言追出於甬上者乃蠡也。蠡與螺通。螺小者謂之蜁蝸。郭璞江賦。所謂鸚螺蜁蝸是也。曰旋曰蠡。其義不殊。蓋爲金枘於甬上。以貫於縣之者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旋動不爲聲病。此古鍾所以側縣也。旋轉不已。日久。則刓敝滋甚。故孟子以城門之軌譬之。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以追爲鍾鈕。絕無他證語。又從由一說。追與搥同。擊也。說文搥字注。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亦謂擊敵也。則此說似爲近是。追者言所擊之處。蠡則其如木之齧也。二代之樂不殊。而禹之鍾獨形其殘缺。苟非當日之數數用之而何以有是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注孟子曰。是何足以爲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鍾日久。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與。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疏注。是何至稱賦。○正義曰。禮記明堂位云。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七瑟。四代之樂器也。又云。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又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先代之樂

器。後王皆用之也。禹之鐘旣爲後王所用。則追之蠡。不得爲由禹所用矣。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高子以禹尙樂。故其器用至殘缺。今其鐘在者猶可證。乃謂禹自常用也。故孟子以後王皆用曉之。攷工記。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注云。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高誘注呂氏春秋勿躬篇。淮南子冥覽訓。皆云車兩輪間曰軌。禮記中庸云。今天下車同軌。隱公元年左傳云。同軌畢至。周之車軌。制以八尺。其車之制同。則兩輪行地之迹。自無不同。故在地之迹。亦名爲軌。史記司馬相如傳。結軌還轅。索隱引張揖云。軌。車迹也。東京賦。憲先靈而齊軌。薛綜注云。軌。迹也。軌與迹同。故前後相沿在城門限切必深而成缺齧。故趙氏以齧釋軌。明此軌屬城門受車輪之缺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與兄孫講禹之聲章。追何以蠡。曰。用之者多也。城門之軌。何以非兩馬之力。曰。用之者久也。然則。經涂九軌。而每門三涂。祇各一軌。則凡一用而門必三之。此正用之多。而謂久可乎。車之步軌也。門與涂同。時無久暫也。匠人旣造門。亦即造涂。未嘗前年有門。今年始有涂。何謂久也。試亦於是奚足哉一語復誦之乎。兒子遠宗誽然曰。得之矣。孟子文多微辭。於此則微辭中又急拄其口。使之自解。只是奚足哉四字盡之。蓋此語專闢禹之追蠡。不關攷擊。並不及文樂。猶之門軌之齧。不關馬力。並不及涂軌。蓋一比較。則多寡生。而祇論此追。亦祇論此軌。則久暫之意。自見言外。故曰是。是追蠡也。追蠡爲攷擊所致。得毋門軌之齧。是馬力與。即此一語。而年世久遠。非一朝用力所能到。意隱隱可驗。所謂急破其惑。不煩證明。乘車多四馬。謂兩服兩驂也。去四言兩。已不可曉。況詰問之意。正欲張馬力之多。而反從儉。此是何意。及觀趙岐注。謂兩馬是公馬國馬。引春秋外傳爲證。然國馬公馬亦多無解者。古關盜鄒驛。皆有都鄙所賦馬。供往來之用。謂之國馬。以此爲民間所出馬也。至公家乘車。及鄒遂賦兵牽載任器。則馬皆官給。謂之公馬。以爲總之公牧者也。故周禮牧人所掌。皆稱國馬。而馭夫趣馬。又分公馬而駕治之。雖無大分別。要之行城之馬。則祇此兩等。然則兩馬謂兩等馬耳。謹按春秋外傳者。國語。楚語。闘且與其弟論令尹子常之言也。韋昭本。作國馬足以行軍。云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也。趙氏所見本蓋與韋異。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趙氏以兩馬爲國馬公馬。不如豐氏一車所駕之說爲長。但當云城中車可散行。城門則車皆由之。兩馬之力。乃以車多反言。則文義自明。如減兩馬二字。即國中之軌。亦豈兩馬所能成。故不可以辭害意也。左氏哀公二十七年傳。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注。乘車兩馬。大夫服。史記孔子世家。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又左哀公十七年傳。乘衷甸兩牡。注。衷甸一轅卿車。疏。兵車一轅而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爲四馬。今止乘兩牡謂之衷乘者。衷。中也。蓋以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大事駕四。小事駕二。爲等差故也。異義。古毛詩說天子之大夫皆駕四。故詩云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是也。其諸侯大夫。唯駕二無四。二十七年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士喪禮云。賵以兩馬。是惟得駕。兩無上乘也。皆可爲一車所駕之證。曾氏之升撫餘說云。古駕車之法。夏駕二馬謂之麗。殷駕三馬謂之驂。周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馬謂之駟。孟子若曰。不知禹聲。盡觀禹迹。彼城門之軌道止一途。

車從中央。禹以來閱千八百年於茲。段之謬。於此門也。周之鼎。亦於此門也。而謂門限切傑。殆是夏先王兩馬之力歟。謹按夏禹二馬。是毛詩衛風干旄。正義引王肅云。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此說於先王之樂器後王皆用之說尤切。錄之以備參考。限切者。阮氏元校勘記云。段玉裁云。門限亦名門切。丁氏云。限鎚切傑。由不解切字也。章指。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啓其蒙。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注棠。齊邑也。孟子嘗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爲夫子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疏注。棠齊邑也。○正義曰。襄公六年。齊侯滅萊。左傳云。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注云。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十八年齊侯駕將走郵棠。注云。郵棠。齊邑。二十五年左傳。齊棠公之妻。注云。棠公。齊棠邑大夫。閻氏若璩釋地云。齊滅萊邑。故爲齊有。後孟子爲發棠。即此時也。今即墨縣甘棠鄉。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郵棠。故萊邑也。山東登州即墨縣有棠鄉。爲萊之棠邑。東昌府堂邑縣爲齊棠邑。棠公爲棠邑大夫。孟子勸齊王發棠。即此。後譌棠爲堂。周氏柄中辨正云。顧亭林山東考古錄云。當時即墨爲齊之大都。倉廩在焉。故云發棠。則棠爲萊邑。非今之堂邑縣也。大事表疑誤。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注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之以爲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攖。迫也。虎依陬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欲復搏之。衆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我爲馮婦也。必爲知者所笑也。疏注。馮姓至虎者。○正義曰。儀禮燕禮卒受者。注云。卒。猶後也。卒之義爲終。終亦後也。卒爲善。足見前此恃力無賴。爲不善也。何以有士稱。故趙氏申明之。毛詩正義云。士者。男子成名之大號。故有勇名而進以爲士。如稱勇士是也。本稱勇士。改而爲善。乃爲善士也。申此者。趙氏以士字連善字。恐章句不明也。劉昌詩蘆浦筆記云。余味此段之言。恐合以卒爲善爲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衆逐虎爲一句。蓋有搏虎之勇而卒能爲善。故士以爲

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爲笑也。周密志雅堂雜抄云。一本以善字之字點句。前云士則之。後云其爲士者笑之。文義相屬。於章旨亦合。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古人文字敍事未有無根者。惟馮婦之野。然後衆得望見馮婦。若如宋周密斷士則之爲句。野字遂屬下。野但有衆耳。何由有馮婦來此爲無根。或曰固已。恐從未見則之野此句法。余曰。周書則至于豐。○注。攖迫至止也。○正義曰。淮南子俶眞訓云。攖人心也。高誘注云。攖。迫也。說文辵部云。迫。近也。故趙氏以迫釋攖。又以近釋迫。音義云。丁於盈切。舜蒼云。攖。梏也。梏之猶云繫之。蓋讀攖爲纓。繫之以纓。即謂之纓也。莊子大宗師。其名爲攖寧。釋文引崔氏注云。攖有所繫著也。此亦以攖爲纓也。莊子在宥云。彼愼無攖人心。司馬彪注云。攖。引也。引亦牽繫之義。然是時衆方與虎相持。何得遠言梏。繫迫之義長矣。音義云。嵎。子于切。又子侯切。隅也。隅即嵎。說文阜部云。隅。陬也。陬。阪隅也。詩小雅。正月。瞻彼阪田。箋云。崎嶇墝埆之處。故馬融廣成頌云。負隅依險。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負。恃也。左傳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孟子曰。虎負嵎。莫之敢攖。虎有所恃而張。故云依陬而怒也。謹按注中見虎二字。解望見二字。明望見二字斷句。馮婦趨而迎之六字斷句。是時婦猶在車中。令趨車迎之也。將近矣。馮婦又攘臂下車。趙氏以爲不如前。明所以趨迎所以下車之故。而以馮婦二字貫於見虎走迎之上。則望見爲馮婦望見明矣。先言望見。後言馮婦者。屬文之法也。自則之野貫下。此望見者。自即是之野者望見。不可云望見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故倒言之也。是時知止。則可以不趨迎。不下車。違用馮婦者。若曰誰迫之使趨迎。馮婦也。誰迫之使下車。馮婦也。皆形容其不知止之狀也。說文走部云。趨。走也。故以走釋趨。謂行之疾也。說文手部云。攘。推也。推。排也。推排其兩手於前。作搏勢也。孟子屬文奇奧。趙氏每能曲折達之。卒爲善士。何至又爲士之黨笑之。則因其之野望見知是。趨迎如是。下車如是也。則字非虛用也。

章指。言可爲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疏暴虎無已。○正義曰。爾雅釋訓云。暴虎徒搏也。毛詩。鄭風。大叔于田。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傳云。暴虎空手以搏之。僖公元年穀梁傳。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屛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先搏時無刀。是搏即無兵。空手相搏。故范甯云。徒身獨鬬。譬刃相害。僖公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夢與楚子搏。注云。搏。手搏。惟手無兵空搏。故楚子伏而盬其腦。蓋相搏而顛。楚子以身壓晉文。以口啶。皆不用兵也。搏從手。空手即是搏。非搏有徒不徒之別也。故趙氏以暴虎釋經之搏虎。暴搏一音之轉。廣雅釋詁云。㩧。擊也。㩧同撲。撲亦搏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注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臭香

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疏注。臭香至如蘭。○正義曰。禮記月令。春月。其味酸。其臭羶。夏月。其味苦。其臭焦。中央。其味甘。其臭香。秋月。其味辛。其臭腥。冬月。其味鹹。其臭朽。孔氏正義云。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味有五。臭亦有五。孟子於口目耳鼻俱言味色聲臭。而於四體言安佚。以互見之。則味必嘗甘。色必好美。聲必喜音。臭非謂臭專屬諸香也。引易者繫辭上傳文也。其臭如蘭。則臭有不如蘭者矣。虞翻注易云。臭。氣也。不專以爲香也。荀子王霸篇云。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與孟子義同。楊倞注云。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綦。極也。佚。安樂也。此注先訓氣。後言香。爲得其意矣。又正名篇云。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注云。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鳥皫色而沙鳴。鬱。酸暑浥之酸氣也。奇臭。衆臭之異者。氣之應鼻者爲臭。故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此獨冠以香臭者。明其下皆臭也。禮記內則。皆佩容臭。注云。容臭。香物也。庾氏云。以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謂之容臭。此亦以臭不專於芬香。惟芬香可飾形容。故別之云容也。周禮天官。宮人除其不蠲。去其惡臭。禮記大學篇云。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臭之惡者爲惡臭。猶臭之香者爲香臭。僖公四年左傳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注云。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孔氏正義云。臭是氣之總名。原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爲香。故專以惡氣爲臭。十年香氣盡矣。惡氣尚存。此臭字乃朽字之假借。月令。其臭朽。說文歺部。朽爲歺之重文。歺。腐也。列子周穆王篇云。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朽與香對。則薰香蕕臭者。乃薰香蕕朽也。廣雅釋器云。歺。臭也。謂臭爲歺之假借。歺爲臭之正也。惡臭作歺。腐穢之氣也。鼻所觸之總名作臭。非臭之名。或專於香。或專於惡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注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脩仁行義。脩禮學知。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疏仁之至命也。○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之血氣心知原於天地之化育者也。有血氣。則

所資以養其血氣者。聲色臭味是也。有心知。則知有父子。有昆弟。有夫婦。而不止於一家之親也。於是又知有君臣。有朋友。五者之倫。相親相治。則隨感而應爲喜怒哀樂。合聲色臭味之欲。喜怒哀樂之情。而人道備。欲根於血氣。故曰性也。而有所限而不可踰。則命之謂也。仁義禮智之懿。不能盡一知一者。限於生初所謂命也。而皆可以擴而充之。則人之性也。謂者猶云藉口於性耳。君子不藉口於性以逞其欲。不藉口於命之限之而不盡其材。後儒未詳審文義。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謂性。非不謂之性。不謂命。非不謂之命。由此言之。孟子之所謂性。即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體之於安佚之爲性。所謂人無有不善。即能知其限而不踰之爲善。即血氣心知能底於無失之爲善。所謂仁義禮智。即以名其血氣心知。所謂原於天地之化者之能協於天地之德也。此荀揚之所未達。而老莊告子釋氏味焉而妄爲穿鑿者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性命二字必合言之。而治性之學始備。五官百骸。五常百行。無物無則。性命相通。合一於則。性乃治矣。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謂我之口而嗜乎味。我之目而美乎色。我之耳而悅乎聲。我之鼻而知乎臭。我之四肢而樂乎安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小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恆易。而順天所限之命恆難。性易遂。則必過乎其則。命難順。則不能使不過乎其則。治性之道。以不過乎則爲斷。節之以命而不畏其難順。斯不過乎其則矣。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謂以吾心之仁而施於父子。以吾心之義而施於君臣。以吾心之禮而施於賓主。以吾心之智而施於賢者。以吾心所具聖人之德與天道相貫通。其必欲遂者。與主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大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恆難。而順天所限之命恆易。性難遂。則必不及乎則。命易順。則任其不及乎則。治性之道。以必及乎則爲斷。勉之以性而不畏其難遂。斯必及乎其則矣。阮氏元校勘記云。閩監毛三本知作智。按音義出知之云。音智。注同。則作智非也。有性焉各本同。孔本焉作也。○注。聖人至命也。○正義曰。天道即元亨利貞之天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天道也。通神明之德。使天下各遂其口鼻耳目之欲。各安其仁義禮知之常。此聖人之於天道也。乃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得位而天道行。所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孔子不得位而天道不行。所謂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趙氏謂遭遇乃得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是也。道行則民遂其生。育其德。道不行則民不遂其生。不育其德。故口鼻耳目之欲不遂屬之命。而仁義禮智之德不育亦屬之命。然顓顓之民。不能自通其神明之德。又不遇勞來匡直者有以輔翼之。固限於命矣。若君子處此。其口鼻耳目之欲。則任之於命而不事外求。其仁義禮智之德則孳乎吾性之所有而自脩之。不委諸教化之無人。而甘同於顓顓之民。所謂雖無文王猶興也。且由是推之。父頑母嚚。命也。而舜則大孝烝烝。瞽瞍底豫。此仁之於父子。君子不謂命也。罪人斯得。命也。而周公則勤勞王家。沖人感悟。此義之於君臣。君子不謂命也。道大莫容。命也。而孔子則栖栖皇皇。不肯同沮溺之辟世。荷蓧之潔身。而明道於萬世。此聖人於天道。君子不謂命也。大戴記

千乘篇云。以爲無命則民不偸。以爲無命即是不謂命。章指。言尊德樂道。不任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也。【疏】不任佚性。○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韓本攷文古本任作逸。○治性行禮。○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文選注引作治身勤禮。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注】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見孟子聞樂正子爲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等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注】樂正子爲人。有善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注】不害問善信之行謂何。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注】己之所欲。乃使人欲之。是爲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爲信人。不意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爲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爲大人。大行其道。天下化之。是爲聖人。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爲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善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疏】可欲之謂善。○正義曰。趙氏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可欲。按此忠恕一貫之學。不僅於善也。呂氏春秋長攻篇。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高誘注云。善。好也。所好於代者非一事。中論夭壽篇。引孟子。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欲作好。好善亦爲善善。可欲即可好。其人善則可好。猶其人不善則可惡。其人可惡。即爲惡人。其人可好。自爲善人也。○有諸己之謂信。○正義曰。說文人部云。信。誠也。誠猶實也。有即亡而爲有之有。可好未必其不虛也。實有之矣。是爲信也。趙氏引不義不信語。見論語憲問篇。謂不可億度人之不信。引之者。蓋謂宜己有此信。不可億人之不信也。○充實之謂美。○正義曰。詩召南小星篇。寔命不同。釋文引韓詩云。寔。有也。即此有諸己者。擴而充之使全備。滿盈是爲充實。詩邶風簡兮云。彼美人兮。箋云。彼美人謂碩人也。首章。碩人俁俁。傳云。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充滿其所有。以茂好於外。故容貌碩大而爲美。美指其容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正義曰。說文火部云。光。明也。輝。光也。輝與煇同。毛詩大雅皇矣篇。載錫之光。傳云。光。大也。有光輝故大。充則暢於四體。光則照於四方。故趙氏云宣揚之。○大而化之之謂聖。○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聖。通也。此謂德業照於四方。而能變通之也。○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正義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大而化之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聖而不可知之也。易繫辭傳云。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測即不可知。周書謚法解云。民無能名曰神。不可知。故無能名。

孟子論樂正子推極於聖神。至於神。則堯舜之治天下也。孟子所以言必稱堯舜。章指。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爲之喜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注】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朱之道爲己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疏】逃墨至而已矣。○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舊謂墨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尚得不敢毀傷之義。竊謂不然。此亦互見之耳。逃墨之人。始既歸楊。及逃楊。勢不可復歸墨而歸儒。假令逃楊之人。始而歸墨。及逃墨。亦義不可復歸楊而歸儒可知也。亦有逃楊不必歸墨而即歸儒。逃墨不必歸楊而即歸儒者。非以兩必字例定一例。知是逃。知是歸。且以斷兩家之優劣也。楊之言似近儒之爲己愛身。而實止知有己不知有人。視天下皆漠不關情。至成刻薄寡恩之惡。墨之言亦近儒之仁民愛物。而徙一概倚同。不知辨異。視此身皆一無顧惜。至成從井救人之愚。其爲不情則一。天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故孟子並斷之無君父。極之於禽獸。非有罪名出入。○注。逃者至曰歸。○正義曰。禮記曲禮。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云。逃。去也。詩曹風蜉蝣篇。於我歸處。箋云。歸。依歸。廣雅釋詁云。歸。就也。爵正猶云就正矣。伏生書大傳云。和伯之樂。名曰歸來。鄭氏注云。歸來言反其本也。爾雅釋言云。還。返也。廣雅釋詁云。還。歸也。釋言云。還。返也。下云追而還之。又以還釋歸。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注】苙。蘭也。招。罥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蘭則可。又復從而罥之。大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罪之。亦云大甚。【疏】注。苙蘭也。○正義曰。音義云。苙。丁音立。欄也。圈也。蘭與欄字同。戴氏震方言疏證云。方言曰。苙。圈也。注云。謂蘭圈也。孟子既入其苙。趙岐注云。苙。蘭也。蘭闌古通用。漢書王莽傳。與牛馬同蘭。顏師古注云。蘭謂遮蘭之若牛馬。闌。圈也。阮氏元校勘記云。蘭者假借字。欄者俗字。闌者正字也。○注。招罥也。○正義曰。音義云。罥。俱兗切。爲羂繫其足也。按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羂作罥。又作罥。說文网部云。罥。綰也。糸部云。綰。絹也。周禮秋官。冥氏掌設弧張。注云。弧。張罿罦之屬。所以扃絹禽獸。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注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掎其腳。絹即罥。亦即罥也。絹之爲罥。猶爾雅釋器罥之爲羂。聲類云。罥以繩係取鳥獸也。音義言罥其足。皆本此。然趙氏以罥釋招。未詳所本。趙氏佑溫故錄云。音義不爲招字作音。字書引此經。注與詩招招舟子並列音昭之下。自其義有別。音無別。不知今讀有以招爲翹字。

此推國語。齊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注。招。舉也。當讀翹耳。亦猶招招舟子。本當知字。而今乃
與僞招角招之招同讀韶。然是又謂招之爲冒爲羈。僅見此注。絕少作證。孟子之闢楊墨。方冀望能
言距之人而不可得。蓋未必有追咎大甚之事。此節乃孟子自明我今之所以與楊墨辯者。有如追放豚
然。推恐其不歸也。其來歸者。既樂受之。使入其苙。未歸者。又從而招之。言望人之棄邪反正無
已時也。苙既是之有常。招又望之無已。如是。則不咎其往之意具見。招字非但無取別音。并不煩
別義耳。○注。今之至太甚。○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辯而不德。服氏注云。辯。答辯也。
呂氏春秋淫辭篇云。無與孔穿辯。高誘注云。辯。相易奪也。闘奪皆謂爭也。墨子經上云。辯。爭
彼也。故趙氏以爭釋辯。書費誓。馬牛其風。鄭氏注云。風。走逸。釋名釋天云。風。放也。詩小
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傳亦云。風猶放也。放風一音之轉。放逸即風
逸也。方言云。豬其子謂之豚。爾雅釋獸云。豕。子豬。是豕即豚也。章指。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
者不綏。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爲過也。疏來者不綏。○正義曰。論語。子張篇云。綏之斯來。孔氏云。
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安之。則遠者來至。此言來者不綏。謂
來歸者不受
而安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注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與此三賦也。布。
軍卒以爲衣也。縷。紩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斯養之役也。疏有布至之征。○正義曰。惠氏士
奇禮說云。屋粟邦布。見管子輕
重篇。屋粟者地稅。夫一爲廛。夫三爲屋。荀子所謂田野之稅。孟子所謂粟米之征。管子謂籍於室
屋。安矣。蓋計畝以步。計井以屋。故小司徒得據而致焉。而斂之旅師者是也。邦布者口泉。衆寡
有數。長短有度。荀子所謂刀布之斂。孟子所謂布縷之征。管子謂籍於萬民六畜。安矣。蓋家辨其
物。歲入其書。故鄉遂大夫得稽而征焉。而入之外府者是也。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有田而不耕。使
出三夫之地稅。凡民無職者出夫布。無田乃無職。使出一夫之口泉。出之民曰夫布。入之國曰邦布。
其實一也。謹案周禮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出里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
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廛
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儳布質布罰布廛布。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傳見舊時說也。
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征賦之稱布。司農有此二義。一爲泉布之布。則布即錢也。
一爲布參印書以爲幣。而引詩爲證。毛詩衞風。氓抱布貿絲。傳云。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貿
買物也。孔氏正義云。知此布非泉而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爲幣。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
帛之名。故鄭箋云。實幣帛皆是也。又云。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賈氏載師疏云。此
說非。故先鄭自破之。是征賦之布。爲泉布。非布帛。孟子不云泉布之征。而云布縷之征。布與縷
連類。則布爲布帛。此趙氏所以不用夫布里布等說。而以爲軍行之橫征也。且屋粟里布。國之常賦。

不容缺綴。即用二用三。何致民有殍而父子離。則趙氏義爲長。○注。布軍至役也。○正義曰。詩秦風無衣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次章云。與子同澤。三章云。與子同裳。是軍卒當給以衣也。說文糸部云。縷。綫也。紩。縫也。書柴誓。善敹乃甲胄。鄭氏注云。敹謂穿徹之。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甲胄皆以卒爲之。攷工記。函人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氏注云。屬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是甲聯合數革以爲之也。又鞄人云。眷其線。欲其藏也。杜子春云。線謂縫革之縷。是甲胄之革。皆必以線縷縫綴。鄭云。穿徹卽縫綴也。武氏億釋甲云。以縄謂之縷縄。有飾謂之朱綅。逸周書年不登。甲不纓縢。孔晁注曰。纓縄甲。不以組。書。敹乃甲胄。正義引鄭云。敹謂穿徹之。謂甲縄有斷續。當使敎理穿治之。說文云。綅。綫也。魯頌閟宮篇。貝胄朱綅。傳。朱綅。以朱綅綴之。疏謂以朱綫連綴甲也。又按朱綅卽胄之綅。太平御覽詩云。貝胄朱綅。謂以貝齒飾胄。朱纓綴之也。少儀疏謂以朱縄綴甲。故鄭云。亦鎧飾也。是鄭所云鎧飾。而以亦字言之。明其蒙胄爲義。疏但指連綴甲。於義猶未備也。按王氏武氏所詳。是縷爲紩甲之縷也。葉詩禮經會元云。六軍人自爲備。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非公家所給也。是以太宰之職。九賦斂財。皆有以待其用。獨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爲之法。而亦不及軍旅。豈非農皆爲兵。兵皆自賦。初無煩於廩給。故亦不煩於均節與。謹按梁惠王下篇。引晏子已云。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則春秋時行軍轉食。已有粟米之征。布縷粟米。既非常賦。則力役亦非徒役之正額。既轉米粟。必有負荷之人。所謂勞者弗息也。音義云。斯義同厮。賤役也。宣十二年公羊傳。厮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何休注云。艾草爲防者曰厮。汲水漿者爲役。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史記張耳陳餘傳云。有厮養卒。集解引韋昭云。析薪爲厮。炊烹爲養。斯之訓爲析。幾其在析薪。故名斯。厮其俗字也。蘇林云。厮。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飲食所以養人。故炊烹者名養。

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注]君子爲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疏]注。則分至義矣。○正義曰。論語季氏篇。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集解引孔氏云。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孟子言父子離析。趙氏兼及分崩。因有異心。各思逃竄。則父不顧子。子不顧父。故忘孝慈之禮義矣。章指。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子道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注]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時。民不離散。寶人民也。脩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

璧。隋侯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疏】諸侯之寶三。○正義曰。禮記檀弓云。仁親以爲寶。注云。寶謂善道可守者。寶與保通。謂保守此土地人民政事也。○注。求索至身也。○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韓非子和氏篇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史記藺相如傳云。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此所謂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也。莊子讓王篇云。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漢書鄒陽傳。獄中上書云。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怨結而不見德。文選。作隨侯之珠。夜光之璧。淮南子覽冥訓云。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注云。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史記李斯列傳。有隨和之寶。正義引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爲斷蛇邱。歲餘。蛇銜明珠徑白而有光。因號隨珠。隨侯之珠。無求索爭國事。趙氏蓋連及之。新序雜事篇云。秦欲伐楚。使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求索或指此與。

章指。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注】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疏】注。盆成至必死。○正義曰。說苑建本篇。有盆成子。是盆成二字爲姓。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攷云。死矣盆成括。正與孔子由其死矣語同。何故斥之。又晏子外篇。載景公命盆成括以母柩合葬於路寢事。晏子稱之曰。括者。父之孝子。兄之順弟。又嘗爲孔子門人。是齊有兩盆成括也。然孔庭從祀。無盆成括。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注】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注】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爲人。小有才慧。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疏】注。小有至身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云。

才。智也。方言云。智或謂之慧。是小有才謂有小慧也。論語衞靈公篇。羣居終日。好行小慧。難矣哉。集解鄭注云。小慧謂小小之才智。說文心部云。慧。儇也。慧則精明。精明則照察人之隱。慧則捷利。捷利則超越人之先。皆危機也。君子明足以察姦而仁義行之。智足以成事而謙順處之。是爲大道也。夫道大則能包容。小人以有孚而化。道大則無驕亢。異端以相感而通。于食有福。何害之有。

章指。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勞謙終吉。君子道也。疏小知自私。○正義曰。史記賈生傳服賦中語。○大雅先人。○正義曰。文選西都賦云。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李善注云。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焉。又上林賦。揜羣雅。注引張揖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後漢書文苑傳。孔融薦禰衡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劉劭人物志九徵篇云。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先人與自私相對。謂以人爲先。己退讓處後也。鶡冠子近迭篇云。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義雖異而指略同。又按崔篆慰志賦云。應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李賢注引詩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大雅或指此。然與上小知不類。且先人無謂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注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疏注。館舍至上也。○正義曰。儀禮。聘禮。及館。周禮秋官。司儀致館。注並云。館。舍也。呂氏春秋必已篇云。舍故人之家。高誘注云。舍。止也。故以舍釋館。又以止釋舍。又知士篇。靜郭君舍齊貌辨。於是舍之上舍。注云。上舍。甲第也。此上宮當如上舍。謂上等之館舍也。趙氏以爲樓者。說文木部云。樓。重屋也。宮在屋之上。故名上宮。女部云。婁。空也。广部云。廔。屋麗廔也。囧部云。囧。窗牖。麗廔。闓明也。禮記月令。可以居高明。注云。高明謂樓觀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樓謂牖戶之間。諸射孔樓樓然也。然則。樓之名取於婁。麗廔以闓明釋之。即玲瓏之轉聲。蓋其制窄狹而高。四面開窗。牖以上爲樓而下言牖。上故以爲樓也。

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注屨。扉屨也。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窗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廋。廋。匿也。孟子與門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疏注。屨扉至成也。○正義曰。說文履部云。屨。履也。尸部云。扉。履屬。趙氏以屨爲扉。而以草屨釋之。此直以扉釋屨。扉爲草屨。故云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謂織草爲扉。已有次等而尚未成。爾雅釋詁云。業。敍也。國語晉語云。則民從事有業。韋昭注云。業。猶次也。次與敍義同。云有次業者。以次釋業也。說文欠部云。次。不前不精也。故以爲未成。廣雅釋詁云。業。始也。與創造作等字相轉注。然則業屨。猶云造屨創屨。屨始作爲業。猶牆始築爲基。衣始裁爲初。皆造

而未煞之稱也。○注。廋匿至匿也。○正義曰。音義云。廋或作庾。同音搜。今諸本作廋。惟廖本作廋。論語爲政篇。人焉廋哉。集解孔氏云。廋。匿也。淮南子說山訓不匿瑕穢。高誘注云。匿。藏也。不直言其竊。而詭云藏匿以爲戲也。趙氏以匿釋廋。又以竊釋匿。謂或詭言匿。其實疑其竊也。故孟子直以竊對之。說文穴部云。盜從中出曰竊。隱公八年公羊傳。將人則從不疑也。注云。從者。隨從也。儀禮。鄉飲酒禮。賓及衆賓皆從之。注云。從猶隨也。華嚴經音義引蒼頡云。侍。從也。故從者爲門徒相隨。又云侍從者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注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衆人來隨事我本爲欲竊屨故來邪。曰殆非也。注館人曰。殆非爲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疏注。自知問之過。○正義曰。經云。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注云。有來問孟子者。而於孟子之答。則云孟子謂館人。此注云館人曰。又云自知問之過。然則前來問者。即館人也。蓋館中非一人。來問之館人。不必即求屨之館人。抑館中人公共求之。而問者止館人中之一人。故別之云。或問之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注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逆拒。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異心也。見館人言殆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答之。疏注。孟子至答之。○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以經省曰字。趙注特下孟子曰以補之。章指云非己所絕己字。正釋經寺字。阮氏元校勘記云。夫子之設科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子作寺。案注云。夫我設教授之科。僞疏亦云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則作寺是也。寺子蓋字形相涉而譌。趙氏佑溫故錄云。此作孟子語而云夫我。趙氏從無改字。明是漢人經文不作夫子。子乃寺字。而夫音扶。作孟子言。適足見聖賢之大。作或人語。仍是意含隱諷矣。論語述而篇。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集解鄭氏云。往。猶去也。說文言部云。評。召也。追呼。謂追逐而召之。呼爲評之假借也。管子七臣七主篇云。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房元齡注云。追猶召也。論語子張篇。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皇侃義疏本作距。此不拒。孔本韓本及閩監毛三本作拒。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作距。距。拒。古通也。國語齊策。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韋昭注云。逆。拒也。詩大雅皇矣。敢距大邦。孔氏正義云。敢拒逆我大國。亦以逆釋拒。逆與順對。不順其來學之情而受。故拒之即逆之也。廣雅釋詁云。竊。取也。云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即竊之與否。有學道之心。又有竊屨之心。是有異心。見其有學道之心而受之。不能保其無竊屨之心。則或即爲從者之廋不可保也。即亦不可知也。故云不能保知。荀子法行篇云。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孟子錄此章。一以見設教者之大。一以見寄託者之多。所以錯門戶之見。而豁借處之蹤。趙氏生漢末。見

當時跋扈之家。非不受學於大賢君子之門。黨籍中未嘗無依附虛聲之士。故有斷乎言之。而章指。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屨。非己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所謂造次必於是也。疏受之如海百川移流。○正義曰。揚子法言學行篇云。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造次必於是。○正義曰。論語里仁篇中語。釋文引鄭氏云。造次。倉卒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注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人也。疏人皆至仁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忍。即下無害人之心。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注人皆有不喜爲。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爲。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爲此者。義人也。疏人皆至義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爲。即下無穿踰之心。○○注。此者義人也。○正義曰。者字疑衍。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注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大之以爲仁。仁不可勝用也。疏注。能充大之。○正義曰。呂氏春秋必己篇。歸充天地。高誘注云。充猶大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注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爲義。義不可勝用也。疏穿踰。○正義曰。閩監毛三本。此作穿窬。下穿踰之類作穿踰。宋本孔本韓本皆作踰。說文穴部云。窬。穿木戶也。辵部云。逾。越進也。逾即踰。窬踰二字本異。禮記。儒行。篳門圭窬。注云。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圭窬即左傳之圭竇。故徐氏音豆。即讀窬爲竇也。其實竇窬義皆爲空。而字不同。窬自音臾耳。趙氏云。穿牆踰屋。則自爲踰越之踰。論語陽貨篇云。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集解引孔氏云。穿。穿壁也。窬。窬牆也。釋文云。踰。本又作窬。然則釋文論語本作穿踰。是論語之穿窬。與孟子之穿踰一也。或借窬爲踰。故有作穿窬者。其實皆穿踰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注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爲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自行所至。皆可以爲義也。疏注。爾汝至義也。○正義曰。爾汝爲尊於卑上於下之通稱。卑下者自安而受之。所謂實也。無德行者爲有德行者所輕賤。亦自安而受之。亦所謂實也。蓋假借爾汝爲輕賤。受爾汝之實。即受輕賤之實。故云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非謂德行可輕賤。專在稱謂之爾汝也。既實有當受之實。自不能不受經言。無受者自勉於德行。不爲人所輕賤也。故云。既不爲輕賤。不爲人所爾汝。德行已高。自不爲人所輕賤。猶分位已尊。自不爲人所爾

沒。非謂有可受之實。而強項不受之也。謂恥有此不得不受之實而勉以去之也。但德行無窮。非僅免人輕賤而已。故又須充大之。使不獨不爲人輕賤。凡身所至。無非義之所至。斯爲自強不息之道也。毛詩秦風無衣篇。與子偕行。傳云。行。往也。禮記樂記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無爭。注云。至。猶達也。行也。趙氏以自行釋往字。以所至申上達字。自行所至皆可以爲義。即是無所往而不達於義也。荀子解蔽篇云。偸則自行。又云。心者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自行謂任心所欲行。無有禁止。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注】餂。取也。人之爲士者。見尊貴者。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穿踰之類也。【疏】注。餂取也。○正義日。音義云。丁日注云。餂。取也。今案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餂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本亦作銛。奴兼切。按餂銛二字。方言皆有之。一云。銛。取也。注云。謂挑取也。一云。凡陳楚之郊。南楚之外。相謁而餐。或曰餂。或曰飵。徐鍇說文繫傳云。相謁相見後。設麥飯以爲常禮。知今人之相見飲茶也。趙氏以取釋餂。自本方言。丁公著謂傳寫誤者是也。姚寬西溪叢語云。玉篇食字部有餂字。注音達兼反。古甜字。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與孟子言餂之義爲不合耳。今以孟子之文。考餂之義。趙岐以餂訓取是也。當知郭氏方言。其字從金爲銛。玉篇廣韻。銛音他點反。取也。廣韻。上聲。銛。音忝。而平聲。又有銛字。音纖。訓日。利也。說文以銛爲臿屬。乃音纖。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也。按銛乃挑之轉音。以言銛即以言挑也。俗以鑽鑰不能開。用物挑之謂之銛。正是此銛也。臿爲今之鍫。鍫方言作⿰臿斗。說文作銚。正以其挑取土而得名。鍫有二種。一種堅厚。用以上撥。可多得土。一種纖利。用以深入。此纖利者。形正近於舌。蓋銛之遺也。漢書賈誼傳。弔屈原賦云。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晉灼日。世俗以利爲銛。徹惟其利。故能排收。其義亦相貫矣。龍龕手鑑。食部。平聲有餂字。云音甜。甘也。又舌部云。䑙。䑚。舐。餂。甜。五俗。甜正。徒兼反。甘也。然則餂乃甜之俗字。漢前無之。又按說文金部。銛。從金舌聲。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舌字非聲。當作西聲。西。舌貌也。他念切。在谷部。此木部。炊竈木之㮇。臿屬之⿰金西。皆用爲聲。依此則銛宜作⿰金西。若然。則⿰金西爲西之叚借。以言⿰金西即是以言西。魏校六書精蘊云。說文西字音忝。象舌在口外。露舌嘗甜物也。人有持短長術以言鉤人者。孟子斥爲穿踰。是⿰金西誤爲銛。又銛誤爲餂矣。附其說於此。以俟參考。○注。人之至類也。○正義日。失言失人。本之論語衛靈公篇。但彼之咎止於不智。故云。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此以言餂以不言餂是也。優巧刺取人意。心術隱伏。以竊取人情。與竊人物無異。故云是皆穿踰之類。一不智。一巧智。兩者正相反。然趨利入邪。亦終是無知而已。穿踰人所恥而不爲。以言

不言餂人所甘於爲。而且自謂以爲得計者。由不知此即穿踰之類。宜充而達之者也。充無穿踰之心。而不以言餂。不以不言餂。則庶幾能勉進於義。而不爲人所輕賤矣。前節意已結。此又申明充無穿踰之心知是也。

○章指。言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善亦遠矣。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注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胸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疏善道也。○正義曰。說文辵部云。道。所行道也。禮記大學篇。是故君子有大道。注云。道行所由。是道即行。善道謂善行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約謂脩其身。六經孔孟之言。語行之約。務是脩身而已。語知之約。致其心之明而已。未有空指一而使人知之求之者。致其心之明。自能權度事情。無幾微差失。又焉用求一知一哉。○注。言近至存焉。○正義曰。不下帶而道存。孟子自發明言近指遠之義也。脩其身而天下平。孟子自發明守約施博之義也。趙氏以脩身明指身言。此不下帶暗指心言。故以近言爲正心。凡人束帶於要脹間。心在帶之上。說文勹部云。匈。膺也。肉部云。肊。胸肉也。匈即胸。肊即臆。劉熙釋名。釋衣服云。膺心衣。鉤肩之間。施一。襠一。奄心也。胸臆當心。亦居帶上。仁守於心而吐於口。故四體不與也。守雖明言脩身。而未言所以脩身之事。趙氏以仁義明之。謂所以脩身者。爲守此仁義也。仁者。元也。義者利也。元亨利貞爲四德。故云施德於天下。施德即施仁義也。既以正心明言近。以守仁明脩身。又並云。正心守仁皆在胸臆者。謂正心即守此仁義。脩身即是正心。言知是。守即知是。雖分言之。實互言之也。事天之本。不外身心。平天下之功。不外仁義。孟子之恉。趙氏得之矣。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云。以要爲帶。帶而上者盡爲陽。帶而下者盡爲陰。各其分。陽。天氣也。陰。地氣也。董子之說。以天任陽不任陰。天之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此亦不下帶而道存之義。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注身正物正。天下平矣。疏注。身正至平矣。○正義曰。身正。成己也。物正。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以知行仁。事皆合於義。孔子所謂脩己以敬。脩己以安百姓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注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疏注。芸治也。○正義曰。說文耒部云。頛。除苗間穢也。重文芸。頛或从芸。芸爲頛之假借。亦耘之省文也。除穢即所以治之。故以治釋芸。禮記曲禮。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是也。○注。是求至太輕。○正義曰。廷琥云。孔本無是字。汲古閣本輕下有也字。

○章指。言言道之善。以心

爲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之。況以妄芸。言失務也。

孟子曰。舜堯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注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民。疏注。堯舜至於民。○正義曰。體性。猶荀子解蔽篇云體道。楊倞注云。體。謂不離道也。管子君臣上篇。則君體法而立矣。房元齡注云。體。猶依也。依與不離義同。依性即中庸所云率性。人性本善。堯舜生知。率性而行。自己爲善者也。湯武以善自反其身。己身已安於善。然後加善於人。堯舜率性。固無所爲而爲。湯武反身而後及人。亦非爲以善加人。而始爲善。此非尙論堯舜湯武也。爲託於堯舜湯武者示之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注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疏注。人動至至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動。作也。禮記。少儀。祭祀之容。注云。容。即儀也。冠一人字。明此泛言人。不指上堯舜湯武。或性或反。皆無所爲而爲。人之體堯舜湯武而或性或反。皆如堯舜湯武也。德盛於中。發揚於外。言非虛飾以悅人。

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注死者有德。哭者哀也。疏注。死者至哀也。○正義曰。三年之喪。期功之服。哀出至情。自無僞飾。推因其人有德。雖非親屬而亦哀之。出於眞意。非以此結交其子弟父兄。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注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爲名也。性不忍欺人也。疏注。經行至人也。○正義曰。僖公二十五年左傳。趙衰以壺飱從徑。注云。徑。猶行也。釋文云。讀徑爲經。文選魏都賦。延閣允守以經營。劉逵注云。直行爲經。素問欬論。王冰注引靈樞經云。脈之所行爲經。是經爲行也。禮德。不離德也。在心爲德。行而著之。則爲節操。毛詩小雅鼓鐘篇。其德不回。傳云。回。邪也。國語。周語。求福不回。晉語。公室之不回。注。皆訓回爲邪。回邪不正之人。國所廢黜不用。而此則自行其德。非由求固祿位。故爲清操介節。以結上知也。言不信。則招尤謗而來惡名。今以不忍欺人。而庸言必信。非謂欲弋致方正之名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注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夭壽在天。待命而已矣。疏注。君子至已矣。○正義曰。順性即率性。謂堯舜也。說文足部云。蹈。踐也。踐德謂湯武反身也。毛詩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傳云。度。法度也。說文又部云。度。法制也。人生有不容踰不容缺之常度。則而行之。是爲行法。周旋中禮。哭死而哀。經德不回。言語必信。是也。其有所爲而爲。不出干祿正行二端。乃君子於此二端。則俟之於命也。順性蹈德。行其法度。盛德所致。自然周旋中禮也。哭死而哀也。經德不回也。言語必信也。爲生者。爲人也。若爲人。則此四者。非干祿即正行。干祿固虛僞之小人。孟子特指出正行二字。其人嚴氣正性。自

命爲君子。與干祿者之形相反。而與干祿者之虛僞則同。孟子指之爲正行。趙氏申之。云正行爲名。後世此類非不託於孔孟。而高言堯舜。孟子則已於千古之上。有以鑑之。自盆成以下。辨別士品。小慧之殺身。言餂之入邪。舍田之自輕。而此章分眞僞於豪芒。則學道之人。不能保其竊履。尤爲切切者矣。章指。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修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疏】堯舜之盛湯武之隆。○正義曰。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伏羲至純厚。作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注】大人。謂當時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此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魏魏。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疏】注。大人至得盡。○正義曰。此大人指當時諸侯而言。故云尊貴者。音義云。藐。丁音邈。藐然。輕易之貌。又音眇。按廣雅釋詁云邈。遠也。文選思元賦。允塵邈而難虧。舊注幽通賦。黃神邈而靡質兮。應劭注皆訓邈爲遠。莊子逍遙遊。藐孤射之山。釋文引簡文注。即以藐爲遠。蓋說大人則藐之。當釋藐爲遠。謂當時之遊說諸侯者。以順爲正。是狎近之也。所以狎近之者。視其富貴而畏之也。不知說大人宜遠之。遠之者。即下皆古之制。我守古先王之法。而說以仁義。不曲徇其所好。是遠之也。以爲心當輕藐。恐失孟子之恉。阮氏元校勘記云。勿視其巍巍然。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巍作魏。音義出魏。丁云當作巍。是經文本作魏。作巍非也。按說文嵬部云。巍。高也。論語泰伯篇。巍巍乎惟天爲大。是巍巍爲大。故何晏注云。巍巍乎。高大之稱也。史記晉世家。魏。大名也。集解引服虔云。魏喻巍。巍。高大也。淮南本經訓云。魏闕之高。高誘注云。門闕高崇。嵬嵬然。又俶眞訓。高誘注云。巍巍高大。故曰魏闕。魏魏即巍巍。古或省山作魏。莊子知北遊篇。魏魏乎其終而復始也。又天下篇。魏然而已矣。亦作魏。省山。易繫辭傳云。崇高莫大乎富貴。故趙氏以富貴釋之。經云。勿視其魏魏然者。猶俗云。不必以其富貴置在目中也。趙氏云。勿敢視之魏魏。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勿敢視與勿視二義相反。勿敢視者。心畏其富貴。目不敢視也。勿視者。不以其富貴爲重而視之也。勿敢視是畏。勿視是不畏。趙氏謂其富貴可畏。若此而不畏之。蓋在他人則勿敢視。在我則勿視。在他人則畏之。在我則不畏之。曲折以互明其義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注】仞。八尺也。榱題。屋霤也。堂高數仞。振屋數尺。奢汰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屋無尺丈之限。故言數仞也。【疏】注。仞八至仞也。○正義曰。仞。詳見前。爾雅釋宮云。桷謂之榱。桷直而遂謂之閱。不受檐謂之交。檐謂之樀。方言云。屋梠謂之櫺。郭璞注云。即屋檐也。亦呼爲連綿。劉熙釋名。釋宮室云。桷。确也。其形細而疏确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榱。在檼旁下列。衰衰然垂也。梠。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櫺。櫺。縣也。縣連榱頭使齊平也。或謂之檐。檐。接也。接屋前後也。或謂之霤。霤。流也。水從上流下也。按屋自中棟至檐。用椽相比。

近檐者名交。謂交於楣上也。接交而長直下達於檐者名閱。以其下垂。故名榱矣。榱之抵檐處爲榱題。其下覆以瓦。用自此下溜。故爲霤。亦爲檐。檐取於滴也。今俗以瓦頭爲滴水。自瓦言之爲霤。自椽言之爲榱題。近在一所。故趙氏以屋霤釋榱題也。霤爲瓦。故亦作甗。廣雅釋宮云。甍謂之甑是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襄二十八年左傳。慶舍援廟桷而動於甍。則甍爲覆桷之瓦可知。言其多力。引一桷而屋宇爲之動也。若以甍爲屋極。則太公之廟。必非容膝之廬。所援之桷。必爲當檐之題。題之去極甚遠。安得援而動於極也。程氏說是也。援桷甍動。亦屋霤與榱題相近在一所之證也。趙氏既以屋霤明榱題矣。又云。堂高數仞。振屋數尺。奢太之室。阮氏元校勘記云。榱題三尺。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榱題作振屋。謹按振字乃旅字之譌。說文木部云。楣。秦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檐屋梠前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記。饎爨在西壁。注引舊說云。南北直屋梠。屋旅即屋梠、屋梠即屋檐。正榱頭之所在。趙氏蓋云。屋旅數尺。譌旅爲振。又倒屋旅爲旅屋。遂不知其說。而竟改注文爲榱題矣。今仍存振屋二字而證明之。以著趙氏之義。識者察之。經傳稱堂高者。皆指堂階而言。禮記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考工記云。殷人重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堂崇一筵。注云。周高堂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皆有尺寸之限矣。故趙氏以此堂高爲大屋之高。周氏柄中辨正云。堂屋高卑之度。經無明文。惟攷工記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鄭注。雉。長三丈。高一丈。度廣以廣。度高以高。則門阿高五丈。宮隅高七丈。尙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三丈六尺。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二丈八尺。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二丈。然則堂高數仞。並非踰制。而數仞之指堂階無疑矣。謹按孟子亦渾言其堂之高耳。當時經僭乎帝制。堂階之高。不必更踰九尺。而屋之高或進二丈八尺者。爲三丈六尺可也。所以總括之以數仞耳。趙氏以爲大屋是也。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榱題三圍。曾子大賢。即爲尊官。何致僭天子九尺之階若三圍。莊子人間世。釋文李云。經尺曰圍。然則三圍者三尺也。廷琥云。趙注堂高數仞。孔本作高堂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注】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侍妾衆多至數百人也。【疏】注。極五至一丈。○正義曰。說文食部云。饕具食也。饌或從巽。廾部云。具。共置也。列前有方丈之多。則極五味。無不備置。故以饌釋食。謂食。言具食也。論語爲政篇。有酒食。先生饌。集解引馬曰。饌。飲食也。廣雅釋詁云。饌。食也。是具食亦章謂之食。儀禮士冠禮。具饌於西塾。注云。饌。陳也。周禮。秋官掌客皆陳。注云。陳。列也。趙氏既以饌釋食。又以列釋饌。是食前即具食於前。亦即是列於前。晏子春秋問下云。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注】般。大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從車千乘。般於遊田也。【疏】注。般大也。○正義曰。般。大。詳見公孫丑上篇。書無逸。文王不敢盤于遊田。文選西京

賦。殷于游畋。其樂只且。薛綜注云。盤。樂也。此云盤于遊田。殷與盤通。書。盤庚。漢書。古今人表。作殷庚。君奭。時則有若甘盤。史記燕世家。作甘般是也。此與殷樂之殷訓大者不同。

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我何畏彼哉。【注】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恥爲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爲當畏彼人乎哉。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爲。爲之寶玩也。【疏】茅茨至蕩心。○正義日。韓非子。堯之有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亦見淮南子主術訓。史記自敘云。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日。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莊公四年左傳。楚武王日。余心蕩。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注】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疏】注。養治至寡矣。○正義日。周禮天官。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注云。養。猶治也。說文宀部云。寡。少也。存與亡對。故以不存爲亡。單豹事。莊子達生篇云。田開之見周威公日。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而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疾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呂氏春秋必己篇云。單豹好術。離俗棄塵。不食穀實。不衣芮溫。身處山林巖堀。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高誘注云。不食穀實。行氣道引也。芮。絮也。幽通記日。單豹治裏而外凋。此之謂也。亦見淮南子人間訓。

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注】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衆也。【疏】注。謂貪至衆也。○正義日。詩大雅桑柔篇。民之貪亂。箋云。貪。猶欲也。呂氏春秋愼大篇云。暴戾貪頑。高誘注云。求無厭足爲貪。是貪爲多欲也。引晉欒黶者。襄公十四年左傳。秦伯問於士鞅日。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日。其欒氏乎。秦伯日。以其汰乎。對日。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日。何故。對日。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是其事也。黶雖不亡。而盈亦必亡。先德之特。焉可久乎。章指。言清淨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疏】清淨寡欲。○正義日。史記自敘云。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禮記。孔子閒居云。清明在躬。注云。清謂清淨。說文水部云。瀞。無垢穢也。瀞即淨字。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注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孰與膾炙美也。疏注。羊棗棗名也。○正義曰。爾雅釋木云。遵。羊棗。郭璞注云。實小而圓。紫黑色。今俗呼之爲羊矢棗。孟子曰。曾晳嗜羊棗。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羊棗一名遵。說文。棗。羊棗也。是以爲棗之總名也。趙氏以棗名釋之。以棗類衆多。此其中一名耳。何氏焯讀書記云。羊棗。非棗也。乃柹之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則成柹。余乙卯客授臨沂。始覩之。沂近魯地可據也。今俗呼牛妳柹。一名㮕棗。而臨沂人亦呼羊棗曰㮕棗。此尤可證柹之小者。通得棗名。不必以爾雅遵羊棗之說爲疑。周氏柄中辨正云。陳禹謨名物攷云。嘗遊鄒。登嶧山。或以羊棗啖余。其狀絕類柹。大僅如茨實。蓋名爲棗。而去棗遠矣。此皆得之親見。益信何氏之說不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羊棗。即木部之梬。爾雅諸棗中之一。與常棗絕殊。不當專取以爲訓。棗樹隨地有之。盡人所識。赤心而外刺。非羊棗也。木部云。梬。梬棗也。似柹而小。一曰㮕。按梬即釋木之遵羊棗也。凡物必得諸目驗而折衷古籍。乃爲可信。昔在西苑萬善殿庭中。曾見其樹葉似柹而不似棗。其實似柹而小如指頭。內監告余用此樹接之。便成柹。古今注云。㮕棗實似柹而小。味亦甘美。師古曰。梬棗。今之㮕棗也。㮕與遵音相近。㮕即遵字也。內則芝之栭。賈氏曰。芝木椹栭軟棗。釋文云。栭本又作檽。檽者㮕之誤。○注。曾子至美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惟。思也。身。我也。趙氏謂曾子思念其父既歿。不復再食此羊棗。故己身不忍食之。禮記少儀云。牛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注云。聶之言㸎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內則云。膾。春用葱。秋用芥。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其餘文與少儀略同。注云。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釀菜而柔之以醯。殺腥肉及其氣。今益州有鹿㲖者近由此爲之矣。軒或爲胖。宛或爲鬱。說文肉部云。膘。薄切肉也。膾。細切肉也。膘即聶而切之。周禮天官醢人注。引少儀作膘而切之。然則膘者切之成薄片。如今片肉也。又將所片細切成條。謂之報切。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凡細切者必疾速下刀。少儀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按報與膘音近。報之爲疾。即膘之爲疾。報而切之。即今肉膘子也。南史恩倖傳云。宮中諺云。趙鬼食鴨臛。諸鬼盡著調。臛與調韻正讀如膘。臛猶霍。霍亦爲疾。蓋膘言報。六朝言臛。今則爲膘也。劉熙釋名。釋飲食云。膾。會也。細切肉。令散。分其赤白。異切之已。乃會合和之也。赤蓋肉之精者。白蓋肉之肥者。先分切而後合之。所以爲會。醢人五齊七菹。注云齊當爲齏。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菹。韭菁茆葵芹菭筍菹。凡醯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膘爲菹。齏菹之稱菜肉通此。因少儀內則。麋鹿爲菹。辟析爲牛。百葉豚拍爲豚。脅亦爲齏。是齏菹通稱。於肉以細切爲齏。則齏即膾之通稱。蓋肉之膘而切者爲軒。又報切之則爲膾。在菜但膘切而不報。或全物不切。是爲菹。細切者爲齏。以

其皆爲膮切。則肉亦名菹。以其皆爲細切。則肉亦名齏。但菹之名可通於肉。而膾之名則不得通於菜。是膾專爲肉之細切者名也。菹齏皆用葱韭醯醬和之。今人以生鰕生蟶漿用酒醋椒韭拌食之。此古肉食爲菹之遺用。全物而不切者也。說文艸部云。菹。酢菜也。韭部云。齏。墜也。墜。齏也。或通俗文云。淹韭曰齏。淹薤曰墜。蓋菹齏之嘗食者可用酢。其久藏者兼以鹽。或用全。或用切。或用細切。其細切者今尙名齏矣。而肉之膘切細切者。皆未有生用醯酢芥薤和食之制。蓋膾之古法。今不可詳矣。內則諸膳有牛炙。牛膾。羊炙。豕炙。魚膾。即儀禮公食大夫禮二十豆中物。孔氏正義云。牛炙。炙牛肉也。毛詩小雅楚茨云。或燔或炙。傳云。炙。炙肉也。箋云。炙。肝炙也。孔氏正義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生民傳曰。傅火曰燔。瓠葉傳曰。加火曰燔。對遠炙者爲近火。故云。傅火加之燔。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故量人注云。燔從於獻酒之肉特牲。曰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亦炙爲釁。而貫之以炙於火。如今炙肉矣。瓠葉云。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次章云。炮之炙之。傳云。毛曰炮。加火曰燔。炕火曰炙。箋云。柔者炙之。乾者燔之。孔氏正義云。凡治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釁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爲腊。腊則加之火上。若今之燒乾脯也。禮記禮運云。以炮以燔。以亨以炙。注云。炮。裹燒之也。燔加於火上。炙貫之火上。內則篇詳於炮。云炮取豚若牂。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注云。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謹當爲墐。墐塗。塗有穰草也。此蓋連毛以墐塗。塗裹之置火中。燒其毛。隨塗脫去。又用手摩去皮肉上之皽。更入鼎鑊煮之。以其用塗包裹燒之。故名炮。炮者。包也。是爲毛曰炮也。去皽之後。入鑊煮之。則炮而烹矣。若不入鼎鑊。近火炙之則爲燔。遠火炙之則爲炙。考工記。廬人重欲傅人。注云。傅。近也。傅火即近火也。是爲炮之燔之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瓠葉傳云。炕火曰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按炕俗字。古當作抗。方言曰。抗。縣也。是也。縣而炙之則遠火也。是爲炮之炙之也。軟褻爲人君燕食所加之庶羞。視公食大夫禮二十豆之用膾炙。禮之隆殺有差。即物之甘嘉或別。故以孰美爲問耳。

孟子曰。膾炙哉。注言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注孟子言膾炙雖美。人所同嗜。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之也。疏注。譬如至故諱之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注云。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禮記王制云。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太史所奉之諱惡。即小史所詔之忌諱。蓋雖小吏掌之。而必由太史進之也。曲禮云。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

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檀弓云。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注云。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桓公六年左傳。申繻云。周人以諱事神。注云。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孔氏正義云。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然則周制以諱事神。天子諸侯諱高祖以下。鄭氏謂適士以上諱祖推之。則大夫三廟當諱曾祖。庶人不逮事父母者。雖不諱祖。亦仍諱父。是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諱父者。君之名則未有敢斥言者。此諱君父之名之事也。隱公八年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注云。立有德以爲諸侯。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即先人之謚。稱以爲族。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皆稟之時君。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由此言之。則姓可賜即可改。族由氏立。則姓不與族同矣。禮記大傳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注云。元孫之子姓別於高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孔氏正義云。正姓者對氏族爲正姓也。若炎帝姓姜。黃帝姓姬。周姓姬。本於黃帝。齊姓姜。本於炎帝。宋姓子。本於契。是始祖爲正姓也。云高祖爲庶姓者。若魯之三桓。慶父。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爲游氏國氏之等。然則庶姓者氏也。同姓爲其一族。其以氏爲族者。謂九族之族。蓋一族分爲九族。可各爲氏。而九族總爲一族。其姓仍同姓。白虎通姓名篇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昏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爲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爲善也。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絕世也。此分別姓氏甚詳。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按人各有所由生之姓。其後氏別既久。而姓幾湮。有德者出。則天子立之令姓其正姓。若大宗然。如周語。帝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陳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命氏曰陳。賜叔安裔子董父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蓋此三者。本皆姜。嬀。董。之子孫。故予之以其姓。又或特賜之姓。前無所承者。如史記。白虎通。禹祖昌意以薏苡生賜姓姒氏。殷契以元鳥子生賜姓子氏。斯皆因生以賜姓也。必兼春秋傳之說而姓之義乃完。舜既姚姓。則嬀爲舜後之氏可知。姓氏之禮。姓統於上。氏別於下。鄭駁五經異義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氏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此由姓而氏之說也。既別爲氏。則謂之氏姓。故風俗通有氏姓篇。皆以氏姓名篇。諸書多言氏姓。氏姓之見於經者。春秋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曰。南氏姓也。季字也。南爲氏。氏姓也。三字爲句。此氏姓之明文也。史記。陳杞世家。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嬀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五帝本紀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帝禹爲夏后而別氏姓。姓姒氏。契爲商姓子氏。棄爲

周姓姬氏。此皆氏姓之明文也。凡言賜姓者。先儒以爲有德者。則復賜之祖姓。使紹其後。故后稷賜姓曰姬。四岳堯賜姓曰姜。董父舜賜姓曰董。秦大費賜姓曰嬴。皆予以祖姓也。其有賜姓本非其祖姓者。如鄭氏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是炎帝黃帝之先。固自有姓。而炎帝黃帝之姜姬。實爲氏姓之淑始。夏之姓姒。商之姓子。亦同。然則單云姓者。未嘗不爲氏姓。單言氏者。其後以爲姓。古則然矣。至於周則以三代以上之姓。及氏姓。爲昏姻不通之姓。而近本諸氏於官。氏於事。氏於王父字者。爲氏不爲姓。古今之不同也。謹按伏羲以上。人道未定。有男女而無夫婦。人知有母而不知父。無父子則無族矣。伏羲畫八卦。定人道。使男女有別。男女有別。則夫婦有義。夫婦有義。則父子有親。鄭氏注昏義云。子受氣姓綿則孝。受氣綿則一本相生而有族。於是有賜姓之制。蓋變昏姻之禮。以長育子孫。則賜之姓以旌別之。所謂因生賜姓者。蓋由此也。故云。遠禽獸。別昏姻也。其始未必人人皆賜姓。而得姓者爲貴。久之相慕相習。則賜姓者非一時。此所以神農之姓。賜於大皞。黃帝之姓。賜於炎帝也。至國語。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雖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此所謂姓即氏也。同是子而或得姓。或不得姓。即春秋時之公子。或賜氏。或不賜氏也。季子以褒嬴之故。附會其說。姓氏之分。未足爲據。蓋至黃帝時。天下已無不有姓之人。而族類繁熾。其先因其無族而賜姓以別其爲族。至是因其族多而賜姓。以別其族中之族。故一姓而有諸氏焉。久之。忘其正姓。遂以氏爲姓。而氏又分氏。書禹貢。錫土姓。鄭氏注云。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然則此賜姓即是命氏。是古時通謂之姓。周乃分正姓爲姓。庶姓爲氏耳。禹賜姒姓。契賜子姓。稷賜姬姓。皆與舜之姓爲同。所謂氏姓也。蓋自黃帝以後。凡賜姓皆是賜氏。所謂因生以賜姓。在無族無姓以前。是因其生氣不絕。而以姓表其同。在族既繁熾之後。是因其生氣熾盛。而以姓表其異。其同。德也。其異。亦德也。故皆爲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也。若論正姓。惟伏羲初定人道時所賜。乃爲眞姓。本族自黃帝以後。庶姓之中。更爲庶姓。惟本其所知者以爲姓。即以爲族而已矣。章指。言情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焉。故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疏思親異心。○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注孔子戹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

何爲思魯之狂士也。疏注。簡大至士也。○正義曰。此文見論語公冶長篇。但彼云。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此不同。彼集解引孔氏云。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
日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趨於大道。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蓋孔氏讀斐爲匪。匪然即非
然。包氏注不知而作爲穿鑿。此孔氏以斐然成章爲穿鑿成文章。謂以非然者成爲文章也。趙氏本此。
以不得其正解之。儀禮覲禮云。伯父帥乃初事。注云。初。猶故也。楚辭招魂。樂先故些。注云。
故。舊也。是不忘其初。即不忘故舊也。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周禮地官大司徒文。引此者。所以
別乎阿私曰黨之黨。蓋趙氏生桓靈時。目見當時南北部黨人之議。朝廷捕而禁之。謂之黨錮。恐學
者設以聖人所稱吾黨之士。即此三君八俊希風標榜之徒。故既以鄉釋黨。又引周禮以明之。謂孔子
所稱吾黨之士。即是吾鄉之士也。非此朋黨部黨之謂也。舊疏不知趙氏之恉。尤失之遠矣。安
肆譏評。而說者。或謂孟子之文。本作五黨之士。故引五黨釋之。孟子曰。孔子
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
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注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獧者能不爲不善。時無中
道之人。以狂獧次善者。故思之也。疏孔子至次也。○正義曰。此亦見論語子路篇。獧作狷。音義云。獧。丁音絹。與狷同。按說文犬部。獧。疾跳也。一日急也。國語。晉
語。小心狷介。韋昭注云。狷者守分。有所不爲也。獧之爲狷。猶狷之爲獧。又心部
云。獧。急也。讀若絹。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論語狷。孟子作獧。其實當作獧。敢問何
如斯可謂狂矣。注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
所謂狂矣。注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踸踔譎詭。論語曰。師也
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疏注。琴張至學者也。○
正義曰。琴張之名。一見於昭公二十年左傳。云。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
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注云。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孔氏正義云。家語云。孔子弟子琴
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衞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即牢曰子云是也。
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即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
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一見於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
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
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
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

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左傳莊子皆周人之書。趙氏豈不知之。而以琴張爲子張。觀左傳正義所引鄭賈之說。則當時固以琴張爲子張。而趙氏本之也。服虔始疑。至家語始以琴牢一字張。杜預注左傳所本者此也。然家語晚出之書。未足爲據。論語子罕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氏注云。牢。弟子子牢也。不言即琴張。史記仲尼弟子傳。亦無琴牢其人。陳氏鱣論語古訓云。王肅家語敘云。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肅云。談者即指鄭氏。夫論語記弟子。不應稱名。漢白水碑。琴張琴牢。判爲二人。肅臆說不可信。按鄭衆賈逵。既以左傳之琴張爲子張。則當時說莊子亦必以琴張爲子張。孟子反與琴張或編曲。或鼓琴。則編曲者反。而鼓琴者張也。故謂子張善鼓琴。又正當時以莊子之琴張。爲顓孫師之證。而趙氏本之也。蓋子張之爲人。短之者甚多。荀子非十二子篇云。弟佗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鄭氏解論語。堂堂乎張。云子張容儀盛而仁道薄。至馬融注師也辟。則云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選直以辟爲邪僻。此趙氏本之。謂其不能純善也。漢書古今人表。以子張與曾晳相次。列於第三。而以琴牢列於第四。似亦以子張即琴張。而琴牢別爲牢曰子云之牢。別無琴張之名。趙氏生王肅前。未見有家語。自不知琴張即琴牢。以子張釋之。非無本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訓踸踔無常也。踸或作趻。楚辭七諫。馬蘭踸踔而日加。王逸注云。踸踔。暴長貌也。暴長即無常之意。無常謂之踸踔。非常亦謂之踸踔。趙氏注孟子云。子張之爲人。踸踔譎詭是也。文選東京賦。瑰異譎詭。薛綜注云。譎詭。變化也。漢書劉輔傳云。必有卓詭切至。顏師古注云。詭。異於衆也。異於衆。亦謂其非常矣。莊子寓言。恐非其實。

何以謂之狂也。注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爲狂。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注嘐嘐。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疏注。嘐嘐志大言大者也。○正義曰。音義云。嘐嘐。火包切。說文口部云。嘐。誇語也。志大言大。是誇語矣。𢜔欲之而又慕之。故重言古之人。說文心部云。慕。習也。習者重也。在心欲之不已。則形於口者亦不已。毛詩小雅出車。玁狁于夷。節南山。式夷式已。大雅桑柔。亂生不平。召旻。實靖夷我邦。傳皆訓夷爲平。爾雅釋詁云。平。成也。易復象傳。中以自考也。釋文引鄭氏注云。考。成也。向秀云。考。察也。禮記禮器觀物弗之察矣。注云。察。猶分辨也。平與辨義通。則夷考即是考察。說文大部云。奄。覆也。掩與奄通。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注屑。絜也。不絜。汚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汚行不絜者。則可與言矣。是獧人次於狂者也。疏注。屑絜至狂者也。○正義曰。毛詩邶風谷風篇。不我屑以。傳

云。屑。潔也。古脩潔之字皆作絜。楚辭招魂云。朕幼清以廉潔兮。王逸注云。不污曰潔。不污穢爲絜。是污穢爲不絜矣。漢書。揚胡朱梅云。傳贊云。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顏師古注云。狷。介也。故此注以狷爲有介之人。有所不爲。則有所介畫。不妄爲。故不以不絜爲絜也。不絜是污穢之行。能恥之賤之。是不絜此不絜之行也。與之是進而教之。故爲可與言。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八字一句。故易獧也爲獧人以明之。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注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賊德故也。疏注。憾恨也至故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憾。恨也。楚辭哀時命云。志憾恨而逞兮。是也。荀子脩身篇云。害良曰賊。有害於德。故云德之賊。語見論語陽貨篇。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也。注萬章問鄉原之惡云何。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注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是嘐嘐。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爲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爲合衆之行。媚。愛也。故閹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疏注。孟子至鄉原。○正義曰。孟子言三字解曰字。何以是嘐嘐以下。皆論鄉原。嘐嘐鄉原之嘐嘐也。言何以是嘐嘐。若有大志。謂鄉原之言。何以嘐嘐若有大志也。非如狂者之眞有大志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鄉原之言行不顧也。狂者曰。古之人。古之人。鄉原則亦曰。古之人。古之人。但狂者之稱古人。是欲之慕之。鄉原之稱古之人。則大言以譏斥之。謂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無所用於世。此鄉原之大言。非如狂者之大言也。趙氏以上古之人爲句。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爲句。生斯世也句。爲斯世也善句。與斯可矣。一連貫下相呼應。故云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也。毛詩唐風杕杜篇。獨行踽踽。傳云。踽踽無所親也。說文足部云。踽。疏行也。疏與親反。無所親故疏。又水部云。涼。薄也。從水京聲。薄與疏。義亦相近。不與人相親。則不以周旋盤辟。施之於人。故云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音義以古之人行爲句。何爲之爲。張云。于僞反。謂古人之行何所爲而如是。生斯世也。但取爲人所善之善人。此爲字讀如字矣。閹爲宦豎之稱。爾雅釋天云。太歲在戌曰閹茂。李巡注云。閹。蔽也。趙氏讀閹爲奄。毛詩大雅皇矣篇。奄有四方。傳云。奄。大也。故釋爲大。又思齊篇。思媚周姜。傳云。媚。愛也。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注]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章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疏]注。萬子至爲也。○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趙注萬子即萬章也云云。是趙邠卿注本作萬子。趙氏謂其不解於聖人之意。美之者欲以責之。此說頗曲。夫公孫丑。萬章。告子之徒。平日反覆辨難。往往數千百言。孟子皆據理告之。未嘗責其不解。何至此忽欲責其不解。而反假以美之乎。蓋鄉原之著。孟子雖已告之。其所以稱原者。孟子尚未言也。孟子未言。則萬章不知，萬章不問。則孟子終不言。後世之人。亦終不知賊德。亂德者幾何不接踵於世。而堯舜之道不可待入矣。是非有萬章此問不可。故特稱子以美之。趙氏估置故錄云。萬章於此獨稱子。明有注文。然萬子曰乃記體。不得謂孟子稱之爲子。不解之解。讀當爲懈。言其問之審也。蓋孟子七篇。萬章傳述之功居多。其於究論古帝王聖賢言行。雖萬章獨勤以詳。孟子之功。莫大於尊仲尼。稱堯舜。闢楊墨。而此章又終之辨鄉原。以立萬世之防。實萬章相與發明之。此章則其問答終畢之事。故特著子稱焉。以結七篇之局。論語泰伯篇云。侗而不愿。釋文引鄭注云。愿。善也。趙氏讀原爲愿。故以原人爲善人。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注]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汚亂之世。爲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絜爲行矣。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爲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疏]注。鄉原至賊也。○正義曰。無可非。無可刺。則眞善矣。故趙氏以能匿蔽其惡解之。流俗之人。不可同志。則同之而不敢異。汙亂之世。不可合行。則合之而不敢離。蓋自託於達士之和光。而曲爲浮沉俯仰之術。似忠信則非忠信。似廉絜則非廉絜。論語學而篇。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廉絜亦屬與人交接之事。故趙氏括之以爲人謀。推其志行既同流合汙。而其與此流俗汙世之人共事。又能盡心力以爲之謀。而不自私其財利。此人所以皆悅之也。彼見人皆悅之。遂亦自信爲涉世之善法。故自以爲是。而要之非仁義之實也。所謂非之無可舉。刺之無可刺。亦此流俗汙世之人耳。若孔子則已刺之爲賊。孟子則已非之爲不可入堯舜之道。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

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注似眞而非眞者。孔子之所惡也。莠莖葉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惑衆。似有德者。此六似者。皆孔子之所惡也。疏注。莠莖葉似苗。○正義曰。毛詩齊風。甫田。維莠驕驕。傳不言何物。小雅。大田不稂不莠。傳云。稂。童粱也。莠似苗也。按莠之爲物有二。御覽引韋昭問答云。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夏小正四月秀幽。國策魏西門豹云。幽。莠之幼也。似禾。廣雅釋草云。莠。莨也。幽。莨。莠。一聲之轉。說文艸部。以莨次萯。萯即爾雅釋草之孟狼尾。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其卑溼則生藏莨。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莨。狼尾草也。莨爲狼尾。莨爲狗尾。所以相次也。則狗尾之名莠。乃莨之通借字也。此不稂不莠。傳既以稂爲童粱。說文艸部云。蓈。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蓈。重文稂。采即穗字。爲禾成秀之名。蓋禾病則秀而不實。實者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露於外。童之猶言獨也。稂是生而不成者。於是說文即以莠字次之云。莠禾粟下揚生莠也。揚者發揚之。謂粟之不堅。好者發揚之必在下。今農人尙呼之爲下揚。農桑輯要云。穀種從秕去則無莠。徐鍇亦謂莠出於粟秕。今狗尾草。漫野皆一種自生。不關粟秕所種。則下揚所生之莠。則爲似禾之物。與莨之爲狗尾者異也。蓋即禾之秀而不實者。故即以莠名之。稂莠一類。稂成於病。莠生自種爲有別耳。下揚中有米而不全俗。謂之半掩。故能生也。程氏瑤田以下揚爲飛揚。段氏玉裁以下揚爲下垂。離乎遠矣。○注。佞人至惡也○正義曰。論語陽貨篇云。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集解。孔氏云。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包氏云。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孔氏云。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此謂惡似而非。與彼義略別。爾雅釋詁云。壬。佞也。書。皐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壬即莊公十七年公羊傳所云甚佞。孔壬指巧言令色。巧言令色即共工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靜言象恭。似乎有義矣。而不知實庸違滔天爲甚佞也。韓非子八經篇云。言之爲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籍信乎辯。此辯辭所以若有信也。禮記樂記云。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對曰。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今君之所好。其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此鄭聲所以亂樂。論語衛靈公篇云。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氏云。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說文木部云。朱。赤心木。木之赤心者名朱。朱即赤。故楚辭招魂。大招朱顏。王逸注。

證云。朱。赤也。考工記畫繢之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故爲正色。劉熙釋名。釋
采帛云。紫。疵也。非正色也。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法言吾子篇云。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問
鄭衞之似曰聽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漢書王莽傳贊云。
紫色鼃聲。應劭云。紫。間色。鼃。邪聲也。按鼃與哇同。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
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注】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其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衆
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爲邪惡之行也。【疏】注。經常至行也。○正義曰。白虎通五經
篇云。經。常也。說文辵部云。返。還也。
廣雅釋詁云。反。歸也。反與返同。歸即還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高誘注云。
正。治也。荀子非相篇云。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趙氏以正爲政敎。故以道化釋之。五常
是仁義禮智信。經正是以仁義禮智道化之。謂經正之也。說文舁部云。舁。起也。毛詩小雅天保篇
以莫不興。傳云。興。盛也。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周禮地官。旅師掌聚野之耡粟。
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注云。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縣官徵聚物
曰興。賈氏疏云。興皆是積聚之義。興爲積聚。又爲茂盛。故以庶民興。爲家給人足。倉廩實而知
禮節。曾子文。詳見前。秋官。大行人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注云。慝。惡也。故以邪慝爲邪惡也。
莊公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論語子罕篇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
偏其反而。何晏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
於大順。趙氏之義。則孟子言反經。與公羊傳異。章指。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上。狂獧不合。似是
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己。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也。【疏】子率而正孰敢不正。○正
義曰。史記平津侯主父列
傳贊云。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
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趙氏本此。蓋隱以公孫宏脫粟布被爲鄉原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
知之。【注】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
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閒。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閒。變故衆
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疏】由堯至知之。○正義曰。孟子言必稱堯舜。以堯舜治天
下之法。爲萬世所不能易。故末自堯舜而下。言湯文孔
子所聞而知之。禹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所見而知之。無非堯舜之道。堯舜之道。通變神化之
道也。上言鄉原自以爲是。而不足與入堯舜之道。末言君子反經而已矣。然則反經者。堯舜之道也。

又云。經正則庶民興。言經正。則經有不正者矣。反經而經正。則不反經。經有不正者矣。孟子所云反經。即公羊傳所云反經。反經爲權。權即變通神化。何爲經。經者。常也。常者。不變之謂也。狂者常於高明。君子則反之以柔克。狷者常於沈潛。君子則反之以剛克。知是則其常而不能變者。皆以反而歸於正。此庶民所以皆與起於善而無邪慝也。惟鄉原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其閹然媚世。本無一定之常。爲剛克柔克所不能化。又自以爲是。非勞來匡直所能移。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實爲聖世奸民。而古今大慝也。此孔子所以惡之。而思狂狷之士。狂者反經。則由狂而中正。狷者反經。則由狷而中正。故君子反經而經正也。鄉原而外。皆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此堯舜之道。爲萬世君子之法。故湯文王孔子聞而知之。即知此反經。經正之道也。禹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見而知之。即知此反經經正之道也。反經爲權。實即堯舜通變神化之道。公羊氏不能闡而明之。孟子則詳言之矣。○注。卓遠。○正義曰。楚辭逢尤篇。世既卓兮遠眇眇。注云。卓。遠也。

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注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德也。

疏注。伊尹至德也。○正義曰。書。君奭云。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孫子用間篇云。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帝注云。伊尹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官於下洛之陽。名相官曰伊尹。既是相。則仲虺同時爲左相。知伊尹爲右相矣。引春秋傳者。定公元年左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書序云。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史記殷本紀作中鸓。索隱云。仲虺二音。作壘音如字。尙書又作虺。鸓。萊。一音之轉。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注太公望。呂尙也。號曰師尙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尙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

疏注。太公至之也。○正義曰。毛詩大雅大明篇。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傳云。師。大師也。尙父。可尙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箋云。尙父。呂望也。尊稱焉。佐武王者爲之上將。孔氏正義云。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尙之。父之。故曰。師尙父。父亦男子之美稱。太誓注云。師尙父。文王於磻谿所得聖人呂尙。立以爲太師。號曰尙父。尊之如世家之文。則尙本是名。號之曰望。而維師謀云。呂尙釣厓。注云。尙。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尙立變名。注云。變名爲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爲名。以其道可尊尙。又取本名爲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

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書。君奭云。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於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鄭氏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毛詩正義曰。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大雅緜詩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諭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絕無所謂文王有四臣以受命之說。蓋鄭先受韓詩於張恭祖。後又通魯詩。最後乃得毛詩。此所引詩傳說。或韓詩魯詩說也。趙氏所謂四臣之一。與鄭氏說同。散宜生既在四臣之中。而降蔑德。秉文德。昭明德。故云有文德而為相也。按見而知之。謂親見當時所以治天下如此。在堯舜時。舉一禹皋陶。則稷契益等二十二人括之矣。在湯時。舉一伊尹萊朱。則當時賢臣如女鳩女房義伯仲伯咎單等括之矣。在文王時。舉一太公望散宜生。則虢叔泰顛閎夭召公畢公榮公等括之矣。非謂見知者。僅此一二人也。蓋通變神化之道。作於黃帝堯舜。而湯文王聞而知之。知而行之。其始百姓固日用而不知。而賢聖之臣為之輔佐者。親見此脩己以敬。無為而治之效。固無不知之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大戴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散宜蓋古諸侯之國。散宜生殆其苗裔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注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為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為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疏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正義曰。趙氏以無有為無有名世之人。上云然而無有。謂當時之人。以為無有。下云則亦無有。固人言無有。則亦當使之無有。音義云。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鄒魯相鄰。故曰。近聖人之居。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此意以況絕筆於獲麟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魏氏作孟子論。謂世未遠。居甚近。蓋將自負於顏曾思見知之列。而以聞知望天下後世之人。或者曰。顏曾思為孔子見知之人。明矣。孟子何不正言。而擬以無有。曰顏曾思之見知。不待言也。蓋古今道法之所以不墜者。固賴近有見知。遠有聞知。而當見知已往。聞知未來。尤必有人焉。以延其絕續之交。然後見以紹見。聞以啓聞。近不絕而遠可續。觀書陳伊尹保衡。而後則有太戊。盤庚。武丁之為君。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之為臣。皆以傳湯與

伊萊之道。故文王得以聞。而知。子貢稱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皆以存文
與散望之道。故夫子得以聞而知。推之禹皐至湯。雖書缺有間。然而歌舞祖訓。征述政典。史記。
伊尹之於湯言素王九主之事。其非無人焉相授受相繼持於堯舜之衰可知也。其人類不及聖。而足以
爲聖之資。否則各以五百餘歲爲斷。亦云遙闊之甚矣。湯文孔子雖甚聖。其不歎文獻無徵者幾希矣。
猶至春秋戰國之際。而異學邪說。爭鳴交熾。班生所謂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也。其
孰是與於知之者。孟子予未得爲孔子徒。亦既不親見聖。而猶以其近而未遠爲幸。因益以未遠而無
有爲懼。夫未遠而已無有知之者。復何望於遠而知之哉。孟子力肩斯道。實自居於見聞絕續之交之
一人。而備述所知。以上紹前之知。下遺後之知、其所紹直自禹以下。有不止於顏曾思者。而其所
遺於後。爲益無窮期矣。謹按此義。與趙氏之指小異而相近。然謂顏曾思爲見知非也。堯舜湯文以
此道措諸天下。而巍巍韓韓。一時輔佐之人共見之。是爲見而知之。湯文王之知。雖起於聞而實徵
於見。禹伊尹周公雖見知而非不可謂知。惟孔子但聞知而不能措之天下。使當時賢者得見而知。七
十子學於孔子。亦皆聞而知之。非見而知之者也。孟子去孔子之生未遠。鄒魯又相近。言庶幾私淑
其人。得聞而知之也。然而堯舜湯文不復見於世。則此聞而知者。無有措於天下。蓋自孔子時已無
有見而知之者矣。況生百年後。則亦無有見而知之者矣。爾者。辭之終也。乎爾者。狹絕之中。倚
有餘望也。此孟子思王者之不作。而不欲徒託諸空言。其辭遜。其情婉。章指。言天地剖判。開元建始。
或乃以孟子道統自居。夫道無所爲統也。爲道統之說者。夫孟子之教也。
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宏析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此限。蓋有遇有不遇焉。是以仲
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以無有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契之趣也。疏天地剖判。○正義曰。史記孟子荀卿列
傳云。騶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韓非子
解老篇云。嗟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廣雅釋天云。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濁未分也。太
始。形之始也。生於戌仲。清者爲精。濁者爲形也。太素。質之始也。生於亥仲。已有朴素而未散
也。三氣相接。至於子仲。剖判分離。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爲萬物。○聖人不出名
世承間。○正義曰。見漢書楚元王傳贊。○蓋有至止筆。○正義曰。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夫賢不
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論衡逢遇篇云。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
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
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漢書儒林傳。序云。
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班固答賓戲云。孔終篇於西狩。

孟子篇敘。疏正義曰。音義云。此趙氏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篇敘亦趙氏所作。其意蓋本序卦。欲使知篇次相承。不容紊錯也。雖配偃五七。未必盡符作敘微旨。存之亦足見聖哲立言。事理畢該。隨所推尋。無非妙緒矣。如魯論尋若所記。宜無倫敘。而說者謂降聖以下。皆由學成。故首學。而成學乃可爲政化民。故次爲政。以類相求。實皆好學深思之效也。

趙氏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疏正義曰。名篇敘者。明爲七篇次序之義。非如詩序書序之序也。

孟子以爲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上。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也。疏正義曰。易說卦傳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即元。義即利。仁義之爲道。即元亨利貞之爲德。此堯舜所以通變神化者也。孟子言必稱堯舜。堯舜之道。即仁義矣。

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疏正義曰。根心謂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爲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疏正義曰。思禮謂三年之喪。

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之以離婁之明也。疏正義曰。說文廾部云。奉。承也。承先王之禮而行之。禮記樂記云。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疏正義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是明其行也。

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疏正義曰。人性善。所以能孝弟。

情性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疏正義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是情合於性。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是性本於心。

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疏正義曰。盡心則知性知天。故與天道通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建篇之首。梁惠王也。趙氏之說確矣。題辭謂退自齊梁。而著作其篇目。各自有名。則未盡然。古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立言不朽。雖聖人不能易。豈必窮愁始著書哉。時壯年志在行道。本遑專意耳。故其成在遊梁之後。其著作斷非始此。大率起齊宣王至滕文公爲二册。記仕宦出處。離婁以下爲四册。記師弟問答雜事。迨歸自梁而孟子已老。於行文既絕少。又暮年所述。故僅與魯事。

分附諸篇末。其後門人論次遺文。分篇列目。以仁義兩言爲全書綱領。因割其六章。冠首而以梁惠王題篇。於梁齊之下繼以鄒、滕。魯。蓋孟子生平所注意者。祇此五國而已。乃其在梁也。始以去利行仁義期之。終料其嗜殺而去。於齊宣王始以易牛之仁冀其王。終以伐燕之暴。決於歸鄒。於仁政一言行否未可知。而父母之邦。君子重之。且與齊宣皆屬舊君。不容略也。滕文尊禮。孟子遇矣。而國小多故。莫必其成功。魯則周公之後。孔子之鄉。平公乘五百里之地。旣知用樂正子。兼有見賢之意。倘可與圖功矣。而卒不遇。孟子一生行藏。首篇盡之矣。其日。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壯而欲行。厚望之辭也。功之成否。身之遇否。皆歸之天。老不得志。絕望之辭也。首次二篇以天終。末篇以天始。梁惠王以王道始。盡心以聖學終。公孫丑由王道推本聖學。其爲章二十有三。記齊事者十有五。餘八章皆言仁義。又王道也而齊之仕止。詳見起訖。明是篇爲在齊之日公孫識之矣。滕文公亦兼舉聖學王道。而滕係弱小。故其言井田學校雖較詳於齊梁。但可新其國耳。王非所能也。聖王不與於上。聖道將絕於下。於是力闢楊墨。以承之許行夷之以至陳仲子。皆邪說詖行之害仁義者也。故以不得已好辯終焉。離婁。萬章。告子。盡心。發端言堯舜心性。與滕文公同。其後皆雜說訓言。而萬章一篇。又知人論世之林。此則七篇大致。可得而略言者。趙氏以爲包羅天地。揆敍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信矣。謹按周氏所云。似較趙氏爲長。然揆趙氏篇敍之指。蓋恐後人紊亂其篇次。增損其字數。故假其義以示其信耳。如後稱字數以五七不敢盈之義。則知三萬四千六百有奇、非傳寫之譌。三萬五千二百有奇。實皆多之羨。詎眞以孟子取五七不盈之義爲此字數哉。

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

【疏】正義曰。天以七紀。昭公十年左傳文也。尚書堯典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馬氏注云。璿。美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日主日法天。第二日主月法地。第三日命火謂熒惑。第四日煞土謂塡星。第五日伐水謂辰星。第六日危木爲歲星。第七日罰金謂太白。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又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尚書大傳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璇璣者何也。傳曰。璇者。還也。璣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璣。是故旋機。謂之北極。鄭氏注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七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馬鄭之說不同。趙氏此文作璿璣。不作旋機。則用馬氏義也。渾天者。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漢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鑄渾爲之象。衡橫其中。璣轉於外。以知天度。故云璿璣運度也。范甯穀梁傳序云。七曜爲之盈縮。楊氏疏云。謂之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謂之七曜。日。歲一周天。月。月一周天。木星。十二歲一周天。火星。二歲一周天。土星二十八歲一周天。金水二星附日而行。亦一歲一周天。是七政分離。各行其度。而聖人造璿璣使七政之曜。言孟子一書分而爲七。知天之有七政。而舜以璿璣布之也。劉陶作七曜論。以復孟子。疑即以七篇爲七曜。趙氏蓋本此。

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

比易當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疏】正義曰。二百六十一章。題辭此言九。當有誤也。易繫辭傳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此云不敢比易當期之數。而期四時。十二月三時。則九个月當有二百七十日。於數亦不能合。孔本作當期。音義云。當期音碁。則本作當字。今正之。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疏】正義曰。五七當三萬五千字。今不足。故云不敢盈。據今本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故云多趙氏五百四十一字。以趙氏章句指核之。其字句較今所傳不應減少。此明云五七之數不敢盈。則為三萬四千有奇。而不足五千。斷非趙氏此數。為傳寫有誤。若過三萬五千。則不當云五七之數不敢盈也。尋繹其故。趙氏本所不同者。當在孟子曰等文。蓋問答則有孟子曰。孟子對曰。或單用曰字。其自為法度之言。則不必加孟子曰。如荀子儒效篇。與秦昭王問答。議兵篇與陳囂李斯等問答。則用孫卿子曰。餘皆不加荀子曰。稚自言本不加孟子曰。此趙氏所以定七篇為孟子自作。史記太史公曰。索隱云。揚惲東方朔所加。則孟子曰三字容為後人所加。如齊人有一妻一妾章。逢蒙學射於羿章。章首皆無孟子曰可例。其餘曾子居武城章。章首亦無孟子曰。而孟子曰三字在章末有之。又公孫丑上篇。伯夷章章首。有孟子曰。章末伯夷隘云云。又有孟子曰。亦後人增加。未書一之證。凡孟子自言一百數十章。則多孟子曰一百數十。又趙氏於單言曰字。或無曰字。必明標孟子曰。孟子言及丑曰。克曰。相曰。髡曰。陘曰云云。其孟子謂戴不勝曰。趙氏亦標云孟子假喻。疑章首孟子亦後人所加。趙氏本但云謂戴不勝曰。經無孟子字。趙氏乃以孟子標之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孟子曰。水性無分於東西。趙注皆明標孟子曰。蓋趙氏本亦但有曰字。無孟子字。故標之也。以此推之。雖未能盡得其增加之跡。而趙氏之本較減少於今本五百四十一字者。約略可於此見之也。文章多少。擬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疏】正義曰。論謂論語也。謂以二百六十一法三時二百七十。以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法五七三萬五千。皆為不必適等。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疏】正義曰。大謂字數多。小謂字數少、分章以布於篇。每篇五千字。文即字也。卒其文者七篇。每篇以五千文為卒也。論語、釋文云。學而凡十六章。為政二十四章。八佾二十六章。里仁二十六章。公冶長二十九章。雍也三十章。述而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泰伯二十一章。子罕三十一章。皇三十章。鄉黨一章。先進二十三章。顏淵二十四章。子路三十章。憲問四十四章。衛靈公四十九章。季氏十四章。陽貨二十四章。微子十四章。子張二十五章。堯曰三章。其五百六十八章。此依何晏集

解。趙氏所云。未詳所本。疑有譌字。

蓋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

疏正義曰。文。六書訓詁之文也。義。謂義理也。漢書。劉歆傳。歆治左氏引傳文據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趙謂時頭疏云。今可令通義理是也。崇。猶尙也。宣。通也。發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名可務立。高誘注云。務。事也。馬總意林云。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指務即指事也。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於人。蓋蘧伯玉之行也。鬼谷子飛箝篇云。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陶宏景注云。隱括以輔曲直。荀子性惡篇云。故檃括之生為枸木也。繩墨之起謂不直也。直木不待檃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檃括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楊注云。枸讀如鉤。曲也。檃括正曲木之木也。大略篇云。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檃括。三月五月為幬菑蚤而不反其常。君子之檃括不可不謹也。愼之。注云。示讀為寘。檃括。矯煣木之器也。非相篇云。府然若渠匽檃括之於己也。注云。渠匽所以制水。檃括所以制木。尙書大傳略說云。子貢曰。檃括之旁多曲木。良醫之門多疾人。韓非子顯學篇云。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難世篇云。夫去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韓詩外傳云。鞶仁雖下。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鹽鐵論申韓篇。御史曰。故設明法。陳嚴刑。坊非矯邪。若隱括輔檠之正弧刺也。大夫曰。是猶不用隱括斧斤。欲撓曲直枉也。書盤庚下篇。尙皆隱哉。某氏傳云。相隱括以為善政。何休公羊傳序云。逸隱括使就繩墨也。說文木部云。檃。栝也。桰。栝也。字從木。故為矯制枸木之器。隱括其通借字也。公羊疏云。隱謂隱審。括謂檢括。後漢書鄧訓傳云。訓。考量隱括。李賢注引荀子而釋之云。隱審量括之。失其義矣。淮南子本經訓。曲拂邅回。高誘注云。拂。戾也。漢書王莽傳云。拂世矯俗。此云拂邪者。謂矯戾其邪使之歸於正。猶檃括矯戾其曲木而歸於直。荀子有王制篇云。王者之制。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制度所以去民之邪。謂王者欲為拂邪之制。則以孟子此書為檃括也。說文禾部云。程。品也。十髮為程。十程為分。十分為寸。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張蒼為章程。如淳云。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老子云。為天下式。王弼注云。式。模則也。程式謂尺寸模範可用為準則。故云。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文選郭有道碑文云。隱括足以矯時。李善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隱。度也。括。猶量也。又崔子玉座右銘。隱心而後動。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隱。度也。孟子本文無隱括二字。惟趙氏此篇敘有之。劉氏所注。未知所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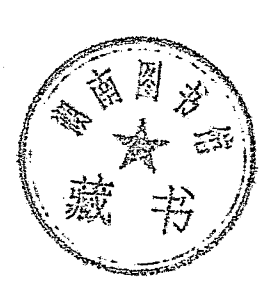
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

疏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云。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漢書韋賢傳云。洋洋仲尼。顏師古注云。洋洋。美盛也。淮南子俶眞訓云。浩浩蕩蕩。高誘注云。浩浩。廣大貌。論語子罕篇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趙氏以孟子似續孔子。如孔子似續文王。

孟子之後。能知孟子者。趙氏始焉。○按孟子有不可詳者三。其一爲孟子先世。趙氏但云鄒人。或曰魯公族孟孫之後。列女傳。韓詩外傳。雖詳說孟母之事。而不言何氏。孟氏譜言。父曰激公宜。母仉氏。一云孟子父名彥璞。未知所據。○其二爲孟子始生年月。譙士元雜記載孟氏譜曰。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此譜不知定於何時。陳氏疑定爲安之譌。安王在位二十六年。是年乙巳。至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凡八十八年。譜謂孟子壽八十四。自壬申逆推之。當生於烈王己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駁之。以爲譜不足據。而擬爲生於安王十七年丙申。卒於赧王十三年乙未。其爲孟子作年譜者紛紛更訂。或云年七十四。或云年九十七。大抵皆出於臆。全無實證可憑。○其三爲孟子出遊。趙氏以爲先齊後梁。說者又以爲先梁後齊。或以梁惠王有後元。或以爲孟子先事齊宣。後事齊湣。考之國策史記諸書。參差錯雜。殊難畫一。今撰正義。惟主趙氏。而衆說異同。亦略存錄。以備參考而已。實未易折衷也。至居鄒。葬魯。之滕。過薛。遊宋。往任。其先後歲月。或據七篇。虛辭以測實跡。彼此各一是非。多不足采。○孟子弟子。趙氏注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咸丘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桃應。學於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宋政和五年。從祀孟廟。去盆成括。詳宋史禮志。國朝孟廟從祀。仍明制十八人。視宋政和無滕更。有盆成括。乾隆二十一年禮部覆准去舊時侯伯封號。改題先賢先儒以符禮制。內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四人。皆稱先賢某子。陳臻。屋廬連。陳代。高子。子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丘蒙。桃應。季孫。子叔。浩生不害。盆成括十四人。皆稱先儒某氏某。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張九韶羣言拾唾。孟子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滕更。盆成括。益以孟季子。周霄。朱彝尊經義考。亦去季孫。子叔。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餘並依趙氏。宮夢仁讀書紀數略。則易滕更。浩生不害。盆成括。爲孟季子。曹交。周霄。三書數同而又互異。竊謂曹周二人。殊無取焉。高誘注呂覽云。匡章。孟子弟子。藝文類聚亦然。呂覽有匡章與惠王。又惠施問答。列從遊於梁者耶。而趙注却止言齊人。夷子逃墨歸儒。然受命。當在不距之科。而趙亦無明文。他若高注淮南有陳仲子。史記索隱有公明高。廣韻有離婁。其誤固不待辨。通志藝氏注引風俗通云。離婁孟子門人。則傳譌自漢矣。○孟子疏舊題孫奭撰。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孟子正義。朱文公爲邵武士人所作。卷首載孫奭序一篇。全錄音義序。僅增二四語耳。晁公武讀書志。有孫奭音義而無正義。蓋其時僞書未出。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並載之。馬端臨經籍考。並兩書爲一條。云孟子音義正義共十六卷。引晁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注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今按子等無執中之說。初不載於正義。惟音義有之。馬氏既不能辨正義之僞託。乃改竄晁語以實之。不知晁志本無正義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十三經注疏。孔穎達。賈公彥最爲不可及。邢昺次之。以孟子疏爲最下。其書不知何人作。而妄據名於孫奭。近世儒者咸謂之僞。孫奭疏序讀孫奭孟子音義序。體裁有類孔氏而簡略過之。全非作疏人手筆。其題曰音義序而已。未嘗

疏也。曰推是音釋。宜在討論。曰集成音義二卷。未嘗言作疏也。故曰雖仰酬至言。莫窮其奥妙。而廣傳博識。更俟乎發揮。則知孫氏正本。止疏經文及注為之音釋。且僅二卷。本未有疏。其所釋非第字之本音本義而已。亦時就章句有所證明。存示異同。與陸德明釋文彷彿。無暇更有疏也。趙氏之為孟子題辭。末曰章別其指。分為上下。凡十四卷。即今各卷題各章首。正義曰。下所載此章云云。以為提綱者也。語多與衍。時復用韻。與全疏絕不類。蓋皆趙氏原文。即在各章注末。音義亦相綴屬。而今擬棄本來。剟為疏首。反割分音義之為章指者。於疏尾則為自作疏而自音之。從古豈嘗有此。疏中背經背注極多。非復孔賈之舊。甚至不顧注文。竟自億臆立說。與其音義。又時相矛盾。豈有一人之作而忽彼忽此者。孫氏用心詳慎。音義可採者十五六。而疏不能十二。至其體例之踳駁。徵引之陋略乖舛。文義之宂蔓俚鄙。隨舉比比。朱文公指為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實豈止名物之失哉。則未知孫氏之不及自為而假手其人與。抑孫之名盛而遂有僞託之者與。○按為孟子作疏。其難有十。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實發明羲文。周。孔之學。其言通於易。而與論語。中庸。大學相表裏。未可以空悟之言臆之。其難一也。孟子引書辭。多在未焚以前。未辨今古文。而徒執僞孔以相解說。往往鑿枘不入。其難二也。井田封建。殊於周禮。求其畫一。左支右詘。其難三也。齊梁之事。印諸國策太史公書。往往齟齬。其難四也。水道必通禹貢之學。推步必貫周髀之精。六律五音。其學亦造於微。未容空疏者約略言之。其難五也。弈蹴。招隊。折枝。塈頻。一事之微。非博考子史百家。未容虛測。其難六也。古字多與注假借。多額即纔。姑嬛即妲。孱爾即呼。私淑即叔。凡此之類。不明六書。則訓故不合。其難七也。趙氏書名章句。一章一句俱詳為分析。陸九淵謂古往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眞謬說也。其注或倒或順。雖有條理。即或不得本文之義。而趙氏之意。焉可誣也。其難八也。趙氏時所據古書。今或不存。而所引舊事。如隱不瞻聞金鼓而死。陳賈娶婦而長拜之。苟有可稽。不容失引、其難九也。孟子本文。見於古書所引者既有異同。而趙氏注各本非一。或誤文譌字。其趣遂舛。其難十也。本朝文治昌明。通儒輩出。性道義理之旨。既已闡明。六書九數之微。尤為獨造。推步上超乎一行。水道遠邁於平當。通樂律者判弦管之殊。詳禮制者貫古今之變。訓詁則統括有書。版本則參稽罔偏。或專一經以極其原流。或舉一物以窮其旨奥。前所列之十難。諸君子已得其八九。故處邵武士人時為疏實難。而當今日集腋成裘。會精為鐉。為事半而為功倍也。趙氏章句既詳為分析。則為之疏者不必徒事敷衍文義。順述口吻。放毛詩正義之例。以成學究講章之習。趙氏訓詁每疊於句中。故語似蔓衍而辭多佶聱。推發趙氏之意指。明其句中訓詁。自爾文從字順。條鬯明顯矣。於趙氏之說或有所疑。不惜駁破以相規正。至諸家或申趙義。或與趙殊。或專翼孟。或雜他經。兼存備錄。以待參考。凡六十餘家。皆稱某氏以表異之。著其所撰書名。以詳述之。彙敘於右。崑山顧氏炎武。字亭林。蕭山毛氏奇齡。字大可。太原閻氏若璩。字百詩。宣城梅氏文鼎。字定九。安溪李氏光地。字厚菴。鄞縣萬氏斯大。字充宗。鄞縣萬氏斯同。字季野。江都孫氏蘭。字滋九。鄒平馬氏驌。字宛斯。武進臧氏琳。字玉林。德清胡氏渭。字朏明。泰州陳氏厚耀。字泗源。濟陽張氏爾岐。字稷若。錢唐馮氏景。字山公。元和惠

氏士奇。字半農。婺源江氏永。字愼脩。無錫顧氏棟高。字震滄。光山胡氏煦。字滄曉。當塗徐氏文靖。字位山。震澤沈氏彤。字冠雲。常熟顧氏震。字虞東。無錫吳氏鼎。字尊彝。長洲何氏焯。字屺瞻。寶應王氏懋竑。字予中。臨川李氏紱。字巨來。元和惠氏棟。字定宇。休寧戴氏震。字東原。鄞縣全氏祖望。字紹衣。嘉定王氏鳴盛。字鳳喈。華亭倪氏思寬。字存未。吳縣江氏聲。字叔澐。歙縣程氏瑤田。字易疇。曲阜孔氏廣森。字撝仲。歙縣金氏榜。字輔之。嘉定錢氏大昕。字曉徵。偃師武氏億。字虛谷。餘姚盧氏文弨。字召弓。餘姚邵氏晉涵。字二雲。興化任氏大椿。字幼植。江都汪氏中。字容甫。寶應劉氏台拱。字端臨。嘉定錢氏塘。字岳原。嘉定謝氏墉。字金圃。鎮洋畢氏沅。字秋濤。仁和趙氏佑。字鹿泉。通州王氏坦。字吉途。金壇段氏玉裁。字若膺。陽湖孫氏星衍。字淵如。歙縣凌氏廷堪。字仲子。海寧周氏廣業。字耕厓。溧陽周氏柄中。字蠲齊。績溪胡氏匡衷。字樸齋。錢塘翟氏灝。字晴川。蕭山曹氏之升。字寅谷。長白都四德氏。字文乾。平湖周氏用錫。字晉園。海寧陳氏鱣。字仲魚。甘泉鍾氏褱。字保岐。武進臧氏庸。字在東。歙縣汪氏萊。字孝嬰。高郵王氏念孫。字懷祖。儀徵阮氏元。字伯元。歸安姚氏文田。字秋農。高郵王氏引之。字伯申。甘泉張氏宗泰。字登封。○先曾祖考諱源。先祖考諱鏡。先考諱蕙。世傳王氏大名先王之學。循傳家敎。弱冠卽好孟子書。立志爲正義。以學他經。輟而不爲。茲越三十許年。於丙子冬與子廷琥纂爲孟子長編三十卷。越兩歲乃完。戊寅十二月初七日。立定課程。次第爲正義三十卷。至己卯秋七月草稿粗畢。間有鄙見。用謹按字別之。廷琥有所見。亦本范氏穀梁之例。錄而存之。



(489)24.10.12.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諸子集成

全八冊

定價十八元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印刷發行者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灣路

發行所 世界書局 上海及各省

冊次	書目	價格
第一冊	論語正義、孟子正義	價洋二元四角
第二冊	荀子集解	價洋八角
第三冊	老子本義、老子注、莊子集解、莊子集釋、列子注	價洋三元
第四冊	墨子閒詁、晏子春秋校注	價洋二元
第五冊	管子評傳、管子校正、商君評傳、商君書、慎子、韓非子集解	價洋三元
第六冊	孫子十家注、吳子、尹文子、呂氏春秋	價洋二元四角
第七冊	淮南子、新語、法言、論衡、申鑒	價洋二元
第八冊	鹽鐵論、潛夫論、抱朴子、世說新語、顏氏家訓	價洋二元四角